

经典史料珍藏版

冯自由著

下

# 革命逸史

孙中山机要秘书回忆录  
中华民国史第一书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TONGRENGE MEDIA

同人内 文化传媒

南海冯自由与同盟会最久，又尝为稽勋局长，以其所见，又遍访故旧，而作《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虽未周悉，然阿私之见少矣。

——章太炎

冯自由先生为吾党之先进，博闻强记，著作等身，年逾舞勺，即加入兴中会，亲炙总理，从事革命，于总理创业垂统之伟绩丰功，嘉谟嘉猷，以及诸先烈先进经邦纬国之精神，致命遂志之奇节，莫不亲见亲闻，参与其事……今者将其近年著述，辑为《革命逸史》多集，内蕴丰富，与前相埒，彰善瘅恶，正谬补阙，一人一事，均堪为景仰先烈之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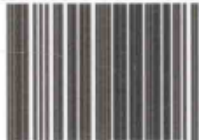
——孙科

他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革命逸史》等著作，并不是为个别领袖树碑立传，而是忠实地记录了革命史上无数无名英雄抛洒热血、舍生取义的业绩。在举世滔滔、数典忘祖大有人在，沐猴而冠、粉墨登场的年代，他以革命的亲历者、以严肃的史家态度，编写革命史，为后世留下了难得的信史。

——傅国涌



ISBN 978-7-5155-1040-7



9 787515 510408 >

定价：98.00元（全三册）



# 革命逸史

下

冯自由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 目 录

## 第五集

|                          |       |
|--------------------------|-------|
| 本书第五集大意·····             | (713) |
| 孙总理之英文对外宣言·····          | (714) |
| 兴中会首任会长杨衢云补述·····        | (718) |
| 庚子惠州三洲田革命军实录·····        | (722) |
| 史坚如传略·····               | (727) |
| 癸卯留日学生军姓名补述·····         | (731) |
| 东京革命军事学校补述·····          | (734) |
| 浙江之文字狱·····              | (736) |
| 浙江之秘密会党·····             | (738) |
| 浙江志士与革命运动·····           | (741) |
| 光复会·····                 | (745) |
| 光复军大元帅徐锡麟·····           | (753) |
| 丁未潮州黄冈革命军实录·····         | (765) |
| 丁未惠州七女湖革命军实录·····        | (772) |
| 丁未钦州防城革命军实录·····         | (775) |
| 丁未惠州汕尾运械失败实录·····        | (779) |
| 丁未广西镇南关革命军实录·····        | (784) |
| 戊申钦州上思革命军实录·····         | (790) |
| 胡汉民致孙总理报告钦军解散及滇桂军务书····· | (793) |
| 戊申云南河口革命军实录·····         | (798) |



|                       |       |
|-----------------------|-------|
| 杨振鸿事略·····            | (807) |
| 安庆革命军总司令熊成基·····      | (810) |
| 孙竹丹事略·····            | (819) |
| 石瑛事略·····             | (820) |
| 共进会会长张百祥·····         | (823) |
| 胡汉民讲述南洋华侨参加革命之经过····· | (824) |
| 居正述参加南洋办报之经过·····     | (844) |
| 清肃王与革命党之关系·····       | (849) |
| 张治羲事略·····            | (852) |
| 滇西军都督张文光·····         | (853) |
| 黄侠毅事略·····            | (855) |
| 辛亥革命上海光复实录·····       | (859) |

## 第六集

|                        |       |
|------------------------|-------|
| 自序·····                | (875) |
| 自题《革命逸史》十首·····        | (879) |
| 本书第六集大意·····           | (880) |
| 檀香山老兴中会员及其遗族·····      | (881) |
| 老兴中会员郑照事略·····         | (883) |
| 清季革命保皇两党冲突始末·····      | (885) |
| 正气会及自立会·····           | (890) |
| 庚子秦力山大通起义实录·····       | (893) |
| 庚子唐才常汉口自立军实录·····      | (894) |
| 革命党与洪门会之关系·····        | (903) |
| 宋教仁遗著《程家桢革命大事略》补述····· | (907) |
| 中国同盟会最初三年会员人名册·····    | (919) |
| 丙午萍浏醴革命军实录·····        | (935) |
| 丙午南京党狱实录·····          | (947) |

|                          |        |
|--------------------------|--------|
| 丁未浙江光复军倡议实录·····         | (958)  |
| 丁未刘思复谋炸李准始末·····         | (970)  |
| 南洋华侨与革命运动·····           | (979)  |
| 戊申胡汉民上孙总理续报告云南河口军务书····· | (998)  |
| 湖北文学社首领蒋翊武 ·····         | (1001) |
| 共进会首领孙武 ·····            | (1002) |
| 共进会会长刘公 ·····            | (1004) |
| 鄂军政府军务处长张振武 ·····        | (1006) |
| 辛亥云南省城光复实录 ·····         | (1010) |
| 附录云南起义诸人革命以前略历 ·····     | (1015) |
| 辛亥云南腾越光复实录 ·····         | (1017) |

# 目 录

## 第五集

|                          |       |
|--------------------------|-------|
| 本书第五集大意·····             | (713) |
| 孙总理之英文对外宣言·····          | (714) |
| 兴中会首任会长杨衢云补述·····        | (718) |
| 庚子惠州三洲田革命军实录·····        | (722) |
| 史坚如传略·····               | (727) |
| 癸卯留日学生军姓名补述·····         | (731) |
| 东京革命军事学校补述·····          | (734) |
| 浙江之文字狱·····              | (736) |
| 浙江之秘密会党·····             | (738) |
| 浙江志士与革命运动·····           | (741) |
| 光复会·····                 | (745) |
| 光复军大元帅徐锡麟·····           | (753) |
| 丁未潮州黄冈革命军实录·····         | (765) |
| 丁未惠州七女湖革命军实录·····        | (772) |
| 丁未钦州防城革命军实录·····         | (775) |
| 丁未惠州汕尾运械失败实录·····        | (779) |
| 丁未广西镇南关革命军实录·····        | (784) |
| 戊申钦州上思革命军实录·····         | (790) |
| 胡汉民致孙总理报告钦军解散及滇桂军务书····· | (793) |
| 戊申云南河口革命军实录·····         | (798) |



|                       |       |
|-----------------------|-------|
| 杨振鸿事略·····            | (807) |
| 安庆革命军总司令熊成基·····      | (810) |
| 孙竹丹事略·····            | (819) |
| 石瑛事略·····             | (820) |
| 共进会会长张百祥·····         | (823) |
| 胡汉民讲述南洋华侨参加革命之经过····· | (824) |
| 居正述参加南洋办报之经过·····     | (844) |
| 清肃王与革命党之关系·····       | (849) |
| 张冶羲事略·····            | (852) |
| 滇西军都督张文光·····         | (853) |
| 黄侠毅事略·····            | (855) |
| 辛亥革命上海光复实录·····       | (859) |

## 第六集

|                        |       |
|------------------------|-------|
| 自序·····                | (875) |
| 自题《革命逸史》十首·····        | (879) |
| 本书第六集大意·····           | (880) |
| 檀香山老兴中会员及其遗族·····      | (881) |
| 老兴中会员郑照事略·····         | (883) |
| 清季革命保皇两党冲突始末·····      | (885) |
| 正气会及自立会·····           | (890) |
| 庚子秦力山大通起义实录·····       | (893) |
| 庚子唐才常汉口自立军实录·····      | (894) |
| 革命党与洪门会之关系·····        | (903) |
| 宋教仁遗著《程家桢革命大事略》补述····· | (907) |
| 中国同盟会最初三年会员人名册·····    | (919) |
| 丙午萍浏醴革命军实录·····        | (935) |
| 丙午南京党狱实录·····          | (947) |

|                          |        |
|--------------------------|--------|
| 丁未浙江光复军倡议实录·····         | (958)  |
| 丁未刘思复谋炸李准始末·····         | (970)  |
| 南洋华侨与革命运动·····           | (979)  |
| 戊申胡汉民上孙总理续报告云南河口军务书····· | (998)  |
| 湖北文学社首领蒋翊武 ·····         | (1001) |
| 共进会首领孙武 ·····            | (1002) |
| 共进会会长刘公 ·····            | (1004) |
| 鄂军政府军务处长张振武 ·····        | (1006) |
| 辛亥云南省城光复实录 ·····         | (1010) |
| 附录云南起义诸人革命以前略历 ·····     | (1015) |
| 辛亥云南腾越光复实录 ·····         | (1017) |



革命逸史第五集

# 播休奕代

蔣中正







## 本书第五集大意

一、本书第一集至第四集各材料，均系汇集著者在民国前后历年国内外各杂志日报所刊载者，重新整理而成。至本集则除此以外，更将前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所载每次革命军起义始末，添入近年搜罗新得之各种史实。较以前诸集当更翔实丰富。

一、本书所载史料，除就著者记忆力所及，分别录出外，其余概以己亥年（民国前十三年）出版之香港《中国日报》及著者多年保存之笔记函牍，民元临时稽勋局调查表册为底本。就中大部属于著者个人所独有，而为任何人所不知，即或稍知而不得其详，吉光片羽，弥足宝贵。二十年来迭蒙各公私文化机关及诸作家尽量采用。或编入党史，或选作教材，或改译语体，或演成剧本，具见拙作信而有征，殊深庆幸。惟拙作材料既大部为著者个人所独有，一切记载皆有来源可寻，甚望一般采用人士分别注明出处，以重责任。掠美之讥，文人所耻，此为文明国家尊重出版权及著作权所应尔。愿共勉之。

一、本书可与民国十七年出版之拙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中下三编互相印证参考，盖《开国前革命史》乃记述每次革命运动之本末，而本书则特重团体组织及个人传记轶事，大足以补《开国前革命史》所未及。

一、著者从前珍藏关于革命史迹之照片遗墨甚夥，本书第一集之香港版曾印载多幅，及民三十年香港沦陷，第二集已制之图版全部损失，以后各集遂付缺如，殊属憾事。今河山光复，物资渐充，当由第五集起加插图版，以饗读者。<sup>①</sup>

---

① 本集原收照片，此次不再使用。

## 孙总理之英文对外宣言

考孙总理自创立兴中会以来，所发布之英文对外宣传凡二次。一为乙未（民前十七年）兴中会之对外宣言，文为何启、谢纘泰及西报记者黎德高文等四人起草。二为甲辰（民前八年）总理游美国时在纽约手撰，题曰《中国问题真解决》，封面有中文“革命潮”三字。乃印成单行本，分寄欧美各国者。其后旅日华侨学校教员陈宝琦、胡毅生二君复译成中文。以公民俱乐部之名义，印成中英文合刊之单行本分售各埠。香港《中国日报》曾转载之。爰照录如左。冯自由附志

今日全球之视线，集于远东，其近因为日俄之战争，而其远因亦以争为亚细亚主人翁者，思伸其最后之势力于中国也。欧人营领土于阿非利加，其大势已定，无复余，故必更寻新地以施其殖民之政策。而中国久有东亚病夫之称，以世界最良沃之大地，适投欧人之所好。虽亚美利加对于万国政策，表其孟罗主义，然谓其手段异于他国则可，谓其甘放弃权利则不可也。夫菲律宾滨既受治于美，为中国近邻，中国之国情，必不能相掩饰。中国为美绝大之商场。美而不欲输出其工商各品于他国则已。苟其不然，则供美人贸易之资源无有出于中国之右者，然则所谓远东问题，不能不特别注意于此国。

此问题中有无数利益冲突，故其解决甚难。即日俄战争之结果。由种种方面思之，或有解决之道。由中国观之，则此时已处冲激之漩涡。而战争之止，且莫知所从。盖彼不过两国最高权之问题。而其他若英美德法诸国，将如何收其利益？其条件复杂，属于将来之解决，不能与战争为终始也。

吾辈欲研究其解决之点，必当查其困难之原因；或有从表面观亚细亚之内政。以为满洲政府，腐败黑暗至于极点，故所为实足扰世界上势力平均之局者。其说虽怪，而不能谓其无据。由日俄战争观之而益信。盖日俄战争，非无可阻止之机，而满洲政府不能调和其间，且于冲突之初，延引外力之侵入，而若自以为得计者也。

吾辈所谓满洲政府，盖与中国政府有别。中国今日固无政府。而两者界说，实不能混。而直以满洲政府当之，则是法律上误定之名词耳。此言也，非极熟于中国之内政，鲜不以为怪。盖其间当取证于历史之观念，苟为述满洲之小史，则未有不释然者。

当满洲人之未入中国，不过黑龙江畔之野蛮游牧；常寇中国北方边境，乘明季内乱，长驱入关，据有燕京。而北狄之蹂躏罗马，其时则千六百四十四年也。中国人尔时不愿为之隶属，各谋反抗；而满洲人强欲压制，遂不得不为种种残忍之政策；鞭笞壮丁及于老弱，火其居，夺其产，逼之从其服制，由剃发令之下，总其所杀戮以亿万计！其后更用多方野蛮伎俩，演流血惨剧，中国人乃不能不隐忍服从。

然而满洲人更欲愚中国之民智，使其永永服事。凡中国文人著作有涉于满洲侵略暴虐事实者，皆焚毁绝灭，使后世无所考。又禁止中国人私结社会，干预国事，久之中国人始消灭其爱国精神，而忘其寄于他人之宇下矣。夫满洲生殖至今，其种人不及五百万，而中国则有四万万之众，故彼常惧所征服者，一旦光复其祖国，勉思抵制，则不免用防御家贼之政策；此其对待中国人之目的也。

外人往往谓中国人有排外思想，不乐交通。盖缘往者海岸未许通商，而生此说，则未尝熟中国之历史耳！历史盖予吾辈以可征之据。谓中国往昔，常与外人交际，对于外国商人及其传教者，未始有不善之感情。试取西安府景教碑读之，则知当七世纪外人已传教至中国，且欢迎佛教以入中国者为汉明帝，而国民亦热心信仰，迄于今世，犹极庄严，为中国三大教之一。至于外国商人，亦得旅行于内地，自汉晋以来，史不绝书，降至明季，其相徐光启舍身以奉天主教。其挚友耶教徒利马窦，亦至北京受国人之崇敬。则中国人此时绝无排外思想可知矣。

至满洲兴盛，而政策渐变，禁全国与外人通。放逐传教师于境外，戮民人之私奉外教者，著之为厉禁。土人迁徙于他国者，处以死刑。何者？满洲人恐中国人日与外人交接，吸其文明而丕变夫故习，故极其权力之所至，鼓舞以排外思想；曩者纪元千九百年，拳匪之乱，即满洲人极端排外之结果也。今日举世所共知者，排外之党魁非他人，其满洲贵胄也。而所谓中国闭关主义者，亦不过行于彼愚民罔利之满洲一部，而不能例于多数之人也。故外人游历中国，所著日记，皆常言中国人愈远官吏，则对外人之感情愈厚。

自拳匪变后，人人以为满洲政府得此时机，或遂更改国政。然徒见夫朝旨旁午，屡言变革，而不知仅为玩弄之具文，聊以欺元元之视听耳！盖满洲者断无有变其旧政之理。设其果变，则损彼实多。何也！人而群知改革之义，则满人将不能复享前兹所占之实权，且以贪鄙冥顽之官吏，专以迎合满人为宗旨，持其强力，放肆无忌。即驻美公使，禁中国侨民开爱国会等；犯者幽其宗属于本国，或置极刑。以此野蛮举动，而出于所谓尝受教育之公使梁诚。其他种种传说，莫非迎合政府，冀得信任。凡满人所置官吏如此，安望其能辅之以变革耶！

吾輩享鞑虏政府毒虐，已二百六十余年！而其最慘酷重要者，则有十端：

- (一) 虏据政府以自利面非以利民。
- (二) 阻止民人物质思想之进化。
- (三) 驭吾人如隶圉，而剥夺一切之平等权及特权。
- (四) 侵害我不能售与之生命权及财产自由权。
- (五) 容纵官吏以虐民而朘削之。
- (六) 禁制吾人之言论自由。
- (七) 定极不规则之税则而不经人民之认可。
- (八) 用极野蛮之刑以对囚犯逼供定罪。
- (九) 不由法律而可以剥夺吾人之权利。
- (十) 放弃其责任为吾人所托生命财产者。

我輩虽有种种不平，而犹欲勉与周旋，乃终不可得。是以中国人翻然欲改前失，建设东亚之平和，以为世界之平和，必常思适宜之方法，以达其目的。所谓“欲得平和不可不以决裂者”，亦时机拶逼之而出者也。

全国民之革命已熟。如千九百年广东惠州之举事；千九百二年广州之暗潮；其影响皆不细。而广东之反动者，尤日增势力。中国内地新闻杂志，新书出版，多其和政体之观念。此为学术界之变迁。更进言之，如致公堂（中国爱国会）者，普通所知其为中国人自救之社会。其目的皆在于反清复明，此种有政治思想之秘会，建立已垂二百余年，其会友有十万人以上，布于中国南方。中国人在此邦加盟于此会者，得有百分之八十。大抵中国人之持革命观念者，可分为三种：第一种占最多数，而不能过露宗旨，惧罹官吏之毒害；第二种以种族之思想欲起而反抗满人；第三种则为有特别高尚之思想者。此三种人之手段不同。而渐次求达其目的，必得异日最良结果。是知满洲政府之推倒，不过时日之问题而已。

于此有不完全之理想焉。以为中国地大物博，大有可为之资格；若一旦醒其渴睡，则世界必为之震惊。倘输进新文明于国内，将且酿法兰坎斯坦事故。现时最巧之政策，皆以共亡中国为目的。如倡黄祸者是也！虽然，倡此议者，其自谋非不忠。然无论由何方面观之，皆不能自完其说。夫一国之望他国亡灭，已离于道德之问题，而为政治上之狡策。况中国人为最平和勤勉最守法律之民族，非强悍好侵略之民族也。其从事于战争，亦止自卫。使外人果能始终去其侵略之心，则吾敢信世界民族未有能及中国人之平和者也。更试由经济上观之，则中国而能有文明之政府，其利益不仅在于本邦，将旁及于世界，可使全国与外人通商，可使铁路推广敷设，可使天然物产日益发达，可使民族高尚其资生之程度，可使外来物品销流愈多，而万国商业必百

倍于畴昔。如此而犹以为祸，则是国民对于他国民，将以孤立为长策，而与贫而愚者为邻，愈于与富且智者邻矣。有是理耶！然则此主义当堕地。而所谓黄祸者适得其反也。

外人之对于中国者有二政策，而曾不相容。其一主张中国瓜分。其一拥护中国独立。由前而观，则俄国用之以有今之巨创，其主义为不祥。由后而观，则旧政府未去，必久而后能达其目的。而满清朝廷，宛如将倾之宅，其基址全坏。设有人强支以木，欲保其不圯，吾恐非徒无益，且速之倾也，中国历代兴亡之历史，如个人然。由生而长，而全盛，而衰老，而死亡。满洲政府，在前世纪已为衰老时代，及今则其去死亡不远矣。如有发慈爱之念，表中国独立之同情，而犹思扶植满洲之祚，吾知其亦必无成也。

现时方生之问题，既扰世界之平和，必便更造文明之新政府，以代其旧政府，则不止有益于中国，而他国之助之者亦蒙其利。夫使受高等教育之士，遍于国中，自足以建设新政府而有余，且能使新政府小心翼翼，改良满洲往日专制政体，变为中国共和之政体。则当普通人民渴望维新，拯之于水火，因利而善导之，燎火于政治之原，可由此而遂逐满洲政府。盖能者之建设伟大，有非寻常所可推测。如千九百年拳匪之乱，二万联军而陷取北京。吾人苟倍此数，不患不克，奚况爱国爱党之响应，有千百倍于此者。抑更由屡次经验，而知满洲精兵在于战地。均非吾人之敌。即如广西起事，亦其证也。彼距海岸甚远，军用品之转输不易，舍夺敌人之兵食外无他策，而能支持三载屡败各省之兵，然则孰谓倡议建设之必不能扑满而去之也。中国人大目的已达，不止建新纪元之国家，而更可分其文明于全世界之人类，普通之平和固可随之而苏复，社会主义经济主义之理想的世界，亦将现于实际。故吾人舍救护中国之外无责任。此问题为世界利益冲突所掩，而必犯难以求成。避无益之牺牲，挽回外力之错认与其淆混；吾辈之希望美人表此同情，视希望世界一般文明人为尤切！盖以美为日本文明先导，为基督教之国民，为他日我新政府之师范，殆犹于拉花热德其人者乎（按即助美独立之法国义士）。吾谨为中国民族祷也！

一九〇四年孙逸仙谨布

## 兴中会首任会长杨衢云补述

杨飞鸿，讳兆春，字合吉，号衢云，福建海澄县人，世居英字社，祖考讳福康，号锡九。清廪生，由军功议叙，授广东肇庆府经历，署理新兴县知县，并加五品衔。及读荆驼逸史，有所觉悟，弃官出洋，居南洋英属槟榔屿。考讳清河，号伯澄，即诞生于槟榔屿。习佉卢文字，年十六岁，回本籍，补习汉文者五年。自闽至香港，先后充巡理厅暨辅政司通事，嗣又先后执教鞭于各书院以毕其生。公从父读，自少任侠好义。尤关心时事。至年十四岁，投香港海军船厂，学习机械，未几，失慎，断右手中三指。于是辍学，转学英文，每考试辄冠其侪，年二十岁毕业。因目睹国人备受异族欺侮，遂萌种族思想。公精技击之术，偶游太平山，有劳动者百数十人互相械斗，公上前劝解。不听，其一部转欲击公以泄愤，公适衣长衣，不暇舍，张空拳以应之，手足稍动，而众皆披靡，一时叹为神奇。未几，辞圣约瑟书院英文教员职，改就招商局书记长。又转就沙宣洋行副经理，时年三十有四矣。先是港中学友，如何汝明、温德、谢纘泰、刘燕宾、周昭岳、胡幹之等，公与之最交稔，因与谢刘数人同组织辅仁文社，以为交换智识研究学术之所，社员十六人。公齿长，被举为社长。社员中有罗文玉者，与顺德尤列善，尝介绍之于文社，屡至谈学，因得与诸人游。是时尤列与其友香山孙君逸仙（以下称总理）密谋民族革命，有四大寇之称。初识公即有相见恨晚之感。公气宇轩昂，推诚接物，一见知为长者。每谈论国家大计，恒义形于色。清光绪壬辰（民前二十年）秋，罗文玉设婚筵于上环寿而康酒楼，文社同人毕至，尤列继至，与公倚栏纵谈时务。公所论者，政治改革之事，偶叩其家世，则先世读史弃官出洋，因而本身出生于香港之说。侃侃道之，尤曰：“得之矣！君所尝发挥者，政治之改革耳。此即令先祖读史弃官之意。君知之乎？”公曰：“何如。”尤君曰：“不有种族问题在耶，弃官者，不为满清奴也。”公点首者再。次日即造尤寓，同诣歌赋街杨耀记杨鹤龄寓访孙总理畅谈救国大计。一见如故。由是朝夕常至，至则抵掌而谈，达旦不倦。公主张先在广州组织团体以共策进行，总理颯之。翌年，总理先后设药局于澳门及广州二地。外观则以医学问世，而实则日聚同志，相与计划革命进行之方略。冬初，开会议于城南广雅书局内南园之抗风轩。盖尤列尝为附设书局内广东舆图局之测绘生，与局员习熟，因得借用之。时到会者，有总理及程耀宸、奎光、璧光、陆皓东、魏友琴、郑士良、尤列诸人。总理提议宜先成立团体，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众赞成之，而不及制定会

名。公居港，弗克来会，次日尤列适往港，为公道之，公大称善。岁甲午（民前十八年），总理以清日交涉破裂，国势濒危，乃漫游津沪暨大江南北希图匡救。数月无所成，于是直往檀香山乃兄德彰所。时方清日开战，国人渐有国家思想，而居留外国之华侨，时受压迫，多悟国威不振，实基于祖国政权操诸异族之手，是以总理甫提议设立反清复国之兴中会。而檀岛同侨，如何宽、郑金、程蔚、邓荫南、夏柏子、宋居仁、刘祥、郑照、钟宇、邱泗、陈楠、许直臣等百数十人，陆续缔盟。其中先后归国，以从事革命工作者，亦不乏人。乙未（民前十七年）正月初旬，总理自檀抵港，与公商谈设会事，复至广州，与尤列晤。时尤寄于海关外寓寄闲别墅，即留总理同处，盘桓数日。一日晨兴，关员何某，对总理以西语呼早安，相距稍远，总理不闻，未及答，何以为慢己，因孙及尤，并下逐客之令，总理即于是日浩然赴港矣。总理到港不数日，即与公等组织兴中会于土丹顿街十三号屋，门外榜乾亨二字，开会时众推黄咏襄为临时主席。辅仁文社社员之加入者，有谢纘泰、周昭岳二人。此为革命事业由游说而至实行之起点，其时则亡清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也。自是筹措经费，招罗人材，购运器械，种种动作，公与总理担任为最多。广州设机关二，一城内双门底上街黄家祠内云岗别墅，一东门外戚虾栏张公馆。其余储物及招待之所，省河南北，无类数十处。小轮船亦购置二艘应用。东西北江会党及军队同志，往来如织。总理与尤列、陈少白等长驻云岗别墅，而诸事则总理总指挥之。七月中旬公自港至，亦驻其间，数日复至港。八月十二日，众在港开会。以发难在即，议举会长一职，以总其成。公友谢纘泰力主举公为会长。持之甚坚。郑士良、陈少白等则属意总理。总理深恐惹起内部纠纷，故力劝郑、陈等勿争此虚名。结果会长一席卒为公得。此时布置綦备，大举有日，而器械之购自外洋者，仍源源而来，赖公驻港为之转运，数月来未之或失。预约九月初九日各路同时攻城，先有退伍军士二百名，散处于新安属之深圳盐田沙头各地者，全数加入兴中会，公令同志朱贵全统率之，集中于九龙。定以初八日下午，并军械七箱同附保安轮船赴省，公所以使人械同船之计划，实预使众于初九日晨船到埠时，二百人开箱持械，登陆成队，四城响应，即可以握全城之命脉而无难。孰知该船自港动轮后，偶因他故，船中货物须易位置，以多数杂货移诸七箱之上，到时无法开箱取用，所谓成事在天者非耶。且初八日省中消息，两广总督谭钟麟、广东巡抚马丕瑶已微闻党人有此举动，密令卓勇統領李家焯在全城戒备。总理聆此，即令同人暂且勿动，再待时机。因思二百人自港而来，大为可虑，故以“止办”二字通电子公，迨至将夕，得接“太迟货已下船请接”八字之复电。斯时省垣同人，狼狽可知，于是初九日晨，二百人者于船到羊垣时同时就捕。因此官厅遂有“今有匪首，名曰孙文，结有匪党，曰杨衢云”之韵语告示，遍贴于城厢内外及省河南北。而同志之踉跄避免者，皆亡命于外矣。假使消息知早数时，必不至此，盖二百人尚未下船也。

所谓谋事在人者之有时无效，竟如是也。是役就义者，朱、邱、陆、程四烈士，朱贡全被刳，邱泗被杀，陆皓东被杀，程奎光在营务处受军棍六百死，程耀宸长禁大有仓后死。此三十年前，我国为民族革命流血之第一壮剧也。总理既幸脱险而远行，而公则侦知李家焯派人来港，密行暗杀，公无惧色，乃家人及戚友苦劝离境，不得已奔赴南洋。未几，游印度，又至南非洲，转而伦敦，复返印度，往菲律宾，又转新加坡，所至皆专向华侨为我们民族革命之鼓吹。戊戌（民前十四年）二日乘日轮若狭丸东渡，过港不登陆，谢纘泰访于舟中，止弥日，多所商榷。公之友，为其一身一家而助力，所谓情至义尽者，厥为何汝明、温德二人。而助其为国宣劳，从事于报纸文字之间，及介绍之于当世之通人达士者，莫谢纘泰若，是以若斯之勤也。至日本横滨，与总理会，旧事重提，悲喜交集，有无量之感慨，遂筹商办法，为共趋一致计，研究方略，晨夕相依。己亥（民前十三年）十二月，公以长江沿岸及闽粤各省秘密会党群愿拥戴总理为首领，遂提议让兴中会长于总理，同志皆一致赞成之，总理既就职，而公则昂然乘镰仓丸自日返港，布置一切，又将有事于广东矣。逾年，庚子（民前十二年）三月应总理之请，复往横滨。五月，又偕总理同返香港。总理以港探窥伺严密，不得登陆，折回上海。公登陆，乃粤督李鸿章早已特派狼弁下港，密行其掳公上省之谋，诿弁之居停，于兴中会略有同情，稍事疏通，使其计不得逞。六月总理又复至港，亦不登陆，与公定策而去。至闰八月十二日，同志黄远香、郑士良、黄耀廷等，不禁清军之压迫，突然高揭革命旗于惠州之三洲田，连战俱捷。而史坚如如复轰炸广州巡抚署以应之。诿总理所预备价值二十余万圆之军用品，留滞台湾，因其他障碍不得运粤。虽革命军黄郑部队，一路出井龙墟，而预备直扑惠城，一路出平山墟，过佛祖坳，过淡水而抵汕尾。皆如入无人之境，而汕尾望船不至，不得已宣布解散。而公之心血，亦耗尽矣！当时李鸿章已去，督粤者为巡抚满人德寿兼任。自炸弹案发现，极其震怒，恨公甚，必欲得公而甘心。是时李家焯尚为卓勇统领，奉德寿命，仍用李鸿章之故智，派狼弁陈林下港以谋刺公。有黄耀廷之乡人江恭喜，侦悉其谋，即往陈林寓所，戒之曰，杨公为民族革命而兴义举，我辈同是汉人，有力者宜协助之。今其失败闲居，即不助之，亦不应暗谋加害。假令收事成就，须知港政府法律之下，断不许汝自由杀人。纵汝幸逃回广州，领赏升官，不过几时。彼德寿、李家焯者，势必借端杀汝以灭口，天下无益之事，孰有过此者哉。陈林不以为然，时公方设校于结志街五十二号二楼，教授英文以养妻子。恭喜即日转诣公校相告，促公急出洋，勿受其祸，公应之曰：人之死者，天命也。抑吾人行革命，亦久置死生于度外矣！昔李鸿章不尝有是举耶，何能为。恭喜再三相劝，公意仍不动。恭喜曰：然则恭喜即日行矣，不然知其事者，恭喜外无多人，果有发作之日，有不连累者哉！虽然，恭喜贫士也，舟车之费无着，惟公怜之。公曰：欲何适？曰：今日下午，轮船出口，独暹罗一路耳。即往此，



公赠以五十金，恭喜遂丁宁珍重以行。十一月二十日午后六时，即阳历一千九百零一年一月十日，凶手陈林突然入校，枪击公于教授室，凶逃。公家人昇公乘十字车往国家医院，翌晨，伤重逝世，临丧者中外男女五百余人。求仁得仁，公之谓矣。满探陈林返广州报命，德寿赏银三万两，官之以千总，委守南石头炮台，迨港政府侦骑四出，必破此案而后已。李家焯闻之，惶恐失色，潜遣人插一盗贼私书于陈林枕畔，出其不意，亲往搜捕之。谓为通匪，即在炮台门外斩之。自肇事至此，先后不一月耳。公逝之日，总理与尤列同寓横滨山下町前田桥第二百二十一番馆。午后得接港电，痛公之云亡，晚膳皆不能下咽。总理出名主丧，制为讣音，发寄中外，以表其哀忱。尤提议召集旅日兴中会及中和堂同志，即夕开会追悼于永乐楼并即席提议唁慰，得捐款一千二百余元。寄香港陈少白、何汝明代交与公家收用。并向各埠发起募捐，以恤其遗族。公生于辛酉年十一月十八日未时，终于庚子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巳时，享年四十岁。淑配潘氏，民国三年卒。子佐治，毕业于香港皇仁书院，与母同年卒。女三，长锦霞，适周氏。次丽霞，适李氏。再次秀霞，为尼，号观愿。公终于香港。而其时家亦寓港，故于终之次日，葬于香港跑马地英国坟场之阳。民国十六年六月同志尤列为作赞曰：呜呼！公身其永别耶，公灵其不灭耶，纪公者赤道之阳光，而北极之冰雪也。民国基础，乃公之骨。民国牺牲，乃公之血。于是公杀身成仁以去，犹起世人之悲切。而或经数十险而仍生，又安有一日之愉悦！公何易而彼何难？公何巧而彼何拙？公何逸而彼何劳？公何优而彼何劣？岂不以公之遗志，必赖多数人而后成。而多数人之事功，又必借公而点缀之哉！适登公墓，古木苍苍，时有行人，来吊先烈，自来之归咎，复有何言，吾又不能禁后人之呜咽者也。

附录庚子十二月二十五日，总理为公遇难事由横滨致谢纘泰函如左：

康如仁兄足下启者：先友杨君在港遇害之事，弟得接电音，即向同志周知，弟与各同志皆深为惋惜，哀悼之情，有非笔墨所能尽者矣。是以中历本月初七夕邀众聚集，为杨君举哀，同志尤君起而演说，将杨君生平出处志气大略表明众听。且为之设论纪念。俾同志永远不忘，众皆伤悼，现于颜色。弟乘此机会，即出捐柬，言明为杨君善后之用，众皆踊跃捐助。共题得银数约一千有余元，尤君又复当众代杨宅道谢同志厚情，存歿均感之话，然后散众。此则弟在横滨埠为杨君略尽手足之义之情形也。至于捐款，不日便可收清，当即汇港《中国报》馆交与足下诸君为之安置。闻说港中亦筹善后，未审捐款可得若干，念甚念甚。弟今出名为杨君具讣音，自日本以东各处之同志或戚友，经已由弟寄去。但杨君交游甚广，足下亦知之最深，哀悼之情，彼此自不言而喻。并将讣音付上二百份，所有杨君之友，自香港南北以及西方各路，请足下作主代寄为望。书难尽言，伏维惠照不宣。弟孙文谨

启。西二月十三日。

星俦兄处已由弟付伊讎音一百份，驾往言之更妥。

## 庚子惠州三洲田革命军实录

起义之筹备 孙总理入惠之被阻 三洲田之根据地 第一次之大捷 新安虎门之停顿

第二次之大捷 博罗之响应 第三次之大捷 第四次之大捷 运械计划之顿挫 革命军之解散 清吏之奏折

### 起义之筹备

兴中会在惠州起事之计划，在己亥庚子间（民前十二三年）已渐告成熟。杨衢云、郑士良等在香港布置既竣，而驻三洲田、新安、博罗等处之健儿，咸静极思动，急欲一显身手。杨衢云乃于庚子（民前十二年清光绪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日乘阿波丸赴日本，与孙总理商议大举。适是时拳匪事起，全国震动，总理认为时机可乘，遂于五月中旬，偕杨及日人宫崎寅藏、平山周、福本诚、原口闻一、远藤隆夫、山下稻、伊东正基、大崎、伊藤、岩崎等十余人，乘法轮烟狄斯至香港，二十一日在船旁一小舟开军事会议，列席有孙、杨及陈少白、谢纘泰、郑士良、史坚如、邓荫南、李纪堂、宫崎、平山诸人，议定由郑士良督率黄福、黄耀廷、黄江喜等赴惠州，准备发动，史坚如、邓荫南偕英人摩根赴广州，组织起事及暗杀机关，以资策应。杨衢云、陈少白、李纪堂在港担任接济饷械事务，日本诸同志则留港助杨陈李等办事。自偕英人摩根乘原船赴越南西贡，宫崎则以运动孙康两派合作往新加坡，竟被康徒控诸英警厅，谓其欲谋行刺康有为，以是被逮下狱。总理在西贡闻耗，即赴新加坡为之营救省释，事毕，同乘佐渡丸返港。

### 孙总理入惠之被阻

总理拟至香港，即偕日本志士入内地，亲率郑士良等发动，詎香港政府因新加坡宫崎事件，预派水警监视，不得登陆。六月二十一日总理召集中日同志在舟中开军事会议，将惠州发难之责委之郑士良，而以远藤为参谋，平山、福本则助理民政

事务，自折回日本，转渡台湾，拟俟义师达相当地点，即由台湾设法潜渡内地。盖是时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因中国已陷于无政府状态，颇赞成中国革命，曾令民政长官后藤新平与总理接洽，许以起事之后，设法相助，故总理令郑士良相机发动，并改原定计划，不直逼广州，而先占领沿海一带地点，俟总理来，乃大举进取。

### 三洲田之根据地

惠州归善县属之三洲田、稔山等处，向为会党啸聚之区，郑士良奉命运动起事，即以其地为根据。时有健儿六百人，而洋枪仅三百杆，子弹各三十发，虽由附近清军防营密购枪械若干，但仍不敷所用。总理至香港时，因上陆计划失败，故传令郑暂勿发动，以待后命。郑及黄福、林侠琴、罗生、曾捷夫、黄耀廷、廖和、唐皮、林海山、何松、卢灶娘等静候数月。初设司令部于三洲田廖姓祖祠，以廖姓耆老起而反对，乃移于马栏头同志罗生之大屋中。因粮食渐缺，乃令所部分居附近乡村。仅以八十人留守大寨，因恐风声外泄，凡近乡樵牧入山寨者，皆拘留之，不许外出。以是谣言大起，纷传内有乱党数万人揭竿起事。庚子闰八月上旬，粤督德寿据各方警报，乃令水师提督何长清抽调新旧靖勇及虎门防军四千余人，于初十日进驻深圳。陆路提督邓万林率惠州防军填扎淡水镇隆，以塞三洲田之出路。何邓闻党军势大，不敢深入。郑士良以战机日迫，电台湾求总理速予接济，总理复电，谓筹备未竣，令暂解散。然革命军诸将领皆以为敌军不足虑，乃续电总理，谓当率兵向沿海岸东上，仍请设法赶速接济。

### 第一次之大捷

总理第一次复电未达三洲田司令部，而清将何长清已移前队二百人驻新安县属之沙湾，哨骑及于黄冈，将进窥三洲田，革命军思坐以待敌之不利，乃于是月十五晚，由统将黄福率敢死士八十人袭清军于沙湾，阵斩四十人，夺洋枪四十杆，弹药数箱，生擒三十余人，皆令剪辫服役，清军不知敌军多寡，皆骇溃奔还，革命军军威为之大振。

### 新安虎门之停顿

同时新安及虎门同志黄江喜等亦集合数千人，专候三洲田大军之至，以共薄新安城，诿革命军克沙湾后，方待天明乘胜进取，而郑士良适自香港带总理复电以至，乃集众横冈，改变军令，取道东北，以向厦门，于是新安虎门之军遂不及会合，而其势一涣焉。

## 第二次之大捷

清军既失利，何长清仍控众三千，阵于淡水之上，革命军拟向镇隆前进。而清将邓万林率兵千余堵截要道。革军人数仅六百，谙军事者不及半数，乃于平山龙冈间号召得千余人，二十二日趋镇隆，清兵已出佛子坳，扼险而阵，革军令军中无洋枪者皆执戈矛在前，持枪者分左右两翼，乘敌军不备，匍匐上山，薄垒大呼，敌复惊溃。杀伤甚众，是役生擒归善县丞兼管带杜凤梧，及敌兵数十人，杀守备严某。夺洋枪七百余杆，弹五万发，马十二头，旗帜袍褂翎顶等物不计其数，是夜革军宿营于镇隆。

## 博罗之响应

是时梁慕光、江维善等亦率驻博罗附近之革军别动队，纷纷响应，二十一二等日聚众千余人，围攻博罗县城。另以一小队进扑惠州府城，惠州知府沈传义预将博罗至惠州之浮桥截断，以防偷渡，并募士勇二百名，极力守御。粤督先后檄调提督马维骥、刘邦盛，总兵黄金福、郑润琦，都司吴祥达、莫善积等，各率所部驰往救援，迭在府城外白芒花平潭等处，与革军接战，互有胜负，革军以众寡不敌，遂分作多股，退驻乡村间，城围始解，自是清军乃得注全力于三洲田之革命军。

## 第三次之大捷

革军大队以新安博罗两路均未得手，而清将刘邦盛、马维骥、莫善积诸军云集，有众万余，声势甚盛，乃计非出奇制胜不可。率队望永湖而进，途中历二三次小战，所向披靡，一路秋毫无犯，各处乡民皆燃爆竹迎送，群以酒食慰劳。各地同志来投者数千人，兵数大增。二十四日自永湖出发，未数里，即遇自淡水退回及惠州派来之清军大队，约五六千人，革军仅有洋枪千余，率先进攻，战数时，清军大败，向惠州城淡水白芒花等处四散逃窜。邓万林中枪堕马，复逸。夺洋枪五六百杆，弹数万发，马三十余头，生擒敌兵数百人，皆令去发。是晚革军派兵蹙敌至白芒花，不见清军残众只影，乃收兵回。

## 第四次之大捷

二十六日，革命军至崩冈墟，见隔河敌军麇至，数约七千人，乃据高地以为守。布阵接战，入夜出小队以袭敌，清军稍却。次晨遂压敌以为阵，苦战数时，

清军大溃。因弹药不继，未便穷追。是日进至黄沙洋，获乡民之为清军间谍者杀之。二十八日至三多祝，四乡同志来投者日益众，前后二万有余，乃编列队伍，厚集粮饷，以备三多祝至梅林间五日之程，是晚宿营于白沙。

## 运械计划之顿挫

总理时在台湾，以革命军连战俱捷，乃致电宫崎，令将前向菲律宾独立军代表彭西（Ponce）预商借用之械，速送惠州沿海岸接济。一面向台湾总督儿玉接洽，请其协助武器，诂日人中村弥六棍骗菲岛军械案竟因是败露，而日本政府适于此时更换内阁，新首相伊藤博文对中国之外交政策，与前大异，禁止台湾总督，不许协助中国革命党，又禁止武器出口，及不许日本武官投效革命军。因是总理潜渡内地及接济武器之计划，完全失败。乃派日本志士山田良政偕同志数人，从香港经海丰而达革命军大营，传令郑士良等，谓政情忽变，外援难期。即至厦门，亦无所得。军中之事，请司令日决进止云云。山田后以归途失路，为清兵所害。

## 革命军之解散

革命军在白沙得总理传令，全军二万人皆慷慨激昂，呼声振野，乃开军事会议，解决进止。金以厦门一路既不能行，不如沿海岸退出，渡海再返三洲田大寨，设法自香港购取弹药，复会合新安虎门同志，以攻广州。议定后，乃解散附从之同志，留洋枪手千余人，分水陆两路回三洲田，时三洲田尚未入敌手，清将何长清已移驻深圳之军于横冈，众乃谋袭横冈以擒之，然军中饷弹两乏，卒致解体。郑士良、黄福、黄耀廷诸人先后抵香港，旋避地海外，计是役将领阵亡者仅四人，所耗军费，除总理直接支付及拨给李纪堂二万元令司度支外，余额多由纪堂解囊捐助云。

## 清吏之奏折

附录清粤督德寿奏报惠州革命党起事折如下：

窃照惠州会匪肆扰，钦奉电旨垂询，经奴才将康孙各逆勾结土匪起事，及咨飭水陆各军剿办情形，于闰八月十八日先行电奏。兹将该土匪勾结起事，及调营剿办详细情形，谨缕晰陈之。本年闰八月初间，奴才访闻归善县属三洲田地方，有孙康逆党勾结土匪起事，并在外洋私运军火至隐僻海汊，转入内地。当以逆党主谋，意图大举，实非寻常土匪可比。且查三洲田地方，山深林密，

路径迂回，南抵新安，紧逼九龙租界，西北与东莞县壤，北通府县二城，均可窜出东江，直达省会。东南海丰毗连，亦系会党出没之处，非派营勇面面顾到。难期迅速扑灭，爰咨水师提督何长清抽调新旧靖勇及各台炮勇共足一千五百余人，先由新安之深圳墟向北兜截，直捣三洲老巢。防扰租界，复派大小兵轮在洋面游弋，莫善积率喜勇于闰八月初十驰抵归善。维时匪党未齐，猝闻兵到，遂定于十三日竖旗起事。先以数百人猛扑新安沙湾墟，欲扰租界，幸何长清靖勇已抵深圳，乃回攻横冈。连次接战，互有胜败，凶焰益张，警报日至。奴才以总兵黄金福所统信勇已拨两营分驻东西两路，因令再带一营，由府城进剿，以壮声援，此奴才添调营勇分投防剿之情形也。逆首孙汶伏处香港，时施诡计，而三洲田匪巢，则以郑士良、刘运荣等充伪军师，蔡景福等充伪元帅，陈阿怡等充伪先锋，何崇飘、黄盲福、黄耀廷等充伪元帅，黄杨充伪副元帅。旗帜伪书大秦国及日月等悖逆字样，各匪头缠红巾，身穿白布、镶红号褂。甫于闰八月初八九日聚集，既踞龙冈，四出焚抢，附胁日聚。惠州府知府沈传义募士勇二百名，委归善县县丞杜凤梧管带二十二日会同喜哲各军齐赴前敌，行至距城十余里之平潭地方，贼队麇至，莫善积奋勇当先，阵斩伪先锋蔡阿牛、陈阿福等，毙匪数十名。正期得手，詎附近匪乡纠约千余人，各带快枪牌刀齐来助匪，分路包抄。我军被困，阵亡勇丁数十人，县丞杜凤梧被掳，府县两城同时戒严。幸是日都司吴祥达带哲字左营，由海丰来，横沥深柏洞团练适又诱获伪副元帅黄杨，讯明正法，兵气稍振，此闰八月二十六日以前归善匪势之猖獗情形也。匪既不窜出江面，乃折而向东，欲与海丰陆丰股匪为一气。匪二十六日进踞三多祝，二十七日黎明，自晨刻战至日昃，枪炮齐施，匪不少却。吴祥达持枪血薄，当场杀毙伪军师刘运荣、伪元帅何崇飘、杨发等多名，匪势渐觉披靡，遂挥众掩杀，毙匪五六百名，夺获旗帜马匹枪炮无算，救拔县丞杜凤梧及被掳妇孺百人，乘胜克复三多祝黄沙洋两处。查验阵斩匪尸，内有一具系服外洋衣裤，询之生擒各匪，均指为伪军师郑士良，未知是否确实，此闰八月二十七日剿办归善会匪获胜之实在情形也。当归善匪势鸱张之日，闰八月二十五夜匪攻河源县城，经知县唐镜沅竭力抵御，匪退黄沙砖瓦窑，二十七日黎明石玉山带队掩至，纵火围攻，斩馘百余，焚毙无算，和平本驻广毅军一哨，匪首曾金养率众焚烧南门城楼，营勇兵团齐出力战，阵斩匪首曾金养，生擒数十名，匪始溃散，此又惠州各属会匪响应各营勇先后获胜之实在情形也。奴才伏查逆首孙汶，以漏网余凶，游魂海外，乃敢潜回香港，勾结惠州会匪，潜谋不轨，军伙购自外洋，煽诱遍及各属，竖旗叛逆。先扰逼近租界之沙湾墟，意在挑启中外衅端，从中取事，其凶险诡谲，实与康梁逆党勾结长江两湖会匪同时作乱情形，遥遥相应。虽官军乘其未定，先已兜截，使两路之匪不能联合一气，归善之匪未能窜越一步，然犹

豕突狼奔，横厉无比，戕杀弁勇，掳捉印官，各路会匪仍敢同时并举，云集响应，罪大恶极，无以逾此。幸仰仗朝廷威福，将士用命，旬日之间，群凶授首，胁从逐渐解散，地方转危为安，城池租界均未扰及，不致贻外人口实，尤为始料所不及。其伪军师伪元帅等半已伏诛，而首逆之孙汶，与谋之康梁各党，初则伏匿港澳，继闻窜迹外洋，前已照会港澳各洋官密拿惩办，即不能克期就网，当亦不敢潜回云云。

## 史坚如传略

史坚如略历 入党之决心 革命之运动 暗杀之布置 被逮时情形 清吏之文告

### 史坚如略历

史坚如，粤之番禺人，其先本居浙之绍兴山阴，以曾祖游幕东粤，遂占籍焉，其祖名穆堂，官某省巡抚。坚如生七岁而孤，幼多病，体极羸弱，而天性肫笃，且沈潜聪颖，遇事有意想，家人咸怜爱之。母令就外傅，辄不屑，与群儿戏，塾师本冬烘，舍高头讲章外，无他物，坚如虽稚，颇睥睨之，暇惟终日静坐，间取笔画为花鸟人物，竟工肖，且有奇气，见者惊叹，戏呼为画师。母以为弱，不甚督令读书，中更三四师，皆碌碌无所得。后从其戚某孝廉游，孝廉名下士，经学书法，素为时流推重。坚如对于经籍不措意，而六书之学，极有心得，以其余发为篆隶，旁及金石，多古雅雄逸之致。稍长，以为无用，一切弃去，惟好浏览古今史册，请求经世之术，尤喜研究西政西艺兵法舆地等学，性最恶八股，与人谈及，必痛诋之。甲午之役，中败于日，师夷地割。坚如与人讨论时局，恒愤形于色，立志欲为世界第一等事业人物，顾锋颖太露。一日友人与论君臣大义，坚如正色曰，民主为天下公理，君主专制必不能治，即治亦不足训也。今日中国正如数千年来破屋，败坏至不可收拾，非尽毁而更新之，不为功，世之谈变法者，粉饰支离，补苴罅漏，庸有济乎。闻者以为狂，其兄古愚惧其触忌，诫令敛抑。坚如慨然曰，多言固足贾祸，但国家危辱如此，虽虚生世上，亦有何益耶？然自是遂少与外人交际，惟在家兄弟相切磋，常夜坐园中大槐树下，纵论一切，至漏下不休，晓则相与驰马郊原，负枪猎禽以为乐。戊戌八月清室政变，粤以初八日知之，古愚方午餐，坚如忽促自外归曰，天下事败矣！此老妇可杀

也。备述其事，相与嗟叹，决意谋摧陷廓清之举动，顾苦无同志，家财又不足召募豪杰。时粤中草野啸聚，所在多有，坚如欲投身其中，借以为资而起，后以此辈不是谋乃止。惟阴物色天下奇士，且每于俦辈中演说国民自立大义，中国危急情形，以冀警动。既而羊垣美国人有格致书院之设，坚如既不得志，姑就肄业焉。掌教尹士嘉以其颖异，弥爱重之，同学中亦有三数辈主张维新革命流血救世之说，互相策励，应求渐广，惟坚如少失怙，事母至孝，不欲以己志闻于高堂。己亥（民前十三年）之岁，与兄古愚、妹憬然奉母徙居澳门。

## 入党之决心

时有日本人在粤立东亚同文会，会长为高桥谦。坚如往访之，意气极相得，力劝东游，谓大可增长见识，物色豪杰，且中国革命党领袖亦在日本，思往访之，遂以高桥为介，先晤港中同志陈少白、杨衢云诸人，并加入兴中会焉。旋即东渡，路经沪上，暂作勾留，延揽人才，适遇湖南同志毕永年，遂偕往汉皋，游览形势，晤各会党豪客，并湘鄂间志士，周旋之下，莫不倾结。及抵东洋，东邦人士见其少年英俊，交相引重，抵东京，访孙总理，倾吐胸臆，指画大计，经谈经旬，日夜不厌，既而曰：天下多事，非吾辈安坐日也。遂握手，慷慨相期许而别。既归，益锐意图大事，时督粤者为谭钟麟，昏聩贪鄙，不孚民望，此时发难最有机缘，而苦无基础，未可借手。未几，清政府以李鸿章来，李威望素著，兵备较完，谋事之间，难易顿判，然是时坚如已与同志微行山泽，联络会党，经画一切，渐有端倪。五六月间，义和团起，联军北上，坚如乃攘臂起，以为时不可失，爰就同志邓荫南计事曰：昔者洪杨蹴踏半中国，其成败至不足道，而用兵之次第，不无可取，吾欲收广东为根据地，鼓行湘鄂，直讨幽燕，有众数万，何虑不济，惟发难伊始，宜多设条理，广州，省之中坚，吾自当之，先捣庭穴，次第戡定，别约郑士良以一偏师出循州，从间道来会，腹背夹击，必胜之道也。众唯唯受部署，而资用不足，坚如自东归，即谋尽售家中各田产，所得当约三四万金，顾其家素丰，无嗜好，又未涉商务，一旦沽产甚急，但求速不计值，人多疑怪，反久不就，迨拳祸起，富户咸自危，各谋挟资遁，更鲜过问，然众势已合，不可离散，而应接朋辈，往来港澳，日用度支，亦每不给，惟以借贷典质济缓急，其办事益仍棘手矣。坚如在平昔，体貌虽羸，而精神强固，至是心力交瘁，形神锐减，恒反复往来中夜，忽忽仰天太息，筹款之说，既无可奈何，姑谋阴说平日相识中有力者，冀其感动，有所输助，惟中有志锐而言疏者，平日守旧迂谬，与坚如不睦之徒闻之，遂从而忖测播扬，故所得有限。而外间反籍籍私议，谓孙文将夺据省垣，坚如实为之先驱，省中诸父昆弟咸奔澳门，动色诟怨，谓大吏已悬千金相购，请速行，毋累宗族。



## 革命之运动

初坚如侦知广州驻防人数，旗多于满，而满素抑旗，外人虽并视之，而实则平日积怨已久，遂倡联旗灭满之策，与旗人有势力者稔密，因势而利；导之。旗人练达成颇具血气，小有才，因秘授方略，令阴结羽翼，刺探机密，以供驱策，已与邓荫南及英人摩根等则常驻羊城，专与各防营及炮台将士虚心联络，事渐得手。城中各要隘，以东北为建瓴，以西南为犄角。潜师袭击，分路并进，并约东、西、北三江若马王海区新辈诸盗首，各率勇士数千人驰会应合，期七月某日起事，谋大定矣。会军械逗挠弗至，事寝败，坚如力斡旋之，改期八月某日，然郑士良军已先驰，不可复遏，三洲田等处义旗一出而窘，坚如思解惠州之厄，而广州大举初志，期缓莫济，不得不行暗杀以盾其后，于是欲举清吏之权位重大者，如督抚将军辈歼之，使其余恐怖惶恐，自顾不暇，则东江自立之势成，而西北江之义师又起，大局不劳而定。时适售去一产约三千金，其田亩亦有人愿出价一万余金，已有成，将交易矣，坚如以其缓，不能因私而误公，遂弃不顾，时省中倖辈惧祸作，早星散，即有未散者，亦以金赉发使他适。

## 暗杀之布置

抚署旁有甬道曰后楼房，第宅栉比，坚如密僦宅，以友人宋少东姓氏榜诸门，旋由邓荫南、黎礼二人密运到外洋炸药二百磅并药线各件，初运交西关荣华东街办事机关，由练达成收藏，复由练密交五仙门福音堂黄守南代贮，及税居后楼房，乃使宋少东夫妇居之，由刘锦洲盖章担保，炸药则由温玉山乘肩舆暗运入屋。是晚为九月初五夕，坚如偕练等四人锹镬并施，经营彻夜，至五鼓始竣事，掘地深五尺许，以大铁桶满实其中，药线透达于外，蒸香置其下，临行反扃户，约练等各散，期于香港相会。坚如由西门出，练等由南门出，沿路不闻有动静，比至相会舟中，彼此私议，疑怪莫名，坚如乃使其兄及练苏等三人先发，自返后楼房觐之，启户察视，则香烬而药不燃，时已近朝午，恐举动不便，乃更留一昼夜，定于初六早再行燃放。惟时遍视室中，除昨晚遗下之洋火一盒外，已一无所有，又不敢再扃户外出，以动邻右之疑，于是此一日一夜间，坚如乃如蚁之旋磨，周行室中，粒水不得入口，直至天将达旦，乃复安置药线，燃点既毕，潜行出户，轻将门虚掩，欲出城，为乘轮赴港计，既念一经下港，万一轮已开行，而药力仍如昨日之不炸发，此时已无人在省照管，岂不误事，乃决计不复下轮，访西关长老支会礼拜堂同志毛文明寓处，略为休息。盖坚如自运动此事后，由运药入城，锄掘坑坎，第一燃点药线，辛苦经营，已数夕未尝交睫矣，无何心事志

恣，辗转反侧，不能成寐，忽闻轰然一声，比暴雨尤烈，然因坚如未深谙燃放炸弹之法，以二百磅之巨量，仅置雷管少许，故只烧去药之一部，收效甚微，时坚如矍然而起，诈询诸旁人曰，此何声也。未几里巷哄传督署被轰事，坚如窃喜，以为事已成矣。又未几哄传总督无恙，只吃一惊，于梦中自床堕地，抓出数尺以外，魄散魂飞，尚无性命之虞，只署后围墙等处坍塌十余丈，附近民房坍塌数家，死伤各数人。坚如疑甚，以为按药力分量，督署当可焚毁一空，而德寿卧房曾用远视测量法推测，则距离藏药之所，不出十五丈以外，虽下有石壁阻隔，然以如此重量之炸药，不爆则已，爆则屋宇崩颓，德寿必不幸理，乃道路所言，皆云德寿未死，心乃大疑，遂雇肩舆，直抵炸药爆发处所，以行其实地视察，胆亦豪矣。

## 被逮时情形

时为九月初六日，亦为星期日，轮船停驶，坚如深以一击不中为憾，思乘机再举，乃往油栏门鸿兴客栈访同志胡心泉兄弟，胡苦劝其勿进老城，坚如恃识面者鲜，且无证佐，遂于次早直下轮返港。而介字营勇已伏伺要路，坚如至，争前以肩舆舁之，前后列兵队，沿途拥护，如临大敌，指拿坚如者，实侦探郭尧阶也。比至，德寿命押入南海县署，搜索其身畔，得德文炸药配制法单一纸，南令裴景福大喜。以兵勇数十日夜环守之，甘言美词，相待极优礼，欲以言诘得情实，因罗织成大狱，坚如不受笼络，惟嬉笑玩弄之，裴怒，且知其不可动也，遂以威力相胁迫，出一名单，上列四十余人，皆新党中有声望者，迫令供状，坚如悉不承，备受刑杖，惨酷无人理，始终惟怒目不答，傲睨自若，卒被定斩首之刑，死时年才二十耳。时钟荣光曾请美国牧师尹士嘉转求美国领事营救，清吏以证供确凿，拒之。就义之日，为九月十八日，香港同志李纪堂预派同志蔡尧，于是晚三鼓，秘密将遗骸草草殓葬，碑志暗号司马氏云。其担保宋少东税屋之刘锦洲亦被捕，堂讯时，口诵耶稣新约不已，官以其戇也，释之。坚如之供词掌模及全案，至辛亥光复时尚存南海县署，为毛文明所藏。坚如有妹憬然，热心革命，不让乃兄，坚如奔走国事，深得其助，坚如就义之翌年，憬然亦以疫死于广州。

## 清吏之文告

附录粤督德寿告示如下：

头品顶戴兵部侍郎两广总督部堂德为剴切晓谕事，照得逆匪史经如、宋少东等在后楼房街埋藏炸药轰毙多命一案，昨经将史经如拿获，讯认听从杨

衢云起意设立兴中会，招人拜会，意图兹事，并派伊为城内总统，后楼房街炸药即系该犯与宋少东埋藏等情，当经照例捉犯正法在案。查后楼房街邻近府县衙门，该匪胆敢潜藏炸药，欲将该处全行轰毁，借端起事，实属居心惨毒，罪大恶极。查该犯史经如出身士族，其初谅非甘心从逆，无非因康梁孙汶各匪从中惑煽，致身罹大辟，貽羞宗族，如果父兄认真拘束，何致若是。闻康梁孙汶各匪尚复四出煽惑，党羽甚多，处处皆有，除供开省要各犯，飭属严行查拿，务获惩办，以儆乱党，而安地方。其余各党，姑念或系被胁勉从，或为匪徒所诱，本兼署部堂概不株连，合行出示晓谕，嗣后绅民人等，务当随时约束子弟，未与匪党来往者，固宜洁己自爱，莫为匪诱。其已入匪党者，即宜痛改前非，勉为良善。自此示谕之后，尔等如再有不知检束，则属甘心从逆，本兼署部堂不时派员密查，一经获案，不独罪其一身，并将不能约束之父兄，一并治罪，家产充公，决不姑宽，谅之。特示，光绪二十六年九月示。

## 癸卯留日学生军姓名补述

癸卯（民前九年）春俄国进兵东三省，留东学生闻之大愤，壬寅（民前十年）留学界组织之青年会，原以实行民族主义为宗旨，至是该会干事秦毓鎰、叶澜、王嘉榘、程家桢、蒯寿枢等，遂乘机联络钮永建、林獬、张肇桐、李书城诸人号召全体学生，开大会商议应付方法。各省同乡会咸踊跃赞成之，遂于是岁四月初三日，在东京神田骏河台铃木町十八番地留学生会馆开干事及评议员会商量对策，有人主张打电南北洋大臣，请主战者。当时钮永建先生起立演说，谓我们留学生应自行组织义勇队，准备赴敌，然后再电告南北洋。此一提议，得全会一致赞成。即于是日下午，在锦辉馆召开留学生全体大会。到会者五百多人。经钮永建、叶澜、蒯寿枢、程家桢、李书城、林长民、秦毓鎰、周宏业、蓝天蔚等十余人演说，慷慨激昂，鼓掌如雷。对于组织义勇队之建议，一致通过。当场签名，志愿入义勇队者竟有一百三十余人。于是继续讨论，决定八项办法，其中重要者有——（一）更有愿入义勇队赴前敌者，尽两日内签名。（二）未即赴前敌者，别设本部，部署军队各事（当场签名志愿入本部办事者又有五十余人）。（三）遣特派员到天津，和北洋大臣袁世凯订定彼此关系。（四）遣人到国内各重要地区。（五）遣人到南洋各埠。（六）遣人到欧美各国。

当时留日女学生本组织一共爱会，听知男学生有义勇队之办法，亦开会商

议，决定加入日本赤十字社，学习医术，准备随同义勇队，担任军中看护死伤事宜。一时签名的有十二人。

初六日又在锦辉馆开大会，把义勇队名称，明确的改为学生军，通过十二条规则。散会时，高呼学生军万岁，情况更为热烈！

## 学生军规则

- |    |    |            |            |        |
|----|----|------------|------------|--------|
| 第一 | 定名 | 学生军        | (甲) 军队     | (乙) 本部 |
| 第二 | 目的 | 拒俄         |            |        |
| 第三 | 性质 | (甲) 代表国民公愤 | (乙) 负担主战责任 |        |
| 第四 | 体制 | 在政府统治之下    |            |        |
| 第五 | 组织 |            |            |        |

(甲) 队中职员 队长一人 区队长三人 参谋长一人 分队长十二人 军法会议，其议长即队长任之 队中看护员由女学生组织之

(乙) 本部职员 部长一人 运动科长一人 经理科长一人 会议科长一人 书记科长一人 参议科长一人 其余运动员、经理员、会计、书记、参议，均无定员。

第六 会议 为全军之总机关，议员以三种人员组织之

(甲) 队中队长及区队长，参谋长。

(乙) 本部部长及诸科长

临时议员，凡在队人员有意见者为之。

会议时，应立议长一人(临时)

第七 军纪 (甲) 谨守秩序 (乙) 服从号令

第八 筹款

(甲) 出发款项(预先运动，临时取款)

(乙) 寻常款项(即学生义务捐及特别捐) 义务捐 一等二元 二等一元 三等五角

第九 讲习 (甲) 操习 (乙) 讲课每日约各一时以上

第十 出发 俟特派员复信后

第十一 解队 (甲) 目的已达 (乙) 目的消灭

第十二 附则

(甲) 编队次序(每日照常在校上课，课余轮班至讲习所讲习)

(乙) 退队次序(出发定期后，即当报告监督及各学校长退学)

第二日参加学生军人员在上午十时齐到会馆，由蓝天蔚等依各人体格高下，编制军队，全队分甲乙丙三区队，每区队为四分队。公推蓝天蔚为学生军队长，

龚光明、吴祐贞、敖正邦等为区队长，分队长由队长指定，全部名单如下：

队长 蓝天蔚

甲区队长 龚光明

一分队长 汤 标

队员 夏清馥 陈茹昌 韩永康 韦仲良 袁华植 石 铎 沈 刚  
翁 浩 何世准

二分队长 郑宪成

队员 胡镇超 吴钦廉 刘景烈 黄润贵 刘钟和 李天锡 方声涛  
唐寿祺 卢藉刚

三分队长 杨明翼

队员 林肇民 刘志芳 冯启庄 许嘉树 王孝缜 冯廷美 欧阳幹  
张允斌 高兆奎

四分队长 陈秉忠

队员 罗元熙 苏子谷 李寿康 何厚倜 李书城 伍嘉杰 周维桢  
杨言昌

乙区队长 敖正邦

一分队长 王渭忱

队员 叶 澜 董鸿祥 甘启元 方舜阶 张 浮 徐家瑞 陆规亮  
张殿玺 张景光

二分队长 尹援一

队员 刘景沂 尚 毅 刘成禺 李宣威 邓官霖 张魁光 陈之骥  
许寿裳 严智崇

三分队长 钮永建

队员 徐秀钧 刘景熊 黄 軫 方声洞 王季绪 黄立猷 秦文铎  
华 鸿 李士照

四分队长 蒯寿枢

队员 胡克猷 周宏业 王兆楠 顾 树 林先民 秦毓璠 董 猛  
王隽基 吴 雄

丙区队长 吴祐贞

一分队长 刘 蕃

队员 江尔鄂 陆龙翔 刘希明 陈芙昌 卢启泰 谢晓石 王明芳  
黎勇锡 黄 铎

二分队长 林 獬

队员 高 种 施尔常 李炳章 诸 翔 王学文 鲍应铄 任 责  
黄实存 吴治恭

三分队长 贝 均

队员 朱少穆 施传盛 王永玠 陈去病 蔡世俊 张毓灵 张肇熊  
倪永龄 沈成钧

四分队长 王璟芳

队员 胡浚济 张肇桐 宜 桂 龚国元 潘国寿 廖世勳 戴 赞  
女学生参加者十二人，即：林宗素 王莲 曹汝锦 陈懋颺 华桂 胡 彬  
龚圆常 方君笄 钮勒华 吴 芙 周佩珍 钱丰保

在本部办事者有程家桢、费善机、丁嘉墀、张崧云、俞大纯、陈天华、杨毓麟、余德元、朱祖愉、林长民、蔡文森、王嘉榘、陈福颐、蹇念益、周庆冕、张修爵、濮祁、李盛衡、周兆熊、陈云五、李隼、平士衡、朱孔文、彭树滋、夏斌、杨汝梅、杨廷垣、欧阳启勋、王镇南等数十人。

其后因清公使蔡钧请日政府强行禁止，学生军遂被逼解散。一部会员黄轸、龚宝铨、翁浩、秦毓鎰等，于是改组军国民教育会，为实行革命机关，先后回国大事活动。辛亥民国成立，各立奇功，学生军诚一革命导线也。

## 东京革命军事学校补述

癸卯（民前九年）年秋，孙总理与日人同志日野小室等创办革命军事学校，以收容我国有志军事学之青年，是为我国革命党自设军事学校之嚆矢。余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及《革命逸史》先后载之颇详，独孙总理自传竟漏述此事，殊属遗憾。现时该校学生健在者尚有李自重、胡毅生、郭健霄三人，胡君于民三十三年中央党史会所发刊本党五十周年纪念特刊尝撰文追述此校经过，足补余书所未及，故亟录之。

冯自由附志

癸卯春暮，余居东京，得廖翼朋君函，谓中山先生已返横滨，乃偕同乡伍君嘉杰赴山下町访之，得聆伟论，至为悦服！当与伍君表示，此后愿从驱策，汤火不避。蒙总理奖励有加，并嘱物色东京学之有志者，参加结社，以待时机。谈至夜深始返东京。翌日遂约朝夕过从之黎仲实（名勇锡，广东高要人）、翁右巩、郑日功（皆闽人，南京水师学堂学生）、桂少伟（南海人）、郭健霄（潮州人）、刘立群、饶景华（兴宁人）诸友集会，将经过报告，众皆愿意参加；数日后即得总理函约会于芝区之对阳馆，为竟夜之谈。众人之意，以

为欲从事革命，必得通晓军事学，现时清公使馆方取缔私费生习陆军，同人对此，甚感失望；总理谓当与日友谋之，或有解决之法，并命余等填写盟书，以示决心（其誓词与后来同盟会者完全无别）。数日后总理挈余等同访犬养毅，同行者尚有冯自由、李自重（冯君之妻弟）、李锡青（梅县人，为刘立群介绍，其父为北洋水师舰长）三人，由总理介绍相见，以笔谈通款曲。归途总理告余等，所谋已有眉目，俟觅得教官后，当设一学舍为军事学之研究。

其后由犬养毅介绍骑兵少佐小室友次郎及步兵大尉日野熊藏来任教官，小室为退职军人，素有志赞助中国革命，与总理有旧。日野则为现役军人，供职于东京兵工厂，娴英语，研究波亚战术极有心得（即南非州杜兰斯洼抗英独立战役时，波亚人所用之战术），且精于兵器学，有日野式自动拳銃（即手枪之义）之发明。商定由同人等自赁一屋同寓，日间自习普通学及日语，夜间则教授战术及兵器学：初赁屋于牛込区，后以其离日野居过近，来往时易令警察注意，乃迁至青山练兵场附近，使每日得观近卫师团各兵种之教练，夜间则轮派二人至日野家，听授讲义，归而述之。如是者可六阅月。

初居牛込区时，推翁、郑二君教授数学（二君尝为清华教师，而刘、饶二君则为清华学生），故翁、郑食宿费用由众供之。其后翁、郑应湖南实业学堂之聘回国，而推余承其乏。既迁青山，又以人数减而费用大，故由诸人各就所知者介绍入社。由伍嘉杰介绍卢少岐（伍卢皆由成城学校退学加入），黎仲实介绍卢牟泰、区金钩，卢、区二君虽未填盟书，由伍黎负责保证将来补填。廖仲恺时亦欲介绍黄润贵、关虔甫入社，以廖本人未加盟，无权介绍而止。刘立群与饶景华因得同乡黄某（遵宪之弟时为使馆参赞）之助，补得官费生入成城，可望转入士官学校，故又借端请求退出。因此种种争持，遂至全体议决解散，余虽尽力斡旋，卒无法可以挽回。小室见余所受刺激过甚，恐有意外，挽余宿其家中者两月，而同学诸人，遂各散东西，至乙巳年重行加入同盟会者，只余及黎仲实、刘立群、饶景华、李自重五人而已。伍嘉杰、郑日功、卢牟泰、桂少伟、李锡青皆死于辛亥前。卢少岐则留学英国。郭健霄则留学美国。区金钩转学法科，革命后曾任琼崖法院庭长，寻卒于官。刘立群饶景华士官毕业回国后，刘患脑病不治，饶曾任黄士龙参谋，翁久不闻其消息。李自重则在香港营商，任厂东银行经理有年。此为总理于同盟会成立前手创之一秘密组织，其成就虽不大，而其事亦不可不记也。

## 浙江之文字狱

文学鼓吹与革命思潮 孙翼中与《罪辩文》案 《苏报》与《萃新报》案 敖嘉熊与《新山歌》案 曹阿狗与《猛回头》案

### 文学鼓吹与革命思潮

甲年中日战后，浙江风气大开，杭城诸士子日受外来思潮所刺激，渐知以办学设报为务，自余杭章炳麟迭主《时务》、《昌言》、《亚东》各报笔政，省中士绅以章氏邃于国学，多为感动，由是提倡设立学校研究中西科学者，颇不乏人。庚子（民前十二年）拳祸既息，浙人以官私费赴日本留学者，相望于道，时支那亡国纪念会青年会军国民教育会诸爱国团体缤纷并起，留学界主张革命者日见其盛。湖北湖南江苏数省学生各用本省名义发刊杂志，咸以民族主义相号召。同时浙籍学生孙翼中、王嘉榘、蒋智由、陈幌、蒋方震等，亦有《浙江潮》月刊之组织，持论激昂，不让他省，而主持上海爱国学校者复多浙人，及章氏《驳康有为政见书》出，《苏报》案随之，革命言论轰动一世，民族思潮亦大膨胀于浙省各府县，言新学者遂多倾向革命一途。壬寅癸卯（民前九、十年）之间，尤为特盛，是时革命志士已渐由言论而趋于事实。孙翼中、龚宝铨、陶成章、张恭、敖嘉熊、魏兰、徐锡麟、秋瑾诸人以浙省会党林立，大可为军事进行之助，遂深入内地，从事联络。虽其时会党派别繁多，并各立门户，不相统属，而源流皆出洪门，咸具反清复汉思想，嗣经诸志士勉以大义，莫不翕然从风，愿作革命军马前卒。自是各属会党咸勃勃思动，自辛丑白布会濮振声之闹教，以迄戊申泉党余孟廷之发难，浙省会党揭竿起事者，时有所闻，即诸志士奔走鼓吹之力也，故言浙省革命事业，可分为文字鼓吹及会党运动之二途径。

### 孙翼中与《罪辩文》案

清季浙省文字狱，以求是书院之《罪辩文》案为最早，求是书院创于辛丑年，乃杭城士绅所倡建。院中国民第四班教员孙翼中，字耦耕，别号江东，杭县人，生平主张排满最力。暑假时四五两班学生合组一作文会，翼中出一题，名曰《罪辩文》，内有一篇中有本朝字样，有一学生史某改为贼清，翼中不置可否。



事闻于劣绅劳乃宣及驻防旗满学生申权瓜尔佳金梁诸人，金梁乃进禀浙抚，控告教员孙翼中、陈汉第轻蔑朝廷，浙抚下令查究，汉第乃用反攻计，谓旗人出禀抚院，有干例禁，且又无凭据，妄陷多人，理当反坐。浙抚以事关旗人，乃与将军商议，将军以金梁妄违例禁，遂薄惩之，事遂止。此案结后，翼中虽得无事，然不能居杭，乃就绍绅陶浚宣之聘，主讲席于东湖通艺学校，革命思潮因之以传入绍兴。未几偕友数人留学日本，值青年会组织伊始，高树民族主义之标帜，翼中以同乡王嘉榘之介绍，入为会员。旋与蒋智由、王嘉潮、蒋方震诸人发刊《浙江潮》杂志，风行一时。癸卯夏返国，主持杭州《白话报》事，益为清吏所忌。丁未（民前五年）诬以他故，欲系之于狱，踉跄逃走得免。

## 《苏报》与《萃新报》案

《苏报》案事起，章炳麟入狱，章之文章学问素为浙人所崇拜，故此案之风潮影响于青年思想，至巨且速，金华志士张恭、刘琨、盛俊等亦创办一句报，以开通民智为务，名曰《萃新报》。严州知府锡纶，满洲人也，以该报讥刺时政，乃进禀浙抚，谓该报出语狂悖，请封禁以正士习，浙抚下令封禁该报。张恭等事前得杭城同志报告，预将该报门面改易，得免于难。恭字伯谦，别号同伯，曾应试中癸卯举人，少有志革命，恒以联络会党为职志，特投身终南会为会友，寻在会中渐得势力，乃与同志沈荣卿、周华昌等另创一山堂，定名曰龙华会，其后革命党人联络会党，成效日著，张恭之力为多焉。

## 敖嘉熊与《新山歌》案

诸志士鼓吹革命之方法，在乎多运革命排满书籍散布内地，文言与白话并进，文言体则有《驳康有为政见书》、《诰书》、《革命军》、《湖北学生界》、《新广东》、《新湖南》、《浙江潮》、《江苏》等，白话体则有《猛回头》、《警世钟》、《黑龙江》、《新山歌》、《孔夫子之心肝》等，《新山歌》为敖嘉熊所编。嘉熊字梦姜，一字咸愚，平湖人，少负奇气，戊戌政变后以时局日危，与王嘉榘、蒋方震等十余人倡一时事研究会，名浙会。庚子拳祸起，国势岌岌，嘉熊自平湖迁嘉兴，以改良农业振兴教育为己任，遂与唐成卿祝心如诸人创办学稼公社及竹林小学校。壬寅始著手于革命运动，癸卯正月至上海入爱国学社，极为诸同志推重，爱国学社解散后，嘉熊归嘉兴，倡设演说教育二会，暗鼓吹革命，复用白话文体编著《新山歌》一书，为运动下级社会之需，士商会党多为感化。丙午四月嘉熊友陈梦熊组织明强女学于乐清县，梦熊亦革命党人，因在校演说革命，并散布《新山歌》，为劣绅胡倬章指控于知县，谓梦熊乃哥老会匪，在嘉兴与敖姓结党

谋乱，事败逃归，在女学校布散邪说，即以《新山歌》为证，何令遂派差弁往拿梦熊，而梦熊已闻风避去，此案牵连及于嘉熊，藩司宝芬、温州知府锡纶均满人，更欲因之以兴大狱，梦熊在日本闻之，恐累及嘉熊及他友，自到杭城投案，适宝芬调任山西藩司，温州著绅孙貽让等为梦熊力保，嘉兴著绅陶葆廉等亦为嘉熊剖白，巡抚张曾敫探知胡倬章平日声名恶劣，因坐倬章以诬告之罪，革去职员，何令亦撤任，此案起于丙午（民前六年）四月，至丁未三月始结。

## 曹阿狗与《猛回头》案

革命书籍之散布内地者，以陈天华所著《猛回头》为最盛，外间输入不足，内地亦往往有自行翻刊私相分送者。甲辰（民前八年）后农工平民亦多心醉革命真理，丙午六月有金华人曹阿狗者，素性任侠，闻革命之说而悦之，求入龙华会为会员，副会主张恭与以《猛回头》一册，阿狗得之，讽诵不辍，因到各处演说，为仇家所闻，控之于金华县，县令某不欲深咎，知府满人嵩连闻之，索阿狗于县署，亲自提讯，欲穷其源，以绝根株，严刑榜掠，体无完肤，阿狗不屈，嵩连无法，仅杀阿狗以结此案，复广出告示，严禁逆书《猛回头》，阅者杀不赦，以阿狗为例，因而索观此逆书之人益众，乡人多辗转向上海购阅云。自兹而后革命思潮弥漫浙江全省，渐由思想时代而入于实行时代。至辛亥鄂军发难，浙省亦桴鼓相应，不血刃而定矣。

# 浙江之秘密会党

会党之派别及源流 革命志士之会党运动

## 会党之派别及源流

浙江秘密会党之盛，不让闽粤湘鄂诸省，而其派别名色之多，则又过之，溯其源流，远在清初，当康熙初叶及中叶之时，浙东沿海义师抗拒最烈，张煌言歿后，有一念和尚者，明之遗民也，别名张念一，尝创设一秘密会，谋反清复明，以浙东之大岚山为根据地，更联络浙西之天目山，江西鄱阳湖之戈陈，江苏太湖之盐枭，其势力所及远达于山东曹衮二府，授太仓王某为兵备副使，奉朱三太子为元帅，不幸突遭破败，赍志以没。顾其部将仍以继承先志为务。二百年来，日在浙省各府县

组织势力，潜滋暗长，派别繁多，惟宗旨渐晦，鲜有远大之计划以企图恢复者，及太平天国之师入浙，党人反清复明之思想因而复活。自后揭竿起事高唱排满者，时有所闻，然各分门别户，不相团结，故旋起旋仆，成效不著。至戊戌庚子二次变乱之后，遂有革命志士乘时奋兴，日以联络会党为事，由是诸会党乃渐浸染民族民权两种思想，而满清末祚从此多事矣。今略举诸会党之名色派别及历史如下：

（一）终南会 终南会亦名终南山，由湖南传入江西，由江西传入浙江衢州与福建建宁，其势力最盛。庚子衢州起事之刘家福，即会中之第三级职员也。凡万云龙华伏虎玉泉关帝诸会咸为其分系流派也。

（二）双龙会 双龙本名万云会，亦曰万云山，其所以称双龙者，因票布上固有二龙故。其本部在处州，会主为一拳教师，名曰王金宝，青田人。甲辰十月金宝死难，其师弟吴应龙丽水人代统其众。

（三）白布会 当太平天国兴兵时，温州平阳人蔡某谋反清独立倡建一会，名曰金钱会。瑞安大绅孙衣言亦隐具独立思想，以倡办团练为名，又组织一秘密会，名曰白布会。后以清将左宗棠占领杭城，衣言知时机已去，乃解散其会。严禁属下不许在温州传布，于是其属下隐改其传布之方向而入于严处二府。壬寅年间起事失败之濮振声，即此会首领。

（四）伏虎会 此会为终南会之别支，亦曰伏虎山，总部设于台州，会首曰王锡彤，为宁海县附生，初以排外为宗旨。于庚子辛丑之际屡闹教案，清吏曾悬赏至八千金捕之。癸卯以后受革命党人之陶熔，乃易排外而为排满，尚有别部在宁波奉化，由其友杨某主持之。甲辰冬附入于龙华会为其分部。

（五）龙华会 龙华会亦称龙华山，其本部设于金华，为终南会之别支。先是终南会正会主曰何步鸿，副会主曰朱武，本湘勇营官，以罢职而寄寓金华者，永康沈荣卿与金华张恭、缙云周华昌皆入其会。庚子春恭与其友兰溪蒋乐山至杭州读书于紫阳书院，适唐才常之弟才中自湖南来，与恭及乐山相遇，因以富有票授之，二人受票归，将放行，而汉口之变闻，遂置富有票不发，仍理终南旧业，其后步鸿卒于永康，朱武亦离浙江，于是荣卿与恭华昌等遂自开一山堂，定名曰龙华会。先是金华有谣曰：若要天下真太平，除非龙华会上人。三人之以龙华名其会，实欲以应谣也。荣卿为正会主，恭与华昌为副会主，金华八县咸有分部，命红旗管理其事，用五言四八句为字号次第，而以中间一字为总红旗，督理一县党军事宜，余四字分作东南西北四区为散红旗，分头理事，如另有事故，则特派亲信干员以统理数县事宜，事平则去之。党徒号称五万人，实则三万数千人，其别部之在台州者，仙居则有应师杰，天台则有陆显元，均各领有五六百人，号称精锐，在处州缙云则有吕嘉益，徒属凡三千余人。其他绍兴之诸暨嵊县青田温州等县亦有分部，但其势力甚微，不能自树一帜也。会中规例，若有别部山堂来归附者，均以藩属之礼遇之，不直接统辖，其党自壬寅后屡起风潮，屹然不动，秋

瑾之所恃以为大本营者即此会。及丁未五月绍兴之败，遂成一不可收拾之局矣。

（六）平阳党 平阳党本名平洋党，其党魁曰竺绍康，竺字酌仙，为嵊县文生，因与本地土豪蔡老虎有杀父仇，特组织此会以图报复，其本部在绍兴嵊县，徒属之数号称万人，其别支主任者曰王金发，王字季高，亦嵊县武生，乃绍康友，在日本大森体育会卒业归乡后，谋创办团练，以图起革命军者也。

（七）私贩党 以上各党均出白天地会，号称洪门，又曰洪家，亦称洪帮，俗讹作红帮。此外另有一派私贩党在苏松常太宁广镇杭嘉湖之间，即所谓盐枭也。其一切组织法及口号暗号咸与洪门异，号称潘门，亦曰潘家，又别称庆帮，俗讹作青帮，盖由其渠魁潘庆得名。内分三派：一曰主帮，系浙东温台人；一曰客帮，系皖北江北人，又别号巢湖帮，以别于温台帮，凡江南皖南浙西之流氓光蛋咸属此流派。丁未之冬，戊申之春，与清兵相角逐之余孟庭、夏竹林等，皆此私贩党也。潘庆本为贩卖私盐之首，其源亦出洪门，因与专捕私盐之哥老会徒湘勇立于反对地位，故别树一帜，然犹未尽忘其木本水源之意，故凡潘门兄弟遇见洪门兄弟，其开口语必曰，潘洪原是一家云。

## 革命志士之会党运动

革命志士之著手会党运动，始于癸卯甲辰二年，而运动之主要人物，则有孙翼中、龚宝铨、陶成章、敖嘉熊、魏兰数人，成章其最著者也，成章字焕卿，会稽人，素志中央革命，庚子入满洲，壬寅居北京，屡谋入陆军学校，以鼓舞军界，均不获如愿，乃转而从事于会党运动。癸卯（民前九年）归浙江，赴台州访伏虎会首王锡彤不遇，冬十二月魏兰归自日本，兰字石山，云和人，亦有志于光复事，由平阳人陈蔚业介绍与成章结识，遂联袂至杭州，寓于下城头《白话报》馆，是时主《白话报》笔政者即为孙翼中，与监禁在仁和县署之白布会首领濮振声素有交谊，陶魏由翼中介绍往见振声，相谈颇洽。振声为成章出介绍函数通，名片数十纸，谓之曰，持予名片至新城临安富阳于潜昌化分水桐庐等处，沿途均有照料，此癸卯十二月二十九日事也。翌年甲辰（民前八年）正月，成章、兰历游富阳桐庐分水建德寿昌汤溪龙游遂昌松阳各地，以至云和，详探各种秘密社会之内状，且遍谒白布会诸头目，兰至家倡办先志学校，聘成章为教员，成章居云和两月，遂与兰之堂侄毓祥及其友阙石原由丽水青田至温州府城，先是龚宝铨偕其友陈大齐亦至温州活动，寓于平阳古鳌头之小城学校，既与成章遇，遂相偕至上海。旋赴嘉兴访敖嘉熊，陶敖缔交亦即在此时。魏兰于成章去后，赴处州府城运动吴应龙，偕应龙至北乡访双龙会首王金宝，并在府城遇缙云人丁铎，得闻龙华会沈荣卿、周华昌等之义侠，遂偕铎至缙云县城联结李造钟等，旋复结伴至壶镇拜访吕熊祥、吕嘉益等，所到之区，兰皆演说人种之分民族之说，

听者莫不感动。熊祥字逢原，别号东升，其家开一小杂店，名吕万盛，性好交游，熟识秘密社会情形，其族侄嘉益尤喜抑强扶弱，与永康沈荣卿、武义周华昌为莫逆交，兰因嘉益之介绍，遂赴永康得交于沈荣卿而返。秋八月，兰偕其侄毓祥赴上海，道经处州府城，遇陈梦熊、冯豹，陈冯亦受敖嘉熊托至处有所活动，于是同会集于沈荣卿家。荣卿名乐年，一名瑛，荣卿其字也，其徒属尊之曰荣哥，清吏误哥作古，遂即以荣古之名行文通缉也。荣卿为本地富户，纳粟入监，喜交结，其始结有百子会，后入终南会，递升至会副，后与友张恭、周华昌另开一山堂，名曰龙华会，势力日盛，而家道亦渐中落，其人性情豪迈，能得士心，有心腹曰吕阿荣，其在东阳诸县事宜，则以陈魁鳌、赵永景任之，其在武义诸县事宜，则以周华昌等任之。华昌外号金海，仗义疏财，深为会友爱戴，所办会务，条理整然。荣卿尚有一重要机关所曰胡鹿笙杂货店，魏兰既纳交于荣卿，更由荣卿介绍入金华见张恭于永庆班中，恭初设千人会，后入终南会，复与荣卿华昌共发起龙华会，其信用之人，则有吴琳谦、刘永昌、徐顺达，而以顺达为最。恭之机关所有二：曰金阿狗茶店，曰永庆戏班。未几兰等邀恭共至杭城，再由杭趋嘉，以访龚宝铨，因与敖嘉熊相识，寻至上海招成章，时成章方在温州，闻信过上海，共商金衢严处温台六府会党联合大举之策，自是六府会党咸盘马弯弓待时而动矣，其后嘉熊以营业失败，温台处会馆因而瓦解，大举之计划为之一挫。自是党人联络会党之机关乃移于绍兴大通学校，秋瑾实为主脑。至丁未五月秋瑾被害，株连甚众，全省会党元气一伤，殆有一蹶不振之象。

## 浙江志士与革命运动

敖嘉熊组织温台处会馆之计划 甲辰起事计划之顿挫 丙午杭州之查拿党人  
大通学校之继起 丁未各地义师之失败 戊申后党人之活动 张恭之狱

### 敖嘉熊组织温台处会馆之计划

癸卯上海爱国学社解散后，其学生敖嘉熊素有大志，遂归嘉兴有所活动，寻赴温州，历台州宁波以归，谋握地方上财兵二权，以次组成独立之军，且以交通浙东西之各秘密会党，遂有温台处会馆之设立。先是浙东温台处三府主客乡民，因纳粮置产事，屡起事端，清吏复以客民为可欺，横征暴敛，无所不至，嘉熊以诸府田地，客民殆居半数，而温台之人又素以强悍著名，欲因是以倡办团练，设计握地方

上兵权，统其事于温台处会馆，复可由温台处会馆出面，为客民代输租税，客民畏官吏侵陵，必乐归赋税于会馆，使为代纳，则又可因是以渐握地方上财权，一旦有事，即用所办团练以卫乡里，而以所收入赋税充兵饷，是不烦一甲，不费一文，安坐而致独立之形势也。设谋既定，遂以宁辑主客乡民及安置客民使无失所之词，游说清吏及温台处绅董，官绅咸赞成其议，嘉熊因使温台处绅董连名具稟清吏为会馆立案，己为先出资以助成之。方集议时，陶成章自上海访龚宝铨，宝铨引之见嘉熊，因与筹商浙江独立军事，意见相同，金谓浙江非可自守地，欲在浙举义，非先注意南京不可，而安徽又居南京上游，上接两湖，下通江浙，又不可不先有以布置之，于是嘉熊又欲于嘉兴温台处会馆成立后，再设立分会馆三处，一建于松江，而以苏州、松江、常州、太仓之秘密党会附入焉。一建于湖州，而以宁国、广德、严州、衢州之秘密党会附入焉。一建于杭州，而以于潜、昌化、新城、临安之秘密党会附入焉。复拟以别策招致镇江泉党，以窥南京，右翼集广德宁国洪军以窥南京，左翼更用衢处之秘密军队，预备出江西以上隔两湖，届时义旗一指，四省感应，则南京势成孤注矣，又用暗杀以扰乱之，是可不战而降焉。温台处会馆发议为甲辰（民前八年）六月，其成立则在是年九十月间，所有执事人员皆聘同志任之，推魏兰为总理，毓祥、丁铎、陶成章、吕熊祥、赵卓、陈乃新、魏毓番、魏仲麟、冯豹、陈梦熊等为执事员，名为温台处会馆，实则一纯粹之革命机关部也。嘉熊思欲团结人心莫若宗教，乃更立一祖宗教，作福书祷词及各种秘密暗号，为瑞安人沈梧斋借端挟制，魏兰出为调解，冯豹以剑劫梧斋而取其凭据，事乃已。其后梧斋自往湖州放票，为清吏所掩执，供词连嘉熊，清吏不欲深究，仅收禁梧斋友于狱而罢。乙巳（民前七年）四月，嘉熊迭遭家难，商业亦复亏折，温台处会馆因之不能维持，乃尽出其妻簪珥等物以济之，复无济于事，于是办事诸人逐渐走散，豹、梦熊归乡，魏兰赴爪哇，成章、宝铨、熊祥诸人入绍兴，助徐锡麟设立大通学校，而温台处会馆事业遂空。丙午（民前六年）二月，梦熊《新山歌》案发，事连嘉熊，赖耆绅陶葆廉力救，得泯其事。丁未（民前五年）五六月，安庆、绍兴二案先后发，清吏咸注目嘉熊，幸不连及，浙路借款风潮起，嘉熊以声望见推为商会理案董事，惟以历年奔走革命及办理社会事业，素为清吏及劣绅所忌，屡谋倾陷之，不得，乃改用暗杀之计。戊申（民前四年）二月初九日，嘉熊以事晚出不归，十六日其尸见于嘉兴府城北乌桥港，年仅三十五，嘉熊死而浙西江南一带之革命事业为之大受打击，其友瑞安人徐象黼竟仰药以殉。

### 甲辰起事计划之顿挫

甲辰秋湖南黄轸、刘揆一、马福益等谋在长沙起事，期为十月初十日，预告蔡元培，欲浙江协约共起，元培以告陶成章，成章即偕魏兰、魏毓祥等赴嘉兴晤

龚宝铨、范拱薇等商进行方略，议既定，复至杭州，趋兰溪，入金华布置一切，拟后长沙期约三日起事，先以计袭取金衢严三府，然后由严州出安徽以扼南京，由衢州出江西以应长沙，而用金华之师以堵塞杭城之来兵，且分道以扰绍兴、宁波、湖州各县，以震撼苏杭。筹备略竣，而长沙之消息无闻，成章大疑，遂疾趋杭城刺探，始悉长沙事已于九月二十六日败露，乃急访金华以按秘其事，然其时龙华会会主沈荣卿已以其谋告诸双龙会山主王金宝，且劝以处州应之，偕衢州之师以共出江西，金宝遂令部将管马德约各党徒预备发动，又传檄遂昌管事周某，使率其属先取遂昌，预备出江西以为各路义师之前导，周某又出示晓谕遂昌清吏，令筹办欢迎酒席，县令飞报浙抚，杭城下戒严令，值党人宣布起义停顿，金宝始解散其属，然清吏已悬赏金二千购之，其友程象明贪利忘义，甘为眼线，密报清吏，获金宝于桐庐，遂于十月某日加害于处州城，党人在处州之经营为之一挫。成章、魏兰等事定后，仍进行不懈，分头入永康、丽水、东阳、魏山、玉山尖、夏家庵、天台、平镇、黄岩、海门各地联络当地会党，先是浙东屡闹教案，自党人灌输以革命思想，遂易其排外之心为排满。至丙午以后，清吏始渐警觉，然大势已去，防不胜防，未几遂有丁未六月绍兴秋瑾之役。

## 丙午杭州之查拿党人

陶成章于丙午年春在东京入同盟会，旋被推为《民报》社编辑兼发行人。是年五月返国，偕龚宝铨同寓西湖白云庵，至九月初旬再来，则下榻于杭州城内《白话报》馆，时杭城忽风传成章等已召集上下八府义士三千，将于十二日袭取省城，满藩司宝芬以浙江党人遍地，屡欲借故以兴大狱，既闻此事，即下密札于杭州知府三多，令速究办，警察总办某道谒浙张抚请示，张抚畏事，不欲深咎，即由幕中人传言，嘱成章等他适，成章等越二日始离杭，自是党人机谋渐露，不若以前之活动。十月初旬徐锡麟亦来杭谒抚院，张抚拒不见，盖疑之也。

## 大通学校之继起

自温台处会馆无形解散后，浙省党之革命机关部遂移于绍兴大通学校，其主动人曰徐锡麟，而龚宝铨、陶成章、陈则军、吕熊祥、赵卓、陈伯平、竺绍康等咸为之助，此校发议于乙巳三月，而开学则在八月二十五日，其学科首重兵式体操，特设体操专修科，凡有志者均可入学，期以六月毕业。开学后，宝铨成章等乃遍招各县会党头目入校练习兵操，为军事进行之预备，金华处州绍兴三府之党会头目多负笈来学，为一时之盛，吾国各省秘密会党之能受正式军事教育，盖自此始。丙午三月，锡麟为实行捐官计划，亲入北京大事活动，离绍兴时，以校务



托之曹钦熙、吕熊祥二人，后钦熙辞职，余静夫、姚定生先后任总理。至丙午七月，诸办事人请秋瑾主持校事，瑾既就职，规模一新，盖曹、余、姚等均不谙会党情形，穷于应付，瑾则果断有为，不独多招会党六百余人来习兵操，且令女学生亦受军事教育，号称女国民军，以是大招清吏疑忌。丙午三月，杭城大吏假盘察仓谷之名，派委员至绍兴密查，诸办事人幸事前得报，预将武器移藏他处得免。瑾经此事后，益复召集各处会党至绍兴计事，并与安庆徐锡麟相约克期大举，于是大通学校更成为革命军之大本营矣。会锡麟在安庆失败，瑾亦以屡改师期为虏所乘，卒及于难。大通学校被清吏封禁后，诸办事人或逃或匿，幸开会之初及举行毕业式时，本城官绅均到校拍照纪念，故旧日入校之学生得免波及。

## 丁未各地义师之失败

丁未五月初五日秋瑾既在绍兴就义，其相约举事之各地党人亦先后失败，嵊县军务由竺绍康、王金发、裘文高等主持，是年三月间裘文高不待绍康通告，遽召台州义勇，由东阳至嵊县扎营于西乡二十八都村，树革命军旗帜，杀死清军哨官李逢春等数名，兵士数十名，杭城清吏派兵来援，文高乃率众退入东阳而去。于是清吏始悬重赏以购绍康金发，而绍康金发游行自如，清吏无如之何也。武义县党军督办员为刘耀勋，因五月二十六日举事之约期泄露于外，县令钱宝熔急电杭城请兵，省吏派参将沈棋山捕拿党人，耀勋一无预备，二十二日为清军所擒，遂及于难，党人死者三十余人。金华军务先由秋瑾派徐买儿办理，买儿事前因与人争田产事入狱，及举事有期，买儿友倪金欲劫牢以出之，不戒于言，为清吏所闻，被执戮死，而金华之师遂不能起，是为五月二十三及二十四日事，兰溪党人闻绍兴师期，谋集众袭破县城，以接应金华之师，适安庆事发，金华已布戒严令，乃皆散走，清吏因之分头搜乡，并涉及各寺院，汤溪、浦江各县亦大受骚扰。缙石党人于大通学校遭难后即揭竿而起，清军屡为所败，其首领吕熊祥以孤军不能久持，乃命其徒属退居于仙居乡落，暂得保全实力。经此役后，浙江会党元气大伤，就中龙华会受摧残最甚，伏虎白布双龙诸会团体尚存，然其势已渐涣散，平阳私贩二党屡伤首要，亦一蹶不振。

## 戊申后党人之活动

戊申春夏间，浙江革命党人欲联合江浙皖赣闽五省各秘密会党结一大团体，定其名曰革命协会，因各派意见不一，久未就绪。是年冬清帝后死，党人谋乘机起事，因绌于经费而止，翌年春云和人张伟文与丽水人阙麟书欲联络会党大举，伟文至乐清运动黄飞龙，在永嘉之南溪为温防统领梅占魁所捕，送至杭城下狱，



麟书亦因书信牵涉，被系仁和狱中，时当道视处州人尽革命党，凡寓杭城旅馆之处州人多拿捕，其后麟书以无确证，庚戌（民前年）始保释出狱，伟文则至辛亥光复始行开释。

## 张恭之狱

己酉（民前三年）年夏，党人陈其美、张恭、王金发、周淡游、褚辅成等在上海有所计划，事为刘光汉汪公权所闻，光汉鼓吹排满有年，为有名之文学家，时任《民报》撰述，以为其妇何振所挟持，且与章炳麟、陶成章意见不合，遂变节归上海，密充江督端方侦探，至是乃以所得报告端方，端向英租界当局交涉，派巡捕查抄党人机关，捕去张恭一人，周淡游、褚辅成以变服工人得免。王金发怒挟枪见光汉，将杀之，光汉惧，许以必为保全张恭，恭因不死，光汉由是不敢再至上海，汪公权以为无虑，仍至上海侦探党人举动，卒为金发枪毙，闻者快之。其后陶成章、龚宝铨、陈其美等屡谋在浙发难，均以他事牵制，未能如愿。至辛亥武昌举义，始于九月十五日一举而光复杭城，是固诸志士多年奔走之力，厥功殊不可没。

# 光复会

光复会之起源 光复会与同盟会 大本营之设立 捐官之计划 大通学校之风潮 安庆起事之失败 浙省起事之失败 党人之生死 南洋之光复会李柱中与光复会 上海之光复军 光复会之结局

## 光复会之起源

光复会成于甲辰（民前八年）清光绪三十年之冬，而源流则出自癸卯（民前九年）清光绪二十九年留日学生所设军国民教育会，先是章炳麟、秦力山、冯自由等所发起之支那亡国纪念会既遭日本政府解散，留日学生董鸿祎、叶澜、周宏业、秦毓璠、王嘉榘、谢晓石、胡景伊、萨端、冯自由、苏子谷诸人乃创设青年会，以为之继，留学团体之揭橥民族主义为宗旨者，青年会实为滥觞。及癸卯春，俄人迫清廷缔结《满洲条约》，留学界大愤，有志者遂倡议组织义勇队，自行赴满拒敌，学生多签名赞成之，青年会为谋扩张其党势，咸入义勇队为干事，

后以日政府不许别国人在其国有军事行动，乃改义勇队名目为军国民教育会。旋闻清廷欲逮捕学生请愿代表，各会员以满虏甘心卖国，非从事根本改革，决难自保，于是纷纷归国，企图军事进行。其中有一部组织暗杀团，欲先狙击二三重要大臣，以为军事进行之声援。所订规章，极为严密，浙江留学生之为团员者数人，龚宝铨其一也。宝铨既返国，遂在沪招集同志组织机关部，时中国教育会会长蔡元培方从青岛归上海，觐知其事，乃求入其会，愿与合作，团员非常欢迎，于是更将规章详加修订，定名曰光复会，又曰复古会。并推举元培为会长，壁垒为之一新。适陶成章自内地再渡日本，道经上海，宝铨与成章为莫逆交，且频年运动会党，咸与共事。元培亦知联络会党非成章莫属，因同约成章入会，成章从之。由是绍兴商学界及各属会党头目相与订盟者，大不乏人，元培以敖嘉熊素负重望，亲至嘉兴邀之订盟，嘉熊许其有事相助，而不入其会，成章尝介绍魏兰入会，因事不果，徐锡麟于是年冬十二月至上海，见元培于爱国女学校，遂亦入会。秋瑾则于丙午（民前六年）冬为反对日政府取缔留学生规则事归国，始由锡麟介绍入会，此光复会成立初期之大概情形也。

## 光复会与同盟会

当光复会成立之时，正为万福华枪击王之春之时，黄兴、刘揆一等因谋在长沙起事失败，时亦遁上海，谋另组新党，为卷土重来之计，会王之春案起，牵涉新闸路余庆里机关部，黄刘等遂俱匿迹日本，以避其锋。光复会既成立，与会者独浙皖两省志士，而他省不与焉，会长蔡元培闻望素隆，而短于策略，又好学，不耐人事烦扰，故经营数月，会务无大进展，加以敖嘉熊所创设温台处会馆成立未久，浙东各府志士咸荟萃于是，隐然奉嘉熊为领袖，嘉熊既不入光复会，则温台处会馆一日存在，光复会即不能大有施为，势使然也。乙巳（民前七年）四月后嘉熊迭遭家难，所营商业亦复亏折，其创设温台处会馆之原定计划，悉成泡影，而维持经费亦无以为继，因之此会馆遂成无形的解散，陶成章、龚宝铨乃入绍兴，佐徐锡麟倡办大通学校，吕熊祥、赵卓等亦随之行，锡麟素有大志，且勇敢沈毅，为同志所钦仰，其组织大通学校也，即欲利用为起事机关，及既成立，而浙江革命之大本营遂由温台处会馆而移于大通学校，即光复会本部之事权亦已由上海而移于绍兴焉。是时留日十七省革命志士在东京发起中国同盟会已历数月，浙江人入会者有蒋尊簋、秋瑾数人，成章于丙午东渡，旋即加入，且见推为《民报》之发行人，元培于同盟会成立之初，已由本部指定为上海分部创办员，因是光复会会员泰半入同盟会籍，独锡麟志大心雄，不欲依人成事，且因捐官办学二事与成章意见不洽，故卒未入会。秋瑾于乙巳七月由冯自由介绍入同盟会，且被推为浙省主盟员，为浙人入同盟会之第二人，是年冬由日返国，复由锡麟介绍

入光复会，因与锡麟订约合作，故一切进行规划，咸以光复会名义行之。然于丙午冬萍浏一役前后，同盟会本部派遣归国运动湘鄂苏各省起事之刘道一、杨卓林、孙毓筠、胡瑛诸人，瑾皆与之约期同举，亦概用同盟会章制，则可知是时革命党员对于光复同盟之名义，固无畛域之见也。及萍浏革命军失败，徐秋二人遂协议决用光复军名义在浙皖二省企图大举，不及半载而有安庆绍兴之二役。

## 大本营之设立

光复会之大本营即绍兴大通学校是也，先是徐锡麟尝于癸卯（民前九年）春赴日本观大阪博览会，与陶成章相识，归国后复与嵊县平阳党会首竺绍康相结，寻复入光复会为会员，锡麟所居里曰东浦，其乡人倡办一小学校，名曰热诚。于各普通学科均不甚研究，特注重于兵式体操，锡麟偕其友陈志军亲自督率以训练之，又从南京兵轮上雇一军乐家来教授军乐，乡人因之叠生谣诼，锡麟父鸣凤闻而恶之，然本学校系绅士公立，无术可以解散，且又以学生年纪尚小，故暂置之。乙巳三月蔡元培族弟元康自上海至绍兴，告同志以劫钱庄助军需之法，同志均以为然，锡麟闻而识之心中，即向同志许仲卿借银五千元，至上海购买后膛九响枪五十杆，子弹二万颗，声言枪二百杆，子弹二十万，其购此枪也，先向知府熊起蟠领取公文，言明系各学校体操所用，明日张胆雇挑夫十余名，直过杭城，警吏皆不过问，既至绍兴，乃寄存于府学校，复往嵊县请竺绍康选同志中之强有力者二十人，派赴绍兴，每人给费二十元，遂回东浦与志军等商议，欲立一学校以为此二十人容身之所，且为藏赃之地，就商于东浦附近大通桥旁大通寺方丈，借其屋宇数间以为开办学校之用，事为锡麟父所闻，即言于该寺方丈，不许借屋宇以与其子，正徘徊间，而陶成章、龚宝铨自嘉兴来，乃共同商议至府城谒豫仓董事徐貽孙，商借豫仓空屋数间，为开办学校之用，貽孙从之，锡麟父闻而莫如之何，遂将存寄于府学校枪杆尽数移至豫仓，绍康偕其徒二十人，如约而至，择日开办学校，资由许仲卿出，仍其旧名曰大通学校，是时敖嘉熊所办温台处会馆经费支绌，势将停顿，成章乃招吕熊祥、赵卓等先后入绍兴襄理大通学校事，于八月二十五日开学，会稽平水人陈伯平新自福建还，闻其事亦来入学，锡麟开办大通学校之本意，原为劫钱庄助军需匿伏藏获之所，嗣以同志中无能通驾驶术者，遂罢其事。锡麟又欲于开学日集绍兴城大小清吏尽杀之，因以起义，请成章以告各府党人咸为同时响应，成章以浙江非冲要地，欲在浙江起事，非先上通安徽，并以暗杀扰乱南京不可，因力劝之而止，成章主议改成师范学校，设体操专修科，不论其为何府县人，皆可入学，因亲至杭州学务处递禀，请其转达三司，谓东西洋各国尽征民兵，号曰国民军，然皆系中学校及高等小学校卒业者，兵式体操之有素，故一行号召，即能成军，照我国目前情形，不能不行征兵之

制，然市民村乡罔识步伐，据生等意，以谓欲行征兵，须先倡团练以为基础，今特设立大通师范学校，内设体操专修科，凡有志者均可入学，六月毕业，即行各归本乡倡办团练，以为征兵预备。清吏信为然，可其请，成章、宝铨、熊祥三人复遍游诸暨永康缙云金华富阳各县，邀诸会党头目至大通学堂学习兵操，于是金处绍三府会党到大通受兵式教练者，络绎不绝，成章乃又为厘定规约数条，凡本学堂卒业者即受本校办事人之节制，本学校学生成为光复会会员，凡党人来者仅习兵式体操专修科，均以六月毕业，文凭由绍兴发给，面上盖有绍府及山阴、会稽两县印，又盖大通学校图章于末，背面则记以秘密暗号，其开校及卒业时，悉请本城官吏及各有名士绅到校行开学及卒业式，设燕飧之礼，官绅学生同照一相，送府县及各学校留纪念，凡所以挟制官场士绅学界之法，无不详细周到，故是时同乡士绅虽有窃窃私议者，然皆不敢直言招祸，其后本校发生各种之风潮，皆能屹不为动，亦即因是之故，至皖案发后，学校随之破坏，而旧日入学之学生亦缘是关系，不致横被株连。

## 捐官之计划

大通学校成立后数月，成章见绍兴同志中颇有资本家，复提议捐官学习陆军，谋握军权，出清政府不意，行中央革命及袭取重镇二法，以为捣穴覆巢之计。锡麟随其说，相约五人捐官学陆军，五人者何，即徐锡麟、陶成章、龚宝铨、陈志军、陈德谷也，以年齿高下，锡麟为长，成章次之，志军、德谷又次之，宝铨居末，由锡麟运动许仲卿出资，遂往湖北谒其戚原任湖南巡抚俞廉三，是时廉三正欲得浙江铁路总理之职，又素以顽固为人所唾弃，思欲一雪其耻，锡麟知其隐衷，即以此两端诘之，廉三中其说。因为代纳粟捐官。复致函介绍于署浙抚满将军寿山。锡麟既归浙江，遂造抚院谒寿山，觐知其愚而贪，乘其言词吞吐之际，即纳贿三千金，寿山嘱幕友批准五人学习陆军之稟，复为致一函于驻日公使杨枢，新浙抚张曾敫从湖北起辕时，廉三复再三重托之，谓锡麟系其表侄，余人则均为其好友，锡麟等遂先后至日本，同行者除其妻振汉外，有陈伯平、马宗汉等十三人。既抵东京，锡麟以短视不合军人资格见拒，乃改谋入陆军经理学校，复不得，遂又拟学习警政，并谋陆军学校及军正司令等差使，成章谓非直接统军不能行事，否则结合暗杀团，以扰乱北京，亦是一计，议久不洽。先是锡麟等离绍兴时，以校内经理事宜托之曹钦熙，照料金处两府学生事宜托之吕熊祥，原约六月毕业后，体操班即行停止。届期诸生咸如约归里，或办体育会，或开团练局，成章欲乘时闭歇，以免日后之破露，因是与锡麟等意见又不洽，绍康、熊祥、卓等亦欲借此多制造军事人才，均不愿停办，于是再由绍康等各转招其徒党到大通学校开体操班，一仍前日之旧，是为丙午三四月间事。未几成章以疾偕宝

铨归国，养病于西湖之白云庵，熊祥自绍兴来见，成章力言欲兴革命军，非可以学校为大本营，学校不过为造就人材计，今人材已足，不若归乡倡办团练，然熊祥等均不能用其言也。是时锡麟已先回上海，至湖北见廉三，又归浙江见寿山，寿山又为之介绍于其岳庆亲王奕劻，廉三又为锡麟言之于张之洞，之洞亦为介绍于袁世凯，世凯疑之，拒不见，本欲需次湖北，因安徽巡抚恩铭在山西为知府时，颇得廉三青目，相结为师生，又系奕劻之婿，与寿山为连襟，故遂改省分发安徽。引见后，特至满洲见侠客冯麟阁，寻归浙江见张曾敫，曾敫亦已疑之，不之见，乃往安徽候补，借廉三引荐力，因得武备学校副总办差，是时已为丙午之冬间矣。

## 大通学校之风潮

大通学校初建时，徐锡麟、陶成章等料理内外一切事务，规则极为整肃，绅学两界均无间然，及诸人赴日本，锡麟以校事托之曹钦熙，钦熙一老书生，不识党会情形，未能处理之，然诸人之遗规犹存，故延至第一班学生毕业时，尚不至大起风潮，及第二班学生毕业后，复由竺绍康、吕熊祥、赵卓诸人另招各府生徒来入学，绍康、熊祥本非郡城人士，因与本地学界不甚和洽，其校内学生亦渐生主客之嫌。钦熙辞职，余静夫为总理，静夫局外人，校中党人以为不便而攻去之，旋由绍康介绍其友姚定生来代静夫为总理，定生于会党情形亦不熟悉，由是学校内风潮汹涌，学生分两派，一派袒定生，一派攻定生，其始仅口舌相争，争之不已，竟至执刀械斗，继乃持刀出校横行街市，各自寻仇斗殴，官绅学生咸莫敢过问，寻有人为之调解，定生辞去总理，其事始平，职是之故，外人咸目之曰强盗学堂，是为丙午九月间事。丁未（民前五年）正月诸办事人请秋瑾主持校事，瑾乃设体育会，欲令女学生皆习兵式体操，己为督率，编成女国民军，绅学两界皆反对之，女学生亦无至者，瑾不得已，乃多招金处绍三府党会头目数十人来体育会学习兵操，学生群至野外练习开枪，于是二万之子弹骤减至六七千粒，瑾亦自著男子体操军衣，乘马出入城中，士绅咸不悦瑾所为，群起而与之为难，瑾有众学生后援，与诸士绅力争，士绅虽不能敌，而其恨益滋矣。当锡麟等赴日之后，校中师生与光复会之关系日渐疏远，嗣秋瑾来主是校，亟亟以发展党势为务，而其势始一振。丁未三月，清吏闻有革命党人啸聚于大通学校，乃假盘察仓谷之名至绍兴密访，办事诸人闻信，即将一切机密文件及枪械移至他处，清吏盘察一无所得，徒手而归，于是秋瑾更得从容布置为所欲为矣。

## 安庆起事之失败

徐锡麟莅皖后，以见知于恩铭，迭获军警要差，方谓权势日重，大有可为，

然转不能见谅于光复会各同志，盖陶成章、龚宝铨等以锡麟求进太速，疑为功名心重，宗旨不定，渐非议之，而成章反对尤力，锡麟不为少动，仍进行不辍，是时皖省尚无光复会之组织，军学界中赞成革命者，寥寥可数。独芜湖有安徽公学，始制于甲辰年冬，刘光汉、陶成章、龚宝铨、张通典、段昭、柏文蔚、陈由己诸人先后讲学其间，提倡民族主义，不遗余力，皖人之倾向革命，实以该校为最早。锡麟莅皖时，张通典方任芜湖中学监督，皖中党员咸假该校为活动机关，以故锡麟在安庆进行诸事亦大得其力，又有湘人张伯寅者，世居安庆，与锡麟为莫逆交，有大宅在城内，锡麟每次开会，常假张宅为会场，皖省同志如兵备处提调胡维栋、马营排长常恒芳、督练公所学员龚镇鹏、兵弁孙希武诸人，皆与往还，惟锡麟作事深沈，机不外露，以同志陶成章等之见疑，益滋戒惧。居皖半年，对于光复会事务从未实行推广，会友之投皖相助者，亦只陈伯平、马宗汉二人，每值星期日虽常召集巡警学堂教员学生于讲堂为爱国之演说，然其意在灌输最新智识，以激荡思潮，而于种族之大义特隐隐流露于词气之间而已。校中生徒闻其纵谈时事，莫不奋发，然亦多莫明其宗旨之所在，盖锡麟办事与秋瑾不同，秋瑾性情豪迈，不畏人言，主持大通学校不过数月，而校中生徒及所联络之会党头目，皆令一律入光复会，故会务进步极速，而革命之风声大露，锡麟则条理细密，措施审慎，其初对于安庆军学界中同志，以关系尚浅，既不敢与商机密，即在光复会旧友，除在浙之秋瑾等数人外，亦鲜与联络，及改任巡警处会办事及巡警学堂堂长，恩铭且为之奏请加二品衔，始渐著手于实行工作。时江督端方防范革党至严，屡电皖抚，使协同购缉，锡麟恐日久生变，乃密约瑾克期举事，且邀江浙及侨日光复会员之健者迅速赴浙相助为理，期五月二十八日，是日为省中小官吏齐集警察学堂观毕业式之期，预期可以一网打尽，詎恩铭忽下令改期二十六日，锡麟虑事泄，乃不待各地同志集合，即皖城军界同志亦未与闻，遽与陈伯平、马宗汉仓卒发难，于行礼时枪击恩铭于讲堂，死之，遂率学生占领军械局，以弹缺援绝被逮，为清吏所杀，伯平、宗汉亦同殉焉。说者谓设使恩铭不改期，则各地同志可依时集合，为锡麟助，观礼时大可一网尽之，无或幸免，如是则全城无主，锡麟可以发号施令，为所欲为，其成效当不止此。理或然欤。

## 浙省起事之失败

秋瑾以丙午年十二月十九日偕王文庆到金华兰溪见蒋乐山，是为运动秘密会党之始。翌年丁未正月复任大通学堂总理，遂再事秘密会党运动，由诸暨道义乌至金华府城见徐买儿、徐顺达，复欲见张恭，不果而去。三月初旬复出诸暨道东阳，过永康，以入缙云，寻归绍城，以函召金处各会党头目入绍兴计事，并令加入光复会为会员，初欲于四月间起兵，寻改五月初旬，复亲至杭城运动军学两

界，使为内应预备，未几，复又改师期为五月二十六日，且另订战时军队规则，未及颁布，而难已作矣。事详瑾本传，此外嵊县、武义、金华、兰溪各地亦先后失败，清吏大索首要，株连极众，各地会党头目殉难者大不乏人，其幸免者，亦多远游海外，暂避凶锋，光复会经此一役，元气大丧，殆呈一蹶不振之象。

## 党人之生死

皖浙两案事发，清廷震恐，各疆吏于是大兴党狱，缇骑四出，党人先后殉难者，指不胜数，最著者，则有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秋瑾、刘耀勋、徐顺达、张篆飞、裘文高、大开聂、李唐倪、金高达、高逵、吕观兴、邵荣、王汝槐、裘小高、张岳云、余孟亨、夏竹林、张蓬莱等百余人。前后战死者几达千人，而被累死者不计焉。皖案各处购拿者，在长江上下诸省，则有徐振汉（即徐王氏，锡麟之妻）、沈钧业、方世钧、陶成章、陈志军、陈德谷、龚味荪等七人。浙案浙东各府查拿者，则有张恭、沈荣古、周金海、倪国圻、阿根、施炳奎、李买儿、金阿秋、徐顺年、陈锡铨、徐大买儿、阿牛、吕阿荣、章钰昌、水木癩子、方汝林、赵密甫、邹克宽等十八人。金华处州三府特别购拿者七人，竺绍康、王金发、吕逢樵、赵密甫、裘文高、张岳云、陶成章等。南京特电上海严拿者二人，陶成章、龚味荪。戊申十二月南京特电各省查拿者四人，张恭、王金发、竺绍康、陶成章。

## 南洋之光复会

皖浙两案起于中国同盟会成立后第三年，时章炳麟已出狱东渡，陶成章亦在日本，二人均任同盟会及《民报》重要职务，故《民报》载徐锡麟、秋瑾起义事独详，而光复会员亦多隶于同盟会籍。丁未以后，陶成章、王文庆、沈钧业、魏兰诸人以党祸先后避南洋，成章迭任新加坡《中兴报》、仰光《光华报》记者，文庆、钧业、兰等亦任荷属学校教员，成章因与同盟会干部意见不洽，乃重组光复会于南洋英荷两属，遥戴章炳麟为会长，并发售江浙皖赣闽五省革命债券。各省同盟会员之失意者纷然和之，于是各埠分部陆续成立。新加坡有许雪秋、陈芸生，泗水有沈钧业、王文庆及蒋报和、报礼昆仲，文岛檳港有李柱中、曾连庆、李天邻，尤以潮嘉两府人物为特盛，盖潮州人许雪秋等于潮汕失败后群聚南洋，对于孙总理左右颇多非议，会其时陶成章组织光复会，以反对同盟会干部为号召，雪秋、芸生等深表同情，由是光复会势力为之一振。戊申（民前四年）河口之役，总理尝派汪精卫、邓子瑜二人至荷属文岛筹款接济，大受当地光复会会员排击，收效甚微，精卫所以愤然入京躬行暗杀，即受是役刺激所致云。



## 李柱中与光复会

李柱中号燮和，湖南同盟会员之健者也，甲辰长沙之役及丙午萍浏之役，均参与其事，清吏尝悬赏缉之。丁未春间自日本至香港访黄克强，有所计划，旋应荷属文岛槟港中华学校之聘，充教员数载，深得华侨信仰，陶成章在南洋发起光复会，大得其力。庚戌（民前二年）秋间黄克强南游，力劝柱中及文岛诸同志消除意见，为国合作，柱中等素敬仰克强，从之，故辛亥三月二十九之役，荷属华侨亦慨助巨款，柱中与有力焉。柱中旋偕陈方度诸人至广州诈炸巡警道王秉恩，以响应义师，因举事延期而止，后由同乡张通典援助出险。

## 上海之光复军

辛亥九月十三日上海反正在之役，陈其美与李柱中同为主动，柱中运动湘籍防军，亦甚得力，其美先率民军敢死队张承樞等冒险攻江南制造局，为清军所擒，柱中闻警，乃使预约之防军陈汉钦部立即反正，出陈于险，事定后，其美被推为沪军都督，驻吴淞粤军济字营与柱中早有联络，亦同日反正，推柱中为吴淞军政分府，称光复军，即以光复会统系得名。

## 光复会之结局

辛亥革命军起，光复会员在各省统领军队者，浙江有浙军总司令朱瑞，江苏有吴淞光复军司令李柱中，广东有汕头民军司令许雪秋、陈芸生。自陶成章在上海医院被刺，遂丧失其主脑，势渐瓦解，朱瑞旋任浙江都督，以疾去世，李柱中解职闲居，后为洪宪请愿帝制六君子之一，许雪秋、陈芸生在汕头，与同盟会员之领军者不合，势成水火，时孙大总统尝一度致电粤督陈炯明为之排解，其后雪秋、芸生卒不免为清总兵吴祥达所杀，兹附录民元南京政府为排解同盟光复两会争端事致粤督及同盟会电如下：

广东陈竞存都督及中国同盟会公鉴，近闻在岭东之同盟会光复会不能调和，日生轧轹，按同盟光复二会在昔同为革命党之团体，光复会初设实在上海，无过四五十人，其后同盟会兴于东京，光复会亦渐涣散，二党宗旨初无大异，特民生主义之说稍殊耳，最后同盟会行及岭外，外暨南洋，光复会亦继续前途，以南部为根基，推东京为主干，当其初兴，入会者本无争竞，不意推行岭表，渐有差池，盖不图其实际，惟以名号为争端，则二会之公咎



也，同盟会实行革命之历史，粵人知之较详，不待论述，光复会有徐锡麟之杀恩铭，熊成基之袭安庆，近者攻上海，复浙江，下金陵，则光复会新旧部人皆与有力，其功表见于天下，两会欣戴宗国，同仇建虏，非只良友，有如弟昆，纵前兹一二首领政见稍殊，初无关于全体，今兹民国新立，建虏未平，正宜协力同心，以达共同之目的，岂有猜贰而生阂墙，为此驰电传知，应随时由贵都督解释调处，同盟光复二会会员尤宜共知此义，虽或有少数人之冲突，亦不可不慎其微渐，以免党见横生，而负一般社会之期许，切切。总统孙文。

正月三十日

## 光复军大元帅徐锡麟

徐锡麟略历 革命之经营 军政界之活动 先期发难之原因 起事之计划  
枪击恩铭时情形 拒战及被擒情形 审讯及供词 就义时情形 党案之株连 光  
复军告示 清吏之文电

### 徐锡麟略历

徐锡麟字伯荪，浙江会稽东浦乡人也，幼矫虔器，过手辄毁，父憎之，年十二挺走钱塘为沙门，家人纵迹得之以归。读书慧，善算术，尤明天官，中夜常危视列宿，所图天象甚众，又自为浑天仪，径三尺，及所造学校地势图，然未尝从师受也。稍长习田农事，闻昆山多圯土，欲往开治不果，旋以诸生中副榜，既复悔之，乃专从事教育。尤热心桑梓公益，创办之始，邑人啧有烦言，久之渐钦其识。庚子（民前十二年）义和拳起于北方，锡麟在乡谋办团练，为人所忌中止。辛丑（民前十一年）九月锡麟见举为绍兴府学校算学讲师，知府熊起蟠敬重锡麟学问，招为门下，任之甚专，锡麟由是得发抒其才，寻转副监督。在校四年，弟子益亲如家人，曾乘间至日本考察大阪博览会，顺道游东京，是时正值俄约问题兴起，留学生自编义勇队，受日政府干涉，改名军国民教育会，浙江学生因章炳麟言革命入狱事，开会于牛込区赤城元町清风亭，锡麟出资赞助其事，会中遇陶成章、龚宝铨，相谈颇洽，散会后即偕其徒张某访成章于驹込追分町浪花馆，成章导之以见松江钮永建，相谈宇内之大势，锡麟大悦，颠覆清政府之念由

此益专，遂购图书刀剑以归。归益尽力公事，与同志数人建蒙学于东浦，名曰热诚，又规建越群公学，复设一书局，遍置各种书籍。号曰特别书局，欲以其所出书强售各学校，为人所挤，退副监督任。锡麟尝置一短铳，行动与俱，俄人既寇辽东，锡麟闻之恸哭。画俄人为的，自注丸射之。一日辄试铳数十次，由是枪术至精，弹无虚发，其狙击国仇之素志，盖非一朝一夕矣。

## 革命之经营

甲辰（民前八年）冬，锡麟以事过上海，寓于五马路周昌记，因至虹口爱国女学校访蔡元培，陶成章亦在焉，时元培与皖宁诸志士组织一秘密会，名曰光复，邀锡麟入会，从之，成章因尽以己所经营者告之，锡麟归绍兴，乃从事于会党之联络，尽交其酋豪，旁及金华诸府，由是草泽间往往知其名，次年正月与弟子数人游行诸暨、嵊县、义乌、东阳四县，自东阳至缙云，昼行百里，夜止丛社，几及二月，多交其地奇才力士，归语人曰，游历数县得俊民数十，知中国尚可为也。初绍兴城中有大善寺，天主教会欲得之，阴构诸无赖，胁寺僧署质券，为赁于教会者，绍兴士大夫皆怒弗敢言，锡麟愤而登坛宣说抗拒状，众欢踊，卒毁券，教会谋益衰。锡麟念士气孱弱，倡体育会，月聚诸校弟子数百人习手臂注射，复以浙省会党知识浅暗，非加之教练，以兵法部勒，不能为用，乃与成章宝铨等建立大通师范学校于绍兴，于普通科目外，尤重兵式体操，六阅月而课毕，由是绿林豪杰麇集其间，而势力亦益盛，官吏莫之知也。

## 军政界之活动

大通学校成立后一年，陶成章提议捐官图得政权之策。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锡麟、宝铨咸赞成之，因向富户许仲卿假资，前后得金五万元，锡麟捐纳道员，成章、宝铨及陈志军、陈德谷等亦各获知府同知等职。锡麟遂偕马宗汉等十三人赴日本，因外务省通商局长石井菊次郎之介绍，求入联队，不许，欲入振武学校，以短视不及格，居数月归国。是时章炳麟系上海狱二载，将届期满，风传清吏将行贿狱卒毒杀之，锡麟为之奔走调护，设百计以谋出之，不得，复东渡日本，与成章、陈伯平等图入陆军经理学校又不成。时囑其友某学造纸币，曰军兴饷匱，势将钞略，钞略则病民，亦自败，洪秀全事可鉴也，今计莫如散军用票，事成以次收之，然军用票易作伪，宜习其雕文纤缕，令难作易辨，子勉学之，议既成，遂与陈伯平、马宗汉归国，旋偕曹钦熙北上，出山海关，遍走辽东吉林诸部，至辄览其山川形势，见侠客冯麟阁，与语甚洽。是岁淮安徐海大饥，锡麟援例加纳捐资，以道员赴安徽试用，锡麟志在攫得政权，倾覆满虏，故初得道员，

对于各省督抚无所不游说，自袁世凯张之洞及浙江巡抚张曾敫、湖南巡抚俞廉三皆中其说，为通关节书，镇浙将军满人寿山亦受锡麟倭刀，为其用。乙巳（民前七年）冬到安徽，岁暮即主陆军中学，逾年移主巡警学校，日中戎服自督课，暮即置酒请诸军将士，又买衣服给弹丸，诸生益尊崇锡麟，虽军士亦多欲附者矣。安徽巡抚恩铭谓锡麟能，奏请加二品衔，然闻人言日本学生多隐谋，稍忌之。先是锡麟初至安庆，所得武备学校差使，每月所入不过数十金，不敷所用，乃遣其妻归乡，又以未娴官场陋仪，屡为同僚所窃笑。欲联结兵营，则又口操绍兴土音，事多隔阂，郁郁不自得，屡欲掉首返浙，同乡僚属劝留之，锡麟亦以与浙抚张曾敫交涉已稍有破裂，恐归杭城，亦复难收效果。正在徘徊观望间，俞廉三又以函囑恩铭，称锡麟有才，务加重用。恩铭答廉三，以门生正欲重用之，毋劳老师悬念等语，遂即改徐为警察会办，所入较多，锡麟因得稍行布置，寻恩铭又加授锡麟以陆军学校监督之责，因其行为奇特，为收支委员顾松所疑，谗之恩铭。恩铭不信，召锡麟戏之曰，人言汝革命党，汝其好自为之。锡麟答曰，大帅明鉴。自是锡麟内不自安，而急欲发动之心与时俱进矣。

## 先期发难之原因

锡麟与秋瑾原有皖浙二省同时起事之约，时秋瑾在浙运动已告成熟，遂派陈伯平数数往来皖浙之间，约锡麟克日大举，五月初旬，伯平偕马宗汉同至安庆，寓于锡麟公馆，日夜谋起革命军，尚未有成议。十二日伯平、宗汉至沪，瑾自绍兴来，告伯平以危机已露，并订五月二十六日师期，伯平即以函告锡麟，未几遂与宗汉乘轮返安庆，锡麟先接伯平信，知事已露，不能中止，然欲后浙江师期二日举事，因恩铭欲赴其幕友张次山母八旬寿辰，而张母生日适为五月二十八日，锡麟不得已乃改为二十六日。锡麟之不能稍忍须臾以待时机者，非仅为浙江师期之约故也，先是沪上侦探捕获党人叶仰高，仰高景宁人，吕熊祥之同乡也，因与熊祥有交，得略识光复会秘密内情。既为侦探所获，递解至南京，端方派员讯问，仰高将所知者姓名供出，且言已入官场，然仰高之所供，又非其人之真名，乃系会友函件往来及外人交涉所假定之别号，是为店名，并非人名，然又取其与人名相近似者。端方不知其故，即将此等姓名电告恩铭，囑其严拿，恩铭以锡麟为警察会办，召与商议，即以端方之电文示锡麟，而不知其间之一人，即系锡麟之别号。乃佯为不知，即辞恩铭归堂，召巡警数名，授以恩铭所授人名一纸，使其细为察访。于是面复恩铭云，职道已派人查拿去矣，恩铭信之不疑。锡麟知事机已迫，稍一退步，前功尽弃，屡欲乘机起事，既闻浙江之约，乃决计先杀恩铭，以求一逞，又以其时皖省虽有常备军两标，其第一标方从事于操练，未发枪械，第二标又悉新征之兵，不谙操法，缉捕巡防各队兵单人少，其余绿营则行伍

空虚，未经训练，无事坐食而已，故在此时发难，亦为机不可失，于是阴约各机关速为准备。订期五月二十八日同举。

## 起事之计划

二十八日本为巡警学堂兵生班举行毕业式之期，连日校中考试将竣，照常应由巡抚亲临大考，以便拨充站岗，为东西两区巡警地步，徐锡麟即欲于是日尽杀恩铭及诸满员，此外文武各官可以不鞭而驱，不策而驰，事定即溯江直下，袭取南京为根据地，会恩铭以二十八日须祝幕府张次山母寿，令改期二十六日，锡麟言为期太促，赶办不及，恩铭传收支员顾松问之，松唯唯从命，锡麟虑坚持则谋将泄，而从之则后援尚未至，顾业已无可如何，不如先发以待天命，遂从之。期近，日召诸生演说时事，慷慨激昂，继之涕泣，惟以时日太促，所约他处同志多未至，而皖中同志某某等则以关系尚浅，未敢预约，与密谋者仅伯平、宗汉数人而已。二十六日晨，锡麟早起，偕伯平、宗汉到巡警学校，召集学生演说，谓我此次来安庆，专为救国，并非为功名富贵到此，诸位也总不要忘记救国二字，行止坐卧咸不可忘，如忘救国二字，便不成人格。反复数千言，淋漓痛快，闻者悚然，然众学生咸不察其命意之所在。既而又曰，余自到校以来，为日未久，与诸君相处，感情可谓和洽，余于救国二字不敢自处于安全之地位，故有特别意见，再有特别办法，拟从今日实行，诸君当谅余心，务祈有以佐余而量力行之，是余所仰望于诸君子也。语毕而退。

## 枪击恩铭时情形

是日晨八时，恩铭即到校，为时特早，未几三司道府县各印委人员五十余先后至，九时恩铭将升座阅外场操演，锡麟请先考内场功课，恩铭率司道等入第三进礼堂，锡麟戎服立阶上，伯平、宗汉立堂侧，先由官生等列队行鞠躬礼，恩铭甫回答毕，兵生正拟行礼，锡麟遽向前行举手礼，随呈学生名册于案上，即云：回大帅，今日有革命党起事。盖与伯平、宗汉二人预约之暗号也。恩铭方愕然，询曰：徐会办从何得此信。语未毕，伯平上前猛向恩铭掷一炸弹，不爆发，恩铭惊起，锡麟曰：大帅勿惊，这个革命党，职道终当为大帅拿到。恩铭曰：何人？锡麟即俯首向靴统内拔出手枪两枝，握左右手向恩铭施放，曰：即职道也。恩铭惊骇问曰：会办持枪何用，岂要呈验乎。语未毕，而子弹已至，文武两巡捕摇手阻止之，而弹亦至，锡麟之本意欲以一枪击死恩铭，当即转向左以击藩司，复向右以击臬司。而令伯平、宗汉分击两旁侍立之各道府州县官，不料其眼近视，不能识其命中与否，遂向恩铭乱放，伯平、宗汉亦随之而乱放，恩铭身中七枪，一

中脘，二穿左手掌心，三中左腰际，余中左右腿，皆非致命伤也。文巡捕陆永颐、武巡捕车德文护卫恩铭不去，锡麟用枪击恩铭时，永颐以身翼之，身受五枪，均中要害，德文亦受重伤，弹尽，锡麟归室内装弹，恩铭左右背负恩铭将逸出，伯平自后追放一枪，由尾间上穿心际，藩司冯煦命戈什背负恩铭入轿中，两足拖于轿外，狼狈抬回抚署，恩铭犹能大呼务将锡麟拿获收监。司监文武各官，道员巢凤仪伤腿，首府龚镇湘伤背，余皆乘机溃走，或由后院折墙而出，或由前门逸去，锡麟先命门者关门，门者不从命，致诸官得以逃走，锡麟怒击杀门者，顾松已逃至门外，由宗汉捉回，叱令跪，松叩头乞命，锡麟叱为奸细，连劈数刀不死，由宗汉用枪毙之。恩铭既回署，立延教会同仁医院英医生戴璜，命取出子弹，戴璜答以非剖腹不能出之，恩铭时已不能言，惟以手指腹，促其速割，乃一剖再剖，不见弹之所在，未几遂死。

### 拒战及被擒情形

当变起时，人情恐慌特甚，锡麟手握双枪，从容施放，口中犹称大帅放心。故礼堂以外，皆不知枪声所自起，一闻刺客二字，各官乃鸟兽散，多不知是锡麟所为也。恩铭既逸出，锡麟即拔刀临礼堂，拍案大呼曰：抚台已被刺，我们去捉奸细，快从我革命。诸生惊愕不知所为，锡麟率伯平、宗汉二人，左执刀，右持枪，横目视诸生，大呼立正，向左转，开步走。各学生从锡麟出校，欲先至抚署，闻已有备，乃折回至军械所。锡麟领前，宗汉居中，伯平殿后，其在锡麟后之学生均弃枪逸去，从入军械所者三十余人，军械局提调候补道周家煜投库沟沟中而逃，锡麟入据后，命伯平守前门，宗汉守后门，将护勇尽行杀死，令学生取局中所存新旧各枪炮试用，皆不得手，复命开仓取枪杆子弹，以觅匙不得，莫能为用，仅将巨炮五门运出装子弹，亦缺去机铁一块，遍寻无着。时藩臬各司购捕锡麟，悬赏至三千金，顷之又加至七千金，锡麟因虚有枪炮，无所用之，正躁急间，清兵已至，初至者为新军，其队官与锡麟颇有交谊，与锡麟部各举枪行礼，殊无敌意，继至者为巡防营，统兵者缉捕营管带杜春林中军兼巡防营标统刘贞等，向锡麟部取攻势，锡麟督学生拒战，自十二点钟起直至四点钟止，伯平死，宗汉谓锡麟曰：事已无成，不若焚去此军械局与清兵同烬。锡麟曰：我辈所欲杀者满人，若焚去军械局，即是不辨黑白，全城俱烬矣。遂不许。未几清兵破墙而入，缉捕营勇死者三名，伤者数十人，学生死者一名，伤者数人，军械所库房坚固，未易攻破，清兵多不敢上前，藩司冯煦派道员黄润九、邑令劳文琦前往督催，依然不进。冯煦乃出示，获锡麟者赏万金，于是各告奋勇，将军械所打开，竟无一人在内，但见锡麟军帽戎衣而已，知已改装出走。报至抚署，清吏各相顾失色，寻为哨弁杜某弋获于军械第三重室内，宗汉去半道亦被逮，先后捕系学生

及役夫二十一人，复于巡警学堂锡麟寝室内起出光复军大旗一面，上书四言韵语，寓光复起义之意，子弹四箱，枪械多枝，刀三十把，讨虏大元帅印一颗，光复会军政府告示百余张，并党人书信八件，又在锡麟公馆搜获炸弹数枚，书信多件，中以沈钧业及其弟伟函件为最多。是役也，清吏死者即为恩铭、顾松、陆永颐诸人，受伤者有巢凤仪、龚镇湘诸人，学生死者三人，伤者数人，清兵死者百余人，革命党人之死者仅有三人，即锡麟、伯平、宗汉是也。

## 审讯及供词

锡麟解至督练所，即由抚幕张次山、藩司冯煦、臬司联裕同讯。联令锡麟跪，锡麟曰：尔还在洋洋得意，若慢走一刻即被余杀。冯煦曰：中丞为汝之恩师，汝何无心肝乃尔。锡麟曰：彼待我诚厚，然私惠也，我之刺彼，乃天下之公愤也。煦又问曰：尔究系孙文之党否。曰：孙文不足以指挥我，此事仅我与我友宗汉子光复子所为，其随攻军械所之学生实不知情，当时我以枪迫之，不得已而随行，我之罪，我一人当之，寸磔我身可矣，幸毋累他人。因问曰：新甫（恩铭字）死未。臬司联裕给之曰：未也，仅受微伤耳，经医诊治已全愈，明日当亲自讯尔。锡麟闻言，垂首不语。联裕又曰：尔知罪否，明日当剖尔心肝矣。锡麟悟而大笑曰：然则新甫死矣。新甫死，我志偿，我志既偿，即碎我身为千万片，亦所不惜，区区心肝，何屑顾及。且指联裕曰：尔幸不死。联裕大震几踣。既而曰：杀尔固无济，即不济，尔庸何伤，我本拟先杀恩铭，次端方，次铁良、良弼。冯煦曰：尔平日常谒见抚台，而不击之于私室，乃至今日始击之，何也。曰：署中私室，学堂公地，大丈夫作事须令众目昭彰。又问其同党共有若干，坚不答。更问教习中有同谋者否？曰此辈为衣食起见，无一足与谋者。因授以纸笔，谓曰：请自书数语备作供词可乎？曰：可。其供词经清吏发表如左：

我本革命党首领，以道员就官安徽，专为排满而来，投身政界，使人无可防觉。满人虏我汉族将近三百年矣，观其表面立宪，不过牢笼天下人心，实主中央集权，可以膨胀权势，然实满人之妄想，以为一立宪即不能革命。殊不知中国人程度不够立宪，以我理想，立宪是万万做不到，若以中央集权为立宪，越立宪，我汉人越死得快，我只拿定革命宗旨，一旦乘时而起，杀尽满人，自然汉人强盛，再图立宪不迟，我蓄志排满已十余年矣，今日始达目的，本拟杀恩铭，再杀端方、铁良、良弼，为汉人复仇。乃竟于杀恩铭后，即被拿获，实难满意，我今日之意，仅欲杀恩铭与毓钟山（名秀）耳，恩铭已击死，可惜便宜毓钟山，此外各员均系误伤。惟顾松系汉奸，他说会办谋反，所以将他杀死。赵廷玺他要拿我，故我亦欲击之，惜彼走脱耳。尔

言抚台是好官，待我甚厚，诚然，但我既以排满为宗旨，即不能问满人作官之好坏。至于抚台厚我，系属个人私惠，我杀抚台乃是排满公理。此举本拟缓图，因抚台近日稽查革命党甚严，又当面嘱我拿革命党首领，恐遭其害，故先发以制之，且欲当众将他杀死，此外文武官吏不能不服从我，直下南京，可以势如破竹，我从此可享大名，此实我最得意之事。尔等再三言我密友二人，现已一并拿获，均不肯供出姓名，将来不能与我大名并垂不朽，未免可惜，所论亦是，但此二人实有学问，在日本均知名，以我所闻，在军械所击死者为光复子陈伯平，此实我之良友，被获者或系我友宗汉子，向以别号称，并无真姓名，若尔所说已获之黄复虽系浙人，我不相识，众学生程度太低，无一可用之人，均不知情，尔等杀我，刳我两手两足，将我全身砍碎均可，不要冤杀学生，彼等皆是为我诱逼使然，革命党虽多，在安庆者实我一人，为排满事欲创光复军，助我者仅光复子宗汉子二人，不可拖累无辜。我与孙文宗旨不合，他也不配使我行刺，我自知即死，将我宗旨大要亲书数语，使天下后世皆知我名，不胜荣幸之至。

供毕，清吏复讯马宗汉，宗汉不屈。后经审问多次，乃供云：

马宗汉，字子畦，年二十四岁，浙江余姚县人，胞伯叔马斌系两榜进士，补广东德庆州署鹤山县，殉难。祖名道传，祖母徐氏。父名云骧，曾入学。母陆氏。祖父已故，父母俱存。娶妻岑氏。兄弟二人，兄名宗周。我二十一岁蒙陈学台考取入学，我三十一年岁底出洋，到东京进早稻田大学预备科，去岁三月因接家书祖母病重，即乘轮回浙。与同里的陈伯平结伴，同坐三等舱，陈伯平又名渊，字墨峰，现改名陈澄，字伯平，适徐锡麟亦坐该船头等舱，锡麟向与伯平相好，我由伯平介绍始认识锡麟，彼此交谈，他主革命为汉族复仇，劝我亦持此主旨，我面允而心未许，至上海寓周昌记栈，次日我先由甬回家。他们欲回绍，以后未曾会面。至上年岁底，徐锡麟来一函云，会办陆军小学堂，叫我即来皖，我未答。今岁四月初七日我至上海，应浙江铁路公司股东会，又遇陈伯平，说徐锡麟现在会办警察，有函叫他去以襄警务，约我同去。我说未习警务，去有何用。他说徐锡麟在皖声名颇著，恩抚亦重之，即非警察，亦有别事可就，我遂同陈伯平于五月初三日到皖，寓于徐锡麟公馆内，徐锡麟与陈伯平密说，不过说革命而已。十二日徐锡麟叫陈伯平往上海购物，我因在此无事，即与陈伯平同往，仍寓周昌记栈。有一天陈伯平叫我同去买印字机，至念一夜间，我回栈，见陈伯平适藏手枪，我问何用。他说卫身必须。遂收藏衣箱内，念五日午前到皖。径至徐公馆。陈伯平着人至学堂请徐锡麟回，密语多时，徐锡麟说明恩抚台至学堂看操，



可开枪打死他，就起革命军。我说怕不能，他说都布派好了，你不要怕，你到此地，不由你不答应，并说打死抚台后，他就是抚台，逼他们投顺，他们亦不得不服从他，他又说打恩抚台后，可占军械所电报局制造局督练公所，他们无兵符，无军械，无路可通，及南京得知，我已早到南京矣，所惧者，打死恩抚台后，学生逃散矣，我只要将门口断住，不许他们走散，就可成事。排满告示是陈伯平做的，杀律是徐锡麟拟的，告示先印一张，嫌字小，错字亦多，又由陈伯平改作的，每件印刊四五十张，我亦帮同印的。陈伯平与徐锡麟拿出五枝小枪，约六七寸长，每枪装子五粒，陈伯平拿一枝枪，将子安放好，递给我藏在身上，又将枪子一盒，其余四枝枪是徐锡麟、陈伯平分带身上，徐锡麟夜半回学堂宿，陈伯平与我在徐锡麟公馆宿。二十六日九点钟时陈伯平约我同到学堂，先到潘教习房，潘因天热，叫我们脱大衫。我们恐露出裤袋内手枪，说要见会办，不肯脱，复到石教习房，石也叫我脱衣。我们也不脱，坐谈一会，并吃点心。那时恩抚台就到了，徐锡麟叫我同陈伯平到东边房内，恩抚台到堂上来，我和陈伯平站在房门外，闻有枪声，知是锡麟开放，陈伯平拖我衣，令我跟他一同出来，陈伯平也把枪开放，我害怕不敢开放，此时恩抚台已被打倒，只见跌跌倒倒，纷纷乱跑。徐锡麟向大众说，不要怕，他即将那戴金顶的人罚跪，说他是奸细，并拿出几封信，说是害恩抚的凭据，旋由陈伯平收纳怀中，学生们问此人是那样，徐锡麟说他是刺客打恩抚台的，遂拿出洋刀将此人砍伤，陈伯平又打一枪，登时死了，徐锡麟就唤学生们跟他来听他的号令，到大堂拿出枪来，每学生给枪子一把，先唤他们归队，学生们不愿去，复使陈伯平手拿双枪，把学生们赶来，才有四五十人，也有拿枪没领子的，也有几人没持枪的。徐锡麟言我们警察有保护治安责任，唤学生们跟他去，不能私逃，逃者即杀，徐锡麟手持洋枪在前督队，我在中间与学生们同走，陈伯平在后押队，同到军械所，除沿途私逃，约剩学生二三十人。锡麟言守住军械所，事即可成，即派几个学生拿枪守住大门，不准人出入，陈伯平在前门。因我胆小，令与无子弹学生守后门。复闻开枪声，我出视外面兵到，知不能敌，见学生们皆有怨言，旋皆甯墙而走。我也害怕，亦甯墙跑去，被兵役拿获，约在一点多钟时候。以后徐锡麟、陈伯平我均不知。廿八日大帅命我至军械认尸，始知陈伯平已经被兵丁打死了，又知徐锡麟已被杀了，我被执时改名黄福者，自知罪大，恐累及家族耳，及认尸时先言马子畦者，希望不再追究马子畦耳，至于徐锡麟革命党光复会名目，我均不知情，现获之徐伟卢宗岳，我皆在日本会过的，徐伟是徐锡麟胞弟，卢宗岳是锡麟作绍郡学堂教习门生，于五月初十日间锡麟发电唤来，为谋警察差事，我亦知道的，今蒙严讯，所供是实。



## 就义时情形

时各司道聚议，欲援张汶祥刺马新贻例剖心致祭，联裕、毓秀皆主先挖心后斩首之说，劳文绮<sup>①</sup>附和之，冯煦力持不可，曰斩首国法也，挖心私刑也，不得以私废公，然卒不能阻之，遂定斩首后再挖心。当晚由宋芳宾、劳文绮监斩于东门辕下，时年三十五也，复将心挖出，置碟内供于思铭尸前，卫队某并取其肝烹而食之，谓味极美，三司幕友皆绍兴人，为锡麟同乡，闻有剖心之说，先将锡麟之阴囊击碎，故割头剖心之时，锡麟已宾天久矣，其尸旋用四块板封钉，置于露地，大雨倾盆，一日夜不止，二十七日午前始掩埋于北门外。锡麟临刑前，先拍小影，而神色自若，曰：功名富贵，非所快意，今日得此，死且不憾矣。马宗汉系狱五十日，清吏穷问党羽，拷掠楚毒，均所供如前，卒未供开一人，至七月十六日，清吏杀之于安庆狱前。

## 党案之株连

清吏既杀锡麟，遂严究同党，大兴党狱，从锡麟书箱检出书信多件，中以沈钧业及其弟伟函件为最多，钧业锡麟学生，师生交情甚密，锡麟与之谋事者。伟系锡麟母弟，与其兄不和，嗣因见乃兄为道员，始与通信，然信内言非关革命事宜，不过措辞暧昧，遂为清吏所疑及之耳。未几清吏获一卢宗岳，宗岳亦锡麟之门徒，其来皖城，实由锡麟招之勤办警务，不期适逢其会，遂遭拿问，宗岳与伟同来，伟实见俞廉三于湖北，求为介绍于端方，欲谋出身之路，舟至大通，闻锡麟闯事，过安庆不登岸而去，被获于九江后，宗岳以无罪省释，伟深以此事恨其兄，乃更迁怒其嫂，供称其嫂王氏与秋瑾同主张革命，且供出锡麟同事人陶成章、龚味荪、陈志军、陈德谷、沈钧业及秋瑾诸人，继又牵及锡麟有交之绅学界数十人，清吏据其供词，遂电浙抚请搜查大通学堂，及查拿陶、陈、龚、沈、秋等，而绍兴之狱以起，徐妻王振汉以留学日本得免。江督端方犹亟亟捕徐父，冯煦力持异议，据其谕子书有忠君爱国之语争之，得免，端方对于此案力主严办，冯煦升授皖抚后，意主宽大，不欲多所株连，人心稍安。徐伟系狱数月，旋亦释放，兹附录徐伟供词如下：

徐伟，年三十二岁，浙江山阴县人，住东浦。祖父已故，祖母易氏，年八十五岁。父亲凤鸣，字梅生，别号双呆主人，年五十三岁。兄弟七人，长

<sup>①</sup> 疑为“琦”。

兄锡麟，号伯荪，癸卯本省乡试副榜，生员行二，号仲荪，己亥年蒙文学宪考取入学，娶妻陈氏，生有一子，年尚幼稚。三弟锡麒，号叔荪，娶妻汤氏。四弟锡骥，号季荪，娶妻潘氏。五弟号培生，六弟号菴生，七弟叫念一，均年幼。有四妹，仅二妹出嫁于张姓，大嫂是同县柯桥王倍卿之女，曾往出洋，改名振汉。生员家有田地一百亩，值钱七八十千文，又在绍兴开设天生绸庄，资本约六七千银子，是生员家独开的，锡麟用钱过多，父亲把他分出，余产未分。锡麟于癸卯年同绍兴府学堂东文教员日本人名平贺深造到日本大阪赴博览会，才认识陶焕卿、龚味荪，回国后即放言无忌，父亲屡次教训他不听，所以把他分出，因锡麟曾出继于已故伯父为嗣也。乙巳年锡麟先办体育会及绍兴学堂，每月会操一切，锡麟又办大通师范学堂，陶焕卿、龚味荪同住大通学堂，沈钧业即馥生，任教科，有会稽人陈子英出资开办，陈淑南亦从中襄助，生员见其时时演习兵式体操，心窃危之。锡麟常开演说会，主张民权，那年夏间，生员因科举已停，游学日本法政大学，锡麟与陶焕卿、陈子英、龚味荪、陈淑南、陈墨峰即陈渊到日本，初想进联队，不得进去，后想进振武，因体格不合，又未得进去，才倡革命排满等邪说。陶焕卿曾习日本催眠术，作有《中国民族消长史》，在各书坊销售，与龚味荪、陈子英、陈淑南、陈墨峰并锡麟散饰邪说，尽人皆知，生员因宗旨不合，屡劝锡麟不听。锡麟自日本回国后，曾到东三省一次，至其所谋何事，及光复会情形，生员实在不知，陶焕卿、龚味荪、陈子英、陈淑南四人谅无不知，此四人与锡麟交甚密，以革命为口头禅，按照革命拿办，明正典刑，决不冤枉。现在锡麟已诛，将来拿获陶焕卿等，若供有生员同谋入会事，情愿甘伏法无怨。大嫂徐王氏到日本后，改名振汉，与女学生秋瑾为友，秋瑾屡次演说，以革命排满为宗旨，振汉遂为所愚，亦主革命，上年三月间，大嫂同锡麟回国，锡麟才以道员分发安徽，屡次致书生员，皆有中国腐败须整顿等语，生员屡次劝他切勿卤莽疏略，实因在此。在日本时与沈馥生即沈钧业会过，他谈起锡麟信言，锡麟在东三省亲见满汉不平，可以运动马贼应援等事，所以生员致锡麟信内，劝其与馥生通信尤要留意等语，总以为空发狂论，竟不料作此乱臣贼子之事，牵累父母，万死不足蔽辜，生员委实无同谋知情等事。锡麟又有信云，安徽军界学界无可整顿，想回浙江办学堂，可以自由，生员信内所称浙皖办事兄自酌定，生员不敢操末议数语，即指军界学界而言，实未预知谋为叛乱等事。生员于今年五月十九日到神户，坐神户神奈川丸船二十三日到上海，与卢钟岳会遇，说接锡麟电即来皖，他想来安省图一警察差事，生员本想往武昌见表伯俞廉三，托其于毕业后谋一效力地步，带有水晶图章等物致送表伯，因便道安庆看望锡麟，才邀卢钟岳到周昌记栈房同住，以便结伴到皖，因卢钟岳无钱，生员帮他同写船票，二十七坐

新丰二号官舱，上船时即见《新闻报》内载安抚于二十六日看操，被枪击伤，生员以为学生放枪误伤，船到大通停泊，听闻抚台被人谋害，凶手系道员徐，并说凶手已被拿获正法，生员知道必是锡麟闹事，恐被连累，遂不敢到安庆。问卢钟岳可上岸否，他说既到此，只可上岸往看友人，生员知道 he 无钱，遂借洋五十元备作回浙盘川，生员遂改买汉口船票上行，路过九江，经警局查拿解到安徽的，听说生员父母因锡麟事受累，如果蒙网开一面，生员愿以父母之罪加于生员之身，虽死不辞。至现获之马子畦，在日本见过几次，他到安庆先不知道，是到案后面才晓得的，锡麟信内提及陈墨峰要到安徽，生员因墨峰素有多学名誉，故在锡麟信内提及的，墨峰本名渊，及生员到安徽，始知改名澄字伯平。女学生秋瑾，绍兴人，前在绍兴府演说，主张民权，不愿立宪，并与陶焕卿等时相来往，是晓得的，若现在绍兴起事，实不知情。今蒙严审，生员历次亲书供单，均照此供，实不知锡麟光复会名目，并没预闻谋为叛逆及知情不发情事，家中父母们也不晓得锡麟所做事。求恩典，再陶焕卿、龚味荪、陈子英、陈淑南、沈钧业、陈墨峰等是锡麟革命同党，生员是知道的，将来拿获，可以对质，此外同学同乡不是革命党不敢妄指，所供是实。

## 光复军告示

清吏搜获锡麟所制光复军告示多件，录其原文如左：

为晓谕大众翦灭满夷除暴安民事，维我民族立国千年，文明首出，维古旧邦，乃自满夷入关，中原涂炭，衣冠扫地，文宪无遗，二百余年偷生姑息虐政之下，种种难堪，数不可罄。近则名为立宪，实乃集权中央，玩我股掌，禁止自由，杀虐志士，苛虐无道，暴政横生，天下扰扰，民无所依，强邻日逼，不可终日。推厥种种罪由，何莫非满政府愚黔首虐汉族所致，以是予等怀抱公愤，共起义师，与我同胞共复旧业，誓扫妖氛，重建新国，图共和之幸福，报往日之深仇，义兵所临，秋毫无犯，各安旧业，我汉族诸父兄子弟各安生业，无庸惊疑，如本军军士有来侵犯者，可首告军前，本□□当治以应得之罪。勿稍宽纵，至若有不肖匪徒妄讥义师，结众抗衡，是甘为化外，自取罪戾，当表示天下，与吾汉族诸父兄子弟共诛之，此谕。共和二千七百五十二年 月 日给

一、满人不降者杀。

一、反抗本军者杀。

一、乘机打掠者杀。

一、造谣生事妨害治安者杀。

一、仍为汉奸者杀。

## 清吏之文电

汇录是役清吏往来电文如下：

### （其一）恩铭遗折

窃奴才以庸愚之质，迭荷圣恩，擢膺疆寄，自上年三月底抵任后，深维时艰孔亟，非奋发不足图强，故将兴学练兵巡警实业诸要政同时并举，业经迭次奏陈，适值晋北水灾，筹赈筹捐，辛苦经营，十阅月甫能告竣。本年沿江一带，枭会各匪遍地充斥，加以孙党勾结，时虞蠢动，奴才迭派员弁四出侦缉，五月望后探得孙党密运军火，经由江浙皖南各处，当经电知督臣端方一体严缉，奴才特派专员，按照所由道路密为搜捕，并面谕文武各员严加防范，谆告会办巡警处试用道徐锡麟，令其缉拿革命党，詎本月二十六日巡警学堂甲班学生毕业之期，奴才于辰刻率同司道亲往考验，方整齐行列之际，突见徐锡麟率领外来死党数人，皆手持双枪，向奴才连环轰击，相距不及五尺，声称今日起革命军。奴才受伤甚多，随同之文武员弁死伤各数人，奴才当即回署，仍示以镇静，以安民心，一面谕飭各营队分途严防，詎徐锡麟遁入军械所，又复添队围攻，业将大概情形电奏。奴才受伤虽重，而神志颇清，语音亦朗，犹冀不至于死，乃经西医启视，除左手右腿腹部三伤外，左右胯首及下部复有枪伤四五处，皆已前洞后穿，而腹部一伤，枪子未出，奴才自觉子往上行，将攻心际，西医云非剖开不能取出。奴才今年六十有二矣，奏刀之际，生死尚不可知，特令奴才之子咸麟至前，口授此折，奴才死不足惜，顾念当此世变方多人心不靖之时，不得不竭尽心力，以报国恩，奴才实不瞑目，徐锡麟系曾经出洋分发道员，思以其系前任湖南抚臣俞廉三之表侄，奴才坦然用之而不疑，任此差甫两月，勤奋异常，而不谓包藏祸心，身为党首，欲图革命，故意捐官，非惟奴才所不防，抑亦人人所不料。惟是仕途庞杂，流弊滋多，出洋之学生良莠不齐，奴才复愿我皇上进用之时慎选之也，奴才身受其祸，或足以启发圣明。至于奴才在安徽所办各事宜，法政师范各学堂次第毕业，所练混成一协步队，编成骑炮工辎各营队，亦克期可以就绪，军械马匹尚须添购，奴才又订造兵轮一艘，正在估价绘图，垦牧树艺及丈量沙地两事，大利所在，已有端倪，继奴才任者当能匡所不逮，无俟奴才赘言。奴才自在山西行在获覲两宫，仰承圣训，自后迭蒙迁擢，均未召令来见，犬马念主，从此更无重见天日之期。望阙长辞，此恨何极，伏枕哀鸣，不胜哽咽凄怆之至，谨奏。

## （其二）藩司冯煦再致政府电

北京外务部军机处钧鉴。昨以抚臣为徐匪枪伤出缺，当将徐逆拿获正法电请代奏在案，查昨日在场被击殒命者，文巡捕陆永颐，巡察收支委员顾松二人，被伤者有候补道巢凤仪、安庆府龚镇湘、武巡捕车德文三人。各官随从不人役亦多有受伤者。巡兵为徐匪胁往军械所者，不过三四十人，省城人心汹汹。徐匪正法后，随即安贴，现张告示专办罪首，不牵涉旁人，学界军界均尚安静，似可保安，请代奏，安徽布政司冯煦叩沁。

## （其三）江督皖抚会奏电

北京军机处钧鉴，辰密。承准钧电开，奉上谕安徽匪党滋事，著端方等督率派往各员妥为布置，散胁擒渠，所擒余党，迅即讯明奏办等因，钦此。查徐匪系浙江山阴县人，去岁报捐道员到省，本年二月委巡警处会办，五月二十六日学生毕业，恩抚莅堂大考，徐匪遍请司道府等至堂宴会，拟先宴会后行毕业礼，饮酒时闭门，为一网打尽之计，恩抚不准，自疑谋败，即放炸弹不燃，旋与其党陈伯平各持枪向恩抚猛击，恩抚身被数伤，同时救护恩抚者，文巡捕陆永颐受伤身毙，武巡捕车德文受伤，候补道巢凤仪、安庆府龚镇湘，各受伤而不甚重，煦与司道等护恩抚回院，尚大声飭令逮捕徐锡麟，因受伤甚重，即于是日未刻出缺，徐匪旋又击毙巡警处收支委员顾松，指为奸细，迫胁学生往军械所，煦与司道所派之缉捕巡防各队，将军械所围住，拿获徐匪，自供蓄志排满等情不讳，立即正法。旋在该匪寓搜出伪示及誓单，语大悖逆，匪党陈伯平在军械所击毙，马子畦当场缉获，除当场格杀外，先后拿获学生及夫役二十一名，提讯内有学生四名夫役三名误拿，已开释，余犯分别禁押候讯。二十八日于下午水轮船码头搜得火药六十七斤，匪未获。各局所均派营队守护，地方安静如常，除添派安徽候补道许鼎霖会同皖省司道及朱道恩绾提犯审办，务得确实供据电奏外，所有续办情形谨请代奏，端方冯煦冬印。

# 丁未潮州黄冈革命军实录

许雪秋事前之布置 占领黄冈之战况 党军略地之布置 粤闽两省之出兵  
汕头香港之接应 十五日之剧战 党军解散情形 是役同志之调查 周馥之奏折  
香港筹饷之失败

## 许雪秋事前之布置

广东潮州饶平县属黄冈为三点会最盛之区，余丑、陈涌波、余通实为之首，丙午（民前六年）许雪秋受孙总理委任为国民军东军都督以前，夙与联络，是冬尝偕二余及陈涌波赴香港谒冯自由，介绍入同盟会，丁未（民前五年）正月初旬，余奉许命，在饶平属浮山墟聚众千余人，预备发难，因布置不及而止。当时饶平知县郑瑞麟闻警，曾禀潮州道府请防患未然，道府即派委员往查，而委员竟以所禀不实报，嗣后余等运动益力，专候香港机关部命令发动。四月初旬，黄冈都司隆启、同知谢兰馨侦悉所属有党人聚众开会，形迹可疑，禀请潮城镇总兵黄金福，多派弁勇缉捕，黄镇乃于初十日派守备蔡河宗带兵四十名前往。既至，扎于城内关爷宫，适是晚北门外顶横街乡民演剧，防兵因在台前调戏妇女为群众攻击，遂回营报告蔡弁下令拿人，旋被捕去余姓二人，指为党徒之父兄，带交协署究办。

## 占领黄冈之战况

先是党军久欲乘间起事，因械缺迟迟未发，迨闻同志二人被捕，余丑、陈涌波等即集合同志于城外连厝墓，商议营救二人之策，金谓非速攻击蔡弁，二人必不能生还。遂不及待许雪秋之到，毅然聚众千余，于十一晚九时往扑协署，与蔡军剧战，由戌至寅，胜负未分，陈涌波主张分兵攻城内务衙署，以孤虏势，于是一面与蔡相持，一面往攻各署，须臾各署清吏或逃或死或被执，而党军亦将协署头门焚毁，蔡军失其屏障遂降，党军复入拓林司署，擒其司官巡检王绳武及城守把总许登科，均以抗命行诛。都司隆启躯干肥硕，则加以大枷，囚诸别室，惟黄冈同知谢兰馨逸去。是役党军阵亡二人，伤者十余人，十二日事也。

## 党军略地之布置

黄冈既克，党军遂依革命方略所规定布告安民，令各行店照常交易，铲除一切苛捐，人民悦服，同时收各衙署之械，计得土枪千余，多残缺不可用，众以火器不利，且香港汕头方面主要人员未来，遂未进兵，时有人主张速攻潮郡及分攻诏安二策，因部署未定，卒不见用。

## 粤闽两省之出兵

清兵备道沈传义慑于党军声势，挈眷逃至汕头，数电粤督周馥告急，周督乃令统带胡令宣率第十二营，水师提督李准率亲军三营续备队一营，迅往救援，并电商闽督请派漳州镇马某督带福毅常备军赴诏安堵截会攻，另电痛责总兵黄金福立功自赎，黄镇不得已率其部下往扼洪洲要道，于是有十五日之战。

## 汕头香港之接应

是役之发动，起事仓卒，许雪秋虽挂衔东军都督，远在香港未来，遂由余丑暂主其事，十四日方汉城、陈宏生从汕头赶至，众以陈为许之助手，暂推为临时司令长，而以孙文名义布告一切，合邑翕然，是日蔡德在外孚山市捕获潮郡巡警总局督带邱焯及侦探林清等数人，械而诛之，香港机关部至十三日始知黄冈事已发动，是早各报电报略有登载，方次石因在夏布乡制炸弹失慎受伤，由汕头至港，即偕许雪秋谒冯自由、胡汉民等报告各事，十四日许率同志十余人赴汕，李思唐自携炸弹七枚登岸，其余同志则分赴各地催促响应，就中有黄二者，因欲搭车赴潮州府城，在车站被捕，清吏严刑讯之不屈，遂以身殉。

## 十五日之剧战

十四晚党军探报黄金福驻兵洪洲，该处滨海，离黄冈仅二十余里，众议往攻，推陈涌波率队往，黎明始至，为逻卒所觉，遂接战。先是洪洲林姓时与港西各姓械斗，林姓用石建筑炮台，以避弹丸，两军对垒时，该台早被清军据为屏障，陈涌波即分党军为二，奋勇进攻，然地形险峻，而土炮不敌洋枪，至午遂北，伤数十人，死十余人。陈涌波既败，即命蔡德赴黄冈求援，党众闻耗几溃，余丑乃披发誓众，众感动，誓以死战，声势复壮。蔡德复率众往救，以清军武器精，能及远，党军不能支，乃群负湿水棉胎，借以避弹，易枪为刀，与敌扑战。清军阵势大乱，将次溃退，忽喇叭声大震，清军游击赵祖泽在坚壮率兵由水路至，将败之清兵得此生力军为助，势复振。党军前后受清军夹攻，所发土枪不能及远，死伤数十人，渐失其战斗力，遂下令退却，而麻峡头旋亦被占，清兵离黄冈仅十里耳。十七日潮州知府李象辰发帖安民文告如下：

照得黄冈匪徒形似猖獗，其实乌合之众，遇战则靡，无能为役。昨前两日黄军门至洪洲，以防勇三百名，匪三千，连获胜仗，斩首二十余级，枪毙

二百余名，并阵斩匪首余单眼即余二，生擒匪首余天保之父余钱。刻下樟林平湖铺三峙岭莲花山均扼以重兵，遏匪上窜，嘉应防营由大埔饶平节节进剿，李提台督带亲兵并新练军巡防队共八营，乘轮将至，九属土勇并本府新招一营，四关城内团练五百名，县勇百名，均已成立，指日会赴黄冈，四面合围，将匪徒聚歼不遗噍类。尔居民商贾人等务须各安生业，照常交易，切勿听信谣传，中心惶惑，倘有造言生事之徒，囤积米谷，或将存款支取，遽行迁徙，冀以摇动市面，从中取利，则是地方奸民，实于治安有害，一经查出，定即拿究。在郡候补人员尤不得遽将家属搬迁及本员私行离郡，如违参办，决不宽贷，除飭查外，为此出示晓谕。

## 党军解散情形

十六日两军并未接仗，黄金福不敢越雷池一步，欲俟省城军至，然后进攻。党军余丑、陈芸生、陈涌波、方汉城等开军事会议讨论进止，金以械劣弹乏，不堪再战，宣布解散，仅留一部退入乌山岭。所获之清吏隆启及降弁蔡河宗，则训谕一番而开释之，至晚余等相继逃亡，而失其党籍，故十七日黄金福入城后，得以按图索骥，惨杀乡民二百余人焉。有距黄冈百里之东灶乡，因煮粥以饷党军，黄以为包庇党人，下令焚毁其祠堂及大屋十余间，惨不忍睹，是时许雪秋、乔义生、日人萱野长知方在汕头幸阪旅馆，计划丰顺揭阳惠阳潮安各县响应事，因时有侦探窥伺，及移居角石医院。诂十六晚方汉城等已由黄冈抵汕，报告党军解散情形，众大懊丧，许等仍拟设法轰炸李准运兵轮船，以图再举。因戒备严密，无机可乘而止，复以事无可为，遂同乘苏州丸至香港，仍寓兰桂坊，未几余丑、余通、陈涌波诸人亦携眷搭帆船抵港。

## 是役同志之调查

参加是役同志之姓名籍贯及其结果，据民十七年春间调查，列表如次：

| 姓名  | 籍贯    | 结果          |
|-----|-------|-------------|
| 许雪秋 | 广东潮安县 | 民元被吴祥达所杀    |
| 陈宏生 | 广东潮安县 | 民元被吴祥达所杀    |
| 余丑  | 广东饶平县 | 民元因卫兵放枪失慎致死 |
| 余通  | 广东饶平县 | 在新加坡病死      |
| 陈涌波 | 广东饶平县 | 民元被吴祥达所杀    |
| 吴金铭 | 广东潮安县 | 民元被吴祥达所杀    |
| 刘龙苍 | 广东潮安县 | 病死          |



|      |       |           |
|------|-------|-----------|
| 余永典  | 广东饶平县 | 已死        |
| 薛金福  | 广东兴宁县 | 前清被黄金福所杀  |
| 罗飞雁  | 广东丰顺县 | 被其乡人所害    |
| 黄伟斋  | 广东潮安县 | 病死        |
| 黄得胜  | 广东惠来县 | 病死        |
| 吴金彪  | 江西人   | 病死        |
| 林鹤松  | 广东揭阳县 | 民元后被洪兆麟所杀 |
| 谢明星  | 广东揭阳县 | 前清被官吏所杀   |
| 谢良臣  | 广东澄海县 | 病死        |
| 林希侠  | 广东饶平县 | 已死        |
| 乔义生  | 山西人   | 现任国民政府顾问  |
| 方汉城  | 安徽人   | 民元后经商     |
| 张 煊  | 广东大埔县 |           |
| 郭公接  | 广东大埔县 | 在南洋被汽车伤毙  |
| 方次石  | 广东普宁县 | 民元后被龙济光所杀 |
| 林伟侯  | 广东饶平县 |           |
| 曾杏村  | 广东澄海县 |           |
| 谢良牧  | 广东梅县  | 病死        |
| 李次温  | 广东梅县  | 现任中委      |
| 李思唐  | 广东梅县  |           |
| 谢逸桥  | 广东梅县  | 病死        |
| 蔡乾初  | 广东澄海县 | 已死        |
| 许鸿初  | 广东澄海县 | 已死        |
| 陈 四  | 广东澄海县 | 病死        |
| 陈雨合  | 广东潮安县 | 病死        |
| 李子伟  | 广东澄海县 | 已死        |
| 萧竹猗  | 广东潮安县 | 病死        |
| 吴东生  | 广东惠来县 | 已死        |
| 洪胜南  | 广东潮安县 | 已死        |
| 许佛童  | 广东陆丰县 | 病死        |
| 黄 二  | 广东惠来县 | 被黄金福所害    |
| 张 顺  | 广东惠来县 | 被清吏所害     |
| 高寿田  | 广东澄海县 | 民元被吴祥达所杀  |
| 陈二九  | 广东陆丰县 | 已死        |
| 萱野长知 | 日本人   |           |

## 周馥之奏折

附录清粤督周馥奏陈黄冈革命军起事情形折如下：

窃查潮州府饶平县属黄冈地方，于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十一日夜猝被匪徒戕官踞寨，即经署潮州镇黄金福率勇驰任剿办，臣接据署理惠潮嘉道沈传义等电报，先行电飭邻近附营驰往堵剿，一面派提督臣李准酌带水陆队伍继进，并电咨闽浙总督臣松寿拨队防堵，数日间即行剿平，业将大概情形先后电奏在案。查黄冈地方前明因防海盗，设有寨城一座，向驻副将都司同知巡检官，现在副将缺已裁撤，兵额亦减，不免稍觉空虚，该处距潮州府城并饶平县城各九十里，与福建诏安县连界，素有三点会匪，迭经严缉，此拿彼窜，迄未尽绝根株，此次黄冈土匪起事，变起仓卒，据李准、黄金福、沈传义等电称，系外匪陈芸生勾结会匪余丑即记成曾金全、余锡天及福建诏安县属白石乡匪首沈牛屎、后岭乡匪首沈家塔等，先在诏安县属乌山饶平县属浮山拓林等处拜会，本年正月沈牛屎等带来鹰球票布银纸分给会党，刊刻伪示谕帖，原图抢劫已裁黄冈协署旧军枪械起事，因一时无隙可乘，未敢蠢动，适于四月十一日警兵拿获匪伙邱保、张善二名，会匪张添赐告知匪首余丑纠党打夺，经都司隆启巡防营哨弁蔡河宗率兵将犯押入协署，匪众围攻，弁勇坚御。至次日辰刻子药用尽，匪党麇至，焚攻益力，兵勇伤亡无多，力竭被困，维时黄冈同知谢兰馨、城守把总许登科、署拓林司巡检王绳武各率兵差巡警抵御，奈贼众兵寡，援绝力尽，把总巡检登时被戕，同知被虏，各匪遂占据衙署，焚拆关厂局所，抢劫副将都司两署旧械，号召各路匪党，逼胁乡民，串同外匪陈芸生等，即于十四日乘机入寨，将所刊伪示填写四月，妄称大明军政都督府孙等字样，竖旗起事，分发伪谕，勒索殷富银米，胁从颇众，下寮东灶各匪乡皆滨海，渔户纠合外匪，船载而来，分为水陆两党，水路踞古楼山后，陆路踞寨，此当日匪党起事之情形也。该管潮州府知府李象辰、饶平县知县郑世麟集团固守府县城池，分堵要隘，署潮州镇黄金福带兵驰往距黄冈三十里之井洲，相机进剿，惠潮嘉道沈传义驰往汕头保卫华洋商埠，并电致福建漳州诏安府县防堵。十三日府城巡警营带官外委邱焯、五品军功林清带勇四名前往侦探，遇贼阵亡，十四夜匪扑井洲，黄金福率队出战小胜，毙匪数十名，是夜五鼓后，匪大股数千分路包抄，我军分头接仗，伤亡毙贼匪百余人，贼势少却。十五黎明，贼分五路，水陆并进，适巡防第九管管带官赵祖泽继至，督弁徐士庶陈德等分路迎击，争先冲杀，阵杀悍匪百数

十名，查获旗帜马匹枪械多件，贼众退三里外之大澳山脚，占住村房，我兵追击，夺取大澳山，贼众且战且却，我军悉力猛攻，相持至十五日戌刻，贼党伤亡甚众，我军亦阵亡十余名，受伤七名，正在酣战之际，大雨倾盆，贼众奔逃，是夜五鼓，我军出其不意，夺取距寨数里之古楼山，贼众死守不出。十六日夜该道沈传义运开花炮子码到营，正在拔队追逼，贼众弃寨潜逃，当即分路进至东灶，毁其巢穴，直抵黄冈，救出都司同知哨弁三员及勇丁二十一名，查明枪械尽失，并失去裁缺副将关防及同知关防各一颗，并在贼巢搜出伪印及票布伪示板片军火多件，其伪檄示语悖逆，伪檄无姓名年月，伪示有都督府孙字样。据提督李准言，获讯各匪并不能指出孙姓系何人，显系匪首陈芸生等附和孙逆，有意煽惑，此十二至十六等日官兵击平各匪救出被虏官兵之情形也，当匪氛初起之际，号召党羽，势甚披猖，后知大兵将临，海面并有兵轮堵截，匪闻风胆落，井洲战败，古楼夺回，弃械纷散奔逃。十八日提督李准督军到境，声势大振，派兵会合追搜，获匪颇多，各军起获枪械甚夥，黄金福驰至分水关，与福建军官相见，查得诏安县并无股匪窜入，居民安谧。是役也，官军接仗七次，杀伤贼匪五六百名，自该匪起事以来，六日之间即行扑灭，未扰村镇，亦未扰及邻境，地方一律平靖，戕官匪首余昇第擒获正法，曾金全业已阵斩，在逃之陈芸生、余丑、余天锡等仍飭四路搜捕，务绝根株。查此次匪徒起事，该管文武不能先事预防，致出戕官踞寨重案，厥咎甚重，相应请旨将实任黄冈同知谢兰馨、署黄冈都司隆启、调署饶平县正任广宁县知县郑世麟、巡防营弁哨督标候补千总蔡河宗一并革职，署黄冈守备裁缺镇标左营左哨千总黄其蕃先已另案革职，尚未交卸，此次复剿匪不力，应请从重发往军台效力赎罪，该管镇道府并不同城，例得免议，并一经闻报，即行进兵扑灭，办理尚属迅速，拟恳恩施，免其议处，至署拓林司巡检王绳武、巡城把总许登科、镇标拔补外委邱焯、五品军功林清为匪所戕，死事惨烈，相应吁恳天恩，敕部从优议恤，以慰忠魂，一切善后事宜，责成该道府等会同该镇，督率营县妥办，并与福建文武议定稽查会哨之法，以期永保治安，遗失裁缺副将并同知各关防设法查起，分别送销换铸，谨奏。

## 香港筹饷之失败

在潮州革命军将发动前，孙总理尝亲书一函致香港富商陈庚如、陈席儒、杨西岩三人，请合筹军饷十万元，为惠潮梅革命军大举之需，该函乃由河内邮寄冯自由，令交陈少白办理，盖少白于丙午春即协助陈、杨等设会反对粤督岑春煊攘夺粤汉铁路事，一切计划咸出其手，时《中国报》尚由少白主持，故亦不啻为

陈、杨等所设粤汉铁路股东维持会之机关报，《中国报》之被粤吏禁止输入广州，即由于此，因陈、杨等对于少白，颇能言听计从，当中国报被保皇党控告时，陈、杨等尝对陈少白、冯自由等言，愿出资万元向文裕堂购买《中国报》，以酬谢革命党人协助彼等之劳，及《中国报》濒于破产，陈、杨等竟食言而肥，始由冯自由、李纪堂、李煜堂等集资购受，方不致落于保皇党之手。总理与陈、杨等原属旧识，且因《中国报》两年来协助陈、杨等争路之关系，故亲致函请其助饷，詎少白得书后，谓陈、杨等非有心革命，向之筹款，徒伤感情，遂退回原函不允代交，冯自由乃由《中国报》将该函直接送交德忌利士轮船公司陈庚如签收（陈系来往香港汕头之德忌利士轮船公司买办）。函去数日，即遇黄冈革命军起事，全粤震动，冯以陈、杨等久无复书，乃使李纪堂赴德忌利士公司访庚如探其意见，庚如竟对李扬言革命党起事为妨害商务，殊属不智，如此次黄冈作乱，彼之轮船公司营业大受损失，即为明证等语。李以庚如如此措辞，遂据以报告《中国报》，同盟会诸同志以陈、杨前既不践协助《中国报》之约，已属负义，此次既不助款，尤复公然反对，咸为愤激，次日《中国报》即著有《民族与铁路》一文，痛论“今日救国须以实行民族主义为根本问题，根本既解决，则其他枝节可以迎刃而解，争路事件不过枝节之一端，有志救国者应从根本设想”云云。总理初意陈、杨三人必能助饷以接济惠潮之革命军，至是始完全失望。

## 丁未惠州七女湖革命军实录

惠潮同举之计划 邓子瑜之活动 七女湖之战况 清军之败北 解散后情形  
清吏之文电

### 惠潮同举之计划

丙午（民前六年）冬，孙总理由南洋派许雪秋赴潮汕运动之时，原定惠潮两府同时并举，以分清军之势，先后派遣黄耀廷、余绍卿、邓子瑜三人从新加坡返香港，办理惠州及阳江阳春等处军事。黄在庚子三洲田一役，曾任革命军先锋，以善战闻，与惠属会党素有关系，故总理特派回粤，使担任一方面之任务。丁未（民前五年）三月下旬，黄至香港，与汪兆铭、廖平子同寓宝庆坊机关部，

不数日，陈少白来报告，谓香港警局已知黄入境，嘱其注意，黄闻讯，仓卒返新加坡，徒由冯自由手领去公费一千二百元，未收寸效。事后，总理谓其犯畏葸病，良不诬也。余绍卿为两阳大盗，亡命窜南洋，总理以其可用，故遣之归国，担任阳江阳春及惠属一方面军事。三月上旬至香港，向冯自由领去公费一千五百元，旋入内地，去后杳无消息，不知所终。

## 邓子瑜之活动

邓子瑜惠州归善人也，任侠好义，有朱家郭解之风，向在香港新加坡间营旅馆业，惠属会党之避地南洋者咸奉之为东道主，其友陈佐平、温子纯亦在开设旅馆，与内地会党声息相通，邓倚之如左右手。是年三月，邓以总理命返香港，佐黄耀廷进行军事。黄去，遂由邓负全责。四月中因潮州军事紧急，乃派陈纯、林旺、孙稳等在归善、博罗、龙门等处分三路起事，结果三路中仅有一路发动，即七女湖之役是也。

## 七女湖之战况

七女湖距惠州府城二十里，归善县属之著名墟场也。陈纯、林旺、孙稳等集合少数会党于四月二十二日起事，一举而劫夺清军防营枪械，毙巡勇及水军巡船哨弁多人，二十五日进攻泰尾，守兵闻风而逃，于是连克杨村三达等墟，二十七日至柏塘，清营勇拒战，党军杀其哨弁一名，尽缴其械，随分攻八子爷公庄等处，各乡会党纷纷来会，声势大振，惠城人心异常恐慌，是时惠州府县两城商董有电广州营务处告急，电文云：

营务处宪鉴，惠州向称盗藪，近因钦潮肇事，归善、博罗土匪潜图蠢动，警报迭闻，今日辰刻距府城二十里土名七女湖，水巡扒船被劫，毙勇夺械，该墟被掠，声势颇张，并闻由港澳逃来及村乡伏莽者，数以千计，府城营勇调遣四散，城内兵单，人心惶恐，伏乞迅速拨勇即日到惠驻扎城中，以镇人心，而安商业，惠州府县两城商董叩。

## 清军之败北

粤督迭接惠州府陈兆棠请兵电，乃檄调驻惠各路营勇东路巡防各营管带洪兆麟、李声振、吴鳌等率所部会剿，继恐兵力不敷，复调新会右营守备中路巡防第十营管带钟子才赶速赴援，时党军有众二百余人，横行于水口横沥三径蔗浦等

处，所向披靡。初二日洪兆麟率兵到八子爷，为林旺率党军五十人从山上邀击，洪中枪坠马，所部死伤极众，李声振、钟子才各部亦连战俱北，省城为之震动，粤督复电飭水师提督李准，移攻黄冈之师从汕头往援惠州，顺道由澳头登陆，党军与清军混战十余日，来去飘忽，使清军防营为之疲于奔命，嗣得邓子瑜自香港派人来报，知黄冈事败，他处亦未响应，且弹药缺乏，势难持久，遂拔队至梁化墟附近村落，将枪械埋于地下，然后宣布解散。

## 解散后情形

陈纯等失败后逃至香港，冯自由以粤省侦探环伺左右，乃遣往屯门青山之李纪堂农场暂避，旋复使之赴南洋，邓子瑜因为此役主动人。是年五月初九日被香港华民政务司勒令离境，孙稳于己酉（民前三年）冬从新加坡回港，潜入惠州，及再至港，即被清吏控以掳劫之罪，拘之于狱，经党人延律师抗辩，涉讼数月，不能得直，卒被港政府引渡粤吏加害。

## 清吏之文电

是役惠州府陈兆棠等报告党军发难文电，择录二则如左：

### （其一）惠州府陈兆棠上粤督电

顷据洪李两管带禀报，二十七日由柏塘拔队跟追，午刻到八子爷城地方，匪徒百余人，各持枪枝先登山埋伏，我军追至，匪亟放枪拒敌，标下等督率弁勇，分投兜剿，各团练陆续接应，四面攻击，枪弹如雨，鏖战至酉，匪渐弱，随战随退，由山仔一带沿山逃窜，标下等仍督队穷追，务期扑灭，计当场格毙悍匪数十名，斩获匪徒首级三颗，擒获要匪石亚佛一名，获得快枪七枝，小枪六枝，大号旗尖角旗各一面，小令旗一面，上书革命军都督朱令字样，雕毛扇一把，匪赃银千余元，该处地势险阻，匪徒负山拒敌，我军奋勇前进，被匪拒毙勇五名，受伤三名，督队穷追，随后获匪再行禀解外，先将获匪石亚佛并斩获匪目首级夺获匪旗枪械等件，由何千总培清解府呈验等情，查此股匪并经先飭贺管带由响水驰赴堵截，匪党若由博属之横河逃窜增城等处，亦必堵击穷追，不日复由吴统带拔队，由博属之湖镇驰赴横河一带会同追剿，如何情形，容后续禀，兆棠禀艳（二十九）。

### （其二）博罗县令上省吏禀

敬禀者，窃照土匪梁亚珍、梁慕光等近由香港潜回图谋起事，业经卑职

将筹防拿办以及七女湖水陆营被伤毙各情，迭次禀陈钧鉴在案。至于匪踪，采分龙门归博数股，意拟先攻博城，而后大举。迨水南匪党薛贵林等十三名，仰赖宪威，按名获办，知阜县已有防备，始各惊散，其七女湖股匪，先经卑职禀报本府调营兜拿，一面商请东路巡防第五营吴鳌拨往清乡营勇抽集追捕，该匪随从七女湖窜至派尾杨村三达柏塘一带，旋由柏塘八子爷等处图来县城，新坡芦洞响水乡团练协力堵御，各营追及接仗，又转窜归善之蔗埔而去。窃以此次匪势虽甚猖獗，现以大兵云集，分路剿办，似不难即日扑灭，但闻罗浮山附近之处，又有著匪黄宁瑞梁春秋党羽结党潜匿，亦经会商中路巡防第十营钟管带子才，于四月三十日督队往捕，除将搜捕情形随时禀，一面会同营讯严密筹防外，理合禀报大人察核。再县城民心现尚安定，足纾宪董云云。

### （其三）粤督周馥致清廷电

广州报云，自粤督周馥电致政府，称港督允将革命党副首领驱逐出境后，近日又得杨副将洪标由港电禀督院称“革命党首邓子瑜，蒙港官勒令出境，本月初九日派差押赴鸭家轮船，六点钟引往新加坡”等情。周督接电后，即转电飭新加坡孙领事留意防范，并电咨外务部查照存案，其致新加坡孙领事电云“新加坡孙领事，密，孙党头目邓子瑜，引外匪到惠州滋事，获犯讯有确据，已商港官将邓匪逐出，于五月初九押赴鸭家轮船，六点钟行往新加坡，望留意防范，馥”。初十致外务部电云：“外务部长，昨港督已将孙党大头目邓子瑜，押上轮船送往新加坡矣。至孙汶实未在港，闻港官云：如上岸，亦必驱逐。至前闻孙汶在河内请大部密商法使，告越督驱逐，不知有回信否？近日探得越南实有革命党三人，私入两广边界，欲到三那煽惑。前日攻那时，已获一犯正法，现仍密拿，并闻，馥。初十。”

## 丁未钦州防城革命军实录

官逼民变之惨状 革党在钦廉之势力 王和顺入钦情形 防城之占领 袭取钦州之失败 进攻灵山之战 党军解散后情形 清政府之文告

### 官逼民变之惨状

清季粤吏仰承满政府意旨，施行种种杂捐，横征暴敛，无恶不作，而以钦廉

两府为尤甚。钦廉地瘠民贫，不堪其苦，钦州之那黎、那彭、那思三墟土产蔗糖甚富，各墟民因糖捐繁重，遂于丁未（民前五年）春举绅耆数十人乞哀于府吏，冀稍蠲减，府吏悉囚数十代表，以为恫吓之计。乡民大愤，乃聚众抗捐，组织一会，名曰万人会，有刘思裕者，素得众心，时被推为首领，振臂一呼，从者数百人。遂纠众人城，径释囚，载与俱归。钦廉道王秉必先派分统宋安枢率勇弹压解散，墟民抗拒，官军开枪迎击，毙民数十，民益结众自固，声势甚盛。王道遽飞檄省吏请兵，指为土匪作乱，粤督周馥乃派统领郭人漳率兵二营，标统赵声率兵一营，驰赴钦州，会同总兵何长清合力攻击，省中大军既到，遂向肇事乡民大肆焚掠，四月初一克复那思，初三日连破米仔村木兰塘二处，复以炮队猛攻那彭、那黎，克之，毙刘思裕及乡民无数，那添、那彭、那丽诸墟在钦州中以丰埠闻，官吏指为匪巢，以炮洗之，庐舍为空，老稚之尸山积，钦廉人民以是之故，怨怼益深，乃派代表赴越南河内乞援于革命党首领孙总理，愿为内应。

## 革党在钦廉之势力

是时孙总理黄克强均在河内，方规划攻取粤桂滇三省为革命根据地，而统领郭人漳方奉调驻兵钦州，标统赵声亦驻兵廉州，郭赵二人与革命党素有渊源。故两府兵权渐入革命党掌握，机局之佳为从来所无，适钦州三那乡民所派代表梁建葵、梁少廷到河内求谒，总理不知虚实，先派邝敬川偕二梁至钦调查，知该处民团痛恨清吏，大可为用，遂派克强赴钦州佐郭人漳，胡毅生赴廉州佐赵声，复命王和顺入钦州腹地，联络民团大举发难。

## 王和顺入钦情形

王和顺先偕胡毅生至廉州，居赵声军中十余日，易名张德兴，由赵给予军事委员委任状，遂偕霍时安，经区家墟平银渡至钦州府城，沿途防军皆信为政界委员张某，无有知其为革命党要人者，居府城一日，即取道赴那桑，三那父老已派人远接。时梁建葵、梁少廷方在各乡村组织革命军，预备发动，有枪数百枝，刘思裕之侄显明党数百人来会，声势颇盛，王和顺初与赵声约，拟由王率党众进取南宁，而赵以所部新军自后尾追，相机暗助，倘得南宁后，攻取他处亦用此法，后以运动南宁清军目的未达，始变更计划，王率党众来往三那附近，日谋伺隙而动，抵平吉时，刘显明因王久无办法，遽引所部散去，王统余众至板城墟就食，盖是时钦廉各地尚未行用中外纸币，而携带银元更为不便，故革命党人来往钦廉，恒在越南或香港预购金器金叶等物，为交换物价之用，幸钦廉各乡村居民对于革命党异常欢迎，沿途供给粮食，惟恐不力。王等得以四处活动，不虞匮乏



者，乡民协助之力为多。

## 防城之占领

王在三那停顿数月，迄无发动之机会，适驻防城清军连长刘辉廷、李辉堂二人有反正之意，乃决计在防城发动，派员赴越南侦求总理同意，总理以防城近白龙口，有海上接济之利，大为赞成，乃电香港冯自由及日本长崎萱野长知，令即雇轮船，将预购军械运至白龙港起岸，备革命军取用，旋因从日本运械至钦州沿岸，须由河内香港二处辗转传递消息，事实上必不能于最短期间做到，且是时适有东京干部员及日人北辉次郎等风闻萱野所购枪枝全属废物，遽用明电告香港《中国日报》，谓此项武器万不能用，以是春光外泄，而船械均不能如期开来，遂不得变更计划，另觅相当地点为接械之准备，王以运动成熟，机不可失，即于丁未七月下旬，率党众二百余人，从三那兼程袭取防城。二十七日开始攻击，二十八日清军驻防衡字营连长刘辉廷及团长唐浦珠在内响应，驻对河之连长李辉堂继之，党军入城，杀清知县宋鼎元及其幕宾家属等十九人，四处张贴中华国民军都督王告示，于是全城大定。即日拔队向钦州府城进攻，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袭取府城为根据地，惜仍进军迟缓，使敌得以从事戒备耳。

## 袭取钦州之失败

党军前进时，适连日大雨倾盆，道路泥泞，大碍行军，行一日一夜始达府城外，遥见城上灯火密布，知已有备，乃下令退却，驻兵于距府城二十里之地，黄克强在城中闻讯，商诸统领郭人漳，以出巡为名，带兵一连出与王商议进行方法，克强述郭意，谓城中有钦廉道王瑚及所部多营为梗，欲使王和顺督所部先进攻广西，占南宁后，郭即设计除王瑚以反正，并允助王弹药以备攻取，王不赞成此策，仍力主攻城之议，克强不得已，乃私约以夜间暗袭，由克强带兵开城接应，盖郭部将弁多克强故交，且信克强至深，即无统领命令，克强亦有指挥之能力也。然克强带兵出巡事已大起王瑚之疑，及闻郭部有通敌之报，乃自督率亲军巡城，严为之备，克强于夜午开城之计遂以不成。王于七月初三晚引兵至城外，见无接应，知事有中变，仍退驻原处，旋得克强密报，告以城中有备，未易下手，仍劝令进攻南宁，时革命军总数不满五百人，而城中有兵数千，若与正当开战，势难取胜，南宁向屯驻重兵，且素乏联络，亦不易攻取，闻灵山守卫空虚，大可乘隙而袭，于是决计进攻灵山，取道入桂。

## 进攻灵山之战

党军行三日而至南劳墟，沿途乡民热烈欢迎，民团多携械来投，有众千余人，惟枪械则不满千。再行半日抵擅墟，距灵山城十二里，城外一山曰六峰山，山下有一桥曰环秀桥，相传环秀二字乃一富户美婢之名，遗有艳迹，乡人皆能道之，桥距城约半里，王和顺预命该处同志陈发初制竹梯三十具，备登城用，诂陈仅制备二具，殊不敷用，至是王派精锐二百人先登，登者仅刘梅卿等数十人，后到者因梯折而退。刘等在城内与防军苦战一日，伤亡颇众，城外党军因城不易下，乃退驻小山，次日有清兵千余人从南乡来援，党军乃一面攻城，一面分兵拒敌，剧战三日，以弹药告乏，始拔队退却，遂由滑石冈凤凰山武厘北通等处取道回三那。

## 党军解散后情形

党军至三那即宣布解散，由梁建葵率精锐之一部退入十万大山，王和顺仍赴越南，此役粤督张人骏奏参王瑚，谓其拥兵不援，坐昧事机，请将其撤任归案究办，清廷于八月二十六日下谕，令将该管官提督丁槐知府王瑚交部议处，克强经此次蹉跌，仍与谭人凤来往钦廉越南之间，再谋窥粤，其与王和顺结伴至钦州之霍时安，原属郭人漳部哨弁，革命党与郭部传递消息，多赖其力，及克强离钦，郭恐其泄漏秘密，竟借他事杀之。

## 清政府之文告

附录清廷谕旨及粤督张人骏奏报防城革命军起事情形折如下：

八月二十六日清谕，张人骏电奏防城失事，查明兵匪勾结情形等语。此次防城失事，系卫军左右两哨与县署亲兵通匪内应，结成一片，致酿成攻署戕官劫掠公帑放脱人犯重案，殊堪痛恨，管带左江巡防队补用守备谭炳荣所部弁勇通匪作乱，事后又饰词朦禀，实属昏庸谬妄，著革职永不叙用，并拔去翎枝，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左哨哨弁尽先拔补千总杨国标右哨哨长尽先拔补把总韦普香虽远赴大直，亦平日约束不严，江坪营千总赖廷华虽因公外出，实属疏于防守，著一并革职，拔去翎枝，在逃之左哨哨长尽先拔补把总刘永德、右哨哨弁蓝翎尽先拔补千总李之琨俱有通匪实在确据，著即通飭查拿，缉获后即在军前正法。前署廉钦道四川补用知府王瑚迟不发兵，调度乖

方，著交部议处，广西提督丁槐身为统将，所部哨弁有通匪重情，平日毫无觉查，遂据一面之词率行入告，实属有心回护，著一并交部议处，仍著张人骏严防各营赶紧追剿，务将匪首及在逃弁勇悉数殄除，毋任漏网，以靖地方，余著照所议办理，该部知道钦此云云。

## 丁未惠州汕尾运械失败实录

运械地点之选择 萱野在日之活动 接械起事之计划 第一次失败情形 第二次失败情形 幸运丸案余闻 计夺二辰丸械之中止 孙总理为汕尾运械事件致萱野书 冯自由胡汉民事后致南洋同志书

### 运械地点之选择

革命党从外国运载军械以供起事之需者，以汕尾一役为最著，先是孙总理及日本人萱野长知于丁未（民前五年）春间已有从日本购取大宗军械，租赁商轮运至粤省相当港口接济起事之计划，惟以选择地点，极形困难，延未举办，最初拟在潮州、饶平县、洪洲港、后宅港、籍篮港三处，择一卸陆，供给许雪秋等发动，因黄冈党人仓卒举兵，未及进行，乃改议在钦州白龙港起陆，以接济三那王和顺部队，复以运械到达须与党军起事时期相同，方不致为清吏防害。王和顺远在三那，每有举动须先遣人赴越南河内机关部报告，迨河内机关部（时总理驻河内）定义运械，又须电嘱香港《中国日报》转告日本萱野，辗转传达实为军事上所必不可能，因是白龙港之议亦即取消。嗣黄冈防城相继失败，许雪秋提议谓海丰县汕尾港距汕头香港二处甚近，交通便利，党人至众，大可为起事及停船接械之适当地点，倘械到有期，彼可先期召集海陆丰各乡土人接受发难等语。总理等极赞成之，遂电令萱野在日本进行租船购械各事，以备克期发动焉。

### 萱野在日之活动

购械事件系由萱野一人负责办理，香港机关部既选定汕尾为起陆地点，萱野遂于是年五月初七日乘轮渡日本进行一切，是月二十日自长崎电香港，谓购货租船二事均有头绪，嘱即汇款备用，即由冯自由经正金银行电汇长崎宝屋转萱野收日金一万元，萱野于是奔走东京神户长崎之间，至为忙迫，日本同志助之者仅官

崎寅藏、三上丰夷、前田九二四郎等数人而已。经营三月，始告成熟，计由枪炮商购入明治三十八年村田式快枪二千枝，每枝带弹子六百发，枪头小刃革囊各附属品俱备，另日本古刀五十具，将校用军刀二十具，短枪三十枝，各配弹子百发，此项枪械买价颇昂，除先付万元外，余款概由山下汽船会社主人三上丰夷担保清偿，犬养毅闻之，更赠极古之宝刀三柄，以壮行色，此外雇用商轮事亦大得三上之助，船名幸运丸，载重二千八百吨，乃日本纪州和歌山县藤冈幸十郎所有，由山下汽船会社租用，该船适有代三井洋行载运煤炭往香港之约，萱野三上为节省经费计，乃命该轮船主将此项军械顺道载往汕尾港起陆，日本同志愿趁船赴战地效力者，除萱野外，尚有陆军大尉定平伍一及前田九二四郎（宫崎寅藏义弟）、金子克己（长崎东洋日之出新闻社长）、三原千寻、松木寿彦、望月三郎、日下□□诸人。至六月中旬，萱野遂电告香港冯自由，使速派熟悉汕尾地势之引港人渡日，以供幸运丸航行之指导。

## 接械起事之计划

许雪秋既担任办理汕尾发难及接收海上军械事件，即于六七月间先后派许佛童、范妈鲁、林鹤松、李子伟、吴金彪诸人分途进行。至八月上旬已布置就绪，预备于军械到著时可召集海陆丰沿岸会党万数千人听候指挥，同时萱野亦电香港，称船械两事俱妥，嘱立派引港人前往日本附船指导，适同志邓慕韩于八月十三日因事东渡，冯自由乃托邓带领引港人陈二九等二人赴神户，供萱野调度，彼此约定于船械出发前一日由长崎电告香港，然后由香港通知汕尾，届时汕尾即派大号渔船二十艘游弋汕尾附近海面准备接械，该轮须于夜间入港，用红灯为号，借避清吏耳目，盖汕尾距香港至近，每日有小火轮来往，数小时可达，两地传达消息固非常灵便也。

## 第一次失败情形

九月初二日香港机关部得萱野电，知船械约初五日可到，许雪秋遂偕刘思咏（柳聘依改名）、谭剑英等多人于初三日赴汕尾，诿是早登小火轮时，猝见有清碣石镇总兵吴祥达之侦探同舟，惧而登岸折回，仅遣刘思咏等先行，翌晨始乘轮再往，因此一日之稽迟，遂致接应船械事不能充分准备，其关系于此役之成败，非浅鲜也。萱野偕邓慕韩、陈二九、安平、前田、日下诸人初二日乘幸运丸自长崎出发，所搭载枪械均置甲板上，陈二九等从未睹此精良武器，咸啧啧称美不置，初六日上午船抵汕尾海面，久未见有渔船接应，停泊三句钟，始见许雪秋驾一小舟来探消息，萱野责其筹备不善，令速以大船至，许匆匆去，谓数小时后大

船必来，诂是时汕尾捷胜沿岸连日因许招集会党预备大举，风声四起，及见日轮停泊近海，沿岸聚观者万数千人，清总兵吴祥达先有所闻，曾飭属戒备，汕尾碣石附近原驻小兵轮一艘，其舰长以该处海面向非停泊大轮船之所，乃有日轮在此逗留半日，深滋疑惑，遂驶近日轮前侦查行动，萱野以运械船未到已惹起清舰注意，欲将船驶往别处，伺晚间再来，惟船主以该轮原租与三井洋行载煤，如遇意外，无以对三井，主张径驶往香港，再图别法，萱野不能阻，船遂启碇南行，雪秋及党人见日轮一去不返，大为懊丧，时有人提议趁各地同志聚集未散，宜即率众往擒吴祥达，谓吴部下同志不少，此举决可成事，许不能用，任事诸人不得已陆续归香港。查此役失败之原因有二：一许雪秋身任司令，乃于发难前数日尚逗留香港，不亲往办理雇船接械事，以致日轮抵汕尾多时，久无帆船接应，自难免清吏之起疑；二日轮之搭载军械，乃友谊的而非雇用的，故不克守夜间入港及红灯为号之约，即其一去不复再来，亦由于此，职是之故，遂令此千载一时之利器不能供革命军作战之实用，殊可惜也。

## 第二次失败情形

初七日清晨幸运丸抵香港，邓慕韩、陈二九同赴《中国报》报告运械失误经过，冯自由乃急邀胡汉民、萱野、定平、前田、金子、三原、日下及惠州同志温于纯、曾节夫、曾仪卿等在坚道七十二号机关部开会，讨论补救方法，结果择定惠州平海为第二次卸械地点，该处界于香港汕尾之间，交通便利，土人多属三合会籍，节夫、仪卿叔侄二人久在其地拜盟立会，熟悉会党情形及地方形势，即由仪卿先乘小火轮赴该处召集党人预备接械，而节夫子纯则担任在港招募同志五百人，预计三日后三井洋行煤炭装卸完毕时，即由萱野率领各人乘原船驶赴平海，与岸上党人联络大举。议决后，即由冯自由给资令曾、温等赶赴各地筹备一切，诂初十日早驻香港日本代理领事忽以电话召山下汽船会社经理人到署，谓港督得粤吏电，称有日本商轮代革命党人载运大批军械至港，祈代查明扣留等语，特询该公司有无此事，经理人以实对，日领谓载械有犯港律，现警察已著手侦查，如发觉，必发生交涉，切嘱该轮立即离港避祸，经理人不得已，乃不俟三井所载煤炭卸毕，遽命该轮启碇返日，事后萱野始知其事，虽欲使之暂停泊平海附近，然已不及矣，于是第二次接械起事之计划又成水泡。

## 幸运丸案余闻

幸运丸既返日，所搭载军械为日警扣留，久无办法，三上前既保证购械借款，至是又须负责承受该轮所未卸毕之三井煤炭，二项损失，实属不贲，幸运丸

于次年因与别轮相撞，竟沈没于门司港外，日人遂以不幸运称之。是役失败之后，惠潮方面军事遂暂告停顿。许雪秋赴新加坡，萱野归日本，胡汉民、池亨吉往越南，许佛童为是役主要人物，事败逃至香港。被清吏诬以盗案，拘之于狱，卒以诉讼得直开释。

## 计夺二辰丸械之中止

是年冬，冯自由据同志温子纯、林瓜五报告，谓澳门商人柯某由日本雇用商轮私运军械至澳门转售内地图利，第一次目的已达，获利甚厚，今又谋第二次私运，闻其数目为村田式枪一千枝，不日可运到澳门附近华界海面起陆，吾党可设计夺取，即以此械为起事之用等语，瓜五为香山著盗林瓜四之弟，瓜四死后，即代领其众，与柯某向有售械之关系，其言自有可信，故冯闻之，即令其担任夺取澳商运械之任务，拟于船械到达时，即率领所部攻击来船夺取武器，随即驶至香山钱山附近供给党人起事，筹备将竣，复据瓜五侦查，柯某此次运械虽有一千枝，而枪弹不过十万颗，其卸械地点乃在葡界而非华界，且有葡人代其包运云云，冯乃召集温子纯、陈佐平等开会研究，终以枪多弹少，不足供实战之用，且在葡界易起交涉，即瓜五所部势力范围亦限于华界，故议决停止进行。至戊申正月遂发生二辰丸一案，清舰拘获该轮地点即在澳门附近之葡界海面，非中国主权所及，因此惹起绝大之交涉，卒不免有鸣炮道歉之举，该轮所载枪械，即属革命党初拟夺取而复罢议之物，世传二辰丸一案与革命党有关，且有谓即幸运丸原物者，均非事实。

## 孙总理为汕尾运械事件致萱野书

汕尾之役既失败。总理自河内尝致书萱野加以慰劳。附录该函如左：

萱野先生阁下。前月闻阁下驾经返港归日本。因有书寄三上君，并与阁下述械事，谅已达览矣。顷得精卫兄来书。乃知阁下以关于东事曾以西十一月廿六电问，而此间回电不明阁下有不释然之点云云。查西十一月廿六日得精卫电，其文云：“暹电已收否，昨到当偕邓往各地运动，今乃居无聊，且未得回书，欲回来，如何办法，祈详电。”当接此电时，以为精卫自述在星无聊，不指他人，而十二日此间曾致一电与精卫，其文云：“日本来函必欲派一人回京，以维报局，而安人心，已与克展兄详议电复，公等勉支报事，精卫准西年底回东，筹款如何？电复。”故廿六日电所谓回东如何办法，亦即以为精卫问伊自己回东整理报事，维持东京团体办法，遂覆电与精卫云：“候偕往及得款回可再商回东事，近事复杂，无关运动，故未回书（其时亦

得精卫星坡书未回)，德事略滞待急。”所谓近事复杂无关运动者，乃指在西所图之事复杂变幻，而进步甚少，无能有益于精卫之经济的运动，故未与精卫书也，今得精卫最近来书，乃知前电系为阁下而问，原电有“萱久居无聊，且未得回书，欲回东云云”。萱久二字误电作今乃，词意不明，遂致两俱误解，殊出意料之外，此间若不接精卫此次来书，尚不明此电为阁下而发，而精卫至今亦当尚未明此处之电之意也。至于此间得阁下倩精卫代作之书，其时已了然于东事之失败，其责任全在许雪秋一人，夫阁下之任务，以能使军械载运至目的地，即为完全无阙，而许氏乃遇事仓皇，侦候不明，不知有兵舰，预备不周，不能雇备大船，报告不实（指李子蔚之报告日船），以致虽已运送到目的地之军械而仍不得其用，故曰其责任全在雪秋一人也。而且雪秋关于潮事至此已三度失败矣，伊自乏条理，而其左右如李子蔚、林鹤松辈才尤劣下，故此后来各事不敢复信用于雪秋，而军械处置问题乃其他之事，则弟实欲阁下一来河内面商其法，故致精卫云：“暹款及万当邀萱邓同来。”即系欲邀阁下来商议办东械各事，而所以待款者，则因阁下来函述及吉田等回来之措置及再来之方法，均非得有数千金以上之款，则各节问题均难解决之故，弟见精卫在西贡运动颇称得手，以为暹亦易得手，而万元之款不难，款一得而邀阁下同来，则可相议东事之办法，而军械可得其着落。詎精卫到暹，筹款不多，自暹返过新加坡，寄来十一月二十六之电，此间以为精卫自言归东，既覆电后二日，精卫再来一电云：“萱得电决即回京。”此得电云云，犹疑为阁下别得东京之电，而不悟为得此间之电也。是以此间于前得阁下来新加坡书时未作覆者，以为各事非面商不能妥善，而渴待精卫之筹款于暹有获，且以为精卫自暹必经新加坡而后返河内，则良晤不远，无待覆书，及精卫于暹所获不多，归新加坡不数日，而遂得阁下来归日之电。尚以为日本东京或神户有电催阁下来归，故始作书寄三上及阁下，而前此未尝复书者，则纯以上之理由，而绝无所疑于阁下之行事者也，雪秋权责在接收军械，而举军于惠潮，阁下之权责在于运输军械至于目的地，雪秋既不能接械，而其所经营之地点亦复不能再举，则事实上其权责已归消灭，阁下来运输至目的地责任无亏，然以运回日本之故，因而更生新权责，但解决如何输入日本及如何领收之问题，非弟智能所及，惟有听阁下次度之报告，而弟所急欲听之，又其介绍书乃阁下与胡言之再三，以许行既不可阻，又必强邀阁下去，因虑许氏言不践实。许瀕行谓“到新加坡萱野君一切费用我均任之。”而胡不信也，故为阁下作书至张陈等，使为东道主，其书因言阁下系与许氏来筹款云：亦未知军械输入领收之能安全与否，若既得安全领收，则乞以电报知，现时经济问题虽未能解决，然欲商为由日本运至澳门附近之海面，由他人请负转至目的地，如此则日船之再度运来无何等危险，其事较易，今虽

未商定何处海面地点为中途第一次接收之处，然望一得日本之消息即电知弟等，俾易于商量为如何再来他举之计划，以后所倚托于阁下之事正多，愿阁下更为鼎力赐助是幸。专此即叩

侠安

弟孙文谨启十二月廿六日

## 冯自由胡汉民事后致南洋同志书

是役之失败，各方咸归咎于雪秋之筹备不善。然雪秋仍志不少懈，坚约萱野同赴南洋筹款再举，濒行由余及胡汉民二人署名代移书南洋同志陈楚楠等云：（原书现由张永福保藏。曾印载所著《南洋与中华民国》。）

楚楠、永福、子麟、子瑜诸兄均鉴：启者，东江经营之事，海内外瞩目，而功成九仞，忽遭意外，为人力所不能抗者，以致顿挫（其详细可由雪兄亲自报告），殊足痛惜。兹雪兄等力气不为之折，誓为卷土重来之举，即彼处机局虽有所阻，而大势依然，未尝败坏，所欠缺者，则此再图之经费，日本同志萱野长知君此度为吾党之事尽力经营，牺牲甚巨，而未睹成功，亦誓不生还瀛国，因与雪兄同莅南洋各埠，为经济之运动，企集众腋以图之。盖惠潮之事，今虽暂停，而前功未废，况得战阵之事如萱野等以为助（萱野君外尚有日本陆军大尉士官数人，萱野君曾在东三省日俄之战争时代，屡与马杰联合，辄战胜俄兵）其成绩当出前者期望之外，吾党有志光复者，断不因一次之小挫而灰心，加以异国之人犹且尽力如是，尤足生其观感，所望诸兄尽力之所及而辅助之，潮事关于大局至重，而可否再图，纯经济问题之解决，弟等不胜祈盼之至，专此敬请侠安。

弟 冯自由 胡衍鸿 顿首

## 丁未广西镇南关革命军实录

关仁甫之活动 王和顺之活动 镇南关之占领 孙黄同赴战地 二十九日之炮击 陆荣廷之密使 孙总理回越之布置 革命军之退却 清法之交涉 法文报之记载 清政府之文告



## 关仁甫之活动

革命党之经营桂边军事，始于丁未（民前五年）五六月间，其时孙总理、黄克强先后至越南河内，革命军之总机关部即设于河内甘必达街六十一号，总理以王和顺、黄明堂、关仁甫等在桂边多年，情形熟悉，特使之分任镇南关、平宜关、水口关等处之军事活动，三关均属桂边要隘，尤以镇南为天险，法人至称之为东方第二之旅顺口焉。时关仁甫因驻镇南关清营长黄瑞兴与己素善，遂遣心腹密函劝其反正，黄允相机纳降，同时边防统领总教练官易世龙及龙州厅幕友陈晓峰等二人亦赞助革命，允担任游说军队，以期内应。仁甫以时机渐熟，遂召集党人筹备大举，诿易陈通党事忽为桂抚张鸣岐驻越侦探所侦悉，张抚据侦探报告，严令龙州道庄蕴宽将易、陈二人拿办，易陈等因是被逮，不二日即以被害闻。仁甫以经营失败，于六月十九日从桂边退回越南，途次被法国防兵拘押，禁于府凉璋监狱者二十日，至七月初七日得当地华商多人盖章担保，始获开释。

## 王和顺之活动

是年七月防城灵山之役既败，黄克强、王和顺先后归越南，总理命和顺再著手镇南关军事，时桂边凭祥土司李祐卿与革命党早有联络，和顺乃于冬十月初五日，偕何海荣前赴那模村，欲与李祐卿商议夺取镇南关炮台事，诿到文烟时，法国守兵疑为日本侦探，被拘禁一日，次日解往谅山公使堂，始知为中国革命党，立即释放，及到那感墟，又被法警留系一次，再三解说为非日本人始免。至那模后，遂与祐卿议定于十三晚率所联络之游勇夺取镇南关炮台，并去电河内机关部报告成绩，惟届期祐卿所部游勇与和顺遽生意见，不听调度，遂不克依时发动，盖桂省绿林游勇原分二派，和顺乃绿林出身，故游勇与之无情谊，和顺知无可为，乃怏怏归河内。

## 镇南关之占领

总理以和顺与祐卿所部不偃，遂改派黄明堂、关仁甫经营镇南关军事，而使和顺募集同志谋夺水口关，以为声援，明堂、仁甫向系游勇首领，此次与李祐卿、何伍数人同受革命重任，事前早与台上守兵联络成熟，至十月二十七日黎明，明堂等遂率那模村乡勇八十人，快枪四十二杆，循山背间道突然向关上右辅山炮台攻击，守兵百余人略事抵抗，即相率纳降，于是镇南镇中镇北三台皆陆续入革命军之手，青天白日之革命旗随风招展，附近游勇来投军者，不绝于道，次

日驻凭祥清军防营统领派兵来战，被革命军施放大炮击退之。

## 孙黄同赴战地

总理于二十七日上午得镇南关占领电，翌早偕黄克强、胡汉民、胡毅生、卢仲琳、张翼枢、日人池亨吉、法国退职炮兵上尉男爵狄氏诸人，乘越西铁路前赴战地，在同登站下车，直向那模村进发，下午到达，关上已预派人来接，即于是夜燃炬登山，克强因体胖量重，由数人扶挟而上，约九时抵关，明堂等奏乐欢迎，全军鼓舞，时清将陆荣廷尚坚守镇南关本营，专候龙州大兵到援，日中仅派小队向三炮台轰击，故明堂等亦专候总理亲到指挥，然后向龙州大举进攻。

## 二十九日之炮击

革命军所占据者为右辅山炮台，非镇南关全部，山上分镇南镇中镇北三台，镇南何五守之，镇中李祐卿守之，镇北为三台之最坚固者，明堂守之，总理克强诸人皆在镇北调度一切，二十九日清晨清军援兵已到，齐向革命军攻击，总理等乃先检阅炮台内部，查有十二生的克虏伯大炮一门，七生的大炮一门，新式四响机关炮一门，七生半野炮四门，白炮数门，大小炮弹数千发，其余二台大略相等，是早七时法武官狄氏亲自发炮，向距离四千密达之清军营寨轰击，第一弹命中，清兵死伤六十余人，呈混乱态，同时大小各炮陆续施放，遥见清营著火，黑烟蓬蓬而起。

## 陆荣廷之密使

是日下午有樵妇持清军参将陆荣廷密函登山求见，函中大略谓荣廷现虽食清朝俸禄，但以前亦曾统率游勇，专与清兵为敌，此公等所知者，荣廷前以时运不佳，不得已暂时屈身异族，以候机会，区区此心，尚祈谅之，荣廷初疑公等此次起事，近于轻举妄动，及观今晨炮火之猛烈，乃知有一代豪杰孙逸仙先生为公等划策，无任钦佩，荣廷现有众六百余人，随时可以投入麾下，以供驱使，倘荷录用，即请给一确证，俾得知所去就，若至明日，则有清军五百自凭祥开来，后日更有清军二千自龙州开来，事急万分，祈为自重云云。总理得书，乃召集明堂等讨论办法，结果以山上三台大炮虽多，而快枪缺乏，无法进取，决由明堂等坚守五日，总理诸人即日回河内筹款购械，以资接济，一俟饷械运到，便进攻龙州，并函复荣廷使为内应，议定，即作密函，仍令樵妇赍返陆营。

## 孙总理回越之布置

二十九晚，中山、克强诸人别明堂等下山，仍从山后间道迂回而下，时正大雨滂沱，以近敌营，以不便燃炬，良久始达山麓，夜午抵文烟，宿于同志玛邕家，翌晨有法国武官到查，池亨吉示以日本政府所给护照，谓彼偕同伴特来观战，并无别意，法武官无言，一一握手而退。十一月初一日十时四十分登车，正午抵谅山，已有河内侨商杨寿彭等来接，及抵河内，即从事于筹饷购械二事，时有法国银行家前来接洽，愿向本国代募革命军债二千万元，惟第一批若干万元须于占领龙州之日始能过付，双方正在协商条件，而十一月初五晚已得镇南关炮台失守电，于是借款事遂亦停顿。

## 革命军之退却

革命军坚守三台数日，清将丁槐、龙济光各路援师大集，数逾四千人，取包围式，向山上环攻，明堂等悉力拒战，迭伤清军哨弁古景邦、黄瑞兴、马朝辅等多人，卒以枪弹告罄，粮食不继，不得已于初四夜弃炮台而退，时满山皆敌军，明堂等率众冲围而出，清兵纷纷退却，革命军中有一小童，见炮台上青天白日旗未撤，虑为清军所得，竟以一人冒险重登山巅取回该旗，无恙而回，其勇气有足多者，明堂等下山后，即令所部退入越南境之燕子大山，待时而动，计是役前后历时九日，革命军只阵亡一人，死伤四人，清军阵亡二百余人，伤者无算。

## 清法之交涉

清政府自镇南关一役后，即向驻北京法公使交涉，声明孙文现居越南东京甘必达街六十一号寓所，指挥革命军事，镇南关事件是其主动，大碍清法二国邦交，要求将孙氏驱逐出境，法使向巴黎政府报告，遂由越南总督谕令总理离越，总理至是乃将经营粤桂滇三省军事付托黄克强、胡汉民二人代理，于戊申（民前四年）二月从越南赴新加坡。

## 法文报之记载

关于革命军占领镇南关事件，越南法文各报记载颇详，译录数则如左：

（其一）十二月五日（阴历十一月一日）法文《东京日报》

本月二日上午六时，号称第二旅顺口之镇南关要塞忽为中国革命党所袭

据，双方猛烈攻击之后，第一台先破，第二台继之，红蓝白三色之革命军旗飘飘然招展其上，第三台抵抗稍久，旋亦屈伏，下午二时亦已高悬革命旗，闻镇南关大营守兵亦有预备倒戈之势云。

### （其二）十二月六日法文《东京日报》

数日前曾有中国革命党人约五十人潜伏于文烟凉山等处，本月二日忽离越境向镇南关进攻，驻防该处之清兵八十人略事抵抗，即退入台上，现有民团二小队巡逻弄矜布海附近，中国税务司兼边防巡缉司令吴哈杨亲率所部到那模村前面，欲截断革命党人来往河内之要道，驻同登及那郭之法国守兵九十人以其越界布防，拒绝其请，吴之计划因以失效。革命党人有由火庄攻取凭祥之状，清兵总数约有四营，革命军之锐气颇盛，但将多兵少是其缺点云。

### （其三）十二月六日法文《东京独立新闻》

近来华人从越南赴广西边界者，日见其多，留心时事者多疑不日有大事发生，至十二月一日果不出所料，是日夜半至二日拂晓，有中国革命党人一队从那模村附近突然攻击镇南关炮台三座，该处有清兵百数十名，守备一名，守兵皆已纳降，守备不肯，乃褫其军服，放之于同登，且许其自回凉山私宅。于是革命军三色旗飘扬于三要塞之上，三日清晨至十时顷枪声不绝，此乃革命军从山上炮台与镇南关东方之清军小炮台互相轰击之故，未几山上忽吹洋号进军，旋有革命军四十余人欲下山袭击清军大营，因清军开放七生的野战炮极为猛烈，遂即退入台内。革命军总数似有一百五十人至二百人，又由同登至镇南关之路上，有华人名多及日本人八九名，或乘马，或乘车，驰赴战地，此辈皆由东京而来，与此次军事极有关系，风传革命党在凉山贮有巨款，该处居民曾目击驻同登法国军务官兼义勇团司令陶菲于二日率马队视察镇南关时，革命党对之行礼示敬，当革命党首领等在同登休息及进餐之际，各人皆与法国武官交换名刺，极为亲善，故对法国绝无恶意云。

## 清政府之文告

清廷对于镇南关失守事件，除将桂抚张鸣岐交部议处外，所有从征之文武官吏一概论功行赏，以为效忠异族者劝，兹并录是年十一月张人骏、张鸣岐电奏及清帝谕旨如下：

（其一）十一月初九日粤督张人骏，桂抚张鸣岐奏报克复镇南关电：

右辅山炮台克复日期，先经鸣岐电奏，兹据龙济光、陆荣廷先后电禀，

初三夜二鼓荣廷督全队，陈炳焜率先锋队，曾广义、黄瑞兴别领一队，周文猷率亲兵乡勇，龙觀光率萧顺洪扼左辅山，梁太麟、林绍斌分扼摩沙渠历各隘，炮队营分扼马鞍青山各炮台布置周密后，陈曾两路猛进，直扑北台，各路同时奋攻，炮队管用大炮向北台轰击，台上石垣立崩，先锋队已扑至台卞石垒后阕，用火药焚炸，奈药力不足，匪徒抵死拒守，未能即拔，兵匪枪炮齐发，匪燃大电灯，朗照如同白日，黄瑞兴腰际受伤，弹子穿透下部而出，各队仍急攻不下，荣廷亲督率全营大队，由是夜战至初四申刻，枪炮迄未少停，我军愈战愈奋，曾广义、卓瀛州等先后抢占四方岭及小尖山，贼无险可凭，悉数退入垒中坚守，各队围益近，急登垒旁高埠，用枪密击，匪势不支，仍然死守，至二鼓先锋各队跃登石垒，陈炳焜手斫中台匪纛，全军继登，匪队纷奔垒南逃溃，垒南即属越境，我军不能逾界穷追，只有用枪遥击，虽毙无算，究惜未克尽歼，先是陈炳焜于初一日即会同炮队夺回北台后之土炮台及四方岭小尖山三处，济光周历战地，慰劳前敌出力员弁兵勇，见皆面目黧黑，形神惘散，几非人形，黄瑞兴、古景邦、王佩清、马朝辅受伤尤重，回思七昼夜血战，令人感泣，是役均肉搏相持，阵擒者均受重伤，不能讯供，据探报，著名匪首疤头梁之弟梁扒在北台击毙，此外伤毙首要，猝难查悉，获枪七十六枝，他项军装甚多，两军现在仍在各隘口搜捕，尚未收队，谨遵旨开列出力文武銜名稟清奏奖。并据龙济光、陆荣廷声叙失守在前，不敢邀奖各等情前来，人骏、鸣岐复查此次匪党千余，入手即据炮台，其志实不在小，军用品又极精利周备，即电光灯可以概见，右辅山本极险峻，易守难攻，匪之陷台也。据龙济光查复，匪于先数月遣三人应募为守台兵夫，匪至内应，又值是夜大雾，逻卒先为匪戕，故失之甚易，加以山南出为越境，接济既无从，边军地远备多，兵力又难骤增，炮利台坚，宜无速克之理，卒赖朝廷盛福，仰承指授机宜，严申赏罚，将士俱能用命，竟十七日内克复，非初意所及，鸣岐筹边无状，致劳宵旰，负罪至重，而前敌异常出力，自应遵旨请奖，以劝将来云云。

## （其二）十一月十一日清帝谕旨

前因广西镇南关右辅山等处炮台被匪占据，当将张鸣岐交部议处，并电令督飭各路统将协力进攻，克期收复，续据该抚电奏克复日期，当经将奋勇攻克炮台之参将陆荣廷赏给勇号，并赏给弁兵银两，以示奖励。飭将详细情形查明电奏，兹据张人骏等查明电奏，称此次匪党千余占据炮台，军械精利，右辅山险峻难攻，经龙济光、陆荣廷等血战数昼夜，阵斩匪首，夺获枪械甚多，于七日内克复炮台，办理迅速，洵堪嘉尚，二品衔署太平思顺道左江道龙济光著赏给头品顶戴，副将銜参将陆荣廷著以总兵记名简放，知府銜

四川补用直隶州知州龙觀光著以道员仍留原省补用，并加二品衔，补用知县梁正麟著以知府留广西补用，分省知县周文献著以直隶州知州留于广西补用，候选府经历林绍斌著知县留于广西补用，守备陈炳焜著以游击尽先补用，把总曾广义外委黄瑞兴、卓瀛洲均著以守备尽先补用，都司衔补用守备萧顺洪著以游击尽先补用，毕业生王佩清著以府经县丞留于广西补用，千总古景邦著以守备尽先补用，廪生梁家荣著以县丞分省补用，增生张藩、附生苏建龙、文童陈立妮、郭庆脩、陈坤培、吕恂均著以巡检分省补用，外委陆贵廩、陆裕光、陈德才、马朝辅均著以千总尽先拔补，候选府经历吴善宜著以知县分省补用，候补州吏目田承斌著以县丞仍留原省补用，以示鼓励，余著照所议办理，该部知道。钦此。

## 戊申钦州上思革命军实录

黄克强督师 小峰之战 马笃山之战 夜袭之大捷 解散之原因 清吏之文电

### 黄克强督师

镇南关一役既败，孙总理、黄克强仍再定合谋滇粤之策，以钦廉会党之勇气可用，决由克强统领镇南关及十万大山余众亲入钦州，并函约驻钦州统领郭人漳接济弹药，相机响应，先向河内法商购得盒子炮百数十杆，并由冯自由在香港购取子弹，托河内西安两轮船买办同志彭俊生、黎量余等私运至海防，交刘岐山等设法送至中越边界，筹备既竣，克强乃率黎仲实、黄有明、詹岐山、刘梅卿、梁建葵、梁少庭、唐浦珠、杨子贞、李文光、黄世钦及越南华侨等二百余人，于戊申（民前四年）二月二十五日绕道越南，进攻钦州，法国守兵咸鼓掌欢送，绝不干涉，众遂揭青天白日旗，高吹洋号，列队过东兴附近之大路村，四处张贴中华国民军南军总司令黄告示，乡民纷燃爆竹迎之，中途与清军一小队相遇，革命军突然进攻，清军猝被冲散，有惊跌而重伤者数人。二十七日下午至小峰，有清兵三十余人出迎，盖闻角声，误以为是郭统领人漳也，既相见，问革军为何营，革军反问之，则以二十营对，革军遂开枪杀其五人，逃去三人，余众悉降，当革命军发枪时，清营哨官犹在后大呼来者是郭统领，要站班迎接云。

## 小峰之战

驻小峰附近清营管带杨某得逃卒归报，于是该营合第三十六营俱出，既近革军，依山为阵，所占形势颇佳，革军佯却，引杨等前，分兵为三，一从对山攻击，一伏田陇间，一从清兵之后山上暗袭，清兵但顾前之二军，及后军骤至，清兵大骇，奔溃四散。死者数十人，生擒哨官某，伤者逾百，是役杨军之大旗被夺，失枪甚多，杨等以六百余人出队败归，半日招集残卒才五十余人耳。二十八日革军前进，途遇清兵一营，接战未久，清兵败退，逃入村中一大宅为负隅计，革军乃喝大队攻门，忽有一弹由内射出，毙革军一人，黄司令大怒，喝令宅中主人速出，乃投炸弹毁之，清兵死者百数十人，余众皆解衣卸械而遁。清军统领闻报，亦亲率全军来，因闻杨帮统之败，乃偃旗息鼓以避革军耳目，是时杨军败后四散，其第三十六营有三哨避窜山中，郭统领军来，杨军不见旗帜，以为革军从他路追迫，遽发枪击之，郭军还击，三十六营一哨官毙，即急奔，郭军稍前，见其非革军也，乃一惊而罢。

## 马笃山之战

二十九日革军到大桥，适有清军两营闻警来援，战不移时，清军营官一名中枪仆，两营皆狼狈而退，三月初二日革军列阵于马笃山，清军督带官龙某率兵三营来攻，革军居高临下，清军大困，黄司令亲发枪遥击，龙管带中弹从马上翻身堕，革军欢声如雷，清军伤亡甚众，其营官廖丁遂先已军而遁，于是三营尽溃，清军哨官被擒者二名，即伏诛，降兵三十余人，悉令剪发，计革军四次获胜，当以初二日为最，四次共得快枪四百余杆，弹药无算，伤亡者仅四人耳。

## 夜袭之大捷

革军连战俱捷，是时已聚众至六百余人，声势日盛，方拟取道那楼大录等处，向桂边进攻，詎清军统领郭人漳、参将王有宏合兵尾之，有众三千余人，取包围式，于革军形势颇不利，黄司令以寡不敌众，乃募勇士于黑夜至清军所驻民房抛掷炸弹，清军自相惊扰，不战而逃，革军乘势追击，清兵四散，其营长号杨胖子者，以匿于丛林得免，经此役后，革军遂得纵横出没于隆雁陈塘那误马路墟柳绿风冈一带，使清军疲于奔命，钦廉道龚心湛、统领郭人漳乃频电粤督告急鼓而粤督更电请桂抚协同严剿，其狼狈情形可见。

## 解散之原因

先是黄克强原与郭人漳有接济药弹相机反正之约，因所指定接济地点及时间，每每错过机会，不克收受，有数次解送弹药之郭军过后半日，而革军始到，遂不能得其接济，又小峰附近之战，革军与郭部某营长因误会而接仗，郭军颇有损失，郭因是老羞成怒，顿生恶感，不独不肯践约供给，且怀敌意，此实革命之致命伤也。革军转战钦州及上思数十乡镇，向广州宣化县前进，费时四十余日，以弹药告竭，遂不得不下令分途解散，克强与黎仲实、詹岐山等先后赴越南，惟各人中途相失，仲实、岐山于三月十八日已到河内，克强则于四月初六日始到。余众多遣归十万大山，是役诸将士以钦地多瘴，咸染疮疾，独克强安然无恙，又所过之地，秋毫无犯，公平交易。某日在某村聚食，悬乡人代往他处购肉三十斤，程途不远，革军亦谢以数金，故乡民到处歌颂不置云。

## 清吏之文电

革命军解散后，钦廉道龚心湛统领郭人漳会衔电禀粤督，其文如下：

前据降人供称，黄逆有伪印伪示板制造逼码机器等件藏在东西边防各处，当经遣派弁兵，飭各降人带引往起，起出本质银镶伪印一颗，文曰总统中华革命军印，又伪示板六块，衔系中华国民军总司令官黄兴，语极悖逆，又制造逼码机器炸药引线逼码纸张等多件，并获窝户刘必振一名，经湛漳督同印委，讯据该窝户供认系革党寄存等语，要之此次起事，革党蓄谋已久，试观陆军部当时奏称，钦廉游勇土匪勾结逆首孙文，倡乱起事，先后两扑钦州，一攻东兴，一围灵山，一陷防城，匪势浩大，股数不一，经臣派定东西各营，分路合剿，大小数十战，擒斩多名，夺获枪枝，均烙有革命军火印，大股次第扑灭，其逃匿深山穷谷者，搜捕获办，已逾千数，地方一律肃清，伏查廉钦两属，北接广西，南邻越南。逆匪孙文在该处起事，蓄谋深远，钦廉一带，该党编为革命南军，此次起事，实与从前不同（下略）云云。



## 胡汉民致孙总理报告钦军 解散及滇桂军务书

戊申（民前四年）二月，孙总理自越南河内赴新加坡，濒行以经营粤、滇、桂三省军务委托黄克强、胡汉民二人，克强旋率同志黎仲实等二百余人，纵横钦州，上思各地，屡败清军，事详前文不赘，惟当革命军自钦州向越南分路撤退时，情形至为复杂，此书乃汉民根据仲实口述而向总理报告者，时克强尚未归抵河内也，汉民亲笔原书由余保存多年，最近始由旧书橱中检取得之，爰照录如次。

冯自由附志

先生台鉴四月十五第十三号函谅已达览，最近要事报告如下：

一 黎仲实以十八日返河内，据其所述战事，我军屡捷，大概《中国报》所登，惟后以屡战耗弹，遂偏路向广西宣化县进，途中在钦州那冷遇敌一次（初一），此战已不如前之得力，初二到曾村（属小董）瑞记姊夫家，敌兵又至，遂转上那隆，初三遇敌，各队皆登山，凡分三处，占地位，岐山少廷军与敌最近。（少廷不在军。杨子贞、李文光统之。）次近为亲军队。（黄有明统亲军。仲实在焉。）又次为瑞军，克兄督师常往来于各军巡视。是日则恒在瑞军，因敌初不鸣枪，克兄疑其有意思，使瑞军一人及黄有明往说之降，伊不愿则相约为假战，遂传命各军，而克仍为防范，使亲军队为备，后敌益前，则敌弹乃渐向我军而发，少廷军急收退，岐山所率先锋队从之，于是亲军队人少力孤，亦将退，行李队已由山脚先行，众共望见瑞记军亦已退，（少廷军行李队先锋队俱收至山背。瑞军则见其绕去山侧。）清军迫前攻击，我军亲军队不能遽退，勉强抵敌，至日既黑而后收队，亦退至少廷等军处，时各军皆到会，惟瑞军不见，克兄亦未见。初来交战时，少廷军代表人与瑞记岐山约，言是夜到三甲山相会，各军遂行至三甲山，而瑞军亦未来，（此地本止瑞记一人熟路，初约由瑞派人带路是夜并无人到。）初四日追兵复至，未及战。海防、河内之为亲军队者望风先奔，（亚尹为首，狂呼而奔，少廷军代表人李文光随之。）为敌所乘，冲失先锋队二十余人（先锋队有二十余人在山腹不能出），初五仍在宣化县境，追兵又至，少廷军又不战而走，入夜少廷军要求分行，自引兵上江河（仍先经小董），禁制不

住，仲实乃只得与亲军先锋队行，至初八，唐浦珠第九子带六枪逃，初九浦珠第八子复逃，亚尹罗江随之。（初八浦第九子行时，陈田阿镜黑鬼亦愿偕行，为各人所劝阻止。）初十黄世钦部下人负枪亦逃，（其始诸人未散逃者，因无有熟路者，及近所熟径，则皆萌逃志。）十一黄试斋以其所领，（除海防河内人）亲兵队行，（因与岐山争所行之路径故，始黄主张由那冷，及至则言兵多，又反复凡数次，其后伊乃独行扶隆，言将械置于边界。）岐山仲实则偕而入，（所持械即我等所购出者。而今尚未到，有械二十余枝）陈田黑二等十人，由那勒归，此军尚余十四枪耳，仲实以十人归河内，亚尹等三人则以二十二归。当克兄未与仲实等相失时，有意须回马笃山，故亲军队初六须到彼处相候，其时行距曾村不远，乃派瑞记处过来之苏大到曾村找金处。（军至曾村，克与瑞使人托某家找金十两，尚未取而开仗，某人亦瑞记亲戚，马侣等又曾于彼养病。）通知亲军队已将回边界约会于马笃山后（其时少廷等已行），又因马笃兵多不能往，而我兵又多逃散，海防河内之人苦求归来。中途岐山得忠州，信言有枪数十来投。（即岐山素所运动者。）岐山欲行近十万山会——后，因枪数太少，乃先回安南，克出军之目的，初欲在马头山招齐队伍，兼候郭弹，旋因未到已为法人所知，迫令出境，派兵四十名护行，（实则监督也）因河州过，则又须在马笃山，旋得谭胡子等信，与瑞记商而出小董大字，一以为可接郭子弹，二瑞言该地可购码子极易，（行近那勤，郭一日使二十枪押弹子多箱行，我军后一时始经其地，不能相遇，不审郭之有意否。）而二者俱不达目的。（瑞记行近伊家，竭力不能购一弹子。）是时不分昼夜行。少廷军代表李文光要求加饷，（另对瑞记言，如十日不能有好方法，则要分行，瑞以告克兄，未知是否文光言之。）各人以为克兄来则郭必应，否亦大得接济，而事实不然，且郭部杨某屡邀战，于是皆失望。克因变计不复上那，转而拟回忠州，于是遂以初二日遇敌于那隆，故此次分散原因有四。（一）二梁不睦，始终不解。（二）钦州之行进为小梁所不愿。而克兄之意则与大梁合。（克欲得弹子，瑞须省其家。）小梁不随行托病，未必无意。（小梁一跌，其伤寻常，及拔队，乃托词不能行，克前来书已有云。此后此军得指挥，如意乎。抑不然乎，只有听其自然耳。）（三）不得郭之子药，军心不足。（四）海防、河内之人不用命，而益失众心，故克兄统军时，已伏涣散之象，至于克兄在瑞记军，而瑞记退兵时乃与众相失，又是夜不至所期之地，则据仲实言于此实有狡狴，当初出军时，瑞尝语仲实谓我（此瑞自指）枪枝少，亲军队枪亦不多，出战宜相顾，仲实谓此何消说得。然其言若非无意者，又即其述文光等言，谓十日无好方法即他行，殆亦自为地步，及初二日午后四时，瑞军使人来亲军队牵克兄马去，而是日收军，瑞军并非为敌所迫，致不得与众会合，乃绕出山侧，殊不可

解。又此地既独为瑞记熟路，是晚何以不到三甲山（即相约会处），瑞军既分行，亚三仔犹在亲军队中语仲实云，前日闻军中有反心欲害黄先生者，是以瑞保之他行云。此虽近于闲话，然不得谓全无价值，由此观之，则明出瑞之狡狴无疑，克断无听其簸弄，不与众军会合之理，然该处遽经伊熟之，而克不谙三甲山之约期，伊订之而克不审知之否（仲实云克兄未在场）。即知之，而在瑞军亦止能听其自然，难以自出主意，惟瑞何以弄此狡狴，仲实则谓伊因与少廷不睦，又知终久必有分军之时，若分军，则克兄等必从多数，而伊力薄枪少，分后尤虑彼等置之不理，故思挟克兄以自重，故意与众军相失，然后任保护克兄之功，而徐返边界，则要求多所遂矣。克平日遇瑞独厚，因瑞独谙普通语，常与商议，更使传达命令，以是且遭少廷军之忌。二，因有怜瑞之意，瑞枪既少，少廷复怂恿其人，使出瑞而就少，去年少领千四百元，军中奢厚，而瑞军支不及三百元，又克兄身无余资，瑞益无所贪（瑞军则尚有金十余两），至瑞之子已于先安营业安乐，其妾亦已来，瑞之母及家人，克已为败屋，许迎养于安南地，瑞名于党军中亦噪甚，其势亦未敢卖克兄而作贼，由此种种推测，则克兄当不虞意外，瑞尚有枪二十余，子每枝百余，遇地仍可战，且遍地山岭，战即不胜，仍可奔，瑞素持重，知利害，尤不致骤为人所乘，亦不肯深入而冒险，仲实等既使瑞亲兵苏大通告于瑞之戚家，又瑞之部卒数人初与亲军队同行如阿三等者，渐渐亦去，决为归会寻瑞军无疑，则瑞与克兄自必知亲军队先锋队之所向，不为枉然之追寻，瑞曾于其乡掳人之牛，数及十头，此次乡人绝不欢迎，瑞亦无能久恋其家，以瑞之乖巧，当此兵少粮食少之时，必更引兵返安南界。第仲实归已一周，而瑞军尚无消息，至足令人系虑。然以初二分散至今，未闻奇怪之消息，则瑞亦必无卖克兄之事，弟初见仲实独归，为之惊骇。然事实上决难以怪岐山仲实，盖少廷军不受约束，继而各人纷逃，仲实等所处实已万分自顾不暇，更何能株待有意相失之瑞军耶，岐山等十人能出，亚尹等三人亦能出，以此推之，克兄瑞记亦庶几可出，而不受困，旬日之内定得相晤也。

又据仲实言，则钦军颇难复振，有两大原因，（一）则将士疲惫，难以得力，无论战时平时均难以军法约束。（二）则民心日不如前，所到前极欢迎者，今则多不许停宿，盖瑞记少记皆曾杀人越货，又人见革命军势力不大振，官兵则以威乘其后，故极好之乡，亦止能一宿而已，行动不便，故此方之事，若非有新增甚大之势力能之，而但欲就原有之党众，稍为整顿，则难望其有进步也。然自去腊以来，我等经营之力亦既竭尽无遗，念此为之烦恼之极。

一 少廷身自托病，而弟后派罗顺手带之二千元，系少廷手收，伊未赶送大军（少廷亦未自会其军），少若以为其军之用，则尚可支撑甚久，少之

军必候少而后行，即少入觅其军，亦非难事，故少之能否以之为其军用，视其近来心性如何，若匿避多时，私行返出，据为私有，则又冤枉二千金矣。罗顺到板八，克军行不及一日，是时克度少廷当能赶至，然其后则日日移营，于事实上少亦难赶上云，更无论其有心弄巧矣，克所派出之陈发初，给十两金为招队，因又给六两金，为接眷同入河内，以待其友刘端然为名，既豪赌，复嫖荡，至今未行，所余有限，弟初许于克，所给金外再为资助，后见其无行意，且浪费出名。仲实归，弟乃令其不必往钦招队，而先出觅少廷，令交回十两金，另换银作费用，伊不能交出，老羞成怒，言多不逊，而弟亦谢绝之不与见面矣。

詹岐山与仲实出，仲实尚带金十六两，以十两给之为往忠州集队之费用，弟另给盘费四十元，金三两，据仲实言，则岐山所部算为最勇，其性质亦较诸人为优，又其中途折往忠州，仲实亲见之，伊此行复出，弟坚嘱以寻觅克兄，伊亦慨然以为己任，盖克平日遇之亦甚善也。

自由按：此书上段为胡君汉民转述黎君仲实语，黎君为黄君克强最得力之助手，军中诸同志多以钦州副元帅称之，黎君更兼任香港《中国日报》从军特派员，是役前后经过，均由其时向《中国日报》报道，故海内外各党报皆以《中国日报》所载为根据，亦即总理自传所称革命史上第七次失败之实录也。

一 黄八之件据其同行者皆云事已急切，而黄八时上时落恋色贪财阻误不细，渠于二十复上，再求助百四十元，然查其人则正以收山兄弟已无伙食，而安南人之允借金者，不能践约，营盘中人要求伙食黄八更无以应，亦不敢再向吾等饶舌，弟以其事之真相及如何供给调度，非得亲信可靠有用之人，上不可，仲实适归来，其所得诸经验者不少，因使其于今晨带一千元，上戒以必事发动，方给伙食，事发若有可为，则径直往为照料，因粮筹款之事张翼书以黎上伊亦应允，如河口果能起事，伊亦往为办外交云。

自由按：黄八即黄明堂之称，时方受任主持发动云南河口革命军事，迟迟未举，适黎仲实由钦州归河内，故汉民特派仲实赶越南边界之老街督促其发动。

一 前倩江子山借钱，子山路不能通，旋托约冯作屏梁秋（火柴局之一东家）借到银二千元，由龙、吉、江、日新楼四家签字担保。两月为期，月息分半，除交仲实带去千元，余者支用各项，现尚存五百余元（前带上芫荇预备摩谷苇盘发动之款五百元已汇回河），势亦难以持久，有款仍望速济。

一 摩谷之事，其不能成，系因事机泄漏，张子华之弟张某不识字，张以信约定日期，请人看信，其人乃营官之心腹也，营官急禀陆亚宋（按即陆荣廷旧名），陆遂以兵来擒为首六人，张子华之弟及某某已遇害，其三人解回龙州，计自去岁腊以来，运动营盘之事多伪鲜真，而真者乃竟遇变，殊堪痛惜。

一 新会党巴碑将归其祖国，伊力言要过新加坡相访详问支那革命党之事，而大为我党运动，掄扬请先生预觅通法语之人为翻译云（伊不通英语故定须通译人）。

一 前数日有法人某理衙门电报事者告知学堂监督痾苦，谓清廷索梁兰泉及李某急（李某不详其名，而翼书则以为李世桂）云。一昨晚金未些（按此语是法官名）竟到梁兰泉家，问孰为凭祥土司李祐卿，兰泉之妾指示之（此杨寿彭一流人物），遂拘李祐卿去，今尚未知何因，已嘱托律师料理其事矣。以是之故，河内人颇惊惶，弟则以其与梁连名，决定清廷必又从其士官任内造出案件，以为移交张本，若无他案而单纯革命者必无恙，用以慰藉诸人。然祐卿不比周华即伊有他案而被解亦足令办事者寒心也。

自由按：李祐卿，乃桂边凭祥土司，即丁未十月带领黄明堂、关仁甫等占领广西镇南关炮台最得力者，是役革命军兵士多属祐卿部下乡勇，梁兰泉曾任广西营官，孙总理时委以策动桂军任务。

一 如云南事终不着实，则弟意钦廉方面难于振作，即越南一局，亦急宜主张消极主义，事久无成，费财耗力，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诚无益也，惟现时尚俟克兄出而熟议之，亦须待云南之局势，故能进步与否，及宜继续图谋与否，速则一句，迟则一月，可以决定，不知先生之意以为如何，专此即叩

大安

弟中兴顿 四月二十四日礼拜五 第十四号

自由按：陈中兴及陈同皆汉民别名，孙总理在河内甘必达街六十一号寓所，即用陈同名字通信。

# 戊申云南河口革命军实录

河口之形势 黎关等之被逮 攻占炮台之剧战 南溪之占领 新街之占领  
黄克强赴前敌 黄克强返越被逐 清军之战略 蛮耗之败 袭取思茅之顾挫 移  
师桂边情形 遣送新加坡情形 胡汉民之报告书 清政府之文电

## 河口之形势

滇越以红河为界，而河口为红河最扼要之地，清国在此派重兵防守，设督办官一员，常川驻扎，对岸为越南之老街，法国设防亦颇严密，革命党欲图云南，必先从取得河口入手，盖其地居两国边界，为铁路工人及游勇出没之区，输运军械尤形便利，且占有滇越铁路交通上孔道之形势，上通蒙自阿迷临安及云南省城，左通蛮耗普洱，右通剥隘广南，以达桂边，革命军得之，可以四通八达，诚军事上最佳之发动点也。

## 黎关等之被逮

是时孙总理在新加坡，黄克强入钦州未返，留安南河内机关部者，仅胡汉民、黎仲实、张翼枢等数人，滇事于镇南关发难以前，早已著手运动，至戊申（民前四年）三月，事机渐熟，总理乃派黄明堂主其事，王和顺、关仁甫佐之，河内机关部并派黎仲实、高德亮、麦香泉、姚章甫、陈二华、梁思等八人驻老街，预备于得地后，实施革命方略所规定之因粮方法，诂三月中旬，清吏以河口附近时有盗劫案发生，特照会法官请求缉匪，老街警察局以黎等形迹可疑，遂派兵搜查寓处，发见革命军文告及旗帜等物，始知为革命党而非窃盗，惟据国际法，虽不能将政治犯移交清吏，然亦不能放纵之，使扰乱邻境，故黎等遂被拘留于警署，候越南总督命令处分，遇有相当轮船，即当拨送出境。法警以黎等皆革命党，待遇颇优，及闻河口革命军大胜，乃取酒饮黎等，各举杯欢呼，同庆中华革命之成功焉。关仁甫于是月二十三日偕翟明西至老街，亦被法警拘禁，经华商各店户联名保释，至二十八日始获出狱，次晚即偕黄明堂渡河袭攻河口。

## 攻占炮台之剧战

三月二十九日晚二时，革命军首领黄明堂、王和顺、关仁甫率所部百余人，在信防（即河口）起事，初从越南边界渡河，清军防营一部先与联络，至是合并为一，数约五百人，遂向城中进攻，是晚四时占据河口城，城内警兵闻号，相率反正，警察局长蔡某伏诛，河口向有清军四营，一营守城内，一营守山上及炮台，管带黄元桢守山上南营，防务处督办官王镇邦自率两营驻半山之炮台，管带岑德贵则守城内各处。河口既破，岑得贵及张印堂率败军入炮台，与王玉帆（镇邦）合力死守。四月初一日两军继续开战，极形剧烈，黄元桢部下二哨先降，余二哨随黄驻山顶，犹相攻击，王督办密遣使赴老街求救于法国防营统领，乞借兵两哨平乱，法军统领答以此次起事乃革命党，并非盗贼，不能如命，时革命军仍奋力攻山，王督办亲督队力战不却，黄元桢以无援，自率众降，皆返戈助战，至午后四时，王督办亦使人约降，革命军未敢遽信，乃派老将黄华廷偕一驻河口之法国商人登山说降，既至，王督办不应，黄起身告行，王督办暗命亲兵乘黄不备，猝然开枪击之，黄伤仆死，复击毙黄之随兵一人，法商幸无伤。革命军闻报大愤，遂下令进攻，清弁张印堂等阵亡，守备熊通先已通诚于革命军，至是乃举枪拟王督办，其所部俱反正，王督办随即伏诛，岑德贵潜匿民舍，亦被擒，旋加恩放免，于是清军尽降，河口四炮台皆为革命军所有，计得十响毛瑟枪千余杆，弹二十万发，王镇邦首级则悬诸河口桥头示众，半日后乃给其家属埋葬，一面用南军部督黄明堂名义布告安民，并派兵保护领事税关洋人，送往老街，秋毫无犯，居民悦服，远近归附者络绎不绝，数日内增加至千余人，声势大振。

## 南溪之占领

河口占领后，革命军办理因粮事务乏人指导，民政方面棼如乱丝，黄明堂以是不能依预定计划，于最短时间分兵四出，以攻取蒙自、昆明，实为用兵之大忌，王和顺于初五日始督兵沿铁路进攻，先是黄元桢降后，即致书劝铁路上李兰亭及黄茂兰两营反正，李兰亭于初二晚已亲率全营来降，缴枪二百余杆，子弹三万发，谷一百担，及王和顺督师上攻，有黄茂兰所部二哨迎降于道，革命军至南溪，驻其地之清将胡华甫、王玉珠各率所部一哨降，遂占领南溪，而设司令部于黄茂兰住宅，初七日大军进至铁路七十八基罗，黄茂兰之子率兵来战，击退之。时开广镇总兵白金柱奉滇督锡良命，带兵四营到八寨，其他离开化城八十里，王和顺闻报，乃分兵袭取古林菁，以牵制白金柱之军，白军降者百余人，是时原可乘胜进克蒙自，以后方饷弹不继，不得已暂驻原地听候供给。

## 新街之占领

关仁甫于初三日引众四百人左趋蛮耗，欲上个旧，合临安周文祥之兵，以攻蒙自。初四日与清军管带柯树勋所部二百余人相遇，柯登山自守，革命军攻之，时已入夜，清军不战而走。清兵降者数个人，驻霸洒管带李开美率众来降，遂占新街。

## 黄克强赴前敌

是役革命军以未得智勇双全之主将调度一切，所预定进兵方略多未克实施，总理深以为忧。适黄克强自钦州返越南，初四至先安，总理在新加坡得电大喜，即电委黄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节制各军，克强初六从海防乘晚车入河内，初八即乘早车上老街，赴前敌督师，既至河口，见军事进行多疲玩不振，而屯兵不进，尤误戎机，乃力催黄明堂赶速添兵，沿铁路进攻昆明，明堂恐粮食不继，犹豫未决，克强守候逾日，意极焦灼，遂欲亲率全军前进，以此意商诸明堂，明堂乃拨兵士百人随之，于是克强纵马前行，未及一里，各兵群向天开枪一排，齐声呼疲倦不已，克强再三抚慰无效，更行半里，则兵士多鸟兽散，不得已折回河口，派人至前敌约王和顺相会，王至河口共商进攻之策，亦以兵少弹缺为虑，克强仍欲亲率各军袭取蒙自，而将士多不听号令，乃知本身非有基本军队不能指挥他军，遂决计回河内，拟征集前在钦州共事之同志一二百人，佐以驳壳枪，组织基本队，然后再赴前敌，如是则不愁他军不听号令，于是迺返越南。

## 黄克强返越被逐

十二日黄自河口返越南，甫到老街，即为法国警兵所逮捕，盖黄貌似日本人，当其初到河口驰马军中时，对岸法兵已疑革命军有日人相助，日人在越南素有煽惑土人作乱之嫌疑，法人对之异常猜忌，故黄此次一入越境，即遇此厄，及黄告以姓名，始悉为革命军重要人物，照国际法，例当拨送出境，前次黎仲实等八人愿赴香港，故于河口革命军举事后数日即如言遣之，此次克强自愿赴新加坡，法政府乃送之至西贡，然后由西贡买舟至新加坡，克强此举实于革命军成败关系至巨，从此义军失其导师，渐有孤城落日之势。



## 清军之战略

先是滇督锡良以革命军声势日盛，大为恐慌，一面令临安道增厚开广镇白金柱督兵南下救援，一面频电清廷告急。初九日清帝令派刘春霖督办云南军务，未到前由总兵白金柱暂代，著随带银五万两犒师，另飭广西左江道龙济光率南宁防军第七营前往协助，并著江督端方鄂督陈夔龙接济饷械，时临安蒙自开化各处一日数惊，澄江防军管带杨士雄奉电檄调赴援，于初七日在澄江附近数里之翱溪涧，与革命军一校队接战受伤，全军几溃，余军皆披靡，倘革命军乘势攻取，沿铁路各要隘皆可不战而下，乃迟之又久，革命军并未积极进攻，锡良乃得从容调兵，向革命军取大包围之势，先派道员方宏纶为全军总统，白金柱督办全省军务，己则亲赴临安居中策应，白注重蒙自，决从两路抄袭，一由蒙自大路，一由开化西南折入黑湾后路，以与蒙自一军会合，同向铁路沿线取攻势。

## 蛮耗之败

革命军左枝队关仁甫、何有才、黎国英等从新街进至蛮耗，诂清管带柯树勋部下之降卒闻清军救兵将至，遂与柯树勋里应外合，猝然哗变，关无法维持，损失不少，乃舍蛮耗而退河口。

## 袭取思茅之顿挫

四月下旬，清军各路援师大集，桂军三营川军二营黔军陆续开到，声势陡壮，遂向王和顺大营进攻，王与清军在泥巴黑附近相持二十余日，以敌势日张，而已军子弹渐告缺乏。二十三日亲至河口与黄明堂相商，提议铁路上大营及河口驻军全数开赴普洱府，袭取思茅为根据地，思茅镇总兵谢有功所部早已联络就范，义师一至，可以不战而定，然后徐图进取昆明。时黄明堂以河口粮道闭塞，河内机关部虽曾派侨商黄隆生、甄吉亭等数次解送米粮，然其后亦为法官禁止通过，遂有绝粮之虞，因此亦极赞成王之提议，乃约定两部同开至巴沙集合，然后会师进取，诂黄明堂部先到巴沙，未候王和顺兵到，即先自出发，在下田房与柯树勋所部蒋炳臣大队相遇，竟为所败，仍退回河口，王和顺闻黄部败退，移兵思茅之策不成，遂亦率所部向河口退却。

## 移师桂边情形

革命军各部均退驻河口，王和顺欲背城与清军一战，败则退入越南，黄明堂主张保全队伍，移师桂边，再作后图。时军中士气不扬，故黄说卒占优胜，于是黄王诸首领均离河口赴越境，而使部将何护廷马大等率领涂众东向，取道镇边八角山等处入桂，师至马白与清军龙济光部相遇，王正雅亦跟踪追寻而至，两军接仗一日，革命军以前后受敌，多无斗志，退至马角寨暂驻。复为清军夜袭，余众乃退入越属山西太原地方，欲假道开往桂边，诂为驻防法兵勒逼缴械，革军不从，遂与法兵开战，革军多游勇出身，出没无常，战线由宝胜老街以至太原省之左州，令法兵疲于奔命，相持数月，驻该地法官乃请著名土豪梁正礼又号巴头梁者出任调停，两造始息战。革军卸械后，由法官送给旅费后保护出境，送往南洋安置，当革军退入越南之际，清兵闻讯追击，误伤法国大尉威根一人，北京法公使因此向清廷大开交涉，卒由清廷赔款道歉了事。

## 遣送新加坡情形

革命军将士韦云卿等及兵士因退入越南，先后被拘留缴械者六百余人，均由法官拨令出境，并派宪兵护送至新加坡。到新埠时，英官借口一千九百零六年条约第八条，有“凡外国犯罪逃亡之人船主不得带载入境”之明文，禁阻登岸。驻新法领事乃向英官交涉，谓此六百余人乃在河口战败而入法境之革命军，越南政府以彼等自愿来新埠故遣送至此云云，英官答以中国人民反抗本国政府，而未得他国承认为交战团体者，不能视为国事犯，只可视为乱民，乱民入境，有违英殖民地禁例，故不准登岸，因此法国邮船停泊新埠二日，后由越南总督声明当河口革命战争之际，法政府对二方均取中立态度，事实上已不啻承认革命党为交战团体，故此次送来英属之党人，不能视为乱民等语，英官至是始准党人登岸，惟仍押禁于拘留所，总理乃使中兴报董事张永福延律师向华民政务司保释，并派员招待一切，除令陈楚楠等创办中兴石山以安插彼等外，且介绍于槟榔屿吉隆坡吡叻文岛各埠工厂矿场农场，使各安生业，于是革命失败后所发生之国际问题始告一结束焉。未几河内侨商黄隆生、杨寿彭因有解送粮饷于革命军之事，亦被法官命令出境。

## 胡汉民之报告书

附录当日革命军驻河内机关部主任胡汉民致总理之起事报告书如左：

中山先生大鉴：云南国民军光复河口蛮浩各等情形，除经电报外，谨详述之。初国民军之图河口也，潜师于边界者百余人，其散布于车路一带装为苦力者二百人，清军暗约反正投，降者日众，愿我以河口原屯重兵，除警察汛兵外，则有督办亲带二营，黄元桢管带一营，岑德桂管带一营，黄元桢素通情于我，而督办王玉藩则顽固老物，岑德桂更懵无知识也，督办部下熊守备勇而有谋，自愿以身当督办，而以其部从我，相约已二旬，督办得告密者言，颇为备及，黄元桢已有调省之信，督办辞职之文书亦将回复，熊守备黄元桢二人乃决意速举，有清谍者侦知法界有我军指挥者数名寓焉，竟诬以劫案，请法吏拘留之（即黎仲实等八人也）。弟闻此事，急催我军首领黄明堂、关仁甫、张德卿速发，遂以二十九晚二时举兵，警察兵闻号即响应，自杀其管带蔡某，而我军约束之使勿动，巡视河口如常，盖河口与老街相隔仅一河，惧有扰也。旋攻汛营，汛官某逃而报督办处，黄元桢部下二哨先降，余二哨随黄驻山顶，犹相攻击，既而三腰那扒各处分驻之兵闻风皆至，战至翌早八时，我军暂休憩，九时复猛攻之。是时督办亲督队力战不却，而黄元桢已降，皆返戈助战。至四时，督办亦使人约降，我军知其顽强未信，因派王槐廷带兵二人，并一法人（于河口通商者偕通事来观战睹其情亦知督办已力竭故与吾军同行）往说之降。既至前，则督办不应，王槐廷起身告行，督办突挥刀斩王，王仆，旋以短枪轰我一兵（法人幸无伤），熊守备急举枪拟督办，其部下从所指，督办遂伏诛，举督办之营降。岑德桂潜逃匿民舍，其营亦解甲，河口地面遂归于我军占领，收各营之枪千余，除身佩之子弹外，别得贮存之子弹七万，河口四炮台亦归我有，于是下令安民，并派兵保护领事税关洋人，送往法界，居民大悦（法报纸以我军之举动能依于国际法而行颇有赞美）。一面点收军实，编正队伍，一面论功行赏，商议进兵，黄元桢既降，则自为书劝铁路上李兰廷及黄茂兰反正，初二晚李亲率全营来降，缴枪二百余枝，子弹三万，谷一百担，黄茂兰部下二哨亦已闻风而来，初三关仁甫引众四百进攻蛮浩，宁大引偏师上南西河（以为攻蒙自军之偏师而德兴则正兵也），黄茂兰亦复书于黄元桢，言（黄茂兰所驻较李兰亭为远，李在二十条基劳，黄在七十八条基劳，故李先降）我军到日，自当率全营投降。初四日关仁甫兵上至南溪，适有胡华甫之营一哨来降，他一哨官王玉珠亦相约响应，我军更前行，抵新街，柯积臣（蛮浩管带也）带兵二百余人登山放卡，我兵攻之，时已入夜，敌军不战而走，投降数十人。初五日张德卿亲督大队进行七十八条基劳，收黄茂兰之兵，然后合兵攻蒙自，关仁甫之兵亦拟由蛮浩上个旧，合周文祥之兵（是日闻临安已发动）会攻蒙自，初六日据来报言，白金柱带清兵四营到八寨，八寨离开化城八十里，于是张德卿拟分兵数百袭攻古林菁，以牵白金柱之军，及侦白金柱之所向，而与大军合攻

之。初七日更挑选精兵二百名兼程上蒙自助战，此自上月二十九日起，占领河口，暨连日进攻以次克敌收降之大概情形也。此次德卿仁甫踊跃用兵，发愤进取，而发难之始，则功在黄明堂，然而黄元桢内应之功实大，反正以后，即立作书招降，而李兰亭听信其言，全营来降，以至黄茂兰等亦相率先后而来，皆黄元桢之力也。初四日弟得克兄电，知已抵先安，即电告知。旋奉来电，令克至即上督滇师。初六晚车克由海防入河口，今日早上老开，往河口督师，弟已将各将士才干及进行之近情备细告知，克兄精神完足，殊无鞍马之劳，濒行谓云南敌兵若不能为我患，则或取广西之兵自救，宜于其间更谋出一路于归顺以牵掣之云。想克兄亲行督师，士气更当百倍也，德卿濒行，谓此行攻战之事可必克，以我力充足，而敌势脆弱，又有会党相通，其士卒莫为彼虏用命也。惟是自河口以上，粮米极贵，每日每人至少须发伙食三毛，现在我兵已三千余人，（河口原有之义师三百人，在河口投降者，警察汛营及巡防四营，李兰廷来降一营，黄茂兰二哨，胡华甫一哨，王玉珠一哨，其余新街蛮浩尚有降者。）每日用银，粮食一项亦几及千元，收复河口，即就地征收义捐，得银三千五百元，惟发饷时，杀督办花红二千，占山上炮台及以哨官首级献者，大小花红二千八百，共花红四千八百。（其得河口后来降者即皆不给赏，但发伙食而已。）初二日弟交甄吉亭带款二千二百元上，次日关仁甫之队起程，初四日弟交黄龙生带款二千二百元上，次日张德卿之队起程。初六晚吉亭归河内细述情形，知德卿之队仅持三日之粮，非立加接济，兼多办粮食运送供给，便虑为行军之窒碍，是时铺户之捐已难于为继，而兵起河口，占领逾一周，不见外洋大款接济，士心虽固，不为摇动，然若粮食不周，则情见势绌，外恐见笑于邻国，内亦恐降者之裹足，盖降者之来感于情谊者三，而动于势者七，由此数日之情势度之，则彼敌望风奔附，而我师大增，以是而收取全滇也不难，若因饷绌之故，使来者闻知，不肯踊跃来附，岂不可惜。自河口起兵，我军得利，正在有越地供给之后援，足食而进兵，则所至所向，能战能攻，河内同士劣竭于前，先生所晓，第见吉亭之报告，遂再电星州告危，是日复接河口来电，言降者见粮食困乏，颇有一二不安者，弟尤为焦急，旋得星州先生复电，三日有款，略为欣慰，然仍无以济两日之困急，勉强就商于梁成泰之于梁秋，使由伊借款三千，而约以无论何时，星款到立即归还，梁秋前日已为我党捐款二千（前信已告知），此番实得其助力，以弟观察，云南大局确有把握，哥老会之纠合，息息相通，如黄元桢之营降，而降者相继，此其验也。周文祥曾破云南，最有声名者，今亦皆为我军所用而起，转会党而为革命党，而服从于国民军矣，此云南全局可图者一大端也。蒙自开化藏枪各数千（藏置为招募新军之用），而守兵各不过两三营，合其附近可取救援之兵，亦不过各得二千人而止，以我朝起之

锐气，攻彼腐败之营兵，且有会党相通之妙用，一可敌十，何况彼力之尚有不如我耶！此云南全局可图者二大端也。云南近边服一带，粮食既昂，河口之兵正以餉食不周，为倒戈降我之大原因，若我有后援，粮食充足，则彼敌兵降者恐后，盖以彼卒常饥之故，此云南全局可图者三大端也。一黄明堂、关仁甫为旧日会党首领，张德卿亦著名于广西，今皆聚而为我用，各尽其能。黄元桢新降，极意立功，且熟悉全滇情形，今又有黄克强兄之学识经验，而为统筹，人才众多，此云南全局可图者四大端也。云南各营之枪，系于前年一律换为德国毛瑟者，器械可用，非如钦州集合地方兵团之械参差不伦者可比，现下子弹充足，亦可供数大战之用，惟降者日众，则餉食日增，河内一隅（河内已捐款千余力已竭）焉能仰给，必有大款方堪接济，若得十万金，分半先为粮食之用，分半预为子弹之补充，则大军所至，势如破竹，攻城略地，无后顾之忧，若以现情形论之，则开化蒙自在我军掌握，惟两城既得，骤办因粮，必不能给。（蒙自等虽非河口之比，然既得大城，则军费浩繁，亦非现在可比，因粮之法必须徐徐举办，而后有功，若朝得城池，而夕办因粮，以充军实，势必难也，故必预筹款项，以为临时之用。）是以不能不先仰外洋之接济，粮食第一，子药之补充次之。底波洋行私约，如得蒙自，伊有洋行在彼，军用亦可以任取，艮班大班私语□□养云，若有占领蒙自消息，请党人告我，我有大好意相酬，蒙自领事闻我占领河口，即归蒙自语人云，我素助革命党，或恐党军攻蒙自，他法人有误会，故须归为同情，大抵若得蒙自，弟在河内亦可尽力运动，使得种种之裨助，然第一级之工夫，则尚未能做到，今惟望先生与星埠诸同志之大力先助，十万不能骤得，亦必筹济五六万之款。法报之言曰，革命军此次乃真有革命之力矣，然何其经济之困乏耶！以数千金之款而用数千人，何其神也。又有云，以革命军之所为，当无有能御者，吾人何敢量其力之所至，然须就地以筹军用，则岂无外力之大助耶（在河内征捐法人亦知之）！盖我党之艰难于平日，非外人所知也。今云南之机局，实所谓非常之遇，虽有智慧，不如乘势，况我祖国之沦亡于异族人之手已二百余年，今何幸而河口至蒙自之间已归汉人占领，开化、蒙自不日底定，全滇在我范围，虏则惊魂丧魄，而我同胞当于喜慰之余，转生感喟，而内外有血气者，同志协力，各尽义务，斯岂徒奋力行间者之希望，我同胞实有其责任也。至如何统筹全局，指示机宜，持纲挈领，及延请海内英才，以襄各事，是在先生，弟此次一人独当要职，自河口克复以来，笔舌不停，而策应为谋，又皆出于一人，体素孱弱，尤恐不胜，差幸以喜奋愉快之故，振起精神，尚能勉强从事耳，专此即请大安，余事续告，捷音电闻。

弟胡衍鸿

## 清政府之文电

附录当日清廷君臣关于滇事来往文电如左：

### （其一）云贵总督锡良电奏

锡良电奏：据侦探员回省面称，王镇邦在河口与孙党血战几及三日，官军伤亡甚多，王已阵亡，河口被陷等因。窃思孙文蓄志已久，窥犯滇桂，逆党众多，械精饷足，非小丑跳梁仅踞偏隅者可比，奴才到任后，迭经布置防维，奏明有案。今果率众来犯蒙河等处，经官对垒两昼夜，究以兵单，竟致失利。蒙河为滇之门户，蒙河危则滇危，滇危则大局危，奴才一身不足惜，如大局何，终夜彷徨，莫知所措，刻已遣省城防军拔队驰往，会同增厚妥速布置，相机进攻，惟滇中兵力太单，合无恳恩俯念边围关系大局，速简大军来滇相助为理，奴才筹备无状，以致失败，应请飭部将奴才严加议处，以为各统将者戒。

### （其二）清军机处廷寄

四月初九日军机处廷寄云贵总督：本日奉旨锡良电奏悉，孙逆从桂滇入手，蓄意已久，桂未得志，改而犯滇，实属罪恶不赦，已蒙旨派刘春霖督办云南军务，无论行至何处，迅即折回督军前进，该督即一面调拨省垣各军驰往，毋任彼逆久踞，致生覬覦，该督事前毫无布置，致失要隘，著交部议处，再有疏忽，恐该督亦不能当此重咎也。

### （其三）清帝电旨

清帝电旨分寄江鄂滇三督，锡良电奏悉：滇省关系大局，孙逆攻陷河口，毋任久踞，刘春霖现已到京，往滇尚须时日，著白金柱暂代速赴前敌，随带银五万两，以备犒赏。锡良责无旁贷，速出督师，一面径飭龙济光带军前往协剿，龙济光原系滇籍，所部多滇人，剿办桂匪，业已建功。此次回顾桑梓，益当奋力，如能早日克复，定予破格奖赏。并著端方陈夔龙接济军械，度支部罗掘饷款，凡在臣工，自应不分畛域，以副朝廷顾念边陲之至意，特此通谕知之。

## 杨振鸿事略

杨振鸿，字秋帆，又号思复，云南昆明县人。貌魁梧，富勇力，性倜傥有大志。自甲午庚子两役，丧师辱国，割地赔款，君愤满首无状，民气不振，时与二三至友，密筹独立自强之大计，会云南派遣留东陆军学生，君首膺其选。抵日京后，肄业振武学校，刻苦励学，屡列优等。乙巳（民前七年）秋留东志士与孙总理、黄克强等创设中国同盟会，为革命之总机关，滇人中惟君与吕志伊实先与焉。丙午（民前六年）春回国沿滇越铁路调查中法军队，及滇越交界各要隘地，报告当道及留东同人，探悉法人谋滇之计划甚详，抵滇省后，往晤前清滇督丁振铎，人咸以丁顽固，劝君服旧式礼服，君以滇人僻处山陬，久慑服于专制淫威之下，畏官吏如虎狼，思有以矫其柔懦之性习，乃力排众议，服军服往，丁滋不悦，屡欲借事陷君。三月，值大操，丁出阅，君谋乘机刺丁，据滇省举义，事稍为丁所闻，沿途戒备极严，君不得遂其志，乃归家以实业劝导乡人。然是时君名借甚，当道多疑君为革命党人，友人劝君他往避之，君慷慨太息曰，吾特恨滇中风气晚辟，同志稀少，不能即达目的，若彼辈以革命杀我，不啻以我之血，播革命之种于吾滇，我之荣幸也，何避为？卒镇静如故。丁因未得实据，亦无如君何。六月，滇中设立体操专修学校，某君荐君于丁，任为校长，君欣然就职，深喜借此可以传播革命种子，每授课时，学生辄欢欣鼓舞，精神为之一振，及毕业，全校学生，富有革命思想者殆十之八九也。九月，与陈文翰、刘九畴等，创设一公学会，并设分会于各府厅州县，借以联络志士，研究地方利弊，为将来起义之基。十月，滇吏以敬而远之之计，任君为腾越巡防营管带，君抵腾越，即锐意整顿边防，捍卫闾阎，以新式操法，训练士卒。某街失火，延烧数十家，君率队往救，身先士卒，至今腾人多感念之。暇辄密集邑中英俊，筹起义方法，拟于丁未（民前五年）五月实行，先占腾越，进攻永昌大理，即以大理为根据地，进取滇省，嗣因盛达土司争承袭事，关道关以镞，总兵李宝书受贿主剿，君与腾越厅龙文以剿则不啻为英人渊鱼丛爵之设也，乃力主抚，关李不得遂其贪欲，又以君到腾越后，屡与滇西人士争挽国权，为英领事某所忌，乃密令人揭帖，言将起革命军，并嗾英领事电省吏中伤君，适前清总督锡良提学使叶尔恺初莅滇，专以摧残新学为务，素耳君名，得电即密谕关李调各营防备，更派人到腾代君，阳调君到省，另候差委，阴实密令所派之人致君子死地，滇省同志，函电密驰，促君速出缅甸，留身以待，君于此时欲孤注一掷，则防备綦严，众寡不敌，乃电滇

吏以卸事回省期，而别由他道出缅甸，复至日本，仍肄业振武学校。戊申（民前四年）夏，河口革命军事起，电传至东，君与志伊暨滇同志急谋回滇为后援，适留学比利时同志，电上海《神州日报》转达《云南》杂志社，谓清政府电驻法清使，议借法兵平滇乱等语，君与吕志伊、赵仲暨滇同志，以清政府欲实行其宁赠友邦之政策，因倡设云南独立会，宣布满政府罪状，誓率全滇人士与满政府断绝关系，并宣言以云南独立为中国独立之基础，开大会于日京锦辉馆，商学界之到会者约七八千人，君登坛演说，誓以身殉国，闻者感泣，一时捐集军饷千余元。有台湾遗民某之五龄幼女，亦解囊捐助，君即与同志黄毓英、张乃良等渡海回滇，吕志伊与赵仲则在东主持一切，以为后援，乃君与诸同志甫抵香港，而河口事即失败，法关吏检查甚严，君欲进无路，悲愤交集，乃劝张乃良等回东。并函商志伊与赵仲办一速成军事讲习会，志伊商允于黄克强、刘揆一，乃集同志中有志实行者数十人，于暑假期内在日本大森体育学校开班练习，如武昌起义之孙武，湖南起义之焦达峰，及光复上海南京之先锋队，战守汉口汉阳之学生军，多系此次讲习会之毕业者也。君则与黄毓英、居正等，历新加坡、槟榔屿而至仰光，君与居正在仰光创设《光华日报》，鼓吹革命，发挥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而黄毓英等则密入滇西之腾越永昌方面运动布置。冬十月，清两官死耗至，君乃电东约吕志伊速到仰光，共图进行，顾事机紧迫，志伊尚未至仰光，君即先起程入滇，经腊戍昔董等处，而至干崖，与黄毓英等计划进行方法。时滇中风潮大起，清督锡良悬赏五万金缉君，而君不少畏，冒霜露，披荆棘，步行至盏达，运动土司刀春园，复绕道至瘴疠最烈之蛮允，运动防营管带杨发生，杨阳赞成，阴则派人至昔董红蚌河，古里卡各要路邀击君，以为必得不次之赏，不意君乃绕行崎岖鸟道，人迹罕至之地，昼伏夜行，竟逾诸葛武侯所渡之泸江，而至里布卡，与同志某君会。某君因足疾不良于行，派人二、马一，送君至蒲缥何家寨，与同志等密筹进行方法。时因滇蜀铁路随粮加股事，苛碎扰民，乡人多反抗之，君拟利用此机会，主张急速进行，先集敢死队数百人，破永昌府城，后即招集乡民，编练成军，以一军取腾越为后劲，一军往攻大理及省城，一军出顺宁云州及迤南各地，则云南一省，唾手可得，然后北出黔湘，以戡定中原，西取川陕，以直捣幽燕，计划既定，何畏先回永昌，集合反对清吏之乡民数百为一队，待君到，即行进攻，君则潜入永昌新街埂后满林寨，命刘殿才入城举火为内应，张五楼预备开大北门，何思元往攻南门，预定十二月初一夜起义。顾风声日盛，居民迁徙者甚多，清吏急调集腾永各营严密防备，彻夜梭巡，届时君单身持枪登城视察一周，出而指挥兵士，急下命令曰，清兵虽多，然非我军之敌，速即攻城，必占优胜，奈其兵士系由乡民集合而成者，虽有勇气，而素无训练，且无快利之军械，不能前进，亦不能持久，致君与诸同志数月之辛苦经营，归于失败，暂退至满林寨，以谋再举。喘息未定，忽闻某入室报告，谓保山县派兵役数十人已至新



街，君等宜速离此地，以保全一寨之生命财产。君闻之，愤极呕血不止，急起身出门，时则星月在天，霜露匝地，步行数十里，而病剧作，同志吴君品芳，及其率领之张某王某等更番负君复行数十里，至一烧石灰之草屋中，休息数小时，次晨天将晓，吴君先行至蒲缥，备马一遣人接君至何家寨医治、奈君毋举事失败，愤恨不已，又前此经行瘴乡，毒气大发，遂病入膏肓，医药罔效，而中华民国无古之英雄，竟于戊申冬十二月个一日之午后八时死于何家寨矣！君死后，诸同志恐风声外泄，则何家寨全村之生命财产且不保，乃以白布十匹，毛毡一幅，裹君尸而潜埋于杨姓之古墓中，君之家属，至云南光复后，始得知君死之确耗。然君之躯壳虽死，而君之精神，已深印于千数百万滇人之脑筋中，故君死未三年，而云南光复，其在事出力者，半皆君之至友或学生，滇中首义诸人，念君先种革命之因，至今乃获收革命之果，因封基建石以表彰之，并拟为之铸像焉。君妻某氏，女二俱幼，滇省同志曾代呈请优恤在案，想中央当局或亦克念建国之难，而不令君之志绩湮没以终也。

附录民国元年春滇省同志吕志伊等，呈南京孙大总统，请优恤忠烈文如下：

云南绅民吕志伊、郑开文、张大义、段宇清、谢树琼、何畏、张乃良、李伟、何汉、丁怀瑾、杨名遂、黄嘉梁、杨友棠等公呈，为呈请优恤以彰忠烈事。窃云南烈士杨振鸿，留学日本振武学校，自己已入同盟会，丙午毕业回滇，鼓吹革命主义，不遗余力。滇英俊多受其感化，民气膨胀，以是时为极盛，滇吏嫉之，欲杀烈士者屡矣。嗣后用笼络政策，任烈士为腾越巡防军管带，烈士窃喜兵柄在握，可以为所欲为，抵腾后，即为布置，拟先占腾越、永昌，进据大理为根据地，再进取省城，事未及行，已为腾越关道关以镛、总兵李宝书侦知，电省请就地正法，烈士遂由腾越出缅甸，复至日本。河口事起，烈士与志伊、赵伸、李根源等倡设云南独立会，宣布满虏罪状，誓率全滇人士，与满虏断绝关系。以为河口起义诸君之后援，并声言以云南独立，为中国独立之基础。当时留学界之到会者，约近万<sup>①</sup>余人，集资数千元，烈士与同志黄毓英、杜钟琦、何汉、李伟、王九龄、张乃良等十余人，渡海回滇，甫抵香港，而河口即失败，烈士复约集居正、何畏诸同志至仰光，一面创设《光华日报》，以开通民志、振兴祖国为宗旨，激励南洋一带华侨，并秘密输入内地，一面则囑同志黄毓英、杜钟琦等入滇西之腾越、永昌等处布置。其规划腾永，曾三次著手，前二次均失败，至第三次则一切布置渐臻完善，志伊仍留仰光，主持报务，及筹办善后方法，烈士则由干崖赴永昌等处，是时伪总督锡良悬五万金赏格，购烈士头颅，而烈士则续从崎岖

<sup>①</sup> 疑为百余人。

鸟道、人迹罕至之地，昼则伏于草间，夜于间程而进，冒霜露，犯荆榛，步履驰驱于蛮烟瘴雨之域，艰辛困苦，于斯为极，乃未及抵永，伪官已侦知烈士等之作为，调集各边防营，严密防备，既抵永同志诸人，有为伪官逮捕者，烈士见事无可为，欲再往仰光为后图。星夜行六七十里，至蒲缥，愤恨填膺，遂呕血而死。仅何畏彭冀等三四人在旁，以布帛草席，裹置潜埋于杨姓荒冢内，此次滇中光复，在事诸人，念滇中革命种子，皆烈士一人播种之力，特由蒲缥迎烈士忠骸，礼葬于永昌太保山，拟立祠致祀，为云南大纪念。烈士尽力革命事业，家计萧然，仅遗二女，俱幼稚，志伊等窃念今日共和成立，半系诸先烈不辞艰难困苦，断首糜躯，以激励人心之功，杨烈士于滇中革命提倡极力，厥功甚伟，凡饥寒交迫，危疑险阻之境，皆身亲备尝，而其气不稍馁，志不稍屈，再接再厉，愈挫愈坚，乃以大业未成，竟悲愤呕血而终，其志盖苦，而其遇独难，属在后死，敢不尽表彰之责，用特连名呈请钧案，令下陆军部查照恤赏章程从优议恤，以慰忠烈，而励来兹。此呈大总统孙阁下

## 安庆革命军总司令熊成基

熊成基略历 范传甲与吴春阳 军界之活动 起事之计划 马炮营之发难  
兵败之原因 党人之生死 皖抚朱家宝之文电 戊申后之行踪 密售军书之经过  
谋刺载涛之告密 被逮后之供词 就义时之壮烈

### 熊成基略历

熊成基字味根，江苏扬州甘泉县人也。祖父瑞生仕满为繁昌令，父存仁任候补通判。淮扬风俗绮靡甲天下，成基幼时血气未定，性复风流放诞，读书但通大略，去而习悬壶术，益不屑，惟以妇人醇酒靡其青年之光阴。既而父亡，家中落，无以自聊，以耽酒色故，羸瘠多疾病。年十九，落魄于芜湖，乃引镜自照，拍案自劾曰，大丈夫当立功传后事，岂能以少年无行终哉。遂渡江赴安庆，投安徽武备练军学堂，绝嗜好，勤学习，俨然一苦学生矣。然练军学堂未几停办，成基以未竟其学陆军之志，赴江宁应征兵令，编入某营为副目，营将某见其聪颖好学，志趣异寻常，为介绍于炮兵速成学堂肄业，以下士而厕于将校之列，异数也。成基入炮兵学堂后，勤业尤苦，学术优异，卒业后为江南炮兵排长，安徽举

行征兵，檄成基往，以为炮兵队官。时倪映典亦在军中，成基与之交最密，在学时互以复国仇建民国相期许。丙午丁未间（民前五六年）光复会盛行于皖省，成基向往革命，尝入其会，旋任陆军第九镇排长队官，尝向所部士兵提倡民族民权之说，听者多感动，后以江宁虽长江咽喉，然非上游门户，且驻兵甚多。恢复不易，因慨然有入皖之志，皖省为成基产地，祖若父皆仕皖有年，于形势甚为熟悉。至皖见淮南士气雄健，更易期以实行，同志中之为军官佐者亦夥，成基奔走联络，心力为瘁，军队中少有热血者，莫不赞成。越数月，新军统领顾忠琛由宁往皖，奇其才，嘉其志，初调充炮营队官，旋欲升为他营管带，成基坚辞不就，以起兵革命，炮队实力较优于他营也。当是时徐锡麟方就义安庆，成基悲愤殊甚，以满吏专制已极，急欲为徐复仇，而厄于时机，乃中止。

## 范传甲与吴春阳

在丁未徐锡麟起义以前，皖人运动军界革命者，以范传甲、吴春阳二人为最早，范字寿三，寿州南乡人，少有志革命。癸卯年（民前九年）投身营伍，充工程营头目，忠信笃实，同志咸推重之。丁未之役，以徐锡麟仓卒发难，不克参与，悲愤无已，乃进行益力，收效更著，旋调充工辇营头目，及熊成基调至安庆，范乃悉力助之，熊所以得马炮营之竭诚拥戴，而进行无碍者，范之力为多焉。吴春阳字旸谷，合肥人，与万福华交最密。甲辰（民前八年）十月万在上海谋刺王之春一案，系吴主动，事后赴日本留学。乙巳（民前七年）六月东京同盟会成立，吴亦发起人之一，丙午回皖，投身炮营充兵士，日以散布《民报》及各种革命宣传品为务，各营士兵趋之若鹜。嗣为皖吏所知，下令逮捕，乃潜回故乡，创办城西学堂，自任校长，大倡革命，复为巨绅李国筠向提学司告发，遂又匿迹上海。戊申（民前四年）安庆炮营之反正，吴与有力焉。辛亥皖省光复，以同志推重，被举为安徽都督，力辞不就，仍不避劳怨，黽勉任事如故，无何有赣军统领黄焕章率兵入驻安庆，吴以其纵兵扰民也，以大义责之，卒为黄所杀害。此外在学界鼓吹者，有陶成章、龚宝铨、张通典、段昭、刘师培、凌毅、凌照、凌锐、宋玉琳、郑赞丞、柏文蔚、范光启诸人，刘字光汉，江苏仪征人，乙巳丙午间任芜湖赭山学堂监督，暨上海《国粹学报》编辑，专提倡民族主义，影响教育方面甚巨，凌氏兄弟及郑柏范等均学生，于沪宁皖各地运动，亦甚得力。

## 军界之活动

皖省改练新军之初，首在安庆创办武备练军学堂，旋复设立陆军常备营，青年志士应征者颇不乏人，熊成基、柏文蔚、郑赞丞等均练军学堂出身，范传甲、

张劲夫则属陆军常备营，各提倡革命，异常猛进。时有岳王会之设，为安庆军界运动革命最先之组织。丁未四月徐锡麟枪杀恩铭于安庆，各同志以事起仓卒，未及响应。戊申春倪映典由宁调皖，任骑兵营管带，各同志欲乘时大举，为江督端方所觉，立命皖吏撤倪职，事遂无成。倪去后，范传甲等推熊成基主持团体事务，各会员按月纳捐会费，共集八十多元。是年秋清廷有令调集南洋各镇新军定期十月在安徽太湖举行秋操，派荫昌、端方为阅兵大臣，苏皖同志均认为有机可乘，拟于会操动员后，同时在操场发难，正筹备间忽传端方于亲往太湖阅操时，将设行辕于安庆东门外英公祠，范传甲等遂欲狙击之于省垣，为擒贼擒王之计，惟届期端不果来，皖抚朱家宝为防范革命党之故，所有派赴操场之将弁，概不令知识较新者参加其列，于是革党之预定计划又一顿挫。

## 起事之计划

熊成基以在操场发难之计划不成，乃与范传甲等计议，决于太湖秋操时在安庆发动，其计划之大略，欲以马炮两营先得皖城，皖城既得，乃以一军塞集贤关之隘阻，宁军中同志甚多，可作内应。计划既定，适满清帝后同时殁，中外震动，人心皇皇然，成基等以为天予之机，壮气百倍，遂于是月二十六日下午约合范传甲、薛子祥、张劲夫、廖盘贞、洪承点、程芝萱、李朝栋、田激扬，及各营同志多人聚议于十祖寺后邻杨氏试馆，定期本日晚九时率马炮营反正，并约队官薛哲及时在城内接应，当由成基用革命军总司令名义颁布作战密令十三条如下：

（一）与我反对之军队：（甲）水师一营在西门外，（乙）巡防一营在北门附近，（丙）城内外火药库有巡防兵两队，（丁）抚院及各衙门之卫队约两队。

（二）我军决于今日午后十时齐发，先取城内外火药库，后全队进城，各尽任务，于次日午前五时在五里庙齐合，再俟命令出发。

（三）一标同二标第三营先赴北门外火药库，得有子药后，一标第二第三营进城，助城内各营攻击西门外之水师营，得收抚即收抚，否则攻溃其兵，收其军械，二标第三营留守药库。

（四）二标第二营同工程队先赴其营旁之军械局，得有子药后，工程队留守军械局，二标第二营以两队攻破巡防营，以一队先开西门，待马营进城后，再赴北门开城，留守北门，又一队攻击抚院。

（五）炮营先徒手出营，至马号举火，以作全军出发之号令，举火后，至北门外陆军小学堂夺取步枪，得枪后，旋至该小学后取子弹进城，以一队守南门，两队巡街。

(六) 马营由西门进城，直赴军械局，得有子弹，以一队守西门。一队开东门，后留守东门，余两队夺取电报局。

(七) 辎重队直赴军械局，得有子药后，保护教堂及外国人。

(八) 讲武堂各生充卫生队之任，随时搜寻城内外死伤兵士，归入该堂调治。

(九) 各标营队之出力人员，次日午前论功行赏。

(十) 各标营队之兵士及民人等，如有乘机抢劫情事，由巡卫队临时照军法从事。

(十一) 巡警兵如有愿降者，炮营收纳之，编入队内巡街。

(十二) 各文武衙门之官员，不准任意残杀；

(十三) 无论军民人等，不准出。入藩司衙门。

## 马炮营之发难

成基于二十九日晚在炮营发令反正，各士兵欣然从之，管带陈镛昌反对，为兵弁张鸿尧、黄节等击毙，遂焚炮营，整队而出，至步标统蒋与权跪接于道上，步兵多平时赞成者，鲜不从，马营早有联络，其排长田激昂、周正锋、张烈等，围攻管带李玉春于楼上，李负伤逃去，至是亦焚兵房。出与他营联合，各营得千余人，声势大振，随往攻北城菱湖嘴子弹库，守库正目为范传甲之胞弟传口，迎而纳之，得弹后，还攻北门，并焚北门外测绘学堂之步兵营，于是合各路并力攻安庆城，成基初不欲伤害城中居民，故先遣多人入城内应，且以队官薛哲预谋其事，满拟大兵一到，薛必开城接应，安庆可唾手而得，而孰知事势变幻，竟出乎意料之外。

## 兵败之原因

当义师攻城时，薛哲初率百余人向北门冲突，本欲开城相迎，及见城上有少数巡防营守卫，遂逡巡返营舍，不敢发动，适是时皖抚朱家宝赴秋操地，接清帝后凶耗，江督端方促之遄返省垣为备，朱归，即干此时以重利诱城内将士，勿为义师所动，对于薛哲尤为笼络，薛为所胁，竟临阵退缩，不能为成基之助，范传甲在辎重队，张劲夫在讲武堂，均因官长监视綦严，不克发动，因是反正军于仓卒中不能入城，而弹药存贮城内，义师枪弹无多，炮弹又无弹火引头，致无战斗力，围攻一日夜，迄未得手皖城濒江，江面原驻兵舰数艘初已表示降顺，至是受朱家宝命，由江中发炮击义师，毁营垒，反正军渐不能支，相持至二十七日下午十时，兵卒稍稍散去，成基乃率众向集贤关退却，改变战略，欲取庐州为根据

地，然后号召凤阳颍州等处会党，进而驰驱中原，于是取道桐城，直趋合肥，所经过地，秋毫无犯，军容亦尚可观。清提督姜桂题时在河南一带，闻讯，乃率所部穷追，成基力战败之，然抵庐州时，所余止有八九十人耳。而颠沛流离中，竟有谋害成基以降清者，成基知之，乃脱身避匿同志常恒芳家者数十日，后亡走日本。成基去后，程芝萱尚率其残部，沿途与姜部之江防营混战，至合肥东乡时，仅剩三四十人，始宣告解散。

## 党人之生死

与成基同举义者，范传甲失败后尚在城内，因谋刺清协统余大鸿被获，田激扬、李朝栋、张劲夫、郑养源、周正锋、张志功、张星五、胡文斌等，失败后被满侦探所捕，均为清吏所害。洪承点逃往香港，协统顾忠琛以事前失察，发解新疆效力，薛哲虽临事畏缩，未参加义师，然已为朱家宝觉察，仍令枭首于督练公所门外。事后高等学堂提调桐城人姚叔杰力主彻底根究，朱家宝、余大鸿信之，故此案前后军士学生被害者不下三百人，株连极众，于是被害者乃推举龚振鹏赴京讼冤，龚至京，得同乡御史石常信陈善同之助，联名参劾朱、余，谓其贪功酿乱，徇私害公，辞极严厉，段祺瑞亦恨朱、余，排之甚力，结果朱被清廷传旨申防，余先行撤差听候查办，旋复严令永不起用，人心大快。

## 皖抚朱家宝之文电

附录十一月初一日清皖抚朱家宝关于此役致各省电文如左：

家宝二十六日由太湖回省，是夜城外炮马两营下级官长煽惑目兵谋叛，马营管带被伤，炮管带被戕，夺占子弹药库，纵火焚毁步兵营防，逼胁同伴，一再攻城，均击退，复凭炮台攻城，黎明复调江面兵轮开炮攻击，将炮台击坏，该匪又窜避临江塔寺后炮击我军，即遣将带队出城，会合江轮水陆夹攻，匪始溃退，一面遣巡防营将子弹库夺回。二十八丑刻该匪因省垣西北隅有低缺处，复到此进攻，连开机关枪击之，匪始不支退出。辰刻又夺回马营，匪遂纷纷向城北窜桐城、舒城一带，因城兵无多，不及远追，午后派队四出搜查，先后拿获叛党二十余人，据供革命排满不讳。为首系熊成基，甘泉县人，炮管队官炮兵毕业生。二十九早即开城，省城内外均照常贸易，午后午帅由太湖来，所派援军宁省及江北与操军队马步共七营，亦先后到省，陈筱帅派与操鄂军一标协助，即由潜山径赴桐城剿追，江鄂兵轮并派有楚谦建威及鱼雷各船亦陆续到齐，省中现无匪踪。三十日午帅与家宝出城抚慰地

方，商民一律安堵，庐州一带，已由午帅商之程平斋军门派队堵击。现在四面兜剿余孽，想不准尽除，特此奉闻。朱家宝东。

## 戊申后之行踪

熊成基于戊申十月安庆失败之后，即东渡日本留学，初易姓名曰龙潜，号望云，研究军事学及制造爆药学极有心得，时留东革命党人甚众，惟各树门户，意志不一，成基于诸同志中与孙铭、钱兆湘、石德纯、萧翼鲲数人往还最密，复由翼鲲介绍加入同盟会，并识黄克强于小石川区水道端町五十二番勤学社，相与计划再图大举之方法。咸谓革命党历次起义皆由军费缺乏，以致功败垂成，以后非先解决经济问题，不可冒昧从事。因有先筹饷后举事之议，会有同志孙荣，由日本某武官手，取得彼国参谋部机密兵书，及军用地图数十种，议向俄国当局求售，而充革命经费，孙铭愿担任回国，至北京办理此事。成基恢复之心切，亦急于回国，欲至东三省售书，兼谋进行，诸同志以成基在祖国行动不便，群相劝止，适成基得其友商震由满洲致函，谓书已交涉明白，请来解决。诸同志以为危险，仍劝莫行。有臧克明者，与商震交厚，力劝熊，而臧亦熊友，并由臧寓书乃父冠三，介绍成基住其家中，成基以栖托有所，机会万不可误。遂更易姓名曰张建勋，持臧介绍书，间关至吉林长春，即假寓臧冠三家中。臧系奉天人，年近六旬，乃马贼出身，向信耶稣教，日俄战争以后高谈革命，雅好投机事业。戊申在长春创办旭东公司，未几倒闭，股东所投资本尽入私囊，夏间官场有缉拿党人韩东洋之举，臧又投入韩党，其人外观仁义，内实奸险，成基至长询及售书交涉，始知商震之函空虚，而臧冠三尤不可恃。

## 密售军书之经过

成基居臧家逾月，冠三竟居为奇货，屡向告贷，驯致成基所携川资尽为冠三敲去无遗，行囊缺乏，困顿长春，己酉七月中旬孙铭到北京，函询成基现状，并及售书交涉，一面寻旧友程家桢商议售书方法，嗣得成基复书云，商震前函毫无根据，现另设法办理，并清速筹接济，孙铭得信后，即促程速为售卖，旋由程介绍同志丁汝彪暨俄国译员赵郁卿，将所带之书售去一种，由大清银行汇洋三百元与臧冠三转交成基，而冠三竟将此款全数吞没，成基不知，仍去函告急，继知臧不足靠，遂弃之赴哈尔滨。拟独行运动，同时致书孙铭，谓同志韩应房过长春，所带川资尚敷二人之用，已与应房同至哈尔滨，寓秦家冈宾如栈，以后通信直寄宾如栈，万不可再寄长春云云。孙铭得信，乃一意研究售书交涉，而购书者甚夥，持不紧不脱态度，彼此不肯俯就。会程家桢筹划之款幸而成功，约得五千金

之谱，举以为赠，孙铭欲脱北京交涉，遂携三千金赴哈交给成基，此已酉十月下旬事也。其时韩应房尚与熊同居一寓，同志梁冰亦因党事至哈，于是皆会集哈埠，群力交涉，仍无效果，遂决计待价而沽，不图速成，共议熊回日本，熊以所谋不遂，坚不肯行，决计留哈研究俄文，且有会同东三省同志商震筹划开垦之议。至十一月中旬孙铭、梁冰等均返北京，另有所图。十二月初旬接熊函云，将至长春与徐伟天齐续堂等别图售书方法，孙铭复信谓臧冠三既不足靠，长春万不可居，叮咛劝其勿往，成基因急欲成功，竟不听劝，径赴长春晤徐等，徐嘱其回哈候信，并以旅费关钱一百吊为赠，而不知祸机已伏于此矣。

## 谋刺载涛之告密

臧冠三以熊再到长春不与往还，衔之，且误闻熊已由北京筹到巨款，乃致信与熊欲借万金，熊得函甚为焦灼，力白无款，臧又来函相迫，云尔在吾家居有数月，现时年关将近，即不言交隋，而伙食一项汝亦不给耶，吾当向官吏告密，熊得信未作复，遂偕一日本友人同移居俄人饭店以避之。适是时满亲贵载涛由欧洲考察陆军，经西伯利亚铁路归国，路过奉天，沿途警戒，异常严重，臧遽向吉抚陈昭常告密，言安庆革命首犯熊成基潜来哈尔滨，欲谋炸贝勒，陈得报大骇，乃飭抚署刘中军督率军警赴哈埠严缉，一面于载涛所过各站，警卫加严，而外间绝无知者。十二月十八晚载涛车到哈站，以防范刺客故，并未下车，停一小时即乘原车南下。哈埠俄官因其未下车酬应，颇不满意，嗣经清吏解说，始为释然，成基于载涛过哈之日，尝徘徊于车站附近，欲伺隙行事，旋以警备森严，无可进行，乃在站外餐室据案大嚼，良久始失意他适。

## 被逮后之供词

吉林公署所派秘密侦探连日在哈埠大索刺客，卒于是月二十日下午，在秦家冈下坎俄国饭店，缉获熊成基及日本人一名，成基直认本名不讳，日人当即开释。二十一日解赴长春，由西路道颜世清亲自提讯，成基索笔写供，洋洋数千言，照录如左：

熊成基供：字味根，实年二十三岁。军册年二十六岁。江苏扬州府甘泉县人。寄居安徽芜湖。祖父熊瑞生曾任安徽繁昌县，父熊存仁系候选通判，均已早故。母亲胡氏在堂，胞兄熊成模，安徽候补州吏目，胞弟熊成鳌年幼小。我一向在学堂肄业，尚未订婚。先在安徽练军武备学堂，后入南洋炮兵学堂，均先后毕业。由南洋炮兵将校科派陆军第九镇第九标炮兵排长，继



调安徽马营队官，由马营调炮营队官。我平日革命宗旨以推翻政府，改革政治，倡人权，均贫富为主。要不尽系满汉种族之见，我平日待士卒甚厚，大众颇为我用，遂阴结在营同志，屡欲乘机起事，俱未得便。光绪三十四年十月间，因各省军队俱赴太湖秋操，又值国丧，人心惶惶，皖省留防队仅有数十人，我本意如能攻开省城，据有根本重地，再连夜直赴太湖之秋操演习地，荫昌、端方均属平庸之辈，卫队部不过千余名，断不济事。至秋操之兵虽有两万，然多系空枪，难以抵御我军，如我得该两镇兵队，直行北上，则必势如破竹，且该两镇兵多系邻省之军队，如一旦为我所有，该邻省亦必在我之掌握中，有此天然一部落之根据地，一面攻取他省，一面宣布独立，又何患目的不达，天下可唾手而得。遂于是月二十六日夜间接机暴动，逼胁混成协全军变，放火创乱，开炮攻城，皆我一人主谋，并无主使之入，孰料城中内应误事，计划未周，以致失败。我之宗旨事成则已，否则牺牲其身，社会上亦不无小受影响也。况各国之历史，皆流血多次而后成功，我此次失败者，普通社会中人不知附和也。推其不知附和之原因，盖因自由之血尚未足耳，譬如草木不得雨露，必不能发达，我们之自由树，不得多血灌溉之，又焉能期其茂盛。我今早死一日，我们之自由树早得一日鲜血，早得血一日，则早茂盛一日，花方早放一日，故我现望速死也。呜呼政府，尔等决不能诛尽我党，亦只有愈死愈多而已。起事之次日，为二十七日，下午四钟败散，带残兵奔向庐州一带而去，被姜桂题马队三百余人追至，我之败兵反击姜军，如鸟兽散，殊为可哂。嗣我因无援助，所带残兵仅有三十余人，已知不能成事，即劝伊等各自逃生，我遂由庐州西北走去。由西北又向正北，由正北再向东北，日行二三十里不等，均循僻地空地逃去。夜则宿古庙或小店。所经地名，日久不复记忆。田中玉带兵追剿，我遇见多次，他们亦不相识，且官兵各存意见，均想邀功，我乃脱逃虎穴，后由河南至山东烟台，由烟台至大连，今年正月由大连至日本神户，由神户至东京，住勤学社，勤学社者，即我们革命机关本部也。本年正月二月间，我曾至沈阳长春一带游历，在沈阳居留一天，住在东洋旅馆。因闻田中玉在奉天，伊曾充安徽督练处总参议，他手下有我的照片，并因沈阳事无可为，故未久留，复到长春，在府署西偏租赁民房一间，改易姓名为张建勋，字立斋，河南永城县人，自此我遂以此名字籍贯对人，我的熊成基本名，从未向人道及。未久即行回日，六月间党人集议，以党中经济困难，欲谋举办大事，必先筹得巨款，始能为力，东三省介于日俄两国之间，将来必有战事，大有可乘之机。适有北京派往日本之委员孙铭，号竹丹，在日本时曾与我相识，但伊并不知我系何许人，我以别号望云二字告之，伊得有日本军事计划秘本约十余册，据云，系为中国政府所觅，伊留一份，如以售与俄人，当得重价，我即挺身担任代为

销售，约定售妥，各得其价之半，先四册作为样本，意欲借此联络俄人，酿成战局，以便从中举事。故于八月间乔装来东，先至长春，住臧冠三家，臧前开旭东公司，伊子克明在日本东京耶稣教堂，平日与我之友人相契，所以知冠三其人而投止，后因我在臧家居住，究属不便，乃嘱其代租房间栖身，并将售书来意告知，嘱其留意代销。又在臧冠三家曾见过徐尚德几次，徐亦绝不知我来历，伊后赴大连去讫，有人说伊曾由大连寄我银元八十枚，实无其事，如不见信，可以赴邮局或银行调查。缘徐尚德之妻系日本人，粗通文字，其人智识亦非甚高，如其知我底蕴，恐亦早向官府报告矣。我于八月中即到哈尔滨，寓在宾如栈，从俄人夹根肄业俄文为名，暗谋交接俄人，销售秘密书册，乘便纠合同志，以图大举，适俄外部大臣来哈。由在哈俄商介绍往见。先交样本二册。议价银一百万。俄人现正调查。尚未定局。不意臧冠三走漏消息，致被拿获。孙竹丹现在北京，与我虽在东京认识，并不知我真姓名，缘吾在日本时，颇守静密主义，不肯稍涉嚣张，从未吐露真名，惟党中首领黄兴一人知我底蕴，所有旅行日用，均由东京革命党本部津贴，或疑我之在哈尔滨，系图行刺贝勒，亦属误会。总之我心坚定，百折百回，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安庆之役，皆余一人所为，并无第二人预闻其事。乃闻事后皖抚无故杀戮多人。至今回念，为之怆然，惟恨我年纪究竟太轻，阅历尚浅，否则安庆之举不致一败涂地，又何致来东三省耶。然心地光明磊落，所说皆是肺腑之言，倘使因我任意株连，自问不安，亦觉无谓。当余在哈时，所有衣服行囊皆被侦探取去，入署后，胡司马直以胡匪相待，手脚镣铐，较之众囚徒尤苦，其实余并无二心，惟求速死而已，至此次举发我之人董姓，素不认识，不过在长春臧冠三家见过数次，请讯董姓便知其实。臧冠三以外，并无一人与我有关涉，其人利心太重，实不配称为同志，所供是实。熊成基供。宣统元年十二月日。

## 就义时之壮烈

二十三日，清吏复押解成基至吉林，出巡警局时，观者如堵，成基笑语曰，诸君为国珍重，我死犹生，长春学界及商工人等多有为之叹息者。其时同盟会员在吉抚陈昭常幕府供职者，有廖仲恺、张我华等数人，或坐视不救，或束手无策。及庚戌（民前二年）正月十八日陈抚得清廷旨，令就地加害，遂在监狱优待室内设饌餵熊，款以洋酒，有江苏同乡官某等相陪，熊谈笑自若，饮尽一盞，已而由狱吏带往法庭，上座者有清提法司傅金事、高等检察厅厅长李廷路，而安徽派来之安庆府豫咸管带官杨遇春亦列坐其侧，成基是时直立庭中，清法官仍用斩决旧法，加斩条于背，成基欲照相，照毕，索笔自题曰，熊成基被捕后之照

像，旋大声发言，宣布其革命之宗旨，语极沉痛悲愤，听者无不动容。临刑时，刽子手使之跪，成基不屈，刀起而头落矣。后有人缝其首，置之棺中，棺值钱八十吊，亡年二十有四，其告密卖友之藏冠三，同时亦被西路道捕获、吉抚因熊潜居臧家二次，显系同党，罪状昭著，情无可原，亦判禁锢十年。民国成立，臧极力运动，得出狱，且在吉林得有公职云。

## 孙竹丹事略

孙元，一名铭，号竹丹。原籍江苏上元人，其先人乃医学大家，后由宁移居安徽寿州。遂入寿州籍。元十九岁时，偕薛哲肄业于江南陆军学堂，即抱革命思想。癸卯岁（民前九年）被送出洋往日本，入振武学校习陆军，学期试验，屡取优等，夙以好学称于侪辈。乙巳（民前七年）秋孙总理偕留东诸志士发起同盟会，以谋光复，元亦列盟之一人，遂被举为安徽同盟分会会长。奔走党务，事无夷险，胥猛勇精进，无反缩之色。丙午（民前六年）秋偕孙毓筠等，谋起义于江南。事败。毓筠被获入狱，元乃逃归日本，以图再举。后见同志某等往往以细故相齟齬，以致感情不洽，殊碍合作，元叹曰，中国英雄太多，所以不能团结，然革命事业又非团体不为功，遂从联络各个人感情入手，又以革命屡次功败垂成，实以经济不足为一大原因，极力主张非先解决筹备经济之问题，必不可谋光复事业之实进。己酉（民前三年）春适熊成基于安庆举义失败后亦到东，遂与成基及钱兆湘共谋筹备资金以备大举之策。先是成基由皖脱险。先逃至长春，由友人介绍寄居臧冠三家，臧系奉天人，年近六旬，乃马贼出身，外观仁义，内实奸险，成基居长未反，即因经济困难，且在内地总非善策，闻旅居日本同志甚多，欲往联络，以图再举。及至东京，元与一见如故，且助以旅费，同住牛込区市谷町澄吉馆，时留东党人因经费困乏，异常拮据。元探悉日本参谋部有所谓军事计划秘密书，颇于辽沈战局有关，若取而售诸俄人，大可得重资以供党用，遂多方弋获，卒偿所愿，于是成基赴满洲，元赴北京。各向俄人分途交涉，议值百万。正交涉间，元在北京得同志程家桢等之助。仅得小款约五千金，同志时功玖、张昉、石德纯、梁荫卿等皆在京悉其事。时成基来电，招元云，此地运动略有眉目，若能成功，可得巨款，速迅来哈，元遂携三千金赴哈，交成基收用，谓闻东三省同志商起予等，欲购地开垦，君可将此款加入，成基亦然之。元在哈勾留约二星期，因所谋非一时可能见效，遂仍返北京另有谋划，时己酉十一月之事也。不料臧冠三家误闻成基由北京汇到巨款，致函成基欲借万金，成基得函甚为

焦灼，力白无款。臧又来函相迫云，尔在吾家居有数月，现时年关将近，即不言交情，而伙食一项，汝亦不给耶，吾当向官吏告密。成基得信未作复，潜伏哈尔滨，是时适满清亲贵载涛由欧洲考察陆军返国，路过奉天，臧密告载涛，言安庆革命首犯熊成基来奉，潜居哈尔滨，欲谋炸贝勒，清吏即与俄人交涉，捕成基于哈尔滨，所有金钱亦为清吏抄去，押至奉天加害。而东督锡良因成基潜居臧家二次，未经告发，今次始行说出，明系为要求金钱不成，故而卖党，亦判臧十年禁锢。是时清政府得锡良来电云，有熊之同党孙铭号竹丹潜伏北京，清政府又下严拿孙铭之令，势颇岌岌，元于拿捕之令发出前一时，得程家桎密告，遂偕梁荫卿逃至天津日租界，然身无一文。幸在津得石德纯之助，始能避归日本。钱兆湘迎于车站，元穿破棉袍，形容焦灼，同志杨宝泰曾目睹之，元至日。遂闭门不出，日惟研究易经及译日文小说为伙食计，闲时与王九龄、何天炯、宋教仁、钱兆湘三四同志往来而已。辛亥春，赵声亦由香港至日本，赵与元无日不见，赵告之曰，现有人疑君作清政府侦探，此系君平时语言间买人恶感，故人记恨，以此恶名诬君，以后须慎之。是年春赵宋王何钱等皆相继回国。元于六月被同志某等误会为清政府侦探。疑与熊成基被害有关。遂有人设计诱至东京市外，下棋为由，使元不备，用铁哑铃击其脑，双目凸出而死，割尸数断，盛于箱中，以回国为名，带至船内，子夜间抛弃海中。死后其老父年已七旬，因思子心切，得疾而亡。元被害时年二十九岁，其夫人尚在，子一女一。至民国元年其死事之冤始渐为世人所觉察，于是同志宋教仁、刘揆一、何天炯、陈陶怡、柏文蔚、孙武、柳弃疾、张我华、徐血儿、王九龄、熊越山、李肇甫诸人遂发布公启，详述其被诬遇害始末，以白其冤云。孙武且语人，谓由日返国乃受其资助，可保证其必无卖熊成基之事云，不可谓非党人中一大冤狱也。

## 石瑛事略

石瑛，字衡青，湖北阳新县人。曾祖东壁，祖凌云，皆绩学不显，父若霖，以家产中落，辍学治农事，一门雍穆，乡里称仰。瑛生而厚重英特，举止异常儿，读书过目成诵，东壁公亲教之，目为大器，既出就傅，益奋厉，文誉日起，年二十四，中清光绪癸卯湖北乡试。同举之士，大率趋京朝，求仕进，瑛念国势日削，非改弦易辙，振业崇武，不足救危亡，慨然有远翥之志。总督张之洞奇其才，选派留学欧洲，初至比，旋转法国海军学校习海军，殚心力索，冀速穷其术以强兵雪耻。而校中歧视外籍生，战术器械之新异者不以授，瑛与其友向国华刺

取秘藏之海军图说，私相研究，事为主者知，国华被执，瑛乘间得脱，营救国华，经政府交涉未深究，乃适英学海军制造，瑛出国前，与乡人田桐、曹亚伯、居正结兄弟盟，砥学行，谋革命，已与孙总理通声气，既游欧，适总理至，则助之号召留欧学生，组织同盟会，为国外革命团体活动之始，与曹亚伯同驻英伦负经理及筹款之责，总理许为廉能，深倚任。武昌起义，总理就临时大总统于南京，瑛归国参机要，总理解职，派瑛回鄂主同盟会鄂支部，未几当选为众议院议员，见袁氏有异志，而国会中亦品杂多劣行，不足以匡正，遂弃去，深感救国非空言可济，自顾所学犹未之能信，因决再赴欧，未行而湖口事败，瑛名在牒捕中，急走英，入伯明翰大学，习采矿冶金，以工资读，缩食敝衣，坚苦匪懈，学以大进，瑛年已卅五六，在国内政治地位，足与时贤驰骤，而能折节从新致力于学术，立后来事业之基础，时贤咸敛手谢不如，时吴稚晖亦留英，年更长，均以中国名流游学海外，气类之感弥笃，往还甚密，欧战既起，倭寇乘机胁迫中国益甚，瑛内忧国艰，外感世变，益发愤钻研，潜心观察，期有以拯祖国而安天下，复以课暇深入社会，与达官耆宿田夫村媪儿童走卒周旋议论，以求彼土政制礼俗国故民情之奥，为参证取镜之资。历九年，学成回国，始欲在粤建厂造机械，以私人兴实业，为社会倡导，遇阻力而罢，任北京大学教授，时校长蔡子民方罗网全国学者，无间新旧通专，必礼致之，极一时之盛，瑛深邃笃实，尤为所宾敬，课暇肆力于治术政论，日与李四光、王世杰等相切劘，行坊言表，时望翕然，寻应聘长武昌师范大学，以不克行其志，未一年仍返北大，受党使命，于授课外密合徒友，声势日张，风动学府，时执政者欲引瑛入阁长教育，以收物望，瑛坚谢，赴粤为工程师，人多异之，民十三国民党容共改组。鲍罗庭、李大钊等力图攘窃党统。党内耆旧多畏威怯退。独瑛明斥其奸。不少假借。党统赖以不堕。民十五北伐军抵沪，任上海兵工厂长，力除积弊，支出减二分之一，而出品加倍，至十七年改任湖北建设厅长，时张知本任省政府主席，严立三长民政，张难先长财政，瑛辄出所学，度以精思，运以大力，于交通水利农林工商诸部门，一一创造规模，荡涤旧污，为后来者取法，十八年辞职，任武汉大学工学院院长，建校未久，设备未周，瑛亟谋充实，勤于讲授，严于实习，树刻苦好学之风，十九年冬，张难先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挽瑛长建设，适当浙政百废俱兴财力竭蹶之后，瑛苦心擘画，别缓急以定进止，而杭江铁路及电厂工程，最为急务，又莫名一钱，则赴沪与银行界磋商，反复开陈，始得赞助，建设之僵局以活。外籍水利顾问数人，报酬巨而无所事，瑛立解约遣去，张难先亦遣去民政厅外籍警察顾问，矫正盲崇外人无功豢养之陋习，人心为之一奋，行政效率因以骤增，二十一年改任南京市长，国都所在，市民甲第相望，往往略绳墨，瑛一齐以法，建筑税收地籍各要政，悉准定则而行，久之无敢违犯，以条约故，涉外事夥，外人狙于旧习，气张甚，瑛据约与理折之，无毫末假借，终亦守范，于市政建设注重民生主

义。保护民房，不以开拓马路整肃市容为已足，特措意于国民教育与平民生计，孜孜扩充小学，举办小本借贷，扶植旧有缎业，尤尽力提倡国货，策动国民经济之发展，时汪精卫长行政院兼外交部，力主媚倭，凡倭人至，即微贱必礼以上宾，一日倭总领事须磨遇瑛于途，央外部人员介见，瑛拂袖去。二十四年三月，倭团体访华，汪命市政府科长以上集机场迎候，瑛以为辱国，愤而辞职，离任之日，市民遮道攀呼，有垂涕者。同年任铨叙部长，入督僚佐，出巡地方，于铨政多所推进，越二年，抗战军兴，中央以湖北地扼冲要，改组省政府，再以瑛长建设，瑛慨然受任，军事方急，公路之修筑破坏，视作战需要为办，而出以迅速，促进工业推广合作，筹划迁移，计虑指挥，日不暇给，失眠旧症大作，乃解兼职，迁恩施后，复辞去委员。二十八年，省设临时参议会，瑛膺选为议长，持论一秉大公，无所偏倚，一扫诡随依违与故持异同之习，有民国第一清官之称。省政当局亦重瑛德望，加礼敬焉，顾精力久耗，宿疾日深。三十年春，力疾主持会议，历十余日，会毕而足部痿痹，自是日就衰损。三十三年七月，就医重庆，治疗无效，以十二月四日卒于歌乐山中央医院，年六十有五，有弟四人，存者二：荫周、灼华。德配徐夫人，庄俭自持，子效曾，毕业重庆大学，子妇柯蕙荣，肄业四川大学，孙男女各一，俱幼，瑛笃于内行，平生出处大节，取与细行，皆嚼然不苛，任事不避嫌怨，持躬俭约，终身未御皮裘，旅行不携侍役，接物诚挚有礼，惟嫉恶甚严，好面斥人过，每以取戾于世，而人以其无他，终亦谅之，逝世之后。中央党政各界曾开会追悼。蒋主席亲临致祭。余亦作诗五章挽之如下：

### 挽石蘅青先生

负笈重洋习海图，为谁虎帐窃兵符，若教比论汤屠户，一是天人一鬼狐。（先生与汤芑铭同赴欧学海军，先生以偷阅海军图书被罚。汤则入党后私入孙总理寓所盗取盟书，为众不齿，后任湘督军，大杀党人，号汤屠户。）其一。

党人争拜鲍罗庭，赤焰漫天带血腥，惟有先生持正谊，发奸摘伏铁铮铮。（民十四某会在北平开会，各委员多逢迎鲍罗庭李大钊意旨，独先生据理力驳，鲍李皆惮其刚正。）其二。

夷目郊迎国礼周，淞沽功业奠金瓯，冤禽填海多奇策，顽石何因不点头。（此诗乃民二十三拙作金陵杂咏之一，时汪兆铭当行政院长，尝令南京市长率属往机场远迎日酋土肥原等，先生因是愤而辞市长职。）其三。

世风日下竞贪污，高洁如君德不孤，铁面无私继包拯，陵园界址不含糊。（某公欲扩大陵园界址，先生谓拆毁民居，有反民生主义，固执不允。及解市长时，市民称为包龙图再世。）其四。

种菜昆山日务农，舟车跋涉一劳工，诸公衮衮能如此，华夏何愁不大

同。(先生与曹亚伯各在昆山置小田园，时以种植为务，中委乘火车例得一等免票，先生往来常纳资购三等票，无人知其为现任部长或市长。)其五。

## 共进会会长张百祥

张百祥，四川广安县人。少有大志，自负非凡，任侠好义，排难解纷，隐以朱家、郭解自命。乡间老幼，无不敬爱，故为同侪拥为领袖，在秘密会党中，隐然渐居首席。清光绪三十年甲辰，仍攻读于邑中私塾，会岁收失歉，乡人饥寒交迫，无以为命；而催科粮役，甚于狼犬。粮役收科，例有酬佣，催科无着，敲剥细民，差以粮役为肥缺，民以粮役为虎狼。是年秋七月粮役在百祥邻村催科，邻民无以为应，拘捕数人，大施淫威。百祥闻讯而怒，率众而前，适粮役捕人将行，百祥大喝曰“止！岁遇歉收，人民备尝冻馁之苦。尔等毫不体谅，竟敢借口欠粮而捕人，恃势凌人，不怕逼人作反耶？”粮役见为青年，不虞有他，反唇相讥，威吓备至。百祥不能耐，疾呼曰：“打”，徒众乡人，围殴粮役而致重伤，被捕者立予释放，反清革命怒火，由是燃起。

百祥聚打粮役之后，立即鸣锣召集全县父老宣告胡清政治之黑暗，官吏之腐败，以及满清入关时之惨史，汉人所受之虐待，剜切陈词，听者不觉戚然感动。百祥申言：“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家一姓之天下，而是汉人之天下，既是汉人之天下，应归汉人治理；官吏数典忘祖，认贼作父，横加摧残；现在祸端已开，县官必借机图害，以为‘拒捕造反’，一不做，二不休，与其坐而待毙，不如起而抗争，协力抗争，方为自救之道，未悉众意如何？”当时年青人群相附和，年老者容为考虑，百祥更表示：“目前之道有二：一不愿事件扩大，请缚我送官法办，以救众人；一则自卫图存，协力抗战。我惟众意是决。”议未定，而谍报县官已调兵下乡剿办，众意乃决，决心抵抗。一时得乡勇几万人，由百祥任指挥，分头迎战，奈因军火不继，鏖战七日而败。百祥乃出国走日本，入东斌学校习体育，时乙巳年也。

乙巳同盟会成立，百祥率先加盟，熊克武诸人均在其后，丁未春同盟会曾一度发生内哄，党员意见纷歧，几致解体。百祥乃与鄂人刘仲文、居正、孙武，湘人焦达峰、杨任，赣人邓文辉，粤人熊越山等组织共进会，作为同盟会之外围。第一届会长，公举百祥，未几因事返国，刘仲文继之，后仲文亦归国，会事托邓文辉主持，第三届会长即属于邓。共进会誓词与同盟会相异者。只平均地权一项改为平均人权。以便联络会党而已。



百祥归国后，奔走大江南北，湘鄂川赣，联络各帮会，密谋革命，故武汉起义，所有革命战士，多为共进会会员。当武汉起义，百祥本拟即归川，因在宜昌接洽川汉路款，以便返川募兵之用，略事逗留，詎料熊克武已先入川，膺任要职，由熊委为游击司令，驻万县。及南北议和已成，遂隐于乡。

癸丑二次革命，百祥适在成都，走小川北，树讨袁之旗。未离蓉前，护督胡景伊饵以名利，不为所动。缘胡与革命事业，无甚渊源，而竟猎取护督要职，实因尹昌衡一念之错，尹与胡为师弟，胡任都督府参谋长之职，尹生平好大言：愿学班定远立功异域，民元西藏有不稳之说，尹即帅师西征，而将川省军政要职委胡，以为谊属师弟，不虞有他，然胡之为人，阴鸷多诈，乘尹西征之际，厚植势力，吸收无聊党人。当时成都之党会，殆如雨后春笋，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川省党部之主要人员为董修武、戴锡九、曾子玉等，进步党为蒲殿俊、周道生等，共和社会党为张知竞等，自由党为朱某等，当时国民党之权威，几为共和社会党攘夺，张知竞本共进会会员，利用时机，借哥老会之广大群众，另组共和社会党，分化国民党之力量，进步党之势虽微弱，均为梁启超之信徒，故人虽不多，而能博得省会议长，自由党则更微末，胡景伊借共和党吸收国民党之分子，对革命先辈如百祥者，岂肯放过。但百祥表示：我国士也，非利禄所能动摇。及抵小川北振臂一呼，全省皆应，携械来归者数万人。然仓卒成军，枪械尚缺，熊克武在渝，迟迟发动，无法牵制敌方进攻，请熊接济，又无以应；及失败时，熊始发动，致遭各个击破，熊亦惨败。百祥间道走湘省，与杨任从弟铁如至辰谿县，隐居铁如之家。

三年春，由辰谿转道赴上海，改名赵玉瑚，准备东渡日本。时与同志僨生、杨铁如，同住宝昌路鼎庆里，杨曾任湖南财政司，由是识湘人陈某及唐某。陈任米占元密探，侦知百祥为川中重要分子，一日，陈以汽车来，邀赴虹口冶游，詎料车抵老靶子路交界处，为米占元羽党捕入闸北，即用巡舰星夜解往南京，经汉口而至北京，卒遭枪决，其同乡蒲殿俊收其尸。

## 胡汉民讲述南洋华侨参加革命之经过

此文为胡君汉民于民二十五年自欧洲归国道经新加坡埠在华侨某团体之演说词。笔记者为张君振之。译辞以方言关系，与原意不无出入，但大旨尚无误差。余前著各书，所述南洋华侨协助革命事实极详。胡君此文大足以匡余不逮。故并录之。

冯自由附志



- 一 初到南洋发动革命和筹款的情形
- 二 购运军火的失败
- 三 防城之役
- 四 镇南关之役
- 五 孙先生的被迫离安南
- 六 钦廉上思之役
- 七 河口之役
- 八 我的匿居安南与出走的情形
- 九 南洋华侨之习惯思想与初期的保皇党之活动
- 十 南洋资本家的不革命
- 十一 南洋华侨热心革命分子
- 十二 南洋党务之现状

### 一 初到南洋发动革命和筹款的情形

我们从革命史来观察，南洋确是居于极重要的地位，南洋是本党革命的策源地，是本党革命的根据地。

孙先生在早年到欧洲到日本的时候，总是经过南洋，南洋是孙先生的足迹所遍的最熟悉的地方。在同盟会成立以前，孙先生在南洋方面预先认识的同志有陈楚楠、张永福、陆秋杰、陆秋露等，以前先生几次经过南洋的详情我无从晓得了。

同盟会成立之后第二年，正是民国纪元前六年（丙午）萍乡醴陵的举义失败，这件事也是同盟会成立以后会员同到内地直接间接造成成功的。军事上固然失败了，而民气的激扬已不可复抑。先生认为时机不可失，应派同志到各地分头发动。于是派克强进广西，克强和精卫一路走。克强、精卫走了几天，先生也要动身离开东京，我就和先生一路走了。

先生所以要急于离开东京是有原因的：第一呢，因为萍乡醴陵之事发动之后需要有继续不断的实际行动，使清廷疲于奔命；第二呢，因为满清政府的注目先生，威胁先生不得留在东京。先生所以离开东京，就是一方面要发动实际革命运动，一方面也可以避满清的耳目。可是先生要走的时候，一时盘费无着，正好有一位铃木先生仗义疏财，他是一个造船发财的人，官琦和他非常熟识，官琦就运动铃木帮助了一万块钱。先生在一万元中间拿出了二千元交给《民报》社作为出版费用，还有八千元统统作为同志的路费。当初我们只晓得先生要离开日本，而不晓得先生离开日本以后究竟是到什么地方。我们只有跟着先生走就是了。

先生坐的是日本船，就是要转到南洋的。我记得是先到香港再到新加

坡，再由新加坡到西贡，转到海防。这是我第一次到南洋。在新加坡的时候和张永福、陈楚南、林义顺会面，都是一见如故。当晚有几个人来会我们，南洋也有报纸，就是由这几位主持的，已经办得有相当的时间了。不过他们所办的报纸没有什么宗旨，只有空口说白话讲讲维新，本钱也办得亏光了。此回见面，就是想把这个报纸重新确定方向，标定革命宗旨，报纸名字就改为《中兴报》。我当晚就替他们作一篇发刊词。后来《中兴报》就成为本党在南洋的重要宣传机关。我们为这些事耽搁了二三天，又转船到安南去了。

我们到了西贡，就约王和顺等会面。有一位曾锡周同志在法国银行里当买办，我们也相识了。他很能明白大义，很能帮助革命，前后助的钱很不少。所以我们从前没有提出打倒买办阶级的口号。后来凡是做买办的人却是一天天变了，一天天走上反革命的路上了。说到这里，同时我可以把教会和革命的关系连带说一说。从前教会本来也是革命的，一般的牧师教师对于先生的革命事业非常热诚帮助，先生在街上走的时候，总是有许多牧师教师一同走，牧师教师就是不帮助先生革命也至少是同情于革命，如当时王亮畴先生的父亲王煜初和区凤墀、杨襄甫等都是很热心革命分子。先生革命事业的发动，当初和教会有多少关系，教会里面的书楼，藏有不能公然出售的书籍，先生早年都有随便阅读这种书的机会。一直我们到南洋发动革命运动的时候，教会的态度渐渐变了，他们觉得我们革命党是可怕，好象不敢和我们接近的样子，也许他们要误会我们革命党要变成义和团一样的排外，这是教会里自己的疑神疑鬼。总之，教会对于革命党的方针的改变和一般牧师教师的趋向的改变，我们到了南洋以后就很显然的看出了。

我们再从西贡到海防，由海防进河内，有甄吉亭、黄龙生、杨寿彭来招待，我们租房子的時候统统改换姓名，先生和我都改了姓陈，我改名为陈同，房子是在有名的甘必大街。开始就和在安南方面的同志接洽，在安南东京地方发动革命运动。凡是发动革命总是要筹划经费的，总理到了以后马上就在华侨方面筹款。他叫我发两个电报，一个电报发给曾锡周，一个电报发给张静江。总理并且说这两个电报发出一定有款来的，我就问总理道：

“这位张静江是什么人？我没有听见先生说起过他的名字。”

总理答道：

“他是一个很奇怪很豪爽的一个人，我有一回到欧洲去，在船上碰到了他，我们通候了一下，他就问我：‘你是主张革命的孙某吗？’我说：‘我是孙某’他听了很高兴，就很爽直的说：‘你是主张革命的，我也是很赞成革命的，我老实告诉你吧：我在法国做生意，赚了几万块钱，你发动革命的时候，我目前可以拿五万元来帮助你，打电报的时候依着 ABCDE 的次序，A 字要一万元，B 字二万元，E 字要五万元，这就算是你打电报给我要钱和要

多少钱的密码呢!’我觉得这个人是一个信实人，不会说诳的，所以我就要试试这个密码灵不灵了!”

我依照先生的话打了一个A字去，这个A字的号码灵验得很，果然有一万元好象凭空一标汇过来了。后来用费不够，先生就说：“他是很豪直的人，我们就打一个E字吧。”打了E字之后，果然连五万元都汇来了。事后，先生叫我写一封长信给静江，告明两广边地情形及此回发动之经过与今后之计划，静江也没有直接写回信给我们，他托一个朋友顺便告诉我们说：

“我并不需要你们写长信，难道我是接到了你们的长信才相信你们吗？如果存这一点观念的，就不会相信你们，不会帮助你们的。大家都是同志，彼此心中可以明白。写长信如果给别人晓得了反而不大好，以后你们只要实际做革命事业，就胜于发长信给我了!”

我们听了静江托人所说的话以后，我觉得他是一个认识革命主义的人。过了两年以后，静江到香港，我们才会见了。那个时候好象静江很受了无政府主义的渲染，我们可以从他的谈话中间看得出来，他对于男女问题，发表他的理想，说：

“许多人把男女的关系看得很严重，其实这种见解是错误的。要晓得现在男女关系分得这样明显，不过是习惯的关系，习惯未尝不可以改变的。譬如我们的手可以行握手礼，口可以行接吻礼，那么男女关系又何尝不可以这样行礼呢？”

当时静江的话真是妙极，静江的思想直令人不可捉摸，大概静江受了法国民族的影响太深的缘故。现在有人说静江是右派，其实真冤枉，现在一般自命为左派的人，那里够得上静江当年思想言论的急进呢！

## 二 购运军火的失败

我们住在安南不多时候就认识潮州同志余既成，他是当地的一个有力量的人。同时有许雪秋者，他是一个奇人，为会党江湖之流所推崇的。这种人本来不一定懂得主义，他们的投身到我们革命团体，不过是出于愤激，或者有什么野心也不定规。他是一个候补道，他觉得捐了钱弄一个红顶子戴戴也是很漂亮很得意的，不过他出钱捐了官却是不去做官，在南洋一面弄弄生意，一面想造反，“倒并不晓得革命不革命，其实也说不上什么革命”，他学打拳学舞剑，再和一般会党的人相结纳，在新加坡潮州熟悉的人很多。当时南洋华侨思想的趋向已经和以前不同，以前是一味的崇拜满清，那个时候却是有崇拜英雄豪杰的趋势，只要那一个的言论行动特别一点古怪一点，大家也就崇拜他。潮州同志觉得此人可用，于是把许雪秋介绍入党。这样，就预备在潮州举事，可惜没有军火，而这回从日本购运军火到潮州的计划失

败了！

在南方购置军火不容易，所以秘密到日本去设法购置，那里晓得东京的同志不秘密，把这件事告诉了章太炎，章太炎一晓得这件事情，马上进行破坏的阴谋。说到这里又要旧事重提，孙先生离开东京的时候有铃木先生赠送一万元旅费，孙先生为顾念《民报》，所以从一万元中分出二千元来放在《民报》社。这件事给章太炎晓得，以为铃木送一万元要全交给《民报》，而孙先生过手只交出二千，自己落用了八千元。章太炎以《民报》为世界，就大发其书呆式的牢骚，摸不着头脑的大闹大吵。他竟胆敢把挂在《民报》社的孙先生的照片撕下来，下面批下几个字，叫做“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撤去”，他以为孙先生还是在香港，就把照片连批语寄回香港了。这一回孙先生派同志到日本买军火，他老先生当然要乘机报复了。当时孙先生所购的军火是村田式，章太炎就乱嚷乱吵地说道：“孙某所购军火是村田式，这种式子在日本老早不用了，用到中国去不是使同志白白地丢了性命吗？可见得孙某实在是不道理，我们要破坏他！”他说了这些话便使别的同志也附和起来了。其实呢，章某这句话完全没有根据，因为当时满清的军队所用的枪械是老毛瑟，比之村田式来不见得高明，中日之战的时候，中国是用老毛瑟打败仗，日本是用村田式打胜仗的。如果说当时买村田是送同志的性命，那里我记得在民二年的时候各省军队还是买村田式的，何以时间越后了反而不是送性命呢？可见得这完全是章太炎的无稽造谣蓄心破坏的恶毒了！几批的军火都是这样被他们破坏，后来只有一批军火了。本来没有船装载这些军火，后来有三上公司愿意把船自己带到潮州至汕尾，带船者为萱野，随船同来者为邓慕韩。在军火运送之前，先生就派好同志在香港策应，主持潮州事件。军火运到岸上的时候，派定许雪秋从大船上驳运军火，余既成专管岸上的接货。许雪秋接军火是先雇用小船，再靠在大船分批运下，那里晓得许雪秋事前没有叫好小船，那大船再三用符号招呼，许雪秋只找到一只小船，大船等了十多钟头简直等得着急起来了。刚刚事太凑巧，有一只中国兵船过去，本来中国兵船绝对不敢顾问外国船的，可是这只日本船自己心虚惊惶起来，军火没有运下，就急急忙忙开去，一直开进香港。这件事情给香港晓得，说是有日本船私运军火到香港，自然要引起交涉。好在我们和香港的日本领事熟悉，就叫日本船赶快卸货，船依旧开回日本去了。后来萱野、邓慕韩到香港，许雪秋因为事情弄糟了不敢见先生，就写信给先生说：“这件事情是日本船的不好。”其实我们平心而论，日本船固然因为虚惊而失事，而最大的错误还是在许雪秋身上呵！

### 三 防城之役

后来孙先生要我回到安南，是发动防城之役再谋起兵。

防城的事件是怎样发动的呢？起先有钦州人民抗拒糖捐，廉州人民闹着荒年，于是有本党同志和他们合拢来起事。民国纪元前五年七月二十七日起在钦州之王光山举事，占领防城。

清廷曾派二枝兵驻在防城一带，一个是赵伯先，一个是郭人漳。先生乃遣人游说二人，使参加革命军。赵伯先带新兵二营，那时新军的声誉最好，我的堂弟毅生就是被派到伯先营中，和伯先同去。郭人漳带巡防队二千多人，郭以道员做总指挥，赵只是标统。而赵确是我们的同志，郭不过是一个无赖者。郭人漳对于地方没有接洽，竟用炮兵轰击防城的堡垒。先生因催克强从广西到香港，克强因到郭人漳营中。这样一来，赵伯先与郭人漳两面都有联络，不致有呼应不灵的缺点。至于发号施令则以本部为中心，本部就是以总理所在地为标准。

那时赵伯先深怕郭人漳靠不住，伯先说：“我带的人数少，而且所处的地位又很低，假使郭人漳万一靠不住，那么我就没有办法了！”伯先因此不敢前进。本部派克强负责，要郭人漳积极进兵，郭人漳却是回得妙，他说：“我不晓得赵伯先决定了没有，我不敢独进。就是伯先决定了，我们的力量还是不够，最好再派一支生力军，能够把三路的兵力合拢来就不怕了。因为两广派秦秉直来，如果我们的力量不够，那是应付不了的呵！”这样徘徊两方，都没有前进。伯先通革命党的事情给满清晓得了，就把伯先调开，这件事情益发糟了。

本来安南方面也可以出一支兵，不过军火已被破坏，而王和顺又不敢回内地发动。先生几次三番叫王和顺快去发动，他总是不敢，并且提出种种的要求，先生就说：

“你进去发动好了！在发动的时候不能够样样都完备的，从前没有联络尚且可以发动，现在有了联络为什么反而不能呢？”

王和顺没有理由回答，只好勉强答应去，他随身却是带了许多毒药，这毒药给先生看见了，先生就当场指出他的错误道：

“我们不可以带这些东西，我们不必怕杀，假使给人家捉住了吃毒药，这就是怕死的明证！广东人所说的‘大丈夫自有人来杀我，我不自杀！’这是革命的勇气，你还是不要把毒药带去吧。”

这许多话又把王和顺说得无话可回，王和顺去的时候或者仍旧把毒药带去都不定。不过他去了以后，也始终搅不出什么事情来。

防城之役，就这样失败下来了。

#### 四 镇南关之役

克强出来了，回到安南，我们继续策划进行的就是要在镇南关举事。先生派精卫到南洋筹款。

防城之役是在民国纪元前五年七月二十七日举义，镇南关之役是在同年十月二十六日举义，前后相隔不过三个月的样子。

镇南关在广西地方，地势极为险要，西南与安南东京相接。黄明堂和王和顺奉总理命进攻镇南关，王和顺至期队伍不集，总理因委黄明堂为镇南关都督，凭祥土司李佑卿为副，何伍为支队长，集合义勇团百余人，在十月二十六日夜里，绕镇南关之背而偷袭之。镇南守兵骤不及防，镇南关遂为吾军所占，总理于二十七日亲上镇南关指挥。

现在我要说明当时我们上关的情形。我们一路走的，先生自己，克强和我，我的堂弟毅生、卢伯琅、张翼枢（他们是在安南巴维学校读书告假从军的），还有表同情于革命党的法国炮兵大尉和日本同志池享吉。我们先从河内坐火车到谅山，到了村中，找着办游勇的同志，住在安南很久的何老五（即何伍），在村中有十多家的党羽。我们接洽好了，就要从这个村子出发，想爬登镇南关的山后。这件事情不能不秘密，所以先到何老五家里，他就派了十来个人做保护，这十多个人手里都是拿着刀，因为没有枪。走到了山脚下，我们就开始爬上去，从下午五时起爬到十时，还没有爬到，爬上去的时候最辛苦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法国炮兵大尉，因为他身上背着一支藏烟枪的箱子，非常累赘；一个是克强，他是一个胖子，越爬越喘气；还有一个，要算我了。当时我的身体非常羸弱，他们都没有生病，惟有我是生病了。一来呢，我身体的底子本来不大好；二来呢，我到村子里的时候在何老五家里随便弄了一点东西吃了，把我的肚子吃坏了；三来呢，我爬到五六时的时候，觉得口渴得很，把卫兵葫芦里的冷水又喝了些，这样就在肚子里作起怪来了。我心想我们爬得快要到了，还是快点爬来得好，等到望见炮台的时候爬得更快。我自己都不晓得怎样，忽然昏倒在地上了；一路冷风吹过来，我面上觉得发冷，心里却是很明白。他们看见我昏倒了，要想把我抬起来。我自己神经上觉得自己自言自语地说道：“不要抬我，我在这里歇一下就好了……你们……先走……”我记得仿佛是这样说。总理究竟是非常有经验的，他也是叫大家不要抬，他说：“这是不要紧的，只要睡一下就可以好了！”于是他就指挥把我的脚部衬高头部放低，这样一来我就顿然非常明白，等一下，我说：“我可以同大家同走了。”

大家一路快爬到炮台，就在炮台底下和炮兵住下。那个地方很高很冷，我进去的时候，我的病已经好了。那时的炮兵已经都没有枪，台下堆着毛

草，我们就把毛草堆当作我们住宿的地方。我和毅生同睡，当晚我也是没有毛病。我的习惯一大早起来总是要大解，第二天天明醒来，我以为我的肚子还是要作怪，其实不然，我已全然无病。我要上山顶大便的时候，敌方的枪可以放过来。因为镇南关要塞一共有三个炮台，为防法的要地，另外还有土炮台，为清军所占。我们上山时当晚没有守这个炮台，天明时才发觉，他们看见有人上山顶公然把枪开过来了。

孙先生和我们上山顶的时候已经深夜，当晚大家疲倦得很，没有什么事，躺着就是睡觉，法国炮兵大尉走得累了，拿出烟具来大吸了一下。等到第二天一太早大家才起来看炮，三个炮台上只有一个炮可以打，炮的口径是五生的，其余一种炮不过是前膛炮，几枝枪也是老式的没有效用的。再就那最要紧的大炮来说呢，据法国炮兵大尉的观察，这个炮的器具不全，标尺已经没有了。后来他酌量放了几个大炮，他说：“可以有把握，这个炮可以使用的。”不过，事情太不凑巧，再看别个炮台，炮的方向是向安南的，开炮就是向安南打，不能向中国境地的清军打，大炮的方位又是改不过来。所以当时就是有二个问题：一个是火炮的方位改不过来，有了大炮等于无用；一个是七十枝枪是老式的都不中用，要重新配才行。法国大尉想把炮的方向改过，但是没有工匠，一个人弄不好，就是有了工匠不是一二天可以办得好的。法国大尉弄得没有办法。就是配枪的话，又是非下山不可。我就把这种情形对总理说，我的意思认为在此无办法的环境中，迁延下去，倒不如下山后另找办法，先生就说：

“我是不愿意下去！我不愿下去的理由呢，也有两点：第一，我是十多年没有踏过中国的地方，我现在踏在这个山上觉得很高兴，我简直舍不得下去，我认为我们在这里总是有办法的。第二，我们数十人敢占炮台。就是要希望我们来，要是我们走了，这个炮台不是马上失守了吗？”

总理的话别有见地，不过我仍申说我的理由，我说：

“如果我们在这里没有办法呢，我以为坐守在这里是不必的。我们守这个炮，而这个炮也没有战斗的作用；守这数十枝枪也没有最终的目的。至于这些守炮台的将领也会明白我们在这里是无法帮助他们，就必定想，我们下去了，想办法来策应帮助，决不因此而失望。”

总理觉得我说的话理由很充分。当时两方打仗的时候，我们这面的兵总算很勇敢的，他们两面山头隔着，一面打着一面骂着，一面说：“我们怕你们吗？你敢走过来，统统打死你们！”一面也说：“不要逞凶，我们枪再多一点的时候，统统把你们捉起来了！”他们这种打骂并举，相映成趣。不过这些人勇敢固然勇敢，尚须加以训练始可。这样下去，总是毫无办法，我们只好想法下山。

下山的路子就是我们爬上来的路子，我们仍旧从山背的地方下去。离开炮台下来的时候已经下过雨，滑得很不容易走，爬下来的时候以先生为最有本领，他只跌了三跤，我和克强简直跌了七八十跤，别的人也都是跌了二三十跤，后来日本同志就发明一个方法，就是用溜下去的方法，一直滑下去滚下去，一面滚得快一面又可以少跌跤，我们就这样溜下来了。

下来以后，还是到村子里，在何老五的家里经过了一下。

镇南关之役情形如此，只好回到安南境地去再想办法。

## 五 孙先生的被迫离安南

我们一行人从镇南关后山下来回安南境地还是要坐火车，我们就在谅山等车子。警察看见我们这行人踪诡异，既不类工人农人，也不象商人或学生，他注意我们的行动了。刚刚这个警察是见过先生在报纸上的照片的，警察的心中已经十二分的明白，他就跟踪我们。

我们一直回到河内的时候，警察就找到当地华侨杨寿彭，杨寿彭是当地的帮长，可以和政府谈话的，警察就说：“我们现在已经晓得孙某在何处了，你带我们去找他们出来。”杨起初还是抵赖，后来露出破绽，赖不过来。本来安南政府对于中国革命并没有什么帮助，也没有什么干涉，他们可以默许我们做事情，但是要我们不要给警察看见了，因为警察看见了就要执行他的职权，要依照公事的办法去做，政府也只好依警察的话来办理了。这一回给警察看见了孙先生的行迹，警察就迫杨寿彭到孙先生那里，说是：“你一定要带我去找孙某，我们是中立国，不能做你们的策源地，我须回报政府！”杨寿彭究竟幼稚，想不出应付的话来，就把警察带到孙先生住所了。我当时就责问杨寿彭为什么直说出先生的寓所，因为他尽可以一口咬定说我是做生意的人什么事也不晓得，警察也没奈何你，这件事情不是不发生了吗？总之，杨寿彭太不老练了！

第二天，安南政府请先生去，对先生说：

“现在别的办法没有，我们只有请你离开这里罢了！”

“我也晓得你们认为不方便，离开就离开好了。”先生答。

“那么可以坐我们的法国船，先到西贡，到了西贡，你要到什么地方都方便的。”

“稍为等几天，就离开这里好了。”

过了几天安南政府派了一个书记官和先生同走（我前年经过西贡的时候，这位书记官已经做了安南的副总督了），先到西贡，再转赴新加坡，本来精卫也是在新加坡地方。

孙先生走了以后，我留在那个地方办理未竟之事。不过法国的警察和政



府当局都是注意我的行动，所以先生走了二三天我还不能做起事来。这样一来，我们从镇南关爬下山一直到先生被迫离开安南后的三四天，已经前后有七天多了，守炮的人因为守了七天还接不到军火，也就退却下来了。法人把这许多退却下来的人统统监禁起来，先生在临走的时候本来交我与克强办理此事，我们就要替这退下来的一百多人招呼伙食，并且办理交涉。当时法国人方面对于这些退下来的人如何处理意见各各不同；有的以为不许这些人出境，统统关起来；有的人以为可以送他们出境，因为镇南关起事时大家都是称为革命，不能够象土匪一样对待的。后来这批人送到新加坡，英人不能接受，经法人声明镇南关之役法人曾宣布守中立，故得视为交战团体，应该可以上岸。这样，英人才答应他们上岸了。

在镇南关初举事的时候，安南的法国报纸就著论批评，而且评得非常中肯，评中的要语说：

“镇南关举事，革命军是突然起来了！其实并不是突然起来的，这种酝酿已经很长久了。因为这些起事的人都是革命巨子孙逸仙的部下。关于这件事情，我们是很佩服他们的勇敢，不过事情是不会成功的。何以呢？因为我们从军事学上来观察，他们这种办法是行不通的。他们此回举事，只有最高干部数人，而底下都是一些散兵，中间是空着的。象这样的军事行动，一定没有多大的效果，我们代替他们担心着呢！”

法报所评的几句话总算有先见之明。事后我和先生也谈论到这件事，先生却反而问我一段话，他说：

“我当时自己亲自走上镇南关，实在是别有怀抱，不料大家也都跟我上关，毫无疑义，现在想起来，假使我们在爬上山或爬下山的时候，只要清军派少数的部队截击，可以把我们的统统打完。事后仔细想一下，我觉得我们那一回事情确是很危险的！你说是不是呢？”

我接着说：

“先生所说的话是很对的，不过我们当时有两种想法：第一种，革命者对于自己的性命看得无所谓，普通所谓不怕牺牲者，有时还为热情所激，就是走入极危险的地方尚且处之泰然，若无所事，何况我们为着革命主义而做事呢！所以我们不管什么，统统跟着先生上关了！第二点呢，我们去的时候很快，回来的时候也很快，好像是神不知鬼不觉的样子，所以也觉得不会碰到什么危险的。”

先生听了我所举的两点，就说：

“不错，你说的两点都是很对的！”

## 六 钦廉上思之役

镇南关之事失败，总理又被迫离开安南，结果就剩我和克强，再继续干下去。

我们第一步要设法使警察不能再逞干涉压迫的淫威，所以我们要警告安南的警察厅，说他是对于革命党虐待，我们请了一位社会主义党的律师来帮我们辩护。这位律师所得的钱很少，不过他是非常热心，有好几回事情都是靠着他的帮助的。律师警告了警察厅，倒也相当有效力。我们把镇南关一役退下来的一百余人办好交涉送往新加坡后，我们又计划继起的军事行动的工作了。

我和克强商量，我说：“王和顺这个人中不中用，郭人漳这个人更是靠不住，我们要小心留意才好呵！”克强似乎没有理会我的意思，克强又到郭人漳营中去过一次，那里晓得郭人漳不怀好意，克强几乎吃亏。好在克强已把郭人漳的神气看出来，就不动声色到郭人漳底下某个营中要一张护照，营中的人以为郭人漳与克强本有交情常常进出的，毫不迟疑就把护照发了，克强领到护照马上离开郭人漳营回安南境。跟着，郭人漳马上有电报来要克强再去，发护照的也追过来找着克强苦苦的诉说：“我是发不得这护照的，担不了这种责任，请黄先生再到营中去吧！”克强以郭人漳变卦，统统不理会了。

后来克强在安南自己组织两队人，计二百余人。一半是原有长枪的，还有一半是挂匣子炮的，当时的匣子炮只有五十块钱一枝，连子弹二百颗。匣子炮初时发明是打猛兽的，后来才用在军事上，民国五六年时价格已经数倍，到现在更大相悬殊了，克强把队伍和枪械弄好，就亲率两队进攻钦廉，历占钦州廉州上思等地，所向皆克。实际上克强所进攻的地方就是郭人漳驻扎的地方，所以克强马上变成攻打郭人漳了。有几回打得很凶，几乎把郭人漳底下的两个营长都捉过来，克强所带的部队究竟是少数，不过都是非常勇猛，看见敌人的部队就要进扑，并且扬言说：“我们是先锋队，后面还有大队来呢！”清军当者披靡。后来因为没有后援，少数部队的力量有限，仍旧免不了退却下来，当时退却的时候有两队。一队是黎少廷，他后来为两个法国的安南兵捉住了，发怒起来把两个安南兵杀死了逃走，接着他也被捉处死，真是可惜！还有一个叫做黎端广，我记得在民国二三年的时候还看见他在地方上做工作，这两个人跟着克强打仗总算勇猛，不过也有毛病，就是总离不开游勇的方式。

钦廉上思之役因为没有后援，终于失败下来了。

## 七 河口之役

再说到河口之役。河口是进取云南的要地，河口起义可以和钦廉上思的军事互相策应。河口之役统率军事的是黄明堂、张德卿（即王和顺）、关仁甫数人。我现在专门把黄明堂这个人批评一下。我生平做事总是要仔细观察人家有无毛病，我看黄明堂有种种毛病，我把这几点毛病报告先生了。我以为黄明堂这个人好象江湖角色中的宋江一样，自己本身本来没有什么作为，不过能开大锅饭能养许多的兄弟们，就是在做河口举事的时候还是这套脾气。他带人也没有纪律，譬如黄明堂在抽大烟的时候，底下的小弟兄在旁边说道：“老大哥烟抽得够了。让弟兄们也来抽抽吧！”他在会党的资格很老，颇得江湖上的人心。叫他办一件事情办法是没有的，不过叫他勾结军队联络部队非常来得快，举事来得快，失败也来得快，镇南关之役以至河口之役都是这样。黄明堂一面接受我们的命令发动反抗满清的军事行动，一面仍旧照做开堂的把戏，因为开堂可以赚一笔钱款，依然是一套会党的色彩。更可恶者，他们竟和打抢的土匪分钱，在营盘中分定你做单月我做双月，好象做生意一样。军队这样腐化，我真忧心极了！我把这许多详细情形统统报告先生。

河口起义是在民国纪元前四年三月二十九日，河口占领了七八天，克强才过来。

黄明堂等的做法，果然不出我所忧虑，本来占领河口后，蒙自方面没有敌人，而且岑春煊的三千枝枪藏在蒙自，我们如能乘其不备占领蒙自，并可增加军器。而且到了蒙自以后，我们事先和滇越铁路公司也接洽过，铁路线可以给我们应用，军用品也可以运送便利。可是他们竟迟迟不进，坐失良机。

克强上去的时候，就督促他们开到前方去，他们的开军队真是妙不可言：第一天开前去，第二天又退回了，第三天开前去，第四天又退回了。开的时候烧许多的纸钱，不晓得又是犯了什么神，一定要开回来。他们并且贪而无厌的要求再发一个月的饷，我就说：

“饷不是已经发了吗？至于旧饷，现在还不补发。要是到了蒙自，还怕没有饷械吗？你们放放心心前进吧！”我们说得口都干了，他们还是不听话。

克强在前方监督他们前进的，可是毫无办法，于是克强打电报来想法子，他想多买一点驳壳枪成立一个司令部，再用司令部的威严来使他们服从命令，克强这个打算未尝不是。不过他一面打电报，一面自己退下来；他不退下来还可以维持这个局面，他一退下来事情就糟了！

河口之役初发动的时候，安南的法国人很表示同情，他们都说：“这一

回发动很象革命军的举事了，就是我们法国革命起事的时候也不过如此，恐怕还及不来这样举止的文明，行动的合法呢！”可是这几句赞语只落得人家惭愧。过几天之后，起义军队的所作所为完全和这几句话相反了！从河口到安南境的柳街很近的，军队发了钱就走到柳街来赌博，法国人就说：“照这样看来简直不象革命军队，革命军队还干下流赌博的事吗？”

克强退下来，前方军事的局势固然变了，就是他自己的事也是弄糟了！

克强经过柳街的时候，他本来很象一个日本人，警察侦探见他行踪奇异，就注意他，问他：

“你是什么地方人？”

“我是广东人。”克强平生喜欢说装腔作势的广东话，他自己以为说得高明，其实他说的音完全不对了。“我看你倒象一个日本人，恐怕你不是广东人吧？”这个人因为克强说广东话不象，所以反驳克强，克强也没有话回答了。

“那么先生的真姓大名呢？”那个人又进一步问了。

“我是黄兴。”克强临时不知转弯，竟把真姓名都说出来了。

克强一到我的住处，就被警察厅带去，又非出境不可，本来克强的广东话说得不好，而同时自信力很强，我曾对克强说：“你的广东话太难听了，你如果是有心要学广东话的，我倒可以帮助你。”克强强辩道：“你们广东话很容易说的，只要多用一点鼻音就行了！”他不信我的话，果然他为学说广东话而吃亏了！

克强走了以后，只剩我一个人在那里，我弄得更苦，苦无代替克强的适当人物。正好从东京来的谭人凤、倪映典、黎仲实等接着到安南，可是事体太不凑巧，他们几个人刚来又被扣留了。同时购买军火的事也受了打击，洋行里怕和我们交易。因为我们是秘密购运军火，洋行贩运军火的事给警察厅晓得，洋行被控罚款，虽然我们也赔偿他的损失，他们做生意的人总是胆小起来了。那时军队的伙食费只存着几千元，已无钱可筹，先生是时在新加坡派精卫到八大威筹款，哪里晓得精卫这次竟没有筹到一个钱。

当时的军队，分子本极复杂，团结又不坚固，指挥的人没有了，饷款也没有了，粮食也困难了，他们等了一个月没有办法就哄然一走。这一走比镇南关那一次更糟！走到安南地境不能带枪，有的人把枪丢了，有的人连人带枪逃到安南地方再给人家缴下来，有的人竟把枪卖给安南人了。法国政府晓得这件乱子，于是就严重的警告我们：“照你们这样做法，简直不是搅你们的政府，是要搅我们安南了！”

这样一来，我完全不能露头露面，我简直不能够再行继续工作了！

## 八 我的匿居安南与出走的情形

自孙先生被迫离安南，继之以克强的被迫出境，而我与镇南关河口的事情都有关系，而河口一役乱子弄得顶大，清政府当然要当我是祸根，其欲驱我出境至为显然。我于此时，乃不得不采用避匿的方法。我住在一个冷僻的小洋服店二层楼上，足不下楼，终日也只穿拖鞋，除了几个极秘密的同志之外，其余什么人也不见。不论法国人安南人都不会到我的房间来的。

我闷住在房间里，精神上太痛苦了。我又要为此般退下来闹乱子的人担心，简直闷得无可形容。在这个时间我就学会了我生平所不会的而且也不愿学会的一种习惯，这个习惯就是吸纸烟。有一天我昏昏沉沉地，把桌子上一种最厉害的法国纸烟地球牌一大包吸完了，平常人吸几口都要头晕的，而我竟吸完了一大匣，连我自己也莫名其妙。以后我每天几乎非吸纸烟不可，这个习惯一直到现在始终没有改掉。这也可以算是一种纪念。后来我终于设了种种方法把东京来的谭人凤、倪映典、黎仲实一批人和在河口失败退下的工人统统弄出来送到安全之地，我的心事才掉了一半。

我想离开安南，但是我不愿经过出口手续，因为我领了出口纸以后恐怕不好再来，所以我想秘密偷走。我预先坐了小艇，上了大船，就在大船上冒充做船上的人，在点名的时候也冒充点了一个名，好在没有检查。幸而有一位船上的买办是我们的同志，我就躲藏在买办的房间里，这个方法幸能通过；否则如果检查起来我既不象水手，又不象茶房，更不类买办，这是很容易查出来的，等到船开了，我才买了一张船票，这算是没有事了。

我这样走出了以后，便到香港。那个时候伯先受满洲政府疑忌，没有兵带，改任陆军学校事。我和伯先商量以后军事进行的方针，伯先以为：以后举事，民军简直不中用，非运动新军不可。民军太无战斗力，太无训练，新军比较来得好，而且投身新军的人往往有真正想救国家的人。连秀才举人也有投到新军里面当兵的，可见一斑。当时大家的意见和伯先的意见差不多，我们将此意见报告总理，总理也深以为然，于是先生又叫我到南洋筹款，以为运动新军再起革命之预备。

我们历次在南洋筹款及发动革命的情形，如防城、镇南关、钦廉上思、河口诸役，略情约如上述。这许多次革命运动，大概都是以南洋为根据，而向中国极南的边地发动。可以说南洋实为上述历次诸役的革命策源地。

## 九 南洋华侨之习惯思想与初期的保皇党之活动

我们留心华侨问题的，就要注意如何启发华侨能热诚革命，如何能使华侨关怀祖国帮助建设，这是一般人都要注意研究的，就是华侨本身也应该明

白了解的。

现在我把华侨的生活习惯约略的说一说。

本来在南洋方面从事开发经营而握有实际势力者都是中国人，华侨在南洋因为能刻苦耐劳，而且智能能力更比马来土人好得多，所以很占有优越的地位。后来英国人来了，英国人先用政治上军事上的威权把南洋控制了，于是再在经济上实施侵略。英国人的地位就比华侨来得高了，许多华侨只好在英国的政治经济势力的控制之下了。

南洋华侨从前也是从中国被迫出来的，他们的出来不尽为生活的关系，实在还有政治上的关系。自郑成功失败以后就漂流到南洋住下了。

福建人到南洋最早。福建的华侨还有许多不能讲中国话的。因为他们住在马来的代数很多，所以只能讲马来话，假使我们问他们的姓名，他们反而会觉得奇怪的。

华侨有许多是拖着辫子的，但是如上述这种情形，我们不敢劝他们剪辫子，因为在那个时候凡是拖着辫子的人我们就可以很明显认出他是中国人，如果马上把辫子剪掉，从形式上认识中国人的记号不是没有了吗？华侨的思想华侨的语言都已甚少中国的成份，仅仅是拖辫子这件事向内地中国人学来的，所以我不愿意他们立刻剪辫子，一定要他们的思想语言习惯都中国化了，那么这条拖着辫子就该剪下来了！

还有一件，华侨最迷信，常有大规模的迎神赛会的举行，我们到了南洋看见这种情形也只好说他好。因为华侨在那里本来没有团体，没有集会，正好借此种迎神赛会作为联络，从迷信上说，这种迎神赛会是不好的；可是从华侨环境上来说，这种会也是有意义的。南洋华侨的会馆特别来得多，我们也不能说他不好，不能诋毁他是部落主义，因为他们远离祖国能够发出故乡的祖国的观念，这实在是难能可贵了。

起初保皇党在南洋很活跃，在我们到南洋以前他们的势力也不小；自从我们到了南洋以后，许多华侨方才如梦初醒，晓得受了保皇党的欺骗。

当时信仰保皇党的人很多，广东人有所谓七家头者，是专办棉烟货的，七家都是信仰保皇党。所谓“近朱则赤，近墨则黑”。保皇党的势力先入为主，几乎贻害华侨不浅。那时我们看了这种现象，只有恨欺人者。不恨被欺者。欺人者才是可恶，被欺者只有可怜。保皇党才是真可恶，南洋华侨本来不晓得什么，他们只是可怜的被欺者罢了！

当时南洋华侨的所以容易相信保皇党，也是有原因的。在保皇党往南洋活动以前，南洋华侨对于中国朝廷有形式的虚荣的崇拜，只要是在满洲人底下做过小官儿的到南洋去吹，说道：“我们家里三代都是一品大官，我也是身为显官，有阔气的顶戴的！”这样一吹，马上可以哄动华侨来崇拜你了！

华侨的父母死了，要是能够穿前清做官的怪气的衣服，戴上红顶子，那简直是阔气极了！象这种风气也不能算他坏，因为他们总算还晓得中国，还有向中国的虚荣心，这也是华侨能对于中国发生内向心的一种基点啊！华侨真容易受骗，这里也是一件事实：福建人有陈某者，父子都点过翰林，南洋人听到“翰林”二字真不晓得看得如何的尊高贵重，南洋人都是发狂似的欢迎这两位父子翰林。陈某等在南洋却是乘机做了一笔好生意，人家请他写字的户限为穿，一把扇子要四块钱，一付对子要六块钱，陈某忙得应付不了，拉出笔来随便写写，不知写些什么，得其书者如获至宝，至于能够请到他吃饭的更引为无上光荣！我们对于这一类的虚荣心认为可以原谅的，总算是属于好的方面，不是坏的。

接着可以说到保皇党了。保皇党的首领康老儿本来做过满清皇帝的师傅，康老儿就可哄骗华侨，说：

“我是光绪皇帝的老师呵，你们想救国的，想做官的都来吧！”

华侨的脑筋本来非常简单，他们从崇拜捐官，崇拜翰林进士这类人，一直到听康有为为保皇党宣传的说法，他们就互相谈论着：

“皇帝而能维新，这个皇帝确是不错呵！康先生是维新皇帝的老师，康先生更值得崇拜呵！现在康先生是落难，将来康先生是一定可以再起的，俗言道：‘英雄相识患难中’，我现在和康先生结识结识，要比捐官好得多呢！”

康老儿的骗人总是这一套，骗人者实在可恨，被骗者实在是可怜！

自从我们到了南洋以后，做了本党的宣传工作和几次实际行动以后，华侨便一天天明白康有为这批人是骗人，许多人都觉醒过来了，头脑清晰而有志气的人都到本党来了。

有福建人邱叔园者，起初投身保皇党为康所骗，后来却觉悟了，并且揭保皇党的黑幕，竭力反对康老儿的卖空买空的骗术，他发表一篇文章，大意是这样：

“康有为借维新救国之名到处捐钱，他捐了许多钱究竟做出什么事来？有一笔明白的账开给大家看吗？这一点我们且不管，仅就康有为保皇的立场来说，他说有光绪皇帝的御书衣带诏存在他那里，他总是自己吹，从来没有给一个人看过，我相信这是骗人的话。假使真有的话，为什么同党极亲密的人都不能看到呢？康有为以后不要再骗人了！”

起初郑螺生、王源水几位都是和康有为往来过，后来都加入本党，和保皇党断绝关系。大概从保皇党再加入本党的同志，立场都是很坚决很巩固，再也不会动摇了。所以受过骗的人，往往对于革命的信念更来得坚定，象这种同志确是不可多得的！

所以南洋华侨的进步，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步是以捐官为荣耀，以戴顶子为光宠；第二步以加入保皇党与康有为辈结识为荣；第三步真正认识革命意义加入本党从事革命，这三个不同的阶段，华侨同志也是承认的。

## 十 南洋资本家的不革命

华侨对于革命是很热诚的，大概是受了外国人的压迫，对于祖国的观念比较深切一点。华侨中有头脑的人总是想把中国造成一个体面的国家，那么他们对外交际的时候也是光辉一点。

要是分析华侨对于革命的态度呢，那么大概可以大别为两种人：一种是大资本家，还有一种是富于热诚的普通工人商人的华侨。这两种人对于革命的态度有很大的区别。

大资本家最不革命，最怕革命，拥了巨大资本的人总是想保守固有的资本并扩大资本的势力，革命就好象对于他是大不利。我现在可以举出一两个人，就足以代表其他华侨资本家的态度了。

有一个叫做姚东生，他的兄弟曾殉难于黄花岗之役。他本身也算是我们的同志。他后来开锡矿，发了一笔大财，居然一跃而为资本家了。我们认为他对革命并非不懂，一定可以帮助我们；我们就去找他请他，拿出一点来帮助革命。他就表现出一副资本家的神气，说道：

“现在我的身家重了，和从前不同了，要我和从前一样和你们干，这是不行了！你们所提帮助的话，另外设法吧！将来慢慢设法吧！”

这种话简直说得气坏人，黄金的魔力居然把一个人的思想转变得这样快！

还有一个姓卢的，更来得可恶了！三月二十九日广州黄花岗之役举义之前，南洋同志筹款募捐，晓得他做胶园树的生意，从二三万元一直涨到十四万多元。邓泽如同志认为这样的暴发户一定要请教请教他，就和我一同去会他。我们和他讲了三个多钟头，简直是说得舌敝唇焦了。泽如以为此回比以前几回发动的军事不同，非大捐不可。他就接着募捐簿子，背着我们写，写好了把捐簿卷好了交给我们，他弯着头，鞠躬打揖，客客气气地说道：

“对不起，请原谅原谅吧！”

我们看见他这样客气，当场又不好把簿子揭开来看，走出大门一看，却是清清楚楚写着二十块钱，泽如直跳起来，说：

“真正岂有此理！我们非回头和他讲理不可？费了三个钟头捐二十块钱，什么话！假使我们拿这三个钟头的时间来找普通人，所得决不至此！”

“我们本不应找他，发了大财的人就用不着我们了，凡是已经发大财的人都没有希望了！我们要是和他讲理，不是更费许多功夫吗？算了吧！”我



淡然的说，并且劝泽如不必这样跳。

“不是呵，我们真冤枉！这簿子给他写了二十元简直糟蹋坏了，不能应用了！”

“那么就算牺牲了一本簿子，我们另外换一本就是，二十块钱我们不要收他了！”

以上所举二个暴发户是不肯帮助我们革命，至于反对我们革命的大资本家更不必说了。资本家的态度对于金钱总是贪而不足的，钱越积越多，他们藏钱的铁甲匣子，连火烧也烧不掉。譬如说存九百二十块钱，他宁愿另外借了几十块钱，成为一千块钱的整数，这样他高兴了。如果想他捐钱，不是把他匣子里的整数拆开了吗？他是很痛心而舍不得的！况且他存满了一千元，就想积了一千五百元，积成二千元，他永不想拿出一个钱交给别人了！华侨大资本家的态度都是这样的。

有陆祐者，是南洋英属的一个大资本家，他是从猪仔出身的人，后来变成猪仔头了。另外呢，他又做包赌包捐的事情。他曾经失败过几回，后来又重新复兴。他死的时候，遗产达四五千万。他本来也晓得我们革命党的活动，但是他一个钱也不肯捐。他有许多事情找泽如帮忙，泽如真费了一番苦心去帮助他料理种种事情。泽如就对他说：“我的帮助你，是有意义的，就是我希望你能帮助中国的革命事业！”他就说：“等有机会的时候再说，有机会我再设法帮助。”我们每回发动革命。泽如总是找他，他总是回答说：

“恐怕你们没有成功的把握吧？等到你们有成功的把握的时候我来帮助好了！”

革命的事情如何能使他相信有成功的把握，他明明是要借此不肯捐助一个钱。后来他找到泽如，要请泽如做他家产的总代理人，泽如觉得此人毫无希望，就很生气的说道：

“我管不了你的许多事情，我还有我自己的正当事业呢！”

泽如晓得这种人难相与，所以和他决绝了。

还有一个黄仲涵，是南洋有名的大财主，就是顾维钧的丈人。他也晓得我们革命党，他对于革命党不敢反对，不过他也怕拿钱出来。南洋大财主的味道我们已经尝过，我们晓得黄仲涵的味道和其他的资本家差不多，或者更要坏一点也说不定呢！所以我们始终没有摸进他的门户和他讲话，就是摸进他的门户恐怕也是徒然！

## 十一 南洋华侨热心革命分子

华侨中最热心革命分子不是大资本家，中等阶级的人总算能够接受革命，小商人和一般工人都是热心革命分子。

这也无怪，有许多资本家他自己不晓得自己是中国人，他不晓得中国话，他是靠着马来话靠着英帝国主义来发财的，对于祖国痛痒毫不相关。惟有管账的人才懂得中国人，才有中国国家的观念，才能够发愿帮助革命事业。所以在南洋做生意的，做东家的往往不知革命为何物，惟有店里管账的和做伙计才肯努力革命。这些管账和伙计常常可以捐出一二个月的薪水，同时他自己又可以做跑街运动，到各处街头上和各家的管账伙计说知此事，所以募捐起来就很快当，尤其以三十岁左右的人最来得热心，最来得出力！这等人出去奔走号召的时候借着东家的名义，比较力量来得大一点，所以我们开会的时候总是不找东家而找这般管账伙计的人，除非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才会找到东家本人。

至于工人更来得热心，工人随随便便可以助二三十元，高兴的时候捐一个月二个月薪水也是很多。他不管自己袋里有没有钱，总是捐了以后再设法。这些工人一面写捐数，一面很爽直的说：

“钱是赚来的，有什么用呢！大家来热心捐助吧！”

我们如果和他们讲满清政府如何不好，我们应该如何革命救中国，工人听得很入耳，登时伸着拳头站起来，恨不得立刻就干起来了！

南洋一般的华侨对于革命既然这样热诚拥护，所以本党在南洋的革命基础是很稳固的。有人要想在南洋破坏我们的党务，但是事实上不但没有破坏，反而巩固了本党在南洋的信用，反动者直是心劳日拙罢了！

先生在新加坡二年，我和精卫也是这样。有一个光复会的陶成章，是浙江人，他是用章太炎在《民报》社用的老方法来破坏我们，他公然造谣，说：

“孙某借运动革命之名是捐钱到家里去的，他家里已经发了大财了！”

他这种无稽之谈，本来没有人会相信他的。不过南洋人很认真，就派人切实调查先生的家庭，先生九龙的家里只有母亲，自己的夫人和女儿，几个旧房子，此外别无所所有！还有先生的哥哥，是自己修了草房子在那里耕种。假使先生为革命发了财，把钱寄到家里去的，为什么家里的房子家里的人还是这样蹙脚呢？南洋同志切实调查以后，就把实情宣布，这是一个很有力的反证。南洋华侨对于先生的信仰更而坚确，毫无摇动之余地。

当时在南洋办党的人都是自己贴钱，而且还要助军费。除了报纸的宣传外，还有书报社的效力也是很大，平日集会演讲，地方上不受干涉，所以发展的力量更来得大了。

## 十二 南洋党务之现状

现在南洋的党务就有许多纠纷的情形，在秘密时代大家是牺牲的，是没有权利的。袋子里要倒贴钱的；现在不同了，大家认为既有钱拿，又有权利可图，所以前进是很能够精诚团结，现在就会闹一点纠纷了。现在共产党和改组派混在南洋活动的也不少。

在此，我要说到海南人，海南的华侨都是从福建潮州几个地方搬过去的。海南的生活很苦，一般人民生计困难。黄埔学校开办的时候，其中学生各地相比以海南人为最多，我对仲恺说要注意训练海南学生，我说：

“海南生活最苦，受压迫最甚，所以海南学生到黄埔的特别多；这种人反抗思想很浓厚，我们要好好训练他才行呢！”

仲恺当时没有注意留神我的话，仲恺没有把海南学生特别注意训练，共产党却是注意这些学生，就把这些学生吸收去了。自本党举行清党以后，共产党就把这批海南学生统统派到南洋一带活动。海南人本来头脑简单，共产党正好投机利用了！

前年我们到南洋考察的时候，伍梯云在新加坡被击未中，被捕的凶手共产党正是一个海南人，所以我更想起当时创办黄埔没有把海南学生训练好的错误！

要防止共产党在南洋的活动，并不见得十分困难，只要在根本上注意改革就行了，我们晓得在南洋做工的中国工人比任何地方做工要来得苛刻，工人去做工，本来订短期的规约，但是结果一定变成长期的，终身卖给他，此所谓猪仔者是也。他们用什么方法来把人家弄到猪仔的圈套中呢？他叫工人赌博，把钱赌完了可以预支薪水，你没有钱偿还他，就要订立长期的卖身的契约。工头呢，又是可以随便打工人的，种种的苛刻的虐待实非人类所能忍受。工人受不了苦要逃走的话，如果被捉住了，恐怕就要活活打死了！我们一定把这种工人的待遇改革，不能用待遇牛马的方法来待遇工人，一定要用待遇人的道理来待遇工人。等到南洋卖猪仔和种种不人道的苛刻待遇消灭的时候，共产党就不能够活动了。

南洋是本党革命的策源地，我们要把南洋的纠纷的现状改正过来，恢复以前革命策源地的光荣！南洋对中国革命历史的光荣是不会磨灭的，是继续增进没有穷尽的！

## 居正述参加南洋办报之经过

余前书缕述革命党在南洋地方办理报务情形。近读吾友居君觉生所撰《中兴与光华》一文。所谈新加坡及仰光两地革命保皇两党文战之实况。多为我言所未及。爰亟录之。以资补充如下。

冯自由附志

### 中兴与光华居正

国父创立兴中会以来，迄今届五十周年，本党为纪念这长久光荣的历史，大事宣扬，冀以唤起民众，尤其知识界，稔知我党缔造之艰难，革命成功之不易，对于我党所以已立已达，赖有此伟大之三民主义，深切体会，加强其信仰与团结，意至善也。《扫荡报》因此增刊，走书索稿，好象给我借题发挥的机会。我思惟借他人酒杯，浇自己漓耻，已属厚颜，若复贪天之功，以为己力，则直为介之推所不齿，因此搁笔者屡矣。迄不获已，想起《扫荡》是日报，乃取当日两个堂皇革命日报，一名“中兴”，一名“光华”，题曰《中兴与光华》，略记其因缘如左以应。

民国纪元前五年，逊清光绪三十三年，丁未春夏之交，余从河口之役，中途失败以后，即由香港荷总理令兄眉公导引，云南何畏同志资助，买舟向新加坡亡命，受邓子瑜同志招待，晋謁总理于山芭，朝夕饫闻训诲，时由梓琴同志任《中兴报》主笔，总理命余襄其事，乃以初至赤道下，不知所谓摄生，险染热病，幸经同志照料，浇头以凉水，果腹以温水，禁食生果腥物，尔时抵抗力强，三五日勿药康复。移住中兴报馆，学习新闻记者生活，忽然而来一劲敌，系保皇党第三把交椅徐勤，主持其机关报《总汇报》，向我们革命党挑战，谋一举打倒革命党，使一班华侨体面商人，都投保皇党，以次及于工人，得以包办保皇，遂其大欲。开枪便在《总汇报》大书特书“论革命必不能行于今日”，《中兴报》起而抗战，开编辑会议，属余任豹子头先锋，余亦自忘拙劣，不计成败利钝，连日与之交锋，均以堂堂之源，正正之阵，不涉谩骂，不攻击其私人行诣，不到一星期，徐勤招架不住，乃心生一计，阴喊保皇信徒，纠合在新洲有资望者与大腹贾，以禁鸦片烟纪念为名，在华侨所办“振武社”无党派慈善团体，召开演说会，请徐勤主讲，田梓琴主笔闻讯，即招集《中兴报》记者工友，及我党无名英雄，羸入会

场，坐定后，振铃开会，主席林文庆医学博士，引徐勤上坐，大腹贾围绕左右，主席致开会词，我等静听，秩序井然，主席介绍徐勤演说，徐勤登台，初致门面话头，我等不动，讲到康有为先生变法图强，清帝亲政，我等一声唾之，同志总立上前，推翻议台，举手便打，徐勤由左右翼护，抱头鼠窜，时有《中兴报》庶务陈痛清，赶上楼梯，遍觅徐勤不得，未由打个痛快，引为遗恨，次日《总汇报》登载记事，大骂我党乱党，扰乱地方公安秩序，冀引起殖民地警察干涉，好在总理坐镇，事前略有准备，警察方面未生何等反响，《中兴报》再接再厉，汉民“精卫”，握管挥戈，总理亦自署南洋小学生，崇论闳议，压倒一时，新洲极守旧极怕事《叻报》，亦称革命党理长，保皇党理短，各埠同风响应，革命声先，一跃千丈。其间有一趣事，南洋各埠，有许多好女子，慕“精卫”之美，思欲一瞻其奉采，都以形格势禁，未由接近，某日“精卫”在《中兴》报馆，来一艳装女子，望门投刺，自称由檳城来，必欲一见“精卫”，楼下急为通报，“精卫”自楼口下望，见其艳丽过甚，不便下楼出接，我等笑而耸之，“精卫”面赤他遁，该女子怅怅而返。《总汇报》本与《中兴报》对门相望，眼见有如此事，遂为粤讴丑诋之，记有一句云“织女会牛精”，又有一联云，“药石无灵精卫难填恨海”，盖拿我等报端署名来打趣，药石属余，恨海则田梓琴主笔也，徐勤自知正面大败，浪战无济，甫一个月，乃自新洲溃走，余方为文奏凯，总理饮至策勋，《总汇报》再不敢置一辞，自是以后，《中兴报》销路大畅，总理命余留新洲办党，当日健将云集，余一马前小卒，实不胜任，且留此只多一食指，意往他埠，别开生面，适缅甸仰光同志耳余名，征余前往创办《光华日报》，请命总理，得其许可。计留新洲五十日后，偕杨秋帆、黄子和、喻华纬、李遐章、王克仁一行乘轮至檳榔屿，檳城同志，一见如旧，馆于檳城阅书报社，以言语不通，笔谈达意，导游极乐寺，快甚，即事口占云，“中兴战胜创光华，小住檳城访作家，极乐灵龟游性海，不愁金塔被云遮。”尔时吴世荣、黄金庆、陈新政、熊玉珊诸同志，欲余不去仰光，就在檳城教书办党，余曰不可，仰光同志闻余在檳城，函电交驰，同志知不可留，住一星期，买舟祖饯，送上船舱，坚嘱广东茶房，好好招呼，迄鸣锣开船，始握手告别，其亲挚可感有如此者。舟行一星期，抵伊拉瓦谿江海外，晨起茶房呼余等出甲板排班鹄候，少焉有警察医生登轮，昂然直上，进入大餐间，与船长咕哩许久，出见我等鹄立，顿表现一种狰狞面目，我等噤不作声，问从何处来？译者转答从檳城来，怒目注视一摸而去，译者呼曰，可以散班，余等如释重负。何以故，闻殖民地政府，素来歧视华人，尤厌恶革命党，凡华人除头二等舱客就船检疫不作十分留难外，其乘三四等舱客人，则须留海外一小岛上，经一星期禁闭隔离，检出确无疾病者，始准入原定上陆所在，例如

新加坡海口外，有一奇瘴山小岛，凡往新加坡三四等舱客人，须先送该岛检疫，据闻到了奇瘴山，便是下入地狱暗无天日，因此华人做奇瘴山下冤鬼不少，谈虎色变，视为畏途，仰光口外，亦有类此地狱，余等幸不受此类留难，故心始安。乃入餐室饱餐，徐徐驶入江口，江流曲折，全岸景物，仿佛吴淞江相似，不禁有故国河山之感，船行六小时，抵仰光海关码头，见码头之铁栅外，在烈日下，钻头相望，挤来挤去者，警察有时驱逐之，余等初到不敢贸然下船，问诸茶房，据云海关禁令森严，非有特别许可，不能进栅登轮接客，正躊躇间，有人上船来问，茶房告之，各道姓名，乃知系陈仲赫同志，问我等行李，答曰赤条条一肩两手，相视而笑携手下船，出海关禁地，呼印度人所驾马车，同乘至海乾街新永盛陈老者店楼下榻，嗣杨秋帆同志等，以人多分一部至二十二条街，变名住腾越栈（云南人开设，言语较通，变名恐泄秘密），入晚，陈老者（曾任仰光华侨商会会长）属陈仲赫约集庄银安（土产公司总理）、陈美全（永美号大股东）、陈顺在（建国会总理）、陈文渊（和胜会总理）、徐赞周（益商校长）、张永福（仰光华侨中学董事）、林文甲（林振宗书记），以上系福建帮，何荫三（木绞工头）、阮祝三（武圣官头人），以上广东帮，于欢燕席上，报告筹备《光华日报》经过，及确定股本数额，福建帮可以全盘认足，余复请广东帮出资者，以须融和当地省界感情，呵成一气，好争取革命成功。次谈组织，举定庄银安为光华报总理，何荫三副之，陈仲赫为经理，委余为总主笔，余举同行杨秋帆先生以自代，金曰“杨先生我等不大熟识，且其人赳赳，还是汝好”，余曰“杨先生，字振鸿，云南昆明人，以秀才出身，投笔从戎，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在东京《云南》杂志，发表许多文字，为云南革命巨子，文武兼资，我实不及，此来为云南独立，负领导使命，今河口虽失败，而由此进云南迤西，他曾做过腾越防营管带，多半为其旧部分，腾越为迤西重镇，若取腾越作根据地，较河口为优，同来者如黄子和、喻华纬诸同志，皆能文能武者”。金曰，若如是则汝为总，杨先生副之，诸人帮助可也。余欲再辞，金曰不必，议遂定，于是购运机器，租赁房屋，装置一切，以是年九月中旬出版，开宗明义，揭橥三民，初印一千份赠阅，订户不过七百，盖在当时当地办报，厥有四难。一、殖民地政府，执行雷霆万钧高压政策，颁布严密法网，居留人民，动辄得咎，《光华报》股东，深恐言论记载，惹祸招殃及于其身，所以小心谨慎，不能畅所欲言。二、保皇党在仰光，虽无组织，而却有其臭味分子，一知半解，总以天威尊严，不违咫尺，皇帝是不可侵犯的，况谋反叛逆，更不可为，同时清廷闻余等在仰光，鼓吹革命，即派领事萧水熙到任，与我等对抗，保皇分子，追腥逐臭，煽动是非，日与《光华报》寻隙。三、报纸本身，机能不备，材料欠充，既无特约专电，又无专任通讯，国内新

闻，全靠翦报，故时人讥之曰翦刀主笔，国外新闻，只靠路透社与本埠英文报消息，本埠新闻，虽有专任访员，却不敢有闻必录，因此我与思复（杨秋帆署名）终日以脑筋发电，腹稿新闻，须写三四千字，始能充实篇幅。四、全缅华侨，散处各地文盲居多，仰光本埠有资望商人，只识英文（如林振宗等），而识国文者，属于华文书记，我等为提高其兴趣，往往请他们投稿，为之修改登出，于是投稿日众，修改亦繁，不登又要开罪，所以煞费苦心。我等有鉴于此，与庄银安、陈仲赫诸同志商另租房屋，秘密组织同盟会缅甸支部，推庄银安主盟，于《星期日报》停刊之会召集演讲，或座谈，或聚餐，并收加盟同志，各埠渐通声气，可谓始望之矣。复以报务交思复，协同翻译陈钟灵同志，游说全缅，凡缅甸有华人集团者，余皆经行广为说词，鼓吹兴学，并劝作识字运动，惻惻无华之侨胞，踊跃兴感，尤其招待热忱，至不可言喻，不到期月，我党基层势力，普及全缅。未几吕天民、何畏、杜韩甫莅仰，（吕天民字志伊，云南思茅人，以孝廉出身，民国成立，官至立法院委员，抗战军兴，卒于昆明，革命有功之同志，党史应为之立传。何畏字民岩，世居云南保山，为该邑望族自费留学日本，有大志，民国建立，任国会议员，杜韩甫字钟琦，迤南临安嵎峨人，豪侠好义，留学日本东斌）群贤毕至，重整旗鼓，黄子和、喻华纬、李遐章、王克仁（四人，东斌同学）一行先入云南，李遐章经昆明回四川，王克仁同李到四川沿长江回江苏，黄子和、喻华纬自大理折返干崖，说干崖土司刀沛生（字安仁，曾游历日本，入同盟会有野心），召集士兵，加以训练，为起事之准备，何畏遄返保山，布置一切，杜韩甫赶到干崖，访问同乡商于干崖赵某，向会党活动，行脚王坚（字竹村，一字九龄，民国后官至教育总长）亦自内地来会，干崖自成一革命民团，局势展开，呈报总理取进止。总理亲笔嘉奖，复派汉民、“精卫”先后来仰光，策勉有加，无何接干崖来信云，黄子和诸同志病疟病热，卧床不能起，乃请天民接任总主笔，天民文字优胜于余，爱读者日众，余偕陈仲赫、陈学华三人，星夜乘火车至瓦城，主杨子明老者家，翌日游览缅甸王故宫，禾黍离离，亡国之恨，油然而生，因约瓦城同志，为说民族国家之必要。留三日渡江，宿八募，雇驮至干崖，抵一寺，问黄子和诸同志病，究其病源，疟蚊固属主要，而多食菠萝与河浴，亦其一因，干崖苦无好医，只有尽所携带之药品，善为调摄，幸荷天相，旬日告全，仲赫同志提议，我与学华此来问疾之外，专为尽弟子职，致祭秦力山先生，原秦先生为奔走革命，经行仰光，我与学华曾执贄为弟子，仰光革命风气，秦先生实开其先，不幸卒于斯，葬于斯，今诸同志病愈，未始非秦先生在天之灵，有以默佑之，不可不往一祭。诸同志称善，即请沛生指一向导具办香花清醴，寺僧亦执法器以从，辟草莱，披荆棘，于荒冢累累之中，向导指曰，此秦先生

之墓也。余等鞠躬抚摩，有一小石块，字迹模糊，几不可识，再三追问，向导云，此处即是。初秦力山先生死干崖，仲赫曾奔丧，扶柩安葬，事隔数年仿佛忆其处不误，即时泪数行下，余等惻然，乃就墓前陈设祭品，默哀致敬，寺僧敲动铙钹，诵咒礼忏而返，仲赫复提议，另为秦先生置丰碑，责成沛生办理，同时向其告辞，沛生盛饯，并派其五弟刀厚生一路护至仰光，殖民地警察侦探，知余等邀土司之弟到，侧目而视，《光华报》经天民之努力，风行草偃，忌者日众。迄逊清光绪帝死，仰光商会一部分人，电袁世凯请立汉人为君，《光华报》发表原电，并为文说明我同盟革命宗旨，是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不仅以汉人做皇帝为达目的，保皇分子，恶感尤甚，复以溥仪继位，载沣摄政，《光华报》征联云：“摄政王兴摄政王亡建虏兴亡两摄政”，应征者极为踊跃，截止后公开评阅，初拟以“出师表前出师表后武侯前后六出师”为第一，嗣以缺少革命意味，乃拔“驱胡者豪驱胡者杰汉家豪杰再驱胡”为冠军，读者大为欣赏。杨秋帆同志以光绪死后，有机可乘，何畏同志自保山来信云，部勒有众，促往指挥，其旧部在盩达边界哨官杨某，亦来信云愿听命，秋帆立刻要启行，余谓君在腾越久，为人注目，恐不易通过，不如我去，秋帆期期以为不可，余乃为之厚筹资斧，并请黄子和、喻华纬、杜韩甫先行，秋帆只身后走，比抵盩达，杨哨官已他调首扑个空。昼伏夜行，绕过腾越，经十余日，始达保山，何畏同志，迎往城外，詎知长途跋涉，又冒瘴气，寒热大作，吐泻不止。何同志昼夜看护，卒以不起，噩耗传来，同声痛悼，迄今昆明金碧公园，铜像巍峨，盖纪其功也。我于是再进干崖，赶上黄子和等，告以秋帆已死，重新策划，乃以沛生介绍，游说各土司，先去盩达，复往腊撒户，腊撒户地势，据大山脉，形如瓠，腊撒狭而长，户撒宽而短，有高原可耕种足食，进出只一条路，有关隘，俨然幻想中之瓦岗寨。腊撒土司有弟，好大喜功，与本邦土司有戚谊，尝拟乘其乱而夺之，我等力促其再策进行，并愿为之前驱，终以其兄土司无远谋，禁制綦严，无法策动，我等知久留无益，计议分途，黄子和回昆明入新军，（在唐继尧营长下任排长，辛亥武昌首义，信到云南，黄子和以手枪逼唐继尧引兵出动，蔡锷统领因而宣布独立，有铜像在昆明圆通公园）喻华纬回四川，亦入军队（辛亥以后，任师长军长，为喻大将军培伦之弟，故人健在，滑稽而崛强犹昔），杜韩甫任往来联络（辛亥以后，亦任军职，至军部处长以上卒于上海），我从间道山行七昼夜，始抵八募，却返仰光，在逊清宣统二年春，保皇分子，以登广告于《光华报》互评，控于殖民地法院，余为注册人之一，警察指余传讯，庄银安为延律师出庭，原告不见到，法官为缅甸人，头裹红巾，上身著短黑衫，下身罩浅红柳条纱笼，高坐法庭，呼余名，警察命立在木栅方格内，举右手宣誓，喃喃数语，



律师系英国人，答辩如何，我都不解，宣告退庭，翌日则见警察来报馆，其势汹汹，出一纸云，命《光华日报》停刊，并要余签字，余执不可，译者告余，签字停刊，不签字也要停刊，不如签字，免吃眼前亏，余见报社诸人都怕警察，只好签字让他去，再商善后，晚间开股东会议，《光华报》停刊，改名《进化报》，仍由天民主持，翌日警察又来要余与庶务陈汉平同志赴警察署，照相打指模，仍出纸要签字，旋即释出，越三日，催上轮船，乃知系驱逐余及陈汉平出境，至此《光华日报》，自我创之，自我停之，衷心不无耿耿，所幸仰光同志，百折不回，《进化报》不久改名《觉民日报》，直出版至民国三十一年缅甸沦陷而始停刊，《光华日报》则迁至槟城出版。

是知中兴大业，有志竟成，光华复旦，容光必照，经三十七八年演变，益信我国父在五十年前，首倡兴中，以三民主义为鹄的，直如日月经天，云霾不能蔽其明，江河纬地，丘垤不能障其流，尤其在此次大战以后，世界国家民族，欲求真正平等自由和平乐利，必须各得领袖国家，国家领袖，本天下为公之念，矢诚失信，尔无我诈，我无尔虞，相互于青天白日之下，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兴中建极，以进大同，虽有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

## 清肃王与革命党之关系

在满清诸亲贵中，以肃亲王善耆为比较开通，当时颇有人传言谓其有意交结革命党以谋篡夺大位者，盖自丙午丁未（民前五六年）以后善耆对于革命党人表示好意，约有数端，一为丙午年湖北日知会刘静庵等之狱，刘等数人得以改死刑为监禁，闻是善耆转圜之力。二为丁未安庆徐锡麟之狱，清廷以徐罪大恶极，多主抄家灭族之议，独善耆以为时方预备施行立宪，不当用此残酷刑罚，致失人心，故仍处以斩刑。三为引用老革命党员皖人程家桢（字韵生）为府中幕僚，颇示优待，清宣统间，同盟会员在北京开设报馆者，有白逾桓、田桐、景定成诸人，家桢实为之助，善耆固亦知之。四为庚戌（民前二年）黄复生、汪兆铭之炸弹案。时善耆方任民政部尚书，力主从宽处理，故得判为监禁。是皆善耆曲意交欢革命党之明证也。当戊申己酉（民前三四年）间，善耆曾派程家桢犒金三万元赴东献诸同盟会本部，谓此举只对革命党表示好意，并无其他条件，时孙总理及黄克强均不在日本，并不与闻其事。当会中庶务一职者为湘人刘揆一（字霖生）、刘乃征问各干事意旨，众中有谓虽渴不饮盗泉者，有主张此款既出诸馈赠好意，收受无碍者，结果卒为一部干事收受，致引起党内绝大纠纷。事后章太炎

语人，谓此款如用途正当，收受无碍，惜未开会解决，致贻同志以口实云。己酉间，太炎特致书善耆，劝其加入同盟会，合谋革命。函由日本同志携往北京递进，书投后，善耆密语程家桢，谓不愿入会，愿相扶助，嘱代转达。其后数月，有日本人加藤佐夫为少数革命党人某等致书善耆，要求拨出西藏为民主政治实验国，善耆乃与诸王公讨论此事，卒为多数亲贵反对而止。事虽未就，亦足以知其服善好义之心，为满亲贵中绝无仅有者也。兹附录章太炎当日致善耆及满洲留学生书二通如次：

### （一）致清肃亲王书

肃亲王左右，仆向与都人士语，知营州贵胄，首推贤王，中更多难，陷于凶人，天诱其衷，俾无限越，怀抱革命之志，宜不与贤王外交，虽贤王亦或以虺蛇豺虎视之，虽然岂效氏羌狭隘，以部落相残为事者，劳心鞅掌，只欲复我主权，过此则无所问，员舆甚广，宁一物之不容，渝关以东，王家故国，积方圆五百万里，视英德日本诸国且二三倍，雄略之主，足以回旋，昔人所谓划玉斧标铜柱者，仆辈常矢此志未尝渝也，若其淹滞神州，不以东归为乐，八旗诸姓，独同视为国民，昔北魏辽金之胄，同化中国者众矣，亡人若得归国，顺民之志，统一齐州，岂于珠申一族，而当异视，版籍权利，同符汉民，今日言此，不啻息壤之言也，驰说者不达斯旨，私拟吾党以为欲如王家高宗所为，斩刈准噶尔，使无噍类，狭隘之见，非文明国人所应效，种族革命之义，岂云尔乎，仆申此义，以为无忤贤王，所以奋笔驰书而无忤也，方今边疆多事，东亚陆危，王家所谓大帝国者，威灵所及不出方隅，濒海诸州，既为他人宰制，比闻西藏开放之议，欢然载涂，此土大遥，度王家亦未能远驭，空橐五百万里之金藏，以资他人，此仆辈所为摧心愤气者，以是观之，并包数族而为一大帝国者，非独王家不能镇抚，虽以亚历山德、成吉思汗处之，犹不可以终日，瓦解之势，速于逝驹，粲然明矣。贤王以世嫡裔孙，代为蕃辅，未尝于中国得尺寸权借，遭时多故，惕然不宁，重以仁心为质，胸无畛界，度越常人固当千万，故仆敢以二策为贤王陈之，一为清室计者，当旋轸东归，自立帝国，而以中国归我汉人，此非仆一介之私言也，日本有贺长雄，尝于日露战争时，从军辽左，记其所见于书曰，“今欲使东三省保其秩序，无受外侵者，惟返清帝于奉天为可，不然虽鞭之长，不及马腹，他日复失，未可知也”，何者，八旗口籍，不逾千万，其人材亦至乏矣，今时所谓英俊者，特于陆军有步伐驰骤之长耳，政治之材，犹其所短，既欲羁制汉人，使就轨范，而又当分布于东三省，譬若千石之粟，供百万军，其势固不能偏给，纵令得志，蒙回卫藏之属，犹不能及，与为他人蚕食而有之也，孰与满汉分而有之，若能大去燕京，复辽东之故国，外兼蒙古，得千四

百万方里，其幅员等于中国本部，然后分置郡县，务农开矿，使朔漠不毛之地，化为上腴，地小则人材不忧其乏，势分则民族不忧其诇，其贤于兼治中国万万也，文政既成，申其军实，南与中国，东与日本为唇齿之同盟，谁复能睥睨东亚耶，夫德意志联邦，以民族相类，合之则强，此满蒙之势也，奥大利与匈牙利以民族相殊，兼之助乱，此满汉之势也，今而后知旅落以为大者，无宁辑安同族之为愈也，二方贤王计者，贤王于宗室中称为巨人长德，固与方域之见殊矣，革命之业，亦何不可预，昔露西亚皇族，有苦鲁泡特金者，爵为上公，而作无政府党之首领，声施赫然，光于日月，此犹其未成者耳，事若获成，则米拉保，巴德利显理辈，曾不足比其一发，何者，以民而抗政府，犹云为已，以皇族而抗政府，则明其为博爱大同之志也，吾党所持革命以后，惟建设共和政府，二王三恪之号，虑不足以辱贤王，要使千载而下，睹其史书，瞻其铜像，然后贵耳，迨者吾党声气，驩驩日臻，日本露西亚诸党人多有交臂请盟者，湘粤之域，小有折伤，要不足以损毫发，贤王于此，其能入我同盟也，如上二策，惟所取携，要之必以一身主动，而后国家之事从之，王家庆邸，既怯懦无果断，陆军怀兵柄之争，又令北洋阴怀异志，失今不图，令发难在彼，贤王虽智力绝人，亦安所发舒耶，投间抵隙，今其时矣，书此达意，非敢以口舌取人，亦以结同德于好也。章炳麟白。

## （二）致留日满洲学生书

辛亥八月，武昌起义，章太炎尚羁留东京，时满洲留日学生，惊慌万状，有主张向日本借兵，故太炎作书正告之：

满洲在东留学生诸君鉴：武昌义旗既起，人心动摇，贵政府岌岌不遑自保，君等滞在海东，岂无眷念，援借外兵之志，自在意中，此大误也。所谓民族革命者，本欲复我主权，勿令他人攘夺耳。非欲屠夷满族，使无孑遗效昔日扬州十日之为也。亦非欲奴视满人不与齐民齿叙也。曩日大军未起，人心郁勃，虽发言任情，亦无尽诛满人之意，今江南风靡，大势已成，耆定以还，岂复重修旧怨。东方一二妄人，志在兼并他人土地，妄作莠言，以动贵政府之听。不知贵政府之旧交，首在俄罗斯其次则欧美诸国，与彼国交通使命建设商场，不过三十余岁，借口旧交，其实安在，彼国旧交之域，气过高丽。今观彼国之待高丽，他日之于满洲可知也，贵政府一时惶恐，亦或堕其术中，君辈满洲平民，于此真无利益，抚心自问，满洲人之智力，能过于高丽人乎，若在彼国钳制之下，监察森严，一举手一动足而不可得，君辈虽智识短浅，何遽不念是哉，若大军北定宛平，贵政府一时倾覆，君等满族，亦是中国人民，农商之业，任所欲为，选举之权，一切平等，优游共和政体之

中，其乐何似，我汉人天性和平，主持人道，既无屠杀人种族之心，又无横分阶级之制，域中尚有蒙古，回部，西藏诸人，既皆等视，何独薄遇满人哉。四年前曾说肃王，晓以此意，肃王心亦默知，彼爱新觉罗之皇族，犹不弃遗，何况君辈，惟是编氓，何所用其猜忌耶，诸君对于此事，不须忧虑，幸各安怀，明哲自爱。阳历十月十日

## 张冶羲事略

张鱼书，字铁城，号冶羲，又号文飞。江西金溪人也。慷慨有大志；少从塾师读，遇论国事即倾耳而听，慨然以澄清斯世为己任。以故乡耆硕咸重之。稍长，见国事日非，民气湮郁，强邻有睚眦之危。在上者不事挽救，惟知谄君媚外，以固荣宠，朝廷乐其工相粉饰不之究；在下者乃结眉饮泣而不敢言。君如是奋然曰：腥毡之流毒中国久矣，夫何为使我国至于斯极也；然岂独大吏之罪，实我国不自任责故耳。顾救时莫如储才，储才莫如求学，仍决计游学东洋，肄业成城学校。君在乡，名已播遐迩，至是中土豪杰之士，争先交欢，而尤与姚次之、钟涤源、万福华、张华飞等善，暇则诗酒往还，击剑悲歌。每及国事，辄潸潸泪下，同座皆为掩泣。未几归国，阴结同志于武汉，思得当以酬夙愿。岁庚子，清帝奔，唐才常等阴谋起义，君亦参与大计。将发而祸作，诸人就捕，君走日本。甲辰返国，漫游桂省，运动革命益力。与黎君棐才一见如旧相识，遂偕入幕于滇军济字营，思有所借手。顾迫于时势，营中殊少同志；荏苒三年，迄无所成。而桂又地僻民朴，风气闭塞，其民习于压制，闻革命则骇而却走。君曰：此大义未明之故，教育不兴，吾辈之责也。乃设竞化学堂于龙岸，半夜学校于怀远，生徒二百余人。课余则为之指陈东西邻环视情形，痛诋清政府秽污状况，士无不眦裂太息空拳奋击者。继倡办随营学生，亦如之。衣履用具，皆捐薪自备。一时薰其德而濡化者几千人。

助教者为党内同志易麦秋、王威洋、陈晓峰辈热心革命志士。因而相得益彰。日久师生感情融洽，则灌输民族思想，宣传革命主义，听者动容。平日所居室内，悬有“舍身誓救众生苦；流血翻染旧地图”联语，其胸襟可以相见。革命计划，初欲与桂省绍字叛军通声气，因其志在劫掠，无民族思想，未果。继欲利用滇籍济军发难，奈管带极顽固，无隙可乘。种种策略，皆暗藏于裤带中。旋离去济军，在柳州河南十字街蒋宅，倡办巨亨樟脑有限公司。革命党人，趋附日众。乃复增设富贵升店于城内中心榕树脚柯宅。时柳州之刘古香、王冠三、李德

山、邓先仿、邓士瞻及各方党人。如卢笙伯、胡俊仙、晏国香等，多数来聚，密谋革命。正拟盛大运动，急策迈进之际，突于戊申（民前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因运樟脑赴香港出售，回时藏枪弹于洋纱包内，事为武宣厘局查获，将押运员张品三送县严究，招认实供；该县电报巡抚张鸣岐，即转电柳州政府知府杨道霖缉究。道霖素重铁城，事前囑令营务处帮办胡俊仙，到富贵升旅馆密嘱速遁，以便照电拿办。当日各同志咸念道霖通达时务，为不可多得之清吏，乃遵训收束。公司重要文件，加以焚毁，并与各党要密商暂缓发动。是夜买舟东下，直赴奉天营口，继续谋运工作。次年己酉复还广州，向各同志募款开设砭群报馆，极力鼓吹革命主义。不久被封，乃入燕塘炮标任寿国标统之幕。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之役，铁城亦预其谋。同志李德山、李标即殉身焉。

辛亥武昌首义，广州继起，推胡汉民为广东都督。时统制龙济光拥滇桂重兵驻省城，意殊观望；胡时调集民军数万进逼，龙不为动，势将反抗，全城震惊，胡督知君与滇桂军夙多情好，乃任君为宣抚使，以利害说龙；片言动听，立息兵争，其风义有如此。广州为吾国通商大埠，华洋杂处，一旦事发，秩序破坏，损失必大，说者谓得君游说及报纸鼓吹之力为多。会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君应孙大总统召，赴宁参赞大计，旋奉令回粤，征调桂军九营，出师北伐，以桂军善战故也。君以久客桂省，参赞戎机提倡革命，早为诸将士所信仰，故有是命；抵粤之日，桂军即郊迎，并举为司令官。既就职，即编桂军九营为三团，易其名曰南军，准备北伐。是时胡督离粤之宁，继任者为陈炯明。陈欲收编桂军，以制民军，见君统其众，乃啗以大利，弗为动，于是陈杀君之心已决。故南军北上之开拔费，陈即靳而不予；平日饷糈，亦常不给。各将领鬻械货马，以资军食，毫无怨言；君之得军心者如此。陈炯明之督粤也，任私排异，妒贤害能，尽其威刑，残民以自逞。民军首领与革命同志，多不直之，群思他去。君居中斡旋，冀稍和缓，而陈反疑君为反对者之主谋。会南北统一，君奉命返宁，南军归陈接统。诿意君解职之次日，即被陈诱执，越五日而遇害，时民国纪元一月也。

## 滇西军都督张文光

张文光，字绍三，云南腾越人。少读书未成，商于缅甸，稍稍闻人谈革命事，心好之，君故喜任侠，自是益慷慨自许。杨振鸿者，昆明人，以同盟会倡革命于滇边者也，闻君为人，介以入会，君于是散私财，结死士，阴谋起义腾永间，及振鸿死于永昌，君乃独为同志所倚望。辛亥三月，黄克强率同志袭广州，

君谋应之，事泄，清吏严捕，君逃奔缅甸，得免。八月，武昌起义，君得报，潜归腾越，期会同志于宝峰山寺，计举兵。九月六日，乃率同志击杀戍腾陆军管带张桐，防营管带曹福祥，收其兵入城，围清总兵署，总兵官张嘉钰自杀，巡道宋联奎请降，于是明约束，申纪律，榜告大义于腾民，榜尾但署发起人张文光而已。时滇省尚未光复，同志以事权不专，名号不正，无以系众望，图进取。八日，乃推君为滇西都督，分兵下永昌、永平、龙陵、永康、顺宁、缅宁、云州、云龙等十余府县守之，徇大理以规复省城，先是省城闻武昌变，多谋响应之者，制于清总督李经羲，镇统钟麟同，不得发。九日，协统蔡锷、讲武堂总办李根源等讨麟同，诛之。经羲逃，乃奉锷为正司令，根源为之副，布告全滇，会滇西军已东下，主军者违君节制，欲专略地功，故与大理军衅，全滇大震。根源亦腾人，夙负乡望，省城虑君怙首难功，志不测难制，举根源督师御之。腾省之间，隐若敌国，君闻之，急檄主军者返，适根源亦遣使陈述大义，约与戢兵宁民，君不俟再计，慨然诺之，为置违节制者于法，滇以大安，当是时微君力顾大局，绝去畛封，滇祸必不可猝弭，省腾既翕，滇人服君诚信，推为云南协都督，兼任大理提督，然忌者亦由是起矣。改革仓卒，细巨需才，权利之途，贤奸遂杂，贤者既易退而难进，奸人则据位以自私，内外古今，迹同一辙，君起家闾閻，虽出身同盟会谈革命，然踪迹多在腾永间，世知之者甚鲜，一旦由匹夫领方镇，有大名，重之者固多，而妒之者亦不少，民国二年，根源解职去，都督蔡锷，湘人也，用资望为众所推，顾劫于用事者李鸿祥、谢汝翼，木然不能有所可否，君因事建议，辄为李谢龄觝，远在边地，不得自由，积郁忿不自聊，则大诟恨曰，今共和名成立，然本根未固，瞰告隙者正多，若辈攘夺权利靡已，宁非憾满氏亡吾华之不速，而自靖于异族乎，我不忍与更共事，请辞。于是二年五月，君遂谢职归腾。已又念世变未艾，身终莫逸，读书少，不足用，计将就学日本，行有日矣，乃忽遭十二月十九日硫磺塘之变，先是妒君者既挤之去位，意犹未嫌，大理无赖子杨春魁谋作乱，以君与根源名重，假以号召，时唐继尧继蔡锷督滇，谢汝翼仍用事，闻之遽以告总统袁世凯氏，令名捕君及根源，其实君与春魁如薰莸，绝不类，更无论同谋也，硫磺塘在腾越城南，是日君方与旧部前保商营管带黄安和浴于塘，一军官率兵二十余至，丛枪拟君，君喊问，则弹攒射如雨下，身中十数弹遽死。安和以身翼君，不得，夺枪反击，杀三人，亦死。然死仍不得所坐之故，君长身宽膊，只眸开阖，光炯炯射人眼，人故惮而伟之，不贪势，不吝财，腾省未协之际，所部以首义在先，宜屈省众隶下于腾，否亦当立腾政府以自标异，君尽屏其说，不用，家世为腾富室，以革命故，毁其产，共和既成，由赤手致资百万者无数，君独萧然，不复其始，性沈毅有决断，礼下贤知，如或不及，在腾理，所举与共治者，类一时人望，故其死也，无贵贱争惜之，事母至孝，解职后，即屏当东渡，会母老未即行，乃及于难，死时年仅三十，未有子，妾范氏娠五月矣，闻变自缢以殉，遂无后。

## 黄侠毅事略

同志黄侠毅，粤之东莞人也。少有大志，以清政不纲，尝偕同志多人组织醒天梦剧团，以开通民智鼓吹排满为宗旨。足与当日著名之来南歌及振天声等剧团互相媲美。西南诸省革命思潮之磅礴，黄君等有力焉。己酉年（民前三年）四月，黄君领剧团莅香港排演，余时任《中国日报》社长兼同盟会分会会长，以该剧团编演熊飞起义一幕，大足以唤起世人之种族观念，为之击节称赏，不数日，莫君纪彭即介绍黄君加入同盟会，余为主盟人。自是黄君即献身革命，如庚戌正月广州新军反正之役，及辛亥三月黄花岗之役，辛亥九月光复香山前山之役，蹈险犯难，莫不争先恐后。其勇烈过人，诸同志咸乐道之。民国肇造，余任临时稽勋局局长，设调查分会于广东，即以粤军政司司长邓君铿兼任之。邓君以入党日浅，乃延黄君为助。清季吾粤革命勋绩调查表册之完整，黄君为之也。及民二秋，袁世凯叛国，全国鼎沸，黄君目击时变，怒然心伤。于是谢绝荣利，专以从事社会福利事业为务。其高风亮节，有是多者。余于民十三后，不与黄君通音讯者垂二十年。三十三年二月忽闻黄君在曲江被倭机炸毙之噩耗，为之神伤者久之。莫君纪彭与黄君为总角交，于其平生知之最审，特为追述革命史迹，以志不朽，亦即表彰贤哲征信史实之义也。脱稿后先以示余。嘱以一序与其文以互证。余与黄君相知较浅。谨缀数言，聊以表哀思云尔。

冯自由谨识

黄侠毅生长于广东莞县之石龙市，附近一乡名黄家山。原名焰辉号燮侯，在党籍题名侠毅，后以此知名于世。初黄家山里人甲曾受业于袁厚常馆师者，为介绍而认识莫纪彭。得其助，进东莞师范学校肄业四年，为东莞师范毕业生。再由此认识石龙人李文甫、林直勉，四人遂结为刎颈之交。其时总理倡导民族革命，胜义名言普及于海内外。宣传机关报最有力者，为东京《民报》及香港《中国日报》。刊地有《天讨》、《黄帝魂》、《革命军》等书，流布甚广。四人者爱读禁书禁报，受其激励殊深。热血沸腾于中藏不可复自抑制，已发愿为民族革命效死力矣。于石龙莞城两地，常借托社会事件，登坛演说，为唤醒民众之事。莞城发刊《东莞旬刊》，为言论之鼓吹。创设织染传习所一间，招收艺徒，为团体之结合。又开办振武神社，以劝戒鸦片为题目，指斥时政之腐败，间接灌注排满之思想。同时，张孟荣、张伯



和两昆仲、叶心泉、张志林、陈哲梅、陈建卿、陈勉修、张自立、邓显瑞、陈铁军、张绶萱、李璇枢等，或则为师范生，或则为附属于师范高等小学生，又或则为声应气求所及之朋友，相率加入团体。自是团体日益以巩固。乃有醒天梦新剧社之筹备，借之以开场演剧，广招四方同志，倡言革命不讳。一时风声所播，栗栗为之恐惧，或相与非笑，亦有佩慕殊殷而与之同情者。惟皆众口一词，革命党人之潜势力，赳赳乎布满于东江下游，大举且有日矣。此为黄于最初期之革命运动，效验如此，其事在亡清光宣间也。

旋新剧浸积为一般民众所欢迎。由四乡而省垣，由省垣而香港，招请者无虚日。到香港日，排演历史剧目，如《熊飞起义》、《袁崇焕督师》等等。观众在场咸接耳咄咄讶诧不已。党先进、冯自由、谭<sup>①</sup>民三、黄世仲等则大为惊赞，交口称甚善。演剧既竣。纪彭至《中国日报》谒冯自由，遂加入同盟会。纪彭既加盟，复次介绍李文甫，林直勉与君同时加盟。东莞同志张孟荣、叶心泉、陈哲梅、张志林等十余人联翩加盟为同盟会会员。在党籍纪彭名侠仁，君则名侠毅，后者于前一节已经叙述。是为民国前三年己酉年四月之事。乃时东莞团体譬如一条革命小支流，经君多年之奋斗，如今已汇归于孙总理领导之革命主流。

小支流既汇归于主流。第一次负起任务，为组织南方支部。组织南方支部原系胡汉民、黄克强二人所负之使命。总理于第八次失败后，不能躬赴中国内地，直接指挥革命进行，命汉民、克强同回香港。克强牵于他事，仅由汉民一人独回。诂料回后发见当地情形，革命势力非常微薄。仅有一所香港同盟会分会，会员不满百人。会中经费，每月尚称艰于措置，遑论更大局面之南方支部之组织，汉民自知无望，且无以奉行总理托付之使命，将有美洲之行离去香港矣。于其时，有醒天梦新剧之出现。剧中同志有十数人，何殊一支革命异军苍头突起。革命声势骤然增强。不久便有直勉毁家报党之一幕，讨得二万金献于汉民为组织南方支部之使用。于是之南方支部，乃赫然告成。毁家报党，幕内剧情甚复杂，而且事经若干年之预备，君于此若干年中极力斡济之以底于有成。又南方支部组织分组筹饷。一组组员尽属于东莞同志。故此，复有张孟荣、张伯和昆仲舍身报党之第二幕。更有冯子平、高翰书舍身报党之第三幕。一辈热血少年只为着革命大义，冒崎岖万险而不顾。或毁其家，或舍其身，前后相辉映。以血以泪写成三幕富于戏剧性之革命献金史，先生盖专有力焉。

南方支部组织告成，首要工作，调整香港《中国日报》，续刊东京《民报》。次年有庚戌新军役之发动。是役支部派出工作人员三人，倪映典、方

---

<sup>①</sup> 疑无此字，可能系“谭”之误。



楚乔、莫纪彭，而以映典为主动。朱执信、陈炯明、姚雨平、马育航、张醅村、邱锦芳等，或则参加内幕，或则出动外勤。在广州设置机关凡四。始自豪贤街之天官里，次为高第街之宜安里，再次为清水濠，末则为同庆坊。宜安里机关备贮藏手枪炸药党旗，及重要党人临时驻足者。事后被清吏破获青天白日旗多面，以及诸违禁品。以为稠人阛市之中，叛徒纵横，国法尚复何在。于惊魂未定之下，谬自判断党人谋乱之主要机关，已在斯矣。然此主要机关，门首贴有一张大红条，大书“东莞黄寓”。以君之族姓伪装门第者。亦不啻君为此主要机关之主要人物矣。

庚戌新军之役，以运动新军革命为目的。惠州之防营，石龙之警察，亦曾拟及。君则奔走于二者之间。先是，石龙警区贮有子弹数箱，已与局中同志商定，运出广州莞塘，以备新军弹药之补足。燕塘军队持有新式步枪而无子弹，辎重运输之责乃悉以付君。既已竣事矣。悚然发见子弹与步枪口径不符，不中材用。留之无益于新军，抑反为警察同志累。惟事已至此，将奈何。君又将原件退回石龙。上下水陆程途数百里，侦目所调察，关塞所稽禁，君戏弄彼辈如戏弄鼯鼠。历艰危之任务，又踌躇满志而达成之矣。

又次年，有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之发动。前节述过，南方支部分组组织，筹饷一组全组组员尽属东莞同志。辛亥三月二十九一役，初拟选锋八队，每队置队长或副队长各一人，有三队队长属于东莞同志。根据克强、汉民当日报告海外书，选锋一表有如下：

一、攻杀张鸣岐，克任之（即克强）。

二、攻杀李准，伯任之（即伯先）。

三、占领督练所，莫纪彭、徐维扬任之。

四、防截旗满界，占领归德大北两城楼，毅生、炯明任之。

五、攻破警署、广中协、兼守大南门，黄侠毅、梁起任之。

六、占领飞来庙，破大北门延新军入，姚尔平任之。以上各率百人。

李文甫任五十人攻石马槽。

罗则军任五十人破坏电讯局。

第五队选锋队长，君之大名巍巍然在焉。其副队长梁起，君之姊夫也。起体格魁梧，入厅事，大官座不能容其躯，乃箕踞之。似一座石狮子。故人多呼之为梁狗起，起亦以此自呼也。居恒有暗噫叱咤之气。其乡博罗九子潭，九反之地也。常集中乡里少年数百人游，有造作则悉听其指挥。君既与裙带亲，便游说之，卒服于义为革命党徒。又尝偕游香港，谒克强，一言而合。迨三月二十九役挑选选锋，乃以其徒百人列为第五队，所受任务如表云。

三月二十九役之武器，炸弹最为震荡，足以代表革命精神。而大刀次

之。余所称日本东京，海防，河内等埠购运各式样之最新武器者，徒虚语耳。发难之夕，炸弹轰声如千万焦雷，圻地作暴响。有大刀百把作银光闪闪然耸跃于战火中，则选锋队员各持一把，人马为之辟易，其选锋锐不可当者也。大刀之鼓铸，地在九子潭。九子潭，三月二十九一役唯一之武库也。孰知此唯一武库，乃君舅郎两人于其中，庄研稽锻，耗其光阴已三度蟾圆。克强、汉民海外报告书储备课用款表，有君经支购械八百元一注，即指此日铸刀之工料资用者。迨夫铸刀既成，君又与叶心泉二人更翻转轂于广惠之通衢，一如君早年之独力运输弹药于燕塘者。

继三月二十九役后为广东之光复。广东光复，最先光复之城邑实为总理故乡香山。华岳高呼，群山响应。满洲官吏明知大势已去，犹鼠首寻求党人通款诚。时适汉民新自安南归，以南方支部长名分接受之。与订和约，入广州就任大都督。初，满洲人与葡萄牙人划界，案悬未能决。辛亥秋，檄调其全局所倚重之新军两标驻前山，以示威。自庚戌一役后，新军标营固多革命分子。君与纪彭何振等乃急蹶之，设机关于香港黄坭涌及澳门南环。队官任鹤年，排长陈可钰等来会，遂相约践履盟誓。九月十六日，机关诸人入前山，可钰等以军为内应。逐其党于满洲者协标统各一人，不血刃而驻前山军全军反正。即夜调度，开香山石岐，会同林君复郑彼岸等进军，取广州。军次白鹤潭，恍然知有李准等十九日在广州宣布独立事。然而广东光复之局，必俟驻前山军反正而始决。君之作力，所以促成之者，又昭昭在史册也。

广东光复，东莞一邑情势尚未大明。有民军统领刘肇槐略地为蚕食之计。既而进兵占据邑城。邑人大哗。君亲统香军两连，以官赞元为副往抚绥，事乃定。旋奉委为东莞县长。民国第一任县长，以邑人任邑事，君为之创例。在任日多所兴革，而卒为陈炯明所嫉视。拘而置之陈之经略总署亦既有日矣。会总理解临时大总统职，节驾南归，得闻其事，以仪仗兵护君过行辕，慰问有加焉。当斯时也，人人皆为之嗟咨钦羨。一荣一辱，旬日之间，判然若天壤有如此。

民国既建，元二之间，谦让之风气甚盛。君以老党员资格，凡稍涉于名位，辄多引避。曾助林直勉整理邑明伦堂沙田事，即弃去。由北京稽勋局冯自由派员设分局于广东。以陆军司长邓仲元兼任分局长。邓以入党日浅。延君为助。君慨然允之。后派赴琼崖与邓仲元同任垦务，亦不果行。迨二次革命起，参加纪彭所办《讨袁日报》，反对袁氏。旋失败。同亡匿香港。其时李章达、蒋光鼐、袁煦圻、张廷辅、祁伯仁五陆军生，自武汉归，君与纪彭尽款待之谊。嗣以伯仁介绍赁葡国妇人名标嫂者九龙塘石屋一间，为章达等临时行馆。又数十弓地，拟从事农艺而谋生计焉。此后君与章达、光鼐、煦圻、廷辅、冯次淇、赵超、叶青、陈逸川等共事日长。或讨贼或抗日，为疆

场患难之交。或接踵或比肩，谋社会乡党之福利。可知君之所抱，锲而不舍，终其身未尝一日馁焉。

民二十六抗战军兴，君以经理邑明伦堂财务居香港多日。太平洋战事一起，全局大变，乃走国内。仍闻其时时分函远道知友，述所见民众痛苦，代为呼吁请济。韶关为军政要枢，君足迹凡三到。民国三十二年九月四日，敌机轰炸韶关，不幸于一弹肆虐之下，而君身首无着矣。老党员行年将六十，粉身碎骨于神圣抗战，竟无以归先轸之元。噫，可悲矣哉。有以君不死于辛亥三月二十九之役为君惜者。须知君为革命元勋，其志行垂四十年如一日。二十六年抗战即辛亥革命之延长。谓君之死，犹死于辛亥革命之日可也。君之英灵应自依于黄花岗畔而长与瞑目焉。夫以一生为革命尽瘁，一死为抗战碎身，高节完成，所期无负。抑亦备极人生之哀荣者也。

君有遗孤子女各五人。长次二子留学美国成材，可慰君于泉下。尚有在学习之年者三四人，在襁褓中者二人，应得国家之荫恤。今采摭君数十年之革命史迹，草草写成此文，其详俟之他日修革命史为君立专传者。后死友莫纪彭述，三十二年十一月下浣。

## 辛亥革命上海光复实录

辛亥上海光复之役。世人但知陈其美带领敢死队进攻江南制造局一事。而于张承樵组织敢死队率先进攻及其后被推为沪北伐军敢死队总司令之事。则鲜知之。承樵字蓬生。湖北枝江县人。上海中国公学学生。与于右任有师生之谊。渠之认识陈其美。系于介绍合作。余于民元长北京临时稽勋局时。沪军都督陈其美致电袁世凯详叙承樵光复上海功绩。请派赴美国留学。袁批交稽勋局办理。民三余奉孙总理命赴美募捐讨袁军饷。漫游至美京华盛顿。始获识其人。承樵毕业归国后。先后任盐务署。及审计部次长等职。现任审计部湖北分处长。兼国大代表。又此文曾载于湖北辛亥首义同志会主编之《辛亥首义史迹》。亟转录之。以补余前著所未及。

民三十六年二月三十日 冯自由附志

### 革命军敢死队长张承梗之自述

自八月十九日武昌义旗一举，全国人心振奋，有志之士无不引领而望革命党远来领导民众揭起义旗。上海得风气之先，为党人革汇之所，革命根基

种因最早，大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势。余自八月二十六日潜赴上海，寓居北火车站庆祥里面街与火车站相对之一裁缝店楼上，时上海尚未有丝毫举动之意。余自朝至暮往来交接者，各种各色人等皆有，但均系一致决心赴武汉上前线实行参加革命而反对清军也。其中最有价值可供为记载者有数事焉，分叙如次：

人心思汉，天与人归。余梦想不到在上海旬日之间，有各种各色人等踊跃参加革命，而直接向余行受洗礼者达三千余人。初，余到上海，因为北火车站一带最为熟悉，故在一同乡张姓裁缝店楼上租前房半间，每月租金三元。自住进此楼之后，早出晚归，或则终夜不归；但每于上下楼时，裁缝店老板及工人总要问：“张先生，这两天武昌革命情形如何？”余则有时多答几句，有时仅讲数语，匆匆离去，毫未注意此等工人尚有参加革命思想也。有一日（约在九月二、三日），余返寓较早，未及上楼，从裁缝台子经过，其中有一位姓田的，名鑫山、湖北黄陂人，很亲切的向余曰：“张先生你今天回来很早，何不将革命的事体多讲一点我们听听。”余立即答应，要听者请上楼来。但裁缝工人连老板共有九人之多，均要求余就在楼底下讲，使他们均可一面做工，一面听讲。当时余的口虽在答应，余的脚却走上楼去了。不多时，裁缝田鑫山上来与我讲话，随后张老板也上来了；不到半小时，他们店里的工人一个一个一齐都上楼来了，仅留一个学徒在楼底下看裁缝台子。开始我就讲种族大义，满清无道，蹂躏中华三百余年，凡我黄帝子孙无论男女老幼士农上商均应起而响应革命，以尽天职等语，他们大为感动。其中有数人云：“就是我们也想去武汉从军，不知黎都督要我们否，我们在这里又不认识一个革命党。”当时他们知道我不久要去汉口，因为张老板听我讲过。田鑫山最诚恳，云：“张先生，你若去汉口我很愿意同你去。”余答他：“余尚未定去不去，就是去得成亦是很危险的事情，不能随便说。”他们又云：“张先生你认识革命党人否，你能介绍我们到汉口去否？”余答：“我一个革命党人也不认识，就是去汉口也要秘密前往，怕清吏知道杀头。我有几个同学，他们很认得几多革命党人。”田鑫山云：“上海在帮的弟兄们多得很，都愿意跟着革命党走、”并说出刘福标、孙绍武、王小弟等等都是当家三爷，管事五爷等行当。于是你一句我一语，讲了几点钟。时已深夜，张老板在外面叫来一碗面请我消夜，随即就寝而散，并约明晚再谈。而田鑫山对我的行动很注意，晓得我每天到《民立》报馆去玩，次早起来，他又上楼来对我说：“我决定跟你去汉口，我还有几位弟兄希望你与他们见一面，同往汉口的旅费我们自己筹得出，不要你麻烦。”余对他半推半就，既未拒绝，亦未允许，只说我们以后再谈。及晚间归来，他说：“已约有数人在外面茶楼里等候张先生，他们在那里等了许久了，总想与你见面谈话。”

余见很象有意思，故发生兴趣，遂偕往。见在座者已有七人，至今余能记忆者，除田鑫山外，尚有刘福标、孙绍武、王老九等，其余已忘记了；他们都是拜把的弟兄，只有我一个外行，说到革命党我确比他们知道得多些。他们的来意第一是要我同他们同伴到汉口；第二是希望我介绍他们见见革命党。余对他们是用极诚恳的态度说明种族大义，革命是我们男子汉天经地义的责任，义无反顾，死而后已。他们汉流弟兄，自然很容易感动，并且愿意接受我的意见。我就问他们意思何在，究竟共有多少人参加，在甚么地方可以集会，用什么方法将他们所知道的人一齐团结起来。原来他们这几个是青红帮的领袖或代表，他们对我所说均有详细答复，约定明日在法租界小菜场对面万安茶楼，三点钟相会。次日，余乃约广西曾孟鸣君与之同往。至该茶楼上，见十余张桌子几全为这相约的一班朋友坐满，共有一百二三十人，知识阶级及商人甚少，而工人独多，间有少数地痞流氓在内，但全体人员虽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确均系在帮同志弟兄。当时他们均知道余即非革命党人，但必可与革命党人能接近者，一因我之通讯处为《民立》报馆，而《民立》报馆为上海独一无二之革命机关及革命党报纸；二因余所说的话，均系反对清室，强而有力，使他们非常动听。今天看见他们这样多的人来，热心要同去汉口参加革命军，余与他们情绪均非常热烈，茶楼地点又在法租界，较公共租界安全，不怕满清官吏干涉。余乃大胆的大放厥词，向他们说了一番种族革命的意义与黄帝子孙参加革命之必要，并说革命党为国为民必不怕死，怕死者即非革命党也；更引证徐锡麟、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即为吾等之表率。今天来此地谈话者，不约而同，可见得人心所向，我们准备着到武汉去做烈士，大家不必要我介绍去见革命党，我们若能做到烈士，地位即是真正革命党也。他们闻之动容，均问何时可以起程离开上海，我们人这样多，还有多少人今天没有来到，用什么手续取得密切联络。商讨结果分帮口行党各推举代表，开列姓名、籍贯、职业、年龄册子，当场共举代表十人，散会后再与余详细磋商办法。会毕后，他们红门弟兄大哥十人，约余与曾君晚餐，相聚甚欢。谈论已久，乃约明日午后二时至三时之间在三马路群贤旅馆朱伯祥君房间内相见而别。此时，余尚住在北火车站对面裁缝店楼上，房屋狭小，座位全无，不便招待许多人。且手中又穷，无钱去住旅馆，即吃饭总是到《民立》报馆去吃，免花费钱。时邵力子正在《民立》报馆任庶务职，知道我是一个不速之客，每餐必到。故当时与他们诸代表约在同学朱复君（号伯祥）寓所相会。当晚自与备代表别后，即往三马路群贤旅馆与朱君商议，次日借用他的房间招待朋友，接洽谈话。不意是晚朱君外出未遇，乃在马路上徘徊一时之久，复到朱君寓所，仍未见面，遂留字：“明早来见，有要事相商，君必须在寓等我。”数语。次日清晨即往该栈，朱君尚未起床，敲门而

入，将朱君唤醒起来，说明本日要借他地处招待朋友。初朱君尚含糊置答，后经余实告其事，他亦极端赞成，并云：“你真要革命，我也希望加入。”等语；不但允借他的房间，而且觉得他的房间太小，坐不落许多人。他一面说，一面叫茶房另开他房间隔壁的一间大房，内有床铺两张，桌椅甚多，可容十余人，并由他准备烟茶以尽地主之谊。时余尚有其他友人接头商议，乃留话朱君：如有来人请其代为招待。下午二时许余至朱君处，而田鑫山、刘福标已由朱君招待到房间等候。他们两人来意系将名册开来，约有千人，皆是他们拜把弟兄，并有意要余亦加入他们团体，带领一班弟兄共赴武汉杀敌。田鑫山个人表示更亲切，他说：“我是个粗人，做裁缝为生，现在我已将裁缝不干了，我要同张先生一伴去，你活我活，你死我死，已经决定如此，请你不必多心，先答应我吧。”话未终了，其他代表等先后都来到了。计算他们开来的名册，总共有三千多人。余见此状况既表示惊异，复不知如何安排得了；而且他们的来意，在外面已经商量好了，一致要求余先加入他们红门帮内，然后再率领他们革命。说了半天，翻来复去还是这些话，他们的意思先结为弟兄，大家好共事，有福同享，有祸同当。余之本意毫不介意与他们结为弟兄，但革命党必须团结始有力量，一面允许他们所请结为弟兄，但同时也要联合结拜一个革命党敢死队，双管齐下，两个主意平行不背，而且相得益彰，他们每个人亦异口同声赞成此举。乃讨论即日分别举行团结仪式，以便早日出发。他们乃推举我为大哥，刘福标为二哥，其余各人均有职务；并推田鑫山为各处接洽联络员，为余与所有弟兄之联系人。田君在帮中为五爷，故人均叫他为田老五。（自此以后他就矢志追随余左右三十余年，至三年前病歿于南京，余为之办丧于仁孝殡仪馆内，复营葬于余所创设之永安公墓，经今追怀故人，无限感慨系之。至田君与余之关系及对国家之贡献，在此自述中当随事随时叙述之。）自本晚起余就未回裁缝铺楼上住宿，即以朱君代我所开与朋友谈话之房间住下了，但房金仍由朱君代付。于是与各代表辞别，田鑫山即与余同住一房。晚间走告于右任先生，余部下已有三千余人，如何料理分批至汉口。初于先生尚不信，及余告以详情，于先生始正色告余曰：“既有如此多人，何必往汉口，就在上海动手亦无不可。”当时有陕西同学刘百泉在座，亦然其说。于先生云：“等等陈英士来此，再与他商量商量。”此时黄克强先生、宋遁初先生先后赴鄂，主持大政，余每送他们上船时均约数日内在汉口相见，不料势态变迁，始终未能至武汉参战也。当晚未能与陈英士相晤，因为他来过报馆一次，已经回去了。余回栈后，与田鑫山作长夜之谈，到紧张时声泪俱下，慷慨不能自己，以后他能为余效死用命者，皆此时感情结合之所致也。次日即由田鑫山引余到各处答拜各团体代表，见面后即分定地点时间与此三千余人结合，先分十

三处地方，后因种种关系改定为九处，减少人数，并在余寓所三日内举行仪式六次之多，均杀雄鸡，喝血酒，歃血为盟，立下字据誓为兄弟。在他们观念先结拜弟兄再来革命，在余之观念因为要达到革命目的，始来与他们结为兄弟，因果相循，说是同床异梦可，说是精神团结亦无不可，但每次拜盟时，余必申述结为兄弟，共同生死，驱逐满奴，复兴汉业，以敢死之志，抱必死之念，以报国家。又对他们讲桃园三结义做出多大事业，余说我们三千人结义必可澄清海内。是日因在各地奔跑，疲倦已极。休息入睡较早，且整日未至《民立》报馆。时已午夜，陈英士来栈敲门相访，据云系于右任先生言，余已有多少人，劝其不必往武汉，特来与余商议共图在上海发难。他说已购得多少手枪，准备做多少炸弹，约余有时可多往跑马厅他之住宅商洽，并约次日下午六时与其他同志在四马路一枝香西餐，再详细商讨，陈乃告别而去。此刻田鑫山忽起床来问余曰：“张先生你已经是一个革命党吗？”余笑而答曰：“我们统统都是革命党了，何必问我。”次日乃与各方面弟兄首领十余人相聚，提议讨论不往汉口，即在上海联合各界以图大举。是时上海驻军仅有淞沪巡防营统领梁敦淦所部三营，约二千人，分驻数处；吴淞口另有黎天才所部数百人，系岑春煊准备入川之卫队；其次仅有高昌庙江南制造局卫队百人；再其次即为上海城内南市闸北及各地警察约有千人。我们弟兄均赞成先以联络当地驻军为入手方法，遂分别各显手段，不拘官长弟兄，只要能够与之接近，即可大胆放肆宣传，因为此时风声鹤唳，人心思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与诸人道别后，途遇曾孟鸣（广西学生），亦略云不拟往武汉，在上海再等数日看。随至《民立》报馆约刘伯泉（中国公学德文班同学陕西人）同至一枝香，应陈英士之约，陈君与杨谱笙及其他友人共有十余人已先在座。乃共同决定均不离开上海，在上海积极进行，集中力量，分途担任外交军事筹备布置，谋图大举，并决定每晚在《民立》报馆聚会一次，交换意见，互相报告，讨论进行。当时上海巨绅李平书（江南制造局提调）、吴怀九（务本女校校长）、叶惠钧（商团会长）先后均来参加。每晚望平街及三洋泾桥各报馆及《民立》报馆门前，均集有成群结队人山人海，立观各报宣布革命新闻之民众，而各机关团体自动来《民立》报馆访问，要与革命党相见者户限为穿。曾记得有一晚，仅于先生与周锡三（英文翻译）在楼上编报，被一般来找革命党之人纠缠不已，余方上楼，于先生指余笑谓该数人曰：“来了一个革命党。”彼等不之信，于先生复曰：“我这里再没有其他，就是还有一个厨子在厨房里。”于此可见当时人心之向背也。余当时确拥有实力，直接受余指挥者有三千余人，较其他革命者任何个人或团体为有力量，并且刘福标决心将他所有弟兄三百余人随余为敢死队，在上海发难。于是派田鑫山至吴淞去运动黎天才部下同情举义，余本人访梁敦淦

统领于北四川路私寓。梁乃广东人，英国公使梁敦彦之堂弟也，此刻上海军权全在他手，若不将他说好赞助，我们必遭严重牺牲。余之与梁素不相知，并无一面之缘，完全凭少年血气，不顾一切危险，以大无畏精神去与他相见。大约在九月七日（或八日）下午四时，余至其宅，将门前电铃一按，有一女仆开门，余问“此是梁统领住宅否？”答曰：“是。”余又问：“统领在家否？”答曰“现在营中，至晚方归。”余乃曰：“我姓张，要与统领谈话，未带名片，晚上再来。”至晚八时，余复去梁宅，将门铃一按，仍由白日开门之女仆前来答应，余曰：“统领此时想必在家。”女仆曰：“你有名片否？”余曰：“没有带名片，请你告诉统领我姓张，有要事与他相见。”余在门外等有数分钟，始另有一人出来问余，要见统领所为何事。余以最诚恳的态度答曰：“余姓张名蓬生，是一湖北学生，有要事来见统领。”此人又曰：“统领现在有事，你有事可向我讲，代你转达。”余曰：“可否容我进屋详细陈明。”于是此人引余进门后，将门关闭，依门而立，谓余曰：“你说。”余乃问他“贵姓”，他答“姓黄”。余曰：“黄先生，余今日到此确有要事，须见统领面谈。”黄曰：“我乃黄营长，你有什么话都可对我讲，是一样的，定可达到。”余看他那样子是一定不许我与梁统领见面的了，即答曰：“很好，我先向营长谈谈，再请转达与统领相见亦可，我是一个学生，无权无勇，今日来此毫无所求，只因近来上海自武昌革命党起义以后，人心浮动，闻有革命党人也要在上海起事，不知统领将如何对付他们。”他听我言至此，张口望余良久不答，只曰：“你们学生应该读书，何必管此国家大事。”余曰：“因为革命党在各地运动，他们说在上海就要成功，统领也要赞成，不知确否。我们有许多学生被运动，已经联合一起要在上海起事，余想来想去，既想跟着他们做；又怕上了他们的当。他们并云革命党有炸弹手枪与热血甚么人都不怕，这次一定成功，梁统领是广东人，很有知识，与黎都督是一样的，必定也赞成我们的主张，不致反对，更不会厮杀革命党。我今天来的意思就是想知道一个究竟，并请统领指教我们青年学生，免遭不测之祸。”黄闻言不能答，乃曰：“你在这稍等等，我去问问来。”此时余知道他是去告知统领，与统领商量究竟见我不见，余站立门后等了许久，仍不见出来。过了一会，女仆送来一杯茶，并给一座位叫我等等，余知道统领已肯与我相见，否则必不会如此表示。又等了一会，黄营长出导余入客厅，梁统领起立相迎曰：“你是张先生，请坐下谈谈。”余谢座曰：“学生无知，冒昧来府上求见，诸乞原谅，实在是因为我们一班青年，今日已被狂风巨浪卷入涡漩潮流之中，不能自拔，特以最诚恳之心愿前来求教。”他说：“不要客气。”便要把我的情形讲给他听听。余曰：“近数日来上海人心浮动，确有不稳之象，想统领是已知道的。”他又问我姓名年龄籍贯，在甚么地方读书，现做什么事，



住在那里，究竟是不是革命党人？余乃一一据实答复毫不隐瞒，但只不承认是党人，恐怕遭他陷害。他复问：“你常常在《民立》报馆，可认识于右任否？”余答：“他乃是我的老师，因为他曾在中国公学教过几年书。”我又故意讲给他听一些革命党行动，均是我从旁处得来的消息，如黄兴已过沪赴武汉；上海革命党有数万人，炸弹手枪不计其数，均由日本人代为运到上海，分存租界及中国地界各处；并在他们营房附近埋有地雷，就是统领府上不远，在同一北四川路上很有几个日本人鬼鬼祟祟，常注意统领行动，现在黎天才已自动与党人联合一致，甚至警察局站街之警察已表一致。他听了我这许多话，总是不作丝毫表示，既不赞成，复不反对，但态度确甚和悦，似无加害于我之意，良久乃问余曰：“你今天是不是来作说客？”余绝对否认曰：“只因关心上海一旦事变革命党与统领事实上定有冲突，今日冒死前来向统领陈辞者，并非有丝毫之意帮助革命党，但恐统领未及事先防备，反遭党人暗算也。”他再三称谢我的善意，并云以后可常见面。余见此情形不好再往下说，遂告别，约过数日再见。余知道今日之会晤与将来上海减少革命党之反对力量不少，萍水相逢而得有此结果，亦喜出望外之事。当晚走告于先生，余在上海确有发难把握，于是与上海所有党人大加联合。陈英士住在跑马厅过去，但晚间常在迎春坊怡情别墅家中相见。当时用香烟筒灌注炸药铁片，即是炸弹，吾辈在九月十三日用以攻江南制造局者皆此项自做之炸弹也。上海情势日渐紧张，倘若辈发难义旗一举，其对象究在何处？清室机关之在上海者：文官有上海道，上海县，武官淞沪巡防营，高昌庙海军事务所及江南制造局（即今之兵工厂是也），此外在黄浦江中另有几艘兵舰，其他还有一些机关，均非吾辈目标；吾辈实在目标只有四处，第一淞沪巡防营，第二高昌庙护军营，第三江南制造局卫队营，第四驻扎吴淞口过境军队黎天才所部三营，其他无所顾虑。但是黎天才之态度已经软化；梁敦彥决不敢与党人为难；扩军营已表示吾辈发难，他们定作壁上观，暂守中立两不偏袒；而最强悍不与吾辈妥协者，就是江南制造局卫队营。该局总办张楚宝乃安徽合肥人，李鸿章之外甥，所部卫队三百余人均属安徽同乡，外人运动不易入手，故吾人在上海真正之敌人不过如此。至于上海道上海县毫无力量，并未打算在敌人之内；而警察局又有一部分官兵向吾辈输诚，陈汉卿即为警官之一，后攻制造局亦甚出力，并任为沪军旅长之职，亦上海起义革命同志之一也。在九月初八日以后形势愈渐紧张，吾辈党人奔走更加上劲。回想当年吾辈之穷苦实不堪言状，即余个人而论，自各处奔走呼号以来，未受党中并任何私人丝毫金钱之赞助。余八月二十六日离南京赴上海时，手中只有八元几角，车票用去二元，房租用去三元，每天仅用几角钱充饥而已，终日奔走，虽三个铜板一站之电车也不敢坐。曾记得余命田鑫山赴吴淞与黎天才部下军

官接洽，往来火车费三等票只须两角，起初田鑫山身边尚有零钱垫用，他指望吾辈党人一定有钱，相处既久，渐知内容，颇为失望。余尝向之解释，革命党必是穷汉，即有钱亦不得自己享受，当为国家民族而用也。吾家有田数百亩，房屋数幢，衣食甚丰，倘为个人，余回家很够享受，又何必来此吃苦，更且常有性命交关也。他时来问我，倘长久这样下去，我们将如何维持？余曰：“绝对不必如此顾虑，定期举义，没有多日，只要炸弹一响，我辈若不粉身碎骨，定有惊人表现，那时大权在握，衣食尚何愁哉。”言毕，我将银表给他去典押店质来三元交余，又命他去换一元小角子，因为一元大洋可以换得十二角又铜板几枚，乃分给他一元六角，余自留一元六角及几枚铜板。过了两天钱又完了，余复命他将所盖一床日本毯子拿去小押店押了一元八角，今天余给他一个大方，交给他一元，余自己只留八角零用，对他说：“不要三天我们就要成功了，加紧跑路吧。”他复问余：“你以前不讲过有人将拿出多少钱给我们用的吗，现在如何咧？”余答：“现在已有多少人拿出钱来买手枪，制炸弹、运军火，预备发传单，出布告，均是要很多钱用，尚且不够。老实说，余亦是党人，自己不拿钱出来，反要用别人的钱，觉得不好意思”。九月十日上海党人首领数十人开会，准备即日起事，并推余率敢死队担任先锋，各人担任的工作必须准备完毕。是晚余与刘福标自跑马厅陈英士宅内取得手枪四枝，炸弹十余枚而返旅邸，置于床下。刘福标说这几枝手枪，几枚炸弹，万万不够，必须另想他法。他说他可以找出短刀数十把，手镖数付，因为他们弟兄中有数人曾经为人镖手，对于放镖已有经验，在十步之内施放手镖，百发百中。曾在杨树浦试验一次给我看，时适有一狗由马路上迎面而来，在十步之外，刘福标放镖一击，中狗之腰部而死；又击一树亦中。余乃曰：“希望在数日内能击死上海刘道台就好了。”十一日晚上余又至梁敦绰宅相访，恰好他刚由外坐包车归来，相遇门前左近，他先招呼余曰：“张先生来见我否？”余曰：“然。”于是同进入客室坐下，而谈，他先开口说：“这几天革命消息更多，海军已由汉口退至九江，而九江又扯白旗。”余问：“对于上海将来情形是否有大变乱？”他答：“很难说。”余又曰：“假若他们革命党要在上海起事，统领应作何举动？”他不答余所问而反问余：“究竟你与革命党有多少关系，为什么要我表示？”余答：“余与革命党无丝毫关系，余一再来求教统领指示者，特怕糜烂地方，并为统领本身安全计也。”他复曰：“我想你一定与党人有关系，不然，你为什么大胆来此向我问话？”余曰：“余为青年血性男子，确非革命党人，更与革命党无关系，但我个人看到他们党人之不怕死，实是为了国家，故使我有同情之感，乃敢前来请教统领。”他又问余曰：“你看上海要那么样？”余答曰：“我看上海危险得很，恐怕大乱将至，日前叩见统领以后，在《民立》报馆

告知他们，他们都笑我蠢，为甚不大胆的问统领对于革命党究竟反对，抑是赞成，故今日来即是请教统领此意，并请明白表示，以免涂炭生灵。”于是他告知我们接到他哥哥驻英国公使梁敦彦电报，有“识时务者为俊杰”之语，从此语可以看出他的意志已经在转变了。接着他又老起面孔说：“他们革命党要是找我的麻烦，我非要他们的命不可，若是不找我的麻烦而向别人或别处捣乱，我就不管他们。”余起立曰：“统领光明磊落，党人绝对不敢对统领有不好意思。余告辞了。再请问统领，我可不可将统领之意设法使他们党人知道，以免彼此将来有误会。”他答曰：“听你，我不在乎。”余辞出，即向《民立》报馆狂走，上楼梯将及其半，刘伯泉、周锡三告余曰：“上海决定可以动得手了，伍廷芳已允出来担任办理外交。”不一刻，于先生来，问其确否，于先生亦然其说，并促余赶紧发动，以免失去机会。于是余与曾孟鸣、陈英士、刘伯泉等共同商议，对付梁敦彦之策；只要他确实按兵不动，吾辈就有办法了。乃决定由上海同盟会党人写给他一封信，内述我们党人准备数日内在上海发难，听张某说你并不要与党人为仇，将来定可与党人为友，大汉将兴，满奴应灭，应天顺人，请共携手，为国珍重，伏乞指示等语。次日此函由余与曾孟鸣二人送去，梁与余等相见后，态度较前两次亲切。余介绍曾君后即曰：“上海风云更急，朝晚恐有事变，并闻伍廷芳公使亦愿意出来担任外交，大事必能成功，今有上海党人致统领信一封，特托余等奉上，请即裁夺示复。”他接信后，一面看信，一面微笑谓余等曰：“前日已经向张先生言明，今日何必再来问我，我无信回，就请你们两位先生转达党人，在上海发难请勿侵害我营地，彼此不相犯，待你们成功后，再来共图携手。”余与曾君齐向他说：“统领之意已完全明白，甚为感激，但不知贵部下官兵如何耳，是否已与贵部下取得一致。”他答曰：“然，前日已与各营队长交换意见，决定照此办理。”余等即告辞而出。是后上海起义，除高昌庙江南制造局必须吾人与之争斗外，其他各处即可兵不刃血而告成功，皆与梁敦彦妥协之效也。十三日在斜桥某园举行最后一次集会，凡与革命党有关重要人物均到，决定是日下午四时所有参加革命各团体或个人必须在九亩地集合去攻制造局。时指挥者为一浙籍高某，日本士官学生也。伍廷芳担任外交。我们大家相约不在租界上活动，免遭外人干涉。而淞沪各处驻军均已明白表示，对于党人不加反对，故吾党得聚精会神在高昌庙江南制造局作孤注之一掷。吴怀九担任筹款五千元，由到会参加之人分配领用，以济临时之需，散会后随往指定发款之处取款二百元，但其中亦有很多人领此款者。余领款后已逾正午，即通知凡已约定之各团体或个人必须准时前往，以免贻误时机；但人多分住各处，路途太远，时间急迫，无论如何不能通知到达全体预约之人一齐前往参加，是为当时最感不快未达圆满之事也。余返

寓囑田鑫山飞走通知刘福标等速来拿取炸弹手枪等物，同时前往九亩地，其他距离较远者可不必来此，径往九亩地集合出发可也。斯时余举动极安稳，毫不露惊惶之状，乃收拾衣物，并取出久已预备就绪绝命书一纸邮寄子高侄。以作永别之意，确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之慨。时子高正在美国波士顿麻省工业学校读书，是吾族有思想知识分子也。余自在外留学数年，未得一归，而所干的革命勾当，邻里亲族毫不知情，即临发难举义之时犹不敢函告家中，以增祖母及父母之无限忧虑，故余对此问题久已考虑周详，绝对不令家中知道，但至最后则不能不向家中有所表示，遂乃驰函子高，即令不幸余以身殉国，使子高事后徐徐转告余之家中，同时他也可以代为解释余之光明磊落，为国家牺牲性命是有价值有意识之举动也。其函大意如下：“满奴祸国殃民，若不即起革命，推翻专制，吾子孙将永无遗类矣。武汉义旗一举，全国震动。余现已加入革命党，决定即日在上海发难，还我河山，以尽天职，成败利钝在所不计，顷刻之间或身首异处亦难逆料，倘有不测亦是意中之事，尚请对于国家民族之责代余继起而负之也；并盼转告家中勿过忧虑。丹心贯日，虽死犹生。”等语（阅数年在美与子高相见知此信仍在子高手中保存作为纪念也）。不多时，刘福标等二十余人短装前来，其状颇异。随即雇车数辆在外等候，将炸弹手枪均用报纸包成数包，分别向九亩地而去。余复与刘福标、田鑫山绕道跑马厅西陈英士宅，拟再取若干炸弹，以便分给吾党同人领用。但至该处已无一人人在室，所做炸弹均已携走，仅有一仆人看门。于是转向九亩地狂奔，途中会合所预约之同志约有数十人。迨穿过租界接近九亩地时，见该处已聚集有数千人之多，吴怀九、李平书、徐寄尘、杨谱笙、沈缦云、郑师道、陈英士等数十人均在。最整齐者为商团之数百人，武装齐全，枪械精良，为叶惠钧带领而来者。其次即为余所领导各种各色人等，均有纠纠武夫之慨，但人多而器械少，且仍有许多人未能接得通知前来参加者，虽枪弹甚少，不够分配，幸吾辈同志早备钢镖短刀甚多，故每人均执有武器，足以冲锋对垒。初余以为凡到此地来参加之人，均往攻江南制造局者，孰意此一团群众，知名之士及数百武装整齐之商团，均仅到此送吾党人之行，并不参加进攻制造局之战斗。余左手执白旗一面，右手携手枪一枝，装上子弹，西装：袋内则分放炸弹两颗，领导余之党徒不及百人最前前行，在途亦随有赶来参加者。后随余前往者各种各色人等均有，学生亦不少，如湖南陈汉钦系上海警察局警官，湖南殷仁、广西曾孟鸣、浙江徐寄尘等皆学生也。陈英士确至半途而返。路过沪军巡防营，遂准备与之接战，但接近营门，不但不与余等为敌，且拍手高呼相助。行至高昌庙附近，风声鹤唳，纷乱紧张，商店均已闭门搬家，迁居他处。余高声大叫曰：“同胞们不要害怕，我们今日起义，除杀满洲奴隶贪官污吏外，决不伤

害吾等同胞，请大家放心。”但是他们都怕制造局门前变成战场，仍然携带行李狂奔。吾等抵营门前，见外面毫无戒备，遂蜂涌前进。经过一约半里长二丈宽之走道时，见围墙上步兵向余等射击，余等毫不介意，向前猛冲。至铁栅门约四五丈距离，共投掷炸弹十余枚，炸得双方血肉横飞，彼此莫辨。忽然间机枪齐发，吾辈党人应声而倒者三十余人，因为此处走道，左右是墙，毫无躲避之处。余胫被炸伤，血流满面。未几余右腿复中一枪弹，初毫不知痛，只觉麻痹，数分钟后流血染及鞋袜，始渐觉疼。余等尚未退出，而继余等后来之党人又冒死冲锋以进，距尚未达到余等前进之原处，机枪复连续齐发，于是吾等党人应声而倒者又数十人。先后两次冲锋未能成功，而吾等死伤已有五十余人之多。刘福标被炸弹炸去左脚踝骨，血流不止已不能行走。田鑫山亦被枪伤，幸尚轻微，余等弟兄死三人，伤十五人。如此情形，前有助敌，后无援兵，只得狼狈分散而退。幸吾辈声势浩大，敌已落魄，不敢开门穷追，否则吾辈将无一人生还。于是吾辈有十余人，大半受伤，聚集一起，向上海城内退走。此时余手枪所装六粒子弹，尚有二粒，炸弹一枚未放。抵城门时，守城警察已缠有白布在袖。余等齐奔上海道台衙门，冲至二堂三堂并及内房，各处灯光明亮，布置之器具陈设床铺丝毫未动，甚至茶壶尚热，厨房炉中余火未熄，但未见一人。吾等冲至庶务处，见有洋油数听，有开用者，另有一听未开者，于是王老九将马刀一劈，将洋油携至大堂上，灌泼门窗板壁燃烧起来，一时火光烛天，上海城就算是由吾等光复了。吾等走出衙门仅数步，见一老妇携一行李，仓皇而走，另一行劫者抢过妇人之行李，即向南狂奔。吾等见之大为不平，随即令吾弟兄将此贼捉住，我大喊乘火打劫非要他命不可。时刘福标已经足不能行，尚要两人左右搀扶而走，一听吾言，立即挺身而起，将另一弟兄所执之马刀拿过手来，就向此贼举手一挥，杀于街心。此时前面来了一群警察学堂学生，表示极诚恳态度，欢迎吾等至警察学堂休息，因该处距离不远，而吾等已疲倦万分，伤处尚在流血，右腿上所中子弹又未取出，疼痛非常，肚内更加饥饿，于是吾辈二十余人齐至警察学堂暂息，承该校教员学生格外殷勤照拂，并供给稀饭，余乃趁此时书一便条，嘱一学生送往《民立》报馆告知吾等情况，不一时，上海租界上各报均出卖号外，说上海城已光复，革命党均住在警察学堂发号施令，准备今夜再攻江南制造局。是晚不到十时，警察学堂已聚集各种各色人等数千人，喧哗之声，嘈杂万分，既无统率，更无秩序，但大众唯一宗旨是来参加革命，目的在进攻制造局。先余尚在一教员房中，半坐半卧，以资休息，后来见外面人虽众多，毫无结果，余乃出至中堂，立于桌上大声呼喊，请大家注意，现在来此已闹了数小时仍无结果，依余之见，大家宗旨目标既同，我们就立刻全体出发至制造局门前与张楚宝拼命，有炸弹手

枪好，无炸弹手枪也好。此时有各军队代表，警察代表均来参加，并云立即将所有武力出动，去制造局参加战斗。更有制造局内几名广东工人亦高声大喊，他们极愿去制造局内放火，并将库房占领。言毕，即浩浩荡荡向制造局进发。余此时困倦已极，左腿所中子弹尚在内，未能得暇取出，痛楚更剧，血仍在流个不止，步行维艰，但决意同往制造局。乃有警察学生数人诚恳劝阻，不要余再同去进攻制造局，即往医院将子弹用手术取出，休养几日再说。余闻言大不谓然，以上海革命成功与失败就在此一发千钧之时，决心前去拼一下，余随说随走，已出大门。众见余志气坚定，难以相强，又见余步履甚艰，乃有数学生取出一张靠椅来要余坐上，用四人将椅子抬起行走，不及百步又换数人，时快时慢轮换数次，已有过半路程。月将落而天尚未明，沿途寂寞，鸡犬声远远相闻，继而渐渐听得制造局附近枪声，但不可辨明究竟攻向那一方，抑系守的方面，正思索间已渐接近人声嘈杂之处。斯时余不觉欢欣鼓舞，勇气百倍，忙将抬椅数人一推，离开座椅向前突奔，几忘创伤处一切之痠楚矣。余抵昨晚进攻失败之处，又见彼此枪声往来，相持不下，但因有正式军队及警察加入，警官陈汉钦亦在此指挥警兵作战，其余形形色色人等不约而来参战者有数千人，余之弟兄等亦不下千数百人，尚有多少人尚不知余与刘福标昨日制造局受伤之事。天渐明可以看见数丈外人行移动，数千人集中力量已将制造局三面包围（该局东南面临黄浦江，余皆陆地）。吓得张楚宝及其兵士胆战心惊，不敢出迎交锋。正力战间，随来之制造局内工人知道军械库所在，均拆墙翻身而入，经一小院又凿穿墙洞数个，不到一小时，即将步枪库打开，拖出几支步枪来参加战斗。一时徒手者均往该处取枪，人手一枝，亦有拿取数枝者，其时只要拿得走听其自便。不多时又有几个局内工人大声呼唤：“到此地来呀，子弹库又打开了。”于是凡取有枪枝者均随意往取子弹。原来此项步枪及子弹已经装配就绪，仅待起运。不到两小时共取出枪有二千余枝，子弹不计其数，围绕制造局枪声齐发，声势浩大，局内士兵不敢外攻，外面各军亦不能冲入。双方相持至午前十时左右，忽然张楚宝住宅被厂内工人放火燃烧起来，霎时火焰上冲，高出云霄。吾等外面围攻之军队见之倍加兴奋，三面围攻，情势愈形紧急。此时张楚宝见大势已去，乃率亲信数人至黄浦江乘坐事先准备之小火轮逃走，吾等革命军乃由三面冲入，局内守军无力抗拒，均袖绕白布投降。从兹上海清廷势力消灭，而此中国东南之第一重镇遂为我革命军所掌有矣。当余等围攻制造局之时，尚有一事可堪纪录者，即陈英士先生又有一段革命事实在另一方面表现出来，值得吾人注意者。当十三日下午四时，余等在九亩地出发时，陈先生尚在场，余领队先行，以为他必在后面随来，不料达高昌庙时即未见其人，余心颇以为异。迨当晚制造局门前失败以后，余等负伤败退，至上海城内

时，并未见其踪迹，更未见前来警察学堂接洽，至为疑虑。孰意他当余等在九亩地出发之后，即约李平书（李为当时上海最著名之巨绅并兼任江南制造局提调）同乘一辆汽车往高昌庙制造局，约与余等同时到达该处，因余等那时见有一汽车从另一道路抄过余等前面，从制造局一侧门进去。他立意与李平书去向张楚宝接洽，劝其投降，免遭流血之祸，并晓以大义，说革命党已在外面围攻，声势赫赫，一面诱劝，一面威胁。不料张楚宝丝毫不为所动，反将他扣留，捆绑于办公厅前，并骂曰：“你们这班亡命之徒，待我将外面这些狐群狗党打死，再来杀你。”陈英士知计不行，束手待毙，张楚宝仅放李平书一人回去，而余等在外面进攻之党人又惨遭失败而散，致使张楚宝得意洋洋来杀陈英士。此时他成了待决囚犯，生还希望很少。但该局内有一兵士名张杏村者，数日前经田鑫山、刘福标之介绍，已参加余之部属革命，担任在制造局内响应，当时在旁眼见陈英士命在危急之际，乃挺身而出曰：“张总办，此人乃微弱书生，有何本事，杀不杀无济于事，但他们党人很多，均不怕死，今若杀他，设异日他们党人专来找总办谋报复，那可了不得。”张楚宝说：“我不怕他们，更不怕死。”张杏村复曰：“总办所说甚是，但总办家眷少爷小姐均在外居住，身家性命以及财产也当顾虑，即我辈在此，自当同总办出力，设若革命成功他们必不饶恕我们，请总办想想何不等到大事平定，再来杀他不迟，横直他在那里那能跑得脱。”于是张楚宝听了张杏村之言，将陈英士仍捆绑于柱上，命人取用冷水从口注入，使其难受，幸不伤害身体。未及半夜，复得信谓吾辈党人在上海联合所有军警来攻制造局，初张楚宝尚不相信，后听连接报说上海道县均已逃亡，全市皆悬白旗矣。此等消息皆使他心慌意乱，胆战心惊。不意不多时，吾辈人果真来向制造局进攻，迫使他仓皇逃命，故未加害陈英士也。余率领弟兄攻入办公厅前时，见陈英士仍被绑于檐柱上，兀自呻吟，余急趋前为之松解。此段经过由陈英士与张杏村向余面述，余始了解真象。余以上海完全为吾党占领，乃返上海租界大马路自新医院就医，由医生施行手术，取出余左腿内子弹后，因余数日来操劳过度，患处流血过多，以致精神疲倦已极，元气大亏，遂卧病医院数日未起。自在十四日以迄十六日三天上海成了无政府状态，混乱非常。至十七日各界领袖始在海防厅开会，推举负责人员维持治安。参加是会者余之党徒甚多，均一致举余为沪军总司令，讨论甚久未决，与会人士一再派曾孟鸣，殷仁奄王钟声诸君前来自新医院接余前往参加。初余因身体尚未复元，拒不应允。后经伊等再三申说，争论达数小时仍不能解决，务必要余前去，余乃勉强支持赴会。当抵海防厅时，已有多人在外面立候并趋余前曰：“我们大家要举你为总司令。”迨余入内，见余之部属占特多数，均要余发表意见，余不获辞，当即起立发言大意谓：“吾辈党人，志在推翻满清政府，绝

对不希望做官把握政权，一切好听名誉余皆辞谢，请大家爱我，不要害我，余尚年轻，今后要余之惟一志愿领兵北伐，请不怕死者同我向前打去，等到北京再说。”与会人士齐声叫好。后即由黄郛提议曰：“上海为中国第一重镇，更为革命策源地，东南最大粮台，不妨设一沪军都督以资号召震摄，另设一北伐军总司令。”推陈其美为沪军都督，余为沪军北伐军总司令，全体赞成。陈其美复说：“张先生为上海革命最出力不怕死之人，他有意组织沪军敢死队，亦交由余率领。”余亦当仁不让，立即承认，所以后来余即任沪军北伐军总司令兼沪军敢死队总司令之职。会毕余复返医院养伤。上海起义至此乃告一段落。



第六集

# 革命逸史

蔣中正





## 自序

吾国清代之有革命党，以兴中会为嚆矢。在兴中会以前，非无革命党也。如：康熙六十年（一七二一）台湾朱一贵之中兴会，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台湾林爽文之天地会，嘉庆元年（一七九六）鄂、豫、皖、湘各省刘松、聂杰人、齐王氏等之白莲教，嘉庆十八年（一八一三）燕、鲁、晋、豫各省林清、李文成等之天理教，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洪秀全之太平天国，皆可谓之革命党。然其宗旨止限于反清复明之单纯的民族主义。而所企图，所建树，均不外夫以暴易暴一家一姓之帝王系统，于近代进化之民权主义无与焉。是只可谓之狭义的及私人的革命党而已。若夫揭橥民族民权两大主义，而开吾国历史之先河者，厥惟兴中会。

兴中会之发起，在于甲午（一八九四）秋冬间，及乙未（一八九五）九月重阳广东之失败。发起人孙中山先生偕陈少白、郑士良二君于是月下旬亡命至日本，首访余父镜如于横滨山下町五十三番地文经商店，商榷组织兴中分会事宜；时中山先生固与余父尚无一面之识也。溯余父之早年经商横滨，亦有故焉。余祖展扬世业儒医，清咸丰初年太平天国洪秀全遣部将陈金刚等谋在粤举兵响应，各府县从之者大不乏人。各以头裹红布为识，时人以“红头贼”三字称之。余祖即以交结“红头贼”嫌疑被清吏逮捕系狱，瘐死南海县狱。余父以是抱恨终天，愤然间关走日本谋生活，居横滨数十年。甲午中日构衅，清军败绩，余父益愤清政不纲，毅然剪除辮发。时旅日华侨无去辮易服者，有之独余父一人耳；故同国人咸称余父为“无辮仔”焉。是岁冬中山先生自檀香山归国，舟过横滨，尝在船上向乘客及登轮侨胞演讲逐满救国。中有贩卖杂货商陈清者，听演说后，异常惊奇，亟趋告余父。余父大为倾倒，立使陈清邀请中山先生登陆，共商国是。中山先生答谓该轮启碇在即，未便登陆，嘱陈清携兴中会章程及讨虏檄文一大束，交余父代为派送，借广宣传。且谓广东不日可以大举，约陈清回粤相助。是即余父与中山先生互订神交之经过。厥后陈清卒回粤参加乙未九月广州之役，其旅费即由余父所赠予者也。余父既接见中山先生，对于组织兴中分会事，极表同情。即召集余叔紫珊及有志侨商谭发、黎炳垣、温遇贵、陈才、黎简卿、赵明乐、赵峰琴、温炳臣等十余人，在文经商店二楼讨论立会事。旋设会所于山下町一百七

十五番地。众举余父为会长，赵明乐为司库。赵力辞，乃改推余叔紫珊。分会成立后一月，中山先生向各会员筹措赴檀香山旅费。各会员多以无力对，余父兄弟二人乃合筹五百元应之。中山先生得资，即与陈少白同时剪发易服，以百元赠郑士良，使回香港预备再举。另以百元给陈少白充用度。少白于中山先生离日后，即从余父言，移居文经商店，其下榻之室，即余幼时所居者也。

当横滨兴中会成立时，余年甫十四耳。是岁夏，余以母疾自粤莅日，余父命余夜习英文，日中无事惟读小说消遣，于国事实毫无所知。一日，有久未剃头发长逾寸之长衫客二人来访余父，余父引之至楼上客室，密谈多时乃去。余后始知来客姓名为孙逸仙、陈少白。嗣兴中分会成立后约一星期，某日中山、少白、士良三先生在余家午膳，余侍末座。中山先生询余好读何书。余曰，好读小说。中山先生曰，好读那部小说？余曰，《三国演义》。中山先生曰，《三国演义》人物汝最喜欢何人？余曰，孔明。中山先生笑曰，汝知喜欢孔明，即是明白古今顺逆之理，我等之兴中会便是汉朝之刘备、诸葛亮。今之满洲皇帝，便是曹操、司马懿。我等之起兵驱逐满洲，即如孔明之六出祁山也。因谓余父曰，令郎能熟读《三国演义》，何不令其入会？余父遂命余填写誓约，此余以童年加盟革命党之原因也。时兴中会之宣传品仅有二种：一为《扬州十日记》，篇末附以清摄政王多尔袞及明阁部史可法来复二书；二为黄梨洲《明夷待访录》选本之《原君》、《原臣》篇。均由余店代为印刷。余初读《原君》、《原臣》，不甚了解，至《扬州十日记》则作小说读之，篇末之多尔袞、史可法二书，更能背诵不遗一字。此外足以增余知识之报章，仅有上海《时务报》及澳门《知新报》两种，然亦止倡导维新变法之论，于革命保种之真谛，固无关系。至己亥（一八九九）秋，余始游学东京，渐博览《东华录》、《明季稗史》、《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史》、卢骚《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理》诸书。遂于平等自由天赋人权之学说，及世界革命民族自决之源流，豁然贯通。更印证以兴中会宣誓之宗旨，若合符节，益觉实行本会宗旨之职责为刻不容缓矣。自庚子至壬寅（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二）之三年间，余在日尝发起四事：一为与郑贯公等创刊之《开智录》，二为与李自重、王宠惠等组织之广东独立协会，三为与沈翔云、戢元丞、秦力山等合办之《国民报》，四为与章太炎、秦力山等召集之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此四事均得中山先生为赞成人，于海内外之宣传，收效至巨。及壬寅以后，陈少白更聘余任香港《中国日报》驻东记者，美洲致公堂机关之《大同日报》，亦以该报驻东通讯员见委，此外东京之革命军事学校，及檀香山之《檀山新报》，新加坡之中和堂与《图南日报》，概由余传递消息，联络党谊。在同盟会成立以前，余之横滨寓所，不啻为革命党各方交通线之枢纽焉。

乙巳（一九〇五）七月，中山先生联合全国革命党各派兴中会、华兴会、日知会、光复会等，组织中国同盟会于东京，余亦第一日发起人之一，吾国革命

党之采取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为党纲者自兹始。然此三大主义之名称，仅初见于中山先生手撰是岁十月二十一日出版之东京《民报》发刊词，而同盟会誓约所明白规定者，只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之十六字而已。是岁八月初十日，中山先生以中国革命同盟会总理名义首派余归国设立分会于香港、澳门、广州各地，并专任《中国日报》记者。丙午（一九〇六）《中国报》改组，余任社长，自是南方各省之党务军务多由余主持之。就中直接指挥者，有丁未（一九〇七）四月潮州黄冈之役，及惠州七女湖之役，五月刘思复在广州谋炸李准之役，九月惠州汕尾运械之役；间接参与者，有丁未七月钦州防城之役，十月广西镇南关之役，戊申（一九〇八）二月钦州马笃山之役，三月云南河口之役，庚戌（一九一〇）正月广州新军反正之役，辛亥（一九一一）三月二十九广州黄花岗之役。当庚戌正月新军一役失败之后，余旋赴北美加拿大，任温哥华《大汉日报》总撰述，并向旅加侨胞筹措军费，作辛亥三月广州革命军之供应。迨黄花岗一役既败，余复于役美国，协助旧金山洪门筹餉局募集资金，为辛亥大革命各省起义之需。武昌举兵后二月，旅美致公堂及同盟会、洪门筹餉局等三团体公推余为美洲革命党总代表，回国参加组织共和政府事宜，并代携筹餉局两年内发行之革命军债金币券收支总册向革命军政府缴呈报销。及归抵上海时，适在中山先生莅国之前数日。尝偕南洋革命党总代表吴世荣结伴赴宁，拟列席各省代表之临时大总统选举会。嗣以该会尚无华侨享受参政权之条文，仅能厕身旁听席而已。至民元正月一日遂随中山先生莅宁参与临时大总统就职盛典，旋委任府中机要，迄统一政府成立而止。此余民元以前历年奔走革命经过之大略也。

民元五月，余以孙前大总统及黄前陆军总长克强之推荐，受任为临时稽勋局局长。在职十五月，至民二七月下旬为袁世凯逮捕系狱而止。此十五月间，经本局及各省分局之剴切调查，对于海内外革命党人之大小事迹，搜罗征集，极为详尽。不幸中途为亡清帝制余孽所破坏，未克贯彻崇德报功养生恤死之大业，至为憾事！及民十七，国民革命军进驻北平，余乃致书行政院长谭延闿，谓查民元稽勋局档案尚由国务院分别保存，请其于派员接收旧政府卷宗时，一并妥为收管。后得谭院长复函，称已派秘书杨熙绩将此项档案移送南京行政院保管等语。民二十六冬，首都沦陷敌手，此项关于开国勋劳之重要文书，未能于事前妥送安全区域，竟亦随政府机关而付一炬，则真国家莫大之损失矣。

民十七春间，余以民国肇造，既历十七星霜，而国人对于革命开国之往事，茫无所知，实足以影响国运之兴亡。乃发愤搜集三十年来所宝藏之各种书札笔记表册报章等等，并广征故旧同志所经过之事迹，笔之于书，凡一百万言，题曰“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以余在开国前十七年间之经历而言，自信此书实较出版以前之任何记载为翔实。此书上篇刊于民十七年十一月，中篇刊于民十九年

十一月。下篇虽已脱稿多年，以时势及环境关系，至今未能付梓，良用歉然！然今日距此书上篇之出版又二十年矣，环顾国内出版之开国记载，仍复浅陋不详，而国人对于辛亥前革命伟业，亦多数典忘祖，喜谤前辈，此真民国盛衰存亡之大关键也。余有鉴夫此，因续有《革命逸史》之作。

史有正史逸史之区别，吾国自周、秦迄今三千年来，除官书而外，举凡民间记载及历代相传之遗闻轶事，皆逸史也。逸史又称野史，其所以异于正史者，则正史以简约明达要言不烦为主，而逸史之旨趣，则在于搜罗世间之典章、故实、嘉言、懿行、旧闻、琐语、奇谈、艳迹，一一倾囊倒篋以出之。体例无须谨严，记载不厌琐细，既可避文网之制裁，亦足补官书厥漏。如汉代刘向之《烈士传》，皇甫谧之《高士传》，伶玄之《飞燕外传》，刘歆之《西京杂记》，晋代裴启之《裴子语林》，唐代颜师大之《南部烟花录》，刘悚之《隋唐嘉话》，某氏之《大唐传载》，桃源居士之《唐代丛书》，郑处海之《明皇杂录》，王仁裕之《开元天宝遗事》，柳宗元之《龙城录》，李德裕之《次柳氏旧闻》，李浚之《摭异记》，宋代王君玉之《国老谈苑》，徐度之《御扫篇》，徐铉之《五代新说》，叶绍翁之《四朝闻见录》，欧阳修之《归田录》，道山先生之《道山清话》，某氏之《宣和遗事》，元代某氏之《三朝野史》，刘祁之《归潜志》，明代文秉之《烈皇小识》，徐昌国之《剪胜野闻》，陈继儒之《太平清话》，彭大翼之《山堂肆考》，余澹心之《板桥杂记》，清代某氏之《明季稗史》，王秀楚之《扬州十日记》，吕留良之《惟止录》，王士禛之《池北偶谈》，礼亲王昭槤之《嘯亭杂记》，末华之《筠廊偶笔》，薛福成之《庸庵笔记》，王韬之《洪杨纪事》，王闿运之《湘军志》，某氏之《清秘史》诸作，皆此类也。余前撰《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初拟毛举开国前十七年间所身历目睹革命党人可歌可泣之大小事迹，不拘庄谐雅俗，一律公诸于众，期使后学青年探本求源有所取法。顾以格于史律，有愿未偿，今兹《革命逸史》之作，即采古今笔记丛谈之微意，而补前著所未及者也。海内外诸同盟，咸有阐幽显微光先裕后之责，倘能抽取往日见闻，匡其不逮，余百拜谢之。

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八月十八日冯自由再序于上海旅次

## 自题《革命逸史》十首

仲尼当厄《春秋》作，左丘失明《国语》成，我志未酬愧死友，写将《逸史》寄平生。

赵宣受恶称贤相，崔杼防民号贼臣，千古是非公论在，景阳纲目畏何人。

子房辟谷从黄石，少伯扁舟泛五湖，若使当年工述作，不劳迂固远操觚。

前代传闻有异辞，即今亲见亦支离，何如缔造艰难辈，各述行藏尽所知。

总理重阳唱大风，予生十四便从公，兴中会设横滨日，我是马前一小童。

（注一）

《开智录》倡平等说，《国民报》撞自由钟，二四六年亡国痛，青年思想自陶融。（注二）

重光汉业扶《中国》，善诱侨胞说《大同》，北美南洋司木铎，空文差幸奏肤功。（注三）

同盟大会溯先河，七载经营俊杰多，若把关中比香港，不才岂敢望萧何。（注四）

元年忝掌稽勋局，晚岁重修革命编，自信董南能直笔，开基功业此书传。

数典忘先大有人，沐猴蒙马更纷纷，一篇实录皆身历，启导青年认国魂。

（注一）孙总理于乙未秋冬间亡命日本，与余父发起兴中会于横滨，余时年十四，奉父命宣誓入会，并司传递书信之役。

（注二）余于庚子冬与郑贯公、冯斯栾等发刊《开智录》于横滨，辛丑夏与戢元丞沈翔云、王宠惠、秦力山等发刊《国民报》于东京，壬寅春与章太炎、秦力山、马君武等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六年纪念会：总理亦具名为赞成人，是秋秦毓蓁、叶澜等组织青年会，余亦发起人之一。

（注三）癸卯余任香港《中国报》驻东通信员，是秋复兼任美洲《大同报》通信员，此外檀香山《隆记报》及新加坡《图南报》均借余传达消息。

（注四）乙巳秋同盟会成立，总理即派余赴香港主持报务党务军务，庚戌复派余赴北美主持加拿大《大汉报》及旧金山《大同报》，兼筹募起义餉糈。

## 本书第六集大意

一、本书第一集至第四集各材料，均系汇集著者在民国前后历年国内外各杂志日报所刊载者，重新整理而成。至第五集及本集则除此以外，更将前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所载每次革命军起义始末，添入近年搜罗新得之各种史实。较以前诸集当更翔实丰富。

一、本书所载史料，除就著者记忆力所及，分别录出外，其余概以己亥年（民国十三年）出版之香港《中国日报》及著者多年保存之笔记函牍，民元临时稽勋局调查表册为底本。就中大部属于著者个人所独有，而为任何人所不知，即或稍知而不得其详，吉光片羽，弥足宝贵。二十年来迭蒙各公私文化机关及诸作家尽量采用。或编入党史，或选作教材，或改译语体，或演成剧本，具见拙作信而有征，殊深庆幸。惟拙作材料既大部为著者个人所独有，一切记载皆有来源可寻，甚望一般采用人士分别注明出处，以重责任。掠美之讥，文人所耻，此为文明国家尊重版权及著作权所应尔。愿共勉之。

一、本书可与民国十七年出版之拙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中下三编互相印证参考，盖《开国前革命史》乃记述每次革命运动之本末，而本书则特重团体组织及个人传记轶事，大足以补《开国前革命史》所未及。

一、著者从前珍藏关于革命史迹之照片遗墨甚夥，本书第一集之香港版曾印载多幅，及民三十年香港沦陷，第二集已制之图版全部损失，以后各集遂付缺如，殊属憾事。今河山光复，物资渐充，已由第五集起加插图版，以飨读者。本集所载各图像止系全部之少数，其余所藏，当俟以后出版各集尽量印载之。<sup>①</sup>

一、本集所载康有为、梁启超等函件，乃孙中山先生于壬寅年（民国前十年）在横滨付托著者保管之物，今择数通制版印出，以证明当年两党曾磋商合作之经过，此事于我国改革史上甚关重要，不容忽视。

一、近接老友刘君揆一自湖南湘潭来书，谓本书第二集所载焦达峰传，内云刘君于民十六年来沪下榻法租界永裕里梅馨宅，事实上所下榻之主人系同志梅尉南，而非梅馨，祈即更正等语。谨据实更正，以志所闻之误。

---

① 本集图像未利用。



## 檀香山老兴中会员及其遗族

夏威夷群岛之檀香山埠为国父最初创设兴中会之发源地，查民前十八年甲午秋冬间国父发起此会时，该埠华侨先后入会受盟者总数约一百二十人。事详拙著《革命逸史》第三、四、五集。据余在民三十四年以前调查，檀埠之甲午年兴中会员近年尚生存者，只有郑照、许直臣、钟宇三人。惟据民三十六年冬回国之郑照氏所谈，及最近从各方调查所得，则目前该埠老兴中会员迄今仍健在者，除郑、许、钟三氏外，尚有陆灿、刘登、谢万宽、庸雄、古义、李月等数人，实有补充之必要。兹就郑氏所述现存会员及已故会员遗族之状况，分别纪录如次：

孙 眉 中山县人，国父之长兄，号德彰，字寿屏，檀岛附近小岛茂宜埠农牧场场主，民四年在澳门逝世。有一子名昌字振兴，民元在美国毕业医学，民七年护法时期，为驻粤黄埔海军所误杀。遗二子，一名满，一名乾，现均在粤政界供职。事详《革命逸史》第二集。

邓松盛 开平县人，号荫南。曾参加乙未广州及庚子广州二役，失败后在香港青山辟地垦殖，为有名之农业家，民十年任开平县民选县长，旋病故。

何 宽 中山县人，檀埠卑涉银行华经理。兴中会一切秘密文件均由其保管，民元后逝世。有四子三女，长子棠现为该埠有名之实业家，又一子名查利，在上海作商业经纪。

郑 金 宝安县人，尝与国父结盟为兄弟，民元后逝世。有一子早故，以其弟照之子为嗣，有女嫁江顺德，江现在昆明经商。

程蔚南 中山县人，与国父有戚谊。在檀设一旧式报馆，名《隆记报》，民前九年癸卯始改组为党报，檀埠之有革命党机关报，自该报始。民元后病故。

陆 灿 中山县人，程蔚南之甥。乙未广州之役败后，奉孙德彰命返粤接母杨太夫人及国父眷属至檀，不负所托。以在美国佛达公司 AMERICA FACTOR CO. 任职多年，退休后受该公司终身养老金之供养，现任檀埠中华会馆义务干事。有子女多人，皆有相当职业。三十六年应好来坞影片商孔氏之聘，充任拍摄《国父一身事迹》长片之顾问，渡美数月后回檀。

郑 照 郑金之弟，亦与国父有金兰之谊。曾资助孙德彰多次。三十四年国民政府特授予中山大勋章。三十六年秋归国，现任国民政府顾问，事详拙著《郑照事略》。

刘 登 中山县人，在美国佛达公司任职多年，退休后享有该公司终身养老

金，现任檀埠中华总商会总干事。其子女皆有相当职业。

李 昌 中山县人，兴中会会员之奔走最力者，在檀岛政府供职多载，曾任《隆记报》译员。民元后病故，遗子女数人，一子在上海经商，逝世未久，又一子在檀埠警察署供职。

谢万宽 中山县人，业钟表店。国父在檀常下榻其家，现年八十余，甚健旺。有子数人，皆干材，一为名律师。

钟 宇 中山县人，少与国父在檀同砚，以开设木厂致富，民元后其木厂以周转不灵，停歇多载，前数年复业，现为旅檀华侨有数之实业家。三十四年双十节日国民政府特授予中山大勋章。有子三人，皆干材，女四人。

陈帝堂 中山县人，系国父之姑夫。业农，民元后逝世。其女公子淑英于民元适孙科。

唐 雄 中山县人，少与国父在檀同砚，又与国父在香港同受基督教洗礼，后在檀开设新昌米店，继复创办华美银行，民元后以该银行倒闭，遂返粤，在中山唐家乡休养，今尚健在。

许直臣 中山县人，曾任《隆记报》编辑，在檀设教数十年，华侨子弟受国文教育者多出其门，民元后迭任国民党支部长，十七年归粤，曾任花县县长，以清廉闻。有数子皆毕业美国大学，现居香港，年已七十余矣。

刘 祥 台山县人，檀埠永和杂货店经理。甲午兴中会成立时，众举之为会长，乙未广州一役挫败后，即与兴中会不生关系，未几返香港充香港花旗轮船分公司买办，民前十三年己亥病故。永和泰号今尚存在，惟已数易主矣。

黄华恢 南海县人，永和泰商号司账。甲午兴中会成立时，众举之为司库员。乙未后渐与兴中会疏远，旋赴墨西哥国营商，十七年任上海新新百货公司稽核员，廿六年以前返南海西樵乡休养，现状不明。

夏百子 中山县人，曾参加乙未广州之役，被通缉有名。民十年后病故。

李 杞 中山县人，曾参加乙未广州之役，被通缉有名。民国前逝世。

侯艾泉 中山县人，曾参加乙未广州之役，被通缉有名。民国前逝世。

陈 南 中山县人，曾参加乙未广州之役，庚子前后在香港《中国日报》供职。旋病故。

何 旱 中山县人，曾参加乙未广州之役。民国前逝世。

宋居仁 中山县人，曾参加乙未广州之役。民十年后在穗病故。

古 义 宝安县人，业农。有子女数人。近年息影田园，甚健旺。

钟木贤 中山县人，业商。民元后病故。有子女多人，一任律师。

黄 亮 中山县人，业商。民元后逝世。遗子女数人。

赖 养 惠州人，业地产经纪。民元后病故。

李 月 中山县人，基督教宣讲师。今尚健在，闻近年在乡新建礼拜堂

一所。

何鉴泉 中山县人，檀埠《隆记报》编辑，程蔚南之得力助手也，民国前逝世。

李多马 宝安县人，业商。己亥后改投保皇会。旋病故。

卓海 中山县人，向任檀埠移民局译员。民国后逝世。遗二女。

杨文纳 中山县人，农业家，国父之母舅。民国前病故。遗子女数人。

杨德初 中山县人，农业家。居茂宜农牧场，为孙德彰有力助手，民前五年丁未随德彰返香港。民国后逝世。

简永照 中山县人，字吉堂。民十年返粤，任总统府参议。未几病故。

以上所记三十二人，为檀埠最初发起兴中会时比较有力之会员，其他碌碌不足轻重，无可述者。

三十七年四月二十日写于上海

## 老兴中会员郑照事略

郑照，字有章，广东宝安县人。清光绪元年乙亥（一八七五年）生于夏威夷岛之檀香山，少就读于普那好学校。毕业后供职于荷尔孙铁工厂（E. O. Hall and Son）。时国父孙中山先生方肄业檀岛教会学校，对于各国新式枪炮最热心研究，课余时到该厂浏览，并探讨制造机械及输运方法，照与一见如故，并介绍厂中技师剖切指导，饶有心得，由是深为国父所器重，居恒出入与俱。民前十八年甲午（一八九四年）秋冬间，国父重由祖国莅檀，倡议创设兴中会，以救亡复汉为宗旨，照与其长兄金率先赞成之，冬十一月团体成立，照与同志刘登专任招揽会员及筹募义捐等工作，收效甚宏。同时国父复假其师芙兰缔文所设学校操场，延一丹麦国人名柏者教授各同志兵操，每星期操练二次，照与乃兄金及同志侯艾泉、李杞、陆灿、程康臣、许直臣、杜守传、何早等二十余人预焉。民前十七年乙未，国父谋在粤举义，旅檀同志回国参加者，有邓荫南、侯艾泉、李杞、陈南、何早、夏百子、宋居仁等七人，照初拟偕行，临时以事不果。是岁九月广州之役既败，冬十一月国父复渡檀企图集资再举，诸同志以蹉跎之余，多怀退志，其中勇往如初奋斗不懈者，仅郑氏昆仲及何宽、李昌、程蔚南、陆灿、刘登、谢万宽、黄亮、许直臣二十余人而已。某日侨团商董黄桂设宴饯国父昆仲及郑氏昆仲、简永照等五人于私宅，国父长兄德彰起谢诸同志赞勸乃弟革命之劳，席间黄桂倡议效古人桃园结拜之故事，众咸赞成，在座者六人，桂年长为大哥，

永照次之，德彰、金又次之，国父行五，照年最幼，众以六弟呼之，是日尽欢而散。

民前十三年己亥秋，国父在日本以康徒梁启超、韩文举、欧榭甲等渐倾心革命，因有联合组党之举，是冬十一月启超衔康有为命，赴檀向华侨募资起兵勤王。国父初误信启超合作之言，特函介绍乃兄德彰及郑氏兄弟、李昌、黄亮等助之，启超以华侨诚实可欺，遂恬以“名为保皇实则革命”之说。照等以为早得国父同意，竟为所愚，檀岛保皇会之得以成立，郑氏兄弟之力为多焉。事后迭接国父自日来函，纠正保皇会之谬误不遗余力，照等始如大梦初觉，埋怨国父介绍非人不已，而檀岛兴中会之基础从兹一蹶不振，无复有革命机构之存在。

民前九年癸卯，即国父离檀后八年，是岁秋冬间始由日本再莅檀岛，时保皇会势力鼎盛，有《新中国报》为宣传机关，闻国父抵檀，大肆丑诋，旧兴中会会员郑氏兄弟及何宽、李昌、程蔚南、许直臣诸人异常愤激，乃联合新旧同志重组织兴中会，且改组程蔚南所设之《隆记报》为党报以抵抗之，每期均由国父亲自撰文，向康、梁徒侣大张挞伐，革命声势为之一振。国父以在檀不便久留，乃函托冯自由代聘前香港《中国日报》主笔陈诗仲来檀相助，《新中国报》编辑陈继俨亦致函梁启超求援，启超乃派神户同文学校教员冯挺之赴檀助之，行有日矣。适照偕国父舅杨文纳归国，舟过横滨，持国父介函访冯自由于振华商店，自由语照，谓陈诗仲在香港尚未领得入檀护照，而康徒冯挺之行装已备，颇以《隆记报》笔政需人为虑，照谓宜将挺之行期预告檀埠邮箱第九四六号乃兄金，即可阻其登陆，自由从之。未几挺之舟抵檀埠，果因登陆被阻，折回日本，即郑氏兄弟之力也。

民前六七年乙巳丙午间，孙德彰以历年协助国父革命，茂宜岛农牧场之资本日渐短缺，同时夏威夷政府修改租地年限条例，依新章于旧租地者极为不利，德彰数延律师抗辩无效，以此损失不貲，未几多年代理茂宜岛农牧场经售牲畜菜蔬之檀埠永雄源商号亦以来源不继，拒绝交易，德彰由是负债累累，届期债务多由照仗义代为偿付。至民前五年丁未，德彰相依为命之农牧场卒被夏威夷政府照新例收回，遂于是岁春夏间不得已挈眷及国父妻女等归香港，数月后照亦随至。时国父方居越南河内经营粤、桂、滇三省军事，乃电香港《中国日报》冯自由延接照及德彰、杨德初三人至河内筹商善后诸事，适冯与法国邮船于爱号买办同志黎量余有输运军械至海防接济钦廉革命军之关系，遂于是岁八月一日，由量余照料登轮，相偕至河内，至翌年戊申一月国父离越始返香港，德彰旋建农牧场于九龙牛池湾，照仍自返檀岛。

民国成立后，照尝返粤数次，国父念旧情殷，礼遇优渥，民十年复归国时，国父方任大总统，驻跸观音山，特延充总统府顾问参与机要，十一年夏六月，陈炯明率部叛变，照幸脱险回檀，旋执行律师业务以自给，十五年任夏威夷岛参议

院秘书，凡关于华侨福利，莫不悉力以助，侨胞咸倚若长城。二十四年偕其哲嗣云青归国，欲有所建树，中央银行特聘充经济研究处委员，遇事咸谘询之。二十六年日寇犯沪，伪政府随而成立，附逆沪律师甘德坛恃与照有在檀同砚之旧谊，特向伪方建议，谓若使伪组织健全，应请国父老友郑照先生出任伪府主席，以吸收各方民党，日伪同赞成之。德坛于是亲诣静安寺路郑府劝驾，照虑其以武力绑架赴京，遂虚与委蛇，要求予以一个月时期之考虑，阴托美国达拿轮船公司华经理杨某购得是年九月一日渡美之最后美轮披亚士总统号三等舱位，于启碇前化装工役脱险登轮潜返檀埠，事后伪方诸人竟不知其行止。

照在抗战期间，继续服务夏威夷参议院如故，复多方领导旅檀侨胞募饷拒敌，备著辛劳，三十三年双十节，国民政府为庆祝国父组织兴中会五十年纪念，追念前功，特颁给檀岛兴中会员郑照、钟宇二人以中山大勋章。三十四年春，我国驻檀梅总领事邀集全埠商工领袖多人在领事馆举行郑、钟二氏授勋典礼，中外荣之。

三十六年秋，照以祖国抗日胜利已逾一载，思回国一覘兴建治绩，抵沪未几，蒋主席立聘为国民政府顾问。诂照离檀五月，其原配叶夫人突于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染病逝世，电讯传来，以伉俪情深，怆恻不已，即拟飞檀治丧，诸老友以其年高，不宜仓卒作长途飞行，力劝止之。照现年七十有八，精神矍铄，健步善饭，有子女十三人，长子云来，前任檀岛消防队员，以救人负伤，受地方政府供养；次子云玉，供职电话局；三子云青，美国耶鲁大学工程师；四子云山营商；少子云恩，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博士；如照者，在兴中会员中可谓福寿双全者矣。

三十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写于上海

## 清季革命保皇两党冲突始末

两党冲突之原因 横滨两派之盛衰 戊戌后康党之火焰 谢康之联合运动孙梁携手之经过 檀岛保皇会之成立 日本志士之入狱 唐才常部对康梁之恶感 各地党报之文战

### 两党冲突之原因

革命党与保皇会宗旨不合，尽人而知。惟保皇会首领康有为、梁启超初亦以救国二字为号召，戊戌（民国前十四年）以前，康创强学会于北京，梁办《时务报》

于上海，提倡新学，名动一时，于国内政治之革新及青年思想之进步亦有相当之关系，斯固不可磨之事实也。故革命先进如孙总理、杨衢云、陈少白、章太炎等，于保皇会成立前，与康、梁徒侣往还不绝，总理、衢云、少白在香港、澳门间尝与康广仁、何易一、陈千秋商略革命，且荐梁启超充横滨华侨学校校长，太炎则与梁启超同任《时务报》记者，后复助梁充上海广智书局编纂，当时两党固非不可同冶一炉而致力于国事也。嗣保皇会成立，旋复改称帝国宪政会，其保救清帝反对革命之言论公言不讳，于是革命党目康徒为汉奸，斥之曰忘亲事仇，残同媚异，海内外两党机关报遂大开论战，势同敌国，至辛亥民国告成而犹未已。

## 横滨两派之盛衰

兴中会在海外分会，除檀岛外，即以日本横滨为首屈一指，总理及陈少白、杨衢云于乙未失败后，常逗留横滨，假该处为第二次活动之策源地。时横滨会员百数十人，多属著名侨商。丙申冬，邝汝磐、冯镜如等有组织学校以教育华侨子弟之议，欲由祖国延聘新学之士为教员，以此就商于兴中会，陈少白乃荐梁启超充任，并代定名曰“中西学校”，盖兴中会员从事于教育界者绝少，而康有为则讲学二十年，徒侣广众，总理既与康同任国事，则办学延师，自不能不假助于康也。邝持少白介绍函赴上海，谒康于旅次，康以梁启超方任《时务报》记者，荐徐勤为代，并助以陈默庵、陈荫农、汤觉顿，且谓“中西”二字不雅，更为易名“大同”，亲书“大同学校”四字门额为赠。徐勤既抵日本，初与孙、陈时相过从，引为同志，然徐握教育权，与侨商朝夕酬酢，友谊日深，且有同学教员为辅，交际渐广，而在兴中会方面，则总理奔走各埠，无暇专注横滨，仅有陈少白、杨衢云一二人来往东京横滨间，从事接洽，自不免有相形见绌之势，故徐勤在日本年余，而横滨之孙、康两党渐成反客为主之局。

## 戊戌后康党之气焰

戊戌政变事起，康、梁师徒亡命东京，总理、陈少白以同属逋客，特亲往慰问，并商以后合作问题，然康得清帝之眷顾，以帝师自居，目革命党为大逆不道，深恐为所牵累，故托事不见，是为两党日后轧轹之最大原因。未几，横滨有保皇分会之设，侨商之兴中会员泰半加入，大同学校且有不许孙文到校之标语，梁启超发刊《清议报》于横滨，大倡勤王之说，由是两党交恶日甚，当时大同学校校长徐勤曾致书日人宫崎，力辩无攻讦孙总理之事，录其原函如下：

宫崎先生左右，睽别几月，音问杳然。仆到港已得见贵领事，到澳得与

田野氏晨夕接谈。顷由粤返，学校事颇繁，未能亲自来谈，乞谅之。前闻田野氏云：贵邦人士咸疑仆大攻孙文，且疑天津《国民报》所刊《中山樵传》系出自仆手。闻言之下，殊堪惊异，仆与中山樵宗旨不同，言语不合，人人得而知之，至于攻讦阴私之事，令人无以自立，此皆无耻小人之所为，仆虽不德，何忍为之；而贵邦人所以致疑者，此必有一二人造为浮言，以惑贵邦人听闻耳，仆实绝无此事也。今支那之局，譬之海舟遇风，其势将覆，而舟人犹复互相争斗，以任其溺灭，虽下愚之人不致若是。贵邦人咸具血诚，乃心东亚，特以此相规劝，仆实感谢不止，而犹斤斤以自辩者，盖欲洗不白之冤而释四方之疑也。先生人望所宗，倦倦于十故敢以此相告。先生事暇，乞到学校一谈。康师梁王二友皆托仁字之下，仆等他日何以报之。大同学校又蒙犬养先生为名誉校长，危而复安，而功德更不可言状。专此敬问大安。田野、松冈二氏在澳甚安。弟徐勤叩稟 中历三十日

## 谢康之联合运动

丙申正月初九日，谢纘泰应陈锦涛、梁澜芬之宴，初识康有为之弟广仁于香港品芳酒楼，席间，谢痛言两党联合救国之必要，广仁极首肯。是年九月，谢与康有为会晤于惠升茶行，所谈不得要领。丁酉八月，谢约广仁会于公园，广仁谓其兄非忠心扶满，不过欲以和平革命方法救国，现时大臣如张之洞等咸赞成其主张，故不便与革命党公然往还，致招疑忌，孙文躁妄无谋，最易僨事，杨衢云老成持重，大可合作，彼当力劝其兄与杨联合救国等语。无何，广仁死于戊戌八月之变，康有为、梁启超同亡命日本，谢复致书康、梁师徒，重申前议，并介绍杨衢云与之接洽。康赴美洲后，杨于己亥四月二十八日，由冯镜如介绍与梁启超会谈于横滨山下町五十三番文经商店，事后杨驰函告谢，谓梁不愿早事联合，祇言各宜先向自党运动，以待时机，要之，康党素来夜郎自大，常鄙视留学生及吾党，且欲使吾党仰其鼻息，究其实学，尚远不如胡礼垣著之《新政安衡》，此种人非真爱国者，与之合作，实为有害无利云云。谢初于运动两党联合事极为热心，嗣闻杨言，始意气萧索，知难而退。

## 孙梁携手之经过

康有为离日赴美后，己亥（民国前十三年）夏秋间，梁启超因与总理往还日密，渐赞成革命，其同学韩文举、欧榘甲、张智若、梁子刚等主张尤形激烈。于是有孙、康两派合并之计划，拟推总理为会长，而梁副之，梁诘总理曰：“如此则将置康先生于何地。”总理曰：“弟子为会长，为之师者，其地位岂不更

尊。”梁悦服。是年梁至香港，尝访陈少白，殷殷谈两党合办事，并推陈及徐勤起草联合章程。独徐勤、麦孟华暗中反对甚力，移书康有为告变，谓卓如渐入行者圈套，非速设法解救不可，时康在新加坡，得书大怒，立派叶觉迈携款赴日，勒令梁即赴檀岛办理保皇会事务，不许稽延，梁不得已遵命赴檀，濒行约总理共商国事，矢言合作到底，至死不渝。以檀岛为兴中会发源地，力托总理为介绍同志，总理坦然不疑，乃作书为介绍于其兄德彰及诸友。

附录当日梁启超致总理函三通如左：

（其一）捧读来示，欣悉一切。弟自问前者狭隘之见不免有之，若盈满则未有也。至于办事宗旨，弟数年来，至今未尝稍变，惟务求国之独立而已。若其方略，则随时变通，但可以救我国民者，则倾心助之，初无成心也。与君虽相见数次，究未能各倾肺腑，今约会晤，甚善甚善，惟弟现寓狭隘，室中前后左右皆学生，不便畅谈，若枉驾，祈于下礼拜三日下午三点钟到上野精养轩小酌叙谭，为盼。此请大安。 弟名心叩 十八

（其二）逸仙仁兄鉴：前日承惠书，弟已入东京，昨晚八点钟始复来滨，知足下又枉驾报馆，失迎为罪，又承今日赐饌，本当趋陪，惟今晚六点钟有他友之约，三日前已应允之，不能不往，尊席只得恭辞，望见谅为盼。下午三点钟欲造尊寓，谈近日之事，望足下在寓少待，能并约杨君衢云同谈尤妙，此请大安。 弟卓顿首

（其三）逸仙仁兄足下：弟于十二月卅一日抵檀，今已十日，此间同志大约皆已会见，李昌兄诚深沉可以共大事者，黄亮、卓海、何宽、李禄、郑金皆热心人也。同人相见皆问兄起居，备致殷勤。弟与李昌略述兄近日所布置各事，甚为欣慰。令兄在他埠，因此埠有疫症，彼此不许通往来，故至今尚未得见，然已彼此通信问候矣。弟此来不无从权办理之事，但兄须谅弟所处之境遇，望勿怪之。要之我辈既已订交，他日共天下事必无分歧之理，弟日夜无时不焦念此事，兄但假以时日，弟必有调停之善法也。匆匆白数语，余容续布，此请大安。 弟名心叩 一月十一日

## 檀岛保皇会之成立

己亥十一月梁启超抵檀，持总理介绍书谒侨商李昌、郑金、何宽、卓海诸人，颇受欢迎。旋赴茂宜岛，访总理之兄德彰，德彰招待优渥，且令其子阿昌执弟子礼，随梁赴日留学。梁居檀数月，渐以组织保皇会之说进，谓名为保皇，实则革命，侨商不知其诈，多入彀中，捐助汉口起事军饷逾华银十万元。总理闻之，谓梁失信背约，驰书责之，然已无及。自是檀岛兴中会员多为保皇会所用，



与横滨兴中会员如出一辙。

## 日本志士之入狱

庚子某月，日人宫崎寅藏语总理，谓彼于康有为有恩，闻康近到新加坡，拟亲往游说，使其抛弃保皇主义，联合革命，总理以为不易，宫崎固请，乃许之。香港康徒闻宫崎曾赴粤谒李鸿章，遽电告康，谓宫崎奉李鸿章命来南洋行刺，请慎防，康以告新加坡英官，故宫崎至新埠二日，即被警察逮之入狱。总理到自越南，闻其事，乃亲访英总督说明底蕴，始获释放，自是日本志士所唱道孙、康合作之议，始废然抛弃，而两党更无合作之望矣。本书第一集载戊戌前孙、康二派之关系极详，请参阅之。

## 唐才常部对康梁之恶感

庚子汉口一役，唐才常与林圭、秦鼎彝等均与总理有合作之约，虽以勤王为号召，实则利用康有为在海外筹款而已，故汉口、大通既先后蹉跌，秦鼎彝、陈犹龙诸人以保皇会捐款用途不明，谓其阻误义师，攻击甚力，康、梁师徒疑为革命党主使，衔恨益深，时梁启超尝有从此披发入山之愤言。甲辰（民国前八年）总理二次游美，旧金山保皇会竟嗾使美国海关译员，阻其登岸，即含一种报复性质。

## 各地党报之文战

自是以后，海外各埠革命党与保皇会之冲突日益剧烈，东京政闻社之开幕及徐勤在小吕宋与新加坡之演说会，均被革命党员捣乱破坏，两党机关报之大开笔战，尤无时无地无之。兹就双方笔战之海外各埠两党机关报，表列其报名地点年代当事人姓名如下：

| 革命党  | 地点  | 年代   | 当事人        | 保皇会  | 地点  | 年代   | 当事人        |
|------|-----|------|------------|------|-----|------|------------|
|      |     |      | 陈少白        |      |     |      |            |
| 中国报  | 香港  | 辛丑   | 黄世仲<br>陈思仲 | 岭海报  | 广州  | 辛丑   | 胡显鹗        |
|      |     |      | 冯自由        |      |     |      |            |
| 中国报  | 香港  | 乙巳以后 | 陈春生<br>朱执信 | 商报   | 香港  | 乙巳以后 | 徐勤<br>伍宪子  |
| 民生日报 | 檀香山 | 甲辰   | 程蔚南<br>张孺伯 | 新中国报 | 檀香山 | 甲辰   | 陈继儒<br>梁文卿 |

|          |     |          |                          |            |     |          |            |
|----------|-----|----------|--------------------------|------------|-----|----------|------------|
| 大同报      | 旧金山 | 甲辰       | 唐琼昌<br>刘成禺               | 文兴报        | 旧金山 | 甲辰       | 梁朝杰<br>梁君可 |
| 民报       | 东京  | 丙午       | 章太炎<br>胡汉民<br>汪精卫<br>朱执信 | 新民丛报       | 横滨  | 丙午       | 梁启超        |
| 中兴报      | 新加坡 | 丁未       | 田 桐<br>居 正<br>张绍轩<br>汪精卫 | 南洋总<br>汇 报 | 新加坡 | 丙午       | 徐 勤<br>伍宪子 |
| 自由<br>新报 | 檀香山 | 丁未<br>以后 | 卢 信<br>温雄飞               | 新中国报       | 檀香山 | 丁未<br>以后 | 陈继俨<br>梁文卿 |
| 华英报      | 温高华 | 戊申       | 周天霖<br>崔通约               | 日新报        | 温高华 | 戊申       | 何卓竞<br>黄孔昭 |
| 光华报      | 仰光  | 戊申       | 吕志伊<br>居 正               | 商务报        | 仰光  | 戊申       | 张石朋<br>李牙聪 |
| 大汉报      | 温高华 | 庚戌       | 冯自由                      | 日新报        | 温高华 | 庚戌       | 梁文卿        |
| 少年报      | 旧金山 | 庚戌       | 黄超五<br>黄芸苏               | 世界报        | 旧金山 | 庚戌       | 梁朝杰<br>梁君可 |

## 正气会及自立会

唐才常与革命保皇两党 留日学生之参加 正气会之成立 自立会与国会

### 唐才常与革命保皇两党

湖南浏阳人唐才常，号佛尘，少有改革之大志，与同邑谭嗣同、长沙毕永年相善。戊戌（民国前十四年）前，尝佐湘抚陈宝箴办时务学堂，聘上海《时务

报》记者梁启超任教授。八月政变，谭嗣同死之，时务学堂亦被解散，唐愤极，遂萌举兵除奸之想。时毕永年已东渡日本，订交于兴中会首领孙中山先生及日本志士宫崎寅藏、平山周等。孙总理以毕熟悉湘、鄂会党情形，亦与深相结纳，且派平山随毕赴湘，联络哥老会各首领，出入湘省者凡三次。唐才常至日本时，由毕介绍谒孙，筹商长江各省与闽、粤合作事，然唐东渡之目的在于会见康有为、梁启超，有所计划。时康、梁师徒方在海外大倡保皇会，建议募款起兵勤王，其眼中之徐敬业，舍唐莫属，而唐亦欲利用保皇会款为起事之需，故不便与兴中会积极合作，其间由毕永年、平山周多方斡旋，始订殊途同归之约，然光复、勤王两名义固根本不能相容，终不能无鸿沟之见存焉。

## 留日学生之参加

己亥（民国前十三年），唐与梁启超、林圭、秦鼎彝、吴禄贞等决议在长江沿岸各省起兵，谋运动会党及防军，先袭取武汉为根据地。林号述唐，湖南湘阴人，长沙时务学堂学生，居湘时，素以结纳哥老会人物为职志，因得订交各头目。己亥夏间赴日留学，肄业于东京牛込区东五轩町高等大同学校，同学者有湘人秦鼎彝（力山）、蔡钟浩、蔡良寅（松波<sup>①</sup>）、范源濂、田邦璇、李炳寰、李群、陈为璜、唐才质，粤人冯自由、郑贯一、冯斯栾等二十余人，日夕高谈革命。留学界表同情者，有戢翼翬、沈翔云、黎科、傅慈祥、吴禄贞、刘伯刚、吴念慈、郑葆晟、蔡丞煜诸人。其时我国留日学生总数不过七八十人而已。唐既有志于湘、鄂，以林与会党素有关系，乃约林及秦、蔡、田、李等回国大举；复由林邀鄂人傅慈祥、粤人黎科、闽人郑葆晟、燕人蔡丞煜等相助，傅等欣然从之。出发之日，梁启超、沈翔云、戢翼翬等在红叶馆设筵祖饯，孙总理、陈少白、平山、宫崎皆在座，各举杯庆祝前途胜利，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之慨。林于行前，亲诣总理请益，总理为之介绍于汉口某俄国商行买办兴中会员容星桥，其后林在汉口大得容助，总理介绍之力也。

## 正气会之成立

唐、林至上海，初以日人田野橘次名义组织东文学社，阴则发起正气会为运动机关，唐手订正气会章程二十余条，其序文曰：

四郊多垒，卿士之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忧宗周之陨，为将及焉；兴

<sup>①</sup> “波”系“坡”之误；蔡良寅即蔡锷，字松坡。

四方之瞻，蹙靡聘矣。昔者鲁连下士，蹈海而摈强秦；包胥累臣，哭庭而存弱楚。蕞尔小国，尚挺英豪，詎以诸夏之大，人民之众，神明之胄，礼仪之邦，文酣武嬉，蚩蚩无睹，方领矩步，奄奄欲绝，低首腥膻，自甘奴隶，至于此极。将非江表王气终于三百年乎！夫日月所照，莫不尊亲；君臣之义，如何能废。盘根所由别利器，板荡始以识忠臣。是以甘陵党部，范孟博志在澄清；宋室遗民，谢皋羽常闻痛哭。诸君子者，人怀伟抱，世笃忠贞，或功勋余裔，飘缨天阁之家；或诗礼传人，领袖清流之望。当此楚氛甚恶，越甲常鸣，詎知酣寝积薪之上，孤立岩墙之下，长蛇荐食，骑虎势成，将军何以得故宠，彼皆收用其私人，有粟岂得而食诸，无家何以为归矣。束手待毙，噬脐莫及。所愿咸捐故态，同登正觉，卓犖为绝，发愤为雄，一鼓作气，喁然响风，上切不共戴天之仇，下存何以为家之思，庶竭一手一足之能，冀收群策群力之效。国于天地，必有与立，非我种类，其心必异，毋诱于势利，毋溺于奇袤，共图实际，勿盗虚声，俾中外系其安危，朝野倚为轻重，勿使新亭名士，寄感慨于山河，故官旧臣，眷哀思于禾黍，幸甚幸甚。嗟乎！地有横流之海，精卫思填；石当缺陷之天，女娲能补。任重道远，毳勉以至，霜钟频警，辍笔怅然。

文中有“非我种类其心必异”及“君臣之义如何能废”之二语，实为自相矛盾。唐以周旋革命保皇两派之间，不得不兼筹并顾，为敷衍之计。因是大招毕永年、章太炎之反对，毕力劝唐断绝康有为关系，唐利保皇会资，坚不肯从，相与辩论一日夜，失望而去。未几毕所招致赴香港之哥老会头目李云彪、杨鸿钧、张尧卿、辜天佑、李璿、师襄诸人，以保皇会多资，亦弃兴中会而投唐。毕受种种刺激，乃愤投普陀削发为僧，自是遂不闻其踪迹。章于国会开会之后，亦以言不见纳，愤然剪除辮发，拂袖离沪。

## 自立会与国会

唐旋易会名为自立会，称其军为自立军，继以会名近于激烈，未易普遍，乃于六月间，以挽救时局为辞，邀请沪上维新志士，开国会于张园。到者有容闳、严复、章太炎、文廷式、吴葆初、叶浩吾、宋恕、沈荇、张通典、龙泽厚等数百人。公推香山人容闳为会长，侯官严复为副会长，唐为总干事，林圭、沈荇、狄葆元为干事。成立后，声势日盛，大招清吏之忌。同时日人田野发刊《同文日报》，鼓吹改革不遗余力，颇足为唐等之助。林圭亦在汉口设军事机关，惨淡经营，成效渐著。复仿照会党颁发票布办法，散放富有票。分地段以设旅馆，为会友往来寄宿之所，其在汉口者曰宾贤公，襄阳曰庆贤公，沙市曰制贤公，岳州曰益贤公，长沙曰招贤公。刊布会章，号称新造自立之国，其规条有不认满洲为国

家等语。林并作一长函，托容星桥函约孙总理同时大举。林遗书原文昔存民元北京稽勋局，曾由林兄某拍照多份分赠友人，今或存也。

## 庚子秦力山大通起义实录

起事之筹备 大通之占领 自立军之失败

### 起事之筹备

秦鼎彝，号力山，长沙人。己酉夏间东渡留学，翌年偕林述唐归国，同任自立军重要职务。因与安徽抚署卫队管带孙道毅友善，故愿独担任池州、大通发难之责，由唐才常充自立军前军统领。及至大通，赖孙管带密助以军械，筹备渐熟，水师营弁亦多受约束。又由皖省哥老会头目符焕章在大通、芜湖、太平、裕溪和悦洲等处散放富有票，招人入会，大通居民附和者充塞于途。秦方与汉上机关部约期七月十五日并举，诂唐才常以待海外汇款，展期数次，秦以长江沿岸戒严，未得军报，仍进行不辍。至七月十三日，事为大通保甲局委员许鼎霖所闻，立督局勇拿获党人七名；铜陵县魏令更电皖抚王之春告警，王先派武卫副前营傅永贵督勇一哨，附江轮前往弹压；继闻盐局被据，乃续派武卫楚军及定安军七八百人赴援，并令沿江各地戒严。

### 大通之占领

秦见事泄，遂令党人于十五日立即起事，并张贴安民告示如下：

中国自立会会长为讨贼勤王事：照得戊戌政变以来，权臣秉国，逆后当朝，祸变之生，惨无天日。至己亥十二月念四日下立嗣伪诏，几欲蔑弃祖制，大逞私谋。更有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名，贼臣载漪、刚毅、荣禄等阴助军械，内图篡弑，不得，则公然与中立为难。用敢广集同志，大会江淮，以清君侧而谢万国，传檄远近，咸使闻知。

宗旨 一保全中国自立之权。二请光绪帝复辟。三无论何人，凡系有心保全中国者，准其入会。四会中人必当祸福相依，患难相救，且当一律以待会外良民。

法律 一不准伤害人民生命财产。二不准伤害西人生命财产。三不准烧毁教堂，杀害教民。四不准扰害通商租界。五不准奸淫。六不准酗酒逞凶。七不准用毒械残待仇敌。八凡捉获顽固旧党，应照文明公法办理，不得妄行杀戮。九保全善良，革除苛政，共进文明，而成一新政府。

是时水师参将张某闻变，派炮划四艘，率兵渡江防堵。诂所部多与党通，甫至岸，即与党人联合一气，张参将竟投江而死，于是水师尽入秦掌握。随以大炮轰督销局，据之，局员钱绶甫逃。另有党人蜂拥至货厘局，释放被逮者七名，驻大通防营管带萧镇江守中立。

## 自立军之失败

王抚初派之傅管带永贵见党人势盛，不敢渡江，旋复派省城防营管带邱显荣及芜湖防营管带李本钦，率兵会攻，仍未得利，被党军以大炮击沉炮艇八艘，小火轮一艘。十七日芜湖吴道续派衡字军三营应援，清军势力顿加，秦挥兵搏斗甚力，卒以兵少不敌，余众遁向九龙山一路而去，秦仅以身免，仍避地日本。后与沈翔云等发刊《国民报》于东京。壬寅（民国前十年）与章太炎、冯自由、马君武诸人组织支那亡国纪念会。翌年自缅甸入云南，欲运动滇边干崖土司刀沛生等起兵反清。丙午（民国前六年）病死于滇。

# 庚子唐才常汉口自立军实录

起事之布置 自立会对外之文告 海外康梁之汇款 拥张之洞独立之失败汉口机关之失败 沈荃新堤之失败 湖南之党狱 党人之出险 康有为之海外报告书 张之洞之奏折

## 起事之布置

唐才常、林圭计划分自立军为七军，以大通为前军，秦力山统之；安庆为后军，田邦璇统之；常德为左军，陈犹龙统之；新堤为右军，沈荃统之；汉口为中军，林自统之；另置总会亲军及先锋军。唐则为诸军督办，分途招募兵勇数十营。上游则界四川之宜昌，下游则界江西之武穴，南则界湘之荆州，北则界汉之

襄阳、随州、当阳、应山、麻城，中路则沔阳、新堤、沙洋、嘉鱼、蒲圻、崇阳、监利皆其势力所及。盖自毕永年离鄂之后，哥老会各路头目遂多受唐、林部勒，林圭于唐未至汉口之前，已与黎科、戢元丞、李炳寰、蔡丞煜、郑葆丞等详订自立军会章三段，题曰“自立军现在之布置及其将来兵事”。照录如左：

（一）军队编制 一起发之初集兵二万，分七军四十营。一置总会亲军十营。一置中左右前后五军各五营。一置自立先锋军五营。一各军统领由总会派，营官由统领派，哨弁哨长由营官派。一各军皆派统领一，帮统一，营官准营数，哨官准哨数。一以亲军统领为总统节制各军。一发起之始日即出示加募健儿三十营，三日成军。一加募之兵置自立全军营务处，十营置自立全军粮台处，卫队五营，总会所卫队十营，军械所守兵五营。一起发之后即选派自立各军略湖南、湖北、江西等处，循长江一带。一将弁薪俸额数及兵丁饷额数，须于起发之处拟定。一新募之兵即用外国急用操法试练，一俟枪法娴熟，仍再募数十营，随时酌量策应各路。

（二）条教文牒 一国会自立檄文，自立浅语传单简明条例。一国会自立告示及简明斗方告示。一招募告示及其规例。一布告各国照会国书。一招纳各省同志豪杰传单。一安抚百姓告示。一国债股票。一各项委札及略地札。一扎飭保护租界教堂专札。一扎飭略地各弁收各州县地丁征册及各督销税局历年簿据。一扎委权知各州县事，抚辑流散，编练团军。

（三）行兵条理 一置兵吏司司功过，置军政司司赏罚。一议订军官功过赏罚条例，兵丁功过赏罚简明条例。一行军禁约浅语牌示。一行军赏罚浅语牌示。

## 自立会对外之文告

自立军于六月间已合并于中国国会，以香山人容闳驻上海任外交事务黎科驻汉口任租界交涉事务。由容闳起草英文对外宣言，大意如下：

中国自立会有鉴于端王、荣禄、刚毅等之顽固守旧，煽动义和团以败国事也。决定不认满洲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将欲更始，以谋人民之乐利，因以伸张乐利于全世界，端在复起光绪帝，立二十世纪最文明之政治模范，以立宪自由之政治权与之人民，藉以驱除排外篡夺之妄举。惟此事须与各国联络，凡租界教堂以及外人并教会中之生命财产等，均须力为保护，毋或侵害。又望诸君子起事时切勿惊惶，别有军令八条如左：

第一条 勿侵害国民之生命财产。

第二条 勿侵害外人之生命财产。

第三条 勿焚毁寺院，勿惊动教堂。

第四条 保护租界。

第五条 严禁奸淫窃盗及一切不法行为。

第六条 待遇擒获敌人，禁用惨酷非刑，须照文明交战条规处治之。

第七条 对敌时用残酷待遇及猛毒武器，均所不禁。

第八条 所有清国专制法律，建设文明政府后一概废除。

## 海外康梁之汇款

唐、林等所发富有票，借哥老会之力，散放于湘、鄂、皖、赣各府州县，为数甚夥，势力日渐膨胀，诸事粗定，惟军资尚虞不足，各路待款发动，均派代表驻汉、沪二处坐催。唐乃屡电海外，促康有为、梁启超汇款接济。仅由南洋邱菽园汇到若干，仍缺额甚巨。以是党人对康、梁感情日恶，哥老会龙头李云彪、杨鸿钧等先离异，辜洪恩则发贵为票，李和生则发回天票，各自为谋。唐因是滞留上海，待款而行。

## 拥张之洞独立之失败

时值北方拳乱变起，林圭认为机不可失，促唐赴汉口谋速发难。唐至汉，以北方无政府为辞，借日本人为通殷勤于鄂督张之洞。讽以自立军将拥之掣两湖宣布独立，张犹疑莫决，然对于党人之活动虽有所闻，未尝予以发觉，似非全无好意者。唐设法促张自决多次，张无表示，唐以为无望，乃扬言于外人曰：“倘张之洞奉清廷之命以排外，吾必先杀之。”以自任保护外人之事，张闻而恨之。是时唐已定期七月十五日各路同时大举，以康、梁汇款未至延期。秦力山在大通，因长江各口岸防范严密，未得展期军报，及时起事，以后路不及响应，无援而溃。唐因经费不足，频催海外保皇会款，不来，于是数数展期，而二十五，而二十六，至二十七而事败。

## 汉口机关之失败

张之洞侦知唐等所为与己绝反对，且将布告各国领事据武昌独立，决计先发制人，将党人一网打尽以绝祸根。适二十七日汉口泉隆巷某剃发匠侦知同街唐姓形迹可疑，遂向都司陈士恒告变，陈跟踪拿获党人四名，始悉党人有大举动。张之洞闻报，即照会租界各国领事，于二十八日清晨派兵围搜英租界李顺德堂及宝



顺里自立军机关部与轮船码头等处，先后逮捕唐、林及李炳寰、田邦璇、瞿河清、向联升、王天曙、傅慈祥、黎科、黄自福、郑葆晟、蔡丞煜、李虎生及日本人甲斐靖等二十余人。同时围搜某俄国商店，拟捕其买办容星桥，容乔装工人而逃；戢元丞则避匿刘成禹家，赖姚锡光父子设法，得以出险。唐等被擒后，司道府县在营务处会讯，唐供词谓因中国时事日坏，故效日本覆幕举动，以保皇上复权，今既败露，有死而已。余人群呼速杀。二十八日夜二更乃押至大朝街溜阳湖畔加害，一时延颈就戮者共十一人。尚有日本人甲斐则移交驻汉口日领事讯办。自是张之洞乃大兴党狱，湖北杀人殆无虚日，特派护军营二百人驻汉口铁政局，形迹稍可疑者皆不免，约死百余人。

## 沈荇新堤之失败

右军统领沈荇，长沙人，担任在新堤发难之责。闻汉上以迂缓失事，亟率所部发难。湖北之崇阳、监利，湖南之临湘、沅州、湘潭等县，纷起响应。时因中军已失，人心涣散，师遂溃。党人黄南阳、李寿金、曾广文、王昌年皆被执，死之。沈走武昌，旋复北走燕京，欲著手于中央活动。居二年，因在报上揭发清廷与俄人私订密约，事为李莲英、庆宽告密，清太后那拉命以非刑立毙杖下，中外哗然，时在丁未（民国前五年）六月初八日。

## 湖南之党狱

安徽人汪熔，幼从父宦游湖南，自德据胶州，感于外患日亟，创设《白话报》于芜湖，以开通民智自任。及拳匪乱作，大局益危，闻唐、林等将有事于湘、鄂，乃锐意结合湘中会党，以为发难地。大会于定王台，以掣于经济之缺乏，不能大有所设施，复赴汉约师期。时主南路军事者为清泉杨暨，主西路者为武陵何来保，均亟亟谋响应。未几汉口事泄，湘抚俞廉三承张之洞意旨，大兴党狱，全省骚然。先后被逮殉难者，有唐才中、蔡钟浩、何来保、方成祥、徐德、姚小琴、李生芝、汪楚珍、李英、徐岷、陈保南、易瑞林、李广顺、莫海楼、仇长庚、李如海、沈竹亭、李莲航等百余人。汪熔之兄鉴以县佐候缺长沙，热衷干进，乃告密于劣绅王先谦，凡与熔有连者悉罗列无遗。先谦上之俞抚，乃缇骑四出，熔方自汉归，始知为兄所卖，仰药死之。其次兄瑶下之狱，鉴叙功得保知县。

## 党人之出险

是役，湘、鄂党人出险者，有陈犹龙、朱濂溪、龚超、沈荃、辜仁杰、辜洪恩、张尧卿、杨鸿钧、师襄诸人。龚超逃至上海，复为清吏逮捕，以租界会审公廨认为国事犯得释。秦力山、戢元丞、陈犹龙、朱濂溪等则亡命日本。是役，康有为假勤王名义向海外华侨募款，数逾百万，仅电报一项耗逾十万元，而唐才常、林圭竟以经费不足，迁延失事，因此秦力山、陈桃等至日本，即向梁启超大开交涉，要求算账，梁愤而有披发入山之宣言。皇会自此信用渐失，不复再谈起兵勤王事，未几易名帝国宪政会。

## 康有为之海外报告书

保皇会向海外华侨募款函件，无远弗届，兹择录庚子六月六日康有为致海外各埠公函一通如下：

各埠保皇会列位同志义兄公鉴：前致函牖列近情，并托三事。一曰有款即用电汇而勿汇寄，一曰已捐者加捐，一曰广联同志。三者皆今日最急切而不可一刻缓待之要务，想经大览。诚以大举在即，万事交迫，餉械二事，尤为浩繁。无餉不可以用人，无械不足以应敌。百函百电，日来催迫。既已叹大局之危亡，又深恐机缘之先丧，徘徊终夕，首疾为加。惟诸君慷慨忧国，义愤填膺，痛此时艰，种族不续，必能相应以成大举，明知诸君高义弥地塞天，屡电屡函，自形烦数，而以中国黄种之故，用敢流涕为四万万同胞乞餉也。邱君菽园再捐十万，共二十万，毁家纾难，高谊可风。今请申明前义，务祈加捐，所捐有得，务祈即时电汇。军务倥偬之时，弥东补西之苦，诸君谅之而勉助焉。所有近情，列于下幅：

一、伪政府始以庇拳匪为得计，内谋篡弑，外戕西人，声势汹涌，一朝而横行津沽，及至今日，拳匪势日张，党日众，盘踞日固，伪府诸贼虽欲剿办，已养虎自为患矣。日来所出之伪谕，文句鄙俚，胆气震慑，不称团匪，而称团民，不成国体，此自取覆亡之道，所谓天夺其魄也。

一、各省督抚不奉伪谕，截粮备餉，自固疆圉，伪政府无如之何。而粤督李鸿章、江督刘坤一抗拒尤甚，伪政府之倾，不待言矣。

一、伪府既倒，新党已于上海设立国会，预开新政府，为南方立国基础。将来迎上南迁，先布告各国，保护西人洋行教堂等事。义军一处，即与各国订约通商，复我维新之治。

一、此次诸贼之结拳匪，此殆天亡之，以兴我新党者。何以言之，伪府诸贼盘踞北京，根深蒂固，拥兵甚众，天下无事，金瓯未缺。我一旦起而与之相抗，虽有名义之正，闻者风从，彼伪贼获罪于天，必不久全，然耗力竭智，亦需时日，乃足破之。今则天夺其魄，鬼焚其穴，结匪自蹈，激外自杀。始以彼以逸待我之劳，彼以整待我之乱；今也我以逸待彼之劳，我以整待彼之乱，即论兵法，已无可胜；外结万国之深仇，内生各督之抗拒，不成为政府，不足为朝廷，今幸外国之兵未能大集，苟延残喘，再延一月，西兵既至，亡可翘足而待耳。我新党乘斯时以起义军，远在南方，固成割据。而彼无如何，即进捣贼穴，亦以疲弊而难自救。故曰天与之会，不可失也。

一、我南方勤王义勇已分布数路，不日将起。既成方面，可与外国订约，行西律西法。一面分兵北上勤王，助外人攻困匪以救上，英既相助，则我可立不败之地。彼伪匪已倒，诸贼仓皇，敛手待毙。既无可征之饷，又无可调之兵，不亡何待哉。圣主确闻无恙，所有电报谣言屡传凶问，不足信据。军事倥偬，日夕筹划，所有各情，未能详书，皆据电传，想皆知悉，故不赘焉。匆匆敬请义安。

有为再上  
六月二十日

## 张之洞之奏折

附录鄂督张之洞向清廷奏报严办两湖会党折如下：

奏为康党谋逆，创设自立会，勾结长江两湖会党，同时作乱，先期破获擒诛渠魁，现派营四路剿捕，飭令缴票解散，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窃查自北方开战以来，各省党徒咸思蠢动。臣等钦遵谕旨，保守疆土，欲防外侮，必须先清内党，当即增募营勇分路筹防。七月初间，湖北巴东、长乐等县果有会党纠众竖旗起事。正在派兵剿办，旋闻安徽、大通已有大股会党突起焚劫，其势甚炽。湖北沔阳州之新堤、蒲圻县之羊楼峒、湖南临湘县之滩头，均有会党接踵而起，民间大为惊扰。荆州之沙市，以及嘉鱼、麻城等县，均有会党谋乱情事。各党聚众点名，打造刀械，造制号衣，储备米粮，一似钱财甚为充裕者；并闻有私运外洋军火之说。当经遴派员弁营勇分路密查剿捕，以武穴向为下游门户，会党之藪，并派营勇兵轮前赴该处查拿防遏。同时各省拿获各党，皆系领有富有票，此票乃仿照哥老会散放票布之办法，其票系上海洋纸石印，写刻篆印，皆极精工，上横书富有二字，直书凭票发足典钱一串，文前有编号，后有年月，背有暗口号图章二颗，用在湖北

者，又钤楚字图章，其命名盖暗寓富有四海之意，实属悖妄已极，凡领票者均系勾串一气，互为声援。据党首散票者告人云，持有此票，即可向该党首处领钱一千文，以后乘坐太古、怡和轮船，不索船价。并云中国即将大乱，以后持票即可保家，以故各省党首趋之若鹜。旋经查出，此乃大逆康有为一入主使，调度其伙党，分布各省，辗转煽惑。其巢穴即在上海，于租界内设有国会，入会者亦不尽康党。沿江沿海各省皆有国会分会，而分会中以汉口之分会为最大。因武汉当南北适中之地，居长江之上游，而两湖会党又最多，故先于武汉举事，其会名曰自立会，其军名曰自立军，勾煽三江两湖等处哥老会党，纠众谋逆，定期七月二十九日，武昌、汉口、汉阳三处同时起事，约定新堤、蒲圻之党，速起大股前来接应，岳州沙市之党遥为声援。先于二十七日访有端倪，密飭员弁在汉口地方李慎德堂及宝顺里内拿获两湖分会总党首唐才常、党首林圭、李虎生等三十余名。唐才常系督办南部各省总会，又督办南部各省军务处；林圭系统带国会中军；李虎生系总窝户。当时在唐才常寓所起获军械、火药、伪印、伪札、伪示及富有票多张。又入会各党姓名簿，又购买洋枪刀械，用款雇募奸细，分往各城各营各局充当内应，月支薪水用款，招募伪党，自称发饷用款各项账簿，又各省逆党往来党信，又洋文自立会办事规条，皆在唐才常屋内搜获。并同时于汉口、汉阳获拿同伙谋逆之哥老会党首瞿河清、向联升等，发交营务处司道、武昌府、江夏县公同审讯。该等供认开设自立会，勾结哥老会，散放富有票，同伙谋逆不讳。当即将该党首唐才常等二十名正法示儆。旋在嘉鱼获拿逆党蒋帼才，搜获富有票、黄旗及各号名单，及正副会长康梁伪谕，暨供出各党姓名。续据湖南获拿会党头李英、谭翥等供称：康有为在上海开富有山，正龙头系康有为、唐才常、梁启超、李金彪、杨鸿钧、师马炳等。唐才常派为上海总粮台，听说康有为、孙汶派人会合大刀会，孙汶已到山东。此事是康有为为总，康有为以唐才常为总，唐才常以辜仁杰、辜鸿恩、师马炳即师襄为总。湘省闻拿自尽之汪熔，派为长沙总粮台，各粮台之钱均是康有为接济等语。查蒋帼才单内系康有为为正龙头，梁启超为副龙头。并据唐才常供上海国会总会头目系广东人容荣。此外各处所获哥老会党供词，供出康有为、唐才常为首者，不计其数。查获逆信、伪札及各党供，尚有沈克诚、陈谠、林杰即邦威、容荣、李松芝、蔡钟浩、汪楚珍、张尧卿、戴保廷均为谋据两湖之大头目。秦俊杰即秦立三，又名秦邨，即大通滋事党首。复经密札密咨鄂省各省查拿，并照会各国领事在案。并准大学士直隶总督臣李鸿章咨湖南巡抚臣俞廉三咨，查出讯出康有为、唐才常、容闳等勾党作乱，私运外洋军火情形，大略相同，暨准两江总督臣刘坤一、安徽巡抚臣王之春咨，富有票党扰乱长江，派兵剿捕，起获伪票、伪示、私运军火各情形，与鄂省所查，皆相

符合。查此项目立会党唐才常，以康逆死党窟穴上海，设立总会，自为总粮台；往来沿江沿海各处，广散银钱，购诱会党，计谋凶狡，党伙纷繁。其乱党往来书信，大旨因北方有警，乘此煽动沿江沿海各省各种会党同时作乱。其同谋勾结之人，各省皆有。其购械募党之款，查簿内存款计洋银一万五千余元，用去已将及万元。闻康有为诈骗敛集之款，共有洋银六十万元。安排以二十万元用之长江，所散放之富有票，就两湖地方查出供出者，已有两万余张。事发后两三日，尚有人向李慎德堂投递党逆信，经税务司邮政局拿获数起。其伪札有曰指定东南各行省为新造自立之国。其华洋文规条，内有曰不认满洲为国家。其伪印文曰中国国会分会驻汉之印，又曰中国国会督办南部各省总会之关防，又曰中国国会督办南北各路军务之关防，又曰统带中国国会自立军中左右前后等营各关防。其逆信内有言以湖北为中军，以安徽为前军，以湖南为后军。其唐才常身边小篋内，搜出伪号令告示稿，有曰焚毁各衙署，占夺枪炮厂，劫掠局库，占据城池，焚毁三日，封刀安民，派将固守，再筹征进。其逆信有曰沿途亦可劫掠，其开用伪关防札文，内有曰业经报明沪会，篆刻关防一颗，内刻中国国会督办南部各省总会字样，于庚子年七月初八日开用等语，唐才常等到案一一供认不讳。至其造言捏诬，狂吠诋毁两官，悖逆凶悍，笔不忍书，令人发指。该会党等以自立为名号，以焚戮劫掠为条规，以富有票为引诱，以哥老会、红教会及各省各种会党为羽翼，意欲使天下人心同时摇动，天下民生同时糜烂，实为凶毒已极。又查伪札有云，本国会深懷危亡等语，实属狡诈胆妄，党首倡为国会，造此诡辞，冀以诳诱躁妄之文士，鼓动无知之愚民，尤为可恶。惟目前时事虽棘，上下同心，力图振作，尚可勉筹补救之方。若该会党各省蜂起，外人乘之，则中国真将有危亡之势矣。今该党既已自称为新造之国，公然自立，不认国家，是明言不为我皇上之臣子矣。乃尚敢托保国之名，以逞其乱国之谋，不独中国忠义臣民不受其欺，凡各国明理晓事之人，恐亦不受其欺也。近日鄂、湘、江、皖各省滋事之党，查其逆信、票据、供词，皆系自立会党之党，皆系领富有票之人，其合伙约期，济械助费，分据地方，安排接应，均经查有实据。查李慎德堂前门在英租界之内。当日查拿各党之时，系由英领事签字，派巡捕协同往拿，当场跟同起获各种谋逆作乱器械凭据，华洋人等众目共睹。因此各国领事皆深知此辈实系与哥老会合伙，必应查拿，以免扰害地方。除湖北、湖南两省随时密查严拿外，此外沿江沿海各省皆有分拿，其往来于上海者尤多，应由各省自行查拿，已将先后迭次查出供出紧要各党首姓名籍贯陆续开单分咨各省，一体严密悬赏查拿，务获惩办，以惩乱逆，而安大局。至唐才常供出同谋之人甚多，凡系查无实据者，概不株连。其军民人等误有富有票者，准其向官司营局团绅首士缴票销毁，即免追究，予以自

新。若观望藏匿不缴者，查获党票，定行重办。自汉口党首伏诛后，各路党徒闻之震慑夺气，惟富有票放出太多，其悍党徒首尚多漏网，现已访知仍复潜踪往来上海长江一带，别设狡谋，力图纠众报复。沙市、岳州、常德、丰州一带党徒尚在煽惑窥视，新堤之党窜扰湖南之临湘、巴陵、监利、朱河等处，其监利、沙萍、麻城、嘉鱼、荣阳、巴东、长寿之党，仍饬各营分投搜剿解散，其襄阳、枣阳、随州、应山等处界连豫边，素多刀会。豫省年来旱荒，饥民颇众，亦随有会党开堂放票者。自七月以来，借闹教为名，啸聚焚劫，勾结自立会党滋事。复有某党首潜往孝感、应山、河南信阳州一带谋劫北上诸军军火，并煽诱河南饥民来汉滋事。现又讯出有党目潜往襄、樊一带煽动刀党，已添募马步各营，沿边防遏，入境即击。八月内四川巫山县有党千余人滋事，亦经派管会合川军相机剿捕。臣等伏查康逆近年遁逃海外，布散邪说，又思煽动奸人，扰乱中国，以逞其报复之志。兹因各国遭祸，中国兵威不振，以为有机可乘，遂敢遣其党羽分布沿江沿海各省，勾党作乱，而湖北尤为该党注意所在。值此时局危急，一经煽动，立即四路响应。两月来武汉商民惶扰迁徙，一夕数惊，幸仰赖朝廷威福，先期破获，擒诛渠魁巨党多名，各处聚集援应之党，先后击散，陆续擒斩党目数十人。目前人心粗定，惟有仍一面督饬各军各州各县严防密拿，解散胁从，一面照会各国领事，布其逆乱罪状，嘱其转告外部，勿为所惑。目前据各领事言，从前谓康、梁为志士，今已知康、梁为党徒，各国断不帮助庇护。此实由该逆等稔恶穷凶，天讨其魄，为悖乱盗贼之事，布悖乱盗贼之言，奸谋逆迹，尽行败露，从此为各国所屏弃，诛殛之期，当不远矣。惟有湖北数月以来，自北方有警，长江人心惶惑，各党四起，陆续增募营勇数十营。上游则界川之宜昌，下游则界江西之武穴，南则界湘之湘州，北则界汉之襄阳、随州、枣阳、应山、麻城，中路则沔阳、新堤、沙萍、嘉鱼、蒲圻、崇阳、监利皆为会党出没之所，皆须派营住守，随时相机剿捕。并派营前赴湘南之岳州，河南之信阳州，越境剿捕巡防，以固藩篱。各属请兵请械，应接不暇，罗掘多方，增兵既多，增饷尤巨，种种艰难急迫，昼夜不遑，惟有竭力镇抚，相机筹办；随时与湖南抚臣、两江、江西、安徽督抚臣互相知会，合力办理，以维大局。至此次查获擒获自立会党渠魁，既分路防剿捕获领放富有票逆党首要各员弁，发奸弭乱，沿江沿海各省得以周知为备，似尚有裨大局，合无仰恳天恩，俯准臣等查明奏请优褒，以示鼓励，出自鸿慈。所有擒诛自立会党总头目，查拿各党目，分路剿捕沿江沿边会党各情形，臣等谨合词缮折驰奏，伏祈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 革命党与洪门会之关系

洪门之源流及派别 洪门之秘密记号 致公堂与保皇会 革命党与哥老会致公堂与孙总理 横滨之三点会 加拿大致公堂之殊勋 与革命无关之洪门团体

## 洪门之源流及派别

洪门即天地会，三合、哥老两会皆其支派。三合会又称三点会，在海外或称洪顺堂及义兴会，在美洲则通称致公堂。檀香山、菲律宾、澳洲亦有称致公堂者。是会始创于清初康熙时代。其时距明亡未久，明之忠臣烈士再三力图匡复，誓不臣清，前仆后兴，卒难挽回世运，二三遗老以清祚已固，兴复大业，非一时所能收效，乃欲以种族思想流传后人，特创设一种秘密团体，为传播此种思想之导线，是即洪门团体之所由起也。其宗旨为反清复明，洪门人士将清字减去头上之主字写作“泪”，满洲之满字亦作“洒”，即为废灭清主之表示。据洪门秘册所载：始创天地会者，为朱洪竺、陈近南、万大洪诸人。疑即郑成功、张煌言等之假托，其发源地为福建少林寺，所称五祖之第一祖亦产于福建，则郑、张假托之说，当有可信。又秘册所载少林寺僧奉清帝康熙命挂帅出征，战胜回朝，为奸臣所害，清帝复派兵毁少林寺，僧众逃生者寥寥，遂由军帅陈近南创设天地会，潜植势力，以谋复仇。分五路组织支会，是为五祖云，似皆喻言也。

## 洪门之秘密记号

三合、哥老虽同出一系，然其口号暗语各不相同。本书与哥老会关系尚浅，故所述仅以三合会为限。三合会之口号暗语，多以鄙俚粗俗之言表之，如会长曰大佬（犹哥老会之称龙头），主盟人曰老母，介绍人曰舅父，首领曰洪棍，参谋曰纸扇，干事曰草鞋，秘册曰衫仔（哥老会谓之海底），杀人曰洗身，洗澡曰冲凉，割耳曰取顺风，发誓曰斩鸡头，侦探曰风仔，作奸细曰穿花红鞋（此与哥老会同），吃饭曰耕沙，皆最普通者也。其所以故作鄙俚之原因，实由于创设此种秘密团体之本意，专注重于中等以下之社会，盖上等社会所谓士大夫之类，多与官吏接近，而官吏固无一不充满族爪牙而不利于人者，因是故作下流粗俗之口语，使一般士大夫闻而生厌，避之若俯，而后其根株乃能保存，而潜滋暗长于异

族专制政府之下也。又拜会结盟号曰演戏。戏剧分桃园结义、桥边相会、中堂教子、斩奸定国四幕。秘册所载戏剧及七言诗，一一由大佬先锋等背诵无遗，琅琅可听。斩奸又称斩七，盖少林寺之惨遭满虏毒手，乃由奸人马七之告密，故洪门最恶七字，凡遇七字皆以吉字代之，斩奸时预制一马吉人形，各口出毒誓，以刀斩之，仪式庄严，令人不寒而栗。又其团体异常固结，会章以手足相顾，患难相扶为要旨。凡属同志皆称手足，遇路人有相斗者，每遇暗号，莫不争先协助惟恐不力。二百年来，种族思想之表现，渐渐有名无实，独于患难相扶之义则久而益彰，而海外华侨之加盟者，且较内地尤盛，殆亦团体观念使然。

## 致公堂与保皇会

旅美华侨之洪门团体，号致公堂，总部设于旧金山大埠，他如纽约、芝加哥、波士顿、圣雷土罗省、费城、砵仑舍路等百数十埠，皆设分堂，凡有华侨驻在之地，无处不有之，咸隶属于旧金山。华侨列籍堂内者，占十分之八九。其在大埠者，未入洪门尚可谋生；若在小埠，则非属致公堂会员，辄受排挤，故势力伟大，为各团体冠。考其历史，最初由广东三合会首领因避清廷摧残，亡命海外，遂组织致公堂以资联络。其后太平天国失败，洪秀全、陈金刚诸部将亦多迁托美洲，重张旗鼓，然久而久之，故老凋谢，面目渐非，洪门人士能了解宗旨者，百不得一，此孙总理丙申年（民国前十六年）初次游美，所以不能收寸效也。戊戌（民前十四年）政变后，康有为挟其衣带诏之声威，于己亥（民前十三年）岁渡美，初发起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于英属加拿大，华侨以其身受清帝之殊宠，多艳羨之，由是保皇会所遍设于北美各埠，康徒徐勤、梁启田、欧榭甲、陈继俨等知洪门大可利用，乃先后投身致公堂党籍，以联络彼中之有力者，洪门中人不知其诈，多为所愚，因此而跨入保皇会籍者，比比然也。其后欧榭甲更运动致公堂干事唐琼昌，创设《大同报》于旧金山，为洪门党报出版之嚆矢。欧初自号太平洋客，大倡广东独立及排满之说，颇受世人欢迎；及为康有为痛责，乃论调一变，转而歌颂天王圣明，排斥民族主义，以反清复明之洪门党报，而作此矛盾之论调，亦异闻也。

## 革命党与哥老会

兴中会员与哥老会关系最深者为湖南人毕永年，庚子汉口之役，哥老会诸头目多为唐才常、林圭所用，毕介绍之力也。毕于己亥年尝偕日人平山周漫游汉口、长沙、浏阳、衡州各地，结识哥老会头目李云彪、杨鸿钧、张尧卿、李堃山、辜天佑、师襄诸人，发挥兴中会之宗旨及孙总理之生平，欲使哥老会与兴中



会联合倒满，李、杨等颇为所动。是年冬，毕偕哥老会头目七人抵香港，实行兴中、三合、哥老三会合并事，仍称兴中会，公推孙总理为总会长，与议者有陈少白、杨衢云、史坚如、毕永年、宫崎、李云彪、杨鸿钧、辜鸿思、张尧卿、李壁山、郑士良、曾捷夫等十余人。议定纲领三则，歃血为盟，铸印章上诸孙总理。无何，李云彪等以兴中会供给不周，未满所欲，适康有为自南洋至港，欲因以为用，赠李等各百金，李等以康富有，遂与发生关系。毕责以大义，无效，乃愤然作厌世想，竟投浙江普陀，削发为僧。李等后助唐才常经营汉口发难事件，未几亦以索资不遂，宣告分裂，此哥老会参加近年中国革命历史之大略也。及甲辰年黄兴、刘揆一在湘运动革命，以哥老会龙头马福益之力为多，马为人忠诚好义，远非李、杨诸人所及。甲辰（民前八年）败后，次年秘密回湘，图再举，卒为端方所害，哥老会员之能始终贯彻其宗旨者，马可谓当之无愧。

## 致公堂与孙总理

洪门向称党外人为风仔，凡非党员，概以风马牛视之。乙未以前兴中会要人属洪门党籍者，仅郑士良、尤列等一二人。己亥庚子间，三合、哥老两会首领虽有推尊孙总理为总会长之举，然仅属洪门一部之特殊动作，究仍有泾渭之分。丙申总理初次渡美，洪门人士无助之者，即以其非同盟手足也。甲辰总理至檀香山，知非列籍洪门，不足以联络多数之同志，始毅然加入致公堂，是日拜盟者六十余人，由主盟员封总理为洪棍焉。同年总理自檀渡美，旧金山税关华人译员多隶保皇会籍，衔党首命，向美国税关长摇舌，谓总理所持护照为伪做，于是总理被阻于船上者一夜，次日移送移民局候审所，复被困于木屋者多日。先是旧金山致公堂闻总理于某日搭某轮来美，方拟郑重接待，致公堂大佬黄三德及《大同日报》司理唐琼昌等得《中西报》社长伍盘照报告，知总理被保皇会及清领事暗算，乃延律师那文，向移民局保出候讯，并致电华盛顿政府抗争。总理既出木屋，大受洪门欢迎，盖洪门例称曾起兵抗满者为大哥。总理既入其党籍，则为大哥者，当然受此殊礼，与丙申年初次到美时情形大异矣。致公堂以保皇会勾结关员，阻总理登岸，大为愤激，适康徒欧榘甲方主《大同报》笔政，亦有排总理言论，黄三德、唐琼昌乃免除欧职，请总理荐同志承乏。总理荐留东学生冯自由为该报驻日记者，并托冯物色总编辑一人。冯初荐马君武，马以事辞，乃改荐刘成禺。及刘抵美，而该报之旌旗一变，自是洪门之宗旨始得发扬于北美，《大同报》之力也。总理以旅美致公堂会员至众，惟团体涣散，主张分歧，不能为祖国革命之助，乃提出举行洪门会员总注册之议，并代撰致公堂新章程八十条。此新章如能实行，则于革命实力之增加，非常伟大，盖旅美华侨挂名致公堂者逾十万人，以每人须缴纳注册费美金二元之数算之，总额可得华银数十万，革命党得

此巨资，则满政府运命之危险，不待言矣。致公总堂职员对总理提议，极端赞成，遂推举总理及黄三德二人游埠演说，提倡注册。于是总理等周游美国南北百数十埠，历时数阅月，各埠致公堂职员仍泥首旧习，无意革新，就中出而赞助者仅有纽约之雷月池、黄溪记，波士顿之梅宗炯，罗省之杨廷光、吕统积，山的古之谭淦明，纽柯连之陈秋谱，美疏勒之黄煖家诸人。且是时保皇会所遍布各地，洪门人士入其圈套者，实居多数。总理虽惨澹经营，煞费唇舌，而报名注册者，寥寥无几，仅为他日再来时辟一新途径而已。事详本书第一、二集。不赘。

## 横滨之三点会

此外革命党员之列籍洪门者，亦不乏人，陈少白在香港入三点会，被封为纸扇。林述唐、黄克强在湘、鄂入哥老会，被封为龙头。陶成章、张恭、秋瑾等先后在浙江加入龙华会，用为光复会之主脑，此其尤著者。甲辰某月，骆观明、梁慕光、张绩等在日本横滨发起三合会，留日学生加入者，络绎不绝。第一次拜盟者，有冯自由、胡毅生、李自平、陈湘芬、廖翼朋五人。第二次有刘道一、秋瑾、刘复权、彭春阳、王时泽、曾贞、仇亮等二十余人。盖当时留学生多认联络会党为运动革命之捷径也。

## 加拿大致公堂之殊勋

庚戌（民前二年）广州新军一役失败后，冯自由应英属加拿大温高华埠《大汉日报》之聘，主持笔政。革命党到加拿大者，冯为第一人。该报为加属致公堂之言论机关，冯以洪门党员之资格，大受各埠华侨欢迎。是年冬，冯得总理电，令急筹饷备广州举事之需，乃周游各埠演说募款，捐资者异常踊跃，域多利及都朗度两埠致公堂慨然变产助饷，为洪门空前之创举。计是次捐款约七八万元，占黄花岗一役用款之半数，倘冯非隶洪门党籍，决难收此良好之效果。盖洪门人士门户之见极严，其排满之宗旨虽与同盟会相同，然常鄙视洪门以外之革命党为后辈，冯深知彼中情形，故到加拿大后，绝不谈同盟会组织事，以避猜忌。加属各埠有致公堂数十处，域多利为名义上总部，温高华为事实上总部，两埠发生职权上之纠纷已久，赖冯从中排解，卒能消弭于无形，域埠致公堂后能变产助饷，实以此故，冯于将离加拿大时，始在温高华、域多利等处发起同盟会支部。

## 与革命无关之洪门团体

除美国及加拿大外，各地洪门团体曾为革命尽力者，有檀香山、墨西哥、澳洲等处之致公堂。澳洲雪梨金山致公堂有机报曰《民国报》，提倡革命，颇著劳绩。菲律宾亦有致公堂，但与革命党向无关系。南洋英、荷两属及越南、暹罗、缅甸等处之义兴会团体，星罗棋布，会员较南北美尤盛，惟以地方政府取缔过严，遂致全失本来面目，同盟会历年运动，向以南洋为大本营，独不能得义兴会之助，故谓南洋洪门团体与革命无关，亦无不可。

## 宋教仁遗著《程家桢革命大事略》补述

此文为亡友宋遁初君民国元年所撰旧稿，迄今三十七年尚未发表，余旧存稽勋局抄稿一份，珍藏多年。兹以时移世变，实有刊布之必要，顾余与程君订交在民元前十三年己亥冬，而宋君则于民元前八年甲辰长沙华兴会失败后始东渡，渠与君认识即在是年冬，故余与君相识实早于宋君五六年，此五六年间君奔走革命之经过，余所知远较宋君所知为翔实。不揣冒昧，谨将宋君原文逐段补注，以符史实。

考宋君撰述此文之原意，全在为君辩诬释谣，以正观听，其为友洗刷之热肠，至堪敬佩。盖自民前七年乙巳同盟会成立后一二年，君以党内迭起纠纷，因有自赴北京实行革命之志，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抵北京后，恃其曾数任东游满廷诸亲贵译员之因缘奔走豪门，颇得肃王善耆及尚书铁良之信任，其为革命党尽力而收效者，约有数端，一为丙午（民前六年）湖北日知会之狱，经君多方营救，党人刘静庵等数人得改死刑为监禁。二己酉（民前三年）熊成基、孙铭等在东三省有所活动，君尝助以多金。三清宣统间党人白逾桓、田桐、景定成等在北京先后开设《国风日报》及《国光新闻》，亦多由君募款协助，始克有成。四庚戌（民前二年）黄复生、汪兆铭等之炸弹案，赖君向民政部尚书善耆力主从宽办理，故得判为监禁。五己酉间章太炎纳君言，尝致书善耆劝其加入同盟会，善耆得书，密告君，谓不愿入会，愿相扶助，嘱代转达。此可见君对满亲贵之活动不无收效，惟有一事足为多数党人抨击君之口实者，即君于戊申、己酉间（民前三、四年）曾奉善耆、铁良等命，犒金三万元赴东献诸同盟会本部。时孙中山、黄克强两先生均远赴南洋，并未预闻其事，党部诸干事主张收受或反对者意

见不一，更有斥君为通敌卖党者。及民元南京政府成立，君尝诣宁晋谒孙大总统，后复出席革命先烈追悼会。一部党员指为变节事满，逐诸门外，赖黄君克强及宋君极力调解始已。事后宋君以君满腔热血，竟不为同志所谅解，特为文代其辩白，以释众疑，是即此文之所由作也。后数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君养晦休宁原籍，杜门不出。嗣民二秋讨袁军失败，袁世凯帝制之阴谋，日益暴露，君大愤，乃撰《袁世凯皇帝梦》一文揭诸报端，大为袁党所忌。民三年君毅然莅北京，与熊世贞等有倒袁之企图，事泄，与世贞同被逮捕，于民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慷慨就义。由此一端，可证君之革命志节，始终如一，世之误解君为变节汉者，可以释然矣。君有弟家栋，现经商皖南。妹种石，卒业北京中央女校，适江苏李氏。子宏璟，毕业苏州中学。

冯自由附志

### 程家桢革命大事略（上）

程家桢字韵荪，一字下斋，江南休宁人也。受公羊之学于同郡卓峰胡氏，仁和复堂谭氏，治经生家言，著书甚富。及长，洞烛古今中外兴亡之理，喟然于君主专制之不足为法，必以大道为公之心，为天下倡。新安居万山中，无足与言事者；以武昌为南北枢纽，长江下游，南皮张氏督楚，设两湖书院，为教异于他邦，杖策往游一试，拔为上舍生。君数数与同舍言，汉满种族之别，司校者恶之，适游学议起，君走日本东京。留学不过二百人，无有知革命之事者，惟言维新而已！前大总统孙文，侨居横滨，其踪甚秘，君百计求之，不克一见，香山有郑可平者，设成衣肆于筑地，借制校服，与其友善。可平固三合会员，君告以故，可平允为谋之。越半年，始得辗转相握手。（注一）君意孙文革命首魁，所党必众；岂料所谓兴中会以康有为之煽惑，率已脱入保皇党，孙文惟偕张能之、温秉臣、尤列、廖翼朋者数人，设中和堂于横滨，其势甚微。（注二）孙文为君言民族、民权、民生之理，及五权分立暨以铁路建国之说，君闻所未闻，以为可达其志，请毕生以事斯，语曰，欲树党全国以传播之，孙文惟欲东京留学中联属二十人，以陆军十人率两粤之三合会，长江之哥老会，为起义之师，以法政十人，于占据城池后，以整理地方及与外人交涉，君心少之。（注三）庚子拳匪之乱，君倡议学界起兵，以清君侧为名，先八国联军而入京，则复国犹反掌也。吴禄贞、傅慈祥、刘道仁（原名麋云）、黎科、郑葆丞等胥赴其说。无何，汉口事败，傅慈祥、黎科、郑葆丞殉国，禄贞遁自大连。先是，东京有所谓励志会，众心激励，先导自居，旋以餽以刑戮，移心仕宦，君鄙之，爰偕戢翼攀、沈翔云、秦力山、张瑛绪、王宠惠设《国民报》鼓吹革命学说，择励志会中之意气发舒者，别为青年会，以爱宕山下对阳馆为与孙文秘密过往之

所，校课之暇，必一访之，与日人宫崎寅藏、平山周、内田良平、末永节等，熟筹鼓吹方法，而国人之居东者，尚多昧于民族之义，商于孙文与章炳麟、秦力山，创二百四十二年亡国纪念会。（注四）清钦使蔡钧恐其浸淫于人心，乞日警察禁之，而学界革命之思想，至是已有一日千里之势，如钮永建、吴敬恒、万廷献、吴绍麟，皆于是时由君荐与孙文交欢者也。（注五）会俄人满洲撤兵违约，君以人心愤懑，至此以极，以拒俄为名，开大会于锦辉馆，痛哭宣言，誓以排满为事，以在东京健者编为义勇队，设分队于上海，推蓝天尉为统带，意欲拥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革命军长，钮永建、汤樵归国，上书袁世凯，为席卷中国之计，事为清廷所知，遽尔中止；义勇队嗣名学生军，又改名军国民教育会。（注六）黄兴、刘揆一是时正习师范学于弘文学院，革命思想，君与李书城实开其牖，遂深中于其心，黄兴毕业归国，爰以上海之军国民教育分会，改为爱国学社，说者谓湖南之华兴会，安徽之武毅会，浙江之光复会，皆由是而出，其时为民国纪元前之十年也。是年秋，复游金陵，联合张通典，游安徽联合潘赞华，游湖北联合刘成禺，且劝其肄习陆军，规划光复。清吏于两湖书院，除君之名，悬赏捕之。国人因拳匪乱后，知闭关之不足自存，竞谈新学，江介大侠，磬遁老儒，其聚于东京者，近将万人。君之旧友刘成禺、潘赞华，以次东渡，力为联合，革命之说，日以益振。陕西、山西，来游渐多。有老儒吉田义一者，熟于法国革命史，君请其讲演，而伪其名曰政治史，君执译事义务弗辍。其开发人心，尤不在少数。其有碍于言论，则偕其游于犬养毅、宫崎寅藏家，令其晓以大势，务使豁悟乃已。而黄兴、宋教仁以马福益之军，起义湖南，军败出走。田桐、白逾桓、但焘亦游学之东，以同志日渐加多，意欲设立会党，以为革命之中坚，以谋诸君，君力阻之，谓革命者阴谋也。事务其实，弗惟其名。近得孙文自美洲来书，不久将游日本，孙文于革命名已大震，脚迹不能履中国一步，盍缓时日，以俟其来，以设会之名，奉之孙文，而吾辈得以归国，相机起义，事在必成。宋教仁、白逾桓、吴焜、田桐、罗杰、鲁鱼、陈天华偕君等著一书报，曰《二十世纪之支那》，专以鼓吹革命为事，以君总其成，而充编辑长，因触居留国忌讳，被其封禁，报没收入官，君几入异域之縲绁，以大隈重信、犬养毅为其排解，方得免祸，而侦探日尾随于君后矣。无何孙文自美洲游日本，君集陈天华、黄克强、宋教仁、白逾桓、张继、但焘、吴咏谷与孙君会议于君之北辰社寓庐，孙文所斤斤者，仍以二十人为事，自午迄酉未能决，君以历年所筹划者，默体于心，谓开山引泉，已达大川，奚事涇蹄之量以二十人为哉，开欢迎大会于富士见楼，到者将三千人。（注七）君痛言革命之理，鼓掌之声上震瓦屋，孙文大悦！君谓国人革命之心，自明亡国，秘密结社，到处皆是，惟各自分立，不相系属，其势弱微，

不克大举，譬之太平天国，洪杨之军，所以与湘淮之冲突者，盖以三合会与哥老会、安清道会等先未相通也。观于苗霪霖、张宗禹之与太平，同为清廷之仇敌，而不能联为一贯，则其事可以知矣。曾国藩、李鸿章何能为哉？必其联合留学归国之后于全国之秘密结社有以操纵之，义旗一起，大地皆应，旬日之间，可以唾手而摧虏廷，若兵连祸结，则外人商业，必受损害，而戎马倥偬，军士非尽受教育，则焚教堂，杀外人，所不能免矣。外交牵涉，国难骤立，今留学既众，曷若设立革命本部于东京，而设分部于国内通商各口岸，他日在东留学毕业而归，遍于二十二省，则其支部之设，可以不谋而成。众金曰善。越日开成立大会于赤坂区桧町十五番地内田良平家，适有心怀首鼠，而昧于孙文之为人者，崛然起立，诘问于孙文曰：“他日革命成功，先生其为帝王乎？抑为民主乎？请明以告我！”其在会场近三百人，正演说酣畅，闻诘问之言，忽然如裂帛中止，孙文、黄兴不知所谓，默然莫对，会之成分，间不容发。君知事急，乃越席而言曰：革命者国人之公事也，孙先生何能为民主君主；惟在吾人之心，苟无慕乎从龙之荣，则君主无自而生，今日之会，惟研求清廷之当否革除，不当问以帝王民主也。（注八）议乃决，争具盟书，名之曰“中国同盟会”。其时为民国纪元前七年八月十六日也。（注九）公推孙文为会长，黄兴为庶务长，田桐为内务部长，胡衍鸿为文事部长，廖仲恺为会计部长，以君在东日久，推为外交部长，改《二十世纪之支那》日《民报》。而二十二省各选分会长一人，以本部总其成焉。

### 程家桢革命大事略（下）

按宋君此文一气贯成，原无上下段之分，余以便于补述起见，特分为上下二段。即区别同盟会成立前为上段，同盟会成立后为下段，下段纪事与宋君关系密切，故所述最为详尽，且多为一般老友所未知者。就中以程君衔满亲贵善耆、铁良命赴东与同盟会本部诸干事洽商一节，尤关扼要。读者于此可以洞悉当时内幕之真相也。

冯自由附志

与张昉赁小室于江户川侧，榜之曰轰天隐，以湘鄂人士气锐才高，性尤慷慨，多与交游，冀收首义之助。清廷惧甚，乞日文部省颁所谓留学生取缔规程者，欲以间接箝制吾党，学界大愤。同盟会已成立三阅月，入会者居学界之大半，君谓宜檄令归国，以扩党势，密为檄，遍布国人所居，崇朝之间，怒潮陡起，相要罢学归国，胡瑛实为之首，陈天华至赴大森之海死之，而革命种子，遂遍播于全国。君惟从容与日文部省交涉，令所颁规程停止其实行。北京大学于是时忽聘君为农科教授，党人莫弗为之危。君以北京为胡

虏巢穴，弗躬入其肘腋之下，安足以事扼吭，盖君于同盟会，曾规划三策：其一，以游说中央军队及大政治家，冀一举以推倒政府。其一，遍植党人于各地，以期一地发难，首尾相顾。其一，于边疆粤、滇各地，时揭义旗，摇撼腹地之人心，令清廷有鞭长莫及之患。君以北京大学之聘，正可施其第一之政策，石田之获，顾在人为；虎穴虽险，奋然就道。时距正阳门炸弹之事，未逾半载，清廷特设巡警部以罗党人，有斩发以至北京者，警吏莫不目为革命党，道路戒严，如临大敌，君夷然以入国门，就大学教授之任，讲业之际，民族、民权、民生之旨，时于言外及之，故其门下之识大义者最多。今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其尤著者也。前清肃亲王善耆，其时于亲贵中特负盛名，闻君莅京，以为学界魁杰，当引之以自重，遂多方招致，备道倾慕，言将藉君通款中山，愿效革命先驱，言之殷勤，靡不娓娓动听。君知其排汉之心，较铁良为尤甚，非与蛇委，不能以拥护吾党，而北方无进行之望，乃伪与相结。时刘家运、（注一〇）朱子龙设日知会于武昌。胡瑛、徐镜心设东牟公学于烟台。有法国陆军中将卜加贝者，自越南将孙文书至，命君扩充同盟会于北京，以警吏之严，莫可措手，爰以善耆之事，密告孙文，借以徐张党势，复书善之。时学部初立，苟持海外毕业凭证，虽初中学校者，一试学部，莫不擢身翰苑。管学大臣孙家鼐，与君有乡里之谊，又为君父承瀚之受业师，其欲嘉惠于君，意尤浓郁，君以负重任于身，不欲以腐鼠启世俗之忌，且以不为仕宦，为同党自明，遂笑而谢之。有毕业居君后，而荣显至侍郎执戟者，君则十载布衣，未一膺清廷之职。人多以土苴富贵，为君惋惜。岂知君之心为独苦也。萍乡义军之起也，胡瑛自天津赴汉口，以期应援，事未集而为郭尧阶者所卖，与刘家运、朱子龙同入于现今陆军第八镇，统制季雨霖，潜行来京，乞君为救，君无以为计，雨霖曰，狱已具，少迟则被戮矣。君乃假善耆之名，致电张之洞，陈狱之冤，为乞开释，冀以少缓其死，而徐为之救，然电之伪，则不能不速以告。善耆盛气凌之，君曰：冒王之名，诚不容诛，然王曾允为革命先驱，今兹不允，请以家怪交法官，愿与胡瑛同死。先是君曾厚结善耆左右，如王英、吴丁等，又令其妻教授善耆之妾及其子女，至是皆以为言，爰遣刘道仁请于张之洞，改其斩决罪为十年之监禁。吾党是时，财穷已极，《民报》至以资绌，而不能印行，章炳麟意见分歧，以君至东，刘揆一协谋借天讨所载铁良之事，以术取铁良万金，为经营满洲及《民报》社之用。（注一一）某君不知底蕴，以为君已降心虏廷，今日人北辉次郎、清藤幸七郎就商于君，欲以十万金而鬻孙文之首。（注一二）君即隐白于刘揆一、宋教仁、吴崐、何天炯，某君恨泄其谋，令加藤位夫、吉田三郎诱君于僻隐之所，与北辉清藤朋毆之，以警察闻声，未至于死，然脑被击伤，迄今尚时疼痛，记忆力较前为之锐减。君八月归京，吴崐

走奉天，时吴禄贞防边延吉，君告禄贞任侠吾党，满洲大事，宜相与谋，吴琨走鄂多里俟得端绪，当为策应，乃归未旬日，知孙毓筠、权道涵等，以谋毙端方未成被捕，清吏意欲加害，君闻之啮指血书，告以利害，清廷动色，毓筠与道涵得以不死。君方自庆幸，岂料汪荣宝已以君告密于袁世凯，其时袁新入军机，以铁良、良弼譖毁之，急欲兴大狱以自解，捕戢翼辈而驱之回籍，潜杀于武昌，犹曰翼辈曾经留学者也。至任文毅者，吏指为孙文，蔡钧吏指为党人，莫不拘捕亟亟，欲正典刑，次乃及君，五下上谕提督衙门逮捕，胥为前清太保世续所救，世凯益迫之急，时以苏杭甬铁路借款，江浙人士，反抗尤甚，君令大学生为倡，控袁于都察院，列名者至一千六百人。盖自亡清之颁卧碑二百五十年，而士气之盛，无有过于时者。君乃乘其不备，脱走天津，而至日本。警吏杨以德、史伯龙，以君之出亡，率警察要君于途，得日本使馆武官井上一雄，为君剃去其须，易以渔眼，浮舟白河而下，始得脱险。君于是大怒，继又思袁终我汉族，惟策略所优，若其长此显达，而不有以保持之，终不克以为吾党北方之援，大凿巨斧，以成太璞；削毕为文，直攻其隐。至当道遣三人刺之，胥索不得，复遣刘麟渡海，以侦君行为；刘麟今海上之新剧大家，所谓木铎者是也。君居日本西京之下鸭村，知麟之至，备与周旋，更邀黄兴、宋教仁，陈说革命为天经地义之为，麟为感动，惟以演剧自娱，绝足不登袁氏之门，沪军之役，山东登黄之役，麟之功为尤巨云。君居下鸭村，于镇南关、河口二役均有所筹划，而运输军械则尤能与萱野长知、何天炯、林文而不貽误军机。张继以偕幸德秋水，演说社会主义，日政府捕之亟，匿于君家者弥月，非君以智脱之，令走欧洲，其必与幸德秋水而同及于难。民国纪元前之三年，君复来北京，以应陆军部之聘，编纂陆军中小学教科书，以北京有史伯龙者为侦探长，尤仇贼吾党，若弗放逐，发展无地。适有攻黷之者，善耆颇怒，民部高等警察科长朱君伟，为君之门人，亦同盟会员，善耆命君伟密查伯龙行为，君乃拟稿，由君伟呈善耆奏劾之，而甚其辞，因驱伯龙回籍，否则北京不能留一党人之足迹。君既受陆军编书之任，则悉取民族、民权、民生之旨，以沟通全国军人革命之心，而白逾桓以奉天事败脱监来访，清督徐世昌购之亟，君为匿于休宁会馆，易其姓名曰吴操，字友石，称为君之乡人，荐于黎宗岳所开之《国报》为新闻记者，君以北方同志，游者甚罕，得逾桓以为表里提携，隐约运筹，以俟外应，天下事尚足为也。《国报》后易名《中国报》，逾桓仍旧为主笔，君欲集约大事，而无军资，终不克以揭义旗，而吾党之艰窘，至是以不可名状。适君与李书城、孙元曾攫得日本秘密之图籍数十种，乃与孙元、熊承基商之，欲以鬻于俄，俄人出价百万，方谓可成。长春人臧冠三举发之，承基为清抚陈昭常所捕，谒于哈尔滨，以要击载洵也。昭常于承基行篋，搜获元



与承基往来书信，电达清廷，旨交民政部提督衙门顺天府一体严拿。孙元一名孙铭，字竹丹，寿州人，为吾党健者。时居北京西河沿之元成店，君急往告，乃逃天津，匿孙毓筠家，以访拿亟，走日本。武昌起义之前，不知为何人所杀，君迄今痛之！什刹海者，古称积水潭，位清监国摄政王载沣邸前，其东有小桥焉，所以疏水者也，为载沣入朝乘舆所必经，警吏忽于其上获一炸弹，伪为镇静，实则大索京师，君以告白逾桓，谓宜少避，乃未旬日而汪兆铭、黄树中、罗纶三人被捕矣。清大学士那桐、学部侍郎宝熙议处凌迟，君谓善耆，杀一儆百，为昔日陈言，今则民族之义，深入人心，兆铭岂畏死者，徒激天下之怒。善耆以告载沣，亦以为然；欲为保全，苦无其例，君又为言，日本维新之初，德川家臣扰本武扬者，以叛其政府，擒于战阵，因其曾习海军，不忍刑戮，惟拘囚之，以俟悔过，而日本之海军，卒为武扬所兴，人才难得，奚必逆我者而弗能用也。爰定兆铭等以重禁锢。乃黎宗岳至是欲首白逾桓于警厅，君力营救之，宗岳曰：此章厅丞意也。盖自炸弹事显，逾桓以君之言，心甚忧之，疑为黄树中而促其行，树中秘之，因弹壳制自三盛合铁厂，内城左一区区官陆震适为铁厂经理，弹图尚存，适与符合，因此追迹，而遂一索而获。宗岳见逾桓、树中恒相过从，因以白章宗祥，是以益攻逾桓而不能舍。夫以兆铭之击载沣，人证确凿，必死无赦者，君尚能以三寸舌谈笑而活之，况逾桓之本无同谋者乎？宗岳知非君敌，乃使其徒党朱通儒者，蜚言兆铭之狱，为君所发，君虽闻之，不以一言置辨。知者以是益敬君之为人。山西保皇遗孽梁善济，假交文民人抗禁阿片，以嬉兴大狱，力倾吾党，清抚丁宝铨亦保皇党人，买宗岳之《中国报》，为其机关，欲有逮捕，必先于报捏其罪而诬之，按名以索，无有幸者！若解荣辂、景耀月、王用宾、刘盥训尤拮据之不遗余力。张士秀于以下狱，荆育瓚于以访拿，严刑酷罚，三晋骚然！吾为言于善耆，削宗岳警官之职，放之回籍，所不能安于太原者，多以燕市为遁逃藪，而宗岳仇君之心，由是益切！君则以苟敌吾党，虽万钧而敢抗之，而不以此介于怀也。广州之役既败，清督张鸣岐，日电民政部告以党人尽入长江北京，善耆密以询君，时君已得宋教仁书，知将有大举消息，故持镇静，笑谓善耆曰：“党人戮者大半矣，余则尽走东南洋耳。海内寥寥，无足惶吓，观于章宗祥、金邦平等侪，当年非不烈焰上冲牛斗而一入仕途，则柔媚有若无骨者，王又何忧？建伯张皇特以邀功者也。”善耆深信之，匪特南北纵横，党人无碍，而田桐、白逾桓、景定成、熊克武诸人，经营于清廷鞬轂之下，警吏非不日有所周内，善耆皆以君言而胥弗听。吴禄贞、刘道仁皆由君介之入兴中会者也。（注一三）武昌兵起，清廷檄禄贞以陆军第六镇调前敌，君力尼之，告以太平之战，所以难成者，以北方无大兵以为之援，诚能西联晋军以扼南北之吭，其取北京，犹在掌握中，

禄贞遂谢病不行，山西独立，君谓亟宜以剿山西为名，可留军之半，否则六镇尽赴湖北，君虽不行，徒手不能以为战。禄贞颺之，请命清廷，果获许可，惟以所遏之兵，数只五千，不足应用，会陆军二十镇张绍曾之兵，止滦州以挟清廷，禄贞躬往联合，议以禄贞率军攻西直门，绍曾率军攻东直门成约而返，以九月十五日为期，禄贞军驻石家庄，用君前议，往说山西军，山西军务司长仇亮，娘子关守将姚以价，以素昧禄贞之为人，阳虽许之，兵延不发，是时白逾桓亦只身渡辽，游说张、蓝二军，独君在京，筹策内应，以刘道仁往禄贞军助之，而绍曾竟失约，及仇亮以晋军五百人，十六日来会，而禄贞已于前一夕被戕矣！汪兆铭以是时出狱，君告以大势已得八九，清廷苟知天运，则吾党必不以周之亡商，明之亡元者以亡清也。保存虚位，何妨吾仁，人谓此为兆铭上海会议优待条件所由本云。越日逾桓自辽归，与君把臂痛哭，谓十载经营，将堕于一旦；然默观人心，已厌清德，今大总统袁氏，为清督师，君夙知袁氏，非忠于清廷者，惟虑袁氏夺以自帝，爰商白逾桓、汪兆铭、李煜瀛等，创京津同盟会于天津，以孙荣、石德纯、张国臣、陈重华游说毅军，令刘纫秋、裴梓青设秘密聚会所于宣武门外之福音堂，以招青年之奋勇者，与日本人青木山泽定购炸弹万丸手枪百柄，以陶鸿源、蒋奇云编暗杀队，使涂冠南赍书南下，求助于上海军政府。其时汪荣则说禁卫军；丁季衡则说警察兵；丁汝彪则说游击队；清苑王佐臣有义民六万人；五虎岭张洛超有义民八千人；深州李直、冀州袁翰选有义民二万人；以刘辛、赵鼎华、江寿祺、郝濯、许润民、许笏臣、刘益之、李树穀、徐彤卿，编之成军，而陆军第三镇，则有林世绍以为之应。又有李寿金招马杰千人，由张家口以来京，而毅军尤勇跃奋发，磨刀霍霍，人悉鼓舞，议欲直辟大清门，以擒清帝母子者！君虑纪律不齐，有乱社会秩序，列邦使馆，均萃京师，万一惊及外人，非计之盖。且为民军之敌者，已非清廷，而世凯之子曰克定者，亦杂于其列，惧泄其谋，故十月初九日议虽决而未遽起也。以民政部大臣赵秉钧为袁氏之所最信任，躬往说以停战媾和之道，勿为满族自相残贼，苟赞共和，则民国之大总统，岂四万万同胞之所靳惜！秉钧谓袁氏身为督师，势不能不一战，今汉阳既下，则袁君可以为辞矣。君告以苟战武昌，必有以五步而溅袁氏之颈血者。越日，清廷命唐绍仪、杨士琦为媾和大臣。先是，北方民智不开，报多军宪党之所设，君与白逾桓、景定成谋之，非自立报不足以扩势力，而资无所出，竟以毅力为之，屋无半椽，苟且将事，纸笔印刷，则赍其所相识者，文稿累累，以襟袖储之，盖即今日之《国风日报》是也。出未逾月，风行三辅，方得僦小室于南柳巷中，以支笔砚。孰知朱通儒又已向警吏举发，指君与逾桓之名而控之，谓为革命机关；逾桓以奉天之事，尚未能以其姓名而显于世，君惟力与之敌，竟获无事。然清吏终以是事

借端窘之，盖无日不在狂风骇浪之中，至武昌起义之后，尤能大声疾呼，以唤起北方人士爱戴共和之真意。君主立宪维持会会长冯国璋至以兵队架巨炮于其门，以箝制其言论，而毫弗为屈。和议匝月，相持无让。闻袁克定已以廖宇春、朱芾皇往南京，说以推戴袁氏为大总统者。君谓机不可失，与丁汝彪谋，因为草疏，劝清帝退位，由秉钧以示袁氏，奏上，清帝开御前王公大臣秘密会议，亲贵监廷，相顾诺诺！惟载洵少持异议，君方谓共和可以告成，而袁氏忽以唐绍仪与民军签名为无效。君愤甚！十一月二十八日，东华门外炸弹所自来也。袁氏未伤，伤其乘马二匹，护卫统带袁金标，以碎头而死。护兵以受伤死者七人，黄芝荫、张光培、杨禹昌为袁氏所杀，警吏封其霞公府十六号之秘密室，捕陶鸿源，以无实据而释之。君时居海岱门内麻线胡同，中夜有日本人须佐橘治者，持械闯，力以击君，以械为君所夺，乃逃而去。其时善耆、良弼以革命之事，悉君酿成，曾悬赏一万五千金以杀君，须佐之来，盖其所遣者。而铁良亦以草退位奏稿，令其党曾广为要刺君于途，以苏锡第预以告知，乃以获免。而君狙击之凭证，则被警吏吴筏荪所搜获，民政部秘书丁惟忠密以示君，君乃出京。以李煜瀛、易昌楫与江寿祺、林世超、赵鼎华、刘辛所议以陆军第三镇之兵，及清苑王佐臣所属之六万人，直捣北京。君亦以毅军夙有成约，鼎华等以煜瀛、昌楫所给兵费五千不敷所用，君爰偕刘辛赴南京临时政府，谒前大总统孙文，请给资以为北方之助。妄者以君来自北方，谓为北军间谍，非谬之不足绝患，而孙文不听，以君所请，交陆军部议，允之。将授君为幽燕招讨使，会清廷赞成共和，君遂谢孙文，以安徽桑梓之邦，黎宗揪窃据皖南，应皖军政府之召，充高等顾问，而宣歙之保全，以君力为最多。君貌俊伟，须眉奕奕，性爽直，不能容人之过。民国既成，叹世风之犹昔，而半身患难知交，多埋碧血，颇欲效黄黎洲之隐南雷，收辑故人之遗迹，尽力表彰，以付后世。故南京政府之北迁，农林次长一席，谓有以俾君，而君则绝莫过问云。

（注一）兴中会会员之开设洋服店者，有横滨均昌洋服店谭有发及人和洋服店陈植云二人，宋君所言郑可平，余始终未闻其人。

（注二）中和堂系一部旅日华侨工界所设之小俱乐部，并非革命党员所组织，陈少白、尤列曾利用之以反对保皇会。只有温炳臣是其会员之一，张能之、廖翼朋与之并无关系，详见拙著《革命逸史》。

（注三）孙中山先生拟联合留学生二十人革命之计划，余无所闻。

（注四）《国民报》之组织，程君并未预闻其事。据余所知，程君仅时到曲町区饭田町该报编辑所访秦君力山等谈话而已。又余等所发起之支那亡国纪念会，程君系赞成者，而不在十发起人之列，事详拙著《开国前革命史》。

（注五）钮君永建系辛丑壬寅间（民元前十年及十一年）由程君介见孙中山先生，至吴君敬恒则据吴君自述，系于民前三年己酉始在伦敦与总理认识。

（注六）查军国民教育会乃一部分主张民族主义的义勇队分子，秦毓蓂、叶瀚等所组织。程君亦为发起人之一，但绝非义勇队所改名，详拙著《革命逸史》第一集。

（注七）按留东学界欢迎孙中山先生于富士见楼，系在民元前七年乙巳七月十三日，即阳历八月十三日，有东京《民报》第一号可证。而同盟会第一次假桧町内田良平宅开会，则是在是年六月二十八日，即阳历七月三十日，见宋渔父日记。故欢迎会之日期实后于同盟会约十三日，宋君此文不无错误，应代更正以昭核实。

（注八）按同盟会第一日开会时，宋、程二君及余均为会员，当日参加诸同志现时健在者，除余外，尚有邓家彦、胡毅生、李文范、但焘数君。宋君此文所述情形，似与事实略有不符，不能为讳。查是日开会情形，拙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及田桐君著《革命闲话》均有记载，所述较此文为翔实，兹附录于后，以供参考。

#### 甲、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记事

同盟会之成立 中国同盟会始创于欧洲德、法、比三国，而正式成立，则在日本东京，其时为乙巳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六月，正当留学界革命思潮最蓬勃时代。是年秋间，中山先生自欧洲归抵横滨，各省学生从东京来访者，不绝于途。黄兴、陈天华、冯自由、张继、宋教仁、宫崎寅藏等更日夕往还，筹策国事，金以为非联合各省革命党员组织一大团体，决不足以推翻满清。各省学生之有志者皆赞成之，由各省学生之热心者转相号召，遂于六月下旬假东京赤阪区虎之门黑龙会为会场，召集各省同志开一筹备会，讨论进行方法。是日莅会者有中山先生及黄兴、张继、陈天华、冯自由、梁慕光、吴春场、程家桢、黎勇锡、胡毅生、朱少穆、但焘、时功玖、田桐、曹亚伯、马君武、董修武、邓家彦、张我华、何天炯、康宝忠、谢良牧、刘道一、蒋尊簋、张伯乔、汪兆铭、朱大符、古应芬、金章、杜之秋、姚粟若、宫崎寅藏、内田良平等五十余人，除甘肃一省外，余十七省人皆有到者。首由中山先生说明开会理由，并提议定名为中国革命同盟会。因本会为秘密组织，恐为实行之阻碍，卒以讨论结果，简称中国同盟会。时有主张对满同盟会者，中山先生谓革命党宗旨不专在排满，当与废除专制创造共和并行不悖，众赞成。次提议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为誓词。某某数人于平均地权有疑义，要求取消，中山先生乃起而详细解释，卒以大多数通过。次由黄兴提议，请赞成者书立誓约，于是会众由中山先生执行举手宣誓式，盟书原文如左：

联盟人 省 府 县人□□□当

天发誓同志协力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失信失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

天运乙巳年六月 日

中国同盟会会员□□□

宣誓之外，中山并授以秘密口号“汉人”、“中国物”、“天下事”三事，随与各会员一一行新握手礼，继复由众公议各会员盟书于干事部未成立前，暂付托中山先生保管。而中山先生盟书则众推黄兴保管。将散会时，室之后部以会场人众，坐席卒然坍倒，中山先生谓此乃颠覆满清之兆，众大鼓掌欢呼。继以会已成立，当有宪章，乃推举马君武、汪兆铭、陈天华等为会章起草员，约于下次开会时提出，此同盟会成立第一日情形也。（载《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第一九六页）

#### 乙、《革命闲话》记事

同盟会之成立 乙巳年夏，孙公将来日本，同人欢动，抵横滨后，复由程家桎传告，东京学生往来京滨之间者甚夥，孙公礼贤下士，复留餐宿，自捧面盆盥客。东京留学生复开欢迎会于富士见楼，到者甚众，席中演说共和政体，吴崐笔述，留学生受大感动，掌声如雷。旋开同盟会预备会于饭田町程家桎寓宅，到八九人。商量各事及会名，孙公主张定名中国革命党。黄公以此名一出，党员行动不便，讨论后，定名为中国同盟会。誓约格式如下：

立誓约人某某省某某府某某县某某某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失信失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

中国同盟会会员 某某某

介绍人某某某

天运 年 月 日

次日开成立会于赤坂区桧町内田良平之宅，门首悬有黑龙会事务所，到会者四十余人，公众皆欢舞。忽有湘人张明夷以定名不当，谓既抱倾覆满廷之志，当为对象立名。孙曰，不必也，满洲政府腐败，我辈所以革命，即令满人同情于我，亦可许其入党。曹亚伯起曰，今日大家主张革命，始来此间，如有异议，何必来，兄弟凭良心首先签名。众皆和之，各书誓约一纸。是日天气炎热，为旧历六月二十四也，新历七月下旬也。内田仆妇持凉糕进，同人饱啖之，欢笑之中，草席枕木，折其一焉，杯盘为倾，同人有倒卧者。孙公曰，此为倾覆满洲政府之朕兆也。众豫乐，推黄兴、蒋尊簋、汪兆铭、陈天华、程家桎、马君武六人为起草员。孙公当然参与之，章程大旨，取三权分立，一执行部，由总理统率治事。内分庶务部，书记部，内务部，外务部，会计部，经理部。二评议部由议员互选议长，由议长指定议员一人为书记。三司法部，总长一人，判事二人，检事一人。四各省分会置分会长一人。越数日，在灵南阪子爵阪本金弥宅，开干部选举

会，黄公提议，察同人之意，总理一席，属意孙公，可省手续，不必投票，众如议，孙公为总理，黄公为庶务，其余执行部人员，乃次第成立。有经选举者，有未经选举者，评议部议员，一次全部选出，司法部及各省分会会长亦先后选出焉（载在《大平》杂志）。

（注九）按宋渔父日记所述同盟会第一次开会日期为乙巳年阳历七月三十日，而此文则谓为八月十三日，前后两歧，复据《革命闲话》所述则更指为旧历六月二十四日。三说不知孰是。经余多年考订，则认宋渔父日记所述为准确，是年阳历七月三十日，查即旧历六月二十八日。

（注一〇）查日知会首领为刘贞一字静庵，非刘家运，家运系哥老会龙头，与静庵截然二人，清吏强以静庵为家运借以邀功。孙总理自传及曹亚伯、宋遁初与余等均有此误，其后经与静庵同狱之日知会会员殷子恒、张难先等再三辩明，事乃大白，事详拙著《革命逸史》第二集。

（注一一）按程君鞏至东事，时孙、黄二公俱在南洋，余在香港，均未得报告，莫知其详。拙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篇仅载其大概，田桐君著《革命闲话》所述较拙著为详，然均不如宋君此文叙事之翔实，兹将拙著及田著附录于后，以供参考。

#### （甲）《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记事

戊申己酉间，安徽党员程家桢受清肃王善耆、铁良等运动，欲以三万金收买革命党员若干，使供清廷之用，程告刘揆一，谓不妨受金，而勿为所用，革命党得此巨资，大有利于军事进行，刘以不饮盗泉拒之，程自是为同志所厌弃，竟赴北京向善耆讨生活。同时刘光汉、何殷振夫妇及汪公权三人亦受端方厚贿，相率叛党而降清。汪于戊申冬返上海，充清吏侦探，陷害同志张恭、陈陶怡，大动长江沿岸党员公愤，卒为同志侠客王金发所戮。

#### （乙）田桐著《革命闲话》记事

光绪三十四年春间东京同盟会本部窘甚，适程家桢自北京来，时刘霖生为庶务，家桢告以来意曰：此来非为他，乃街有满人与党人之交涉使命也。去岁徐锡麟之案，所涉甚广，肃亲王及铁良二人不允株连，故其祸但及直接诸人。铁良之意希望党人有两点，第一如党人但主政治革命，抛弃种族革命，铁良不才愿附大贤之列，同人能见容否？霖生曰：三民主义同时并行，如抛弃种族，何以激动群众，收效于一时，此事无商量余地。家桢曰：第一点不能商，尚有二点，必不得已党人固执党见，不能抛弃种族革命，亦不相强，希望向满洲皇室进攻，不及他人，就令及于他人，满洲人之可杀者亦夥矣，何必惟铁良是较，此点可商量否？霖生不敢主张。家桢曰：铁良不敢多求，即二点可商，愿先以万元表通款之意。霖生踌躇，久之不能决。外间有疑家桢行动者。太炎先生以问霖生。霖生以告，太炎先生曰：此事亦无大害，惟速宜开会表之于众，不可令人怀疑。霖生依言开

会，遂受之。辛亥起义，铁良为江宁将军，有降意，张勋制之不果。

（注一二）某人为何人，殆即刘光汉，盖刘勾结日本浪人北辉次郎等殴辱程君后，未几即偕其妇何殷震、汪公权等变节充清江督端方侦探，为党人所不齿，事详拙著前文。

（注一三）查吴禄贞、刘道仁是于己亥、庚子间（民前十二、三年）由程君介绍与孙中山先生相识，并非加入兴中会。

## 中国同盟会最初三年会员人名册

乙巳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其会员盟书照章应由东京本部保存。惟以保守秘密关系，各支部及分会得因时制宜，自行设法保存，以免失漏，或因军事秘密，得由负责之主盟员随时毁灭之，例如香港、广东、广西之会员盟书由香港分会长冯自由密藏于绿豆屑之枕袋中，借避警吏搜查，及庚戌正月广州新军一役，倪映典于事前将加盟兵士盟书秘密尽付一炬等类是也。东京本部所藏会员盟书向由庶务刘揆一保管，乃贮存于某日本银行之保管库中，辛亥秋武昌革命军起，揆一匆匆返国，以保管库钥匙交何天炯保管，未几天炯亦返国，遂毅然将各盟书全部毁灭，仅保存立党初期乙巳、丙午、丁未（民前五、六、七年）三年会员人名册一本。至戊申、己酉、庚戌、辛亥（民前一、二、三、四年）四年之人名册，则已散失无存，诚属憾事。民国后，天炯隐居兴宁故里多载，死后所藏同盟会初期三年会员人名册幸未遗失，其介弟晓晖于民十七年九月由乡居抄寄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册内所列姓名共计九百六十人。照录如左：

### 安徽省

|     |        |     |      |
|-----|--------|-----|------|
| 程家桢 | 徽州府休宁县 | 倪时渡 | 安庆府桐 |
| 城县  |        |     |      |
| 权道涵 | 凤阳府寿州县 | 卢镜寰 | 颍州府阜 |
| 阳县  |        |     |      |
| 刘松甫 | 颍州府霍邱县 | 时素依 | 凤阳府寿 |
| 州县  |        |     |      |
| 李衡  | 凤阳府寿州县 | 韩世英 | 凤阳府怀 |
| 远县  |        |     |      |
| 杨立奎 | 凤阳府怀远县 | 邓履贞 | 安庆府怀 |

# 远县

|     |        |     |     |
|-----|--------|-----|-----|
| 孙竹丹 | 寿州     | 俞 旭 | 怀远  |
| 谢家鸿 | 无为县    | 孙毓筠 | 寿州  |
| 汪 珏 | 寿州     | 张维同 | 桐城县 |
| 潘赞化 | 桐城     | 万伟怡 | 寿州  |
| 郑瑞当 | 桐城县    | 高荫藻 | 合肥  |
| 方汉城 | 桐城     | 傅家珍 | 巢县  |
| 裴豫祥 | 寿州     | 石文彬 | 寿州  |
| 段 云 | 寿州县    | 夏道师 | 和州  |
| 孙 桦 | 寿州     | 朱菱溪 | 寿州县 |
| 吴炎世 | 庐江     | 程恩普 | 阜阳  |
| 孙方瑜 | 寿州县    | 石 林 | 凤阳  |
| 张汇滔 | 寿州     | 孙允衍 | 桐城县 |
| 孙 荣 | 凤阳     | 黄 璧 | 寿州  |
| 李德瑚 | 寿州县    | 吴春生 | 合肥  |
| 段志超 | 怀远     | 王天培 | 合肥县 |
| 王善达 | 合肥     | 李乾璜 | 寿州  |
| 张石泉 | 寿州县    | 吴春暘 | 合肥  |
| 张树荣 | 凤阳     | 吴亚男 | 庐江  |
| 刘光沂 | 巢县     | 管 葛 | 寿州  |
| 吴弱男 | 庐江     | 殷葆田 | 合肥  |
| 周龙光 | 凤阳县    | 杨 弼 | 阜阳  |
| 朱成勋 | 经县寄籍四川 | 王盛铭 | 怀宁县 |
| 蒯寿枢 | 合肥     | 刘家敬 | 巢县  |
| 赵宋卿 | 宿州     | 孙 杼 | 寿州  |
| 牛克部 | 寿州     |     |     |

## 江西省

|     |     |     |    |
|-----|-----|-----|----|
| 黄 铎 | 清江县 | 曾 贞 | 吉水 |
| 陈荣恪 | 义宁  | 张华飞 | 德化 |
| 张惟圣 | 南昌  | 邓文辉 | 峡江 |
| 李烈钧 | 武宁  | 钟大群 | 萍乡 |

## 广西省

|     |    |     |    |
|-----|----|-----|----|
| 杨 衡 | 藤县 | 封祝森 | 容县 |
|-----|----|-----|----|



|     |    |     |    |
|-----|----|-----|----|
| 马君武 | 临桂 | 封高万 | 容县 |
| 万 武 | 昭平 | 卢汝翼 | 浔州 |
| 郑惠铭 | 桂平 | 姚芳荣 | 桂平 |
| 朱金铲 | 桂平 | 陈 志 | 容县 |
| 陆汝援 | 容县 | 蓝德牛 | 浔州 |
| 陈汉刚 | 容县 | 黄爱存 | 容县 |
| 曾龙章 | 桂平 | 蒙 衡 | 藤县 |
| 封祝椿 | 容县 | 曾 彦 | 归顺 |
| 江鉴清 | 桂平 | 封承理 | 容县 |
| 欧 冕 | 藤县 | 黄绍原 | 容县 |
| 李觉天 | 容县 | 邓家彦 | 临桂 |
| 黄绍享 | 容县 | 李但英 | 容县 |
| 林熙奎 | 容县 | 蒙 诞 | 藤县 |
| 谭鸾翰 | 桂平 | 陈仙石 | 藤县 |
| 严 端 | 昭平 | 邓鸿绪 | 归顺 |
| 蒋敦世 | 修仁 | 刘 屹 | 容县 |
| 刘 崛 | 容县 | 陈思详 | 平南 |
| 苏寿松 | 象州 | 凌 群 | 归顺 |
| 陈世芳 | 容县 | 钟秀杰 | 柳州 |
| 陈渡生 | 容县 | 梁汉生 | 容县 |
| 林芾楨 | 柳城 |     |    |

#### 贵州省

|     |     |     |    |
|-----|-----|-----|----|
| 于德坤 | 贵筑县 | 王孝端 | 大定 |
| 保 衡 | 兴义  | 平 刚 | 贵阳 |
| 朱沛霖 | 龙里  | 漆运钧 | 贵筑 |
| 陈学钊 | 思南  | 蒲 剑 | 贵筑 |

#### 浙江省

|          |    |          |    |
|----------|----|----------|----|
| 陶成章（号焕卿） | 会稽 | 蒋尊簋      | 诸暨 |
| 李越凡      | 缙云 | 龚国光（号味孙） | 秀水 |
| 蔡子民      | 山阴 | 朱 曜      | 仁和 |
| 汪汝琪      | 乌程 | 俞为民      | 镇海 |
| 李 定      | 缙云 | 陈雄州      | 鄞县 |
| 秋竞雄      | 山阴 | 孙绍基      | 山阴 |

|          |                 |         |    |
|----------|-----------------|---------|----|
| 沈嚈公      | 嘉善              | 朱 泉     | 缙云 |
| 章炳麟      | 余杭              | 金葆濂     | 平湖 |
| 阙麟青      | 丽水              | 王凯成     | 钱塘 |
| 樊 翀      | 缙云              |         |    |
| 陕西省      |                 |         |    |
| 康保忠      | 汉固县             | 潘国群     | 三原 |
| 井勿幕      | 蒲城              | 于右任     | 三原 |
| 河南省      |                 |         |    |
| 曾昭文      | 光山县             | 阎铁生     | 新蔡 |
| 刘积学      | 新蔡              | 杜君然     | 汲县 |
| 李锦公      | 商水              | 汤曾慰     | 祥符 |
| 刘基炎      | 光山              | 陈庆明     | 延津 |
| 张鸛翎      | 荥阳 <sup>①</sup> |         |    |
| 江苏省      |                 |         |    |
| 李 芭      | 华亭              | 叶其光     | 青浦 |
| 翁志清      | 上海              | 汪公权     | 仪征 |
| 黄 的      | 通州              | 黄 韧     | 上海 |
| 高剑公      | 金山              | 殷维年     | 奉贤 |
| 华阴业      | 无锡              | 汪 东     | 元和 |
| 傅 越      | 江宁              | 庄正贵     | 奉贤 |
| 钱兆湘      | 武进              | 朱 经     | 宝山 |
| 柳人权      | 吴江              | 朱少屏     | 上海 |
| 张家珍      |                 | 张 鲁     | 柳娄 |
| 龚树威      | 江阴              | 李遂良     | 嘉定 |
| 钱醒之      | 奉贤              | 姚文蓓     | 华亭 |
| 朱光汉      | 华亭              | 张澎（号扫白） | 娄县 |
| 吴 铸      | 华亭              | 夏 大     | 南汇 |
| 顾 光（号界险） | 娄县              | 朱铁侠     | 华县 |
| 倪金刚      | 华亭              | 王汝试     | 江都 |
| 何 东      | 娄县              | 陈剑虹     | 金山 |
| 张 爵（号尊武） | 上元              | 朱 任     | 娄县 |

① 疑系“荥阳”之误

| 钟 英<br>湖北省 | 华亭  | 宋 珪（号允中） | 青浦  |
|------------|-----|----------|-----|
| 何炬新        | 蕲水县 | 李 唐      | 潜江  |
| 姜维藩        | 枣阳  | 卢保衡      | 蕲水县 |
| 黄恺元        | 东湖  | 陈 乾      | 蕲州  |
| 汤伟强        | 蕲水县 | 张 昉      | 云梦  |
| 熊廉泉        | 天门  | 李悍载      | 蕲水县 |
| 彭道成        | 兴山  | 陈裕时      | 东湖  |
| 张炳标        | 汉阳  | 刘章侯      | 长阳  |
| 居毓崧        | 广济  | 马志道      | 江夏  |
| 中国炬        | 京山  | 王澄清      | 沔阳  |
| 周 复        | 罗田  | 高鼎勋      | 武昌  |
| 李佐武        | 沔阳  | 夏炎甲      | 黄陂  |
| 吴德薰        | 黄陂  | 金玉振      | 沔阳  |
| 汪鸿藻        | 江夏  | 王兆祥      | 归县  |
| 陈 漠        | 兴国州 | 张栋臣      | 汉县  |
| 白逾桓        | 天门  | 吴道南      | 广济  |
| 萧钟音        | 兴国州 | 但 焘      | 蒲圻  |
| 刘树湘        | 襄县  | 龚国煌      | 崇阳  |
| 冯 一        | 江夏  | 张仲文      | 黄冈  |
| 杨禎祥        | 东湖  | 刘贞一      | 潜江  |
| 周尚赤        | 沔阳  | 时功玖      | 枝江  |
| 曹亚伯        | 兴国州 | 吴 崐      | 黄冈  |
| 耿覲文        | 安陆  | 周 斌      | 江夏  |
| 吕嘉荣        | 黄冈  | 涂宗武      | 罗县  |
| 陶凤集        | 南漳  | 邱晦奇      | 枣阳  |
| 余中勉        | 麻城  | 叶佩薰      | 罗田  |
| 马伯援        | 枣阳  | 刘 彝      | 黄安  |
| 王家驹        | 随州  | 姜飞龙      | 枣阳  |
| 王观海        | 江夏  | 蒋作宾      | 应城  |
| 张光黄        | 枣阳  | 王震东      | 江夏  |
| 李仲逵        | 黄冈  | 张 轸      | 安陆  |
| 鲁 鱼        | 嘉鱼  | 刘 通      | 黄州  |

|          |    |          |    |
|----------|----|----------|----|
| 陈镇藩      | 安陆 | 石志泉      | 孝感 |
| 刘一清      | 江夏 | 石 玠      | 黄安 |
| 江华本      | 武昌 | 李叶乾      | 黄梅 |
| 田 桐      | 蕲州 | 何焜阁      | 蕲水 |
| 范熙绩      | 黄陂 | 匡 一      | 罗田 |
| 毕惠康      | 蕲水 | 许 伟      | 罗田 |
| 高砺生      | 武昌 | 朱公勇      | 江陵 |
| 闻德瑶      | 襄县 | 李翰昌      | 天门 |
| 周绳庚      | 仪川 | 陈培复      | 安陆 |
| 刘先振      | 钟祥 | 刘 鹄（又名瑗） | 黄安 |
| 陈家颖      | 安陆 | 郭貽青      | 安陆 |
| 骆继汉      | 枣阳 | 蓝树鼎      | 黄陂 |
| 朱嘉蔚      | 蕲州 | 陈再兴      | 东湖 |
| 詹廷云      | 蕲州 | 张焕华      | 蕲州 |
| 王利用      | 枣阳 | 彭汉遗      | 广济 |
| 张步蟾      | 蕲州 | 宋开先      | 天门 |
| 许光棣      | 罗田 | 曾中江      | 天门 |
| 张亚英      | 天门 | 时功璠（号仲华） | 枝江 |
| 江应蟾      | 蕲州 | 范腾霄      | 利川 |
| 马遇皋（号东翹） | 天门 | 罗田寄居河南商城 |    |
| 陈 曾（号孝通） | 陆县 | 云梦       |    |
| 叶于兰      | 江夏 | 刘 棻（号伯英） | 黄安 |
| 山东省      |    |          |    |
| 孔繁蔚      | 滕县 | 左汝霖      | 莱阳 |
| 许衍灼      | 日照 | 任效文      | 潍县 |
| 冷国贞      | 招远 | 孙家驹      | 平度 |
| 于声翰      | 莱阳 | 冷永贞      | 招远 |
| 吴鸿襄      | 平度 | 李廷玠      | 潍县 |
| 于敦复      | 文登 | 张映竹      | 菏泽 |
| 赵廷鳌      | 交密 | 李 善      | 峰县 |
| 彭占元      | 濮州 | 周廷弼      | 寿光 |
| 于鸿仪      | 莱阳 | 梁钟垚      | 栖霞 |
| 徐鸿林      | 平度 | 邓文翰      | 潍县 |

|     |    |     |    |
|-----|----|-----|----|
| 谢鸿焄 | 栖霞 | 胡祥林 | 陵县 |
| 郭玉基 | 益都 | 舒元馨 | 福山 |
| 张履廷 | 潍县 | 吴怀文 | 潍县 |
| 傅元昌 | 寿光 | 邱肆三 | 潍县 |
| 刘扈文 | 曹县 | 杨佩文 | 临淄 |
| 袁 溥 | 曹县 | 齐树堂 | 潍县 |
| 陈保三 | 临淄 | 丁惟汾 | 日照 |
| 姜执中 | 蓬莱 | 徐镜古 | 黄县 |
| 戚守章 | 文登 | 苗祖荫 | 黄县 |
| 徐镜心 | 黄县 | 陈命官 | 蓬莱 |
| 周召南 | 黄县 | 刘星楠 | 清平 |
| 王善谟 | 潍县 | 徐文炳 | 黄县 |
| 韩德凝 | 濮州 | 孙学悟 | 文登 |
| 宋绍唐 | 菏泽 | 吕秀文 | 濮州 |
| 崔文桐 | 临淄 | 赵踵先 | 黄县 |
| 赵国璧 | 泰安 | 戚云龙 | 文登 |
| 王金寿 | 黄县 |     |    |

# 湖南省

|     |    |     |     |
|-----|----|-----|-----|
| 康业繇 | 慈利 | 杨勉之 | 会同  |
| 陈折清 | 邵阳 | 陶慕尧 | 长沙  |
| 袁公诚 | 邵阳 | 罗良铎 | 善化  |
| 何震寰 | 长沙 | 刘 谊 | 邵阳  |
| 陈猷龙 | 桃源 | 史习礼 | 长沙  |
| 姚洪业 | 益阳 | 陈天华 | 新化  |
| 张伯纯 | 湘乡 | 阳晃鳞 | 醴陵  |
| 曾继梧 | 新化 | 张 耻 | 平江  |
| 陈方度 | 湘乡 | 余范传 | 长沙  |
| 李 蔚 | 平江 | 龚炼百 | 湘乡  |
| 郭先本 | 常宁 | 李 芳 | 平江  |
| 李怀亮 | 湘乡 | 黄 兴 | 善化  |
| 凌 仪 | 平江 | 尹祚乾 | 芷江  |
| 姚 越 | 邵阳 | 萧锡龄 | 湘乡  |
| 童 俊 | 宁乡 | 张 夷 | 南州厅 |

江 宥  
刘道一  
杨纪肃  
廖秉衡  
李 峻  
余信芳  
鲁 诚  
周咏曾  
仇式匡  
田应全  
高兆奎  
汤 松  
柳 刚  
周邦柱  
杨宝泰  
成 巍  
陈嘉祐  
陈廷柱  
杨 杰  
梁 整  
杨时霖  
林风游  
丁洪海  
张经华  
张镇衡  
唐支厦  
杨仲良  
吴景鸿  
曾广轼  
李 侵  
吴琢保  
唐公哲  
黄昌浚

平江  
衡山  
宁远  
宁乡  
宁远  
龙阳  
桃源  
新化  
湘阴  
凤凰  
新化  
长沙  
长沙  
宁乡  
长沙  
宁乡  
湘乡  
新化  
芷江  
邵阳  
浏阳  
长沙  
醴陵  
湘乡  
新化  
湘乡  
醴陵  
桃源  
新化  
桃源  
慈利  
邵阳  
善化

周志伊  
程 楷  
陶 镛  
刘尧征  
田兰亭  
宋教仁  
仇壮瀛  
禹 瀛  
邹毓奇  
杨纪彪  
柳扬谷  
张秀钟  
舒翰祥  
宋式善  
王 麟  
周督州  
熊兆周  
邓恢宇  
刘 馥  
范治焕  
陈家鼎  
吴超澄  
郭家伟  
谢寅杰  
余世泗  
胡 瑛  
林贞幹  
刘家正  
宋运清  
张天宗  
姚小琴  
李钧声  
禹之谟

宁乡  
新宁  
巴陵  
武陵  
芷江  
桃源  
湘阴  
靖州  
新化  
宁远  
长沙  
芷江  
长沙  
长沙  
醴陵  
新化  
安乡  
宁乡  
邵阳  
长沙  
宁乡  
宁乡  
长沙  
醴陵  
巴陵  
桃源  
湘乡  
芷江  
保靖  
邵阳  
慈利  
慈利  
湘乡

|     |    |     |    |
|-----|----|-----|----|
| 张楚杰 | 辰州 | 易本羲 | 湘乡 |
| 夏 政 | 宁乡 | 王邦吉 | 宁乡 |
| 潘 昉 | 醴陵 | 喻 义 | 平安 |
| 罗 英 | 宁乡 | 张宏楚 | 湘乡 |
| 胡国梁 | 湘阴 | 陈 惠 | 邵阳 |
| 张昭汉 | 湘乡 | 邓 泽 | 湘乡 |
| 唐公恣 | 邵阳 | 萧翼焜 | 醴陵 |
| 廖德璠 | 醴陵 | 宁调元 | 醴陵 |
| 刘 彦 | 醴陵 | 刘 梅 | 醴陵 |
| 周召期 | 宁乡 | 何 陶 | 醴陵 |
| 覃 振 | 桃源 | 梅尉南 | 宁乡 |
| 阳光球 | 醴陵 | 何维榛 | 道州 |
| 李 果 | 邵阳 | 傅定祥 | 湘乡 |
| 伍任钧 | 新化 | 杨笃生 | 长沙 |
| 王 峰 | 宁乡 | 李大倬 | 安化 |
| 杨纪钰 | 宁远 | 文国陶 | 善化 |
| 张冈凤 | 醴陵 | 向忠勤 | 邵阳 |
| 文太炎 | 善化 | 阳铁樵 | 醴陵 |
| 李杜韩 | 宁远 | 吴孙懿 | 长沙 |
| 阳绍城 | 醴陵 | 郑先声 | 长沙 |
| 杨时亮 | 宁乡 | 刘泽湘 | 醴陵 |
| 廖赞钧 | 醴陵 | 刘 虞 | 邵阳 |
| 旷若谷 | 醴陵 | 黄觉生 | 善化 |
| 袁 演 | 邵阳 | 李发祥 | 醴陵 |
| 李燮和 | 安化 | 方笔祺 | 平安 |
| 张万照 | 醴陵 | 文标押 | 醴陵 |
| 张汉英 | 醴陵 | 黄元勋 | 泸溪 |
| 彭 骥 | 醴陵 | 毕 同 | 邵阳 |
| 王延祉 | 长沙 | 周之汉 | 湘阴 |
| 朱滋茅 | 桂阳 | 文俊勋 | 醴陵 |

云南省

|          |     |     |                 |
|----------|-----|-----|-----------------|
| 庾荷生      | 他郎  | 罗 振 | 征江 <sup>①</sup> |
| 王毓嵩      | 大和  | 张朝甲 | 保山              |
| 李纯禧      | 宁洱  | 马 标 | 浪穹              |
| 张缅甸      | 石屏州 | 李伯庚 | 大和              |
| 姜震寰      | 广西州 | 吕志伊 | 思茅              |
| 李根源      | 腾越  | 赵蒲生 | 顺宁              |
| 杨振鸿      | 昆明  | 苏之杰 | 普洱              |
| 黄去病      | 景东  | 殷飞云 | 曲靖              |
| 郝安仁      | 干崖  | 唐 锟 | 东川              |
| 张开儒      | 巧家厅 | 郝 衍 | 干崖              |
| 叶荫华      | 顺宁  |     |                 |
| 福建省      |     |     |                 |
| 王孝缜      | 闽县  | 颜汉魂 | 澄海              |
| 陈扬鏊（字雄飞） | 侯官  | 林时埭 | 侯官              |
| 郑 烈      | 侯官  | 施 明 | 侯官              |
| 李 恢      | 侯官  | 王保民 | 侯官              |
| 黄大复      | 长乐  | 林宗素 | 侯官              |
| 直隶省      |     |     |                 |
| 张 继      | 沧州  | 刘几王 | 获广              |
| 车 钺      | 通州  | 张文钦 | 武邑              |
| 孙松龄      | 蠡县  | 张仲山 | 清苑              |
| 杜 羲      | 静海  | 丁开嶂 | 遵化              |
| 陈兆雯      | 蠡县  | 赵魁章 | 保安              |
| 王德涵      | 蠡县  | 靳锡璜 | 武昌              |
| 谷钟英      | 定州  | 李煜瀛 | 高阳              |
| 金之铮      | 祁州  | 张锐韬 | 冀州              |
| 李克廉      | 正定  | 张育麟 | 清苑              |
| 李保震      | 武邑  | 樊 瑛 | 保安              |
| 李培琛      | 高阳  | 王裕德 | 定州              |
| 周之屏      | 蠡县  | 赵师杜 | 祁州              |
| 华世中      | 天津  | 王魁元 | 正定              |

① 疑为澄江。



|     |          |     |    |
|-----|----------|-----|----|
| 张荅臣 | 正定       | 姜 韬 | 南宫 |
| 称廉卿 | 东广       | 赵连璧 | 东广 |
| 李立木 | 曲阳       | 谷钟瑶 | 定州 |
| 任文毅 | 大兴       | 李宝正 | 赞皇 |
| 孙殿斌 | 东广       |     |    |
| 广东省 |          |     |    |
| 黎 勇 | 高要       | 朱少穆 | 南海 |
| 区金钧 | 南海       | 冯自由 | 南海 |
| 黄超如 | 嘉应       | 谢延誉 | 嘉应 |
| 萧幼梅 | 香山       | 李华伟 | 嘉应 |
| 李定区 | 兴宁       | 郭健霄 | 潮阳 |
| 陈志凯 | 嘉应       | 陈仲伟 | 新会 |
| 罗应望 | 兴宁       | 李天麟 | 嘉应 |
| 潘袞伯 | 开平       | 陈 辉 | 潮州 |
| 温士珏 | 嘉应       | 关乾甫 | 南海 |
| 陈 权 | 顺德寄籍广西潯州 | 龙裔禧 | 连州 |
| 江誉聪 | 南海       | 陈 炜 | 新会 |
| 林清泉 | 新会       | 郑拜言 | 番禺 |
| 李 勒 | 嘉应       | 梁笙圃 | 嘉应 |
| 胡雁鸿 | 番禺       | 邓慕韩 | 三水 |
| 李仰辉 | 鹤山       | 廖仲恺 | 归善 |
| 梁慕光 | 归善       | 何 法 | 南海 |
| 谢延和 | 嘉应       | 何汝伦 | 高要 |
| 何 轰 | 南海       | 谢延惠 | 嘉应 |
| 林君复 | 香山       | 郑 寿 | 南海 |
| 刘立群 | 兴宁       | 陈大我 | 番禺 |
| 何卓麟 | 大埔       | 陈冠伦 | 东安 |
| 陈仁任 | 嘉应       | 谢延美 | 嘉应 |
| 何香凝 | 南海       | 钟 奇 | 惠州 |
| 杜上德 | 登县       | 何 毅 | 南海 |
| 黄景切 | 新宁       | 林 复 | 登县 |
| 何 斌 | 南海       | 黄铁膺 | 鹤山 |
| 刘维濂 | 兴宁       | 饶 真 | 嘉应 |

|     |    |     |    |
|-----|----|-----|----|
| 卢 景 | 海阳 | 杜之秋 | 南海 |
| 陈海倒 | 镇平 | 李荫区 | 兴宁 |
| 李文范 | 南海 | 谢 建 | 嘉应 |
| 谢元骧 | 嘉应 | 朱大符 | 番禺 |
| 何天翰 | 兴宁 | 李敬熙 | 嘉应 |
| 张树桄 | 番禺 | 何慎其 | 兴宁 |
| 梁揆通 | 嘉应 | 何天炯 | 兴宁 |
| 游卓明 | 兴宁 | 张舒夏 | 香山 |
| 廖冰筠 | 归善 | 曾纠伯 | 嘉应 |
| 刘思复 | 香山 | 张宗铭 | 长乐 |
| 古 濂 | 嘉应 | 李君举 | 香山 |
| 彭 载 | 嘉应 | 侯旨约 | 嘉应 |
| 何铁群 | 兴宁 | 魏汉杰 | 长乐 |
| 黄卓明 | 三水 | 刘越杭 | 香山 |
| 陈福堃 | 长乐 | 余鸿源 | 嘉应 |
| 张传霖 | 香山 | 张丽州 | 长乐 |
| 钟 奇 | 长乐 | 萧楚碧 | 香山 |
| 张作群 | 番禺 | 张 煊 | 大埔 |
| 姚束若 | 大埔 | 朱宗显 | 新宁 |
| 陈 新 | 鹤山 | 金 章 | 番禺 |
| 李汉裔 | 番禺 | 何 成 | 兴宁 |
| 汪兆铭 | 嘉应 | 张仲安 | 长乐 |
| 古亮初 | 镇平 | 古应芬 | 番禺 |
| 邱君毅 | 大埔 | 李少达 | 嘉应 |
| 郭公接 | 新会 | 高 峯 | 番禺 |
| 黎 光 | 新会 | 陈汉思 | 香山 |
| 黄霄九 | 新会 | 聂益芝 | 新会 |
| 杨颂旭 |    |     |    |

山西省

|     |     |     |    |
|-----|-----|-----|----|
| 张呈祥 | 赵城县 | 王用宾 | 猗氏 |
| 赵三成 | 五台  | 赵戴文 | 五台 |
| 何 澄 | 灵石  | 景定成 | 安邑 |
| 李 蓁 | 宁武  | 谷田慎 | 宁武 |

|     |    |     |    |
|-----|----|-----|----|
| 贺炳煌 | 定襄 | 丁致牛 | 宁武 |
| 王荫藩 | 汾阳 | 孙宗武 | 襄垣 |
| 井介福 | 襄陵 | 李抡藻 | 赵城 |
| 齐通海 | 定襄 | 崔 潮 | 赵城 |
| 王建基 | 五台 | 梁定锡 | 定襄 |
| 荣福桐 | 大谷 | 李大魁 | 洪洞 |
| 赵良臣 | 忻州 | 温寿泉 | 洪洞 |
| 杨泰岩 | 五台 | 石 莹 | 忻州 |
| 乔 照 | 太原 | 李栖鹃 | 五台 |
| 许之翰 | 忻州 | 张 瑜 |    |
| 赵子祁 | 五台 | 梁际蓉 | 忻州 |
| 阎锡山 | 五台 | 徐抡元 | 五台 |
| 解荣辂 | 万泉 | 荣 炳 | 曲阳 |
| 邢殿元 | 定襄 | 杨天章 | 平遥 |
| 王炳潜 | 崞县 | 王平政 | 解州 |
| 靳桂林 | 汾阳 | 焦 滇 | 忻州 |
| 胡足刚 | 蒲乡 | 张桂书 | 浮山 |
| 景 蔚 | 猗氏 | 余钦烈 | 大同 |
| 吉麟定 | 绛州 | 徐翰文 | 五台 |
| 刘绵训 | 猗氏 | 焦纯礼 | 忻州 |
| 徐宗勉 | 五台 | 阎应台 | 乡宁 |
| 兰燕桂 | 河津 | 白映斗 | 五台 |
| 张之件 | 荣河 | 刘景华 | 绛州 |
| 齐玉玺 | 定襄 |     |    |

#### 福建省

|     |    |     |    |
|-----|----|-----|----|
| 陈文通 | 海澄 | 尤世珍 | 南安 |
| 王 清 | 同安 |     |    |

#### 以上在吉隆坡进会

#### 越南河内

|     |      |     |      |
|-----|------|-----|------|
| 李余芳 | 云南浪穹 | 徐 濂 | 云南宣威 |
| 吴传声 | 贵州都匀 | 张邦翰 | 云南镇雄 |
| 乐於德 | 云南蒙化 | 罗 镔 | 广东南海 |
| 文宝奎 | 云南昆明 | 张翼枢 | 湖南醴陵 |

|           |      |           |      |
|-----------|------|-----------|------|
| 邝 敬       | 广东南海 | 赵莲元       | 云南宁州 |
| 四川省       |      |           |      |
| 郑鸿基       | 广安州  | 萧达皆       | 成都   |
| 裴 钢       | 成都   | 丁厚扶       | 荣县   |
| 刘鸿逵       | 华阳   | 谢光显       | 绥州   |
| 向 荣       | 广安   | 瞿凤仪       | 成都   |
| 董修武       | 巴州   | 周 代       | 广安   |
| 陈崇功       | 巴县   | 熊克武       | 井研   |
| 郑贡川       | 永川   | 刘紫骏       | 彭县   |
| 乔 澍       | 新都   | 袁士信       | 江津   |
| 许行恠       | 巴县   | 李正熙       | 雅州   |
| 黄石书       | 永川   | 谢奉琦       | 荣县   |
| 陈 沅       | 隆昌   | 朱棱华       | 江津   |
| 张邦杰       | 仁寿   | 黄子君       | 隆昌   |
| 曹钟树       | 江津   | 周炯伯       | 资州   |
| 韩 绎       | 纳溪   | 皮学渊       | 永川   |
| 胡树文       | 荣县   | 周汝南       | 保宁   |
| 黄树中       | 隆昌   | 但茂辛       | 荣县   |
| 周 群       | 威远   | 童宪章       | 巴县   |
| 李肇甫       | 巴县   | 雷昭性       | 富县   |
| 吴鼎昌       | 华阳   | 刘可经       | 巴县   |
| 曾果能       | 巴县   | 蓝永藩       | 蓬州   |
| 邓 絮       | 平山   | 张启善       | 广安   |
| 陈道循       | 隆昌   | 曾上泉       | 井研   |
| 吴春谷       | 巴县   | 吴洪恩       | 忠州   |
| 王椅昌       | 井研   | 冉献琛       | 江津   |
| 孙 韬       | 隆昌   | 萧师台 (字华棠) |      |
| 杨 维 (字新有) | 永宁   | 张声镛       | 泸州   |
| 梁汝霖 (字泽恺) | 江津   | 杨亚东       | 荣昌   |
| 张治祥       | 彭山   | 周世屏 (字坤甫) | 荣县   |
| 谢崇飞       | 荣昌   | 谢能新       | 绥定   |
| 董鸿诗 (字庆伯) | 巴县   | 陈德骏       | 永宁   |
| 曾福慧       | 巴县   | 陈宝镛 (字漱云) | 泸州   |

|          |    |          |    |
|----------|----|----------|----|
| 陈万仞      | 仁寿 | 杨炳麋      | 苍溪 |
| 蓝作栋（字子梁） | 荣县 | 邱昂青      | 仁寿 |
| 吴景英（字炳钧） | 荣县 | 吴永珊（字玉章） | 荣县 |
| 张四明      | 峨眉 | 杨汝涌（字幼箴） | 乐山 |
| 陈 颢（字新尼） | 巴县 | 林耀辉      | 资州 |
| 范 蓁（字味腴） | 荣县 | 熊成章（字斐然） | 华阳 |
| 刘伯心（字焕门） | 简州 | 余崧先（字少庚） | 乐山 |
| 杨宇彬（字兆蓉） | 泸州 | 彭邦浩      | 江津 |
| 王秉璋（字资军） | 乐山 | 黄绍诚（字子敬） | 峨眉 |
| 王祁昌（字炯如） | 井研 | 黄成章（字璧如） | 乐山 |
| 罗怀绥（字庆堂） | 峨眉 | 余耀荣      | 巴县 |
| 王作沛（字子俊） | 成都 | 龚廷棟（字农瞻） | 江津 |
| 许 澍      | 资州 | 廖 炎      | 华阳 |
| 高德泰（字亚衡） | 重庆 | 龙绍伯      | 荣昌 |
| 廖嘉淦      |    | 彭世融（字舫涛） | 重庆 |
| 杨耀昌      | 加定 | 苏 建（字考勤） | 泸州 |
| 周晓峰（字治百） | 巴县 | 罗祥麟（字杏青） | 峨眉 |
| 陈 经（字志友） | 新津 | 林宝新（字文光） | 峨眉 |
| 李 沛（字雨田） | 重庆 | 姜受益（字友三） | 成都 |
| 万树芳      | 峨眉 | 周光前（字子经） | 忠州 |
| 盘 铭（字石安） | 重庆 | 宋良才      | 峨眉 |
| 傅昭谦（字吉人） | 成都 | 童显汉（字慎如） | 巴县 |
| 李 馥（字泽安） | 宁远 | 何光藻（字仁齐） | 青神 |
| 张国伟（字子恒） | 荣县 | 赵汝铭（字新之） | 华阳 |
| 杨家谟（字子然） | 加定 | 吴加议（字亦可） | 井研 |
| 刘植藩（字敬械） | 资州 | 李钟第（字益文） | 内江 |
| 汪 澎（字子廉） | 峨眉 | 王陵基（字方周） | 乐山 |
| 刘汝琼（字季刚） | 合江 | 余 英（字竟成） | 泸州 |
| 舒荣卫（字绍康） | 德阳 | 李蔚如（字鸿钧） | 重庆 |
| 秦 淮（字尚丈） | 成都 | 李懋勋（字克猷） | 峨眉 |
| 李 湘（字存之） | 成都 | 王丽中（字聚奎） | 华阳 |
| 李延恺（字策昭） | 富慎 | 李遐璋（字璧泉） | 泸州 |
| 吴 哲（字仲宣） | 井研 |          |    |

# 南洋吉隆坡

|     |    |     |    |
|-----|----|-----|----|
| 阮英舫 | 罗定 | 李应聪 | 南海 |
| 冯镜涛 | 顺德 | 杜 南 | 顺德 |
| 梁杰山 | 顺德 | 罗治松 | 南海 |
| 梁有初 | 南海 | 阮德三 | 罗定 |
| 徐绍孙 | 东莞 | 阮卿云 | 罗定 |
| 杨凤朝 | 顺德 | 杜冠雄 | 顺德 |
| 杜藩新 | 顺德 | 辛育生 | 顺德 |
| 叶 和 | 南海 | 谢济生 | 嘉应 |
| 陈鲤生 | 顺德 | 黄启祥 | 新会 |
| 陈占梅 | 顺德 | 吴祥盛 | 顺德 |
| 吴翰清 | 番禺 | 赵跻堂 | 新会 |
| 陈若锦 | 嘉应 | 黄琴舫 | 新会 |
| 邱云祁 | 澄海 | 叶天祥 | 香山 |
| 刘业兴 | 三水 | 陆秋杰 | 顺德 |

# 南洋新加坡

|     |      |     |      |
|-----|------|-----|------|
| 黄耀廷 | 新安县  | 蒋玉田 | 安溪   |
| 许雪秋 | 海阳   | 邓子瑜 | 博罗   |
| 陈善庆 | 安溪   | 汤秀山 | 南海   |
| 谢已原 | 番禺   | 庄悉璋 | 安溪   |
| 胡少翰 | 新会   | 尤 列 | 顺德   |
| 杨锦堂 | 安溪   | 李镜仁 | 南海   |
| 李竹痴 | 安溪   | 郑聘廷 | 惠安   |
| 李 经 | 番禺   | 陈楚楠 | 同安   |
| 张人杰 | 浙江乌程 | 黄竹林 | 新宁   |
| 林镜秋 | 同安   | 褚明遗 | 浙江乌程 |
| 刘金生 | 陆丰   | 许子麟 | 安溪   |
| 梁泽云 | 顺德   | 林幹廷 | 博罗   |
| 留鸿石 | 安溪   | 谢心准 | 南海   |
| 林义顺 | 澄海   | 吴业琛 | 顺德   |
| 张永福 | 饶平   | 林航苇 | 番禺   |
| 何心田 | 三水   |     |      |

# 欧洲各国

|     |      |     |      |
|-----|------|-----|------|
| 潘季生 | 江苏元和 | 朱和中 | 建始   |
| 刘荫莠 | 黄安   | 贺子才 | 湖北蒲圻 |
| 祝乾逵 | 恩施   | 胡秉柯 | 潜江   |
| 喻毓西 | 武昌   | 王鸿猷 | 光化   |
| 李藩昌 | 天门   | 李仁炳 | 汉川   |
| 左德新 | 应城   | 陈宽沆 | 安陆   |
| 魏宸组 | 江夏   | 钱祖元 | 兴山   |
| 程光鑫 | 江陵   | 胡 铮 | 沔阳   |
| 史 青 | 安陆   | 潘宗瑞 | 罗田   |
| 周泽椿 | 随川   |     |      |
| 香港  |      |     |      |
| 陈 白 | 新会   | 黄世仲 | 番禺   |
| 容 开 | 香山   | 郑贯公 | 香山   |
| 陈树人 | 番禺   | 邓警亚 | 三水   |
| 李自重 | 新宁   | 李 柏 | 新会   |
| 王宠惠 | 东莞   |     |      |

以上共计九百六十人，乙巳、丙申、丁未三年在东京本部加盟者什九在此册内。在香港加盟者，只有总理亲自主盟之陈白等八人，其余盟书皆由香港分会自行保存。此外国内各省及海外各埠因邮寄不便，亦多各自负责保存，未缴呈本部。故上列名单以本部所收到盟书为限。

## 丙午萍浏醴革命军实录

起事之地点 起事之原因 起事之声势 同盟会之接应 失败之原因 宗旨之复杂 失败之情形 党人之生死 清吏之文告

### 起事之地点

湖南之醴陵浏阳，江西之萍乡、万载等县，向为湘、赣两省哥老会党聚合之渊藪，甲寅九月马福益、黄克强、刘揆一等谋起事于长沙，即以该数县余党为凭

借。马为哥老会大龙头，素受会党所宗仰，自是役失败后，该处会党油然萌革命排满之思想。乙巳冬，马潜由广西返湘，欲在浏阳再图大举，事泄，为端方所捕，施以酷刑，然后杀之，各地会党闻之大愤，留日学界且大开追悼会于东京，并刊布马所规定之革命军军纪十余条，以继承先志为务，至丙午（民国前六年）而有萍、浏、醴之役。

## 起事之原因

丙午（清光绪二十二年）吾国中部凶荒，江西南部、湖北西部、湖南北部、四川东南部，皆陷饥馑，尤以湘、赣两省接壤之萍乡、醴陵、浏阳等数县为甚。该处工人因受米贵减工之打击，对于地方官吏深怀不满。洪江会党头目李金其、萧克吕、姜守旦、龚春台、王胜诸人向受马福益之指导，久有揭竿之志，马殉难后，进行仍不少懈。是年九月间，有留学生蔡绍南、刘道一等自日本回国，在萍乡、醴陵、浏阳、衡山等处鼓吹革命，李、萧等闻之，志益坚决，至是以为有机可乘，遂运动萍乡矿工率先发难，为各县倡。萍乡县大安里本为昔年哥老会邓海山起义之所，事平后，经前赣抚德氏令萍乡县令每年按季亲往偏僻村庄巡视一次，为思患预防之计，詎日久玩生，任该县者视同具文。李金其遂在该县麻石一带，聚集洪江会党数千人，约期十二月大举，乃于事前失慎，卒被清吏追捕，在醴陵属之白鹭潭溺毙，萧克昌亦被清吏设阱诱杀，姜守旦、龚春台等迫不及待，遂突然先期发难。

## 起事之声势

是年十月十九、二十等日，党人先在湖南浏南县属之高家头、金刚头，江西萍乡县属之高家台等处，聚众起事。二十一日攻占萍乡县属之上栗市，二十二日复占宜春县属之慈化，焚黄圃司署。赣军巡防左队胡管带应龙与战，大败，全军溃散。不数日，醴陵、浏阳等县纷纷响应，该党分为三股，在萍乡起事者多煤矿工匠；在醴陵起事者多防营兵士；在浏阳起事者多洪福齐天党（即洪江会），每股约万人。以浏阳一股为主力，其旗帜均称革命军，各兵士头扎白巾，手持白旗，声势浩大，在浏阳督师者为龚春台。其檄文曰：

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四年，岁次丙午十月吉日，中华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都督龚，奉中华民国政府命。照得鞑虏原系东胡异族，游牧贱种。自汉、隋、唐、宋以来，久为我中华汉族之寇仇。有明末造，鞑虏逞其凶残悍恶之性，屠杀我汉族二百余万，据我中华，窃我神器，奴沦我同胞。我黄帝



神明之胄，四百兆之众，隶于奴界，已二百六十年于兹。汉族为亡国之民，中华隶犬羊之宇，凡我叔伯昆仲诸姊妹妹，曷任伤心。太平天国起义师于广西，誓必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以雪灭国之耻。乃曾国藩、胡林翼等不明大义，罔识种界，认盗为父，呼贼作君，竭湘军全力，自戕同种，致使汉族得恢而复湮，胡氛将灭而又振，湘人之罪，涸洞庭之水，不能洗其污，拟衡岳之崇，不能比其恶，凡我湘人，实无以对于天下。今者划清种界，特兴讨罪之师，率三湘子弟为天下先，冀雪前耻，用效先驱，特数鞑虏十大罪恶，昭告天下，以申挾伐。

鞑虏逞其凶残，屠杀我汉族二百余万，窃据中华，一大罪也。

鞑虏以野蛮游牧之劣种，蹂躏我四千年文明之祖国，致列强不视为同等，二大罪也。

鞑虏五百余万之众，不农不工，不商不贾，坐食我汉人之膏血，三大罪也。

鞑虏妄自尊大，自谓天女所生，东方贵胄，不与汉人以平等之利益，防我为贼，视我为奴，四大罪也。

鞑虏挟汉人强满人亡之谬见，凡可以杀汉人之势，制汉人之死命者，无所不为，五大罪也。

鞑虏久失威信于外人，致列国乘机侵占要区，六大罪也。

鞑虏为借外人保护虏廷起见，每以汉人之权利赠给外人，且谓与其给之家奴不若赠之邻封，七大罪也。

鞑虏政以贿成，官以金卖，致政治紊乱，民生涂炭，八大罪也。

鞑虏于国中应举要政，动以无款中止，而官中宴饮，颐和园戏曲，动费数百万金，九大罪也。

鞑虏假颁立宪之文，实行中央集权之策，以削汉人之势力，冀固虏廷万世帝王之业，十大罪也。

其余种种罪恶，不能尽书，特举大略，以昭天讨，凡我汉族同胞，无论老少男女农工商兵等，皆有殄灭鞑虏之责任，务各尽尔力，各抒尔能，以速成扫除丑夷恢复汉家之鸿业。至现在为虏廷官吏者，宜革面反正，出郊相迎。若仍出曾、胡之故智，为虏出力者，以鞑虏视之，歼杀无赦。现在为虏廷将弁营勇者，宜闻风响应，倒戈相向，若仍湘军之故智，死力相抗者，以鞑虏视之，歼杀无赦。本督师建立义旗，专以驱逐鞑虏，收回主权为目的。凡本督师所到之处，即汉族恢复之处，农工商贾，各安其业，不稍有犯。外国人之生命财产，竭力保护，不稍有犯。教堂教民，各安其堵，不稍有犯。当知本督师只为同胞谋幸福起见，毫无帝王思想存于其间，非中国历朝以来之草昧英雄，以国家为一己之私产者所比。本督师于将来之建设，不但驱逐

鞑虏，不使少数之异族专其利权，且必破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于上，必建立共和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而社会问题，尤当研究新法，使地权与民平均，不致富者愈富，成不平等之社会。此等幸福，不但在鞑虏宇下者所未梦见，即欧美现在人民，亦未曾完全享受，凡我同胞，急宜竭力以扫除腥膻，建立乐园。须知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汉族者，世界最硕大最优美之民族，被鞑虏奴隶之，宰割之，天下之耻，孰有过于此者。况鞑虏用意险恶，自咸、同以来，利用以汉人杀汉人之手段，当锋刃御炮弹者，汉人，论功行赏，握要权执大政者，则仍满人，我汉人何罪，当为满奴，汉人何劣，当被鞑虏食其肉而吸其血。故鞑虏一日不歼灭，即主权一日不收回，汉族一日不存活。今政府已立，大汉即兴，鞑虏罪恶贯盈，天所不佑。凡我汉族，宜各尽天职，各勉尔力，以速底鞑虏之命，而赞中华民国之成功，用申大义，布告同胞，急急如律令檄。

浏阳党军于二十二、三等日，在文家市、牛石岭、红绫铺、永和市、官庄等处同时发难，迭占据南街市、西乡、潭塘、高址、官眼、大光洞各地，与萍乡、上栗市及案山关党军相呼应，驻萍乡、浏阳、醴陵数县湘军各路统领梁国桢、吴廷瑞、崔朝俊、赵春廷等，屡为所败，于是蔓延至于醴陵、九溪、衡山、宜春、万载各地。湘、鄂、赣、苏各省督抚大为震动，清军最先往攻者，为袁州府统领袁坦所部之兵一万六千人，袁州城几为一空，江督端方复派统制徐绍桢统兵赴援，计有步兵一联队，炮工各一队，马兵辎重各一小队。鄂督张之洞派第八镇十五协协统王得胜，率二十九标三十二标炮队二队，合湘、赣两省防军，总数不下四五万人，分赴萍、浏、醴数县围攻。自洪杨以来，清军出兵之众，以是役为最。

## 同盟会之接应

是役萍、浏党军之仓卒举事，原非接受同盟会东京本部之命令而发动，即刘道一、蔡绍南之回湘鼓吹革命，亦只出于个人热心，非有一定之具体的计划，故孙总理、黄克强得讯后，始先后派遣宁调元、胡瑛、杨卓林、孙毓筠、段云书、权道涵、廖德瑶、李发根诸人分赴湘、鄂、苏、皖、赣各省，联络军队，急图响应。刘道一在衡山乡中，闻萍、浏起事，始赴长沙有所计划，为抚署游击熊得寿逮捕系狱，清吏用酷刑讯供不得，遂以刘佩章所镌锄非二字定狱，旋加害于浏阳门外。禹之谟、宁调元亦在湘被逮，禹被害，宁判监禁终身。胡瑛在鄂被逮，监禁终身。杨卓林在扬州被逮，直供革命党不讳，即加害。孙毓筠、段云书、权道涵等，在南京被逮；李发根、廖德瑶在扬州被逮，均监禁终身。此外派回者多未

能达目的地，萍、浏、醴党军因此缺乏知兵善谋之人为之指导，卒难与清军抗衡，殊可惜也。

## 失败之原因

先是党军首领原拟分三路进兵，一据浏阳、醴陵，一进窥长沙，一据萍乡之安源矿路为根据地。一由宜春、万载东出瑞昌、南昌诸郡。以攻略苏、皖。及萍乡一军先期发难，浏、醴继之。其指挥者皆会党首领，素乏军事学识，故起事后，虽屡败清军，然终不能占领县城，且队伍凌乱，人自为战，殊非新练清军之敌，徐绍桢所统江南新军中多革命分子，赵声、倪映典亦在军中，拟相机为党军效力，诂党军未经训练，散漫无常，虽欲互通消息，亦苦无门径可寻，卒致爱莫能助，事后，赵、倪诸人莫不引为憾事。

## 宗旨之复杂

萍、浏党军虽号称革命，而内部异常复杂，姜守旦、龚春台之檄文，称奉中华民国军政府命，惟另有一部，则自称为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一称民国，一称帝国，虽同以排满为号召，而其宗旨及名义，亦各不同。是役之不能一致拒敌，以图进取，殆非无因，兹并录当时新中华大帝国恢复军檄文如下：

### 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布告天下檄文

自明室不竞，汉统中斩，犬羊窃据禹鼎，腥膻弥漫中原，四百徐州，胥遭屠毒之祸，二百余载，不睹日月之光。虽然，夷狄猾夏，何代蔑有，罪大恶极，穷凶极暴，上干天心，下悖人道，为天诛天讨所必加，九征九伐所不赦者，未有如现世觉罗满清之甚者也。昔在胡元将亡，中原豪杰四起，我大明太祖高皇帝，扬三尺之剑，奋七尺之躯，以淮右布衣，赴义淮上。遂能扫荡胡虏，复我冠裳，洵所谓志继虞夏，功迈陶唐者也。今满虏之罪，浮于胡元，中原人心，向于明祖，诚英雄豪杰建功立业之候，志士仁人奋迹雪耻之秋也。至今岁洪水横流，滔滔皆是，我同胞因之丧家失业转徙沟壑者，北跨兖豫，南及江淮，哭声震于郊原，饿殍载于道路，使闻者酸心，见者堕泪，皆莫非天厌胡运，降此厉灾，以示洗污除旧之征，惟是非常之举，贤者慕之，愚者惑焉。况满贼窃据已久，鬼蜮日深，惯用以汉杀汉之毒技，坐收渔人两获之功，故前人有格言曰，汉人作官，谓之太平鬼，汉人当兵，谓之替死鬼，兹即征之目前天下共见共闻之事。问庚子以来，为彼满贼出死力，保残局，内得罪于同胞，外见忌于暴邻，有如袁世凯、岑春煊诸人者乎？今即

兔死狗烹，鸟尽弓藏，非我辈举义湘南，彼等今已不知窜流何所，遑云稍留体面，聊保闲散之声也哉！今征调兵勇，日有所闻矣，然亦不过曰湖北出兵几何，江苏出兵几何，江西、湖南出兵几何而已，而荆州、南京之驻防，不闻出只人匹马者何也？夫我辈之起，志在驱满贼耳，今彼乃舍最近之荆州、南京驻防，而必以我兵敌我恢复军者，其居心何等，不问可知也。然则我同胞亦可以自反矣。昔宋祖黄袍加身，实当出征之际，大丈夫生逢乱世，攀龙鳞，附凤翼，图像凌烟阁上，列坐凯旋门前，亦云得时则驾弃逆效顺而已矣。至豪迈公子，豁达少年，亦当知唐室龙飞晋阳，盖以太宗为嗣子；汉家崛起丰沛，毕有大造于太公。化家成国，达权即所以守经；因祸得福，致人不为人所致。勿自委于无寸尺柄，明祖亦徒步布衣；勿畏胡虏毒焰凶张，胡元实跨欧兼亚。夫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而非夷虏之中国也，今与我四万万同胞约，有能起兵恢复一邑者，来日即推为县公；恢复一府者，来日即推为郡主。至外而督抚，内而公卿，有能首倡大义志切同胞者，则我四万万同胞欢迎爱戴，如手足之卫腹心，来日不惜万世一系神圣不侵子子孙孙世袭中华大皇帝之权利，以为酬报，勿狃于立宪专制共和之成说，但得我汉族为天子，即稍形专制，亦如我家中祖父，虽略示尊严，其荣幸犹为我所得与，或时以鞭扑相加，叱责相遇，亦不过望我辈之肯构肯堂，而非有奴隶犬马之心，我同胞即纳血税，充苦役，犹当仰天三呼万岁，以表恟忱爱戴之念。窃惟我三湘风气刚劲，人知礼节，意必有衡岳降生拯济同胞以驱除胡虏其人者，南达浔桂，西通巫峡，纠合同志，北定神州，戮为虎作伥煮豆燃萁之梟獍，拔面奉心，图欲取姑与之英杰，待舟楫一备，粮械已整。出东路者，由巴陵以洗荆州之狐穴，然后通徐、沛，以过开、洛，捣幽、燕，以系单于之颈，责彼偿我扬州、嘉定千百万之生命，平朔漠而擒颉利之渠，责其偿彼坐食安享数百年之奉养。明祖下燕之檄曰：为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陷于夷狄。今日之事，内地之驻防，必诛戮净尽，以绝后日夷狄窥伺覬觐之心，塞外之孽，宜略从宽大，以示中华天地覆载生成之量。檄到之地，我同胞其投袂而起，共复中原用成我新中华大帝国，不亦庶乎！

## 失败之情形

党军起事之初，不数日集众至数万人，占据三四县，声势之大，为历次义师所未有，是时宣传占领长沙之说，内外党人莫不额手相庆。十月二十七日，清廷更下旨特派江西臬司秦炳直节制三省各军，驰往扰乱地方相机剿办。乃党军得地后，惟困守萍、浏、醴三县，并不向外发展，人数虽众，而所持枪械，仅由各地方团防局夺获两三千杆，余众多以木竿及旧式刀枪为武器，以区区两三千枪械而

敌四省节制之师，相持匝月，交战二十余次，虽失败犹有涂荣。萍、浏、醴各县被清军合围聚攻后，党首萧克昌、龚春台、蔡绍南等，或阵亡，或擒杀，党军由是解体，清军乃大举清乡，杀戮平民万数千人，向清廷虚报邀赏。然革命风潮自是泛滥于长江沿岸各省，有一日千里之势，清廷虽迭兴党狱，终无如之何也。

## 党人之生死

此役起事之范围，关连湘、鄂、赣、苏四省，故党人先后牺牲者极众。据事后调查，在赣被擒加害者，有萧克昌、蔡绍南、陈年苟、胡友堂、田永山、叶其意、李明生、熊明球、王长发、王景贤、曾勇发、邓廷保、刘治昌、王霭亭、沈益古、魏辉月、郑琨、钟寿山、廖甲凤、马月卿、沈嗣训、陈长友、邓连发、刘麻子、刘家有、胡文焱、张明才、吴盛发、袁连珍、刘德华、黄月谱、张观兰、何思明、池茂才、林秋牙、赖家逵、周元祥、刘子宾、梁本山、王新古、张大响、祝厚维、李淮卿、欧阳满、荣清松、欧阳培植、曾缙藻、廖淑保、姜守正、谭狗仔、张本裕、房兴全、欧阳景言、李棠彬等。在湘为龚春台、刘道一、王永求、陈显龙、邓王林、张四皮、禹之谟、李世亿、瞿光文、彭茂春、汪月波、陈寿山、钱星保等。在苏为杨卓林、江佑泉、龙见田、曾斌、袁有升等。监禁者在赣为李昌年等。在湘为宁调元、任智诚、陶承祉、胡春、李福斋、王易、张宝卿、宋运汉、凌瑞勤、张近维、张近云、张近棠、张近洗、张承湖、黎春燠、卢心渐、魏中友、邓三、刘洪彬、刘云棠、春树汉、僧同学、刘其仁、魏永秋、吴发涌、秦增寿、袁篮亭、李金友、孙鸿均、孙家惠、孙家文、谭松亭、罗如嵩、李栋彬、陈维煊、赖家新、僧正侃、魏新发、李喜发等。在鄂为朱子龙、刘贞一、胡瑛、梁钟汉、曹玉英、谢九、吴子铨、殷子珩、刘家运等。在苏为孙毓筠、廖德璠、李发根、权道涵、段书云、傅义成、赵太周、江载春、黎贵和、黎贵兰、徐福荣等。此外各省悬相通缉者为姜守旦、龙定、陈绍庄、王胜、陈金宗、黄度武、柳际贞、刘林生、郑先声、李燮和、卢金标、刘震、黎兆梅、喻桂林诸人。

## 清吏之文告

附录清吏关于萍、浏、醴起事各项文告如下：

### （其一）赣抚吴重熹致湘抚岑春蓂报告军事电

宥二电悉，昨电想亦达，均系实情。现两奉严旨诘责，飭将吉匪党合力擒拿，歼除净尽，倘有贻误，惟该督抚是问。湘军已到四营云，而赣军不

及，若再专顾安源，势愈蔓延，幸胡、朱两管带廿五赴上栗市一带迎剿，两次击毙匪二百余名，余匪溃逃，兵单未敢穷追。并闻浏城南五里，湘军亦毙二百余匪，匪势稍衰。醴陵令又来函，约与湘军会剿，因有湘军两营直趋麻石，约廿六可到，是以袁统领又带团勇六十人赴前敌助剿，现计在前敌者为前营一半，后营一哨，及昨日到吉安防营两哨，袁州协标兵六十人，此外调拨袁州之后营两哨，因闻匪窜宜春、慈化、瑞金等处，又为该县带团防剿，尚有吉安防营四哨，日内当可到，省军已电带沿途飭催，再支持数日，省军一到，即可分拨，刻又遵旨派秦臬司再带常备军三百名明日驰往督办。熹。念八日。

### （其二）江督端方奏报出兵电

承准念六日电，奉旨：江西、湖南交界地方匪党声势猖獗，著端方、张之洞、岑春蓂速派得力营队，飞飭会剿。等因。钦此。查萍、醴匪徒倡乱，迭接该处路矿局及湘、赣来电，即经电商吴抚，岑抚，厚集兵力，会同剿办，电商张之洞，由鄂派兵援剿，兼顾路矿。一面已飭江南三十四标全队整装以待，并电告吴抚，务多派得力之营，合围拿灭，免酿燎原，赣省兵力不敷，立行拨队往援，钦奉前因，即飭将业经戒备之第九镇第三十四标步队三营，炮工各一队，马队辎重各一排，混成一枝队，即于今夜开拔，分三起上驶，在九江换船进湖口，至南昌遵陆前进。三十四标操练较久，标统艾忠琦人亦稳练，第九镇统制官徐绍贞曾在江西统兵，于萍乡、袁州一带情形较熟，派令督率前往，相机堵剿，兼可与赣军协商合力，妥为布置。鄂军由岳州至湘潭，取道萍醴铁路，宁军由南昌、袁州以达萍乡。两路夹进，庶期克日蒧事，仍当与张督、吴、岑二抚斟酌机宜，妥筹办理，仰副朝廷慎固南陲至意。谨请代奏。端方。念八日。

### （其三）湘抚岑春蓂奏报军事电

浏阳、醴陵二县会匪滋事，前月廿八日续将布置剿捕情形电请代奏在案。兹恭阅电传初一日奉旨：张之洞电奏悉，据称湘抚及萍、醴来电，匪势倍炽等语，著岑春蓂懍遵前旨，严飭各军赶紧力办。等因。钦此。伏查湖广总督电奏，即系指春蓂前奏浏阳之永和市、牛石岭窜匪更多，经梁国桢率队进剿，枪毙三百余名一节而言。前于电奏后，醴陵官寮之匪，当被管带吴廷瑞督队剿散。其踞麻石者，亦为崔朝俊所部击退，该匪率众千余，复趋官庄。潭塘亦有窜匪八九百人，赵春廷一军分头迎击，在距官庄数里之芦婆岭接仗，轰毙甚多，先后擒获匪目杨帮丰等四名正法，余由县审办，该县出示解散，缴票首悔者七百余。人。浏阳匪徒自念三夜在南街市击退后，与羊松造

另股，均窜聚西乡。张沈充约千余人，经梁国贞所部蒋、温二弁督饬什勇，从高岭攀援而上，枪毙悍匪十余人，匪即奔退。廿七日徐振岱所部胡、梁二弁探知高址聚匪亦多，前经剿捕，毙六十余名。是日东秩小源大圣庙亦有匪盘踞抢掠，经梁营易、杨二弁率队截击，毙匪十八名，匪首姜守旦即万飞鹏，与其党共二千余人，聚于大旗山寨，山上设有伪将台一座，借毛氏祠内藏储火药军械，该处山岭千寻，地势极险，念九日经易、李二弁率队，由旁包抄而上，直入匪窝，将祠屋伪台焚毁，击毙数十名。该党等复窜永和市，三十、初一等日，由易弁与常备军队官王正宇、夏占魁分路合剿，死伤各百余人，姜守旦率党逃往官眼、大光洞等处，现在跟踪追剿。统计前后共毙匪目土绥乾等四名，余党二百余人，擒获张积总等十二名正法。夺获马匹、刀械无数，胁从解散二百余人，我军阵亡什长瞿洪胜等三人，受伤八人等情，稟报前来。春莫查浏、醴二县会匪，迭经官军进剿，击毙甚多。惟该二县山深树密，道路分歧，而浏阳通省要隘尤多，省城重地，关系紧要，湘省兵力本单，即应兼顾省防，又须保护路矿，及驻扎浏阳近省各路，以为屏蔽，节节分布，势难全行调赴前敌，是以匪徒不免此击彼窜，鄂省初派三营二队，现均到湘，开赴醴萍，路矿更足资守护，所有续队三营，均与湖广总督电商，即以驰赴浏阳会剿，庶可一鼓而除，以杜分窜。现在长、善二县各乡民情，均属安谧。省城防务已悉心筹布，并将各营出力弁勇分别赏给银两，俾资激励。除仍严饬各将弁督率什勇，赶紧分投剿捕，期早扑灭，请代奏。

#### （其四）鄂督张之洞悬赏缉党扎文

鄂督张扎臬司文，为扎饬悬赏严拿会匪事。照得近来长江一带，乱党滋多。前承准军机处电传钦奉谕旨，严拿会匪党羽，当经通飭钦遵在案。上月江西萍乡、湖南浏阳、醴陵各处会匪起事，其头目即系该匪一党，现已派拨大兵驰往剿办，叠接北洋大臣袁、湖南抚院岑先后函电，访闻会匪党羽潜布长江一带，意图勾结逆党起事。近有大头目王胜、陈金等匪，由湘潜来鄂境，请严防密捕等因。准此。该匪等纠党倡乱，实属罪不容诛，亟应严拿重办，以正国法，而遏乱萌，合亟扎行出示晓谕，悬赏严拿。并详列该匪姓名踪迹，分别赏格，如有将后开真正匪首擒获送辕者，立即照格赏发；其知风报信因而拿获者，照原开赏格减半发给，本部堂储款以待，决不食言。为此札行该司，即便飭属遵照，切切此札。

计开赏格

王胜（系湖南大头目，年三十六七岁，长沙人。身中面圆，无须，假辫）、陈金（与王胜同行，年三十二三岁，湘潭人。身矮，面胖，无须，假辫）、姜守旦即万飞鹏（年约五十余岁，系浏阳东乡人。瘦有须）、陈绍庄

(年约五十余岁，亦系浏阳一带人。身高大无须，像极凶恶)。拿获以上各匪者各赏银一千两。宗黄又名夏灵(年四十岁，系长沙富商，为黑帮头目)、刘家运(系湖北全省会首)、曹玉英(年廿九岁，系沙市油皮富商，为沙市会首)、黄度武、柳际贞、刘林生(以上三名系湖南匪目)、郑先声、李燮和、朱子龙、萧克昌、卢金标(以上五名系长江一带之匪目)。拿获以上各匪者各赏银五百两。

#### (其五) 湘抚岑春蓂奏获革命党刘道一电

湖广总督咨直隶总督函，查得逆首孙汶谋为不轨，其党为黄近午、柳际贞、刘林生诸人，当分饬地方文武严密防缉。旋据抚标右营游击熊得寿缉获刘道一，即炳生，又号锄非；解由臬司督同长沙府审讯。据供刘林生名揆一，又名棣华，是其胞兄。该匪均系游学日本官费生，林生与孙汶曾商议革命，孙汶到日本开会，该匪慕孙名亦往，遂与黄近午、柳聘侬及湖南人万飞鹏、广东人冯自由、湖北人刘家运、日本人白浪滔天及不知姓名四五十人，均入会为革命，其会名曰中国同盟会。办法以广收党羽为要，孙汶为会长，黄近午为副会长，并担任为南洋群岛中国人开学堂，借以诱令入党，预备筹款，购办枪炮。湖南人王延祉、宁调元、陈方度均在其内。柳聘侬与章炳麟同办《民报》，以冀蛊惑人心。孙汶现在日本东京牛込区《民报》社左近地方。并据供称，取《汉书》“非种必锄”之意，故号锄非等情，不讳。查该犯所供，逆迹昭著，即饬就地正法，用昭儆戒。此等匪党行踪诡密，到处勾结煽惑，潜图不轨，实为大局之患。《民报》湘省早经查禁，刘林生已电驻日杨使勒令退学，并确查黄近午等如尚留学东京，均令退学，电饬沪道截拿，并电咨沿江沿海各省一体严缉，即饬各关认真密查，以期消息未萌。刻下浏醴股匪业经一律击散，可无他虞。现钦遵迭次谕旨，严饬各军队，搜捕著名匪党，实行清乡，俟办理就绪，即另行恭折奏报。所有拿获谋逆学生正法缘由，谨祈代奏。岑春蓂叩。丙十二月十七。

#### (其六) 江督赣抚会奏萍乡革命军起事情形折

光绪三十二年十月间，萍乡县境与湘省各界地方，突有匪徒蠢动，及宜春、万载等县，势甚猖獗。经前抚臣吴重惠节次调兵往剿，并奴才端方遵旨派兵，与鄂军分投赴援，暨奴才瑞良抵任后，督饬搜剿续办各匪，以及举办清乡一切事宜，叠经奴才等撮要随时电奏在案。现在匪患已平，人心大定，谨将办理情形缕晰陈之。伏查湘、赣连界各属，近年来米粮昂贵，生计维艰，人心不免浮动，而游勇痞棍时复往来其间，习知长江一带洪江会匪歌诀，即立为会名，散卖票布，诱惑乡愚，以为诳骗钱财之计，其无知良民误



为入会可保身家，亦不免投身入党。湖南醴陵匪首有李经其者，为奴才端方向在湖南巡抚任内拿获正法之马福益死党，常游荡于浏阳、醴陵等处，曾与萍乡上栗市之匪首饶有寿、龙人杰、万载之、龙定往还，纠台姜守旦、龚春台、沈益古、胡有堂、吕光华、廖淑保等，欲为马福益报仇，适有游学日本暑假回籍之蔡绍南，乘间以革命演说，李经其等遂假以为名，自称为革命军。原约上年十二月间起事，军分三股，一踞浏阳以进窥长沙，一踞萍乡之安源矿路以为根据之地，一由万载东窜瑞州、南昌诸郡，援应长江，以军械无多，未敢遽然发事。为浏阳县知县所闻，会营追捕，李经其落水溺死，其党羽饶有寿等乃促令姜、龚两匪先期窃发，曾函致安源著匪首萧克昌率令工党六千人以应，萧以动非其时，未之允许，而湘、赣边境群不逞之徒，乃叫号附和，一时湘、赣接壤之境，遍地皆匪，远近相传，动称数万，此该匪起事之情形也。其时赣边营勇仅有扎上栗市者两哨，湘边浏阳、醴陵两境防营，亦未调齐，匪即先扰浏阳之麻石、文家市、金刚头，继扰萍乡之高家台、上栗市、桐木，后窜入宜春之慈化等处。适吉安巡防队左军统领袁坦巡察玉屏乡，经前抚臣吴重惠电飭督率原驻萍乡安源之巡防左军前营管带胡应龙迎剿，调拨驻袁州之巡防左军后营管带朱鼎炎带队驰往会剿，兼飭该县会绅多招团练，以资保卫，并由省派常备军一标第二营管带刘清泰率全营兵队，取道临江，袁州原驻新昌县之常备军一标第二营管带董作泉率队二百人，取道瑞州、上高、万载，分途趲程前赴萍乡，特委巡防内河水师右军统领候补道张季煜督办防剿，派出各军，均归节制，俾一事权，一面电飭驻吉安之中左各营，拔驻袁州，听候调遣，并电商湖南抚臣岑春蓂派军乘轮舟至醴陵、浏阳会剿。当匪踞各处之初，并未肆行劫掠，所至只索军械粮食白布等，所劫裹头白布白旗号衣，书革命军先锋后营军前营等字样，旗书革命军及洪福齐天等字样，匪械有刀，有小手枪，有台枪鸟枪，间有来福毛瑟等洋枪。内有游勇，阵队亦仿洋操，到处张贴伪示，纠人入会，语甚悖逆。正剿办间，接奉电旨，防臬司秦炳直前往萍乡堵剿，遵飭该司带常备军一标第二营三百人，即以该标统刘槐森领之，于十月初七日行抵萍乡驻扎筹办，此前抚臣征调布置及匪党窜扰之情形也。该匪初起，势甚猖獗，所到之处，胁民为匪，云集响应，未至之处，谣言四布，人心惶惶，尤虑勾引安源矿工，联络声势。十月二十一日有匪三千余人聚上栗市，该处防营以半营抵御，毙匪二名，众寡不敌，兵力受挫。厥后匪之窜入慈化者，焚毁黄圃巡检衙署。经驻瑞金巡防左军后营赵春芳带队迎剿，毙匪数十名，擒获李明生、熊明珠二名正法，匪始退入桐木。又经由吉安调驻之右营管带许登云率带兵队，在宜春县属瑞金、慈化一带进剿，毙匪多名。其在上栗市者，经巡防队左军前后两营合力攻击，历两时之久，毙匪二百余名，夺获匪械旗帜甚多，匪势为之

一挫。又在普安山、桐木两次合剿，匪益不支，全将裹头白布拉去，充作民人，或窜匿山谷之中，或回浏阳境内，群集于中山岭、红绫铺等处。湘军亦屡次得捷，而匪之聚于文家、永和等市者，焰犹未息，探知萍乡有备，遂并力以图万载，赖有前拨新昌防营二百人，秦炳直所带刘槐森部下兵三百人，均从此路同赴前敌，得以遏其来路，时奴才端方遵旨派陆军步队三营，马队辎重各一队，炮队工程队各一队，共二千余人，委第九镇统制徐绍桢为司令官，率同标统艾忠琦乘轮赴九江，易舟至省。其第一队，由南昌先行进发，民间争传大兵将到，群匪震慑，遂窜伏于浏阳一隅。经长沙续到常备军两营搜剿，匪乃靡然而散，其溃匪有窜入义宁州、铜鼓厅一带者，由该州县会同巡防队左营李国斌，并调派该处防堵之常备军二标二营袁楚英截获二十余名，于是赣境已无成股之匪，此迭次剿办之实在情形也。方匪势之正炽也，侦探匪情颇注意于安源煤矿，袁坦督巡防队前营，分一半至案山关搜剿，以一半留驻矿地，势虽岌岌，而逐日工作未停，湖南抚臣岑春蓂就近派管带李振鸿带队九十人来驻安源保矿。而湖南督臣张之洞派第八镇协统王得胜、标统李襄邻，率部队三营，炮队一队，先于十一月初三日抵萍。另派步炮队各一队专驻安源，合之宁军之陆续到萍者，兵力顿厚。先是前抚臣吴重惠接直隶总督臣袁世凯密函，谓萧克昌为匪中头目，近投安源营中充线，党羽甚多，以该匪既与矿工声气相通，办理稍有不密，必至有碍矿务，牵动全局，遂密告臬司秦炳直相机拿办。迨宁鄂军到，足资震慑，该臬司即密商矿务局员林志熙，会同王得胜、李襄邻，并督飭胡应龙设法捕获萧克昌，斩之。去一渠魁，人心大定。复将矿工人切实稽查，各具保结，无保者退百余人，分别送回原籍，以杜后患。又据获匪供称，该匪自接仗败后，巨目为陈绍庄，以伤重抬回，不知存亡。先后拿获之赣匪大头目，如饶有寿、龙人杰、沈益古、胡有堂、廖淑保、魏宗全等二十余名，皆起肇乱，抗拒官兵，罪恶昭著，讯据供认不讳，均于军前正法。其小头目及得受伪职各匪，讯明伏法者，约近百余人，其情罪较轻分别予限监禁者，亦八十余人。虽姜守旦等因追捕严紧，窜往平江逸去，现仍飭令严密购缉，并将演说革命之蔡绍南一体严拿。而数月以来，鄂军扎湘之边境，宁军扎赣之边境，深得协同搜捕之力，此安矿保护无恙叠获诸匪之各情形也。惟是匪虽溃散，其零星之匪，潜匿他邑，深恐死灰复燃，十一月初十日，徐绍桢到赣，吴重熹以南昌、九江营伍抽调过多，形甚空虚，商留宁军一营驻省，以资兼顾。并嘱拨兵分队至义宁州铜鼓厅，查有匪踪，即行会剿，其开赴匪乡之兵队，随时与赣军实力搜捕，曾由宁军拿获著名会党陈祥友、刘先、张珍绍、王俊骐、李昌谷、李昌年等，分别惩办。当秦炳直未到萍乡之际，由张季煜分飭各管带连合乡团，严拿匪首，免治胁从。遇有聚集之区，立即痛剿，并亲率两队出案山

关，沿途搜索。又由袁坦分飭前营回驻安源，分防芦溪一带，后营驻桐木，分防秋江、杨岐山、黄土，左营驻上栗市，分防案山关，中营两哨分防清溪、瑯江，袁坦亲驻上栗市，相机策应。秦炳直以萍地兵力已厚，虑万载兵单，为匪所乘，调派刘槐森前往株潭、黄茅堵剿，兼派董作泉分扎黄茅、慈化等处，购线缉匪。所有袁州府属之萍乡、宜春、万载等县，均与浏阳接壤，该地方文武各官叠与湘省营县商同剿办，以防此拿彼窜，此各军分股防堵搜剿之情形也。至秦炳直驻萍乡搜剿以来，体察地方情形，匪已溃散，谓治乱之道宜宽严互用，一以查拿解散为主，因剴切晓谕，将匪徒区分三等，凡勾引拜会焚掠劫杀者为头等，罪在不赦，特悬重赏缉拿；其一时附和，而平日非甘心从逆者为次等，准其引拿首要立功赎罪，无立功仍按律严办；若仅被诱胁入会，并未为匪者为三等，准其缴销票布，祷神誓悔，取其团旗保结，给予护照回家安业。并即酌定清乡章程及严禁烟赌等条例，发各营县绅耆等，飭令切实遵办。一面知会湖南醴陵、浏阳等县，同时并举，各清各乡。张季煜即驻萍乡、宜春、万载三县适中之地，访查纠察，俾该员等不得操切以图功，亦不许因循而遗患，历三阅月而清乡始竣。其间徐绍桢，于上年十二月因宁军务营有需商办整顿之事，经奴才端方飭先回宁，其督率军队及协同清乡等事，即责成标统艾忠琦接办。嗣因清乡大致就绪，户册亦将造成，臬司秦炳直以省署积牍已多，亟待清理，经奴才等于正月十八日据情电陈，钦奉电旨，准其回省，仍留张季煜驻萍料理。现在各处清乡一律办竣，民情安稳，各军陆续撤回，张季煜携带清乡册籍业经回省，鄂军尚有一营暂驻安源矿地，亦极安静，此办理善后之情形也。伏思此次匪乱，凶焰鸱张，逆谋狡谲，始者颇思一逞，虽尚无深固巢穴，快利枪械，惟军以革命为名，意图煽惑响应，去冬奴才端方拿获匪党袁有升、杨卓林等，讯据供称系由逆匪孙汶暗中勾结，倘或日久未平，潜济精械，后患何堪设想。仰赖圣上威福，各军将士效命，得以指日扑灭，扫荡妖氛。所有在事出力文武各员，不无微劳足录，合无仰恳天恩，准其分别保奖之处，出自逾格鸿施，谨奏。奉朱批准其择优酌保，毋许冒滥云云。

## 丙午南京党狱实录

江南新军之革命潮 萍浏醴革命军之接应 杨卓林等之被逮 孙毓筠等之被逮 袁有升等之被逮 龚镇鹏等之监禁

## 江南新军之革命潮

江南新军自癸卯留日义勇队成立及《苏报》案发生后，即有爱国志士投身军队中，宣传革命排满之说，士卒从而附和者颇不乏人。及乙巳东京同盟会成立，上海旋亦组织分会，益派同志多人，分赴江南各地，从事军界之运动。新军将弁如赵声、卢镜寰、倪映典、林述庆、柏文蔚、冷遁、杨希说、林之夏、伍崇仁诸人，均先后入党，在江南军界占有一部分势力。赵任管带时，日在珍珠桥营部高谈革命，军学两界同志恒假其地为宣传机关，及擢任标统，从者益众，事为满将舒清阿等所知，乃嗾使江督端方将赵等一一撤差查究。赵、倪失职后，赴粤供职，复被端方电告粤中防范，卒致不安于位，柏文蔚则以东走满洲得免。盖江南新军革党将领之见疑，其大原因在于丙午孙总理派乔义生偕法国武官巡游长江各省调查军队势力一事，乔等至南京时，尝访问军警界同志接洽一切，以是为督署密探所悉，故端方得以从容防范，使革党在江南数年不能有所措施，与湖北日知会之横被摧残，同出一辙。

## 萍浏醴革命军之接应

丙午十月萍浏一役，本无谋定后动之具体组织，故革命党东京本部事前并未与闻。及既发动，本部始先后派孙毓筠、杨卓林、权道涵、段沅、廖德璠、李发根、胡瑛、宁调元等，分赴苏、皖、浙、湘、鄂各省运动起事，为萍、浏、醴义军之声援。而上海党员刘震、黎兆梅、滕元寿等复联络长江一带会党袁有升、江佑泉、龙见田、傅义成、赵太周、江载春、黎贵和、徐福荣、曾斌诸人，密谋在南京起事，诮事机不密，各种计划均为虏督端方所破。除刘道一、宁调元、胡瑛等在湘、鄂被逮之外，孙、杨、权、段诸人相继就擒，鲜有幸免者。端方初疑江南军界与革命党相通，及获孙、杨等，复有所闻，遂对于军界多方设法防范，第九镇新军营弁因此受嫌撤职者颇众。

## 杨卓林等之被逮

杨恢号卓林，偕李发根、廖子良二人由日本回沪，拟运动苏、浙两省及会党起事。因与驻吴淞标统周维藩为旧交，亲往游说，使之反正，周允赞助革命，而不愿担任发难，杨失意返沪。旋误结识江督密探萧亮、刘炎二人。萧、刘向奉端方命，专在沪查探革命党，冒认会党头目，佯投入会，故设陷阱，使人人彀，杨等不知其诈，被诱至扬州，在某茶楼遇捕，旋在客店搜出炸弹八枚，制造炸弹药

料多件，及杨代撰孙总理致南洋、淮、扬等处革命军都督刘及总执法兼参议事萧等照会数通。其文云：

建立中华共和国革命军大总统孙为照会事：照得本总统自提倡大义以来，专以驱除胡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幸我海内外同胞咸知满人为我汉族不共戴天之讎，各抱热诚，共张挾伐，或同盟起义，或歃血誓师，如风之行，如响斯应。本年十月南军树帜，率三湘子弟为天下先，大兵所至，箠食壶浆，具征人心思汉，天意厌胡。凡我同胞，际此尤为千载一时之机会。本总统历年奔走欧美诸洲，运动联合现今如英、法、德、日、美等国，上自政府，下至人民，均极倾心赞助，愿进东亚文明之幸福，而保全世界公共之平和。故本总统对于内地各同志会党，已具有实力者，一律照会通知，发给关防，以期义旗共举。本总统得调查部报告，闻贵军精养有素，蹈厉无前，如长江大河，必有一泻千里之势。本总统具大期望于贵军，贵军亦即负大责任于中国。替天行化，神武不杀之谓仁，伐罪吊民，温肃并行之谓道。凡大军所到之处，严禁侵犯奸淫，俾农、工、商、贾各安其业；更严禁妨害外国人之生命财产、教堂、商埠等，俾外人不得乘机至内地；学堂工厂，尤必极力保护，以应民心。军中入等，应知此举专以驱逐胡虏，收回主权，为同胞谋幸福起见，非以国家为一己私产者所比。为此合行照会贵军，厉兵秣马，速举义师，其应用军械，本总统自当源源接济，不至有匱。并给军事关防，以资信守。务期同心同德，以戕胡虏之命，而赞中华民国之功成。用伸大义，布告同胞，须至照会者。

右 照会

南洋淮扬等处革命军总执法兼参议事萧

计开

军事关防一件

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四年岁丙午十一月二十六日行

另有照会南洋淮扬等处革命军都督刘公文一件，文与前同，不重录。

杨、廖、李三人被逮后，经端方派员严讯，三人各有供词，据清吏所发表者照录如下：

（其一）杨卓林供词 国民杨卓林，我是孙文之副将军杨卓林，革命党。从政治革命，阅欧史，法国卢梭云：“不自由毋宁死。”佛家云：“众生一日不出地狱，即余一日不出地狱。”白种迫我黄种，卓心存保黄种之议，俟百年史家评论。廖子良、李发康两人乃我骗来造教习的，受我之害，拖累

无事，恳各位审判官保全二人生命。制造棉花火药之硝酸酒精各药水，是我同萧、刘买的。十二月十六夜 杨卓林供

（其二）廖子良供词 学生廖德璠，号子良，年二十二岁，湖南醴陵人，住居西乡石亭。自去年八月十五往日本，到东京时，杨卓林即来迎接，学生并不认识。继又与学生同寓，常言道人生在世，总要“仁义”二字，果然平常钱米不稍吝惜。至九月间夜，在学生房中，道伊是革命党中之最有势力的人物。并道伊先未读书时，在外游荡，得晤长江一带会党的总头目，一年四季，无一时不是有大钱用，无一日不有大块肉大碗酒吃，此次出洋，特为会孙文的，孙文果识人才，即授我以副将之职。学生初闻之大为惊骇，久而久之，屡有所闻，故不觉成为习惯。十一月间，日本取缔事出，同乡即议，抵制不成全体归国，学生故于二十与同邑四人回国。当临行时，作林即到横滨学炸药，至如何学法，学生不得而知。学生今年在中国公学肄业，四月间杨卓林即回申，到公学会学生，迫学生入会，学生当时畏之未应，继又运动马君武劝学生，至于再三，学生方允之。学生允后，作林即往南京各军队内演说运动，九月间又到河南、天津、北京等处运动，后又到浙江、江苏等处运动，后即到沪寓法界鼎吉里夏寓总机关部。住有数天，得萍、醴起事的消息，孙文即有信与作林，使往广东起事响应，以牵制官军，作林以无经济，不果。后闻萍醴事败，到粤之举，拟作为罢论。正思议间，适萧亮、刘炎二人来投孙文，而孙文在东京，刘、萧二人即欲往见，作林即止之，萧、刘即索得投孙文的凭据，作林即代给萧、刘、赵三人照会与关防各二件，于是议往扬州。作林即力劝学生同往，学生以事有关身家，不敢应之。后学堂放年假，学生欲归家省亲，以家乡祸起，家中信息毫无，屡次寄音，有如泥牛入海，消息毫无，因此之故，学生亦不敢回家矣。奈何财囊告罄，欲守株不能，作林遂以三十元之金接济。

十二月十一，在总机关部，作林持一个铁球与学生视，学生即问为何物，作林随答之曰：“鹅蛋子。”再问之，始曰：“是炸弹壳。”学生又问此系何人的，作林曰：“系萧、刘在上海机器局所买者。”以上所述，皆可执证杨作林。据作林说，伊十五岁出身当兵，十八九岁始读书进学堂，稍染有一点新学派的气息，倡言种族革命，故孙逸仙封他为副将，伊就诤诤然自鸣得意，今岁又牵引学生入革命党。

此次萍、醴事起，皆系孙逸仙之原动力。当起事时，孙即派某某等为上海之总机关部，又派有朱容卿（广东人）、文秀华（福建人）、刘镜堂（湖南浏阳人）、宁文昭（湖北襄阳人）到萍、醴主谋。作林本系孙逸仙派他到广东起事，作林因醴萍事败，遂止之。后萧亮、刘炎二人来申，决意来投孙逸仙，作林即为之主，刻有印信三颗，一南洋淮扬等处革命军总参议赵（绅

士)之关防,二南洋淮扬等处革命军总执法兼参议事萧之关防,三南洋淮扬等处革命军都督刘之关防,拟在长江一带起事。(由瓜洲出江)乘南京之虚,湖南之党已成流寇,难以扑灭,若长江事起,广东响应,湖南之党又可复兴矣。

由九江至萍乡一带,皆系洪江会之藪,他如曹州之马贼,嘉应之帮党,东三省之胡子,皆系联络一起,淮扬党起,必先取扬州之粮,然后从瓜洲出江,某某乃革命党之执法部。

闻作林所言制炸药之种类甚多,略举如下:银入硝酸,或水银入硝酸,或木棉入硝酸,或酒精入硝酸。

闻杨作林之言,吴樾之事未成,伊必成之。

炸弹之事,学生实未得其详,不过十一日下午,在作林寓看见如鸡蛋形之铁球一个,学生即询其何物,作林随应之曰:“蛋子。”学生求其实,作林始曰:“炸弹壳。”学生又询其内装何物,作林答曰:“此非尔所知。”学生即究其故,伊曰:“此物最危险,非经试验者不可轻使。”后伊复出一张字纸与学生看,乃制炸药之一种,大概是用水银溶解于硫酸,滤干即得,以之如何用法,学生未曾问过。

此回到扬州,学生有十分之八九不愿,因李发群怕作林荒唐,不敢独随,故竭力挽学生同行一往。至于到扬州为何事,则曰:“聘学生等当教员开办学堂。”继则曰:“为游历起见。”不意祸从天降,学生等坐瓮不知,时也命也。及到扬州落客栈,学生等与刘炎到酒楼用餐,斟酒未干,巡警将学生等三人缚束矣。

(其三)李发根供词 李发根,字芋禅,籍隶湖南省长沙府醴陵县东乡,年三十岁,家居东乡燧江境。父亲李青蕃,由拔贡中举,殿试考取景山官学教习,现在云南当知县。学生向来在家读书,于去年八月间东渡日京,肄业宏文理化夜班,东京实科学校日班理化专科。杨卓林向不认识,到东京后始面识。于十一月中旬到上海,适杨卓林在沪。这杨卓林系孙文党,伊在横滨学习英文,又闻学炸药,学生未得实在。伊自东京回,在上海组织革命机关部,孙文赏伊陆军大将,与萧、刘扎委一通,并有印信三只交萧、刘、赵收用。至于长江会匪多少,学生不得实情,但有欲响应萍醴之事。嗣因萍醴事败,又无军装火药,以致未动,此系闻杨卓林之实在情形也。学生与廖梓梁此次到扬州,作林谓到萧、刘处过年,踏看该地情形,以见其势力,为日后之预备。(谓该处系一村落,有数十人家,无一不与同类,并各有土枪兵器。)该处离扬州八十里,学生不知其地名,据杨卓林说,该处伊亦未到过,闻萧、刘二人说,平常有数千人在外抢劫,悬在离扬州二百里之外,所以该处数十年来,未曾犯案。学生在东京听柳颂云说孙党之好,以爱国保种

平均地权为宗旨，故学生亦入之。现在带来之炸弹壳模样，闻萧子翼与杨卓林说，在上海某铁店中做成。尝闻杨卓林说，此样不好，要桶杯形方合用，其中安银爆药，先须以胶水调药入之，方保危险，不然，身边不可带也。其银爆药有将水银与硝酸合成者。柳颂云在东京正则英文学校。

法兰西租界鼎吉里第七号王寓，杨作林常住此处。又英租界留学生招待所张保卿处，作林亦常往。

上海机关部任事者为朱光环、张保卿、朱保康、高某、蒋保勤。李发根谨状

杨等讯供后，端方判称：“杨恢于三十一年游学日本，投入孙党，授为伪副将军，令往各处运动。李发根、廖子良游学日本，喜谈政治革命，被杨煽诱入会，未授伪职。杨即就地正法，李、廖各予监禁五年”等语。杨竟就义于此役。

### 孙毓筠等之被逮

孙毓筠于黄克强离日时，曾代理同盟会本部庶务干事职。丙午冬偕权道涵、段沅二人回国，时孙总理尝在牛込区寓所为孙设筵祖饯。孙等归抵上海，旋赴南京，欲于军界有所活动。抵宁未久，即被警察跟踪拿获。端方以孙曾捐道员，且属大学士孙家鼐之侄，与有世谊，故待遇较他犯略优，且有意为之开脱。以是研讯之结果，从犯之权道涵，段沅判处永远监禁，首犯之孙毓筠反得从轻监禁五年，谓其主张政治革命，并未为匪，俟限满察看，再行酌核办理云云。照录清吏所发表之三人供词如左：

（其一）孙毓筠供词 孙毓筠，号少侯，年三十八岁，安徽寿州人，向住寿州城内郝家巷。父于辛卯年故，母庚子年故，去年九月，妻汪珏携带两儿赴日本留学。长儿十五岁，次儿十三岁，均在晓星中学肄业；汪珏在奎文女子美术学校习造花编物专科。毓筠今年三月始赴东，拟入早稻田大学文科，在校外预备英文日本文，须两年工夫始能入校。幼时承父教训，年十五入学，报捐同知（在正阳盐票减成案内报捐），分省试用。后又托人在天津捐局加捐道员，因款未缴齐，核准与否，尚不可知。弱冠后随堂叔少鼎比部（名传爽，去年秋间已故）讲习阳明之学。年二十三，父歿。居丧时读楞严圆觉等经，皈向佛法。二十五岁冬间大病，遂闭门遍览大藏时法相宗各经论（新由日本取回。五代之乱，中国经论遗失者数十种，法相内如成唯识论述记因明疏唯识枢要等皆遗失无存）。专心研究相宗，兼习华严，承杨仁山居士认可，丁酉岁决意出家，杨居士闻之，致书毓筠，谓如果发愿度生，即在



家亦可，何必定在沙门，毓筠得书后遂止。壬寅岁与族人共建藏书楼，备人阅看，甲辰年创办小学，岁捐款数百金，至去年九月，因经费竭蹶，遂归并寿州中学。今年十月，安徽提学使赴东，邀毓筠回国，在安庆建立佛学堂。此次同伴只有权、段、程三人，拟在宁勾留数日，即往安庆，与沈学使商办佛学堂事。因途中感寒病作，尚未起身，今晚遽被逮捕，所供是实。

日本外部告杨使曰：“贵国革命党购买日本军火（已购军火值价十四万金），系由商人经手，政府不能干涉。但贵国海关可于此时严密搜查，勿令入境。”军火系日本人包送，大约总由上海。南洋则由新加坡、爪哇，孙逸仙自往运动。法国军火输入，大半由琼州，如何运法及运至何处，尚不得其详细。香港运送不便，凡非鄙人所明晓者，不敢妄对。琼州一路输入之军火，大半在潮州。惟潮州何地收藏，何人经营，不得而知。

凡有虚言及知之而不肯尽言者，定遭天殒，非孙氏子孙也。□□□，号□□□。沉潜好学，办事切实可用，此人并非孙文党羽，今岁随李木斋星使出洋考察政治。

江南始终必有事变，但不知何时耳。

孙逸仙住横滨山下町百〇〇番地，现在改住东京牛込区筑土町租屋，党羽约万余人，多上中社会。孙文此次本欲联络饥民，以图内应，但事机迟，不能如志。因此事早未预备，故措手不及耳。

秋操起事之说，是哥老会（即镇江哥老会长）故造谣言，欲图骗钱（骗孙文之钱）。

前纸答语，直抒胸臆，毫无所隐。午帅怜才，有意保全，身非木石，宁不知感，不肖之志，惟在救国，不论用何手段，但能有利于国，虽艰难险阻，亦所不辞。但数十年来目击官场情形，腐败不堪，虽有绝大本领，一入其中，即棘地荆天，无所措手。观此次改革官制之难，可以概见。况能力薄弱如毓筠者，何能有所裨助。不肖之意，以为午帅果有保全之意，但愿披缁入山，从此不与闻世事，无论何党何派皆一概断绝关系。不肖弱冠时，即有出家之志，虽为尘网所纒，一时未能骤脱，此志终未迁改，黑暗世界，厌弃已极，妻子财产，毫无留恋，区区之心，尚求鉴察。 毓筠谨状

第二次供云：道员系前年托人在北洋报捐，指分直隶，未缴捐，免保举，尚未核准。

自吴樾死后，年少之士钦慕吴之大名，欲步后尘者日多一日，此种人较空谈革命者更为激烈，愈杀愈多。俄国虚无党之风，行将大盛于中国，此亦专制政体所养成者。宪政一日不实行，此事即一日不绝，况铁宝臣辈实行排斥汉人政策，官制改革新案出现以后，形迹昭著，有目皆知。年少之士，见满汉终无平等之望，激烈之气更加十倍，其心但求能去满洲一二当大位者，

至于其人如何，果与铁帅同志与否，不暇问也。

据何道传达，午帅意甚怜才，欲利用以达立宪目的，而解散革命党羽云云。不肖深感高谊，但平日所挟之主义，非有意与朝廷为难，只求以激烈手段，要求政府能得真正立宪，俾四万万人同享幸福，不致如印度、朝鲜为人奴隶，万古不复，此目的能达，虽粉身碎骨，亦所不悔。不然，世受国恩如不肖者，岂肯甘冒不韪，居乱臣贼子之名而不辞哉！此次到宁所谋之事，既已败露，日前已据实直供，甘伏国法，如此而死，可谓得所，尚复何言。但与不肖同志者，已遍海内，诛不胜诛，前者虽仆，后者仍继，朝廷所以制驭人民者，不过能生死人。至于热心国事，愍不畏死，虽有严刑重法，亦何所用，不过结怨愈深，为丛驱爵，使天下有志之士尽入于革命暗杀之一途，将来之祸，更有不忍言者。惟望午帅只诛渠魁，其余概不株连，勿为一网打尽之计，否则愈杀愈多，岂能尽人而诛之乎？不肖此生已矣，所不瞑目者，国家基础未固，真正宪法不知何日能以成立，满汉交讐于内，列强将乘隙夺我国权，不至灭亡不止，此恨虽历万古，岂能填哉！死期将至，言尽于此，伏希鉴察。孙毓筠谨状

第三次供云：铁良、良弼、舒清阿，此三人为保皇革命两党所最忌者，目的皆在此三人。

实行部长孙文，副部长黄兴，暗杀目的注于午帅者，实孙文与黄兴两人，而黄为尤甚。暗杀主义者，即所谓个人主义，凡实行此主义者，非如革命党必须有大团体，即如去秋吴樾之事，知之者不过一二人（指实行部而言）。盖此事一经多人共谋，必至漏泄也。

海军公所炮弹之事（实系有放炸药者），究系何人所为，至今尚未调查得实，不敢妄举以对。

暗杀团体分三部：一筹款部，一造药部，一实行部。

三部中人，姓名各不相知，实行部临时由会长命令指派，三部皆系上中社会人。造药部须研究理化数年，实验既久，然后能胜任。实行部皆少年气盛，迷信海盖尔、巴枯宁哲学，或崇拜荆轲、聂政诸人，不惜牺牲身命，以殉名誉，若年长阅历稍深，即不能任此事，故实行部中人皆年在二十五前后者。

此次同来之段、权两君，皆系堪任实行部者（此次并未带炸弹来）。此两人尚求午帅羁縻之。

凡陆军中人，苟非有大过犯，不可轻于撤退。彼居职时尚希望迁升，虽有异志，不敢轻举妄动；若一经撤退，希望顿绝，即不免怨望。此后陆军中人，望午帅加意羁縻，推诚相待，可免将来祸乱。不论保皇党、革命党（政治革命种族革命），皆以暗杀（爆裂弹）为手段。

政治革命者，不论政府为满为汉，但其政治不能改良，国民不能自由，即要将政府推倒，变置政府。种族革命者，但以满政府为目的（满政府而衰，固要革，满政府而善，亦要革）。孙文主之最力。黄兴原名轸。去秋放炸弹者为吴樾，字孟侠。

此次立宪改制，尽属一篇空文，海内人心均大失望，即向持中和主义之人，亦大半倾向于革命一边。总之不得真正立宪，人心万不能平，即革命之祸终不能免。

冯自由在香港主持粤省一切事务。

能任临时实行部之人，湖南、安徽两省人最多，余非此道中人，权道涵、王延旨（湖南人，现在东京）、段沅、柳聘侬（湖南人住东京牛込区筑土八幡町三番）、金旭（安徽人）、陶茂宗（安徽人）、黄赞亭（湖南人）、稽亭（湖南人），现已监禁等皆是。

现在警察亦在危险地位，彼等目的所注者，能免暗杀与否，尚未可知，凡在陆军为孙文暗中招致党羽者，大半皆系东京士官学校毕业生，闻有五十余人，但姓名不能记忆清楚。

（其二）权道涵供词 道涵等此次归来，系黄兴代筹百念元。

孙文之党，在上中社会者，不过千人，下等社会则不知有若干人。此上中社会之人并非孙文死党。实行部有炸铁良语。前云下关搜查甚严，何以此次我来并未搜查，城门关闭，只须小洋二角，即可开门放入，深为诧异。

所有暗杀实行部中人相片，我来时均已付之一炬。

□□为人学识俱优，热心任事，现在东京组织一党，发行机关报，名曰□□□□，提倡要求立宪主义。

炸弹系购自日人名小室者，此人住东京牛込区。现价十个须三百元，方购得来，因无钱故取不来也。

黄翼，无此人（凡与此字同音皆无）。此间真无炸弹。实行部中人，非三年不尽知道。涵所知者，潘赞化、傅家珍（在成城学校）、邓瑞、黄近午即黄兴（与孙文同住）、张继、易羲谷、宁调元。

所谓实行部中人者，非人人足能放炸弹，盖血气未定之人多故也。

本意初七日即归家省亲。

孙文如归国，必先到广东，因别处无渠心腹之人，一旦归来，恐有不测，如广东事已起，得胜之后，方来长江，此系道涵意想，亦渠所必然。

在东京时，闻人说孙文发十余封英文信，系给何处何人，则不知也。盖渠与心腹人通信，大抵以英文，防外人耳目。

广东起事在何时则不知。

吾等能否助渠，渠亦不问。渠自有办理此事之心腹人，大都在两广及南

洋群岛。

筹款及军火非在东京革命党所得知，即渠之来东京，不过以一片激烈之谈动人听闻耳。

吾等此次乘海轮时，曾遇爪哇一中国商人，系到日本游历者，彼大骂孙文为不信实之人。想是保皇党一派。

孙文心腹之人在东京者姓邓，忘其名。 权道涵谨状

（其三）段云书供词 段云书字子翔，二十三岁，安徽寿州人，住城南孟家岗坊之石家集，家有老母及兄嫂，并无弟妹，家世经商。于三十一年游学日本之同文书院，后为经济所窘，遂于九月间归国。今年十一月复往东京，住二日而返，与孙少侯偕行至南京，住长安栈，于十二月初六夜九时被逮。

实行部，云实不知，云不过一普通会员耳。前日有所不言者，以有应守秘密之义务也。云如有虚言欺枉阁下，苍天殛余以雷霆，豕生狗养，非人类也。

云二十（癸卯）始知有革命之事。自闻此论，心颇饫之，盖以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余好身手，绝不欲以庸庸终也。但此时徒有空谈家，并无所谓革命结社者在何处也。然欲一见革命党人，不啻大旱之望霖雨也。年二十一（甲辰），于自由平等之说益迷信，而家庭之革命遂起，盖余家家人及老母皆爱余，余欲出而求学，借以物色一革命英雄而与之游，家人不余许，余终奋迹以出，而至安庆，欲入武备练军，造一军人之资格，此余家庭革命之历史也。

入武备练军不果，遂变计而为日本之游，遂于乙巳年之三月，得孙君少侯助余百金，而东渡焉。四月初抵日本，见留学界之腐败，并无所谓英雄豪杰者遇于余前，盖举目皆势利小人，苟且偷安者流也。某月，孙君逸仙至日本，学界欢迎大会，余亦在焉。是时余尚在革命范围之外，越数日，得入中国同盟会，而为革命党人矣。九月底，余挟炸裂弹（计六枚）返上海，寓新大方栈，盖欲步北京车站之后尘，然而无机可乘。住数日，遂寄炸药于黄仁（浙江人，此人已到温州）之处而返里，时则腊月上旬矣。此入革命党后之一段历史也（去年曾经孙少侯带来一枚，到此地试放，据云不行，现尚存五枚）。

今年丙午正月间，于上元之次日出，老母及家人皆下泪，余亦耿耿，然而大丈夫雄心万斛，未尝少作儿女态也。至上海，孙君少侯言此刻无计可展，只有暂时蛰居，以俟机会，而孙君赴日本，余遂隐于芜湖之安徽公学，名段昭焉。以后无所事事，得借暇晷涉猎中国书籍，于静安文集最好之，而于世情少冷淡矣。曾有浪淘沙调云：

措大坐堂庑，游神尚古，大地周围干净土。无论生草又生人，相将□□，放眼不堪睹。尘沙莽莽，□河山破碎无裨补，怕听寒夜月三更，呜呼杜宇。

余所以起此观念者，大半自阅静安集后，世情已冷，以为世界种种事体，皆系人盲目之运动。

使世界一日有人类，即一日不得和平，然每一触不平之事，即又为之伤心，盖出世之心，尚未十分解决也。故此次来宁之心，不过如御长风，以消遣胸怀，假使能有万一成功之日，使吾民稍脱困苦之日。使余目不睹伤心之事，且不闻受屈之言，然后抱一二卷残书以慰藉天年，留些许言语，使后人知所脱离困苦，则于愿足矣。

云至今日，可以誓终身不与世事，即欲多生一日者，亦只欲求一宗学问以贻后人。

阁下若能使云达其目的则万幸，不然，惟视死如归耳。阁下之为人，可为吾国宦途人首屈一指，真所谓鹤立鸡群者也。云眼孔之小，犹足见阁下高明，有以知天下之佩公钦公者多多也。囹圄中燃无玻璃罩之煤油灯，于卫生上最有妨碍，倘能永远改良，亦阁下功德无涯也。自新所，云虽未曾入视，想亦用此项灯油，亦乞一律改良，是所至祷至祝。

南京此时无炸药，可断言者，云所携之炸裂弹，尽在温州，他处若有，云不知，既在温州，上海即无此物，故此次来宁，未曾携来。对午帅感情最坏者，大约为湖南人，云故不注意。云抱此志最单纯，故注意之人甚少，惟铁良、良弼而已。

著者按：各供词系当日上海各报转载南京照片全稿，据云字句行款，一依原本，故颇有不可解处，阅者谅之。

## 袁有升等之被逮

萍、浏、醴义军发动后，尚有留日学生刘震、黎兆梅、滕元寿等回国运动哥老会头目袁有升、江佑泉、龙见田、曾斌、傅义成、赵太周、江载春、黎贵和、徐福荣等在苏省发难一事。袁有升等九人，于十月一日间先后在南京被逮，主谋之刘、黎、滕三人，幸皆知风逃避得免。端方派宁垣巡警中路某区长研讯，均供认存有票布两箱，交通孙党不讳。随判将袁、江、龙、曾四人就地加害，傅、赵、江、黎、徐六名分别监禁，事后曾呈请军机处代奏。文云：

近因萍乡、醴陵匪徒倡乱，长江一带伏莽素多，尤虑乘机勾结，密图应

附。昨经方密飭员弁，拿获票匪袁有升、江佑泉、龙见田、傅义成、赵太周、江载春、黎贵和、徐福荣九名，起获票布伪印。讯据供，该匪正龙头为东洋士官学校自费学生刘震，即刘春江，副龙头为黎兆梅，即黎肃清，该匪袁有升为会办，江佑泉为执堂元帅，龙见田为圣贤，傅义成为盟证，会中经费按年由孙文接济，今在沿江各处煽惑。旋又拿获票布曾斌一名，据供，在会为坐堂大爷，其票系孙逆党羽滕元寿散给各等语。查该匪等，一系孙逆伙党，一系孙逆党羽滕元寿主使，领受票布，希图煽乱，实属悖逆不法。袁有升、江佑泉、龙见田、曾斌四犯名目较大，罪不容诛，已飭就地正法，以靖人心。并将傅义成监禁，俟拿获黎兆梅时备质。余犯赵太周、江载春、黎贵和、黎兰、徐福荣等五名，情节较轻，分别监禁，递籍管束。刘震现在东洋留学，已电杨使查明，该犯如果尚在士官学校，即令退学。兆梅，湖南宁乡人，据傅义成等供，现回湖南运动，已电岑抚密拿务获。滕元寿系东洋装，曾自称已入洋籍，现回日本，已派得力员弁追拿。诚恐闻风在东洋避匿，不易就获。此外逆党头目，不止一起，踪迹诡秘，侦探甚难，业经密电湘、鄂、赣、皖督抚协商密捕，务期净绝根株，用抒宸廑。谨请代奏。

### 龚镇鹏等之监禁

丁未，南京将弁学堂学生安徽龚镇鹏、江北王庸、湖南王南福，因在校内高谈革命，被监督繆永山告发。江督周馥亲讯，初判监禁十年，后由南洋官报局总办张通典从中设法，改为监禁六月。

## 丁未浙江光复军倡议实录

秋瑾略历 革命之运动 起事之规划 大通学校之搜捕 清吏之惨杀 党案之株连 各路义师之失败 光复军之文告 清吏之文电

### 秋瑾略历

秋瑾字璿卿，别号竞雄，又称鉴湖女侠，浙江会稽人，隶籍山阴。幼随其父宦于闽，旋复随父入湘，年十八，嫁湘人王延钧。延钧入资为部郎，需次北京，瑾与之俱，生有子女，因赋性豪侠，笃信新学，与延钧意见不合，经同乡戚属陶

大钧、陈静斋为之和解，不得，乃与延钧约定分家产，谨得万金，即以之经商，所托非人，尽耗其资，乃尽以所有首饰托大钧妾荻意为变卖集资，东渡日本留学。甲辰三月至东京，初入留学生会馆日语讲习所学习日语，继肄业于青山实践女学校，渐与留东之革命党员相往还，因与湘人刘道一、刘复权、仇亮、王时泽、蜀人彭春阳、赣人曾贞等十人相结为秘密会，以反抗清廷恢复中原为宗旨。闻冯自由、梁慕光在横滨组织三合会分部，遂与刘、彭、王、曾、仇诸人报名加入，受封为白纸扇之职，即俗所谓军师也。是年冬，陶成章以事赴日，谨由其戚陈某介绍，识之于旅次，知成章与敖嘉熊、龚宝铨等运动浙省会党有年，因叩以所运动事，成章尽以其所历告之，并为介绍同志机关二处，一函致上海蔡元培，一函致绍兴徐锡麟。乙巳春间，谨回国省亲，遂谒元培于爱国女学校，旋往南京，欲运动资本家辛某之子汉无效，乃复归沪。由沪旋绍，见锡麟于热诚小学校。谨之归里，本为筹学费计，既抵家，求给予母。母家固不中贲，勉为筹数百金付之。谨得资，复至日。时湘人陈范以《苏报》案关系避居横滨，其二妾湘芬、信芳均浙籍，系出故家，谨以其有玷同乡名誉，乃使脱离陈氏范围，并劝同乡学生助以学费，其天性义侠略见一斑。未几徐锡麟携其妻王振汉东渡留学，谨为之照拂一切，锡麟归国，振汉仍留日。

## 革命之运动

乙巳七月东京同盟会成立，谨由冯自由介绍入党，浙人入同盟会者，以蒋尊簋为最早，谨其第二人也。是年冬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湘人陈天华蹈海死。各省学生多倡归国之说，谨主张尤力，遂偕易本羲等相率返国。旋倡设中国公学于上海，借以安置归国学生，复与敖嘉熊、吕荣祥、丁铨诸人相交，由嘉熊荐充浔溪女学校教员，因与女学生感情不洽，辞去。复由徐锡麟之介绍，乃入光复会。时董鸿祎方在南洋爪哇办学，屡招同志前往相助，王嘉榘、汤调鼎、陈华等先后就聘，谨亦有行意，陶成章、龚宝铨力止之。谨乃倡设《中国女报》于上海，又与中国公学教员陈伯平等租屋于虹口祥庆里为运动机关，因制炸药失慎，伯平伤目，谨伤手，是为丙午八月间事。是年冬，萍、浏革命军起，各省革命党集议上海，欲起兵为援，谨与议焉。谨以浙事自任，乃还绍兴，入居大通学校。大通学校为金、处、绍三府会党人荟萃之所，谨时与各会党首领约，俟湘人举事后，即出为应援。谋既定，乃偕王文庆赴诸暨、义乌、金华、兰谿各地为号召。十二月十九日至金华，寓于金阿狗家，并访会首蒋乐山有所计划，未几，归绍兴。闻刘道一、杨卓林、胡瑛、宁调元诸同志相继失败，非死即囚，接应之举，顿成瓦解，遂益愤恨，决计不假外助，独行举事，而运动益力。

## 起事之规划

丁未正月，绍兴大通学校因办事乏人，众举秋瑾为督办，开学之日，知府贵福及山、会两邑令皆莅堂致颂词，贵福并赠瑾对联一联，曰：竞争世界，雄冠全球。瑾于是益得畅所欲为。正二月间，瑾屡往来杭、沪，运动军学两界，其方法不外借会党之声气，以鼓舞军学界，复以军学界之名义，散动会党，而以大通学校为其中枢。三月间，瑾又亲历金、处诸邑两次，既归大通，复函召金、处各属会党入绍兴计事，并令在体育会学习兵操，前后相继至者凡百余人。瑾所最信任之会首为义乌吴琳谦及金华徐买儿、武昌周华昌，卒得三人之力，因之呼吸灵便。筹备略竣，乃改约束，颁号令，分光复会职员为十六级。以七绝诗一首为表记。诗曰：黄祸源溯浙江潮，为我中原汉族豪：不使满胡留片甲，轩辕依旧是天骄。凡从黄字起迄于使字，皆有表记，例如黄字为首领，首领五人，即以推徐锡麟等。祸字为协领，无定员，瑾自居协领。源字为分统，以洪门首领任之。溯字为参谋，以洪门红旗等任之。浙字以下为部长副部长等职，各职员均以金指环为记，指环文字即以己职衔之代名词籍入之，或以 ABC 等英文字母代之。其势力所及，上达处州之缙云、金华全府，而下及于绍兴之嵊县，金华府之金华、兰谿、武义、永康、浦江等县实为其中心。是月之末，风潮起于缙云、武义、永康之间。瑾命大通学校职员赵卓复至武义一带运动，即推举本城绅士刘耀勋督办党军。四月初，瑾复编制各洪门部下为八军，用“光复汉族大振国权”八字为八军记号。因与诸同事定议，先由金华起事，处州应之，俟杭州清兵出攻金、处，即以绍兴党军渡江，以袭省城，军学界为内应。若攻杭城不拔，则返绍兴，入金华，道处州，出江西，以通安庆。既谋而行，定期以五月二十六日，未几易为六月初十日，金华诸处仍为二十六日之期。五月初，绍兴党人裘文高遽召台州党军由东阳至嵊县，扎营西乡，树革命军旗帜。二十一日武义党案发。二十三、四金华党案又发。当风潮急时，瑾使陈伯平赴安庆告锡麟，锡麟知事急，乃于五月二十六日乘机杀恩铭。清廷震骇，大索党人，于是大通学校遂陷于四面楚歌之下，岌岌不可终日矣。

## 大通学校之搜捕

安庆之师既败，瑾于六月初一日阅上海各报始悉其事，于是执报纸坐泣于内室，不食亦不语，又不发一令。有劝之走者，不问其为谁何，皆大诟之。是时金华府之党军已尽破坏，而处州府之消息未来，嵊县党军则又别成一旅。校中诸学生相议早日举事：先杀贵福，占领绍城，而后再图其余，尤胜于束手待毙。瑾则力主必待嵊县之兵来然后举事。且分遣体育学生二十余人往杭城分头埋伏，以为



内应，于是藩篱尽撤，而其势益孤。先是绍兴士绅胡道南等与瑾平日有夙怨，风闻瑾有交结平洋会党谋乱情事，遂乘机向贵福告变，贵福亦早有所闻，因未知其确，不能发难。至是遂微服宵行上省请兵，浙抚张曾敫据报，立派巡防营统领李益智率第一标兵渡江，赴绍兴围捕。当拔队时，李将各兵身上及随身各物件皆搜索无遗，恐其有通党军也。以故兵营中极形骚扰，事为武备学生所闻，遣使飞报于瑾。瑾于初三日得是信，乃率诸学生将枪械藏过。初四日上午九时王金发自嵊县来，与瑾商酌十日举事之约。午膳毕，从容而去。未几即有党军侦探队归报，言清兵已来。瑾使再探，回报往东浦，瑾信为然。众学生咸劝瑾出奔，瑾不答，学生于是散去者数十人。时蒋纪适从兰谿来，见状大惊，乃牵瑾裙向之索川资，瑾无以应，正纷扰间，而清兵已到门矣。

### 清吏之惨杀

清兵既至学堂前，不敢遽进，又有学生劝瑾向后门乘船渡河走者，瑾不应，瑾令诸学生及办事人先走。于是有出前门冲敌而去者，有自后门渡河而逸者，清兵攻入前门，不意为学生击死者数人，伤者数人，学生死者二人。瑾居内舍，为清兵所执，同时被捕者有教员程毅、来宾蒋纪、学生徐颂扬、钱应仁、吕植松、王植槐等六人。贵福使山阴令李宗岳讯瑾，瑾不作一语，遂于翌晨四时就义于轩亭口下。盖贵福畏之，不敢稍留片时也。贵福遂又用严刑提讯程毅，毅不屈，定监禁三年。蒋纪愿作奸细赎罪，清吏不可，乃解回原籍，定监禁一年。其余诸人各定监禁二三年不等。程毅河南修武人，己酉夏卒于狱，尸出，鳞伤遍体，见者莫不酸鼻。瑾既被害，暴尸道路无敢收葬者，其女友徐寄尘、吴芝瑛等，收其遗骸葬之西湖。清吏恶之，满御史常徵上疏请夷其冢，清吏恐激民变，乃阴嘱其兄桐出名迁柩，以还绍兴。己酉冬，其子自湖南来，迁瑾柩归湖南，与其夫延钧合葬焉。瑾死时年三十一。

### 党案之株连

是役株连者众，以学界为尤甚。大通学校前任监督孙德清久拘不释，勒捐洋五千元，得出狱。富绅许仲清被拿在押，亦捐洋十万元乃免。复捕系同仁学堂学生八人，戏捐公所及附设之学堂干事员与学生亦捕去八人，毓秀、震旦各学校皆迫令解散。而贵福之刑幕陈某、山阴知县李钟岳均以争此案不平，被撤逐。及省委道员陈翼棟至，查阅案件，亦有责言。并调查嵊县无乱耗，请撤兵，贵福承张抚旨，持不允，于是浙人大哗，张抚不自安，遂求调，乃移抚江苏，苏人拒之，更调山西，晋人又拒之。张知不见容于世，乃乞病居鄂（张乃鄂督之洞之兄

子)。贵福亦援例求调，乃移守安徽之宁国，宁国人亦循例拒之，遂不知所终。胡道南旋为人所杀，李益智焚死于粤之大沙头花艇中。

## 各路义师之失败

各地会党与秋瑾约期举事者，有嵊县竺绍康、王金发、台州裘文高、武义刘耀勋、处州吕熊祥、金华张恭、蒋芸飞、高达、高逵、倪国圻、徐买儿、徐顺达诸人。绍康、金发本约秋瑾以六月初十日统军入绍兴，未及期而案破，乃避往台州。裘文高因假其名揭竿而起，清军屡为所败，党军支持数月，十月十六日文高率台州义勇数百人，大败清将刘庆林之师于白竹村，获刘庆林斩之以徇，杭城大震。浙抚派一标三营管带张某一标二营马志勋督军赴援，文高拒战不利，复由嵊县退军至东阳，入仙居而散。武义自五月间已纷传党人起事之说，县令钱宝镛闻信，急电杭城请兵，浙抚命已革参将沈棋山统兵赴之，党军督办员刘耀勋一无预备，遂及于难，乡民无辜被清军杀戮者三十余人，是为五月二十二日事。金华党军因徐顺达、徐买儿事前以他事入狱，其友倪金欲劫牢以出之，事泄为清吏擒捕，志士死者数十人。及七月以后，蒋芸飞、高达、高逵等聚众于马陵山，谋复仇之法，遂遣使结严、衢二府之白布会、终南会，约与共起。浙抚闻讯大惊，急调沈棋山兵自东阳往攻，芸飞、达、逵击破之，棋山仅以身免。寻杭城增派新军赴援，芸飞、达、逵以饷械俱穷，苦战不得出，相将死焉。处州府属缙云党军届期亦举事，吕熊祥以各地相继失败，恐不能大有为，乃命其徒属退入仙居，徐图后举。

## 光复军之文告

是役秋瑾手撰光复军军制，颁谕文及普告同胞檄各一通，录之如左：

（其一）光复军军制颁谕文 芸芸众生，孰不爱生，爱生之极，进而爱群。盖种族之不保，则个人随亡，此固大义了然，毋庸多赘者也。然试叩我同胞以今为何时，则莫不曰种族存亡之枢纽也。再请而叩以何以可以免此存亡之问题，则又瞠然莫对，否即以政治改革为极端之造化矣。嗟夫！欧风美雨，咄咄逼人，推原祸始，是谁之咎，虽灭满奴之种，亦不足以敝其事矣。夫汉族沈沦二百有余年矣，婢膝奴颜，胁肩他人之宇下，有土地而自不知守，有财赋而自不知用，戴丑夷以为主，而自奴之，彼固倘来之物，初何爱于我辈，所难堪者，我父老子弟耳，生于斯，居于斯，聚族而安处，一旦瓜分实见，彼即退处于藩服之列，固犹胜始起游牧之族，奈何我父老子弟乃听

之而不闻也。年来防家贼之计算，著著进步，美其词曰立宪，而杀戮之报，不绝于书；大其题曰集权，而汉人失势，满族嚣张。呜呼！人非木石，孰不爱生而爱群，逼于不获已，则只能守一族之利益矣。彼既弃我种族，置之不问之列，则返报之道，亦所当为，奈何我父老子弟见之不早也。某等菲薄，不敢自居先知，然而当仁不让，固亦尝以此自励。今时势阽危，确见其有不容己者。于是大举报复，先以雪我二百余年满族奴隶之耻，后以启我二兆方里天府之新帝国，宗旨务光明而不涉于暧昧，行军务单简而不蹈于琐细，幸叨黄帝祖宗之灵，得以光复旧族，与众更始，是我汉族自当共表同情也。

北路总元帅统辖各部，北路第一师团司令长，第一第二第三。中路总元帅统辖各部，中路第四师团司令长，第五第六第七。南路总元帅统辖各部，南路第八师团司令长，第九师团司令长，军职等级分八军，用光复汉族大握国权八字以编制之。

统带光字军大将，统带光字副将，行军参谋，行军副参谋，光字中军，光字左军，光字右军，光字中佐，光字左佐，光字右佐，光字中尉，光字左尉，光字右尉，复，同上。汉，同上。族，同上。大，同上。振，同上。国，同上。权，同上。

肩章白月，中书左右字样，并书号码。自大将以至佐尉等皆用胸带，如西洋悬挂宝星之斜，胸带以颜色分别等差，黄色为首，白次之，红又次之，浅蓝又次之。

旗用白色，中大书黑色汉字。

顺旗，小三角形，内书复汉二字，黄地黑字并盖图印。

钤记长方形，暂作木。

令，用竹牌计八支，面写光复等八字之合同，两支合写，一支由统带执守，一支由本营执守，以证传令者之真伪。

文书，用暗码，紧要事用电码，加五十号防泄漏。

（其二）普告同胞檄 嗟呼！我父老子弟其亦知今日之时势为如何之时势乎？其亦知今日之时势有不容不革命者乎？欧风美雨，澎湃齐来，满贼汉奸，网罗交至，我同胞处于四面楚歌声里，犹不自知，此某等为大义之故，不得不剴切劝谕者也。夫鱼游釜底，燕处焚巢，旦夕偷安，不自知其濒于危殆，我同胞其何以异是耶？财政则婪索无厌，虽负尽纳税义务，而不与人以参政之权，民生则道路流离，而彼方升平歌舞，侈言立宪，而专制乃得实行，名为集权，则汉人尽遭剥削，南北兵权统操于满奴之手，天下财赋又欲集之一隅，练兵也，加赋也，种种剥夺，括以一言，制我汉族之死命而已。夫闭关之世犹不容一族偏枯之势，况四邻逼处，彼乃举其防家贼媚异族之手段，送我大好河山。嗟乎！我父老子弟盍亦一念祖宗基业之艰难，子孙立足

之无所，而深思于满奴之政策耶？某等眷怀祖国之前程，默察天下之大势，知有不容已于革命，用是张我旗鼓，歼彼丑奴，为天下创，义旗指处，是我汉族应表同情也。

## 清吏之文电

皖、浙党军先后失败，其事先由浙起，及后乃由皖及浙，而党祸之株连，则浙较皖为尤惨酷，今汇录是役清吏往来文电如下：

（其一）浙抚致贵福电 准江督电，大通学堂徐匪死党必多，祈即掩捕，徐伟已在九江拿获。电到即行拿匪查堂，搜起证据。

（其二）浙抚再致贵福电 该堂主持竺姓及王金发，校长秋姓，均应查拿。

（其三）浙抚三致贵福电 准安庆电，据徐伟洪，锡麟同党陶焕卿、陈志军、陈德谷、龚味荪、沈钧业、徐振汉，与秋瑾同主革命，均应查拿。

（其四）浙抚四致贵福电 据金华嵩守电称，武义获匪聂、李、唐等供出党羽甚众，内有赵密甫，缙云人，在大通学堂司账，勾通大通学堂党羽，希图接应起事，请飭查拿。

（其五）金华府致处州府电 武邑匪扰，获犯供出周今海即周华昌，赵密甫即赵卓，均贵属缙云人。赵在绍郡体育会司账，勾通起事，请飭密拿。

（其六）贵福致浙抚电 抚藩臬宪钧鉴：越密。兹据胡道南等面称，大通体育会女教员革命党秋瑾及吕凤樵、竺绍康等谋于六月初十日起事。竺号酌仙，平阳党首领，羽党万人。近已往嵊县纠约来郡，请预防等语。

（其七）贵福再致浙抚电 卑府星夜请兵，蒙派到郡。今日申刻往大通学堂及嵊县公所起军火，该匪等开枪拒捕，兵队还击，毙两匪，并获秋瑾及余匪六名，起出后膛枪二十五杆，子弹数百发，夺获秋瑾六门手枪一支。探得该匪等因徐匪刺皖抚后，谋俟竺匪纠党到开会追悼，即行起事，知其事者惊惶万状。现讯秋瑾供，坚不吐实，查看该匪亲笔讲义，斥本朝为异族，证据确，余党程毅亦供秋瑾为首，惟尚无起事准期，若竺匪一到，恐有他变，恳请将秋瑾先行正法，余匪讯有实据，再行电禀。又供大通学生全体赴杭，请戒备。福微。

（其八）浙抚致处州府电 徐锡麟在绍郡所办大通体育学堂学生，衢处为多，平日四出勾结为乱，现在查办，势力散走衢处，应密告镇守，即飭查拿首要，无忽。

（其九）处州府覆浙抚电 电敬悉。遵即密告镇县查拿，卑府四月杪奉

臬宪密扎，即募警兵三十名，在绍郡一带侦获，惟卑属地广，无一防勇，拟恳拨勇一队备调，以资震慑，即赐电覆。

（其十）金华府再致处州府电 金属匪徒滋事，获匪供出举人张恭，即伯谦，散票结党，现闻逃匿贵属宣平、绍兴、嵊县等处，请飭县密拿。

（其十一）绍兴府致处州府电 敝郡女匪秋瑾勾结绍兴嵊县匪竺酌仙即绍康，王金发及缙云人吕凤樵，谋在郡起事，已获秋瑾正法，竺、王、吕尚未获，请飭县严缉各匪，务获究办。至禱。

（其十二）处州府复绍兴府电 夜电敬悉，已飭宗令密拿，务获解究，嗣后如有指拿缙云匪徒，祈迳飭宗令免泄密，机事重要，特此密布。

（其十三）处州府致浙抚电 初十投递请兵，计邀鉴核，匪党踪迹无定，蒙谕调温勇，顷李管带在青田拔三棚，一棚留郡，余往缙云。自是无勇敷调，卑府拟募五百。求发后膛枪百杆，并予月饷。乞电示遵，俾弁飞领，以安人心。

（其十四）浙抚再致处州府电 据绍守禀，匪首竺绍康又戕毙哨官，革匪裘文高、张岳云改扮学生，逃匿处州。大通武备学堂分校，系吕逢樵所办，速即飭查的确，掩捕各匪，并察访有无藏匿军火，仍委委员赴缙云严密查拿。又前电赵宏甫一名已否拿获，均覆。顷又电温州王管带拔队赴处矣。

（其十五）处州府复浙抚电 号电敬悉。查卑府并无大通学堂，缙云壶镇体育会半日学堂，一系吕习常，一系吕熊祥，即逢樵，于四月开办。卑郡自月杪奉臬道密扎府县认真查访，凡有形迹可疑者，无不细加盘诘，所有府城体育会及私立之警察学堂，缙邑之体育会二处，及吕逢樵所设之半日学堂，均于五月二十日勒令停止外人寄宿，李管带率勇到郡，丽水由黄令，缙云由宗令，会同严密查拿，惟各匪及赵宏甫均先远颺。至裴、张二革匪亦经四处线缉，获即锁解，卑府决不敢养痍遗患。壶镇素称匪藪，防队拟请永驻，合并附呈。

（其十六）闽督松寿浙抚张曾敦奏报秋案折 窃查浙省会匪向有九双双龙等项名目，迭经拿办，迄未尽根绝株。其党散布各处，而以金华府属之武义、永康、东阳等县，台州府属之仙居，绍兴府属之嵊县，处州府属之缙云、青田、松阳、宣平等县为最多。近来风气日坏，竟有士流败类，与学界中之倡言革命者联合肇乱，由是匪势益盛，臣密飭所属查拿。迭据金华府县禀报，查得该匪党羽甚众，其号召头目如徐买儿、聂李唐、王汝槐、吕观兴、张岳云等均极犷悍，并有学界中人，如竺绍康、吕凤樵、赵宏富、沈荣古、许道亨等及举人张恭、廩贡生刘耀勋、廩生王金发、武生倪经等，皆以士流而为党目。是股匪徒，皆穿学堂体操黑衣，肩章缀有汉字。又据署武义县钱宝镕、衢防统领已革广东补用副将尽先参将沈棋山会同亲督弁勇拿获匪

目聂李唐、刘耀勋等。讯认与绍兴大通学堂体育会勾结谋乱，搜获旗帜、票布、号衣、军械、革命告条等件。查大通学堂系逆匪徐锡麟所办，体育会附设该堂之内，即经电防绍兴府确查。随据该守贵福来省面禀，据绅士察报，大通体育会女教员革命党秋瑾及竺绍康、吕奉樵等约期起事，竺绍康回嵊纠党来郡等情。复接安徽抚臣冯煦来电，缉获徐锡麟之弟徐伟。据供锡麟妻王氏游学东洋，改名徐振汉，与秋瑾同立革命等语。查核皖省犯供，与本省获犯所供绅士所报，均属相符，适先所派军队到绍会府查办。旋据该府督同山阴、会稽二县带队前往大通学堂及嵊县公安局搜查，该匪胆敢开枪拒捕，兵勇还枪击伤数人，拿获秋瑾及程毅等六人，当场搜捕悖逆字据，起出洋枪药弹多件，查阅秋瑾各字据，内有革命论说小说诗稿伪檄文伪军制，所编八军以光复汉族大振国权为号。该府县亲提秋瑾查讯，诘以匪党共有几人，坚不吐实。惟称论说稿是我所做，日记手折亦是我物，革命党之事不必多问等语。讯之程毅等，亦供系秋瑾为首，当场将秋瑾正法。其金华各地匪徒，并据沈棋山续获要匪二十余人，金华、永康等县亦擒获匪目倪经、徐买儿、王汝魁、吕观兴等多人，讯明禀请就地正法，余匪解散，由臣先行摘要电奏在案。嵊县匪徒拒敌官军，致戕哨长把总李逢春，兵勇亦有伤亡。经该县拿获匪首张岳云等多名，讯认与革命党勾结不讳，禀由臣电飭正法。臣维浙东地势深阻，伏莽向多，秋瑾意在劫掠，非有逆谋，即革命党邪说各处流行，然亦但有空言，未敢显然谋叛。此次秋瑾等乃以学界女子，于国家预备立宪时代，提倡革命，借体育会聚众谋乱，私蓄军火马匹，勾结土匪同时滋事。金华、武义、永康等属，以及绍兴之嵊县各处，响应拒捕戕弁，又分遣竺绍康、王金发等赴嵊纠匪谋劫郡城，其意固不专在掳抢，犹幸武义获匪供出实情。秋匪现诛，余党解散，得以迅速蕲事，不致燎原。在事之员办理尚属得手，现在地方安谧，人心亦靖，仍督飭各府县严缉逸匪究办，不得稍涉疏懈，亦不得妄事株连。其被胁被诱并非甘心从逆者，如能呈缴匪票，咸予自新，再能指出首要各犯，及其军火所在，拿获起出，仍行给赏。一面谕飭官绅速办团防，清查内匪，以杜窝匪，而资保卫。此次该匪等倡言革命，约期起事，非寻常盗贼可比，经沈棋山督队剿捕，排长蓝翎拔补千总黄福星、武义汛把总陈桂林首先拿获匪目聂李唐、刘耀勋，究出大通体育会勾结情形，逆谋尽露。排长拔把总补刘寿琨随同剿匪，擒斩最多，均不无微劳足录。黄福星拟请免补千总，以守备尽先补用。陈桂林拟请在任以千总尽补用。刘寿琨拟请免补把总，以千总补用，以示鼓励。此外出力稍次员弁，由臣酌给外奖。阵亡弁勇应请飭部照例分别议恤。程毅、徐颂扬、蒋继云讯非同谋，惟交结匪类，素不安分，程毅飭县监禁三年，徐颂扬、蒋继云各监禁一年，限满交保约束。应钱仁讯系被诱，受伤未愈。吕植松年轻无知，王植槐系属误

拿，饬县分别递回省释。至臣前次电奏兵队击毙数匪，现据绍兴府会委查明系格伤数人，其一因拒捕被格，受伤甚重，不能取供，旋即身死，报由山阴县验明棺殓，至今尚无尸属出认。其一系石宝煦，取保调医，业已平复。其一即应钱仁，应请更正。谨奏。

（其十七）绍兴府暨山会两县会禀浙抚文 敬禀者：案照卑府奉饬督同卑山会两县会营查拿卑郡大通学堂附设体育会女教员革命党匪秋瑾讯明惩办一案。曾将办理情形折补禀宪鉴，并声明程毅等俟讯明禀办在案。旋因卑前山阴县李令钟 奉饬卸事，未及随同讯办。卑职允贞抵任，即经卑府督同卑职允贞、瑞年等饬提程毅等六人到府，当饬卑山阴县作验明应钱仁合面不致命，右后肘有枪弹伤一处，由骨缝进子穿透不致命，左肘骨缝弹子已出，有药敷盖，未便揭念填单饬医。余均提验面臂周身，均无拷痕刺迹，随提犯悉心隔别研讯，程毅即翹轩、徐颂扬、蒋继云即子雨、应钱仁、吕植松分隶河南修武并嵊县、金华、缙云县等。五品军功王植槐系警察毕业，现充杭州正警捕兼管拘留所差，因请假来绍探友，致被误拿。程毅于光绪二十八年科试，蒙河南学宪林考取入学，旋因科举停止，在河南省城高等学堂肄业，三十一年九月后到上海投考中国公学，取入普通科肄业。蒋继云于光绪十年在广东省捐纳监生，至于何案内报捐，记不清楚，旋经由粤游幕后，遂转回原籍，在于杭州省城闲住，与缙云人吕凤樵认识妇人秋瑾，即王秋氏，先经游学日本国，遂在东洋纠合同志创立革命党，回华后在上海开设女报馆，邀陈伯平即陈墨峰为主笔。陈墨峰能制炸药，程毅、蒋继云各在杭沪与秋瑾先后相识。三十二年间秋瑾又在上海借中国公学之名创设学会，借以勾煽同志，结为党援，因无经费，拟赴湖南省劝捐。适吕凤樵于五月间为蒋继云函荐秋瑾处襄理，先给盘川十元。蒋继云随赴上海祥升公客栈秋瑾寓所投递荐函，秋瑾接见后，交出中国公学捐簿一本，嘱其同往湖南等省劝捐，必须用强硬手段向绅商捐足银数万两，方足敷办学之用。蒋继云因见秋瑾行为叵测，且同寓均系西装留学生，时露破坏主义，遂即措辞回杭，在本省铁路公司内充当弹压江干工人员，旋因患病告退。后闻秋瑾系邀嵊县人竺绍康即酌仙又名牛大王同去办捐，得钱不少，且又闻秋瑾已纠合同党五六千人，内多有钱之人。秋瑾有一种手段最为凶狠，每于无意之中将人拉作朋友，稍一莫逆，伊将其党中革命悖逆论说诗词等件托人抄写，秋瑾即得了凭据，人均不敢不依。其党内各省均派有大头目，陈伯平系党内大头目，最热心而不怕死。浙省头目即系秋瑾，金华举人张恭伯谦亦系内地头目，各头目均有金印戒一个，上凿英文为暗记，秋瑾之金印戒曾为蒋继云见过，惟英文何字不能认识。又有湖南张兆卿，本领最高，能制炸弹，并深知孙汶踪迹底细。北洋车站炸弹案秋瑾亦系同谋，其同党以东洋留学生为多。杭州均寓荣华客栈，别

处亦有分寓。上年秋瑾在诸暨册局设立体育会，兼充教习，延杭州人张乾即刚忱为体操教员，缙云人赵洪富即赵卓为司账，兼充学监，科目专尚体操，会同学生共六十人，以嵊县及金、处一带之人多为多，均由吕凤樵、竺绍康、王金发等运动而来，操衣裤均用黑色。遂有徐颂扬、应钱仁、吕植松等先后到绍入会肄业，程毅于五月初一日上海公学放暑假后即行动身，至初三日到绍，诣大通学堂探访总办孙秉彝，即德卿，即被挽留，暂寓该堂。二十日秋瑾将体育会移入大通学堂附设，秋瑾因其党内羽翼已众，本拟五月起事，因须等东洋留学生暑假回华方能定局，是以改于七月间在杭州起事，并约各府党人同时扰乱，经赵洪富屡以前言向程毅运动，并劝其入党，程毅因素持改良社会主义，宗旨不同，即向覆绝。嗣因赵洪富于二十四日回家，托程毅暂代学监，程毅情不可却，勉强应承。张乾亦即回杭，竺绍康、王金发时常来堂，秋瑾悖逆诗稿等件曾为程毅所经见。又因秋瑾有暴动情形，经程毅再三向劝改正，秋瑾不但不听，反斥程毅不知公理。至五月底，程毅见报载有安徽徐锡麟暴动之事，因知大通为徐某所办，恐被牵连，决意返沪，经秋瑾再三挽留，以时值暑假无事，又因盘川无著，无奈逗留。时有嵊县学生徐兴凤，并不知姓之光朝，闻知秋瑾有七月起事之说，即约逃走，秋瑾查知，即嘱大通司账之黄介卿函知竺绍康，将徐兴凤等寻获处死。并告知堂内各人，此后如再有逃走及泄漏秘密言语，定将此人治死除患，以故学生闻言害怕，相约缄口。六月初三日，王金发到堂探望，遂即他往。初四日秋瑾闻省兵到绍，令嵊县仙严人鄢发先将堂内洋枪子弹全行藏匿，学生亦纷纷各散。其时适有蒋继云、王植槐先后由杭宁分路到绍访友未遇，遂同至该堂探望，秋瑾即留吃午饭，其时尚有学生三棹。由学生来堂通知营兵前来搜查军火，秋瑾得信，即携去六门手枪放入衣袋，备好皮包，正拟逃去，为蒋继云向其商借盘川缠住。经卑府等先行访闻，稟请拟兵来郡，督飭卑职等会同徐管带率队诣堂搜查，詎堂内不知何人开枪拒捕，标兵不得不开枪还击，当场击毙一名，受伤数名，拿获女匪秋瑾一名，夺获秋瑾六门手枪一杆，及搜出手折并悖逆字据，暨获程毅等六名，余由后门逃逸。又在堂内夹弄屋顶等处先后搜出洋枪子弹皮马匹，一并由徐管带同犯押解到府，当经卑府督同卑前山阴县李令暨卑职瑞年提讯。秋瑾供认蓄意革命不讳。即经电稟请示，奉飭先行正法，经转飭李令钟岳遵办，并将办理情形稟报宪鉴。兹卑职允贞抵任，经卑府督同允贞、瑞年等，复提程毅等六名隔别研讯，得悉前情，再三研诘，该犯等佯称或因暑假游历到绍，以致逗留。或因谋事未成，觅友借钱而来，不期而遇，委实不知情，亦无入党同谋助势情事。连日熟审，反复开导，坚供如前，证以到绍日期，及质之徐颂扬等，供亦相符，似尚可信。伏查生员程毅虽讯止到绍访友被留，暂寓大通学堂，且到堂未及一月，秋瑾之谋为不



轨，先不知情，亦无同谋助势情事。迨赵洪富向其运动入党，是秋瑾逆谋已露，既谓宗旨不同，不允入党，自应即行离堂，乃竟不知远嫌，为赵洪富暂代学监，因循逗留，显系甘心与匪为伍，实属罪无可辞，本应从重惩办，惟既奉宪台札飭，凡误入会党自行投首缴出枪枝证据者，概予从宽，即首要各犯能自首愿充眼线另拿巨魁者，亦得宽免等因，自应将该犯稍从宽典，应请将生员程毅衣衿转请抚宪咨请湖南抚宪转飭提学司查明通详褫革，飭发山阴县监禁五年，期满察看能否改悔，再行核办。徐颂扬虽讯不知情，第与匪人王金发等往来有素，又被招入该会肄习体操，其非安分之徒，甘入匪藪，已可概见。蒋继云深知秋瑾等谋逆内容，其与该女匪往来已非一日，不问可知，惟该监生甫经到堂即被拿获，先不知秋瑾有起事逆谋，其供无同谋助势情事，似尚可信，且一经提讯，即将秋瑾隐情据实供明，究非始终隐匿，情尚可原，自应量从宽减，应请将蒋继云监生先行斥革，与徐颂扬各发回原县监禁三年，限满察看核办。惟念蒋继云甫于是日到绍访友未遇，转至该堂借钱，致被拿获，且秋瑾信息灵通，若非该监生借钱缠住，早经免脱，难以弋获。又据供出该党中首要姓名住址暗记，得以按指查拿。而该监生又自愿充作眼线指拿余党赎罪，其情不无可原，可否将该监生免于治罪，取具的实妥保，充作眼线，随同指拿首要，以赎前愆之处，出自宪裁。应钱仁乡愚被诱，受伤颇重。吕植松年幼无知，其来会演习体操，无非为学业起见，并无他意，秋瑾如何谋为，均审不知情，自应从宽免其治罪，由县赶将应钱仁伤痕医痊，分别递回原籍取保释放。五品军功正警捕王植槐先由卑府开释，以省拖累。所有在大通学堂及体育会搜出洋枪子弹，并孙秉彝呈缴洋枪子弹，卑府现拟筹募巡勇，应请暂行留郡配用，俟将来巡勇裁撤再行呈缴。抑卑府更有请者，前次拿办秋瑾，供证确实，毫无疑义。只以谣言不一，各报馆据以登载，致起浮议，经卑府将秋瑾罪状剖切晓谕，搜获证据，刊刻传单，明白宣布，谣言渐息。现今审办程毅等，虽已供证确凿，然拟罪之允当与否，不得不慎益加慎之，以免枉纵，而昭核实，可否仰乞宪台批飭该犯等解省听候提勘覆核，抑或派委大员来绍提犯复鞫明确，再行定议，以昭详慎之处，听候宪裁。除将当场击毙一名由卑职允贞赶将相验缘由填格通详，并将受伤之石宝煦飭保医治伤症，申明保释。一面仍会营悬赏购线严密缉拿逸匪竺绍康等，务获究报外，合将督审拟议缘由开折录供，暨搜获枪弹清折肃录禀呈。仰祈查核，俯赐批示祇遵，实为公便云云。

# 丁未刘思复谋炸李准始末

刘思复略历 谋炸李准之进行 实行机关之设置 制弹失慎之经过 炸弹案之牵连 张谷山述炸弹案经过 陈逸川述炸弹案经过 出狱后之事业

## 刘思复略历

刘思复，广东香山入。少有大志，好学能文。十五岁应童子试，补博士弟子员。旋抛弃学业，专研究科学及算术，饶有心得。壬寅年（清光绪二十八年）与同邑志士徐桂等创设演说社于石岐城，鼓吹改革，邑中士子多为感动。复倡办女学校一所，不顾旧绅士之剧烈反抗，毅然以改良社会、振兴女学为己任。甲辰年（清光绪三十年）赴日本留学，渐与留东革命党人相往还，益有志于光复事业。乙巳秋，东京同盟会成立，遂亦列名册籍。丙午夏秋间，同盟会决议在粤大举，留东粤籍学生纷纷回国从事革命运动，刘亦其中之一人。初至香港主持《东方报》笔政，旋与安怀学校教员丁湘田订立婚约。丁未春，冯自由、李纪堂、汪精卫等设机关于香港普庆坊，刘亦移寓其内，相与研究实行方法，未几遂有丁未五月初一日广州凤翔书院之爆炸事件。

## 谋炸李准之进行

丙午（清光绪三十二年）二、三月间，香港同盟会机关部以同志郭人漳已奉清吏命调驻钦廉，同志赵声亦由江南来粤担任新军重要任务，而许雪秋、邓子瑜等更积极进行惠、潮两府发难事宜，不日可以大举。惟闻清廷新任粤督之岑春煊行将莅粤，水师提督李准日以拿捕党人为能事，此二人均为党人大敌，非去其一，不足以消灭阻力，而张革命党之声势。因有选择实行委员专任此项任务之议。刘思复久有是志，居日本时，尝苦心研究制造爆药之学，至是遂毅然自荐，引为己任。冯自由、汪精卫等咸赞成之。刘受任后，初在《中国日报》四楼密制炸药，继以试验不便，乃移至宝庆坊机关部，偶因试验失慎，为水银炸药击伤脸部，遂往澳门就医，而谋炸计划一时为之停顿。迨脸伤既愈，乃偕李纪堂赴屯门青山实行掷弹试验。

## 实行机关之设置

刘最初之实行计划，原定于惠、潮两地军事发动期间同时著手。嗣因脸伤未愈，延至四月下旬，始赴广州觅地布置一切，先由香港机关部派张谷山、张伯乔、朱执信、胡毅生诸人助刘进行。张谷山字如川，五华县人。向在嘉应州充当教员，提倡革命最力，是时方在广州租定城内旧仓巷凤翔书院，组织一长乐留学公所为运动学生军队之枢纽。因设置实行机关事，偕张伯乔至香港，与刘会商进行方法，与议者有冯自由、胡汉民、李纪堂、刘樾杭（思复族兄）诸人，决议李准方由汕头班师回粤未久，应即行诛以示威，使张谷山担任在凤翔书院附近觅一僻静地所，以为实行机关之出发点。张伯乔、朱执信则担任侦查李准每日来往必经之要路，以便相机行事。于是二张于四月二十六日遄返广州。旋刘又得张伯乔报告，探悉李准于每月朔望二日清晨恒赴总督衙门参谒，每行必乘怒马疾驰，大可邀之于道等语。遂不待张谷山回报，二十九日径乘轮至省，由谷山就凤翔书院中择一静密之房舍居之，复亲往踏查制台衙门、水师行台二处之来往街巷道路，以便著手。又与伯乔相约，如于五月初一早亲见李准已赴督轅参谒，即到凤翔书院门外报刘以暗号，而刘即可密伺李于要道而截击之。盖伯乔所居即在制台前张大夫第，李之来去行踪均不能逃过其耳目也。

## 制弹失慎之经过

刘所用炸药及铁弹均由香港制就，分别携至广州。炸药有银粉水银粉二种，铁弹则为螺旋式，用时始用砂粒混合，然后配以铁壳。五月初一早，刘先装成炸弹一具，及配置第二具时，铁壳之螺丝边因有余药散落纹上，稍遇摩擦，立行轰炸。刘被爆伤面部及左手下部，五指全废，谷山闻声往视，则见刘尚挺然矗立，身首足皆鲜血狼藉。乃摇手语刘，使勿出声，自往邻近之图强医院，求医生伍汉持速往诊视。继复趋回书院，拟代刘收拾余物，免被军警搜获。是时刘已横卧床上，榻畔洋毡角上尚置有已配成之炸弹一具，见谷山复来，乃命其将炸弹贮入室外之便溺缸，谷山依言行事。未几，同寓之学生工人闻声大集，附近之站岗警察亦来，伍汉持则挈医学生陈逸川、周演明、黄又夔数人匆匆而至，见刘伤状，初以为被人用枪击伤，并未疑及炸弹爆裂所致。刘自称三水人李德山，及伍问以如何致伤，则瞑目不答。在旁之警官谓非通报警局查验不可。谷山知事趋严重，遂托词外出，驰赴朱执信宅报警。图强医院学生陈逸川等察视伤者时，见床边藤篮内贮有铁弹二枚，知为党人所为，因见床席下露出书信数件，即收入衣袋内藏之。忙乱良久，警察因发现铁弹，渐疑伤者为革命党人。巡警道龚心湛令暂昇伤

者入韬美医院疗治，俟伤愈然后审讯究办。刘入院后，法国医士恐伤势延及全体，乃将其左手下部全行割去。清吏审讯数次，均自称三水人李德山，因试验化学受创，绝不肯供招真姓名。其后因刘之聘妻丁湘田自香港到院探病，粤中各报相率揭载，世人始知所谓李德山者即为刘思复。

## 炸弹案之牵连

与此案有关系诸人，张谷山逃至朱执信宅，割须易服后，即绕道佛山，然后乘轮赴香港，到《中国日报》告变。冯自由闻讯，乃派党员数人至粤，联络韬美医院侍役，谋乘间援刘由医院后门水道出险，卒以警察防范严密而止。粤吏初严缉谷山，李准风闻此案以己为目标，主张从严究办尤力。因谷山无法弋获，遂疑与图强学校有关，特派军警大搜该校舍，无所得，仅检获美洲温高华埠《华英日报》记者崔通约致校长伍汉持函一件，中有“今日欲谋革命非革命思想普遍人心不可”一语，指为与革命党人来往之证据，即将伍汉持拘去。伍时在法政学校肄业，法政学校校长夏同和及教员杜之秋等闻之，乃联名具函为伍保释，而伍狱始解。刘全愈后，粤吏研讯多次，均无佐证，遂判令解回香山原籍监禁焉。

## 张谷山述炸弹案经过

民国二年粤省举行国会选举，伍汉持当选为众议院议员。时有人以丁未风翔书院炸弹案伍有意陷害刘思复为词，登报攻击。张谷山闻之，乃将此案始末详细补述，以释谣诼，照录如下：

前阅报载本会部长胡汉民先生告白一则曰，顷有自称旅港同志电捏会员伍汉持君谋陷刘思复事，早经刘思复君登报辩明。又曰，如同志中古应芬、叶夏声、谭民三、杜之秋、刘一伟诸君均知其详各等因，是则伍汉持并无谋陷刘思复事，当可见信于各同志矣。虽然，事关六七年之久，直至今日犹有疑伍君为谋陷者，犹有待于支部长登报辩明，是必犹有人未释然于心者，盖亦由于此一段信史未尝一大白于天下故也。顾欲征此一段信史，不可不将本案关系人逐一证明，并本案之前因后果一一表暴于天下。按兹事主动机关为冯自由、汪精卫、胡汉民诸君，省中暗为照料者则为张伯乔、朱执信、胡毅生诸君。失败后从中维持调护则为杜之秋、古应芬、叶夏声、谭民三、刘一伟诸君，从中奔走营救者则为谢英伯及某女士诸君。然彼时精卫往外埠，汉民、自由亦在港，即伯乔、执信、毅生因事起仓卒，当时亦未在场。至古、叶、谭、杜、刘诸君，则属于事后营救，是诸君子当日事起之真实际况，均

属未甚明了，即反问之刘思复君，时在痛苦之际，亦未能知其因由也。然则欲知当日之实际实况及伍汉持有无谋陷刘思复事，是不能不证之当日在场同人，及与刘、伍之双方关系人也。当时在场同事与刘、伍二君双方关系若张伯乔者，其人已死，今已无从跟究。惟其人尚存而能以口笔将本案前后始末逐一证明之者，其人为何，曰张谷山氏，谷山固当日在场同事与刘、伍二君双方关系人也。今日将不厌烦琐，举此一段信史，为诸君一一详告，可乎？刘思复炸案发生为丁未年五月初一日晨六点钟事也，（著者按：谷山所述炸案时刻，似与事实未符。因谷山到图强医院延医时，伍汉持方与学生聚集早膳，粤俗早膳固无在六时左右者。据陈逸川所述，谓早膳在八时左右，以著者推测当以陈说为适合。又据张伯乔事后亲语著者，谓是早思复起床稍晏，彼过凤翔书院门外报信时，不见思复，直至李准由督署返寓，思复仍未出，故是日邀击李准之机会已经错过云云。则炸时决非六点钟，又一实证。）兹事虽小，其连带关系影响极大。窃自孙中山先生于乙巳之秋组织中国同盟会于日本，阅一年，丙午秋冬之间，党势已遍及全国，以《民报》鼓吹于前，以日本留学生诸同志相继归国实践于后，盖自丙午秋冬间即渐入实践时代矣。时则汪、胡二君回港驻办进行各事，此外留学诸同志亦皆联翩归国，分道扬镳。刘思复君者，日本留学回国实践之一人也。谷山于乙巳冬加盟入会，丙午在嘉应教习师范，专为运动会员与鼓吹三民主义起见。至冬间，适潮州许雪秋氏等以中山函令拟在潮举事，专员通知嘉应各同志，谷山因同谢良牧、李诗唐到汕，意在察看情势相机进止也。嗣因实力未充，兼之许部徒党颇难约束，因相率到港，于《中国日报》社开秘密会议，议者多主张急进，而谷山尚意不谓然，因是回潮谋事自为一路，而谷山则入省运动新军，又自为一路。抵省，军学各界接见，异常欢洽，知天下事大有可为，遂数数往来省港间。嗣由精卫、汉民、自由、执信、毅生诸君决定以谷山驻省垣为秘密运动之机关部，然是时但可为秘密运动，而表面上不能不另组一正当之名义，以掩清吏之耳目，因与军学各界商定，组织一长乐留学公所，订定章程办法，以谷山为之长，租定旧仓巷凤翔书院第三栋，是为长乐留学公所设置之原因。丁未正月初旬，潮州、饶平等处事机败露，同志多走避在港。赵伯先君由江南改调来粤，初任督练公所提调，正月间改任燕塘新军标统。伯乔、执信、毅生诸君介绍谷山与伯先接洽，并在三元宫置酒欢会，商议新军办法，谷山以为新军界皆热血，气盛可用。伯先曰：新军官长陆军各学生必使到标部接见，联为一气，然后有议论，其徒然自称同宗旨者，均不可靠，必先令加盟入会，始得认为真正同志。由是如姚雨平、林震、张我权、何克夫、张赧村、刘古香以及在营在堂各军官学生皆相继加盟入会。又未几而潮州黄冈再举，而钦廉刘思裕亦起，时毅生运动广府属内会党颇为纯熟，清督

调李准偕伯先往潮州，经伯乔、毅生与伯先商定相机援助。又未几调西路巡防郭人漳往钦廉，郭固同志，与伯先尤为密切交者，自西路回省，即由伯乔与郭商定，以为黄冈事已消灭，可以改调伯先一并往钦廉，如机会成熟，即合兵自西省出发，进窥中原。郭因商由谷山处调集谄练军事同志，如姚雨平、何克夫等一同前往，以备分派，此为以留学公所实司秘密机关之原因。当是时如广府属县，如东西北三江，如潮汕，如钦廉各属，皆有党员分头运动。郭部六营为新练军，伯先部新军一标，内一营为开花炮队。吾党实力渐充，粤大吏尸居不足为虑，与吾党反对者，厥为伪提督李准，日以捕党人为邀功名，某部下杨某且来往香港侦探吾党举动，声息灵通，为心腹之患。岑春煊奉伪朝命实授粤督，六月时行抵上海。自由、精卫、汉民诸同志在港密谋：若岑春煊与李准二者得炸其一，于粤省政界军界必有影响，彼时或即起兵进据广东，或各路蜂起，或吾党如郭、赵二君得握最高兵权，天下事成败在此一举。议决，适思复在港制备炸药弹，曾在九龙山试验有效，遂毅然独任其役，而以谷山为之居停主人，时港中预此事者为精卫、汉民、自由、纪堂及思复族人，忘其名（著者按即思复族兄刘樾杭），汉民夫人亦知之；省中预此者事为伯乔、执信、毅生诸人。议决后，谷山先回省，时为四月二十六日，相约谓，学公所繁杂，应另觅一附近僻静馆地，以便装置炸药弹及其附属品，觅定后函知，即行来省。正在寻觅铺地租赁间，廿九早思复遽搭轮来省，携行李一夹包，一藤篮，直入谷山卧房，即呼谷山起。一面飭伙夫备早餐，一面携谷山偕往督府水师行台二处之前后左右及来往之街巷道路，盖是时岑春煊尚未到粤，目的单纯属李准，察看来往必经之要路，以便相机行事也。并乘便告知伯乔，又至豪贤街告知执信，乃相携回寓草草早膳。膳毕，思复自藤篮内取出五加皮酒罐二，玻璃管一，及隔漏纸竹笪瓷盆若干件，乃将酒罐内以水浸湿之药粉倒入隔漏笪内，隔去水质停干，以纸蘸药（实不见有药）用火试验，裂炸綦猛，并将弹壳四个拾出验视，其一如牛奶盒形，其二如鸡蛋形，随遣伙夫觅砂少许速回备用。先是谷山因学生及秘密机关往来人杂，同房不便，已改用与厅相对之房居之。当时因专意于秘密举动，同住如张伯伦、钟麟五等，已先令其回籍，只一陈敏孙同寓，住房则与思复相连，然敏孙亦就体育专修学校，每日黎明即须上课，所余只一伙夫张标而已。凤翔书院房舍至多，前二栋及左厢与本厅楼上，均有各地不同志之学生寄宿，亦多未从中接洽，惟在书院范围以内尚属不扰。是日伯乔、执信均到所说机密，晚膳前后，谷山尚与思复言：“此举可在省住定，从容布置，不必过于焦急也。”又向思复曰：“独自一人为之乎？抑尚需他人帮助乎？”思复曰：“独任之，非他人所能助力也。”又问曰：“自身尚期保全否乎？”思复曰：“牺牲之，何可望保全也。”谷山察其志决计定，纯一不二，以为

必成功无疑。诿翌早黎明六点钟时，轰然一声，非常猛烈，谷山甫从睡梦醒觉，噉哨一声，知事坏了。即披卫生衣，穿鞋跃出房门。而思复大声疾呼，连呼数句，视其房门则冲斜，骤不克启，然已斜开见面，则思复尚挺然矗立，身首足皆鲜血淋漓，左手下垂，烂碎不见掌。谷山固向为同事人所许为胆大如斗从容镇定者，是时摇手告思复曰：“不要出声，我即叫医生来。”一语，即呼同寓敏孙，则已锁门上课去矣。呼伙夫张标，则出街买菜未回。仓卒飞跑至图强医院，直入内厅，则见伍汉持君正在餐台早膳，盖伍君每日早餐后即往法政学校上课也。谷山以极迫切之形状语告伍曰：“汝不要食饭，即携急救枪伤火药伤之药料前去我寓所救急。”彼欲再问，而已驰回，同时凤翔书院之公共伙夫亦往伍处请速救护，而我固不能与伍君多问答数句者，一因寓所伙夫外出，同事均不在寓，而门户洞开；二因炸药弹尚未收拾停妥，惧有疏虞；三因楼上及左厢及下二栋寄宿多人，惧因轰声惊动，滋扰纷聚；四因炸声震动甚远，且非寻常声浪可比，惧站岗警察查视诘问。有此种因由，所以不及与伍君多言，遽行驰归，急切用力移动思复房门，始获开视木栅，房间床上地下皆鲜血狼藉不堪，时则思复已横卧在床，余见其神气尚清，亟问曰：“医生即来，所有应拾袭之物件即声明拾袭。”思复曰：“床头尚有一件东西至要紧。”余视之，则在毡角面上已装好一鸡蛋形之炸弹也。余曰：“怕其炸否？”思复曰：“碰硬则炸，入水则不炸，可轻轻拈至便溺处所轻轻放下，则不炸矣。”余拈至左厢便溺缸处，乃甫倒去之缸，绝无半点余溺。又从左厢绕至右厢视便溺缸，是为半缸以上，乃将炸弹连手轻轻放落缸底，尚有少许停积溺泽，知甚停妥。至厅事，已挤拥多人，一为寄宿书院学生，二为书院伙夫工人，三为自外撞入贪看新闻之闲杂，四为站岗警察，亦即杂入三四名在内。而伍汉持亦已至，即由余引伍在房门察看，伍见状颇为骇异，余仓卒问曰：“怕死否？能即刻用药否？”伍曰：“似此何能医治，必死矣。”伍即问思复曰：“尔何许人。”曰：“我三水人。”又问曰：“甚么姓名？”曰：“我李德山。”又问曰：“是枪伤是药伤？因何受伤？怎么利害？闹到这个样子。”而思复则瞑目不置答矣。伍曰：“这般救么，究竟被人打伤，抑自己误伤，事关人命，非同小可。”在旁警察曰：“报局。”余即接口曰：“余将亲自往警局请验，尔等警兵无庸在此纷扰也。”是时伍已在房查验各种什物，谷山入己房内，忖事不了，而房内尚有二大箱书，均属革命书类，皮箱内尚存有盟单十余纸，更为危险，先将盟单检齐藏在里衣，并有港币十余元，毫银七八元。拾藏衣袋，告知各人。着即听候我往警局带委员即来相验。彼时陈敏孙未回，张标回至门口，我伤其回所，谓所内有事，尔不必慌张，凡事可推在我身上，尔伙夫无干也，但须看守我各物。出门后即绕道走豪贤街执信住家处，一妇人应门，嘱执信起，有紧急说话，执信见面，

余即告曰：“思复误事矣，首身足俱伤，左手且全炸去。”执信曰：“何以会误事？”余曰：“大约系装置炸药，不觉一触即炸裂误事耳。”执信曰：“死否？”余曰：“现未死，大约必死无疑。”执信曰：“警察知否？”余曰：“有警察在旁，已拟报局，医生伍汉持在，伍以为必死。故我亦托词报警察，乘机绕道过来也。”因搜盟单十余纸交执信暂存。执信曰：“焚去，势至如此，以暂避为佳。”我说：“现港轮已开，惟有先走佛山耳。”执信曰：“走佛山，是用轿直到黄沙过艇落车。”余即飭役雇轿，继思我中装有须，穿短卫生衫，穿鞋又不穿袜，不免令人起疑，乃向执信讨长衫一件。执信曰：“高短肥瘦不伦，虽有长衫，何能穿得。”余曰：“不如将须剃去。”乃将案头纸刀及水池之水草草剃须，剃毕轿至，即入轿放帘，绕小东门走黄沙，赏轿夫银二两，过艇入佛山火车，坐定觉腹饿，出钱买香蕉二条暂充饥腹，至佛山到盛记生号时已十二点钟矣。郑云棠出招待，见余去须，且未剃净。郑机警曰：“要打辫剃头否？”余曰：“一面呼发匠，一面备餐可也。”剃须及餐毕，携郑登楼，密语以炸弹误事情形，并飭传吉照轩来。议定，以吉送信及银到省接济陈敏孙与张标伙夫，及善后办法。郑即护送我再往省搭轮往港，是晚由佛山搭车复回省，用艇赶程，登轮即开，至港机关，则执信先到，在座，汉民、自由、纪堂及汉民夫人均在，详告以误事情形。翌日即由自由另派专员到省照料，以上即为谷山身亲境地之情形也。又翌日接省友报告书，谓余走后，该警兵亦到局报告，寻有警兵十余人到所监视，并一面转报总局。时则伙夫张标回寓，警兵即将伊扣留，未几敏孙亦上课归，敏孙固不知此中情形者，见状错愕，不知所措，警兵再三盘诘，委实茫然，而张标亦即乘机逃去。又未几，警察总局专员督兵多人前来，一面将思复送往韬美医院，将陈与书院司事伙夫及伍君一并留住带回警局审讯。关于炸弹物品及余之相片来往信函，暨公所章程簿册等等，概起回总局。此外服物，则派兵看管。并令警兵云：“有人再到者，即行拘留。”其意盖尚以为我乘机再回。是时省吏震恐，下令通缉我。翌日各车站轮渡均已分布侦探，而不知我已在港也。时重要机密必由李准主持，闻李与伍汉持君先有嫌疑者，是夜派兵即围图强医院，穷搜证据，适自箱内起出一自美洲某君寄来之信，措词激烈，李准即拟以此函加罪，将伍收押。寻又围搜旧仓巷某店，如何情形，以无关系，未详。当审讯陈敏孙时，斤斤以我相片相穷诘，因相片中有题词，语涉激烈，旁纪年以黄帝而不清帝，题词者为陈培琛，即敏孙兄弟，并非同盟会人，而清吏又欲因陈而加敏孙罪也。词曰：“廿纪新潮怒警，何来珠剑气，亭亭玉树，八尺须眉千丈气，击得自由钟住，更独立精神尚武，抛却巾衫披白毡，便屠龙，更便闻鸡舞。我自恨，儒冠误，人因积毁才方著，慨频年，同群鸟兽豸狼当，骨傲公卿才玩世，一扫臂肝虫鼠。且仔细商量出处，北望神州东



望嶠，趁华年，向海天翔翥，掉头去，莫回顾。”

## 陈逸川述炸弹案经过

关于此案经过，尚有当日图强书院学生陈逸川所述，足资参考，照录如左：

广州旧仓巷图强西医学校为伍汉持所创办。丁未五月初一日上午，约八时左右，学生适吃早膳，突来一浓眉广颡，口上有髭，身長六尺之伟丈夫，操嘉应州音，大声曰：“邻巷青云里学生寄宿舍有一学生’玩弄手枪，自伤甚危，请速往救。”言毕而去。此伟丈夫前曾数次来校诊病，学生有认识之者，于是伍汉持即挈余及学生数人携药具出门，至则见伤者横卧床上。房中置木桌一，桌上满置化学器具，如隔水纸安士杯磁石药春等等，四围门扇板壁皆有铁片穿过或嵌入，与来报者所云玩弄手枪自伤者不符，殊为可异。该校学生中有革命思想者，只余与周演明、黄又夔三人。先年余在香港《惟一趣报》，曾与刘思复会过数面，时余见伤者满面为血所染，模糊莫辨其为何人，予甫入门，伤者见余连点首，予不以为意，但见情形如此，则已猜定为党人制造无疑，予即与周演明面请伍汉持趁警察未知，即舁回学校医治。伍云：“事关学生谋杀案，须先报警，然后舁回学校，方合法律手续。”盖伍时未见桌上各种化学仪器，疑为谋杀，故发是言也。余等时尚年少，识见幼稚，鉴别力亦甚薄弱，亦以为谋杀案，不敢与伍执拗。予于是再入伤者之房察视，见伤者左手五指已断，复见床边藤篮内贮有铁弹二枚，则益信为党人所为。旋偶于床席下检得书信数件，乃即收入衣袋内，奔回校中私室展读，一致其妹者，一致其弟者，一致法政学校杜贡石及某樾者。致弟妹二函，除永别之言外，均有于某日决心歼彼群贼之语。致杜、樾二人之函，则托将其寄存之书籍衣箱转交其弟妹者。予阅毕，即密藏于地。再往凤翔书院，则见警察数名已入伤者之房搜查，似已知为党人所为。遂问伤者姓名，伤者答云李德山。时伤者伤势虽重，尚觉清醒，一若欲言而不敢言也者，为状滋苦。无何，巡官警长先后到，并奉巡警道龚心湛令，暂舁伤者入韬美医院医治，待稍愈，然后审讯究办。故当时各报皆载云有党人李德山制造炸弹图谋不轨，不知所云李德山即刘思复也。其藤篮内之炸弹，则由两名警察用一长五丈之竹竿贯而抬之，战栗面无人色。自此案发生后，社会纷传不一，有疑与图强学校有关系者，有谓李德山系图强学校学生者。是晚八时，即有警局委员带兵十数名来校，遍搜教员学生宿舍，然皆无实据，独于伍汉持书案内搜出美洲崔某寄伍函，有“今日欲谋革命非革命思想普遍人心不可”一语，遂指为与革命党人来往之凭据，竟将伍拘去。是夜学生惊恐异常，多

不敢返校，独予则终夜将刘思复遗书用罗马字拼音译出，以备将来发表，而原函则焚去，不敢藏，恐再来搜查也。至翌日，学校忽接署名黄谷山者送来一函，字用铅笔写，内云：“凤翔书院巷内之溺缸下有炸弹二枚请急取去免伤害他人”等语。予疑此函，必系来校报伤之伟丈夫所发。然予辈每有举动，尚在警察监视之中，故置诸不理。刘入韬美医院后，经审讯数次，不肯供招真姓名。无何其未婚妻丁湘田到院探病，世人始知李德山即刘思复。刘既全愈，当道因无佐证，飭令解回香山原籍监禁。伍汉持则由法政学校校长教员联名禀保，始获开释。刘至己酉年秋间，由陈景华设法营救，得以出狱，旋赴香港，港中同盟会同志冯自由、谢英伯等开会欢迎于愉园。予适与会，因详询刘以当日情形，始明真象。盖刘蓄志暗杀已久，是日实欲伺李准回天香街公馆，路必经旧仓巷，乘间轰炸之。其炸弹所以失手，系因已制成一枚置于床畔毡角上，尚有一枚于炸药倾入弹内之后，一时不慎，偶有少许药粉散落弹口螺纹上，于旋转装置时，因受摩擦，故突然轰炸也。予后闻谢良牧言，所述伟丈夫其人者，系广东五华县人，姓张名谷山，面貌魁梧，豪侠好义，好读书，曾补廪，平时热心革命，创设学校于嘉应府城，特编辑种族历史，亲授学生，藉以灌溉革命思想于学生脑中，嘉属革命党之多，张与有力焉。其后由谢逸桥介绍入同盟会，进行益力，旋至广州，与姚雨平谋商革命进行，寄宿凤翔书院，将有所图，因刘案发生，被当局通缉，遂回乡暂避。辛亥岁粤省光复，惠州、嘉应各属先后为党人占领，张之力为多云。

## 出狱后之事业

刘系香山县城监狱者两载，己酉夏陈景华自暹罗归香港，冯自由知陈与豪绅江孔殷有旧，乃托陈为刘设法营救，江孔殷受陈托，因向当道说项，而出刘于狱。刘至香港，同盟会诸同志开会于愉园以欢迎之。辛亥八月武汉起义，粤中党人亟谋响应，刘与莫纪彭、林君复等首先运动驻香山前山镇之新军反正，自称香军。旋率兵向广州，闻张鸣岐出走，胡汉民已任都督，遂放弃兵权，不问政事，隐居于西湖白云庵者逾月。复监于旧时同志之热衷权利，乃发愤宣传无政府主义，以为敝蕪功名之倡。初创设晦鸣学社发布各种宣传品，继又组织心社于广州，实行（一）不食肉，（二）不饮酒，（三）不吸烟，（四）不用仆役，（五）不婚姻，（六）不称族姓，（七）不作官吏，（八）不坐轿及人力车，（九）不作议员，（十）不入政党，（十一）不作海陆军人，（十二）不奉宗教之十二戒约。癸丑八月龙济光入粤，晦鸣学社被封，刘乃移居上海，编印《民声》杂志，专提倡无政府主义及世界语。甲寅民国四年三月以积劳成肺疾，卒于医院。时年三十有一，《民声》社诸同志特为营构墓地于西湖烟霞洞旁。

## 南洋华侨与革命运动

南洋革命党之起源 杨衢云与尤列之活动 保皇会与《天南新报》《图南报》之发起 秦力山之通信 同盟会之成立 孙总理之通信 冯自由之通信 《南洋总汇报》之分裂 《中兴报》之继起《星洲晨报》与书报社 振武善社之武剧 南洋支部之新章 安置河口败兵之困难 七洲府之党务 缅甸之党务 荷属之党务 越南之党务 暹罗之党务 菲律宾之党务澳洲之党务 英属之书报社 荷属之书报社 支部移庇能之经过 黄花岗一役筹款之经过 黄兴赵声之通信 辛亥光复之助饷

### 南洋革命党之起源

南洋二字之界说，解释各有不同，从狭义言之，则专限于英、荷二国属地之南洋群岛。从广义及通俗言之，则此二字之范围至广，凡英、荷二属群岛、菲律宾群岛、大洋洲群岛，以及越南、暹罗、缅甸、印度诸国，皆可统称之曰南洋。本书所载革命党之南洋运动，即从广义及通俗而言也。考我国革命党之初到南洋英、荷两属，实在明末清初，其时明之君臣及郑成功父子先后失败于闽、粤、台湾各地，其遗臣义士遂多亡命于马来半岛及爪哇群岛。此辈足迹所及，辄组织秘密社会，以散播其反清复明之种子，即所谓洪门之三合会或义兴会是也。嗣太平天国失败，洪杨部将咸借南洋为逋逃藪，于是党势日盛，凡有华侨所到之地，莫不有义兴会所之设立，会员达数百万人。惟人数既众，流品日杂，所谓斩奸救国之誓词，仅成联盟拜会之口头禅，而好勇斗狠之事，所在多有。甚至各立门户，有同敌国，仇杀械斗，报不绝书；因之遂为当地政府下令解散团体，并没收其公积金。新加坡埠（又称星洲或叻埠）义兴、福兴等会尝荐贮公积金百万以上，即以聚众械斗案为当地政府所没收焉。自是各地政府咸悬为禁令，不许义兴会公然设立会所，然此辈仍巧立名目，密设各种机关，尤以农工二界为盛，其不忘宗国者，则仍与闽之漳、泉，粤之惠、潮、嘉等处党人互通消息，时时助以军械及饷项。清末光、宣之间，闽南、粤东各县时有会党揭竿起事，实以南洋党人接济之力为多。又各埠义兴会产业未遭当地政府查抄者，只有柔佛一处，所值约数十万元，曾由陈楚楠等劝其拨充革命军用，因其办事人乏爱国心，故运动无效云。

## 杨衢云与尤列之活动

乙未兴中会在广州起义失败，其首领杨衢云于是年十一月从香港至南非洲，沿途经西贡、新加坡、麦特拉斯、科仑布各商埠，交结其地义兴会会员，劝令加入兴中会。时义兴会员对革命大义多不了解。南非洲之尊尼士堡及彼得马尼士堡等处则有兴中分会之建设。然自丙申十月杨离南非赴日本之后，各地党务以乏人主持，陆续解散。庚子六月孙总理因日本同志宫崎寅藏为康有为搆陷入狱，特由西贡至新加坡营救，赖医学博士林文庆代向英吏说项，得以无事出境。总理昔年曾在伦敦与林订交，故是役大得其助，然其时林固非党员也。庚子闰八月惠州革命军失败，其将领黄福、黄耀廷、邓子瑜等均逃至星洲，兴中会员尤列亦跟踪而至。旋在牛车水单边街悬壶问世，华侨佩其医术，多称道之，尤渐向义兴会团体及农工二界鼓吹革命排满，闻者多为感动。旋发起中和堂于叻埠为进行机关，分会遍设吉隆坡、怡保、坝罗、庇能各埠，从者颇众。保皇会机关之《天南新报》记者黄世仲、黄伯耀、康荫田等亦加入中和堂为会员。世仲且投函香港《中国报》自荐，遂由《中国报》延任笔政。中和堂会所所悬之旗帜，即为惠州革命军所用之青天白日旗。吾国人所设公共团体，公然以青天白日为国徽者，当以中和堂为最早。

## 保皇会与《天南新报》

戊戌政变后，康有为首倡保皇会于北美，复亲至新加坡组织分会，闽籍富商邱菽园率先从之游，且赀资巨万，为起兵勤王之需。梁启田、欧榘甲、梁启超、徐勤、汤觉顿、叶觉迈等，先后至南洋相助为理，其发行书报则有《清议报》、《知新报》、《文兴报》、《戊戌政变记》等等，故侨商是时加入保皇党者颇众。及汉口勤王军败，邱菽园以华侨义捐用途不明，渐起非议，唐才常诸友如秦力山、朱菱溪、陈桃痴等，咸至星洲向康有为算账，康无以应，而保皇会之骗局乃益暴露，侨商之入彀者，至是始渐脱离康党关系，而改趋革命一途。

## 《图南报》之发起

新加坡富商陈楚楠，别号思明州之少年，闽之同安县厦门人也。有商店曰合春号，营木厂及罐果业。与其友潮州饶平人新长美布匹店主人张永福，及张之外甥林义顺，咸具革命思想，初纳交于邱菽园，得阅《清议报》、《开智录》、《新民丛报》等书报，渐醉心新学。癸卯闰五月上海《苏报》案起，楚楠、永福、

义顺等激于义愤，因与所设小桃源俱乐部诸友联名致电驻沪英领事，请援保护国事犯条例，勿引渡章、邹，是为南洋华侨同情革命之第一声。其后复集资翻印革命军五千册，改名《图存篇》，设法输入漳、泉、潮、梅各乡镇，分送士商各界，收效甚著。继以提倡革命，非创设报馆不可，乃由陈、张二人出资组织《图南日报》，为言论机关。初由《天南新报》记者黄伯耀介绍陈、张于尤列。复由尤荐引香港郑贯一为该报主笔；郑以方筹办《广东报》辞，乃改聘《中国报》记者陈诗仲承乏，黄伯耀、康荫田等均任编辑。该报筹办于癸卯秋冬间，至甲辰春始出版，其报社设于福建街二十一号。第一日由尤列作发刊词，署名吴兴季子，初以风气未开，颇惹各商店反对，仅销售三十余份；寻人心日渐归附，乃递增至二千数百份。乙巳冬，《图南报》办事人为华侨冯夏威身殉美约事，发起追悼会于仁济医院，先期预请当地华民政务司批准开会，英官谓必须尤列不到会始可照准，楚楠等许之。尤闻之大愤，及期先到会场，登坛演说，痛言迁就外人之非，闻者大鼓掌，英吏无如之何也。时有英船载运政府定购之美货至叻埠，码头苦力激于爱国大义，咸拒绝起运，华民政务司乃商诸译员何式宽，何曰：“若得陈楚楠、张永福二君代向码头工人疏通，当易为力。”英吏遂延陈、张至署，请其设法劝告各工人勿抵制美货，陈、张严词谢绝，英吏谓只须君等具名解释英轮所载美货乃政府先期定购之用品，与寻常商货不同，即生效力，不必为劝告工人语亦可，陈、张勉为署名，此项公告张贴后，不及半日，英轮之货完全卸陆。英吏闻之，始知《图南报》对于社会之势力，感为诧异不置。

## 秦力山之通信

湘人秦力山，于庚子大通起事兵败后，再渡日本。乙巳春，藉《中国报》记者黄世仲之介绍，欲到新加坡访陈楚楠。抵坡后，因病不果。及痊愈，即匆匆赴缅甸，濒行留书楚楠道歉。是年六月间复由滇边致函详述往事，前后两函均有史料之价值，附录如左（二函均陈楚楠藏）：

（其一）楚楠智者大鉴：久耳公名，颇深渴慕（自港来时黄君世仲以函介绍见君）。兹以事过星坡，初以为可以识思明州之少年同志矣，然微闻内地志士南来，志在运动者不鲜，以是多扰及公，弟以旨趣略殊，恐人一见而以为挟有同等之目的来也。故不复再来见公，公可谅解苦衷，毋以鄙为倨傲，则幸矣。胡氛正恶，故国之事鲜有快意可为告者，兹于本日首途往孟加纳，留此以当一面，顺问起居幸福。弟巩黄即秦力山顿。

（其二）楚楠先生侠鉴：往岁在港沪间，尝闻有思明州少年者，非常倾慕。今春道过星洲，在港起程时，世仲再三言公见义勇为，嘱必奉访，并致

书乃兄伯耀介绍，不料抵星后，骤因病发，滞仁济月余，从未尝出门，又因言语不通，公邸复远，俟病瘥后，匆匆下船，但以一书交邮道歉，想已达览矣。交臂之失，罪在不赦（是日已与公相见，公在仁济抱少君就诊，至去后始为告知）。鄙人以己亥秋间东渡读书。明年北行运动拳匪不行，旋南赴汉中，与林君述唐创富有一局。秋间率偏师举旗大通，与满师转战三次，寻败，继而汉局全隳。其年九月，以逼处不得已，烧彼南京之大军械局（马鞍山）。是时网罗日逼，遂来星埠见圣人于庇能，始知其为拐骗，乃绝交去。又至日本居两年半归，再创设《少年中国报》，以短于资本，不数月罢去。遂往来长江两年，去年往来广东三次，腊月在省城被李准搜索（疑为保党之所为），行时又仅存一人，所有行李净尽。今年原欲入龙州，因友人梁君镇堂二月初四被捕，所谋成水泡，遂来滇省，顷拟由陆入川。所谋数事，未得十分头绪，将来能往与否，须数月后始知之。近得港中新闻，阅悉为诗仲辩诬一段（《中国报》所载者），诗仲弟向不见面，秋间叻报大肆簧鼓，弟在坡时，已在贵报与驳诘数次，不料保党复以相陷，康徒毒焰久已燎原，弟于此尤为深恨，顷著有说革命，已寄赠《仰报》。贵处原有《仰报》，故未寄来（《仰报》但销数千份），此书若在贵报重登（《仰报》无版权系弟赠与者），或得照邹书一例，能翻刻成本送人尤妙也（共有六七万字）。惟此书成于十二日之内（以弟先欲入川恐赶不及），多有理论未完全之处，将来公如肯俯就一灾枣黎，望嘱诗、耀两兄为之校斧，或于同胞之理论与条理，均不无小补。弟因邹书徒事谩骂而不言理，故不得已而有此作也。书中驳诘康党之处甚多，可一惩其烦焰，余详伯耀函中，不缕不缕。敬请毅安。弟秦力山顿。中六月二十一日自云南边界。孙君逸仙自巴黎来信，言六月过星，约相待一见，惜弟已来缅甸矣，想足下已见之矣。又弟以行止未定，前途茫杳，如承复书，竟无可达之处，如目的已达，即将由滇而蜀，复自长江东下，否则将来或有见面之日也。

## 同盟会之成立

甲辰孙总理在美获读《图南日报》，知革命种子已传播于南洋群岛，特移书尤列，查询为何人所设办。乙巳六月，由欧洲取道赴日，途中自科仑布致电尤列，嘱介绍《图南报》诸同志相见。迨船抵星埠，尤引楚楠、永福、义顺诸人登轮求谒，并欢迎上陆，共商国事，总理以当地政府五年不许入境禁令尚未期满辞之。并谓在欧时，德、法、比诸国留学生已成立革命党团体，此次到日本，即当组织革命党总部，南洋各埠可设分会，不日当由日本寄来章程及办法，嘱各人预为筹备，楚楠等从之。总理抵日，遂于是年七月与黄克强、冯自由等发起中国

同盟会于东京。是年冬复偕胡毅生、黎仲实、邓慕韩等取道赴越南西贡，旋至星洲。适是时五年不得入境之期已满，诸同志遂欢迎登陆，寻倡设同盟分会，为南洋英、荷两属之革命总机关部，假晚晴园为会所。初次开会加盟者，有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许子麟、刘金声、黄耀廷、邓子瑜等十二人。公举楚楠为会长，永福副之，许子麟为会计，林义顺为交际。于是规模渐具，会员日众，更逐渐增设分会于英、荷二属各埠，而革命思潮遂弥漫于南洋群岛矣。查同盟会员在新加坡入会及注册者，前后实不满五百人。今就所知者，录列其姓名于左：

#### 新加坡中国同盟会会员姓名表

|     |     |     |     |      |     |     |     |     |
|-----|-----|-----|-----|------|-----|-----|-----|-----|
| 陈楚楠 | 赵金鼎 | 李肇基 | 李晓生 | 张玉清  | 蔡汉亮 | 刘任臣 | 张永福 | 赵金生 |
| 吴海涂 | 詹承坡 | 丘得松 | 陈逸叟 | 许梦芝  | 林义顺 | 陈竞传 | 陈梅坡 | 黎仲西 |
| 王金鍊 | 洪芋蛋 | 陈子纓 | 许子麟 | 郑聘廷  | 符养华 | 杨振文 | 张振东 | 吴灶安 |
| 陈秋圃 | 邓子瑜 | 赵钧溪 | 邓毅  | 张慎初  | 陈照和 | 吴业琛 | 卢礼明 | 刘金声 |
| 蒋玉田 | 杜辉汉 | 王寸丹 | 符天一 | 余既成  | 唐璧初 | 黄耀廷 | 谢坤林 | 张欣然 |
| 黄崇享 | 丘焕文 | 余通  | 陈梦梅 | 吴悟叟  | 留鸿石 | 王竹三 | 陈天成 | 张盛忠 |
| 李春荣 | 符日明 | 林幹廷 | 卢耀堂 | 符开祥  | 卢蕈航 | 谢仪仲 | 吴金彪 | 王华廷 |
| 谢心准 | 叶玉桑 | 李子伟 | 杜之华 | 邵南棠  | 叶心斋 | 胡少翰 | 何心田 | 叶耀庭 |
| 吴一鸣 | 梁允祺 | 苏汉忠 | 陈涌波 | 符益华  | 何德如 | 柯芦生 | 陈文乾 | 梁允煊 |
| 吕子英 | 许骏声 | 陈松江 | 刘匕辉 | 邓提摩太 | 陈翼扶 | 陈裕光 | 何沛霖 | 苏彬廷 |
| 郭奇嘉 | 林受之 | 孙辛友 | 李玉阶 | 张志华  | 李凌溪 | 汪声音 | 陈金寺 | 陈梦桃 |
| 李幼樵 | 许子伟 | 刘伯浚 | 李声馥 | 萧竹漪  | 陈笑  | 黄乃裳 | 吴逢超 | 郭莼卿 |
| 蓝来喜 | 黄康衢 | 郭俊人 | 沈子琴 | 陈子麦  | 郑古悦 | 何子因 | 柯西成 | 黄清读 |
| 丘宗岱 | 周纪明 | 许雪秋 | 陈长生 | 杨蕃史  | 黄甘松 | 郑祝三 | 余岱宗 | 林立宗 |
| 魏谓同 | 刘凌苍 | 沈联芳 | 丘继显 | 林希侠  | 刘婉娘 | 杜棠  | 陈武烈 | 陈芸生 |
| 符爱周 | 李思明 | 周献瑞 | 符兆光 | 郭民波  | 陈祯祥 | 叶敦仁 | 王土先 | 辜景云 |
| 许云德 | 王汉光 | 黄景瓜 | 林镜秋 | 张涟士  | 张仁南 | 李镜仁 | 林文庆 | 余天中 |
| 石养性 | 许伯轩 | 陈信藩 | 胡云舫 | 李普仁  | 陈嘉庚 | 杨柳堂 | 杜青藜 | 林航苇 |
| 丘醒虎 | 方瑞麟 | 潘兆鹏 | 丘国瓦 | 黄廷光  | 吴炳光 | 郭渊谷 | 李尔梓 | 苏珊玉 |
| 萧百川 | 李光墉 | 陈雪轩 | 李光前 | 黄吉宸  | 蔡兰谷 | 苏联  | 吴逸亭 | 林芳亭 |
| 柯汉臣 | 庄碧峰 | 陈先进 | 陈咏商 | 姚颂民  | 赵克庵 | 郑金  | 陈书臣 | 曾纪德 |
| 胡伯骧 | 沈飞龙 | 陈毓卿 | 周如切 | 林裕成  | 周升翹 | 徐雪涛 | 朱观捷 | 郑子辉 |
| 蓝禹甸 | 黄甘礼 | 蒋德九 | 王汉忠 | 卢荣宗  | 褚民谊 | 王雨若 | 吴应培 | 谢已原 |
| 陈裕义 | 王汉天 | 余御言 | 陆秋露 | 周之贞  | 萧子璇 | 吴炽寰 | 陈文俊 | 王裔  |
| 陈天一 | 李竹痴 | 李汉卿 | 何海星 | 苏德天  | 沈文光 | 沈德龙 | 杨侠生 | 郑爱  |
| 张是富 | 何仲英 | 康荫田 | 胡亭川 | 李灿   | 何达基 | 李炳辉 | 李文楷 | 黄鹤鸣 |

杜凤书 劳培罗 幹周华 罗仲霍 方汉成 刘克明 刘静山 汤秀山  
杨阿洛 杨乌龙 杨国民 谭少军 陈宽押 方云藻 徐统雄

## 孙总理之通信

总理与新加坡同志发生关系，实在乙巳年六月，其时总理自欧洲乘法国邮船东返，过星时曾约尤列、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登轮一见，及船过西贡，复致书楚楠报告情形，自后彼此通讯不绝，而南洋党务遂益发达。楚楠等现藏总理函牒多件，兹择录二通如左：

（其一）乙巳年七月七日函 楚楠仁兄大人足下：星洲一会，欣慰生平，惜为时匆匆，不能畅叙一切，为憾。弟今不停西贡，直往日本。先查探东方机局，以定方针，方针一定，再来南地，以招集同志，合成大团，以图早日发动。今日时机已熟，若不再发，恐时不我待，则千古一时之会恐不再来也。日前所言林氏之亲戚，祈将其姓名住址详开寄我，以得有便，或请他来，今或派人往见他，以联合闽、广，而共大事。有信寄横滨如左之住址便妥。

日本横滨邮箱二百六十一号黎炳垣先生转交孙逸仙医生。

西贡人心亦大开，已有同志欲创一报馆于此，以联络各埠之声气，惟不知办法及其人员，弟今许助补此两缺点，大约二三个月后由东京南回，则此事可以成矣。此亦一可喜之事也。匆匆不尽，余俟再报。此致即候大安不一。各位同志统此问好不另。

弟中山谨启。七月七号西贡发

（其二）丙午十一月二十二日函 楚楠仁兄大人足下：寄来两函并巴黎电报，妥收，幸勿为念。以后寄信仍寄至《民报》编辑部便妥，有急电可寄东京《民报》，如此便能交到，且可省电费也。此间现拟设一大事务所在东京，为各省会员交通之地，每月经费数百元，皆由会员担任，可见人心之踊跃也。《民报》于下月二号开一年纪元祝典，租一大会场为庆祝所，想到时来会者当有数千人也。李竹痴兄近已回星洲否？前彼约在西贡打票五百元，以邱八兄而取此项，由西贡寄来日本，今到此已月余，尚未见此款寄到，又不见竹兄有信来，未知邱兄有应其票否？祈为询之，复示为望。吉隆、檳城两地之票有沽去否？弟已发信着他即行止绝。将来沽之票尽行寄回足下代收，如有寄到，务望收存为荷。其数几何，祈为示知，以待发落可也。又两地如已沽去若干，其钱务代催他尽数寄来日本弟收可也。到日本以来，已谋得数路有可筹款之望，惟何日可以到手，仍未能决，此事一得，便可大开拳。清廷现在恐慌非常，到处戒严，然断无如吾人何也。领事之如此



干涉吾党之事，固为欧贼（按即欧巢甲）所耸动，而亦为清政府之号令也。各省督抚亦如是，由北京以去其位，现近日恐无从得其机，然想彼等亦不能为吾人之大碍也。若能去欧贼，诸事无妨矣。弟离贵地以后，同志进步如何？外间舆论何如？甚念，务望时时示悉。所询章程批好否？当查干事，另当公函复答也。此致即候大安不一。

弟高野谨启十一月二十二日 各同志统此问候不另

## 冯自由之通信

新加坡埠与香港交通最便，故南洋党务与香港《中国报》及同盟会关系亦最密，甲辰开办《图南报》，及丙午开办《中兴报》，均委托《中国报》以购办印刷机件及延聘记者等事，即英、荷两属各学堂之聘用教习，亦多由冯自由代聘之也。陈楚楠等现藏冯自由函牒多件，兹择录二通如左：

（其一）丙午二月二十六日函 楚楠、永福诸同志足下：兹有东京本会庶务长张君溥泉及会员曹君亚伯同赴叻埠，张君拟往爪哇，曹君拟往英国留学，到埠时祈善为招待一切，是所切祷。东京近状问两君便悉也。中山君已于西三月四号在马些发程，此函到时大约亦将抵叻，请留张君在此稍待，以便会商一切，实为至要。前寄上数要函，担保者二，平常者一，均请慎藏留交中山，俟抵叻时开看为要。请常通信，《总汇报》竟为欧贼入寇，恨极恨极。并候义安。

二月二十六日弟陈白冯自由

（其二）戊申西三月九号函 楚楠、永福，义顺诸同志兄大鉴：余君记成前日搭丽生船赴叻，想已平安抵埗矣。各地同志大有进步，良堪告慰。兹有请者，敝报自由文裕堂承顶以来，股份至今尚未招足，财政之困，莫可言状，至本月则更达于顶点，非收齐各处账项，则究难支持，属在同志，故敢直言奉告也。去年敝报代贵报所办铅字各物，除已来款四百元外，尚欠一百九十一元八毛九仙，此乃代支之款，实非账项可比，前已陆续函请归款，惟至今未见裁答，殊足闷人，今本报陷于万分困难之危象，不能不再函申告，乞俯念同志之谊，及本报困难之情形，即日将款寄下，不胜切祷，此乃敝报围城中告急公文，千万注意可也。又田恨海及刘、李二君日间即可来叻，并此奉告。此候侠安。

弟冯自由上 西三月九号

## 《南洋总汇报》之分裂

《图南报》出版后，南洋各埠保皇会日渐衰退，加以陈楚楠所设之合春号及许子麟所设振源栈各担任推销革命书报。如《中国报》、《浙江潮》、《湖北学生界》、《江苏》、《民报》、《洞庭波》、《鹃声》、《革命先锋》、《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亡国惨记》等等，均争相购读，风行一时，华侨知识遂益进步不已。惟《图南报》资本向为陈、张二人所担负，开办之初，所耗已逾万金，及添设印务，亏负益多，维持二年，支出不下三万元，卒以周转不灵而致停版。《图南报》既歇业，陈、张复于乙巳秋间联络许子麟、沈联芳、陈云秋诸人创设《南洋总汇报》，以为之继，东京《民报》且为之登报介绍焉。是报为革命派及商人派资本各半，云秋素主中立，胆小如鼷，力诫办事人不得登载激烈文字，而编辑人不之恤，仍高谈革命如故。至丙午春，云秋遂提出拆股承让之议，后乃改为抽签，即由抽得者接受报业，结果为云秋一派所得，云秋复约保皇会员朱子佩加股合办，而《总汇》报遂成保皇会一纯粹机关报矣。其后康徒欧榘甲、徐勤、伍宪子等即凭借此报与革命党为敌。

## 《中兴报》之继起

《中兴报》发刊于丁未七月十二日，发起人为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许子麟、陈先进、邓子瑜、沈联芳等。初由冯自由代聘《中国报》记者何子耀司理笔政，何以事辞职，乃改延田桐、王斧承乏。出版未久，即与《总汇报》为革命论与立宪论之大笔战。先后主笔政者，尚有居正、陶成章、胡汉民、林时壘、汪精卫、方瑞麟、林希侠、张西林、周杜鹃、何德如、胡伯襄诸人。任事者则有林义顺、邓慕韩、萧百川、汤百令、吴悟叟、周华、罗仲霍诸人。当两报笔战时，总理适由越南移居星洲，寓东陵东明律一一一号，民报诸记者亦联翩而至，一齐加入战线，故是时论坛争辩之剧，殊不让于香港中国报与商报及东京民报与新民丛报之激战也。时中兴报销数达四千余份，各埠侨民直接受其感化，实非浅鲜。及己酉中山离星赴欧，陈楚楠以历年为革命耗资，发生兄弟争产涉讼事，无力兼顾党务。张永福亦因商务亏折，几致破产。中兴报负债累累，屡次招股，均随手辄尽，无法抵欠，遂于庚戌夏间停版歇业，闻者惜之。

## 《星洲晨报》与书报社

继《中兴报》而起者为《星洲晨报》，亦同盟会员周之贞、谢心准所办，未及一年即已停版。更有星洲书报社者，成立于壬寅年，其倡办人为郑聘廷，社址初设于吉宁街，乙巳年乃迁至丹絨巴葛礼拜堂楼上。社中陈列各种书报，任人浏览，中以革命书报为多，亦宣传革命机关之一也。戊申党员何心田、何德如、胡兆鹏、胡亭川等更创设开明演说阅报社，按期敦请民党名流演说革命真理，实开南洋风气之先。更有郭渊谷、康荫田、何芦生、谢坤林、沈飞龙、周献瑞、陈铁汉、何心田、何柏轩、吴逢超、何海星、陈毓卿、何海涂诸人组织演讲队，每星期日在各通衢为露天演说，慷慨激昂，闻者感动。辛亥春赵钧溪、潘兆鹏、张仁南、刘匕辉、刘凌苍、刘任臣、郭渊谷、许伯轩、谢坤林、郑子辉、吴一鸣、许梦芝等，复发起同德书报社于亚来良街。嗣后南洋各埠书报社相继成立，均与革命党员有直接间接之关系。是年夏间黄吉辰、卢耀堂等发刊《南侨日报》为《中兴报》之后继，时在武昌起义前数月云。

## 振武善社之武剧

振武善社为劝导戒烟之团体，会员不分党派，一慈善性质之公共机关也。戊申某月，保皇会员徐勤、伍宪子等假座该社开设星洲政闻分社成立会，革命党员知之，遂有孙眉、田桐、邓子瑜等数十人先到会场，谋破坏其事。开会时，徐勤首先报告清廷预备立宪，及该社设立理由，发言未毕，孙、田、邓等即大声喝打，一拥而登讲坛，向徐勤乱殴，徐略受伤，狼狈逃下，会场遂一哄而散，经此役后，保皇会遂不敢再有公然开会情事。是年十一月清帝后逝世，保皇会开会追悼，清领事亦通告各商店，令休业一天，以志哀感。革命党员所设商店咸一笑置之，遂有保皇党人以资贿使无赖多人，向革命党员何心田药店掷石行凶，卒为警察干涉制止，而致涉讼，后由英吏判令无赖辈罚款谢罪，而何氏已损失不貲矣。当事起时，有华侨多人以保皇会商家主使暴动，咸欲乘机报复，气势汹汹，英辅政司恐酿事端，乃请总理弹压所部，毋许生事。总理于是印刷告示多张，由警察代为张贴，事乃平息，清领事及保皇党人咸为骇然。

## 南洋支部之新章

自星洲同盟会成立后，英、荷二属各地陆续组织分会或通信处者，有百数十埠，概归星洲统辖。及戊申二月总理自河内移居星洲，更设立南洋支部，特派胡

汉民为支部长，另订中国同盟会分会总章十六条及通信办法三条，通告各处团体一律遵守。兹附录南洋支部通告及同盟分会总章如左：

启者：近年以来，南洋各处同志日多，各就所处结合团体，以实行宗旨，发展势力，真有蒸蒸日上之势，殊可庆慰。今在新加坡设立南洋支部，欲使南洋各处团体，互相联络，以成统一。夫欲联络情谊，必以消息相通为主。消息通则情谊洽，情谊洽则协力相扶，同心共济而党力滋伟，成事可望。故特定通信办法三条如左：

（一）今将各处团体通信住址开单寄览，以后至少每二个月互相通信一次。

（二）各处团体通信地址有移换时，须即通知南洋支部。

（三）以后如续有新立团体，即由南洋支部（支部长胡汉民）发信通知，各处接信后即寄书新立之团体，贺其成立，且勉励之。

以上三条望留心照办，以团结同志之精神，广通各处之情谊，是所至嘱。

此致

各埠同志兄鉴 孙文谨启

## 中国同盟分会总章

（一）本会定名为中国同盟会，直接受支部之统辖。

（一）本会以实行赞助中国革命事业为职志。

（一）本会会员须谨奉宗旨，亲写盟书，当天宣誓，以表其诚。

（一）本会公举如下职员，以司理会中事务。

正会长一名 中文书记 名 理财 名 调查员 名

副会长一名 英文书记一名 核数一名 干事员 名

（一）本会职员定例每年选举一次，并每会员增至一倍时选举一次。

（一）本会员皆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

（一）当地会所及一切经费由会员均分担任。

（一）凡会员皆有介绍同志入会之权。

（一）凡会员能解释宗旨明白者，皆可任为主盟人，随时随地收接同志入会。

（一）凡主盟人收接同志入会后，须将盟书缴交书记注册，由书记汇交支部收存，发给底号收执为据。

（一）凡会员既完尽一己之义务，领有底号者，至革命成功之日，得列

名为中华民国创建员，以垂青史，而永志念。

(一) 凡会员能介绍及主盟新同志十人者，记功一次，百人者记大功一次，至岁终计功，由会长宣劳嘉奖，并由支部代请本部总理给功牌表志。至革命成功之日，得与军士一体论功行赏。

(一) 本会欲使会众团体密切，声气灵通，特仿革命军队编制之法，以组织会众，其帙如左（此条请即施之实事）：

以八人为一排 内自举排长一人 共八人

以三排为一列 外自举列长一人 共二十五人

以四列为一队 外自举队长一人 共一百零一人

以四队为一营 外自举营长一人 共四百零五人

(一) 以各列长队长营长等人员为会众之代表人。

(一) 本会办事各种详细规则并特别专条，可随时由职员招集各代表会议订立。

(一) 本会各等规则专条，总以不违背支部号令及本会章程为范围。

(注意) 组织会众为营、为队、为列、为排一条为极紧要，有此则会员之感情乃能密切，团体乃长坚固，不致如散沙。会中有事由职员通传于各营长或各队长，各转传于其所属之队或列长，则一人不过走报四人知，列长不过报四个排长，排长则报七人知，如此工夫易做，若收月费，会员交于排长，排长交于列长，列长交与理财员，亦事简而效大也。若不行此法，则他日每埠人多至一千或数千，则无人能遍识会员，而分会机关之职员，亦无从遍知各人之住址行踪也。故必当为排列，一排长识其所交好之七人不为难，一列长识三个排长更易。由营而队而列，犹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节节脑筋相连灵活也。

## 安置河口败兵之困难

戊申河口革命军失败后，所有退入越南境内之将士关仁甫、韦云卿、李祐卿、关玉山等六百余人，概由法官拨送新加坡，抵坡时，英官初视为乱民，不许登陆，后经越南总督致电坡督，声明彼等系革命党，应作国事犯看待，坡督始准上岸，惟仍押禁于拘留所，总理乃使中兴报董事张永福延律师向英吏保释，并派人招待一切，于是陈楚楠、林受之、许雪秋、沈联芳等屋宇及在振南街招待所皆收容几满，而给养尤形困难。败兵中有索资返香港者，有病不能起者，有闹事杀人而招警吏干涉者，有群聚中兴报及总理寓所讨伙食者，尤列且因人命嫌疑案被牵涉讯问。于是总理乃命楚楠、永福、义顺等创办中兴石山于蔡厝港，以安插河口败兵，派周华经理其事，又为介绍于吉隆坡、怡保、吡叻、文岛各埠矿山、工厂、农场，使各

安生业，而众心始安。兹附录当日总理为安插败兵事致林义顺函如下：

义顺仁兄鉴：今朝有数人（革命军人）到云：心田今日不交伙食，数人中有病者，有欲回香港者，有欲速往做石山工者，纷纷扰扰。弟见其情状十分可怜，然亦无可如何，且不堪烦恼。石山之事，诚非速办不可，盖一日不安置彼等，则各同志多一日之费，而弟多一日之烦恼，若过数日后尚不能安置，而心田又不给米饭，恐彼等不堪饥饿，必有野蛮之举；数日前已见过一次，有十余人到《中兴报》讨伙食，气势汹汹，殊不雅观，后得慕汉以好言安慰，并交银心田发给伙食，始得平静数日。今早已有数人来此，自后必日日有人来滋扰，彼等将以施之《中兴报》者（此计或心田教之）对待弟处矣。如此之事，弟实所难堪，足下爱我特厚，想必能听弟之求，而速行设法开设石山之局，以使他等安身，弟实感恩不浅也。特此恳求，不胜愧歉，并望谅之，此致即候大安不一。

弟孙文谨启西十月十一日早

## 七洲府之党务

七洲府原称马来亚，即英属海峡殖民地之俗称，凡新加坡、庇能、吉隆坡、怡保、吡叻、坝罗大小各埠均属之。丙午总理派陈楚楠、林义顺至庇能（又称槟榔屿）设立同盟分会，先后加盟者有吴世荣、黄金庆、辜立亭、林志诚、陈新政、丘明昶、薛木本、陈民情、徐洋溢、吕毓甫、王寿兰、丘有美、林福全、林如福、丘文绍、潘弈源、丘能言、郑玉指、徐宗汉、陈璧君、王德清、钟乐臣诸人，公举吴世荣为正会长，黄金庆为副会长。翌年世荣等更发刊《光华日报》，延雷铁崖、方次石、周杜鹃等为记者，提倡革命之功，不亚于《中兴报》，而毅力且有过之。又有《槟城》书报社，设在甘菜园九十四号，亦为金庆等所组织，条理整然，是为南洋各埠书报社之模范。此外各埠分会，在吉隆坡则有陈占梅、阮英舫、阮卿云、阮德三、王清江、刘襟、陆秋杰、陆秋泰、丘怡领、王君赞、陈秀莲、杜棠等。在怡保则有区慎刚、李源水、李孝章、汤伯令、郑螺生、梁燊楠、刘业兴、黄怡益等。在芙蓉则有黄心持、谭容、蔡炽三、朱赤霓、伍熹石等。在瓜拉那那则有邓泽如等。在麻六甲则有李月池、沈鸿柏等。在关丹则有陆秋露等。在金宝则有杨朝栋等。在林明则有冯子芸等。在太平则有陆文辉、陈志安等。在式叻则有邓清泉等。在麻坡则有汤寿山、刘静山等。在砂朥越则有罗从谏、萧春生、李振殿等。于是凡华侨所到之地，几莫不有同盟会员之足迹。

## 缅甸之党务

保皇会在缅甸仰光埠设有分会，其会长为闽省富商庄银安。甲辰年发刊《仰光新报》，主张立宪，与新加坡之《天南新报》互相呼应。乙巳春，秦力山至缅甸谒银安，痛言康、梁棍骗华侨及保皇立宪之非，银安豁然觉悟，而《仰光新报》之论调亦一变，力山复撰说革命一文登诸仰报，洋洋六七万言，异常透辟。其后力山赴滇边运动土司刀沛生等起兵反清，各土司颇为所动，未几力山以染瘴得病身死，所谋事遂成水泡。丁未《中兴日报》派林义顺、许子麟至缅招股，略有所得。越年戊申总理派汪精卫、吴应培在仰光设立同盟分会，先后加盟者有庄银安、张永福（非新加坡之张永福）、杨昭诰、陈金在、徐赞周、陈春源、周卓林、陈钟灵、饶潜川、周希尧、黄子瑞、李德成、李庆标、李宣琳诸人，举银安为会长。时《仰光日报》已停办，乃由银安等集资开办《光华日报》，由吕志伊、居正、杨振鸿、陶成章等迭任笔政。发挥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甚为华侨欢迎。旋因事改组，易名进化报，销路不减于前。此外缅甸各埠团体，仰光有觉民书报社，瓦城有振汉书报社，惹新亚沙汉埠有维华书报社，勃生埠有汉兴书报社，勃卧埠有培民书报社，丹老埠有新民书报社，摩洛棉埠有汉声书报社，均为同盟会员所组织，事详本书第二集。

## 荷属之党务

荷属各地同盟会初为谢良牧、李柱中、李天邻、曾连庆、陈方度、梁墨庵等所组织，因避荷官干涉，多称书报社，或称学堂。各地主持党务者，泗水有张继、田桐、刘亚泗。巴城有梁墨庵、李天麟。八打威甲太有许金璋。文岛檳港有温庆武、李柱中、曾连庆。双溪烈有黄庆元。勿里洋有伍连忠。勿里洞吗吃埠有欧阳福成。武陵埠有徐云兴。流石埠有蓝瑞元。日里棉兰有梁瑞祥、欧水应、李增辉。坤甸有沈复权。三宝垄有李载霖。此外各埠所设书报社百数十处，其著名者，则有苏门答腊亚齐埠书报社、坤甸图存书报社、泗水书报社、三宝垄乐群书报社、老巴杀埠书报社、野横埠书报社、巴城书报社、日里棉兰华崇书报社、日里里里中华书报社等等。又各埠党员开设之报馆，泗水有《泗滨日报》及《民铎报》。日里棉兰有《苏门答腊报》，田桐曾任《泗滨日报》主笔，因著《南国篇》，涉及荷属政治，竟为爪哇政府勒令出境。丁未秋冬间，陶成章遍游荷属群岛，大倡光复会，李柱中、曾连庆、许雪秋、陈芸生、王文庆等助之。泗水富商蒋报和、蒋报礼兄弟亦入其会，故势力日盛，巽巽有取同盟会而代之以之势。戊申河口革命军起事，汪精卫、邓子瑜等奉总理命，往荷属筹饷，至文岛时，大受光复会员反对，故收效甚微。庚戌冬，黄克强至南洋筹措广州起义军饷，力劝李柱

中、陈方度等捐除意见，合力筹款，并派谢良牧、曾伯谔、刘芷芬等分头募集，李、陈等咸从其言，是役荷属共募款三万余元，而同盟会已散涣之势为之一振。

## 越南之党务

总理于壬寅河内博览会开设时，曾至河内与法国当局有所协商，遂于是时结识华商杨寿彭、黄隆生、甄吉廷、张奂池、吴梓生诸人。及乙巳东京同盟会成立，河内、海防、西贡各地先后设置分会。河内料理党务及传达内外消息者，为广东会馆书记张奂池，来往同志多由其招待引导。丁未春总理自日本至河内，设总机关部于甘必达街六十一号，经营粤、桂、滇三省军事。旅越侨商募捐饷项，为数不赀，河内同志杨寿彭、黄隆生、梁秋、甄吉廷等，及海防同志刘岐山、甄壁等，西贡同志曾锡周、马培生、李竹痴等，堤岸同志李晓初、李卓峰、黄景南、刘易初、李亦愚、颜太恨、关唐等，均先后赀助巨款，为他处侨商所不及，就中以西贡法国银行买办曾锡周、马培生所捐为最巨。总理及汪精卫等数次到西贡，锡周有求辄应，毫无吝色。黄景南开设卖豆芽小店，市人称之为牙菜祥，每日辄以营业所得投入扑满中，贮为捐助革命之需，时人闻而义之。杨寿彭、黄隆生、甄吉廷、刘岐山等于钦廉、镇南关、河口诸役，因供给军械粮食事为法官递解出境。

## 暹罗之党务

广西贵县知县陈景华因得罪粤督岑春煊亡命暹罗，遂于丙午年与侨商萧佛成、沈荇思等发刊《华暹日报》于槟角京城，渐主张革命，与香港《中国报》互通声气，先后任笔政者有康荫田、王斧、卢伯琅、胡毅生等。侨商之同情革命者，则有王杏洲、陈美堂、何少禧、陈载之、朱广利、马兴顺、梁挺英等。戊申冬，总理偕胡汉民、何克夫、胡毅生、卢伯琅数人至暹，侨商设欢迎会于中华会所，到会者数百人。越日暹政府即来干涉，限总理于一星期离境，并不许谈政治问题，驻暹美国公使闻之出而为总理助，因得稍延数日，总理遂不再赴会演说。惟秘密组织同盟分会，华侨入会者颇不乏人，举萧佛成为会长，陈景华为书记。总理居暹十日即返新加坡。留胡毅生、卢伯琅二人勸理《华暹报》编辑事务。己酉马兴顺因事回国，暹中保皇会员以马为《华暹报》大股东，特致电粤督，控以附逆党恶罪名，马旋在潮州原籍被清吏逮捕监禁，陈景华因之自暹至香港设法营救，卒赖粤绅江孔殷之斡旋，保释出狱，而马已奄奄一息矣。



## 菲律宾之党务

菲律宾群岛距香港虽一衣带水，然以美属入境禁例之故，吾国人来往不易，而革命党在其地活动亦较他处为稍迟。甲辰乙巳间，旅菲华侨渐倾心革命，喜阅香港《中国》、《公益》二报，郑汉淇、欧阳鸿钧、杨豪侣、林日安、何宝珩等实为之倡。乙巳冬更有对美拒约会之设，粤侨捐资以助广州拒约团体者，络绎不绝。丙午保皇会徐勤在小吕宋广东会馆演说立宪，欲乘机开设帝国宪政会，为杨豪侣等所破坏，卒无所成。辛亥春李其自香港至小吕宋，始设立同盟分会，入会者有郑汉淇、黄三记、黄汉杰、王忠诚诸人。旋发刊《公理报》，以郑汉淇为总理，是为旅菲华侨设报之嚆矢。

## 澳洲之党务

澳洲各地向属康党之势力范围，自辛丑梁启超亲游其地，保皇分会遂林立于雪梨、金山、美利宾、以至纽丝仑等处，其时著名侨商殆无不入保皇会籍者，其言论机关曰《东华新报》，由梁启超荐唐才常之弟才质主任笔政。丁未徐勤主使何其武暗杀刘士骥事起，保皇会以是分裂，旅澳华侨渐知康、梁敛财之真相，多登报脱党，因与香港《中国报》发生关系。丙午美利宾埠华侨创设《警东新报》于罗索尔街一百八十九号，始提倡革命。庚戌雪梨埠致公堂有《民国日报》之发刊，致公堂为三点会所组织，其宗旨曰反清复明，故《民国日报》亦以民族主义为号召。辛亥三月廿九一役，雪梨、美利宾二埠华侨捐资数百镑助饷，均寄温高华《大汉日报》冯自由代收。此外纽丝仑岛威灵顿埠华侨吕杰、朱楷、黄国民等亦热心革命，吕杰曾致书冯自由求入革命党，冯许其自行填写盟书邮寄香港。同盟会定例，须主盟人在场始许加盟，吕杰邮递盟书，实为创举。

## 英属之书报社

乙巳以后英属大小各埠相继设立书报社，其中有纯粹为同盟分会者，有附设于学堂者。有因当地商会或中华会馆向为守旧派或保皇会所把持，故另创新团体以树对抗者，此类书报社成立于民元以前者有百数十处，兹就调查所得，录其地名社名如次：

新加坡公益书报社

新加坡星洲书报社

新加坡同德书报社

新加坡同文书报社

庇能檳城书报社

庇能益智书报社

吡叻华侨书报社  
吡叻沙叻培文书报社  
吡叻拿吃兴华书报社  
吡叻万里望民兴书报社  
吡叻金宝开智书报社  
宋溪诗佛文墨书报社  
芙蓉书报社  
麻六甲中华书报社  
实兆远益智书报社  
鲁乃坡益民书报社  
布知埠益智书报社  
隆邦书报社  
知知埠华商书报社  
高渊埠书报社  
红毛丹达材书报社  
嘮哼文东书报社  
万挠育智书报社  
雪兰峨介文书报社  
嘮哼北千光汉书报社  
甲洞开明书报社  
安邦埠书报社  
加蕉埠启明书报社  
加影文华书报社  
纳闽坡启文书报社  
巴里文礁新华书报社  
北般鸟山打根中华书报社  
新马蔴新华书报社  
喃巴哇觉群书报社  
巴生港中国青年益赛会  
巴楮巴哈益群书报社  
缅甸瓦城振汉书报社  
缅甸勃生埠汉兴书报社  
缅甸勃卧埠培民书报社

吡叻蒲芦江秀觉民书报社  
吡叻安顺培智书报社  
吡叻端洛中兴书报社  
吡叻布先益智书报社  
吡叻美罗萃群书报社  
六条石埠书报社  
柔佛公民书报社  
雪兰峨士我月埠书报社  
巴东色海东华书报社  
槟榔屿大山脚华侨书报社  
麻楮巴辖益群书报社  
砂朥越启明书报社  
朱毛埠启智书报社  
打吧埠益群书报社  
吡叻古楼南华书报社  
巴生群智书报社  
金宝中国青年益赛会  
吉隆坡中国青年益赛会  
麻坡启智书报社  
素哩哩开智书报社  
叨思埠公益书报社  
双文丹埠斯文书报社  
都昶启蒙书报社  
关丹中华书报社  
武来岸策群书报社  
甲板埠同德书报社  
吉礁双溪丹年新汉书报社  
文丁埠华商书报社  
古毛埠竞明书报社  
缅甸仰光觉民书报社  
缅甸惹申亚沙汉维华书报社  
缅甸丹老埠新民书报社  
缅甸摩洛棉汉声书报社

## 荷属之书报社

荷属群岛书报社之多，不亚于英属，多数附属于学堂之内，故其名即以所属学堂之名冠之。乙巳、丙午间，新加坡中兴公司主人张诚忠受荷属文岛各埠华侨之托，欲聘用教员多人，张商诸陈楚楠，陈为介绍于香港冯自由，于是冯乃分函东京、汉口、安庆、广州各处机，请推荐同志赴海外为教员，是时应聘者有易本義、张继、李柱中、时功壁、陈方度、田桐、胡国梁等二十余人。此外各埠延致之教员，尚有董鸿祎、王嘉渠、王文庆、沈钧业、魏兰等，均属留日学生而有心革命者。董鸿祎乃东京早稻田大学所推荐，就聘时尚未毕业，该大学特为提前考试，用壮行色。荷属各校自董、易、张、王、李、陈、时、沈、魏等设教以来，革命学说遂灌输于学生及其家长，多在校内附设书报社，以开通民智，提倡民权为务，而书报社遂成革命机关之变相焉。兹就调查所得，凡书报社成立在民元以前者，录其地方及团体名目如次：

|               |             |
|---------------|-------------|
| 巴达维亚华侨书报社     | 泗水明新书报社     |
| 三宝垄乐群书报社      | 大亚齐书报社      |
| 巨港中华书报社       | 巴城老巴塞书报社    |
| 井帝汶同文书报社      | 南榜书报社       |
| 西都文罗书报社       | 文岛槟港中华书报社   |
| 文岛双沟烈中华书报社    | 万隆埠民仪书报社    |
| 巴眼亚比亚民德书报社    | 其沙兰中华书报社    |
| 毛燕埠日新书报社      | 龙目安班澜汉光书报社  |
| 美仑埠公益书报社      | 浮卢甘罢中华书报社   |
| 东婆罗洲古达马路中华书报社 | 山口洋民生书报社    |
| 亚齐瓜胜新邦启文书报社   | 坤甸图存书报社     |
| 松柏港民群书报社      | 万里望智群书报社    |
| 坤甸白树脚群生书报社    | 缔汶叨觉群书报社    |
| 文岛如勿士中华书报社    | 勿里洞华侨书报社    |
| 苏门答腊巴东书报社     | 监光登宜开智书报社   |
| 文岛双沟烈明德书报社    | 哥踏丁疑觉群书报社   |
| 缔汶叨利觉群书报社     | 觉厘洞岸党书报社    |
| 日里民礼书报社       | 日里瓜胜新邦中华书报社 |
| 日里直名丁宜开智书报社   | 日里顿挽中华书报社   |
| 日里巴株巴劳中华书报社   | 日里大棉中华书报社   |
| 日里武丽安中华书报社    | 日里勿叻湾中华书报社  |

日里火水山中华书报社

日里笼葛中华书报社

日里棉兰华崇书报社

日里瓜朥中华书报社

日里昔冷中华书报社

日里瓦冷中华书报社

日里新邦知甲中华书报社

日里直名丁宜开智书报社

日里仙远中华书报社

亚齐士吉利中华书报社

## 支部移庇能之经过

戊申后南洋党务虽日发达，然新加坡党员对于历年维持《中兴报》及供应各地失败同志等费，已觉精疲力竭，加以从越南来之河口败兵，分子复杂，良莠不齐，时有妨害地方治安之行动，于蔡厝港中兴石山开设后，尚有抢掠嫌疑案发生，致被警吏拘去石山工人二十一人，经总理多方设法，始获开释。时清领事复借端要求英吏干涉革命党行动，故党务进行愈形困难，于是总理决意将南洋支部移至庇能，己酉三月总理首途赴欧洲，而支部亦同时迁地。及庚戌七月总理从日本再来南洋，即挈眷移居庇能柑仔园。是年冬总理复游欧美，其眷属仍居庇能，家费则由庇能、吡叻、吉隆、芙蓉四处党员分任供给。当总理居庇能时，曾通告南洋各埠，令仿美洲党员新例，将盟书内中国同盟会会员字样改为中华革命党党员，然为日无多，事实上未易实行。是时支部既设于庇能，其地党员黄金庆、吴世荣、陈新政等奔走甚力。汪精卫在北京谋炸载沣失败后，暗杀团员陈璧君、黎德荣等先后至南洋筹款营救，庇能党员吴世荣、黄金庆、陈新政及新加坡党员陈武烈、林义顺、林祯祥诸人共出资数千元为营救之需云。

## 黄花岗一役筹款之经过

庚戌广州新军一役失败后半载，总理从美洲至庇能，黄克强、赵声、孙眉、胡汉民、何克夫、谢逸桥、谢良牧亦先后至。时黄以粤中党人元气大伤，再举不易，拟改从缅甸入云南联络滇省军队起义，赵声等亦别有所图，惟总理力主再谋广州大举之议，黄、赵均虑筹饷困难，谓非有款十万以上，不易进行，总理谓财用一层吾可担任，遂约各埠党员于十月十二日到底能开会商议筹款方法，与议者有孙眉、黄克强、谢逸桥、胡汉民、谢良牧、何克夫、熊越珊、赵声，庇能党员吴世荣、林世安、黄金庆，芙蓉代表邓泽如，怡保代表李孝章诸人。总理发言谓现在国内时机已熟，吾人决意在广州起义，以顺人心，请各同志刻即担任筹款，众咸赞成，议定募足十万元，便可著手大举，预计英属、荷属各筹十万元，暹罗、越南三万元，美洲在外。即席捐得八千余元，其余由各党员分头募集，并拟分发捐册，概以中国教育义捐为名，免居留政府之干涉。议既定，黄克强、谢良牧、邓泽如、胡汉民等遂赴

各埠从事募款，总理因在清风阁演说革命，为当地政府所知，遂被限令一星期离境，因有美洲之行。汉民、泽如等到星洲，于十月二十四日在晚晴园开会，党员到者有周之贞、沈联芳、卢礼明、李孝章、陆秋露等百余人，合得捐款三千元，中以沈联芳首捐一千元为最巨。黄、胡、邓等复遍历英属十余埠，历时一月，仅得万余元，与预算额相差尚远，克强大为失望，因力言英属如不能得五万元，事必不行，彼惟有仍实行个人主义，向一二权要满奴拼身一掷而已。各党员闻之大为感愤，郑螺生、李源水、李贵子、黄怡益、谭德栋、朱赤霓、黄心持、伍熹石、林作舟、蔡质三、容祝三、黄克、陈序机、李雄章、邓培生、陆秋杰、郭应章、陈增坡、王镜波、陆文辉、胡荣宝、李梦生、刘静山、汤寿山、曾德水、崔文灿、陈占梅、李月池、陈志安、刘植芝、蔡卓南、张锡铭、王月洲、曾荣祥、曾国梁、彭维纲、王书仰、邓星南、林金福、李佐汉、叶竞争、李耀南、李定山、罗划胡、叶飞龙、黄梓堂、古生植、杨复汉、陈守一、杨朝栋、郑有芳、张碧天诸人均甚踊跃，前已捐者亦多加捐，渐足五万之数，克强、赵声遂先后返香港。荷属担任筹饷者，有谢良牧、刘芷芬、黄甲元、古亮初、梁纽若、钟幼珊、古质山、曾伯谔、李柱中、陈方度、李笃彬、吴伟康、陈句土、陈伯鹏、蓝铭三、伍连忠、梁瑞祥、温庆武、陈玉如、蓝耀诸人。越南担任筹饷者，有曾锡周、马培生、李卓峰、黄景南、刘易初诸人。暹罗担任筹饷者，有萧佛成、梁挺英、朱广利、何少禧、沈苻思诸人。统计是役南洋各埠募集所得经革命军统筹部收到者，英属共四万七千六百多元，荷属共三万二千五百多元。又辛亥三月枪杀满将军孚琦之温生财，及是役殉难七十二烈士中之罗仲霍、陈文褒、李雁南、李炳辉、李晚、周华、郭继枚、余东雄、黄鹤鸣、杜凤书、林修明。辛亥闰六月炸伤满清提督李准之陈敬岳等，均属南洋革命党员。

## 黄兴赵声之通信

辛亥三月廿九一役以前，黄克强、赵声于离南洋归香港时，曾分函致各埠党员催促筹饷，兹择录所致谢良牧、谢逸桥函二通如左（二函均谢良牧藏）：

（其一）赵声致谢良牧函 良牧哥鉴：在槟临行时，得阅兄电，欣慰无量，因船票已买，不能再得一晤，怅甚。约认之件，务请从速趲携至香港，则即时便可筹措一切，港来函均云机会日有进步，甘霖一沛，源泉斯涌，不胜仰企之至。又汉民不日来星，可与面商一切，匆匆留字。即颂  
侠安、弟声顿 初二日

（其二）黄克强致谢逸桥函 乙桥我兄大鉴：怡保手上一函，想已入览矣。今英属之款大致已有眉目，惟与十万之数所差甚远，而前途待办之事，有如星火，不可迟以分秒，望兄前许之件，速速决心实行，驰赴港部办事。

弟昨由芙蓉出星，拟附日邮（十二日开行）内渡，时期逼迫，无缘来尊处晤商，至为歉仄。良牧兄款事，亦望赶速收齐，偕其管理人返港，切盼切盼，伯先兄昨亦有函来催贵昆仲，意至恳切，因此函与展堂兄所商事多，（展堂现在西贡，须将此函汇寄去）故未呈上。专此即请筹安。

良牧兄统此不另。 弟兴顿

（其三）黄克强致谢良牧函 良牧我兄鉴：弟由怡保上一函于贵昆仲，想已入览矣。昨又上一函请两兄速速决行，以践前约。弟此次于泗洲府所筹之款虽稍有眉目，然不敷已甚，非得兄提荷属之款决难开办。伯先兄屡有函来催兄提款，并约其管理人回港，盖因清吏欲移新军于高州，明正即实行也。有此一节，非速著手不可。昨夜闻兄今日来埠，欣慰无极，及船到，而不见兄来，岂另有他故差池耶？乙桥兄所谋之事，亦乞促其速行，无俟观望。我辈今日为此最后之一举，必多得资以为完全之预备，方免失败。何日抵港，乞先电知，弟今日附日邮行矣。不及相候，怅惘无似。留此即请大安。 弟黄兴顿 十二午刻

## 辛亥光复之助饷

辛亥八月武昌起义，闽、粤二省先后响应，时星洲党员发起筹办广东救济保安捐，假总商会为会所，举罗卓甫为总理，廖正兴副之；沈联芳、陈楚楠、张永福、赵克庵、岑侣豪、汤湘霖、黄甫田、陈竞畴、叶耀庭、周升翹、赵钧溪、许柏轩、刘匕辉、吴胜鹏、吴世胜、符养华、陈毓卿、陈梅坡、潘兆鹏、沈子琴、陈保三、潘春阳、黄沅辉、黄有渊、蓝森堂、陈翼扶等各任干事，总计筹款二十余万元。继复发起福建保安捐，先由张永福、陈楚楠、张顺善、陈嘉庚、洪福彰、陈武烈设法向福建平糶局拨款二万元，电汇福州黄乃裳应急。旋在天福宫画一轩开会，举陈嘉庚为总理，陈顺善副之，陈先进、张永福、陈楚楠、叶敦仁、陈祯祥、陈武烈、留鸿石、洪福彰、薛武院、陈子纓、李浚源、殷雪村、谢有祥等为干事，亦陆续筹汇二十余万元云。

## 戊申胡汉民上孙总理续报告云南河口军务书

此文为戊申（民前四年）五月胡汉民自越南河内革命军机关部，继续上孙总理关于云南河口军务之报告书。系用胶印版亲笔复写二三份，内有一份分寄香港同

盟会保存，余以《中国报》时遭警吏搜检，先后将各秘函焚毁，此函乃藏于香港某商号旧箱件之故字堆中，去年无意中发现，亟录之以供有心革命史者之参考。

冯自由附志

先生台鉴：得五月三号书，知克复河口之捷电已到，且盼望今兹进步甚殷也。现时克兄（注一）已亲往河口督师，至我军分兵进取各情，已具于前礼拜六函。顾关人甫兵至蛮浩，柯积臣派百人伪降，人甫信之，及使登山而悉变，人甫急走避，此次未免小挫。德卿（注二）攻古林镇之师，虽有枪六百，然号令颇不统一，有统带全军之名，未能实践，又与之同军者更多新手，战不甚得力，因而古林镇未破，此军事小滞之情形也。河口为根据地，最要设防，惟黄八（注三）故伎复萌，遇事放弃，克兄所谋划者不能相从，克意以为凡对于会党而欲指挥之，非自有权力不可，权力非他，自己之械是也。黄既以所得之数百枪分半与人（除分两路进师外河口得尚有二百）其人亦不甚受黄八之指挥，故于河口之设防，抑复疏慢，克兄深忧之。然文烟所贮存之四十二驳货（注四）文烟鬼<sup>①</sup>已允代运送，但颇冒险，又须一周内外始能达到，则不知能应急否？此回滇师之不能急大进步，以粮款不足为第一原因，度支之困已如前函，而来源之艰，又出意外，是以占领河口五六日而后始出大队，队出三日，又以粮缺而复返（德卿将兵初九日复返河口）蛮浩各处始亦复言降，而闻我粮糈之缺，乃复设计相抗，此其因也。克兄之上河口也迟。黄八既据有械药而不能调度，克兄乃如客矣。石山顶前事亦然（注五）。于是时惟有专冀大款之接济，而并急设法运文烟之械上，以济军实而壮声威，且吾人自有械，而自可指挥一切，则因情实而克兄所经验有得者也。至此数日内，则惟有勉强支持而已。

法人对我干涉之程度，或高或下，时不可测，其于老街河口之门，则任意来往，并身税人情纸亦不复搜检，而其由河口老街来河口者，则极注意。此尚不足奇，至昨日忽由六省参办奉七画（注六）之命，呼请阿焕记往，言将使出境，阿焕固不深晓语言始退。入夜则吉亭、龙生、顺记（注七）皆奉有传书，其意当同。弟因急问之，亦省参办所使与我党通情意之人，乃知此因河内总督屡迫于满廷，谓河口有革命分会助革命军运动，今河口事又起，法人无以为解，不得不聊与应酬，而查访得数个最初名之人，以私意暗使离境，使其外交无所碍，大约四人中焕记、顺记尚可挽回，吉亭、龙生则不得不暂行以避，且可刻计时日再来河内云云。弟等度其事，想难以口舌争，彼为此等事而出以婉转礼貌，则尤无所用其争。今略拟吉亭往星，要一

<sup>①</sup> 疑为“电”。

两月期复回，龙生往港，一两周为期，对外则皆以运动为名，今日午后四时偕同往见，其大略究竟如此。

自河口占领以来，第二日法电局即禁发密电，然初犹止索电书，及注以汉字而止，随到随发，继则并要译为法文，又须法人由安南重译勘对，久之始为发电。一日弟发香港电，有“款即汇”字样，电局竟不肯发，弟乃使人于海防发之。一昨日由海防发一密电，亦借某洋行之名，惜乎其为日本洋行也，然亦被盘诘再三，想亦难以屡试矣。前一事使吉亭、龙生他去，则夺我之爪牙，后一事禁密电，限制明电，则扞我之喉舌，加以来款艰涩，军事迟进，办事困难，实无可言喻。先生十一日来电，该局竟欲禁不发送，而索密电之书（弟前所予者系号码耳，密电之书未尝出也），要使伊明白事由而后肯送电，弟与张翼枢乃商之状师，为书致电局总办，乃于次日送来，大约以后来电尚可接收，惟发电则所言者须慎且择，殊费事耳。

今拟将军事之电皆用代字。如

事实                      暗语

得蒙自                  蒙记开张

得临安                  临记开张

得云南府                云记开张

凡得地点各用其第一字为记号

枪为冬衫料（每件抵百）          码子为夏衫料

营盘来降为得新伙伴              要款接济为添工钱

进兵至某处则曰派人至某记

得来各电，当通知克兄，以慰军心，惟铁路公司借款之说，则难实行。专此即颂大安。弟汉民再顿 五月十三礼三 第十七号

按读此书宜参阅《革命逸史》第五集所载《戊申云南河口革命军实录》。

（注一）克即黄兴字克强。

（注二）黄和顺易名张德卿。

（注三）黄八即黄明堂前当游勇时之称

（注四）驳货即驳壳枪，又名盒子炮。

（注五）石山顶事，似指前占领广西镇南关炮台事而言。

（注六）法国最高级军官挂七画肩章，故华侨称之为七画。

（注七）此数人皆旅法侨商，吉亭姓甄，龙生姓黄，同业洋服店。



## 湖北文学社首领蒋翊武

蒋翊武，湖南澧州人，少倜傥，有大志。庚子义和团之变，联军陷北京，国势岌岌，哭泣累日，谓中国欲图自强，首当倾覆清廷，建设新政府，闻者靡不骇走。年十八，入澧州高等小学，十九，入常德师范，该校为湖西先河志士所萃集，颇为当道侧目。会宋教仁谋革命，来自湖北，事泄，逸去，清吏将兴大狱，董校者乃除蒋及梅景鸿名。蒋自是与刘尧澄奔走于沅、湘间，招纳会党，晓以复汉大义，皆感泣，得死士数百，为立机关于城内之祇园寺。逾岁，欲赴日本，与同盟会商，抵沪，病不果。时中国公学新成，就肄业焉。善杨卓林，共创《竞业旬报》，以通俗体鼓吹民族主义，为端方摧残，卓林遇害。蒋潜归澧，杜门不出，日以诗酒自遣，时或仗剑高吟，旁若无人，人亦不测其为何也，如是者岁余。值清廷以立宪荧天下，寡识者方喁喁喜，蒋忧之，走谓刘尧澄曰：“吾辈所事，又添障碍矣，及今不图，迟益艰难。闻鄂中新军多志士，余久志从戎，今且赴鄂实行矣。君能与俱否？”刘欣诺。遂于己酉秋九月抵鄂。先是鄂军志士，密于军中结一群治社，谋革命，旋因其机关《商务报》反对粤汉路借款被封，团体几殆。至是得蒋与尧澄，相见恨晚，乃以蒋主社事。庚戌春，湖南饥民变起，与共进会刘、黄等合谋响应，以泄败，改组振武社，旋被管带施某破坏，社员星散。未几复集同志计议，以讲学为名，组织文学社，举蒋为社长，王宪章副之，刘尧激等分部任职，更得《大江报》推助之，影响弥漫军界，即辛亥八月十九日武汉首义之一原动机关也。是年三月，黄兴等起义广州，蒋拟炸鄂督响应，粤事败，乃止。泊四川铁道风潮起，人心激昂，蒋曰：“时机至矣。”乃联合共进会孙武等，密开军事会议，被举办总司令，设枢部于武汉三镇。公推代表赴沪，与同志等接洽。期九月朔，各处大举。会有合檄四十一标三营防岳州，蒋籍隶当随，请假，不许。抵防后，屈指期迫，乃冒险宵遁。八月十八日，抵武昌枢部谈准备事，忽报汉口枢部谋泄，蒋曰：“事急矣，宁我薄人，毋人薄我，其死生以之。”急令各营于夜半听城外炮声举事，诿以戒严故，扃城早，炮队营令不得达，面传令工程营之杨宏胜，复为逻者所获。闻变出视，则缇骑及门，遂同刘尧澄、彭楚藩、邢伯谦、牟鸿勋、龚霞初等被逮。至警局，蒋故作乡愚状，佯问拘我何为。监守者以其衰衣大袖，且垂辫，与所捕诸人异，释之，走匿蔡大辅、王守愚寓。移时，闻刘尧澄、杨宏胜、彭楚藩遇害，清吏按所获名册穷治，人人自危。蒋谓事已至此，岂可束手待毙，十九破晓，派胡培才等往各营，令即晚照原令程序，争

死生于须臾，布置既妥，有悬赏令大索首领，蒋乃偕蔡大辅，乔装出平湖门，雇小舟暂逃以待。届时号炮发，各营汉帜齐张，争夺要地。清吏瑞澄，闻变失措，弃城遁，武汉三镇遂光复。举黎元洪为都督，黎任蒋为军事顾问，建议兵贵神速，请令张廷辅率师出武胜关，遏清军南下，未决，清军旋长驱薄汉口。蒋曰：“兵法先发制人，吾计不行，今为敌制，宜速迎战。”黎以蒋为防御使，任战守，反对者忌其能，请任张景良为总指挥牵制之。张固刚愎，凡蒋所计划，悉不容，遂拱手奉汉口子冯国璋，火其市，虽经黄兴力战，已成焦土矣。汉阳败，黄兴去鄂，黎元洪退驻葛店，武昌岌岌不保。蒋以军界引重，继黄兴为战时总司令，区沿江为四部，以张廷辅、杜锡钧等分驻扼守，清军不得逞。旋停战，改驻汉招抚使，开诚布公，清军多被感化，释甲来归者踵相接。和议成，长湖北军务部，旋引疾去。临时政府北徙，袁世凯特召武汉首义诸杰，蒋与焉。至京，授高等军事顾问，峻拒不获，姑置之，亦绝不涉足政府，隐示不受羁縻之意。旋授勋二位，陆军中将、加上将衔，辞勿受。国民党成立，被举参议，居京数月，愤袁世凯蹂躏民权，违背约法，日陷国家于危亡，慨然思有以匡救之。正式国会选举竣，游沪汉，与新选议员商救国大计，以大局不堪再事破坏，力主从政治上和平解决。值宋案发生，情势一变，袁世凯复日增师南下，咄咄逼人，莫望和平，归辞父母，誓志杀贼，保障共和，否则不生还也。湖口首义，湘政府备响应，速蒋至省，宣告独立，任鄂豫招抚使，以取荆襄，捣武汉，进窥河洛自任。顾有阴忌之者，凡所需，故靳不予，至未能克期出师，独立取消。蒋方自岳州行营部署回，大惊，将往阻止，则文告已遍贴通衢矣。痛斥湘人畏葸倖事，以权不属，无如何也。其部下某旅桂久，称与该省军界某要人习，且深悉其非袁党，以公名望，往说必有效，乃资以行。抵全州之唐家市，为罗者所询，遂被捕，槛送桂林陆荣廷。知不免，遗书同志，勉以后图。民国二年十月九日，袁世凯令陆荣廷杀蒋翊武于广西，卒年二十九。夫人某氏，早卒，遗一女。继夫人刘氏，子二，长继武，次幼武，遗腹生。

## 共进会首领孙武

孙武，原名葆仁，字尧卿，光复后间署摇清，号梦飞，湖北夏口柏泉人，太平天国处州王永忠之孙也。少好武，读书但观大略。年十五，父故，徙居省垣，肆力弓马技击。越三年，肄业武备学堂，与吴禄贞、傅慈祥友善，每相与论天下事，辄仰天长吁，意气激昂，明年，吴、傅游学日本，武请与偕，母泣留止。毕

业，充威武营哨长，旋调湖南新军教练官，不久，擢岳州威武营管带。庚子义和团之变，傅、吴潜归国，与唐才常谋起兵，设总机关于汉口，举武为岳州司令。大通、汉口、新堤相继败，乃变姓金，亡两粤。癸卯，奔母丧潜归乡里，养晦年余。甲辰，吕大森、曹亚伯等组织科学补习所，谋革命。武加盟，负责运动军队会党，事泄，亡日本，入成城学校习海军。未三月，日本政府下取缔中国留学生令，留学生大哗，开会抵制，举胡瑛为会长，宋教仁为外交长，武为纠察长。力争无效，乃相与归国办学。武返鄂，适刘静庵组织日知会，武加入，佐静庵办江汉公学及党务。丙午冬，日知会因响应萍醴事被封，逮静庵等下狱。巡警道冯启钧派兵赴柏泉捕武，大索不得，遂籍其家。武乃亡辽阳，依禄贞。时禄贞在奉天，方愤清廷间岛之外交失策，与武联络关外马侠。于丁未奉命赴延吉查勘边务，武则乘机，周历间岛、晖春、海参崴、凤凰城等处，考查北满形势，濒危者屡矣。戊申夏，闻黄兴起兵云南，遵海赴香港，欲往助之，至，则滇事已覆，复往日京，与喻培伦、焦达峰等进大森军事讲习会，研究野外战术及新式炸弹。并与达峰等组织共进会，被推为军务部长，编军制，定旗式，举各省都督，与同盟会军事滴血会联为声气。九月，推同志回国分途进行，武被推为湖北主盟，当返鄂。十二月，达峰亦至汉，与武协商两湖办法。己酉三月，乃设武汉两机关。先是武昌有黄申芎、曾省三等所组织之群治学社，武极力联络，申芎首先加入，势甚张。是秋，黄复生、喻培伦等，自上海携炸弹至汉口，谋炸满清大员某于车站，以机会错过返沪，行时乃留炸弹壳交武保存，是即辛亥八月汉口机关失事之炸弹也。未几，冯道侦知武与革党有连，索之急，走广州。粤人熊越山，乃共进会秘密推举之广东都督，方图取岭南为根据地，武助之，因失机，谋败，乃退居香港，改名武。访冯自由于《中国报》，始在香港入同盟会。庚戌五月归，重整旗鼓，除以现役军队编成七军外，复编会党为三镇，推刘权（玉山）为第一镇统制，刘英（聃述）为第二镇统制，袁麟阁（孔逸）为第三镇统制。与各省都督（秘密推定者）约，凡有一二省发动，各省应之。至冬，居正、刘公、杨时杰等归，声势更大。辛亥正月，谭人凤奉统筹部命至鄂，告以广州将大举，约广州动，两湖即响应，武乃积极进行。会三月二十九日广州失败，武与居正、杨时杰等谋，决定由武汉发动。五月，谭人凤复至汉，谓粤虽受挫，尚可图，较之武昌四面受敌易为力。武曰：“武汉据有兵工钢药各厂，武器充足，其利一。铁路国有，全国同愤，乘此时机，可得人心，其利二。军队、会党，均已运动成熟，发动，治安无虑，各省响应必速，其利三。有此三利，大功可成也。”谭唯唯而去。武奉拟俟北洋大操毕，乘将士倦归大举，因同志群主急进，决定八月中旬举事。武赶制炸弹，竟于十七日正午，在宝善里失慎爆炸，伤头部及两手，同志护送就医，得无恙。而机关之文告册籍，则被俄捕搜去，秘密全泄。同志咸惊愕，求策于武。武曰：“吾不慎，无所逃罪，惟名册搜去，军学界同志如何幸免，坐以待毙当非计。”

同志咸感愤，愿急发难与虏拼命，武亦愤慨，若忘其为负伤者，决十八日夜大举。惟隔江及戒严令难达，不果。十九日，忽闻杨、彭、刘三烈士就义，益愤慨，武口授命令：“一、夜间城内外举火为号。二、工程营首先占领楚望台军械库。三、混成协工辎各营，自通湘门入，集合楚望台会攻督署。四、炮队自中和门入，架炮蛇山，轰击督署，及其他要地。”是日各同志分途传命，届时果如令举义，瑞澄、张彪逃，武昌光复。同志以群龙无首，商武，武曰：“吾负伤，难任事，无已，可请黎元洪出任都督。”于是众觅黎而推戴之，以武为军务部长。武辞以伤，不获，乃于九月初五日力疾到部视事。时满军已据刘家庙，武前本计划武汉得手时，即分兵守武胜关、田家镇，以炸伤失事机，致阳、夏相继沦陷，损失生命财产无算，武每于悼惜之余，常自引疾。满军得汉阳，架炮于大别山以击武昌，都督府被毁，各部职员及市民俱惊徙，都督亦出城，秩序紊乱。武躬巡各要地，安慰外人，稽核镇抚，人心以安。旋南北代表议和沪上，武与议，欲乘此延揽人才，荐于黎元洪，共谋建设，间或失之冒滥，为同志所反对，暴动以倒军部，即时所传之二次革命也。善武者欲与抗拒，武曰：“同室操戈，吾不忍为也。”遂引咎去。旋组织民社，复为同志所不谅，武自此消极，徜徉于京、津、汉、沪间，至民国二十九年春病故。三十年一月十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武与刘公曰：“先烈刘公孙武，早岁著籍同盟，效忠革命，奔走联络，备历艰险。辛亥武昌首义，共谋发动，得力尤多。嗣或赞助护法，积劳致疾，或息影沪汉，忧国弥殷，先后赍志以歿。追怀遗绩，良深軫悼，应予明令褒扬，以阐幽潜而昭矜式。此令。”

## 共进会会长刘公

刘公，原名炳标，字仲文，湖北襄阳县人，素有远志，见清廷内政日非，外患日迫，慨然起革命之思。壬寅东渡日本留学，肄业东亚同文书院，暇则联络同志，鼓吹民族革命。其关于革命之宣传品，如《警世钟》、《猛回头》等书，留东人士，莫不人手一编。甲辰乙巳间，与田桐、程家桢、宋教仁等发刊《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于东京，印刷费大部由君捐助。乙巳秋，孙总理组织同盟会，君旋加入为会员。及总理议设《民报》社，君亦出资助之。丙午，萍醴兵起，总理命君返国，与鄂中同志谋响应。败报至，适同志刘贞一、朱子龙等俱被捕，大吏索之急，逃而免。复东走，入明治大学，习政治经济专科。时日政府受清廷嗾使，封闭《民报》社，言论机关破裂，党人涣散，君乃与同志张百祥、邓文辉、焦达峰，以及赣、粤、苏、浙诸同志组织共进会，舍鼓吹而重实行，革命事业于

是复振。后君被举为第三任会长。庚戌，毕业明治大学，以奔走国事，积劳成疾，遂以返里调摄为名，潜从内地鼓吹。君回国后，东京会务渐衰，同志屡促出外谋光复。辛亥五月，君家筹得巨资，潜携南下，至武昌，招集同志，积极进行，设立秘密机关多处，分途部署，运动军队，及制造炸弹旗帜等件，并议定十月起义。时清湖广总督瑞澂，鉴于三月广州之役，防制甚严。会有同志偶不慎，致漏隐机，武汉侦骑四出踪迹，稍涉嫌疑即惨遭诛戮，同志人人自危，有以暂去武昌，再图他举为言者，君愤然曰：“欲举大事，而无冒险精神，事何由济？诸君欲行则行耳，某将独任其难，无所惧也。”议者乃止。八月十八日，君在汉俄租界宝善里机关部，点验党人名册及宣言书等，同志孙武试验炸弹爆裂，君亦受微伤。旋被俄警发觉，猝至，君诳以他辞得免，而党人名册及军器等项，尽被搜去。献诸瑞澂。于是瑞加紧搜索，革命机关，大半败露，同志被捕者凡三十余人，而彭、刘、杨三烈士即于是日遇害。斯时危急存亡，间不容发，君于仓卒中，意气闲逸，密为布置。乃定于十九日晚七时举义，派人窬城入武昌，密告曾受运动之工程炮队各营起义时间及颁发口号。是日（即夏历八月十九日）下午七点钟，君派孟华丞等至城内工程营，鸣枪为号，城外炮队应之，猛攻督署，瑞澂大惊逃去，一夕之间，省城克复。同志多举君为都督，君以素不统军，恐难胜任，辞，众乃以新军混成协统领黎元洪为都督。阳、夏以次克复，部署略定，君为军政府总监察，焦达峰首复湖南以应，君与诸同志议，拨枪千枝，运至岳州以助之。未几，而东南毕起，西北动摇，君本受命于孙总理，事发，即以孙大总统名义相号召，故中外咸钦。方清兵之进攻阳、夏也，黄公克强适至，湖南援兵亦集，汉口虽陷，汉阳赖以稍支。及汉阳陷，克强走下游，图再举，都督黎亦移节城外洪山。时阳、夏新为清军统冯国璋所屠烧，武昌皇皇，君誓死守，以总监察布告城内，人心始固，并组织奋勇军以共保。未几，南京恢复，遂开会议。君以北伐促统一，率北伐左军，以总司令驻襄阳，襄乱大定。和议成，民国元年冬，君亦解兵柄。副总统黎保授君勋二位，任总统府高等顾问。湖口事发，密出京赴沪。袁氏称帝，君通电全国反对，密赴汉谋鄂。五年六月，袁氏死，黎元洪继为总统，乃入京，黎任君为高等顾问，未就，旋丁内忧回籍。护法军兴，君亦受密令，促湖北襄郢镇守使黎天才率所部宣告自主，全鄂震动。旋以荆州不支，与黎退守归施间。君扶病收拾残余，辗转川鄂之交。山僻阻塞，困厄万状，而咯血之症复发，同志群促其赴沪养病，卧病经年，医药罔效，竟于中华民国九年四月十二日赍志以歿，年仅四十。时南北和议开于沪渚，几经破裂，延及两载，君歿未久，而北方直皖战作，万恶之安福党及安福国会乃倒，惜不及见，未得偿其护法之志。君元配庄夫人，早卒，继配周夫人，卒于民国五年，有子而夭，继室夫人，无出。胞侄发权，于民国十七年四月，呈请湖北省政府，准予公葬，同年十月二十一日遵省政府指定先烈公葬地，葬君于武昌宾阳门外卓刀泉玉泉寺后山之

阴。墓表耸矗，松柏夹列，是亦可以百世流芳矣。

## 鄂军政府军务处长张振武

张振武，湖北罗田人，原名尧鑫，字春山，更名竹山，寄籍郧阳之竹山县。幼岐嶷，性颖慧，过目能成诵。及长，卓犖不群，不事帖括。好战术，寝馈孙吴学者有年。入省师范校，受业于革命巨子时象晋。时先生讲授时，每痛陈满洲专制，外人欺侮状，振武辄感愤不已，革命思想，实孕育于此。甲午庚子之役，引为奇耻，仰啸俯泣，益痛覆亡无日，毅然曰：“大丈夫忍为奴隶国民耶！”因变罗田产，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研究法律政治，且入体育会，练习战阵攻守诸法。时国势阽危，而朝野上下，犹歌舞太平，满廷益专横无忌。孙总理倡同盟会于日本，振武由湖南人刘彦介绍入联络部，担任湖北方面组织机关。丁未徐锡麟举义安徽，据武阴为之助，几遭缙继，因走长崎。继又返鄂，思以口舌之力，警醒同胞，则开演说会，鼓吹革命，每一登坛，言论丰采，倾动一时，赣人朱锡麟慨捐巨金助之，乃拨入学务公所，以谋普通教育之发达，苦心孤诣，历三年如一日，鄂人革命思想，至今一发而不可遏止者，振武提倡灌输之力为多也。清陈夔龙时督鄂，忌之甚，侦骑四出，大索数日不得。振武匿迹养晦，迨捕网稍懈，即出倡办体育会及公立学堂，借教授生徒之名以联络志士。旋孙武、高尚志约振武组织机关部，并与刘公、谭人凤、蒋翊武、蔡济民、邓玉麟、刘长庚、李作栋、杨玉如诸人，分任事务。振武司理财部，首由刘公输数千金，备购运军火之资，不足，振武则旋里卖竹山县产继之。当道见振武所为，颇属意侦察，而里人信振武甚笃，乃举为孝廉方正，以释其疑。始得阴从事革命计划。布置既毕，以一子寄崇阳鲁家，而嘱之曰：“果事败垂成，幸善教此子，令继我志也。”盖破釜沉舟之志，早已决然矣。辛亥八月，振武图大举，以黄丝夹炸弹，盛衣箱十余口进武昌城，戍守环观之，坚欲查，是时风声急，鄂垣戒严，振武度不可免，以拳碎箱锁，手血淋漓，令开视，戍兵感动，让之入，振武临机应变，成事于垂败，虽曰天幸，不可谓非机智也。设机关部于武昌小朝街及汉口汉兴里。原拟秋后举义，乃八月十八日，孙武、杨宏胜因演试炸弹失慎，机关相继破坏，被拘者三十余人，搜去印信旗帜告示名册无算，振武仅以身免。彭楚藩、杨宏胜、刘复基同时遇害，振武悲痛几不欲生。清督瑞澂严捕同党，并收各营子弹以防之。时机关部员未被捕者，均潜逃他处，振武极力支持，与朱次璋、李华模等磋商，定乘时大举之计，通知军学各界代表，约于十九日午后七点钟起事。首发难者，为

工程营熊炳坤、方维、王光国、邓玉麟、蔡济民诸人，占领楚望台枪炮库，分发子弹。蔡济民、明安炯、马明熙、周成勋、谢涌泉、周青林、胡捷三、雷永泰诸人，带队出起义门，迎炮队入。先是瑞澄闻革命消息，密布宪兵警察巡防机关队旗兵于督署周围，以防不测，兵力极雄厚。我军连攻五次未下，杜芳、余守本死之，且被瑞兵夺去大炮二尊。我军抵死力战，人数渐集，仍未得手。乃聚集大炮十尊于蛇山顶，归邓玉麟、吴兆麟指挥，以为攻击督署之主力。李忠义占领凤凰山炮台并武胜、大东、小东各门。马明禧、马少卿、周青林、雷永泰诸人占领保安、平湖、望山、文昌各门。方维、王光国、阮宝山率兵由长街直捣督署，无不以一当百，卒破督署。清水师统领陈得龙带领兵士，拥护瑞澄避舰中，清统制张彪亦遁，我军遂占有武昌。二十日辰刻，布告安民，城内平静如故。蔡鹏来、朱次璋、李华模、刘长庚、胡捷三、王忠烈等，以振武胆识过人，欲推为武汉总代表，振武力辞不受，并谓黎元洪得军心，可共谋大事，特与蔡济民率同志请黎出，举为总司令而自副之，以谘议局为事务所。适清管带郜翊宸领兵二百余人攻谘议局，黎元洪避。振武乃以卫队同甘缉熙、朱次璋力敌郜军，敌亦趑趄不进，恐中伏。振武指挥同志，抵死不肯让，郜军始退。而陆军中学耿丹、任重、雷洪、陈修、刘瑞章、荣希盛等，率领学生军七百余人来援，力乃厚，则以四十人毁模范及各监狱，出张廷辅、顾庆云、牟鸿勋、胡瑛等三十余人，军心大振。时各营代表齐集，振武乃痛哭誓师，并极力推戴黎元洪，而自任总参谋。调朱次璋至所护元洪，杀汉奸数人以示警戒，军心大振。派学生军守藩署及官钱铜币各局。约刘公、胡瑛、李作栋、蔡济民、邓玉麟、吴兆麟等至事务所办事。编军队为四协，令吴兆麟统领第一协，何锡蕃统领第二协，杨开甲统领第三协，杜锡钧统领第四协，复招募新军，以补不足，自是军队编制，始稍就绪。二十二日，满清官吏纷纷投效，振武皆妥为安置，并勉以同心协力，共造新国。对旗人尤持人道主义。外人生命财产，力为保护，城内赖以安堵如平时。二十四日，振武令各军整列，请元洪登坛，举为都督。二十五日，因军务繁冗，非一人能肩任，乃分为四部：一参谋部，杨开甲任之。二军令部，杜锡钧任之。三民政部，汤化龙任之。四军务部，振武自任之。参议四人，刘度成、聂豫、邓玉麟、李翊东任之。更分军务部为七科，李作栋任总务，冯昌言任军事，胡瑛任外交，李华模任军需，邢伯谦任经理，陈汉卿任军法，纪光汉任军械，蔡鹏来任军事，各司其职，秩序井然。振武又派人赴各省运动响应，而以何锡蕃为指挥，林翼支为协统，黄桢祥为敢死队队长。派朱镇汉、方维等领军队至汉口御清军，诸人作殊死战，颇有斩获。旋因何锡蕃负重伤，元洪派张景良代其职。而汉贼罗家炎、刘锡祺等，与张景良蓄异志，私运子弹助敌，致我军失利，汉口遂不能守。九月六日，孙武炸伤愈，出而视事，振武即以军务部正长让之，退居次长。是时清军王汝甲之叔殿庵投降武昌，金以为诈，将杀之，振武独力保，亲为释缚，察殿庵言论，娓娓



动听，爰官以秘书。殿庵感激涕零，函告汝甲勿为满洲用，汝甲为之动，遂无战志，清军之战斗力以减。七月八日，黄兴至，推为总指挥。胡培德、孟华臣、蔡济民等统率奋勇军，激战于汉口获胜。初九日又大胜。孟华臣阵亡，蔡鹏来，黄桢祥受伤。北军闻黄兴至，大惊，乃大增援兵，乘虚占领汉口，掳掠烧杀，无所不至，且进攻汉阳，时宋锡全守汉阳，闻汉口失，即率所属军队走湖南。振武闻警，派将校敢死团团团长金鸿钧领二百人守汉阳，北军因不得渡汉而南。并急举黄兴为总司令，镇汉阳。适湖南援军亦至，黄兴督战，自琴断口渡河，断其桥，誓与敌军死战，果获利。由灰面厂战至龙王庙，敌军败走二十余里。我军无炮队援助，未能持久，仍守汉阳。振武至青山，派胡捷三、蔡鹏来劝降敌营巡防管带夏占奎所带兵队，又遣侦探往北营运动。敌军派代表来谒，振武招待甚优，与共寝食，敌军感之，约次日率所部投诚，自是敌军效顺者日多。降兵登舟，猝被敌兵轰击，淹毙九十余人，振武厚恤其家，生还者咸犒以酒肉。敌军闻之，降者如归市。九月二十六日，敌军将至新沟，搭浮桥过河，至蔡家甸，攻汉后路，仙女、美娘两山失守，锅底、扁担、磨子诸山亦相继陷。振武带军务部部员暨卫队学生军千五百余人渡江，至十里埠，受黄兴命令，率同夏道南、胡捷三、李华模、右翼谢流芳、甘缉熙、左翼邓玉麟、孙洪炳、明安炯、刘高升攻破磨子、扁担二山，声势复振，鏖战约七小时之久。翌日，北军侦知我无炮队，乃集三山炮火于一山，攻击我军，湖南刘统领阵亡，甘缉熙、孙洪炳等均受伤，振武亦被弹伤右膀甚剧，溺水中，幸卫兵救护得不死，而所率军队死伤大半。振武独负重伤，经十里埠面晤黄兴，报告北军已至，请速行预防，始由卫生队舁振武至武昌疗养。是夕，北军轰毙我军参谋长杨玺章，汉阳所驻军队溃散，遂失守。翌午，振武闻汉阳失，负伤跃起，举刀骑马，沿街呼号曰，“汉阳失守，是我军疑兵之计，实无是事。”军心大定。未几，黄兴至都督府，开军事大会，筹战守之策。有主张退守南京者，振武抗声曰：“汉口与汉阳仅隔襄河，大敌临前，尚能支持月余，武昌为兵事重地，据此一隅，足制全国，倘不死守，则东南摇动，望风而靡，此不可弃武昌者一。长江天堑，北军仅四千人，岂能飞渡，武昌饷械充足，能战之士数万，背城借一，未必即败，此不可弃武昌者二。各省援兵，陆续来集，若退守南京，援兵将不战自溃，则武昌既失，敌据荆襄上游，以制湘桂死命，且分攻九江、安庆，南京虽为我有，亦不过如洪秀全之苟延时日而已，此不可弃武昌者三。有此三不可弃，敢言弃武昌者斩。”计乃定。复开会议，激劝各协标营军士，为死守计，军士闻振武言，咸感愤，声如雷动，愿效死与城共存亡。由是令协统邓玉麟、何锡蕃守武昌，敢死队队长陈龙守磁基山，协统罗洪升守大军山，标统刘佐龙守小军山，管带王锡麟守京口，标统张廷辅、谢流芳、张杰夫守白沙洲，管带李忠义、标统刘廷璧守青山。部署既定，遣人往各街演说，以安人心。时敌军大炮向城中射击不绝，各部人员有避去者，爰推李作栋任理财部长，徐声金任



编制部长，时功璧任铜元局长。令吴兆麟、方维守洪山，协统熊炳坤、杨载维等守武胜门外新河一带。翌日，敌军炮如雨集，城内居民震惊，振武请元洪避洪山卓刀泉，元洪泣谓振武曰：“天下大事，尽付君手，好自为之。”振武亦泣誓死守，复宣令百姓出城暂避。诘旦，敌军炮中军务部，卫队死伤三十余人。俄弹落几案，坐中均骇，颜无人色，振武夷然笑谓曰：“可移至楼下照常办公，勿惊恐。”其沉毅坚定有如此者。是时江西统领冯嗣鸿率兵来援，令同鄂军进发黄陂，与敌数战以挠其后。复有楚簾同兵舰王光国、楚廉兵舰王光熊、黄宗贵等，力持青山防务，作犄角势，军事稍振。振武每当日暮，必亲带兵士沿街巡视，彻夜戒严，如是者三日，秩序渐定，迎元洪入城。而媾和议起，宣告停战。振武恐和议无效，赴沪购枪械备急需。及议和成，则约孙武、孙发绪、张伯烈、刘成禺、时功玖等组织民社本部于沪。还鄂，又与孙武设立民社武汉支部。正月二十七日之变，与四镇统制蔡汉卿竭力维持，事得速解。袁世凯以其才猷卓著，电促来京，畀以总统府顾问，不就，又委蒙古调查员，亦不就，遂归。先是振武及蒋翊武、孙武于鄂省起义为首功，三人互不相能，而振武与孙武为尤甚。党孙者毁振武，党振武者毁孙，黠者互以危辞媒孽浸润，积久益水火。振武又慷慨无城府，奸以气陵人，深为黎元洪所忌，贾祸之渐，所由来矣。当振武之自京还鄂也，元洪以不嫌于振武，而振武又得鄂军士心，恐其留鄂鼓乱，召参议员刘成禺、郑万瞻旋鄂，为孙武及振武解释旧怨，杯酒握谈，亦既言归于好矣。成禺、万瞻还京，元洪复遣人劝振武就总统府顾问，振武乃于八月某日复来京，而孙武亦于八月十一日相继至。十五夕，振武宴客于六国饭店，归经正阳门，为步军统领逮赴军警执法处。此次与振武同来之鄂军将校团团长方维，亦自金台旅馆逮至。振武不知所为，询其故，则以黎元洪电示之，振武斥其妄，复示以世凯命令，振武始慨然曰：“死耳，夫复何言，竖子无良，乃一至此耶！”为致元洪书一通，继拟作家书，复叹曰：“死耳，夫复何言！”促速行刑，遂于一镗与方维同枪毙。方维长伟躯干，骁勇善战，以积功任将校团长，因善振武，遂同及难。

仇亮曰：振武以诸生崛起行间，号召侪辈，据有武汉，东南数省，云集响应，不数月满清以亡，此其智力勇武，有足尚矣。惟豪纵骄恣，陵轹等夷，则不学无术所由致死也。向使元洪诸人，能弃其短而奖其长，使中于绳墨，未始非宏济才也，而元洪诸人不能容振武，则又岂足专为振武罪哉！当振武既死之翌晨，步军统领揭其罪于国门。越四日，元洪有振武十罪之电。又三日，元洪有十四罪之通告。中外震骇，为振武悼痛。呜呼！振武已矣，后之览者，其兴感又当何如。

右传为亡友仇亮所撰。

## 辛亥云南省城光复实录

辛亥六七月之交，蜀路风潮作，滇中军界之革命党员跃然欲试。八月十九日，武昌义军起，陆军各高级干部之有志者，或在罗佩金家，或在唐继尧宅，群聚密议，风声日紧，消息外传。清总督李经羲秘商部属靳云鹏、钟麟同、王振畿、唐尔锟等，欲出罗佩金、李根源于外。命罗赴安南接运军械，李赴迤西平张文光。先是四五月间，七府矿产及英兵入片马事，陆军小学堂总办李烈钧，暗鼓风潮，设体育总校，李督知之，委烈钧北洋观操员，令即日去滇。并拟惩办李鸿祥、谢汝翼，令鸿祥所带之兵归并他营，出防昭通，使鸿祥为光头管带，限期十一日照办，汝翼则为钟麟同呈请撤差。又命唐尔锟、刘显治由黔募兵，未及实行，而重阳之独立旗，竟高插于五华山顶矣。是役也，革命军定义分为两路，蔡锷率部队第七十四标、炮队第十九标、机关枪第十九营，其干部军官，步队第七十四标统带罗佩金，管带唐继尧、刘存厚、雷飏，炮队第十九标统带韩建铎，管带谢汝翼、庾恩赐、刘云峰，机关枪营管带李凤楼等。李根源率部队第七十三标，其干部军官，李鸿祥、刘祖武、张开儒等。分定任务，根源之军占领军械局、五华山、圆通山、藩使署、盐道署、财政局、提学司署、机器局、龙元局、电报局、大清银行等。锷所率之佩金军，占领总督署、交涉司署、臬司署、粮道署、粮饷局等。炮队之谢汝翼，占领南门、大东门。庾恩赐占领大小西门。刘云峰占领小东门。讲武堂监督沈汪度与教官顾品珍、张子贞等，率领该堂学生，及陆军小学生、测绘学生，并体育校生，开各城门，居间援助。约定初九日夜间三时起兵。乃北校场之步队第七十三标第三营管带李鸿祥，是晚八时分发子弹，为反对队官唐元良所觉，该营排长黄毓英等开枪击毙之，枪声隆隆，事遂不可遏止，适李根源已到，吹集合号。第三营全部出，第二营管带齐世杰逃，队官马为麟率其营兵出，俱集合于练兵场，该标统带丁锦（靳云鹏私人），率标部卫兵开枪轰击，第一营附之（管带成维铮，靳云鹏私人），第三营兵伤二十余人，死二人，排长刘增枯受重创。根源命王秉钧扑标本部，丁锦逃，第一营枪声尚不绝，兵有惧心，避走壕堑中，根源命焚标本部以绝其望，誓必死，率全军出。至莲花池，宣示宗旨。时九时半，约期未至，讲武堂生未来开城，黄毓英、蒋光亮、杨秀林、董鸿勋、卢焘等，率五十余人，搭人梯，越城，击散守城兵，开门，兵遂入。根源聚队分派占领各处兵员，自与鸿祥、祖武率队攻军械局，至八省会馆，

收降巡防队第四营，抵军械局，说守军使降，内佯诺，暗置机关枪，出根源军不意，开枪猛击，死十余人，根源下令猛攻，焚局门，穿地道。是时提学司署及虹溪试馆火起，盖借是为号，使乌家坝各军知之，速拔队入城也。根源军方至军械局，统制钟麟同、总参议靳云鹏、协统王振畿等，率辎重营陆军警察队、机关枪一队，占领五华山之武侯祠、劳公祠，以机关枪由后夹击，李军死数十人，覆尸枕藉，排长文鸿揆登梯，弹贯脑死，势极危殆，幸两级师范学堂，有董鸿勋、马为麟死守，射击钟军侧面，李军终得不放弃军械局，时已夜十二时矣。先是九时，蔡锷等集于乌家坝，尚从容计划攻击方略，忽接督署及镇司令部电话，谓北校场兵变火起，速率队入援云云，锷等知北校场已开始动作，遂由佩金集合步兵，汝翼集合炮队，宣布反正文义，整队入城，途中又见学署火起，并接报告，谓李军入城，军械局未下，蔡军急趋入，就原议计划，布署定，时已夜二时，佩金以李军兵单，派雷飏一营往助，命唐继尧率该营猛扑督署，署内有机枪八挺，卫队五六百人，力战二时许，死伤三十余人，不能前进。时雷飏占领江南会馆一带，炮标占领各城已毕。天将曙，炮队开始射击，弹中督轅围竿，断两截，又中经羲卧室，梁折屋倾，经羲已先逃匿于萧巡捕家，李之眷属，夜间十时，出匿于幕僚陆邦纯家，杨福璋云：“是晚福璋在经羲侧，当北校场火起时，报称为首起事系李根源。经羲云：‘李根源我待他不薄，想不致如此，且他刚才见了我下去。’移时又接报告云：‘蔡锷、罗佩金率兵入城，与李根源合。’经羲曰：‘蔡锷我曾以心腹寄之，决不至此。’夜深，经羲连次命人请靳参议。回报云：‘已不知下落。’经羲倚椅长叹，谓福璋曰：‘再研究，再研究，即是李根源、蔡锷、罗佩金等造反，必不害我。’夜三时，枪声益急，署内秩序大乱，人声鼎沸，经羲命福璋出，福璋遂出，未几经羲亦由后门出云云（此福璋在军政部谈者）。”是时巡防队第二营，据守圆通山，雷飏、何鹏翔与之鏖战数时，死伤甚众，敌军不支，败降。飏集全力助攻军械局，锷命谢汝翼率炮队至，轰墙垣多处，终无效，用地雷爆炸之，破墙一口，汝翼率士卒舞刀由缺口入，杀守军三十余人。李、谢、雷军死伤二十余人，军械局遂得手，时十一时也。移攻钟麟同军，钟顽强抵抗，两军死亡甚多。李凤楼率机关枪六挺来援，火力增猛，钟负伤，军医局兵负之走，武侯祠破，五华山遂下，钟至南城被擒，磔死。靳云鹏子夜间三时左手负伤，去钟潜逃，伪为舆夫，肩空轿出城，十一日晨，乘滇越火车走越南。王振畿左腿受创逃，为张开儒擒获，解司令部。时杨集祥亦诱至，讲武堂生彭肇康、范石生丛枪击杀之。王向日朋比枉利，倾轧善类，杨居心险狠，贪诈之尤，素为良弼密探，均以反对革命为能事，今正刑诛，人心称快。靳穷凶极恶，较王尤甚，竟稽显戮，此不能不归咎于当事之疏于盘查也。靳至海防来书致孙少元，托看顾其爱妾，请资送北还。于彼之恩宪李经羲、业师钟麟同、至友王振畿及其部下健儿，均无一语道及。爱妾，北京名妓，王振畿买赠靳者。在滇受书于孙妻

清如之门，故与之相托。佩金率唐继尧、刘存厚、庾恩赐、刘云峰军，围攻总督署，自九日夜至十日正午，犹未下，子弹将罄，军械局破，得补充弹药，督队猛击，于午后一时半，攻破入之，经羲卫队降，全城大定。设司令部于江南会馆，蔡、李在焉。旋下令整理军队，清查伤亡官兵。七十四标仍由佩金管理，担任全城警备。炮队由建铎管理。七十三标由李鸿祥管理。该标一营管带任张开儒，二营管带任马为麟，三营管带任刘祖武。军械局由谢汝翼、沈汪度守管。粮饷局委黄彝经理。出示安民，宣布独立。照会英、法驻滇外交官，招安辎重、陆军、警察、巡防队并各标等逃散之兵卒，分派保管各衙署公款案件，邀政商界要人及地方重绅会议。午后七时，突有军队哗变，满城枪声，彻夜不息，十一日午前八时方止。是时锓在总督署，悬大旗，称正司令部。根源在五华山两级师范学堂，称军司令部。午后一时，根源寻获锓，请锓往五华山，取消督署之正司令部，设大汉军政府于两级师范学堂。当初十日晨七时，战斗正酣，根源招孙种因与黄彝至战线，草拟告示，竟日在江南会馆，笔不停挥，天将暮，忽警报云，巡防营兵变，张毅勾结七十三标第一营为乱。少顷，根源率数军官仓皇出，未片刻，锓与殷承鹗、唐继尧，亦乘马出，留刘祖武守之。未几，四围枪声大作，炮声机关枪声亦起，时仅有机枪排长华封歌，率兵士数十人，机关枪四挺，固守馆门。十一日午前十二时，锓在总督署，根源与汝翼守军械局、五华山，佩金守东南城，司令部设于两级师范学堂。是日，马标统带田书年（靳云鹏私人），尚未反正，该标教练官黄毓成与其部下军官赵宝贤、尹盛德等结合逐走之，同率队入城。工程营管带韩凤楼，亦率队自乾海子来。晚间九时，枪声又起，军政府弹落如雨，窗棂俱碎，延数时之久。藩司世增，是日午间被获，伏地哀求，当事怜之，送讲武堂暂行看管，夜间兵变，谣传关系李经羲。讲武堂生恐世为患，枪杀之。世，满洲人，庸儒无能。十二日，正法叛兵及抢劫民财之乱兵十余人，收缴枪弹，开拔各队出城归营。议出兵西南两路，又议准备出师四川、两粤，于是城中始得宁静。十三日，组织各机关成，办理军民各政，渐有头绪。开放城门，任人自由出入，令各学堂一律克期开课，禁止各处招募兵勇。是日午间，纷传蒙自道龚心湛，兵抵宜良，前队已至乌家坝，各高级军官，悉出城布署。未几，察悉系铁路巡防队来归，非南防兵。出示赦有官吏，愿回籍者，准其领护照回籍，免滇蜀腾越铁路之随粮认股。是役革命军之成功，群归功于杨振鸿倡始之力。故是日公决发布布告，旌表振鸿功烈，谥曰忠毅，家族恤金三千元，并发布告旌恤阵亡各将士。先是腾越有商人张文光，陆防军官彭冀、陈云龙、李学诗等，于九月初六日起义腾越，兵徇永昌、龙陵等郡。电至省，复电任文光腾越镇，兼统领腾永各军，彭冀为永昌督带。临安则于十一日有步队第七十五标教练官赵复祥，联合临绅朱朝瑛，逐其标统，举兵响应。蒙自关道龚心湛，令南防督带孔繁琴与赵战，复祥御之，血战一日，击走其众，生斩繁琴，龚惧，与临沅镇孔庆塘逃。是时云

南铁路公司股款，由湖北运至蒙自、龚窃用十余万，分散地方兵匪（临逃时，令其部下员司、兵丁、衙役、任意取携。银系元宝五十两一锭，一人拿二锭，或三锭，重量已不可支）。军装局之枪弹，亦自由分散，有人领取者，无论人民或土匪，尽数发给。又募回勇数营，故蒙自丧失公款枪械，为数至夥。蒙自遂为复祥占领。省电，任复祥南防陆军统领，朱朝瑛为临沅镇总兵，李曰垓为蒙自关道。大理步队第三十八协统领曲同丰，接省电，与大理提督李福兴，乡绅前四川臬司赵藩，议决反正，电省响应。复电，任同丰迤西统领，准添募一标，同榆标成一协，任藩迤西安抚使，兼腾越关道。致藩电，极谦恭，愕、承鹭等称学生，根源称受业。开化接省电，各界均表欢迎，总兵夏文炳、知府石鼎熙意存观望，以龚心湛行动为进退。巡防管带余树松，哨官吴镇南等，以夏久不树旗，遂起兵逐夏，围攻镇府两署，石自缢死，夏恃同乡兵勇力，战一日夜，余树松败走，吴镇南死之，兵士死伤二百余人，居民死伤无算。逾二日，龚逃，夏插旗，电省反正，当事不究既往，仍任为开化镇。鹤丽镇张继良（张安徽人，粗鄙秽恶，招权纳贿，前在四川，劣迹极多），李经羲表弟，靳云鹏私党。在鹤、丽、剑招兵，由省领获新式枪二千支，运至禄丰，光复次日，派刘法坤率兵一队，往途中截回，电撤张继良，委新卸总兵周彪署理。昭通镇苏抡元，普洱镇马文仲，迤南道方宏纶（方浙江人，贪污险诈，宦囊最富），及各府厅州县，暨各属自治公所，均纷纷来电反正。投降表者，形形色色，无奇不有（富民县知县，竟以黄笺纸缮成表文，劝进大位，又有作奏折体者，称大汉军政府陛下）。投效文及条陈，三四日间，计收三百余件。初十二三日，西南两防情形未悉，命张开儒率一军，急趋楚雄，听后命，开儒兵行二日，曲同丰、赵藩等电来，开儒住禄丰数日回省。罗佩金为南征总统官，率一混成旅，讨龚心湛，至通海，龚逃，巡阅蒙自、个旧等处，未几旋师。城中官吏首先归诚者，巡警道郭灿（郭来时，大声曰：“我自四川铁路风潮起时，已主张革命”云云。郭，四川人），次臬司杨福璋（于大东门外臬署书吏家搜获，解至军政府，根源以福璋尚不失为前清好官，礼遇之，并畀以民政司事），劝业道袁玉锡，盐法道毛玉麟（玉麟江西人，居官廉正，兵入盐署，坠井求死，为军官邓泰中救免），云南府周沆（光复之夜，兵入府署，沆越墙逃，跌入粪厕，几淹死），审判厅丞王耒（王浙江人，官气极重，声名亦劣，人多欲杀之，次日逃去），检察厅长张一鹏，实任大理提督刘锐恒等数十人（楚雄府崇谦，广南府桂馥，顺宁府琦磷等，皆满洲人，当事特电保护，照旧任职）。迤东道魏家骅，蔡、李深佩其学行，强之出，不应，护送之回籍（有工程营正目李维藩等，劫家骅寓所，当事知之，置该正目等于法）。交涉司夏偕复、粮道曾广铨，匿法领事署，借其力逃安南。提学司叶尔恺，媚上凌下，摧残学界，与地方结怨最深，为讲武堂生捕获，群欲致之死，李根源终保全之，人多谓其过于姑息云（又唐尔锬、张毅、周沆、刘显治、熊范舆、耿葆奎，咸拟杀之，

以快人心。乃张、刘、熊、则为锷保护唐、周、耿、则为根源保护且俱擢任要职。邹德馨、叶如桐，江蕴琛、李训鹏，谢宇俊等，皆滇吏中贪酷之尤，当事均保护不杀，尤所不解）。经羲长子李国筠（人称小总督，机诈异常），并熊范舆，同为巡察者于陆宅床下搜获，解至军政府，次日经羲由谘议局来书，致蔡、李，以三事相约，一可杀不可辱，二保护其眷口回籍，三亦愿为之尽力办事。次日蔡锷、李根源与谘议局议长张惟聪、段宇清等往见之，时三人跪地，抱头大哭，乃入居谘议局，步行过市，锷参左手，根源参右手，经羲面上泪痕未干，人民观者如堵。居数日，请去滇赴沪养病，蔡、李等以旧属之故，始终礼遇未衰，送之出滇。经羲在滇二载，除做官要钱外，别无所为，即有几篇奏章文告，为时流传诵，亦不过其幕僚中几辈文人，为之点缀门面，假装好官而已。仅就当时人人所闻见者，略述一二。罗军攻入督署，经羲卧室有鸦片烟油数十缸，箱内有黄金四条，上有同知胡思义谨呈字样（此为胡思义由蒙自县升署个旧厅之贿赂，个旧为滇中第一肥缺）。赃证确凿，丑态毕呈，经羲究有何面目以见人，又有何说以自解免。经羲存同庆丰银四万余两，均滇民脂膏，临行，军政府批准交经羲带回，作养老资。又另送银五千元，全眷车费，均由公备。乃至河口，不经政府允许，又由副督办许九畴处，携取公款三千元。经羲出身世族，官至封疆，丁此时势，应毅然引决，或者先宣布反正，以一死存气节（滇中官吏，死者无一人。惟女子师范学堂监督云南府学教谕张舜琴，于初十日服毒死，李经羲竟一教官之不如也），乃至于逃，至于降，已一钱不值，而犹贪此多金，不知人间尚有羞耻事否，一般之信仰经羲者，可以知所返矣（经羲行时，将云贵总督印带走，锷向之索取，云：“我至香港，尚有奏折呈摄政王，以了我之责任。”又其爱妾托人求当事，代寻觅其珍珠手镯，云此镯系经羲纳彼时之定情物，买价六万元云）。此次战役，最足令人感叹者，刘云峰方患热病，卧床旬日将不起，是夜竟立疾参与战事，总督署即为其炮所击毁。李根源率队入城，跳城壕毁足，以两兵参扶之，指挥战事不少辍。顾品珍率讲武堂马科生，与马标兵激战于南城外，头部负重伤。又下级军官董鸿勋、徐时云、包顺健、何国梁、姚小由、张权等，均受重创，犹负伤力战，卒完职务。文鸿揆死极惨烈，次日收尸，周身如蜂巢状，计其所受枪弹，在万余粒以上。军士战死百五十余人，负伤三百余人（钟军、巡防军、督署卫队，死者二百余人，伤者百余人）。负伤者感法领事之惠，由法国医院为之治疗，医士不足，又电安南总督派来四人补充。战死忠骸，均营葬于五华山顶万寿亭。当攻军械局，战事吃紧，李根源宣言：“今夜战死者，得葬于五华山顶万寿亭。”一时士气大振，死者相继不少退，故践其言云。发丧之日，灵柩之多，为世所罕觐，延长六七里，送葬者数十万人，祝贺军政府，敬吊战死者之旗帜，辉煌金碧，掩映昆华。呜呼！壮矣烈矣！

## 附录云南起义诸人革命以前略历

蔡 鐸 字松坡，湖南邵阳人。长沙时务学堂及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学生，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历充广西步队标统，兵备处、教练处、讲武堂总办。云南陆军步队第三十七协统领。

李根源 字印泉，云南腾越人。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历充云南讲武堂监督，讲武堂总办，督练处参议官。同盟会员。

罗佩金 字谔先，云南河阳人。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历充广西随营学堂总办，云南随营学堂监督，讲武堂教官，督练处参议官，陆军小学堂总办，步队第七十四标统带。同盟会员。

殷承鹗字叔桓，云南陆凉人。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历充云南陆军第十九镇正参谋官，参谋处总办。

韩建铎 字幼泉，河南人。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历充保定陆军学堂教习，云南陆军第十九镇正参谋官，教练处总办，炮队第十九标统带。

谢汝翼 字幼臣，云南新兴人。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历充云南讲武堂教官，炮队第十九标第三营管带。

李鸿祥 字翼廷，云南新兴人。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历充云南讲武堂教官，教练处提调，步队第七十三标教练官，步队第七十三标第三营管带。

唐继尧 字蓂赓，云南会泽人。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历充云南讲武堂教官，参谋处提调，步队第七十四标第一营管带，讲武堂监督。同盟会员。

沈汪度 字石荃，湖南长沙人。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历充云南讲武堂教官，讲武堂监督。

李凤楼 字修五，直隶人。保定陆军学堂毕业，云南陆军机关枪队第十九营管带。

张开儒 字藻林，云南巧家人。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历充云南讲武堂教官，讲武堂提调。同盟会员。

刘存厚 字积之，四川人。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历充云南教练处提调，步队第七十四标第二营管带。

雷 飏 字时若，湖南宝庆人。湖南武备学堂毕业，历充广西陆军小学堂监督，云南步队第七十四标第三营管带。同盟会员。

庾恩赐 字泽普，云南他郎人。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历充云南讲武堂教



官，炮队第十九标教练官，炮队第十九标第一营管带。

刘云峰 字晓岚，直隶人。保定陆军学堂毕业，云南炮队第十九标第二营管带。

黄毓成 字斐章，云南镇沅人。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历充云南讲武堂教官，马队第十九标教练官。

刘祖武 字继之，云南昆明人。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云南讲武堂教官。

顾品珍 字筱斋，云南昆明人。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云南讲武堂教官。

张子贞 字青圃，云南太和人，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云南讲武堂教官。

黄毓英 字子和，云南会泽人，留学日本东斌学校毕业，云南步队第七十三标排长。河口之役，随杨振鸿归，振鸿死，往来滇缅间，经营革命最力。同盟会员。

杜韩甫 名钟琦，以字行。云南嵯峨人。留学日本东斌学校毕业，河口之役，随杨振鸿归，振鸿死，往来滇缅间，经营革命最力。同盟会员。

（以上省城）

赵复祥 字凤阶，云南顺宁人。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云南临安步队第七十五标教练官。

朱朝瑛 字渭卿，云南临安人。富商。

李曰垓 字梓畅，云南腾越人。京师大学堂毕业，历充云南沿边学务局总理，蒙自第二模范中学监督。

（以上临蒙）

曲同丰 字伟卿，山东人。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历充保定陆军学堂监督，云南步队第七十四标统带，大理步队第三十八协统领。

赵藩 字樾村，云南剑川人。历任四川永宁道，按察使，告终养在籍。

张文光 字绍三，云南腾越人。富商。光复大理首功。同盟会会员。

（以上榆腾）

杨振鸿 字秋帆，云南昆明人。同盟会员。留学日本振武学校陆军测量部毕业，历充云南体操专修学堂监督，腾越巡防军管带。革命事泄，走日本，河口之役，归至缅甸，创仰光《光华日报》，光绪己酉举义永昌不克，死之，藁葬蒲缥。

秦鼎彝 字力山，湖南人。革命先达。美文学。庚子秋在大通起义失败，后人滇运动居干崖，病故。

张成清 字石泉，云南腾越人。能文章，精英缅文，撰著颇富（缅甸亡国史载云南杂志，秦力山序文）。久居缅甸，经营革命最力，党人旅缅者多依之。光绪丁未发起死绝会，为英人所忌，暗杀死。同盟会员。

王养石 四川人。留学日本东斌学校毕业。河口之役，随杨振鸿至缅，又随之入滇，死于干崖。同盟会员。



刘九畴 字范卿，云南太和人。留学日本明治大学，云南杂志发行员。经营革命，呕血死。同盟会员。

李烈钧 字协和，江西武宁人。同盟会员。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历充江西陆军管带，云南讲武堂教官，兵备处提调，陆军小学堂总办。主张革命最力，李经羲知之，斥之去滇。

方声涛 字韵松，福建侯官人。同盟会员。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云南讲武堂教官。主张革命最力，因联络桂蜀，去滇。

赵康时 字济侯，湖北郧阳人。同盟会员。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云南讲武堂教官。主张革命最力，因川调，去滇。

吕志伊 字天民，云南思茅人。留学日本弘文师范，早稻田大学政治科。同盟会员。缅甸《光华报》主笔。

赵 伸 字直斋，云南嵩明人。留学日本成城学校毕业，《云南杂志》主干。同盟会员。

席聘臣 字上珍，云南昆明人。留学日本京都大学法科毕业，《云南杂志》编辑。

张耀曾 字镕西，云南太和人。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政治科，《云南杂志》编辑。

姜梅龄 字鼎和，云南广西州人。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云南杂志》编辑。

右稿材料为亡友吕志伊生前写赠，不敢掠美，特此声明。

冯自由附志

## 辛亥云南腾越光复实录

辛亥云南光复之役，发难之地，一为省会，一为腾越，而腾越为先，腾越建义以辛亥九月六日，省中以辛亥九月九日，实后腾越三日。省中举义，以统兵之将，节制之师，义声所倡，人心先附，其事易。腾越以市井之人，纠合之众，异军特起，竟集大勋，其事难。省会光复，中外专檄，本末具在，人皆知之。腾则僻在边徼，交通梗塞，海内之人，知者盖鲜，且恐因陈云龙、黄鉴锋之乱，使腾越光复之事，遂湮没不传，他日庀史，何所征信，更惧传闻异辞，或乖事实，此亦邦人士之责也。故就耳目之地，存是非之真，本我良心，以存实录，亦如昔人所云，秦人不死，蜀老犹存，一字之诬，十手所指，庶几直笔，以谢铺陈云尔。

腾越革命之业，盖肇端于杨振鸿，而成功于张文光。振鸿在滇中倡革命最先，经营腾永间最久，事不成而死于蒲缥者也。文光、腾越人，少读书不成，弃去经商，往来缅甸间，乃得稍稍睹世变，闻革命之说而心好之，又交振鸿友黄毓英、杜钟琦、马幼伯辈，为介绍入同盟会。盖当清光绪末戊申之间，手散私财，阴结死士，尝于腾永诸地，创自治同志会，以蓄其势。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事起，风声所播，文光怦然欲试，遂谋举事腾中，事犹未成，机缄先泄，腾越关道耿葆奎，总兵张嘉钰将捕文光，并及文光之党张鉴安、李治等。腾越厅同知温良彝，与鉴安等善，力为之解，文光跳而免，鉴安、治等以温之力，缴销自治同志会证，其事遂寝。

八月十九日武昌义军起，文光于是潜归腾越，召集同志，会于宝峰山之宝峰寺。纠合成腾陆军第七十六标第三营，及西防防军第四五两营，刻期九月六日举兵，遂于是日午后七时，文光入南校场巡防第四营部，击杀管带曹福祥，陆军第三营排长陈云龙枪毙该营管带张桐，合兵入城，围攻镇署及军械局，彭冀、方涵、李学诗、和朝选等，皆以兵来会，彭、方、李、和皆云南讲武堂毕业生，巡防营哨官长也。总兵张嘉钰指挥兵士拒战，不支，吞金自毙，文光率兵转攻道厅署，护西道宋联奎请降，厅丞温良彝逃匿民间，城中遂定。良彝广东鹤山人，联奎陕西长安人。文光以其在官有循吏名，留之不得，资送之出缅甸。

始事之初，文光与各军约，申纪律，禁剽夺，违者以军法从事，故军兴之际，城中安堵如故，其军中约曰：民军擅入人家者杀毋赦。民军抢夺人民财物者杀毋赦，民军奸淫民间妇女者杀毋赦，妨害外国人生命财产者杀毋赦，光复之夜，有所布告，皆自署发起人张文光云。初八日始称滇西军都督，以九星为旗帜，以黄帝纪元，致书英领事馆、税务司、耶稣教堂，勿惊恐，任保护，并约税务司照常办公。英领先以事至密止那，'未在腾，税司终怀疑惧，请派兵护送回缅，至弄璋街，驻数日，见腾中秩序尚整，仍返腾城，并得缅政府不干涉民军之约。

民事机关，设财政局，张映宝、张鉴安管之。裁判局，寸开泰、赵勋太管之。警务局，李治、陈廷楷管之，参议处、团练处则任钟春芳、寸尊福、张文运、林春华、卢占魁、张德洋、杨连锦、曹琨、寸品昇、金殿书、王百雍、张映芳、蔡盛昌、杨炳兴、李时纯、陈廷标等。银行税关，则任明瑞元、许佩、董友芳、杨大炳等。秘书，则唐璆、黄国治、张洪纲、陈鉴明、章纯学、曹之骥等。参谋处，则马登瀛、和朝选、郎保泰、陈廷员、任宗熙、杨大森、祝宗云等。大率皆地方士绅，或负时望者也。军队除原有之各营外，添募六营，及士林队一营，蛮允之第六营，古永之第十一营，及陇川之绥边营，野人山之保商营，并缉私营，均先后来归。

初十日，龙陵军哨官长张定甲、李槐杀其管带，降其厅丞，以兵响应，愿受

节制，时省城尚未光复也。乃于初八日分兵为三路，彭冀率方涵等营，出永昌，李学诗率李干櫓、宋宝奎、李光斗等五营，出顺宁，刘得胜率一营出云龙州，期会于大理。十六日，彭冀入永昌，管带罗长庚抗拒，该军枪杀之。保山县知县毛汝霖亦自杀。二十二日，李学诗入顺宁，刘得胜经高黎贡山、上江，收抚六库、老窝、等梗，鲁掌、卯照、练地各土司，二十四日，入云龙州。是时腾军所占所有者，为腾越、龙陵、永康、永昌、顺宁、云州、緬宁、云龙诸郡县，及沿边各土司也。

永昌为腾榆间一重镇，城中虽定，四境盗贼蜂起，不可无人震慑，始以彭冀为永昌军统领，兼管民政。出大理之军，以陈云龙为都指挥，云龙庸妄骄张，治军无纪，又信任钱泰丰、刘竹云、张文焕、杜文里等，增兵至二十余营。钱起兵卒，刘、张、杜则出哥老会，一时杂沓并进，兵即匪，匪即兵，各自号一军，无所统计，后之糜饷扰民，阻兵肇乱，几不可收拾，实基于此。

九月初九日，陆军第三十七协统领蔡锷，讲武堂总办李根源等，举兵省会，总督李经羲逃，镇统钟麟同伏诛。蔡锷为正司令，李根源为副司令，十二日电至永昌，戍永陆军教练官郭龄昌匿不发表，且与罗长庚积不相能，迺率所部返榆，渡澜沧江，毁桥梁，断电线，故彭冀军入永，第知省垣光复，而榆永之间，交通中断，反正与否，未得其实。陈云龙率兵东下，至澜沧江，修桥既成，兵始得渡，时已九月廿六日。廿九日抵曲洞，永平县知县蒋树本乞降，云龙任之为总参谋，兵事愈坏。是时迤西巡按使赵藩，大理陆军协统曲同丰闻报，乃来电告以大理反正，无启兵端。而省中亦连电来，谓大理已定，省中兵力甚厚，腾军勿庸东出，宜速率队返永昌，以守腾永诸郡，一切饷需，省中愿为担任。文光得电，亦命云龙驻师永平，听候与省协议，不可冒昧前进，而云龙专信蒋树本之言，必欲入榆，遂不受命，云龙所部，亦不听云龙令，纷纷东下，树本复请自效，率永平无赖千人，迺取蒙化，云龙至漾濞，先锋队刘竹云已抵平坡，所至骚扰，十室九空。大理始举代表周霞、马骥至合江会云龙军，谓必欲入榆，请单骑以进，复邀腾军以代表数人入榆协商，而腾代表至榆之日，蒙化已为蒋树本夺取，大肆烧杀，榆军闻警，遂以兵出合江迎战，至四十里桥，与陈云龙军遇，战于合江、平坡、漾濞间者三日，陈军死三百余人，大败而奔，始收军于太平铺。蒋树本亦为蒙化乡兵所败，战衅既启，腾永皇皇，榆军是时又会有军官相杀，协统曲同丰出走事，兵心骄恣，城中亦骚然不靖矣。

先是省中得报，乃推军政部总长李根源为陆军第二师师长，兼迤西国民军总司令，节制文武官吏，专任西事，根源首电文光，激以大义，亟弭兵争，文光及诸路军队，各地方绅民，复电极表欢迎。根源、腾越人，素负乡邦之望，文光亦敬慕之，彭冀、李学诗、刘得胜等，又皆其门人，故闻其来，群知西事易于和解也。途次，电文光亟将陈云龙撤回，文光乃命马登瀛、和朝选星夜至陈军，说云

龙退师永昌，于是永平以东无腾军矣。根源既任西事，民心渐安，惟抵腾犹未为期，陈云龙、刘竹云等，旋军腾久，骄蹇自恣，兵众至二三万人。民间一日数惊，文光心忧之而不能制裁，幸得永昌彭冀、方涵、腾越杜云山、郎保泰及士林队各营，阴为维持，得不哗变，然饷糈已不济，不得不本革命方略，按户籍捐派，自举兵至终事，民间输助，盖数十万，财用不足，又发纸票，名军用票者是也。

十月廿七日根源至榆，文光派代表张文运（文光胞兄）、张鉴安、林春华、李治、杨毓铨、和朝选、杨发锐、刘品三、曹之骥等九人，赴榆欢迎，并议善后事宜。根源提出九事：（一）裁汰兵勇，除顺宁李学诗、云龙州刘得胜两军另行办理外，腾永只留七营，其被裁之军饷及恩饷，均由省城担任。（二）停止捐派。（三）设官置吏，军队不准干预地方政治。（四）所有腾军收入用出之款，须逐款胪列，通告全省父老子弟周知。（五）军用票即日停发，其已发出者限期收回，收回之款，由省城担任。（六）禁运海盐入境。（七）将刘竹云、张文焕、杜文里、王元等交案审讯酌办。（八）除留七营外，所有裁撤各员弁，飭其到省听候委用，或随师司令部差遣。（九）腾永人士，公推多人，到省城都督府各部各司等处共同办理一切庶政。（附件）除会议专条外，该裁留七营之饷糈，并奖赏费，与懋赏在事出力人员，均由省城担任云云。代表电腾，文光复电，一一承诺，并电榆坚请根源到腾，一切受约束惟谨，根源电省请授文光协都督，腾永顺各军，归其统辖，并委彭冀、李学诗等为诸路统领。又任张鉴安、李治、林春华、张文运、张映宝等以府县知事，事粗定，乃以十一月廿八日自榆出发，时南京政府已成立，临时大总统孙已就职，宣布改用阳历，腾军行庆祝式，四境欢呼，有除旧布新之象焉。元年二月一日根源至腾越，首下令停捐派，裁兵三十余营，改腾越厅为腾冲府，简任官吏，整饬自治，收军用票，清财政，置张文焕等于法，升奖军官之光复出力及能保安地方者。

腾军以驻腾越者为最多，永昌次之，根源与文光初定议，先裁腾兵，乃调永昌兵入腾以次裁之。先根源过永之日，已留彭冀守永昌，监其军，会彭冀遭钱泰丰难死，城中军最强者为黄鉴锋，鉴锋与城中匪通，于二月十一夜焚数百家，大出劫掠，大理陆军驻城中者，亦阴与通，故难作，腾中皆为震动，根源、文光始佯慰其众，给恩饷解散之，仍诱黄鉴锋戮之腾越，并逮大理军大队长王太潜等，按其罪见法，抚恤永民之被祸者，复以严法治匪勇百余人，自是兵患以息，匪风以熳，而人民得安枕矣。

腾越干崖土司刀安仁早年有志革命，未发。闻文光起事，则扬言腾有匪乱，将率土人出，后见事已定，乃自称都督，转而索文光饷械，且强发纸币，又据迤西道署，焚毁案牍一空，更煽惑西南诸土司叛汉自王，嗾使刀上达据永康州，杀官吏，引外夷兵为乱，永康界缅甸，且启边疆祸，文光乃使永昌军彭冀平之，后

刀上达败逃耿马，根源密檄顺宁府张汉皋捕得之，戮于永昌。刀安仁自永康乱平，遂内自恐，亟出缅甸南去，为南京司法部逮囚狱中，故边境幸得无事。

腾榆军哄之际，又有杜文里，为哥老会党，合群不逞之徒千余人，假号腾军，自永平，掠曹洞，据嗽鸡鸣井数日，巡按赵藩遣兵击走之，然俱不详文里何人，亦有以为腾军口实者，会文里遁回永昌，文光诱至橄榄砧格杀，其事始明。纷扰之际，假窃名号者，往往而有，仓卒不察，遂启嫌猜，亦当事者所宜鉴也。

腾军三道之师，陈云龙既违节制，启兵祸，几使腾军胥受恶名，诚无可道，故当其旋军至腾，尝畏罪不自安，闻根源抵永昌，遂只身出缅甸去，后至北京，为陆军总长段祺瑞逮捕，杀之，然闻其罪状，乃以杀张桐故。桐，祺瑞门生，而举义之夕，以梗命被杀者也。则亦无以当其罪，厌其心矣。顺云两道，李学诗、刘得胜主之，得胜保安地方，颇得民心，而学诗力平谭匪洪鑫之乱，民赖以安，又能协和守吏，裁遣兵勇，始终无事，亦有足多者云（后学诗以顺云协副将，调补维西协副将，出征巴里塘，屡著战功）。西事大定，文光以协都督调任云南提督，移驻大理，后中央录光复功，授中将衔，陆军少将，并给予二等嘉禾章。按辛亥之秋，义师飚发，豪杰之士，乘时蜂起，提一旅即号将军，略一城即开幕府，后虽稍稍敛迹，计一省之地，都督之外，号称军政分府者，所在而是，及大势粗定，乃议合并，而缔约遣使，隐若敌国，甚或怙势不下，日寻干戈，久而后定，若此之难也。腾越发难最先，而合并独早，当事未定，亦有建军政分府之说者，卒屏不用，以去畛封，虽还定安辑者，根源之功，而文光激于公义，不怙权势，降心相从，终始无间，亦当世之所难，而不可没者乎？中间以陈云龙之故，启腾榆两军之哄，良足深惜，然以是之故，得所借手，遂能萧勺群慝，澄霁大禁，根本之计，实开于此，小惩大戒，其在是乎？其在是乎？此亦求治者之所征也。

右稿系取材于曹之骥著《腾越光复纪略》，不敢掠美，特此声明。

冯自由附志